

第一三八回

惊兽阵 绝涧渡孤藤 采山粮 深林逢恶道

二人身才立定，猛想起那怪兽一纵跃就好几丈高下，这树虽高，有何用处？刚想另觅逃藏之处，那为首的一小群，约有百十来个，已经奔到那七个死兽面前，相去咫尺，下去必无幸理。四面观望，俱无出路。只得各持兵刃，仗着树身枝干掩护，与它来一个杀一个，拼到哪里是哪里。正定睛往下看时，那兽群为首的百十个奔到死兽面前，忽然不往前进，纷纷围着那死兽转将开来。前面的不进，后面的却仍是往前奔逐，互相挤撞。

只望见前后数里方圆一片灰黑，在掀天灰尘影里起落波动，比初见时仿佛要多出好几倍，哪里估得出多少数量。渐渐后面的一大群，将与前面那一群挨挤上时，才看出小群当中，有两个竟比适才杀死的那几个最大的还要大出一倍，围着死兽转了两圈，猛地狂吼了两声。这两个大的，想是那万千兽群的主脑，它这一吼，所有怪兽全都惊天价吼啸起来。

这次乃是物伤其类，志在寻仇的同情怒吼，不比适才乍见生人的寻常啸声。再加上空谷回音一震，直似万千迅雷同时暴发，石破天惊，山崩海啸，只震得二人双耳都聋。吼声过处，那两个大兽倏地鹤立鸡群般将头昂起，朝二人存身的大树上面看了一眼。猛又怒吼一声，两腿一扬，便要纵将过来。紧随大的身后那百十个，也都跟着将头昂起，作出前纵的势子，眼看就要一同扑来。

这时二人处境之险，真是间不容发。那些怪兽如是一个一个零零落落扑来，还可手起剑刺刀斫，来一个杀一个。虽然来数太多，后面望不见前面，只知拼命向前，不会杀一怨百，使其知难而退，到底比较容易应付。这一二百个同时往树上纵扑，后面成千累万也必相次发动。休道那一株大树，再有几十株，也必被它们冲倒。覆木之下，焉有完人？在这万分危急之中，云从猛一眼看到离身两丈以外，并排立着两株大树，枝桠相接，仅只数尺。就在那千百怪兽将纵未纵之际，用手一拉风子，先自将足在树干上一垫劲，单手钩着对面树枝，趁那悠荡之势，一翻身便到了邻树上面，隐身密叶之中。风子也将刀铜并在一手，随着纵到。刚得站稳，便见下面百十条黑影带起一阵风声，飐飐比箭还急，直朝适才存身的树上扑去。接着便听喀嚓连声，一株参天古树，登时干断枝折，上半截树身直从半空中里倒将下来。群兽咆哮践踏之声，响成一片。看神气，那些怪兽全听那为首大兽号令，好似又吃了数目太多的亏，互相挤撞咆哮。云从、风子纵逃到别的树上，并未被它们瞧见，只顾在那断树枝叶里吼啸践踏。只听枝叶纷断与兽蹄之声，乱成一片。顷刻之间，残枝寸折，碎叶如粉，一大株古树竟被它们踏成个扁平堆子。二人方幸未为所见，假使人在下面，焉有生理？忽听那大的一个不住在残枝碎叶中低头闻嗅，似在寻觅仇人踪迹。二人隐身密叶丛中，眼看群兽绕树游行，吓得哪敢出声。

偏那树梢有许多枝干年久枯朽，恰巧被风子踹在上面，虽有要断的声音，已为兽啸所隐。等到风子觉着脚底一软，连忙移向别处时，脚底一根三尺多长的枯干已被踏折，落了下去。无巧不巧，正打在树底下—个怪兽的头上。那兽一惊，立时怪吼一声，扬起头来，随着上面枝颤叶动处，把二人看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蜀山剑侠奇

(4)

 **BOOK**
网络资源 中华书局

了个逼真，接着连声怪吼。下面群兽一齐回身，昂头往上注视。二人除存身之处外，更无别的地方可以藏躲。下面更是黑压压一大片，全被群兽挤满，连立足之处都没有。刚暗道一声：“我命休矣！”又听下面群兽一齐悲鸣，声音与适才所闻不同。方以为就要作势扑来，除死方休，忽见这处群兽背上有两道金线，比电还疾，转瞬便到面前。所经之处，群兽大乱，恍如黑浪翻滚。那两道金线飞到面前，就在群兽背上，往二人存身的大树上飞到。耳中又听一声惨叫，好些团黑影平空从树干近处坠落下去，百忙中也没看清一只。各持兵刃，正准备着困兽之斗，去敌那两条黄影时，猛听有人呼唤少老爷之声。虽然下面群兽喧嚣，没有听真，云从已觉出那人声音非常耳熟。风子眼尖胆大，早看清来的两条黄影是两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有一条背上背着一个身围虎皮的赤身少年，与昨晚二人所说一样，两手乱摆，口中直喊少老爷。

同时下面为首百十个怪兽又纷纷往树上纵来。在这绝危奇险中，来势又异常迅速，哪还分得出敌友？

风子只听到耳边一阵扑嗒之声，眼前一花，那背人的怪物长臂分处，近身枝干全如摧枯拉朽，纷纷断落，喊声：“不好！”正要一铜当头打去，不料怪物两只脚爪业已抓紧树身，两条手臂又长又快，只一伸手，将风子的铁铜接住。风子觉着力猛非常，身站树杈用不得力，百忙中左手抓树，右手用尽平生之力往回便夺。两下里方一较劲，那怪兽背上少年一面学着怪兽啸声，一面直喊：“少老爷！是自己人！”这时下面群兽奔腾悲啸之声，已震得山摇地动，哪还听得出人的说话。云从手持宝剑，见群兽未退，怪物又来，原也准备冒死一拼。及见两条黄影刚一飞近树前，看出身形，内中一条忽然翻身退下；另一条背上背着一人，仿佛面熟，仍是如飞扑来。正要仗剑上前，与风子合力迎敌，猛一眼看到兽背上那人口里乱叫，双手乱摆。定睛一看，正是以前误走绝缘岭，在荒山黑夜之中走失的自幼贴身书童小三儿，不由又惊又喜。连喊风子住手，俱未听见。

只得越过枝去，在风子耳边大声急呼道：“这怪物背上背的是自己人，想必没有恶意。”风子刚把话听出一些，劲略一松，对面怪物好似有了知觉，竟然舒爪将剑拨开，长啸一声，往树上纵去。云从见那怪物回身时节，背上却是苍色，长着一缕极长金发。猛想起先前误走荒山，走失小三儿，第二日所遇那苍背金发，行走疾如飘风，似猿非猿之物。

既和小三儿一起，当然是友非敌。适才这两条黄影初飞来时，曾见兽群大乱，飞到树前，正值为首百十个怪兽纵起，被内中一个长臂挥处，纷纷坠落，能救自己与风子出险也未可知。

这时小三儿已从怪物背上纵到树枝上，与云从相见。主仆都有一肚子话想说，无奈兽啸喧天，一句也听不出。急得小三儿用手往下连指。云从、风子同往下面看时，因为这两个怪物从兽群后面飞来，为首的怪兽尚无知觉，正待纵起寻仇，被内中一个赶到，一阵乱抓，连死了好几个。这才知道来了克星，吓得那已纵起的四肢无力，跌了下去。

未纵起的，刚一看见，便自齐声悲叫，拼命逃窜。偏偏兽群大多，路被自己阻塞，急切间哪里逃走得。只见数十丈灰尘影里，万头攒动，互相践踏挤撞，乱作一堆。前面兽群不知道逃，后面的又被怪物吓得往群中乱钻。这些兽群越拥挤，那两个苍背金发的怪物好似越着急。猛地将身同时纵起，就在万千兽群头顶上往来奔驰。长臂一起，便一爪抓起一个，掷出数十丈去。所到之处，团团黑影，满空飞舞，恍如千顷黑浪中闪出两条金线。那些

怪兽原极合群，只管悲鸣跳跃，兀自不会寻路逃遁。

那两个苍背金发的怪物在兽群中飞跃了一阵，忽又聚在一处，略一交头接耳。内中一个便往最前面奔去，转眼只剩了一点黄星闪动，半晌没有回转。另一个却飞了回来，纵到树杈上，朝小三儿连声高叫，长臂爪乱挥乱比。小三儿便用手示意，拉了云从、风子一把，先往树下纵去。被那怪物一把抱定，放在地上，一同举臂，向上连招。云从、风子见那些怪兽见了它，个个胆落魄惊，知无差错。万千兽群仍还未退，除了依它，更无善策。便一同纵下，由小三儿同那怪物在前引路，往山上面便走。

这时云雾已开，斜阳犹存余照。下面虽是尘沙弥漫，吼啸震天。山上面却是山容如绣，凝紫索青，秀草蒙茸，因风摇曳，甚是庄严幽丽。那怪物走了一截，又将小三儿抱起，神态亲密非常。不时回首观望，见二人走得不慢，嘻着一张血也似红的阔口，好似欢喜。走有二里多路，云从、风子偶一回首，往下一望，后面兽群仍在挤撞悲鸣，豕突狼窜，只最前面金星跳动处，兽群似有前移模样。正在观看，忽听小三儿大声呼唤，连忙跟了过去。那引路的怪物已走入一个巨石缝中。那石缝高可过人，宽有数尺，外有丛莽遮蔽，不到近前不易发现。二人随了进去一看，里面甚是坎坷幽暗，幸有剑光照路，还可辨认。曲折行了有三丈多远，忽见天光。出去一看，两面俱是悬崖，相隔约有四五丈。两崖高下相差也有数丈，下临绝壑。除此无路可通，不知怪物引到此地是何用意。

刚开口想问，小三儿已拉了怪物，含泪过来，跪在地上。云从连忙唤起，又命给风子见了常礼，然后细谈经过。

小三儿指着那怪物道：“这是小的妻子，虽是异类，已经通灵，能知人语。它母亲更是在仙人门下，本领高强。那些野兽原是野生的驴马与熊交合而生，日久年深，越来越多，人遇上便难活命。往往过起来两三天过不完。这块盆地从无人迹，本是这些野兽的巢穴。既有引路的山人，不知怎会到此？昨晚小的夫妻原想与少老爷相见，朝家中带个口信。因为它母亲的主人从卦象上看出，说它母女这两日内不能与生人相见，所以昨日跟在身后，只晚间等到少老爷睡时，来望了望。少老爷想是抄这野骡岭近路往四川去。

这条路虽是险些，原也有贪利药材商人走过。应该从那树林中，不走那小坡，往南绕走，斜穿过去，照样有一个与这里大同小异的山脊，较这里远些，蛇虫也多，却比较平安。

那两个山人不在，小的寻了一路也没见他们回去，想必已被野兽踏死。这事都是小的不好。昨晚见罢少老爷，本还想当时随在身后护送，便不会受此一场惊恐。偏因小的妻子正该今日服用换形丹药，被小的遗忘家内。又因主人有两个山人引路，不会遇上兽群，只得回去。今日服药之后，小的总不放心，便同它母女两个跟踪寻找，虽寻了几条路，俱未遇上。以为错走回路，又往回赶，连两个山人俱无踪影。还是小的岳母断定是误入兽穴，将小的提醒。它母女双眼俱能看出一二十里的人物动作，一到便见兽群往树上纵扑。这东西铁蹄之内，暗藏极短的钩爪，非常锋利。大的纵起来，可纵到十丈来高。它母女见树已被扑倒一株，在那里践踏，便恐少老爷受害。不想未曾受伤，真是万幸。现在山下面的路全被野兽遮断，这石缝内又住不得人，除了由小的妻子背着跳往对崖，便须等到小的岳母将兽群轰开，才能觅地安睡了。”

言还未了，那怪物又朝小三儿连比带叫。小三儿又对云从说道：“小的

妻子说，它母亲的主人虽说这两日内不能见生人，照说的时候算起，这时恰好过去。日前它母亲奉命采药，曾见前途还有毒虫，恐少老爷又去遇上，情愿相随护送，到了地头，再行分手。”云从闻言，心中大喜。风子自出生以来，除笑和尚外，从无人敌过自己的神力，适才铁铜差点被它夺去，甚是心惊。这时细看它生得面貌狰狞，通体黄毛，苍背金发，形状与二山人所说完全不差。小三儿又生得那般文秀，两个却是夫妻，本已好笑。暗想：“这东西两臂比身子还长，似猴子又不似猴子，也不知是个什么兽类？”心中好奇，便低声叫云从去问小三儿。谁知怪物耳聪已极，忽然对着小三儿，指着风子连叫几声。云从因小三儿说它能通人语，恐它不快，正暗怪风子莽撞，用目示意，小三儿已经说道：“小的妻子说，商老爷意思，想问小的妻子出身，叫小的代它答话。它名叫长臂金猿，乃是专食百兽脑髓的神兽。它母亲生下它时，有一天捉了数十只虎豹，正要裂脑而食，忽遇它主人守缺大师走来，嫌它残忍，当时要用飞剑将它斩首。它母亲修炼多年，已有灵性，伏地哀鸣，再三苦求。大师念它修炼不易，食兽乃是秉着上天以恶制恶的天性，便将它收在门下，采药守洞。小的妻子因同类极少，没有配偶。正值小的那日随少老爷到成都去，误入深山，半夜口渴生病。老爷去寻水时，忽然来了一只野狗，将小的扑倒要吃。

彼时小的已经吓死过去，猛觉身子似被什么东西夹走在天上飞行一般。天亮之后，才得醒转，身在洞内，病已渐好，旁边正立着它母女两个。先是吓得要死；后来见它拿果子来喂，并无恶意，又疑它是山神。便跪下向它苦求，请它指引出山，与少老爷相见。它母女竟通人言，互相商量了一阵，小的岳母便拿着小的一件外衣，一提篮果子，跑出洞去。第三天病好，便成了夫妇。日子一多，又由它母女领去见了守缺大师，才知小的被野狗扑倒时，被它救回洞去，又向大师求了灵丹，才得活命。那提篮本是小的妻子以前在山中拾的，因恐少老爷山行缺粮，装了果子送去。又因少老爷有一口仙人宝剑，人兽不通，恐起误会，不敢现身。只得先用小的血衣故意给少老爷看见，每日暗随身后，往提篮内添装果子，直护送到绝缘岭尽头，才行回转。大师又说，他的剑术只为防身炼魔之用，所参乃是上乘佛法。小的根基不深，不配做他徒弟，仅仅传了一点轻身练气之法，以备居山不为寒暑所侵，游行轻便。后来小的岳母又苦求了几次，大师说小的另有机缘，时犹未到，总是不肯收留。此山原与昔日少老爷迷路的荒山相通，它母女便在这野骡岭的北山顶山洞中居住。小的在此日久，便能知它母女语言，只不大说得出，倒也惯了，只时时想着少老爷。昨早小的妻子说，从山顶上远望，有汉人经过。先并没想到少老爷会打此经过，本想托人捎个平安口信。偏偏我岳母回来说，前晚它主人说，这两日如见生人，虽不致送命，它母女必有凶险，恐小的夫妻不知误犯。回洞送信，路遇四人，竟有少老爷在内。小的执意要见一面，它母女把大师的话奉如天神，一定不允。小的无法，只得商量暗中先在远处见上两面，过了两天的期限，再行相见说话，于是便远远随在少老爷身后。走到晚间，少老爷入洞安睡，小的忽然执意要入洞一看，只不说话。小的妻子强不过我，只得背了小的入内，见少老爷已经睡着，又欢喜，又伤心，几乎哭了出来。

当时没有唤醒，因小的妻子今日要服大师赐的换形丹药，只得回去。出洞时，岳母赶来，还说小的不听大师言语，早晚必要出事。经小的夫妻再三分说，没有和少老爷对面谈话，才息了怒。今日恐小的又蹈前辙，寸步不

离。直到午后好一会，算计时限将满，才准跟踪前来。偏又找了好几条路，都找不着，几乎误了大事。如今它母女守了大师的教训，已不吃血肉，终年采异果为食，也不妄杀生灵。不然今天那些野兽不知要死多少呢。”云从、风子闻言，因那长臂金猿能通人语，便一齐向它称谢。那金猿竟似懂得客套，做出逊谢神气。

这一席话罢，天已黄昏月上。三人一兽在岩石上坐定，望见对崖藤蔓阴阴，月光照在上面都成碧色，颇有野趣。久等老猿不来，因山高气冷，正与小三儿商量宿处，忽然一阵山风吹来，顿觉衣薄身寒，有些难耐。猛想起行囊食物俱在山人身上，适才说到两个山人，因急于想听小三儿涉险经过，未顾得谈，便和小三儿说了。小三儿闻言，忙叫他妻子长臂金猿快去找寻。言还未了，他妻子倏地起身，往来时石缝外面纵去。风子恐伤那二人性命，忙着跑出，在它身后直喊：“这事不怪他们，只将行囊取来，莫要弄死他们。”月光之下，一条金影疾如星飞，已往山顶上穿去，晃眼不知去向。再往山下面一看，只见万头攒动，烟尘弥漫，吼啸之声仍自未减。估量野兽太多，退完还得些时，便回身与云从说了。小三儿道：“少老爷不愁没有宿处，少时小的妻子回来，如野兽仍未退尽，可由它和小的岳母将少老爷与商老爷背起，由兽背上行走，回到小的山洞中住上一夜，明早再由它母女背着护送出山便了。”风子插口道：“我看你走起路来也是它背，它母子既背了我们，你岂不是落了空？”小三儿道：“小的不过比它母女走得慢些，急于想见少老爷，才叫它背的，并非不能行走。不过从兽背上过，可由它抱一个背一个也就是了。”

风子闻言，哈哈大笑说：“我大哥常和我提你，说你聪明忠心，可惜在荒山之内，连尸骨都找不到，只给你留了一个衣坟。谁想你不但没死，反娶了个好婆娘，一身本领，连你出门，不论走多远多险的路，都用不着发愁，这有多好！不过我弟兄都是快出家的人，论什主仆？你只管小的小的，听起来连我弟兄都变俗了，干脆我们一齐弟兄相称多好。”小三儿闻言，哪里敢应，口中逊谢不已。云从因听惯了了的，先不觉得，一闻风子之言，也说：“改了为是，何况又有救命之恩。就是太老爷知道，也决不会见怪的。”小三儿总是不敢。后来风子发急，云从也一再劝说，才免去许多卑下之称。

三人正在争论，长臂金猿母女忽然同时到来，手中提着二人的包裹。一问可曾伤害两个山人？小三儿问了他妻子几句，代答说两个山人想是由云雾中冒险往上，打算越过山脊奔逃。那背行囊的一个失足坠落在山那边石笋上面，穿胸而死。另一个不知怎的，被一条潜伏的山蛇缠住，正在挣命，被小三儿妻子赶到，将蛇弄死，救了下来，已经毒发身死，只把行囊寻了回来。云从、风子想起这种山民专一劫杀汉人生吃，乘危逃走，咎由自取。且喜那行囊并未开动过，不知怎的，会被两个山人结在一起，偏又是失足附崖的山人带在身上，未被毒蛇所缠，总算幸事。小三儿又说，他妻子寻见二人与行囊后，回来遇见它母亲，说今日是个季节，那些野兽俱聚集在山下盆地中向阳配对，越发恋群。

又遵它主人之戒，不敢多杀，费了好些手脚，才逼它们上路，如今已陆续往东面一片森林之中退去。兽群太多，如等退完，至少还得两个时辰。恐云从等得心焦饥渴，特地赶回，问云从打算怎样？如想乘夜前进，便须照小三儿所说之法，由它母女背抱着，从兽背上行去。如想暂时住下，对崖现有一虎豹巢穴，甚是宽大，它母女一到，虎豹自会逃走。在那里暂宿一宵，

明早兽群必定退完，再行上路。云从因为今日饱受惊恐劳乏，再要飞越十来里路长的兽背，虽说它母女背着不畏侵袭，到底不妥。又因小三儿异域重逢，此次又不能随着跟去，很想畅谈一番。好在忙也不在这半夜工夫，明日上路后，中途仍须歇息，不如今晚无忧无虑睡个好觉，明日打点精神前进为妙。风子原以云从为主，略一商量，便采用了第二条办法。

不过两崖相隔既阔，上下相差又复悬殊，风子总觉凭自己本领，还让一个大母猴子背着纵过去，不好意思；单独纵跳过去，又无把握。早就盘算好了主意，一见小三儿要命他妻子来背人，便对他道：“你且叫它慢背，先纵过去一回，我看看，我也学一学样，能照样过去更好，不能再另想法。它到底是个女的，背你不要紧，背我们大不雅相。”小三儿妻子闻言，望了风子一眼，咧开大嘴笑了一笑。跑向崖边，两条长臂一挥，两腿一并，脑后金发全都竖起，身子一蹲一拱之际，便飞也似地往对崖纵了过去。风子见它起在空中，两条长臂连掌平伸，似往下按了几按，仿佛鸟的双翼一般，心中一动。暗中提劲用力，照峨眉轻身运气之法，照样学按了两下，果然身子可以拔起，不由恍然大悟。

正想冒险试试，忽听小三儿的妻子在对崖长啸一声，它母亲也已飞过，一同在对崖摸索了一阵，才一同飞回，身后还各带一长串东西。云从、风子一看，乃是两盘长有二十余丈的多年藤蔓，被它伸直带了过来。由小三儿的妻子两爪各执一头，对小三儿叫了两声。

它母亲便伏身藤上，前后爪一齐分开，将藤抓住。小三儿便请云从骑在它身上，渡了过去。云从不似风子好胜，再加两崖此低彼高，形势险峻，下临不测之渊，看去都觉眼眩，哪敢存纵过之想。起初以为由它母女背着飞渡，及见这等情况，暗想：“这东西心思灵敏，真不愧有神兽之称。”当下也不用客套，朝金猿母女各打一躬，道声：“得罪！”便跨了上去。那金猿一路手足并用，转眼工夫，便已援藤而过。

风子早已折了几根竹竿，用带子扎成十字，从包内抽出两件旧衣，将它撑好，一手拿定一个，蓄势待发。那金猿方从对崖回转，风子大喝一声，奋神力两脚一垫，两手一分，便往对崖纵去。风子本能纵往对崖，只因形势太险，先时有些目眩心怯。及至一纵起身，手上有了兜风的东西，容容易易地纵了过去。云从不知他来这么一手，见他身纵起，方代他捏紧一把冷汗，风子已经纵到。这一来，休说云从、小三儿见了心惊，连那长臂金猿母女也觉诧异。当风子纵起时，那老金猿还恐有失，仍从藤上援了过来，准备风子失足还可援救。及见风子无恙，才过去将小三儿渡将过来。它女儿也随着纵过。

那老金猿早已走向前面，翻过崖那边去，不一会，便听虎啸之声。大家跟将过去一看，只见日光之下，早有大小六七只猛虎翻山逃避。走入虎穴，点起烛火一看，还有两只刚生不久的乳虎，见了长臂金猿母女，吓得乱叫乱蹦。小三儿的妻子已在此时跑了出洞。

云从、风子便各将干粮肉脯类取出来吃。小三儿久离烟火，吃着很香。那金猿已不动荤。

等了一会，小三儿的妻子不见回来，老金猿渐渐露出有些烦躁神气。云从便问小三儿的妻子何往？小三儿答道：“它因此时无事，想去采些山果相赠，不想去了个把时辰还未见来。”正在问答之间，老金猿突然立起，朝着小三儿吼了几声，便往洞外跑去。

云从料是寻它女儿，一问小三儿，果然不差。小三儿并说，他岳母已能通灵，因为此次他妻子一去好多时，想起它主人之言，恐在途中遇见歹人出事，行时甚是忧急等语。

风子闻言，便答道：“它母女帮了我们这般大忙，如遇歹人，我们岂能袖手不管？反正我们吃饱了无事，没它母女回来，也不能上路，何不我们也跟踪寻去，助它一臂之力？”云从方要说两下里脚程相差甚巨，老金猱去已好一会，何从寻觅？小三儿已喜答道：“小的也正为它母女着急，如得二位老爷同去相助，再好不过。”云从明知那金猱何等神力本领，它如不胜来人，自己更不是敌手。但事已至此，义不容辞，不能不前往一拼，但盼无事才好。

这时小三儿因老金猱也去有半个时辰未回，越更惶急，立即引了云从、风子出洞，便往外走，口里说道：“小的妻子就在崖那边半里多地一片枣林里面，那里结着一林好人参枣。这枣长有两三寸，又甜又脆又香，旁处从来没有。它原想采些来与二位老爷尝个稀罕，不知怎的，连它母亲都一去不来。定是应了它主人之话，遇见凶险了。”一路说明，脚底下飞也似朝前奔去。云从、风子才知小三儿脚程甚快，并非行走均需它妻子背带。风子因他又在满口老爷小的，正想劝说，行经一片广坪前面，猛见小三儿凝神往前静听了听，忽然面色惨变。对二人道：“我妻子和岳母定已遭人毒手，不是受了重伤，不能行动，便是被人擒住。我先到前面一看，二位老爷随后代我接应吧。”说罢，撒开大步，拼命一般，朝那前面广坪上树林之中跑去。风子一把没拉住，刚喊得一句：“忙什么，一块走！”猛听两声兽啸，正是金猱母女的声。风子连忙住声，悄对云从道：“看这神气，来人本领一定不小。我等前去，须要智取，千万不可力敌。我常跑荒山，善于观察形势。大哥先不要上前，等我探完虚实回话，再去救援，以免有失。”云从知他又是锐身急难，哪里肯听，便答道：“凡事皆由命定，我们如万一该死，也等不到现在，还是一同去吧。”风子无法，只得拔出铁铜、腰刀，云从也将霜镡剑拔出，一同往前跑去。

越行近树林，那金猀母女的悲啸之声越听得真。二人循声跟踪，入林一看，林深叶茂，黑沉沉的，小三儿已跑得不知去向，时闻枣香扑鼻。偶然看见从密叶缝中筛下来的一些碎光杂影，随风零乱。除了树木，别的什么也没有。入林约有二里多路，忽然眼前一亮，林中心突现出一大片石坪。二人因为金猀母女啸声越近，更是留心，眼观四面。

一听啸声就在前面不远所在发出，早停了步，轻脚轻手往前移进。距离石坪将近，风子首先隐身一株大树后面，往前一望，那石坪上面摆定一座石香炉，里面冒起二三寸宽一条条的黑烟，直飞高空，聚而不散，一会又落将下来，还入炉内。炉后面坐定一个兔头兔脑的小道士，手执拂尘，闭目合睛，仿佛入定。再往他前面一看，离那小道士两丈多远，有七根石柱，粗均尺许。金猀母女正抱定挨近前侧面树林的末一根石柱，在那里一递一声悲鸣，周身围绕着几条黑色带子，恰与炉烟相似。二人知被小道士妖法所困，正想不出救它之法。再朝那小道士一看，猛见小三儿端定一块三尺方圆的大石，从小道士身后轻手轻脚掩来，似要往小道士头上打去。眼看已离小道士坐处只有二尺，两手举起那块石头就要落下，好似被什么东西拦了一拦，立时叭嗒一声，石落人倒。小道士仍如无觉，连头也不曾回。吓得小三儿连忙爬起，逃入林去。这时那金猀母女悲鸣越急。一会工夫，又见小三儿绕过前侧面树林出来，走向金猀母女被困之处，口里喊得一声：“要死死在一处吧！”便往

他妻子身上扑去。那石柱之上便冒起一股黑烟，将小三儿也一齐绕住。

风子一见这般情景，便悄悄对云从道：“我们大家都死无益，大哥不可上前，待我借你这口宝剑试试。”说罢，不俟云从答言，放下腰刀，夺过那口霜镡剑往前便跑。云从方以为风子必遭毒手，谁想风子竟有心计，跑近那石柱面前不远，竟然立定，用手中剑朝那黑烟撩去。青光闪处，那黑烟居然挨着便断，一截一截地往空中飞散开去。风子一举成功，心中大喜，举剑一阵乱砍乱撩，转眼之间，金猿母女与小三儿全部脱身，行动自如。风子更不怠慢，手举剑、铜便往炉后奔去，拿剑先试了试，见无阻拦，大喝一声，右手剑刺，左手铜打，同时动作。那小妖人奉命炼法入定，只以为有他师父妖法护庇，少时即可大功告成，一切付之不闻不见。不料遇上一口不畏邪侵的霜镡剑，被风子无心用上，一剑先刺了个透明窟窿，再一铜打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云从自从上次在天蚕岭中毒回家，与笑和尚、尉迟火二人盘桓了些日，已经长了不少见识。一见那小道士人虽死去，尸身未倒，炉中黑烟蓬蓬勃勃冒个不住，知是妖人邪法，必有余党，决不止那小道士一人。正忙催快走，那金猿母女早已纵向高处眺望，忽然口中长啸，飞跑下来。小的一个，一把先将小三儿抱起；那老金猿径自奔到云从、风子面前，伸开长臂，一边夹了一个，拨头便往前面树林之中蹿去。急得风子一路连声怪叫，直喊：“我自己会走，快放下来！”那老金猿母女也不做理会，行动如飞，顷刻之间，便走出去有三数十里。行经一座崖洞，钻了进去，才将云从、风子放下，对小三儿连叫了几十声。小三儿便走将过来说道：“商爷休得见怪。我妻子原因那里的枣最是好吃，别处没有，不想正在林中采取，忽遇见那小妖道的师父走来，被他行使妖法，放起几股黑烟，将它困在石柱上面。那妖道师徒原是老少三人。那看守丹炉的一个，始终没有言语行动。老妖道将我妻子擒住以后，对另一小妖道说：他在那里祭炼法术，已到火候，只为捉来的七个童男忽然跑脱了一个，不能收功。本想用那看守丹炉的小妖道，又觉于心不忍。正在为难，不曾想天助成功，居然在无心中擒到这样灵兽，虽然是个母的，正好改炼那玄阴六阳之宝，还可免伤他师弟性命。说时，好似十分欢喜，并说要去取那六个童男前来，连我妻子一齐采用生魂，命那小妖道帮助看守。说罢，驾起一道黑烟往空中飞去。老妖道走不一会，小妖道忽然跑进左侧树林以内，拉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出来。先抱头哭诉了几句，然后将那小孩抱起，朝那打坐的小妖道也低声说了几句。我妻子见老妖道一走，正在拼命挣扎，没有听清。忽见平地起了一阵金光，那小妖道竟抱着那小孩腾空而去。又过了一会，我岳母赶来，它因随侍过守缺大师，一到便看出是妖人邪法，不敢去惹那打坐的小妖道。悄悄掩过去，想将那石柱拔断，冒着大险，带我妻子连石柱一起抱走，去求它主人解救。以为口里念着大师的护身神咒，小妖道又在人定，至多人救不成，再另设法求救，自己想不致被陷。不料妖法厉害，石柱上黑烟竟是活的，人一沾上便跑不脱。手才挨近石柱，便被黑烟束住，用尽平生之力，休想挣脱。末后我又赶到，被我岳母看见，再三叫我不要近前。我想回去求守缺大师解救，相隔太远，没有我妻子背着走，必然无及。以为那妖法是小妖道主持，寻了一块石头，想暗中将他砸死。刚一近他身前，便似有极大力量将我阻住，撞了回来。这场祸事，皆由我不听大师之言所致，觉得太对不住它母女，一时情急，想去死在一起。刚刚跑到它母女身旁，正遇商爷赶来。这口仙剑真是宝贝，那般厉害的妖法，竟是一挥便

断，连小妖道也死在这口剑上。当少老爷催大家快走时，我岳母和妻子因那老妖道去了好一会，恐他赶来，特意往高处了望。果见月光下有一团黑烟，从后飞来，相隔只有十多里路。知道细说还得经过我一番唇舌，怕来不及，只得从权，母女二人夹了我们三人便逃。它母女说，幸而那团黑烟想是携着那六个男童，飞得不快，不然被他听见商爷喊声追来，也许遭了毒手了。如今往四川和往我们山洞的路，俱都经过那妖道盘踞的地方，天明能动身不能，还不敢定呢。”

言还未了，风子一听那妖道还擒有六个幼童，不禁又恨又怒，便对云从说，要用那口宝剑去将妖道杀死，将六个童男救来。云从闻言惊道：“此事固是义举，无如我们虽有一口仙剑，却不会法术。那小妖道因为人定被杀，乃是适逢其会。休将此事看得易了，还是慎重些好。”风子忿忿道：“我们现在既打算学剑仙，岂能见死不救？我们如果该死，好几次都死过了。你没听张三姑姑说，凶险虽有，不会送命吗？这等丧天害理的事儿，我们不知道，无法；既然知道，岂能不管？焉知那厮不是恶贯满盈，也和他徒弟一样，冷不防下手，一剑就送了终呢？”云从闻言，也觉事虽奇险，那妖道行为万恶滔天，明知卵石不敌，也无不管之理。便答应风子，要一同去。风子却又推说剑只一口，云从没他力大身轻，去也无用，执意不肯。二人正在争论，那老金猱又向小三儿哇哇叫了几声。小三儿便对二人道：“我岳母说，它也恨极那个妖道。并说妖法虽是厉害，如用那口仙剑照杀他徒弟一样，乘他没防备时猛然刺他一剑，只要刺上，便可成功。不过事终大险，人多反而误事。还是由我岳母随了商爷同去，藏身近处，先由它悄悄探好虚实，再用手势比给商爷前去动手。据小的妻子所见，那妖道行法之时，也是闭目合睛，仿佛无闻不见，只有口动。如遇见他在打坐，那就更好了。”云从见争论无效，只得再三嘱咐风子：“老金猱虽是异类，却在高人门下，久已通灵。它如不叫你下手，千万谨慎，不可冒失行事。”风子一一应了。

老金猱便过来要背他。风子将剑匣要过佩上，仍是坚持自走。老金猱只得指了指方向，两脚往上一一起，踏树穿枝，翻山越涧，电闪星掣般往前飞去，转眼没有踪迹。风子原知它母女跑得快，因天性不喜人相助，以为三数十里的程途，片刻可以赶到，何用背抱？却没料到快到这般出奇。等到前面那条金线跑没了影子，才想起适才被它夹起逃走，出林时节曾转了个弯。如今它不在此，路径不熟，要是走错，岂不误事？况且有它背，还可早到。斩妖人方是大事，何必拘此小节？虽然有些后悔，以为金猱在前面探完了虚实，必要回头，只管脚下加劲，还不着急。谁知估量着走有三十余里，还未进入林内，知道走错，又恐金猱在前遭了妖人毒手，好不焦急。在眼面前一面是个谷口，一面是个斜坡，当中一面却有一座小孤峰阻住去路，心中拿不定走哪条路好。只得纵上峰去，往四外一看，来路并无像刚才那么大的树林，只去路谷口里面一大片黑沉沉的，月光如昼，远望分明，不见边际。才知自己性急多疑，并未走过头。心中一喜，忙着跑下峰来，往谷中奔去。

刚入谷口，便听谷口里岩石后有人问答之声，一个似是童音。风子知道这般荒山空谷，哪里来的人语？虽是胆大，也恐与妖道不期而遇。连忙轻收脚步，紧按剑柄，伏身石后。贴耳一听，只听一个小孩带着哭音说道：“自从哥哥走后没两年，听说张家表哥与表姊在城外辟邪村玉清观拜了一位师太为师，第二年一同出门云游，就没回来。听姑母说，那师大是有名的剑仙，同峨眉派剑仙都有交情。表姊临快出游时，还常替哥哥可惜，你那般好道，

也不知这两年遇见高人没有？如在成都的话，岂不眼前就有一条明路？母亲不似张家姑母那般想得开，自己又不会武，老担心你。那日我去武侯祠代母亲许愿求签，便被这妖道捉来，不曾想哥哥却会做了他的徒弟。幸亏我机伶，看你一使眼色，没敢和你说话，不然，岂不连你也给害了？如今母亲还病在床上，再见我忽然失踪，岂不活活急死？你会放金光在天上飞，还不快些同我驾云回去，只管在这里耽搁则甚？”另一少年答道：“毛弟，你哪知道。我自和张二表姊赌气离家，原打算不遇见剑仙学成本领，决不回家。谁知今年春天在终南山脚下遇见这个妖道，看上了我，强迫着收为徒弟，说我可以承受他的衣钵，苦倒未曾受到。我见他法术不正，时常奸淫妇女，伤生害命，想逃又不敢。上两月来到此山，择了适才那片树林中的空地炼法。炼成以后，便去山里寻他一个同道，创立一个邪教。他炼这妖法须用七个童男，先已捉来六个藏在山那边洞里，用法术禁住。最后才将你捉来，定在三日之内取你生魂，重炼那玄阴六阳迷神灵剑。我一见你是我老弟，又惊又苦，几乎落下泪来。知他心比狼还狠，求情不但无用，弄不好连我也送了命。亏你聪明，不曾被他看破。但是你被法术禁住，无法解脱。他到林中去行法时，居然这一次未命我去，虽然抽空说了几句话，还是无法救你，急得我在洞外朝天碰地大哭。正伤心到了极处，忽然遇见一个矮老头的恩人，传了我三道符和救你之法。那第一道符，不但能救你脱难，还可隐身。第二道符，一念矮恩人传的真言，便有金光护体，随意飞行。第三道符，发起来是一个大霹雳。恩公原命我将你救到这里等候一个人，那人也是被妖道追赶到此。我趁他一个冷不防，将那神雷发出手去，虽说不定能除他否，但决可使他受伤逃走。那时再同了你，将那同难的六个小孩，用那第二道灵符带到成都。再由我家拿出钱来，送他六人各自回转家乡，与他们的骨肉团聚。”

正说到这里，风子忽然觉得脑后风生，回头一看，正是那老金猱探道回来。风子便问妖道现在何处？那老金猱用手势朝风子比了一比。风子看出妖道也和小妖道一样，在那炉前打坐，原想赶去。猛想起那石后说话之人，颇似和自己一条道路。连忙探头一看，已经不知去向。风子便将宝剑拔出，藏在身后，迈步要走。那老金猱忽然又用手比了一比，意思是要与风子同行。风子本不认路，便由它在前引导。此时相去只有二三里远近，转眼便快到达。那老金猱忽然抢上前去，望了一望，飞身回来朝着风子直摆手，大有阻止再往前进之意。风子虽料知有了变故，哪肯就此罢手，也回了一个手势，表示自己主意已定，非上前不可。老金猱还紧拦时，风子便将手中的剑吓它，老金猱无法，只得退过一旁。

风子也不去管它，轻脚轻手，悄悄走到那片空地。由林后探头出去一看，那妖道生得相貌异常凶恶，穿着一件赤红八卦衣，一手持一口宝剑，一手拿着一叠符篆。虽是闭目合睛站在炉前，口中却是念念有词，不时用剑指着前面划，并不似那小妖道坐着不动，不由起了戒心。再往他前面一看，刚才绑金猱母女的石柱上面，正立着适才被自己杀死的那个小妖道的无头尸首。余外六根石柱上，却绑着六个童男，俱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周身也有黑烟围绕。只见那妖道口中念了一阵，又从怀内取出一口小剑，连符掷向那黑烟的炉内，立时黑烟不见，冒起七股淡黄光华。妖道先朝那已死小妖道念了几句咒语，用剑一指，便见剑尖上多了一颗鲜红的人心。正要往炉中丢去，忽然低头想了一想，猛地大喝一声，将剑朝前一指，剑尖上那颗血滴鲜红的人心忽然不见，立时便有一道黑烟飞向林内。风子知道踪迹已被妖道

看破，以为适才救金猱母女时，那绕身黑烟曾被自己用霜镗剑破去，所以并不着慌。见黑烟飞到；便持剑往上一撩，剑上青光过处，黑烟随剑消散。风子那知厉害，得了理不让人，大喝一声，纵出林外。正待举手中剑向妖道刺去，妖道已将剑光飞起。

原来那妖道先时擒了金猱母女，喜出望外。当他回转巢穴，将那六个童男撮来，准备剖腹摘心，收去生魂，炼那最狠毒的妖法。及至返回林中一看，适才擒来的两个金猱与大徒弟俱已不知去向，绑金猱石柱上面的黑煞丝也被人破去，丹炉后面打坐的小妖道已经死于非命。先疑有敌派能人到此，破了妖法，又惊又恨，本想收了丹炉，撮了六个童男逃往别处。又一寻思：“近日大徒弟形迹屡与往常相异，自从摄取最末一个童男回山，更看他脸上时带愁容，第三天那童男便失了踪，遍寻无着。当时虽然有些觉察，因为相随已久，不曾在意。又因急于将法术炼成，好往姑婆岭去相会一个同党，共图大事，偏偏童男便逃走了一个。那小徒弟入门未久，本想将他代用，到底师徒一场，有些不忍。

自己方在踌躇，无心中擒着那两个长臂金猱，才息了杀徒之念，祭起黑煞丝，将二金猱困在石柱之上。如今二金猱虽然被人破了妖法放走，但是大徒弟失踪，二徒弟又被人杀死，怎的来人未将丹炉中炼的法宝取去？那炉内与余下六根石柱上的黑煞丝依然存在？”不由动了疑念。偶一回身，看见身侧树林中遗下一个小孩的风帽，取在手中一看，正是那失踪童男所戴之物。猛想起初擒到手时，曾见那童男的相貌和自己大徒弟相似，恍如同胞兄弟一般，彼时心中曾微微动了一动。第三日便没了影。照眼前情形看来，分明是大徒弟起了叛意，先放走了失踪的童男，又乘自己不在解了黑煞丝，放走金猱，又恐他师弟泄露，行时将他害死。越想越觉有理，不由暴跳如雷，连忙身飞空中仔细了望，并没一丝别的迹兆，更以为所料不差。本想跟踪迫擒，又因那徒弟虽然学会了两样妖法，仅可寻常防身，不能高飞远走。那失踪童男想是他兄弟，故此放了逃遁，走必不远，定然还在近处岩洞问藏伏，终久难逃罗网。自己急干将法炼成，原想用那小徒弟凑数，他今被人害死，正好趁有妖法禁制，生魂未散之际，行法祭炼。再说两个徒弟一死一逃，剩下这六个童男，带着行走既是不便，放在洞内还需人看守，刚巧丹炉中所炼法宝已经到了火候，索性就此时机取了这七个生魂，炼好妖法，再去寻捉叛徒泄忿。主意一定，便将小妖道解了禁法，将他尸身与六个童男仍用黑煞丝分别绑在七根石柱之上。先到炉前打坐，默诵一阵咒语，起身行法。

刚将那小妖道的一颗心用妖法剖腹取出，持往炉中掷去，猛见月光之下，树林影里似有一道青光闪了一闪。那妖道虽非异派中有数人物，却也不是寻常之辈，新近又从一个有名同党那里学会了几样妖法，炼会了黑煞丝，总算久经大敌。风子只不过急于想往前看个仔细，一不小心，手中的剑在身后闪了一闪，便被他看出动静。那妖道原是心辣手狠，刚一发现有人，忙使妖法将小妖道那颗心掷还，就势一声大喝，便将黑煞丝放起，朝风子飞去。他那黑煞丝炼法，虽与妖尸谷辰同一家数，一则妖道功候比妖尸谷辰相差悬远，二则又非地窍穷阴凝闭毒雾之气炼成，哪里经得起仙家炼魔之宝，所以一挥便成断烟寸缕，随风飞散。妖道见黑煞丝出去无功，便猜来人不弱。跟着见敌人纵身出来，举剑刺到，妖道才看出敌人仅有一口好的宝剑，并不能脱手飞出，运转自如。心中一定，哪还容得风子近前，袍袖一扬，便有一道黄光飞出手去。风子还以为那黄光也和黑煞丝一样，忙举剑去撩时，刚一接

触，便觉沉重非常，才知敌人是口飞剑，不由大吃一惊。

所幸生有天赋，身手灵敏，一见剑头被黄光一压，力量不小，忙按峨眉真传将以实御虚的解数施展开来。当下一个空中，一个地下，一青一黄，两道光华往来冲击个不休，一时之间，竟是难分高下。

妖道先以为剑光飞出手去，敌人非死必伤。及见来人竟然凭着一口手中宝剑，与自己剑光斗在一起，那青光还自不弱，虽不能像自己剑光一般随意运用，却仗来人的身手矫捷，剑法高妙，一样的蹿高纵矮，疾如闪电。就这一会工夫，已看出来人不是凡品。

再加上垂涎那口宝剑，打算人剑两得，一手指挥空中黄光与来人争斗，暗地却在施展妖法。风子原是粗中有细，知道宝剑既不能破去黄光，敌人能随意运用飞剑，自己却得费足力气纵跃抵御，微一疏忽，挨上黄光，便有性命之忧，工夫长了，定然气力不济，吃亏无疑，早有打退身的主意。无奈敌人的黄光追逼甚紧，休说逃走，连躲闪都不能够。

正在着急，猛觉黄光来势略缓了些。百忙中偷眼一看，妖道一手指天，嘴皮乱动。刚料敌人要弄玄虚，忽然闻见一股奇腥，黑烟缭绕，劈面飞来，立时两眼一花，两太阳穴直冒金星。喊声：“不好！”用尽平生之力，大喝一声，拔步便起，一个白虹贯日的招数，连人带剑舞成一个大半圆圈，直往林中纵去。也是风子命不该绝。一则妖道本领平常，飞剑力量不足；二则又在行使妖法之际，分了些神。风子这一纵起时，正赶上那道黄光一绕未绕上。妖道知道风子那口宝剑厉害，恐防伤了自己的飞剑，每遇风子迎敌得猛烈时，总是撤了回去，二次再来。这次刚刚撤退了些，恰巧将黑煞丝放起，原以为风子飞剑被黄光绊住，注意空中，势难兼顾，只一缠上便倒。万没料到风子会这一手峨眉剑法中的救命绝招，黄光又撤得恰是时候，被风子剑光过处，黑烟依旧四散。等到黄光再飞上前去取敌人首级时，恰值风子破了黑煞丝，连人带剑纵起，迎个正着。风子仿佛听见两剑相遇，锵地响了一下，身子已蹿入林内，飞步便逃。

那妖道见黑烟快要飞到敌人面前，敌人刚从空中下落，还未着地，同时自己的飞剑又二次飞将出去，两下夹攻，这种情势，原属万难躲闪的。不料敌人脚刚沾地，恍如蜻蜓点水一般，倏又纵起，剑光掠过，黑烟随着敌人手上青光四散飞扬。心里一惊，气刚一懈，猛地又见青黄两道光华都是疾如闪电般飞起，刚一接触，便觉自己元气震了一卜。

知道不妙，想往回收，已是不及，那黄光竟被青光一击，落下几点黄星；像一条飞起的黄蛇被人用重东西拦腰打了一下，蜿蜒着往横里激荡开去。知道飞剑受伤，好不痛惜。

再望敌人，业已往林中蹿去，越发暴怒如雷。一手指定空中飞剑，再回手一招，炉中黑烟像刚生火的烟筒一般，蓬蓬勃勃，卷起百十条黑带，随定妖道身后，直往林中追去。

这时风子已如惊弓之鸟，脚一沾地，连望也未往回望，一纵十数丈，往前便逃。逃没多远，便听脑后风声呼呼，妖道追来，一任风子脚底多快，终久不如妖道遁光飞行迅速。快要逃到谷口，猛一转念：“我今日如何这般胆怯？敌不过人家就死罢了，怎地引鬼入室，连累大哥？”这一转念，脚步便慢了些，转瞬间，妖道竟离身后不远。风子见反正逃不了，把心一横，索性连身后那根铁锏也拔出来，正待回身迎敌，妖道的黄光黑烟已是同时飞到。风子安心拼死，不问青红皂白，一手持锏助势，一手拿着霜镡剑施展峨眉剑

法，舞了个风雨不透。这次妖道早就打好主意：见风子回身迎敌，知他宝剑是口仙剑，故不上前，由他将剑乱飞乱舞；只把黄光黑烟同时放起，将风子围住。静候风子力尽神散，然后乘虚而入，取他性命。不到半盏茶时，风子看出敌人用意，暗中咬牙切齿。心想：“照此下去，早晚力竭而死。如今解数使开，除了得胜，便是遇救；不然休说再想逃走，手势略缓，便吃大亏。”眼看那道黄光只在近身乱闪乱窜，似落不落，似前不前；黄光外头顶上的黑烟却是越聚越浓，似要笼罩下来。连身舞起，用剑去撩，那烟却又上升，妖道嘴皮还在乱动。他原是剑、铜同舞，使力量均匀，以免单臂使剑费劲。

一见妖道又不知要闹什么玄虚，越想越恨。右手仍是舞剑，猛地借着一个盘花盖顶的解数，抽空一扬手铜，朝对面妖道打去。

妖道一时疏忽，以为鱼已入网，静等力竭之时，或擒或杀，定心在那里口诵咒语，目视空中黄光、黑烟，指挥运用，万没料到敌人会有此着。猛听面前金刃劈风之声，回眸一看，一条黑影迎面飞来。料知不妙，连忙纵开时，铁铜业已飞到，正打在左肩头上面。风子原是天生神力，又在怒极之时，使力更猛，这一铜竟将妖道左臂打折，倒在地下，几乎痛晕过去。他这里受了重伤倒地，元气一散，黄光、黑煞丝俱都无人主持。被风子无意中连人带剑舞起，连撩几下，竟然散的散，撞退的撞退。风子如乘此时逃走，未始不可以走脱。偏偏他得理不让人，一见敌人中伤倒地，妖法困不住自己，立时转忧为喜，好胜之心大炽。就势纵起，待要手起剑落，将妖道杀死，再去救那六个童男。那妖道骨断筋折，虽然痛彻心肺，仍还有一身的邪法。正在挣扎起身，猛见风子纵到面前，举剑要刺，迫不及待把口中钢牙一错，使出他本门中临危救急最狠毒的邪法，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将出来，立时便是桄桄大一团红火往风子脸上胸前飞去。风子见妖道忽然立起，并未晕倒，刚起戒心，便见一团烈火飞来。两下里势子俱疾，收不住脚，无法躲闪。

刚喊一声：“不好！”猛地眼前金光一亮，紧接着震天价一个大霹雳打将下来。惊慌忙乱中，眼前金蛇乱窜，火花四溅，头上似被重东西打了一下，一阵头晕目眩，倒于就地。

待了一会，醒转一看，剑仍紧握手内，老金猿正站在自己面前，用那两条长爪在胸前抚摸呢。这时月落参横，远近树林都成了一堆堆的暗影，正东方天际却微微现出一痕淡青色，天已经有了明意。再找妖道，已不知去向。风子不知就里，正和老金猿比手势问答，忽听破空之声，从前面那片树林中冲起一道金光，光影里似笼罩着一群小孩，往入川那条路上斜飞而过，转眼没入星云之中，不见踪影。风子虽不知妖道存亡，但是自己震晕在地，既未被妖道伤害，那六七个小孩又有金光笼护飞起，想必妖道不死必伤，只不知那救走小孩的是谁？连问金猿，俱都摇头。风子做事向来做彻，暗想：“妖道如果被雷震伤，也和自己一样晕倒在地，必然逃走不远。倘或寻见，就此将他杀死，岂不替人间除了一害？”当下便和老金猿一比手势，老金猿又摇了摇头。风子也不去理它，径往前面林中一路寻找过去。走没几步，先将那柄铁铜寻着，插在身后。直寻到妖道行法所在，见石丹炉内烟已散尽，七根石柱全都倒断，哪有一个影子。风子见那石丹炉尚还完好，恐妖道未死，日后重来，又借它来害人，便手起剑落，一路乱斫。斫得兴起，又将身后铁铜拔出，一阵剑斫铜打，石火星飞，顷刻之间都成了碎石才罢。仰头一望，满空霞绮，曙光瑶灿，天已大明。回望老金猿，正蹲在一株枣树上面，捧着一把枣子，咧开大嘴，望着他笑呢。

风子刚道得一声：“你这老母猴，笑些什么？”忽见碎石堆侧有一物闪闪放光。近前一看，乃是一面三寸大小的八角铜镜，阴面朝上，密层层刻着许多龙蛇鬼魅鸟兽虫鱼之类，当中心还有一个纽，形式甚是古雅。同时老金猱也从树上飞身下来，伸臂想取，偏巧两手握枣，略缓了一缓手，刚换出来，被风子先拾在手内。翻转身一看那镜的阳面，猛觉一道寒光直射脸上，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冷战，知是一面宝镜。还疑有别的宝物，再细一找寻，又在死道童打坐之处寻着一个破镜囊。别的一无所获。恐云从惦念，便将镜子连镜囊揣入怀内，往回路走。那老金猱虽没和风子要那面铜镜看，满脸都是歆羨可惜之容。

事情已完，回程迅速。老金猱脚下更快，早跑向前面老远，一会没了影子。风子走离昨晚所居岩洞不远，云从与小三儿夫妻已得老金猱报信，迎了上来。原来昨晚自他走后，许久不归，云从主仆俱甚忧急。小三儿的妻子却说它母亲十分灵敏，此番前去，不比适才救女情急，致遭妖道毒手。守缺大师之言，既已应验，当无妨害。它既未回来，想是在相机下手救人，必未被妖道所害。云从仍是将信将疑，宝剑不在手中，去也无用。

天明以后，正决计冒险前往一探，恰值老金猱先回，说它因拦劝风子不成，只好独自避开，以免同归于尽。后来风子和妖道动手，它在远处暗中窥探。见风子危险之中，忽然撒出飞铜，将妖道打倒，跟着上前，想取妖道性命。正替他心喜，猛见红光一闪，平空打了一个大雷。那妖道就在雷火飞到之际，化成一溜黑烟，惨叫一声，破空逃走。同时侧面山石背后，又飞起一道金光，投向妖道行法之所。先恐妖道还有同党，不敢近前。

待了一会，不见动静，才走过去。刚将风子救转，先前那道金光二次飞回，还带了几个小孩冲空而去。才知那金光是妖道的对头，六个小孩已经遇救。风子还想到林内看个下落，它也顺便去采那林中的枣。正笑风子把一个一无用处的石丹炉只管乱砍乱扒，白费心力，却被风子将地下一面宝镜拾去，想是小三儿无此福分等语。

云从听小三儿把话翻完，也顾不得吃枣，连忙一同迎出洞来，彼此见面，叙谈经过。

云从要过那面铜镜一看，果然古朴茂雅，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又见柄纽上刻有古钟鼎文，正在辨认。风子一眼望到地下，忽然惊“咦”了一声。小三儿和金猱母女也都围拢过来，一同蹲身注视地上。云从便问何故。风子忙答道：“大哥手先莫动，你看这地底下的东西。”云从低头一看，那镜光竟能照透地面很深，手越举得高，所照的地方也越大。镜光所照之处，不论山石沙土，一样毫无阻隔。那深藏土中的虫豸，一层层的，好似清水里的游鱼一般，在地底往来穿行。再往有树之处一照，树根竟和悬空一般，千须万缕，一一分明。大家俱觉宝镜神奇，喜出望外。风子更是喜欢，重又接过去，东照照，西照照，爱不忍释。直到云从催金猱母女去探兽群走完没有，才行罢手。将宝镜仍交给云从拿着，自己到洞中将行囊搬出，大家进了食物，收拾捆好，准备上路。云从把玩了好一会，始终没认出那镜纽上的几个古篆。因小三儿当时不能跟去，心里难过，便将宝镜交与风子藏在怀中，等到峨眉见了师父，再问来历用处。

主仆二人坐在山石上面，殷勤叙别。待有半个时辰，金猱母女才行回转。又特意折了些树枝树叶，编了一个兜篮，采了满满一兜枣，请云从、风子带到路上吃。说前途野兽业已差不多过尽，请即上路。云从、风子便向它

母女谢了相助之德，仍由昨晚那座峭壁照样飞越过去，从山石孔中穿出。果然山下面的兽群业已过完，晨光如沐，景物清和。

当下三人二兽，同往前途进发，有金猿母女护送，既不患迷路，更不畏毒蛇猛兽侵袭。

走到中午时分，便将那山走完。前面不远，便要转入有人烟的所在，金猿母女不便再往前送。云从、风子便取出食粮，大家重新饱餐了一顿，与小三儿各道珍重，彼此订了后会，才行分手。

云从走出了老远，不时回望，小三儿夫妻母女三个，还在山顶眺望挥手。心想：“小三儿从小一同长大，屡共患难，虽为主仆，情若友昆，自不必说。那金猿母女，本是兽类，也如此情深义重。此次到了峨眉，拜见仙师，异日成道以后，不知能将他们度去不能？”心中只顾沉思，忽见风子又取出那面宝镜摆弄，且走且照，时现惊喜之容。

云从也是年轻好奇，便要过来也照了一会，所见大半仍与来时所见差不多，并无什么特别出奇之物。走到黄昏时分，望见前面有了人家。云从因连日均未睡好，尤其昨晚更是一夜无眠，便命风子收了宝镜，前去投宿。那家原是一个山民，汉语说得甚好，相待颇为殷勤。

第二日一早，二人问明路径，辞谢起身，仍抄山僻捷径行走，午后便经筠连，越过横溪。第二日穿过屏山，距离峨眉越近。二人一意贪快，仗着体健身轻，不走由犍为往峨眉的驿路官道，却想由石角营横跨大凉山支脉，抄峨边、马边、乌龙坝、天王校场、回头铺、黄角树等地，渡大渡河，直奔峨眉后山。这一路不时经过些山墟小镇，中间很有些难走的地方，登攀绕越，备历险阻。到了乌龙坝，前面便是大渡河不远。场坝上朝乡民一打听，才知这条路比走驿路还要远得多。二人求速反慢，白多走了两日。幸而已快到达。匆匆在村镇上添买了点食粮。渡过河去一望，那一座名闻天下的灵山胜域，业已呈现眼前，不日便可到达，朝拜仙师，学习道法，好不心喜！当晚到了山脚，先觅一人家住宿，斋戒沐浴。第二日天未明，便起身往山里走去。入山越深，越觉雄奇伟大，气势磅礴。云从、风子原照无情火张三姑姑所说路径，走的是峨眉后山，尽都是些崇山峭壁，峻岭深壑。耳边时闻虎啸猿啼之声，丛草没胫，森林若幕，景物异常幽静。漫说平时少见人踪，连个樵径都没有。路虽险峻难行，因为志愿将达，明早绕过姑婆岭山脚，至多再走一日，便可到达凝碧仙府的后面。再加上时当深秋，到处都是枫林古松，丹碧相间，灿若云锦，泉声山色，逢迎不尽。只觉心旷神怡，喜气洋洋，哪里还想得到疲倦两字。

风子因那面宝镜可以照透重泉，下烛地底，走一会便取出来照照，希冀能发现地底蕴藏的宝物奇景。先一二日，因云从想起笑和尚、尉迟火二人常说，越是深山幽谷，岩壑古洞，越有异人异类潜踪，告诫风子不可到处炫耀，以防引起外人觊觎。风子童心未退，虽然忍耐不住，毕竟还存一点机心。及至一入峨眉，以为仙府咫尺，纵有异人，想必也是一家。何况连日行来，一些异兆都未见，便不放在心上。据连日观察，那镜照在石地上面，似乎还不甚深，碧沉沉地极少看见石中什么东西。越是照到泥沙地上，不但深，而且分外清晰，地底下无论潜伏的是什么虫豸蛇蟒，无不层次分明，纤毫毕现。遇到这种有土地方，风子从不放过。云从同是少年好奇，也加上地底奇景太多，渐渐随着贪看起来。

二人且行且照，一路翻山越涧，攀藤附葛，走到黄昏将近，不觉行抵

峨眉后山侧面的姑婆岭山麓下面。本来还想再赶一程，忽然一阵大风，飞沙扬尘，夹着一些雨点劈面吹来。风子一眼瞥见衔山斜阳已经隐曜潜光，满山头云气滃滃，天上灰蒙蒙，越更阴晦起来，知要下雨。便和云从商量，因初入仙府拜见师长，容止须要整洁一些，恐被雨湿了衣履，再说山路崎岖，雨中昏黑，也不好行走，便忙着寻找歇脚之地。走不几步，雨虽未降，风势竟越来越大，一两丈大小成团的云，疾如奔马般只管在空中乱飞乱卷。正愁雨就要落下，寻不着存身之所，云从忽又腹痛起来，见路侧有一丛矮树，便走进去方便。看见树丛深草里横卧着一块五六尺高、三丈多宽的大石，一面紧靠山岩。无心中探头往石后一看，空隙相间处仅有尺许，那岩口高下与石相等，深才尺许。岩顶突出向上，岩脚似有数尺方圆那么一团黑影，望去黑沉沉的。顺手拾起一个石块往那黑影掷去，仿佛那黑影是个小洞穴，耳听石块穿过落地之声。以为纵然是个洞穴，那么低小，也难住人。解完了手，便站起身来，刚走出树丛外面，弹丸大的雨点已是满空飞下。想起适才所见那岩虽然低浅，却正背着雨势，可以暂避。匆匆拉了风子，携了行囊，往大石后面跑去。且喜回身得快，身上还未十分淋湿。那雨又是斜射而下，地形也斜，雨势虽大，连面前那块大石都未淋湿，二人立定以后，耳听风雨交加，树声如同涛鸣浪吼，估量暂时不会停止，今晚无处住宿，正在愁烦。风子又取出那面宝镜往岩缝中乱照，碧光闪闪，黑暗中分外光明。

云从记得这里还有一个洞穴，随着镜光照处，见满壁尽是一些苔藓布满，并无什么洞穴。只石缝中生着一大盘古藤，从地面直盘向岩壁之上，枝叶甚是繁茂。风子正用镜往藤上照，忽然失声道：“这里不是一个洞么？”说罢，将藤掀起半边，果然岩壁间有一个三四尺大小的洞。那盘古藤恰好将它封蔽严密，不揭起，再也看不出来。风子正要那盘藤蔓折断入内，云从连忙拦阻道：“这盘老藤将洞口封得这样严密，除了蛇虫而外，平时决无兽类出入。要是里面能住人的话，留下它，我们睡起来也多一层保护。好好的多年生物，弄断它则甚？”风子闻言，便一手持镜，一手持铜，挑开半边藤蔓，侧身低头而入。起初以为那洞穴太低，即使勉强可以住人，也直不起腰来。及至到了洞中一照，里面竟有一两丈宽广，最低处也有丈许高下，足可容人。虽然磊砢不平，却甚洁净，并无虫蛇潜伏形迹。忙请云从入内，重新仔细看过。在穴口壁角间择好了一处较平的石地，将行囊摊开，又在石壁背风处点起一支蜡。

抱膝坐谈了一阵，云从觉着口渴，取水罐一摇，却是空的。风子便要出外取去。云从道：“外面天黑雨大，忍耐一时吧。”风子答道：“我自己也有些口渴。反正穿的是件破旧衣服，明日到仙府时，莫非还把这肮脏的衣履都带进去？”说罢，便将水罐拿起，一手持镜，掀起藤蔓，走了出去。一会，接了有多半罐雨水进来，口中直喊好大雨，浑身业已湿透。云从道：“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这是何苦？快把衣服换了吧。”风子道：“这雨真大。我因它是偏着下，树叶上的雨又怕不干净，特意择了一个空地，将罐放好，由它自接。我却站在靠崖没雨处去，并未在雨中等候，就会淋得这样湿。”

说时，正取衣服要换，猛从藤蔓缝里望见外面两道黄光一闪，仿佛与那日在鸦林砦与小妖道何兴对敌时所见相似，猛地心中一动。忙朝云从一摆手，纵过去将靠壁点的那支蜡吹灭，拔出身后铁铜，伏身穴口，探听外面动静。云从知道有警，也忙将剑出鞘，紧持手内，轻悄悄掩到穴口，从藤缝中往外一看，只见两三道黄光在洞口大石前面不远盘旋飞舞。因有那块大石挡

住，时隐时现，估不出实在数目，算计来人决不止一两个，看神气是在搜寻自己。情知风子适才出外接雨，显露了点形迹，被人发觉追来。想起那日鸦林砦剑斩何兴，事出侥幸。今晚敌人不止一个，又在黑夜风雨之中，事更危险。喜得敌人尚未发现藤后藏身的洞穴，几次黄光照向藤上，俱是一晃而过。深恐风子冒昧行事，再三附耳低嘱，不俟敌人寻到面前，千万不可动手。但盼他寻找不着，自动退去才好。待了好一会，那黄光还是不退，只管围着石前那片矮树丛中飞转，起落不定。约有个把时辰过去，忽然同时落到那块大石上面。

这时风雨已逐渐停歇，黄光敛处，现出两老一少三个道士，俱都面朝外坐，只能看见背影。中坐的一个道：“我明明看见宝物放光，与雷电争辉，决不是同道中用的飞剑，怎么会看不准它隐去的地方，寻了这许多时候，不见一丝踪影？我想宝物年久通灵，既然显露形迹，必将离土出世。这里靠近敌人巢穴，常有敌人在空中来往，不可轻易放过，致被敌人得去。你师徒两个可在这石上守候，留神四外动静。那东西出现，必在黎明前后。我回洞去，做完了功课，再带了两个师侄来此，大家合力寻找，好歹寻见了才罢。

等宝物到手，法术炼成，交代了许仙姑，再随你师徒同往鸦林砦，去谋根本大计。”说罢，化道青黄光华破空飞去。

二人在藤后洞穴中一听那道士说起鸦林砦，猛想起：“来时经过鸦林砦剑斩何兴时，曾听向义说起，那小妖道原是师徒三人。小妖道师父姓尤，在前些日带了他一个徒弟云游未归，不想却在此处相遇。只是先说话走去的一个妖道不知是谁？听妖道说话神气，分明是风子拿着宝镜在雷雨中照路，被他发现跟来，错当作地下蕴藏的宝物，不寻到手绝不甘休。虽然人的踪迹未被发现，但是被这两个妖道堵在洞内，怎生出去？此时天还未明，或者不致被他寻着。天一明后，先去妖道带了同党前来，那时敌人势力越盛，更难抵敌。自己既然能够发现这洞，迟早必被敌人搜着，如何是好？”

方在焦急无计，又听洞外妖道师徒在那里问答。从谈话中听出那妖道竟是峨眉派仇人，平素奸淫残暴，无恶不作。因为受了正派中的疾视，存身不住，路过鸦林砦，见地势荒僻，山人愚蠢，便用妖法将山酋黑讫姥镇住，打算役使他们，在砦中建立寺庙，以作巢穴。先立下根基，一面摄取童男童女淫乐，暗中祭炼妖法，以备将来寻峨眉门下报仇。这次出来召集党羽，遇见一个本门姓黎的妖道，受了一个姓许的道姑之托，在姑婆岭后，正对凝碧崖后飞雷峰顶炼一种邪法，约他前去相助。来此多日，再有六七天，妖法便可炼成。晚间山顶眺望，忽见山下大雷雨中有道碧光，与雷电争辉，连连闪动，宝气直冲霄汉，知是一件异宝。连忙赶来寻了好一会，也未寻见，恐为峨眉门下路过捡了便宜。意欲天明将左近一带全行发掘。如再寻不见，便要命同党在当地轮流搜寻，非得到不走等语。

风子一听，暗想：“这般耗下去，早晚必被妖道寻见。与其束手待毙，何如趁妖道同党没有齐集时，和他一拼，得手便逃，还有生路。以前在鸦林砦斩那小妖道时，全仗手快。这次添了一人，更须出其不意，方能成功。”主意想好，因与妖道相隔甚近，恐被察觉，便悄悄拉了云从一下，轻轻移往洞的深处，附耳低声一说。云从先时胆小持重，再三嘱咐风子留心谨慎。及至一听妖道师徒之言，知道生路已绝；再一听风子主意，虽不稳妥，除此别无法想：只得应允。风子原恐云从不肯行险，一听痛快答应，立时勇气大增。便将那面铁铜斜插身后，试了一试，觉得顺手。又和云从叮嘱了几句，将宝

镜藏在洞壁角里，走向洞口听了听，妖道师徒还在计议鸦林砦建庙之事。便隔着藤蔓唤道：“洞外二位仙人，可容小人出见么？”

妖道师徒正谈得起劲，忽听岩壁之内有人说话唤他们，不禁吃了一惊。立时纵下石去，回身喝问道：“你是人是怪？从速说了实话，免得真人动手！”风子答道：“小人姓商，是贵州人，自幼爱武。因在家乡被一个恶人所逼，逃了出来。听人说起山里神仙甚多，想求仙人收为徒弟，学了仙法，回家报仇。一连在山中寻了多少日，也未遇见。”

前两天路经此地，看见这林内冲起一道八角形光华，照得满山绿亮亮的。先以为是妖怪，不敢近前。后来猜是宝贝，近前一找，却又不見。在这里已经隐藏了好几天，虽看出宝贝埋藏的地方，只是无法弄到它。几次等它自己出来，也没捉住。适才睡了一觉，醒来听见仙人在外面说话，小人自知没福，不配得那宝贝，只求仙人收我做徒弟，我便将宝贝藏处说出。仙人你看好么？”

那妖道正是向义所说的尤太真，原是越城岭黄石洞飞叉真人黎半风的师弟。闻言贪心大炽，便命风子出去相见。风子趁势将藤折断，掀过一旁，出洞便向妖道跪倒行礼。

妖道命他起来一看，生相虽然英武，却不似学过道法剑术之人，适才那一番话，已信了一多半。再一细看风子，骨格奇伟，禀赋甚厚，越更心喜。便命指出藏宝所在。风子立时改口称了仙师，重又行了拜师之礼。又朝小妖道见了礼。起身指着妖道坐的那块大石说道：“弟子守了好两天，才看出宝贝逃去时，总是在这石头底下一晃不见。偏这石头太重，一个人弄它不动。”妖道这时利令智昏，见风子满脸憨厚的神气，完全信以为真。

先指着那小妖道道：“这是你师兄甄庆。你二人站过一旁，待我行法将石移去，看看宝物在地下不曾？”说罢，便站在前，闭目合睛，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一指，那重有数万斤的一块大石，竟自动移出数丈以外。风子原以为诓那妖道师徒与自己一同去推那石，自己再出其不意，照预定暗号，拔铜将小的一个打死。同时云从也从洞口伏处蹿将出来，给那妖道一剑。不想妖道妖法厉害，不用人力，竟将那大石移开。深悔妖道闭目行法之时，没有下手，错过机会，正在心惊着忙。也是妖道运数将终。移去大石以后，不见宝物痕迹，以为深藏地底，又命风子指出宝物隐迹的所在。风子随便指了一处。妖道因这种异宝必藏在地下深处，如不先行法封锁周围，仍要被它遁走。便命那小妖道和风子站在身前，注视风子指的地方，自己背向山岩，盘膝坐定，二次闭目合睛，口中念念有词，一手指定地面，不一会，便有数十道手指粗细的黑烟直往地下钻去。

风子一见小妖道也在手指口动，暗付：“还不下手，等待何时？”心一动念，暗把全身力量运在右臂，将脚轻轻一移，便到了小妖道的身后。一声干咳，右手刚把身后铁铜拔出，朝小妖道头顶打去。对面妖道忽然怪眼一睁，见风子举铜照小妖道头上打去，才知风子不怀好意。大喝一声：“好业障！”手一指，一道黄光便飞出手去。那小妖道正在行法，猛听一声干咳，脑后生风，知道有人暗算。刚要纵起，被妖道猛地一声喝骂，以为自己有什么错处，微一疏神，略缓了缓，风子的铁铜业已打到，手快力猛，只一下，便打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这时风子已看见妖道察觉，黄光迎面飞来，知道不妙。

惊慌忙乱中，顺手抓起小妖道跌而未倒的尸身，向妖道打去，就势脚下一垫劲，纵出去有七八丈高远，准备迎敌。忽见对面黄光影里，飞起一团

东西，落在地上，骨碌碌往山坡下面滚去，定睛一看，妖道尸身业已栽倒。云从也跟着纵了出来，举剑直向那道黄光撩去。妖道一死，飞剑失了驾驭，独自在空中旋转，被云从纵身一撩，当当两声，坠落地上。拾起一看，上面刻有符篆，与鸦林砦所杀小妖道何兴所用相似，只是晶光耀目，剑却要强得多多。再一搜妖道身畔，在腰间寻着剑匣，还有一个兜囊。仓猝中也顾不得细看内中所藏何物，便将剑和兜囊交给风子带好。匆匆入洞，取了行囊宝镜，便要连夜避开险地。风子忙拦道：“妖道师徒虽死，还有昨晚走那妖道，更比这两个厉害。他们能用妖法飞行，我们纵走得快些，要被他追来，仍是跑不脱。莫如趁天明还早，将妖道尸身藏过，故意做出妖道瞞心昧己，吞没宝贝逃走的神气，以免他跟踪来追，岂不是好？”云从见风子近来一天比一天聪明，简直不似初见时憨呆光景，连声称赞。当下便将妖道师徒的首级和尸身抬起，扔到来时路过的深涧之中。用剑将那有血迹所在的泥土山石全都掘碎混合，又在那原放大石之处掘了一个三四尺深的坑。

一切做得差不多，看天上星色，知离天明已不甚久，才藏好宝镜，背起行囊，忙着往前进发。且喜去路与妖道来路相背，无须绕道，只盼不被他发觉追上，便不妨事。走了有个把时辰，天色渐明。二人又赶走了一程，没见后面有什么动静，才略微放了点心。

因连惊带累了大半夜，又急走了不少的山路，觉着有些力乏饥渴。再加雨后泥泞，衣服湿污，天明一看，还各溅了不少血迹。便择了个僻静地方，先将衣履全换了新的，旧衣履丢掉。然后各人进了些饮食，吃完，打算略微歇息再走。于是便说起刚才斗妖人的经过。

原来风子在洞穴时和云从商定，只听风子在外咳嗽一声，云从便从洞中蹿出下手。

彼时妖道正在闭目行法，一听咳声有异，睁眼一看，见风子持铜正要打他徒弟，不禁勃然大怒，大喝一声，也不顾地下宝物，径直放出飞剑，要取风子首级。谁知忙中有错，他大喝一声，反被他徒弟误会了意，吃风子打死。妖道急怒攻心，全神注在前面仇人，却不料后面还伏一个劲敌。云从从后洞内一个长蛇出洞，冲将出来，原想一剑从妖道后心刺去。因见妖道黄光业已朝风子飞去，同时又见小妖道从风子身旁飞起，没看清是风子打出来的尸体，以为风子没有得手，心一惊，手便慢了些。蹿出时走步太急，身子已纵离妖道身后不远，忙将手中剑改了个推云逐雾的招式，横着一剑，反手腕朝妖道头上挥去。仙传宝剑何等锋利，妖道刚觉脑后风生，青光一闪，未及回头，已经身首异处。

云从一剑得手，就势一翻左肩，朝右侧一个鹞子翻身，纵向前面，剑光过处，将妖道一颗首级挑起十余丈高下，才行坠落地上。彼时般般都是凑巧，否则妖道事前稍有警觉，或是二人下手略慢，一个也休想活命。事后谈起，云从还自心惊，互道侥幸。因见风子要取妖道身上得来的兜囊，看看内中何物，云从忙拦道：“此时虽然敌人未曾发觉追来，未到仙府以前，总以小心为是。如不是你昨晚拿宝镜照路，那会有这大乱子？快休取出，以免生事。”风子只得停手。

因为仙府将要到达，有许多不要紧之物，便将两个行囊从新收拾，把日后要用衣服另打了一个包裹，余者虽仍带着，准备快到时丢去。妖道那个兜囊，原塞在行囊以内，收拾时两人都是心忙，被风子无意中掖在腰间，当时俱未觉察，便即上路。默记张三姑姑所说赴仙府后洞的途径里数，算计当

天日落以前，如无阻隔，便可到达仙府。

入山越深，景物越发幽静灵奇，越上越险。二人见天色晴朗，白云如带，时绕山腰，左近群山万壑，随时在云中隐现。加上仙灵咫尺，多日辛苦之余，眼看完成宿愿，越前进，越兴高采烈。一路无事，渐渐忘了忧危。谁知乐极生悲，祸患就在前面相俟，二人一些也不自知。经行之路是一条山梁，须要横越过去。还未走到山梁上面，行经一片森林之内，正要穿林上去，忽听头顶上隐隐有破空之声。二人抬头从树隙里往上一看，日光下似见两点淡黄星光飞过，一会又飞了回来，来回往复，循环不已，就围着那山梁一带飞绕，也不下落。二人此时见了这般异状，如果隐身密林中不出，或者不被敌人发觉。

偏偏心里虽觉有些惊奇，脚底下仍忙着前赶，并不停歇。及至走出那片树林，前行没有几步，云从、风子猛地同时想起昨晚所遇之事，这才疑心到那是仇敌追来，在空中寻觅自己踪迹。连忙择地藏身时，空中两道黄光忽然并在一处，闪了两闪，在左侧面来路飞落下去，转眼不见，暗幸所料不中。待有半盏茶时，见无动静，益发放心，便仍往前行走。刚一越过山梁，下坡之际，忽听身后天空中又有破空之声。回头一望，那光越盛，又添了一道青黄色的，照二人所行方向，疾如电掣流星而来，偏偏山梁这一面尽是斜坡石地，除石缝中疏落落生着一些矮松杂草外，急切间竟寻不着藏身之所。云从因为隐身无地，来人从高望下，容易观察，既逃不了来人目光，不如故作从容，相机应付。自己一慌张，岂不反露马脚？便低声嘱咐风子装作不知，照常赶路。风子原本没有云从害怕，闻言答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左右已给他看见，怕他怎的？”

正说之间，已有两道黄光追出二人前面丈许远近落下，现出两个道童打扮的少年。

内中一个较为年长的，一落地便迎头拦上来问道：“你二人往何方去？是做什么的？”言还未了，后面那一个已插口大喝道：“师兄，你还问什么？这小黑鬼身畔带的不是尤师叔的法宝囊么？还不捉了他去见师父？”风子先时一见两道童拦路问话，已料来意不善，早伸手暗握昨晚所得那口宝剑的柄，准备先用话去支吾，略有不对，仍是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一听身带兜囊被后面道童看出是昨晚妖道之物，知道行藏败露，除了一拼，无可避免。不等后面道童把话说完，暗朝云从递了一个眼色，也不出声，倏地左肩一摆，甩下身背行囊，就势左手先拔身背铁锏，一个箭步纵上前去，照准头一个道童当头就是一锏。这回对敌的事，不比先前两次，均出敌人之意，那道童能力又远在鸦林砦所遇小妖道何兴之上，哪里能打得上。那道童见风子一锏打到，口里骂得一声：“业障！”脚一点，往上纵起，右手掐诀，口里念咒，伸出左手正要往腰间宝剑拍去，飞将起来伤人。

却不料风子早打好双料主意，左手锏打出去，右手仍还紧握身后斜插着的剑柄。见敌人身法甚快，躲过迎头那一锏，忙将右手一用力，顺着身后宝剑出匣之势，身往左一侧，一反腕，使了一个分花拂柳的招数，剑尖从左侧下面向上撩起。跟着再变了个猿公献果的招数，就着敌人往侧纵避之势，连肩削去。那道童万没料到敌人右手上还持有一柄剑，身手又是那般快法，喊声：“不好！”连忙缩肩收臂，往后平倒，打算避过剑锋，再放飞剑出来。只觉右手尖一凉，右手已被风子的剑撩着一点，割落了两个半指头，顿时便疼痛起来。风子还待赶上前去动手，忽见黄光一闪，后面那个道童已将飞剑

放出，快到头上，不敢怠慢，忙将峨眉剑法施展出来。一个空中，一个地下，争斗不休。所幸敌人剑术不高，还未炼到身剑合一地步，偏巧风子昨晚又得了那口好剑，若单是那柄铁铜，命早完了。当下风子单和第一个道童交手，两下动作俱都疾如飘风。

云从见风子使眼色，知要发动，刚将剑拔出，风子已和来人交手。及至头一个道童受伤退下，后一个道童恨得咬牙切齿，脚一站定，便将飞剑放起助战。正遇云从飞身赶到，迎个正着。两上两下，一个对一个，厮杀起来。这两个道童出身旁门，入门不久，虽然剑术不高，却学会了一身妖术邪法。因恨风子切骨，一见敌人不会飞剑，仅各人一道剑光，已将敌人连人带剑绊住，正好施为，用法术取胜。想是二人命不该绝，两个道童刚互道得一声：“这两个业障可恶已极！我们用法宝法术将他们捉住，碎尸万段，给师叔师弟们报仇！”云从一听，心中方在着忙，忽听侧面山坡上有一人说道：“徒儿们，不可如此。这两个业障颇有几分资质，如肯乖乖投降，拜在为师门下，相随回转仙门修道，我便不咎既往。否则你们可凭真实本领，将他们心服口服地擒住，带回洞去，从重发落，与你们师叔报仇。”这几句话一说，两个道童便知师父起了爱才之意，暗示生擒，不准伤害。虽然怀恨不愿，怎敢违拗，只得指着二人怒骂道：“我们要杀你二业障，不费吹灰之力。偏我师父黎真人见你二人有点资质，如肯投降，拜真人为师，便饶你二人不死，否则仍要将你二人碎尸万段。快快回话，以免自误！”

云从、风子与空中两道黄光斗得正酣，一听有人发话，是那两道童的师父。百忙中偷眼往山坡上面一看，一块山石上还坐着一个黄衣草履的道人，头戴九梁道冠，斜插着好几柄小叉。怪不得适才明明看见空中三道黄光，怎地只有两人落下。那道人在匆忙中看去，仿佛面相异常丑恶，说话口音正与昨晚先走那一个妖道相同。两个徒弟已经那样厉害，妖道本领不问可知。自己是仙人门下，怎肯屈身于左道妖邪？云从又想起张三姑姑所传仙示，虽然有险，并无大碍。在紧急之时，定和野骡岭被万千群兽围困，忽然来了救星一样。既然妖道起了爱才之意，不准徒弟用邪法暗地伤人，正可多支持一刻，以待救星。故闻言并不答话，只是一味苦斗。那风子自从这次随云从同赴峨眉，逐处都能以运用机智化险为夷，偏在这时动了呆气，闻言竟自一面动手，口中大骂道：“你两个小太爷，俱是凝碧崖大无洞峨眉派仙长醉真人的门下，岂能做你妖道邪魔的徒弟？你们会妖法，小太爷还会仙法呢！你师徒三个快快放小太爷走路便罢，不然，少时我师父师伯叔们仙人多着呢，看你小太爷老不回去，驾云寻来，将你们老少三个妖道捉回山去，那才要千刀万剐，给天下人除害呢。”

风子一面说着狂话，一面又在那里暗打主意。他初动手时，原是剑、铜并用。及至敌人剑光飞出，知道铁铜挨上去便断，人手中所持的剑和空中飞剑相争，即使峨眉心法也觉费力，稍一疏忽，便有性命之忧。急切间应敌还来不及，哪里匀得出工夫再用铁铜？拿在手上不但无用，反倒多了一些累赘；就此扔落地上，又恐为敌人得去可惜。正没个主意。暗想：“自己一方只有二人，敌人却是三个，最厉害的一个还未动手。擒贼须要擒王，何不照顾了他？”主意打好，正值手中剑与黄光绞了两下，照先前本该风子朝侧纵开，以备缓一缓气，敌人也指挥着黄光随着追去，再行动手。这次风子却拼冒奇险，不但不往侧后避纵，反而出其不意，就在两下里一格一绞之间，倏地将剑一抽，埋头剑下，护住头顶，用尽全身之力，脚下一垫劲，朝前面山

坡妖道坐处平纵出去有十来丈远近，真是其疾如射。脚方落地，后面道童也指挥着黄光追来。风子先不下手，一回身，先迎着敌人飞剑，又一招架格绞，二次又往回路纵去。就这一往复，业已觑好准头，乘那间不容发的一点空隙，猛地偏头回身，撒手飞铜朝妖道头上打去。这一绝招使得也真太险，落地纵回之时，不比第一次乘人不防，又一撒手飞铜，未免略微迟延。先听锵银一声响过，也不知打中妖道没有。身才落地，还未站稳，便听耳根有金刃劈风之声，黄光从脑后照来，敌人飞剑距离头颈仅只数寸。风子喊声：“不好！”忙举剑尖舞起一个剑花，就地一滚，准备使一个乳猫戏蝶的解数避过。耳旁猛又听一声大喝：“徒儿们！”那道童见敌人倒地，心中大喜，正要指挥剑光下落，忽听师父喝唤，还以为师父不准伤害敌人，剑光略停。风子已举剑斜护面门，脚跟着地，一个鲤鱼打挺，斜纵出去，躲过奇险。

原来那妖道先听风子怒骂，已是着恼。又听风子说起师父是醉道人，猛想起只顾收服两个好徒弟，忘了这里离峨眉巢穴不远，倘如首脑人物寻来，人被救去无妨，万一被敌人看破机密，岂不前功尽弃，白费连日心血？偏又爱惜这两人资质实在不差，纵不肯降顺门下，生擒回去，作异日报仇炼宝时主要生魂也是妙事。方在委决不定，不想风子竟会从奇危绝险中撒手一铜打来。妖道纵不是旁门高手，也非平常之辈，这一铜何能打中。妖道见两个敌人竟能在步下与飞剑相持了好一会，身手矫捷，疾胜猿揉，一路纵奔跳跃，两个徒弟一点也未占着便宜，尤以风子更为灵活。刚赞得一声：“峨眉剑法真是不凡，连两个初入门的小辈已是如此。”忽见敌人纵起时猛一偏头，手扬处打起一样东西。妖道暗骂：“好业障！死在临头，还敢暗箭伤人。”将身一侧，便已让过。风子力量本大，那铜又沉，用的更是十二成的足劲，铜虽未打中妖道，却打中妖道身后一根二尺粗细、七尺来高、上丰下锐的石笋上面。只听咔嚓一声，火星飞溅，那根石笋齐腰折断，倒将下来，正落在妖道的背上。妖道原是两手交叉，箕踞而坐。铜飞来时，知是一件寻常兵刃暗器，懒得用手去接，一时大意，随便将身一侧。却不料身后还有这根石笋，碎石火星先飞溅了一头，接着那大石笋倒下来把妖道后心打了一个正准。若换常人，怕不筋断骨折，满口喷血而死。就饶妖道一身本领法术，也因轻敌太甚，疏于防护，虽未受着重伤，也打得脊梁发烧，心里怦怦乱跳。这一来，将妖道满腔怒火勾动，忙怒喝道：“徒儿们！快下手将这两个业障擒回山去祭炼法宝，只暂时休伤他们的性命。”活该风子命不该绝，妖道偏在此时一喊徒儿，那道童以为不许下手伤他，略一迟延，风子已从飞剑底下逃了活命。不提。

那妖道师徒三人来历，且在此抽空一叙。

那妖道乃是越城岭黄石洞飞叉真人黎半风，前文业已表过。出身旁门，早年作恶无算。近数十年因受一个能人警戒，本已杜门不出。不料徒弟惹祸，新近在罗浮吃了武当派中人的大亏，又将他袒护的爱徒杀死。知道势孤力薄，本领不如人，本想投奔北海陷空老祖那里，借他炼了法宝报仇。偏巧在福建武夷山顶，路遇万妙仙姑许飞娘，说起三次峨眉斗剑之事，内中有两个阴人与她为难。意欲寻一个多年不露面，不为峨眉派中人注目的人，潜往峨眉后山，祭炼一种邪法，以备事先将那两个阴人引来除去。意欲烦他前往，就便约他归入五台一派。黎半风一问那两个阴人，正是天狐宝相夫人的二女秦紫玲姊妹，所行的法又是先破去二女元阴。既可惜此结纳许飞娘和许多异派中的能手，又可满足色欲，还能得一件旁门异宝。当时揽了下来，接过许飞

娘的宝幡灵符，传了炼法，便悄悄带了两个徒弟往峨眉后山姑婆岭飞娘所指之处进发。好在深知峨眉派素来与人为善，不咎既往，只要自己不露出为仇痕迹和在外胡为，炼法之处又深藏地底，有符封锁，除非先知底细，决难为人发现。即使遇见峨眉派中人，也可和他明说自己因爱峨眉灵秀，隐居修炼，也不致受人干涉。师徒三人到了地头，便每日天明，照传授之法施为起来。到底作贼胆虚，知道自己两个新收的门徒本领不济，不能胜了望之责，事虽隐密，还恐有敌人中的高手寻来为难。想寻一个同党，以便自己行法时在山顶了望，一遇有警，一个暗号，立时可将法收起，敌人寻来也不怕，岂非万全？叵耐自己多年不曾出世，所有当年同恶，因受各正派逼迫伤害，大都或死或逃，不通音问，急切间寻不着人。

起初又忘了请飞娘代约，只好仍命两个徒弟勉为其难，小心行事。

这日忽然静极思动，到峨眉城内寻一酒家小饮，冤家路狭，下山一露面，便遇见矮叟朱梅、醉道人和元敬大师三个。心里一慌，刚暗道一声：“晦气！败了兴致。”本想回山，又知这三人灵警无比，恐启人疑，故意装作不见，仍在城中买醉，吃了一顿堵心酒。回山时节，忽然遇见多年不见的一个小师弟，便是那姓尤的妖道。说起也因避迹多年，静极思动，无心中在鸦林砦山民群里发现一个好所在，地甚隐僻，还可以役使山人建造宫观，以为立足之地。南疆僻远，足可尽情快乐。已约好一个姓门的同党，在野骡岭炼迷魂丹，丹成便即前往赴约。此次带了一个心爱徒弟到成都去寻工匠，路遇许飞娘，说起炼法之事，约他前来相助等语。黎半风闻言，正合心意。先还留神矮叟等人，数日不见有什动静，好在添了助手，可以闻警即行防备，也就略微放心。

云从、风子避雨那一晚，山腰以上原本满天星月，两个妖道各带爱徒在山头对酌，装那闲散逍遥神气。忽见风子手持的宝镜光华，上烛重霄，看出不是曾经修道人祭炼过之物。以为宝物出土，连忙追踪一寻，并未寻着。黎半风忙着炼法，又不舍那宝物，防为外人得去。贪心一萌，以为只此一晚上无人了望，哪有这巧就出事？便留下妖道师徒搜寻，自己回山炼法。天明事完，赶来一看，昨晚所坐大石已经移开，岩壁间现一洞穴，妖道师徒踪迹不见。看出那大石是本门妖法所移，起初也为风子所布疑阵所惑，疑心妖道师徒吞没异宝逃走，勃然大怒，骂不绝口。偏他两个徒弟一名晁敏，一名柏直，均甚机智。晁敏说：“尤师叔虽是多年不见，他人单势孤，正想这里事完，约师父同去创立基业。又说了他许多机密和鸦林砦根本之地，如若吞宝逃走，岂不怕我师徒寻去？”妖道先还不信，以为要是真是件奇珍异宝，岂还不舍一个将要创业的地方？后来柏直忽然拾着一个法宝囊，里面装的丹药和一些炼而未成的法宝，认出是小妖道之物，上面还染有血迹。再把地上掘动过的地方一察看，竟无处不有血迹。先还当是遇见峨眉方面敌人，后来跟着泥中脚印，又在附近山涧中寻着妖道师徒尸身首级一看，一个虽似飞剑所伤，而小妖道头破脑裂，分明是寻常人用的兵器。妖道师徒怎会死在平常人手内，好生不解。

因尸首未用丹药化去，已知不是峨眉门下所为。黎半风素来心硬，见妖道已死，所炼妖法已快完功，当地邻近敌人巢穴，不愿再去生事，也就罢了。偏两个小妖道因既断定那伤处是平常兵器所伤，必是山中潜伏的盗贼乘其无备下手暗害，否则何必还要移尸灭迹？而且地下现有凡人脚印，是个明证。不代报仇，说不过去，执意要去搜查。妖道到底心还惦着宝物，也未拦

阻。只嘱咐不要飞离太远，以防遇见敌人，只可在附近寻找。如有可疑之人，急速先与自己送信，拿稳下手。嘱罢，便自先回。两个小妖道以为常人决不会走远，又值雨后，一路脚印鲜明，更易查访，一心以为必在近处潜伏。却没料到风子、云从走路本快，又是心急奔逃，早跑出老远。那雨又只下了半边山，有的地方并没点雨。

两个小妖道寻了好一会，忽然不见脚印。两人一商量，便驾剑光飞身空中，盘旋下观。

寻没多时，便发现云从、风子二人踪迹，回去向黎半风报信。

第一三九回

入穴仗灵猿 火灭烟消奇宝现 惊风起铁羽 大鸣地叱雪山崩

黎半风因姑婆岭后山麓云林冈一带已离凝碧崖不远，知道峨眉不久开辟五府，常有敌派高人经过，本不敢前往生事，偏又舍不得昨晚所见的宝物。便嘱咐两个徒弟，去时不可造次，务要见机行事，问明了那人的来踪去迹，昨晚是否杀人，再行下手。自己在后，暗中接应，暂不露面，以防遇见峨眉敌人时，好措词答话。谁知晁、柏二人俱是少年喜事，报仇心切。对面商风子更是急性。晁敏还没问明敌人来历，柏直在后面一眼看到风子兜囊，才出声一喊，两个便跟着动起手来。黎半风原是隐身在侧，相隔甚近，首先发觉风子身旁暗藏有宝。再一细看二人资禀，竟胜过自己徒弟好几倍。默察来踪去迹，料知是峨眉门下新收弟子，既爱其宝，又爱其人，满想两得。肯甘心归顺自己门下，固然是好，不然生擒回去，日后也有好大用处，所以始终未下毒手，欺着敌人不会飞剑，由晁、柏二人去将他制服。不料峨眉剑法竟是神奇非常，两下争斗了一阵，并无胜负。

同时晁敏的飞剑比着云从手中那口霜镡剑还有相形见绌之势。恐耽延下去，被峨眉派中能人走来，遇上不便。正想行使妖法，忽被风子撒手一飞铜，因为轻敌大甚，猝不及防，铜虽没有打中，却被身后断石碎块连压带激溅，脊背头面连挨了好几下，怎不怒发如雷。

口中念念有词，将手往前一指，头上便飞起九道黄光，光中裹着九根飞叉，直往云从、风子头上飞去。

云从、风子用步法迎敌空中飞剑，本已吃力，哪里还经得起这么多的飞叉，没有两个照面，已受了好几处伤。所幸妖道心还未死，打算逼着二人投降，未下绝情，才得暂延残喘。二人被空中飞叉、飞剑围绕，耳听妖道师徒齐声喊着：“肯降便活！”正在死命支持，危急万分，忽见眼前又是两道青黄光华一亮，闪出两个道装矮子。以为敌人又加添了帮手，刚自惊惶，猛听双方喝骂之声，又一眼瞥见空中黄光分开大半，与来人青黄光华斗在一起，才知是友非敌。正暗想那光华之色不对，猛觉眼前一黑，伤处疼痛，便即晕倒在地。那来人是米、刘二矮，因从卦象上看出本门有人在中途遇难，便向英琼讨命，前去接应。一到便认出云从、风子的峨眉剑法，被飞叉真人黎半风困住，连忙上前救应。交手不多一会，云从、风子已经受伤倒地。那黎半风初见二矮飞来，以为同党。

及见他们一到，竟相助敌人，同敌自己飞叉，不禁勃然大怒，手指处又发出两套飞叉，同时便要施展妖法取胜。那米、刘二人自知不是妖道敌手，见云从、风子倒地，本想上前抢了，借遁光地行逃回山去，偏偏敌人飞叉如骤雨一般打来，应付尚且不暇，怎能救人？眼看黎半风招呼两个小妖道，要将云从、风子擒走，忽听空中一声雕鸣，接着便见两道光华一齐飞来。定睛一看，来者正是神雕，雕背上坐着袁星。一到便直入黄光丛里，长臂起处，那两柄长剑的光华便如神龙离海，青虹贯日一般，上下翻飞，疾如闪电。黎半风一见这厉害的雕、猿，知道寻常妖法决难取胜，便从身上取出一面小幡，方要招展，忽然身侧有人喝道：“大胆妖孽，敢在此间放肆！”言还未了，从斜刺里一道金光比电闪还疾，直往黎半风手上那面妖幡飞去。黎半风闻声注视，早看出来人是谁，吓了个魂飞胆落，连忙回身逃走，只怕不及。金光过处，黑烟飞扬，黎半风手上妖幡折为两段。

还算妖道见机得快，没有受伤。二矮、袁星见来人是个中年女尼，知是本门前辈，上前拜见，一问法号，正是元敬大师。

原来黎半风受了万妙仙姑许飞娘的蛊惑，师徒三人来到姑婆岭后山行法，准备异日三次峨眉斗剑，暗害秦紫玲姊妹。自以为多年不曾出世，又和峨眉派无什仇怨，布置下手均极严密，人不知，鬼不觉，事完自去，等到两下里对敌时节，再来发动。不曾想妙一真人早已防到敌人的各种阴谋，预先派了醉道人和元敬大师巡视全山，探察一切。黎半风到的第一日，便被醉道人在暗中看出他的行迹诡秘，当时本要下手除害，元敬大师却主张从缓。一则黎半风洗手多年，新恶未著；二则敌人一计不成，定生二计。不如欲取姑与，听他施为，暗中将他的虚实探明，预先想下防御之策，到时再将妖法破去，以挫敌人锐气。当下议定，每值黎半风行法之际，便由元敬大师用玄门隐遁，另由别的地方穿入地底，察探细情。几天过去，知道敌人是借了鸠盘婆的摄心铃和一道魔符，炼那因意入窍小乘魔法。虽然厉害，只要在事前知道底细，凝碧仙府仍有克制之宝，不足为害，越更放心。

这日路遇矮叟朱梅，特意在黎半风面前现身示警，黎半风仍是无所觉察。云从、风子无心中显露宝镜，计杀妖道师徒，醉道人和元敬大师俱已看在眼里。后来黎半风师徒追去，本要上前救援，猛想起妖道空巢而出，正好趁此时机暗入地底，先将那摄心铃破去，减去异日妖法许多阻力。那摄心铃也是魔教中一件至宝，破时又要保存原来形式，不使敌人看出形迹，甚是费手。元敬大师和醉道人到了黎半风行法的地方，各运玄功将飞剑炼到细如游丝，穿入铃孔，将铃中一粒晶丸磨去，换了元敬大师小半截发簪，施了法术，使它照样发声。算计那铃轻易不会振动，不到动手时节，不致被敌人看破，才赶出来，去救云从、风子。元敬大师刚一露面，便将黎半风吓退。那两个道童见势不佳，也各用妖法遁走。雕、猿、二矮还要追赶，被元敬拦住。给云从、风子服了点丹药，吩咐送回仙府，仍会合醉道人前去行事。不提。

那黎半风逃回山去，不多一会，两个道童也一同逃了回来，一问敌人，并未随后追赶。先疑踪迹败露，存身不得，好生后悔。想要离去姑婆岭，又因所炼妖法只有两夜便要功行圆满，又觉可惜。想了想，敌人既未追来，想是逃走得快，藏身之处又在地底，所以未被发觉。还是冒一点险，多加小心，将法炼成之后，再行离去为是。师徒三人便在地底潜伏了三日两夜，刚将一套魔法炼完，便相率出了地底。仍由两个道童了望，悄悄用邪法将行法之处封闭，离开峨眉，去寻许飞娘复命。那摄心铃、因意入窍魔法，三次峨眉斗

剑时自有交代。

神雕、袁星和米、刘二矮护送云从、风子到了飞雷崖，见了英琼。正值芷仙要英琼命神雕去擒捉野味，回来俺腊，余英男忽然定要跟去。英琼因英男大难已过，平时擒捉野味的地方相离峨眉不远，料必无事，便命袁星保了同去。米、刘二矮将云从、风子送入凝碧仙府，走至大元洞前，正遇齐灵云陪了玉清大师一同走出，米、刘二矮说了经过。

玉清大师略看伤势，说是无妨，少时服了丹药，当日便可痊愈。吩咐灵云送入洞内纪、陶二位道长房中，请纪道长调治。米、刘二矮正要托起云从、风子，玉清大师忽然唤住问道：“你二人从后洞来时，可曾看见余仙姑么？”米鼐便将英男骑着佛奴，带了袁星前去擒捉野兽之事说了。玉清大师便命二矮速将云从、风子送入洞府，回来候命。二矮闻言自去。

玉清大师笑对灵云道：“昨晚我略露口风，英男便警觉。她知无此剑，也难与三英二云并列了，只生性太急了些。”灵云便问何故？玉清大师道：“英男师妹因开山盛典在即，门下弟子只她一人道浅力薄，连口好剑都无。虽有英琼妹子送她的一口，偏又本质不佳。昨晚因听我说起法宝囊内藏有几口从异派手中得来的好飞剑，意欲在开府时，分送给几个新进的同门，她便示意求我挑一口好的相赠。我笑对她说：‘你是本门之秀，三英之一，怎便看上异派之物？你的宝剑自有，每日闲着，只不去找，却要这个则甚？’她便请我给她指点一条明路。我来此无事，也为她无剑可惜。仙府珍品虽多，都远比不上紫郢、青索。曾代她算过，知道她应得一口好剑，虽仍非紫郢、青索之比，却也相差不甚远。经她一磨，我又给她占了一卦，卦象竟是甚奇，大概一出门便可到手，剑也是在那里等着她的。那藏剑的人与她颇有渊源，得时也颇费一些周折，并且此行只宜独行，却又要假手一个异类。我因她得剑时，既不能约了众姊妹同去，而得剑以后，又有仇敌从旁劫取，以她能力万非敌手，当时再三劝她不要心急，容我今日和你把开府一切应办之事布置定了，然后想好主意，由她一人先去取剑，算准她得到手后，再派人前去与她接应。她却这般性急，恨不能今日便到了手。因我说了一句借助异类，便骑了佛奴，带了袁星同往。剑是一定可得，只是难免遇见大敌。虽说她大难已过，不致凶险，总是不可不防。那阻碍英男的敌人，正是米、刘二人以前同党，命他二个急速跟去，便无碍了。”正说之间，米、刘二矮已经事毕复命。玉清大师示了方略，米、刘二人领命自去。不提。

且说英男的心事，已在玉清大师口内说出。她从小就饱经忧患，自被英琼救回凝碧仙府，借灵泉、温玉、仙丹之力，复体还原之后，见英琼已是一步登天，自不必说，其余诸同门个个英姿仙骨，都一个赛似一个，自愧弗如，满腹俱是艳羡钦服之心。虽然时常虚心请益，从来只在本分内用功，并没丝毫过分的要求。再加上人既绝顶聪明，性情又复温和异常，对谁也是一样亲热，分不出一二深浅。因此除英琼共过患难，是她至交外，所有仙府同门，个个都成了她的莫逆。只为开府在即，听灵云说，到日教祖回山，不论同门新旧，本领高低，俱要当众将自己艺业施展出来，给师长评定。英男虽是柔顺服低，人总是向上的。因见仙府同门俱有师父仙剑，自己仅有英琼送的一口得自异教的飞剑，本质既是下品，而且那剑经过邪法祭炼，仅能作为平时练习之用。如改用本门心传，下苦功夫将它炼好，似太不值，炼起须时，也来不及。听说玉清大师收了几口飞剑，虽然得自异派手内，剑的本质却要好些。因见玉清大师平时对她甚好，估量去要，不会不肯。及至被玉清大师

一点破，恍然大悟。暗想：“英琼得那口紫郢剑费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辛苦，干莫神物，岂能随便到手？久闻玉清大师占验如神，何不前去试它一试？”便问明了大师剑的方向，想背人先和英琼商量一下。到了后洞一看，同门好几个在彼，不便将英琼唤开说私话，只好暂时秘而不宣，省得徒劳，不好意思。正赶上神雕奉命擒捉野兽，去的方向恰好正对，便借骑雕飞行闲游为名，带了袁星同去。

在雕背上飞行了一阵，乘虚御风，凭凌下界，觉得眼界一宽，甚是高兴。暗忖：“玉清大师虽从卦象上看出神物方向，却未说准藏在哪儿。茫茫大地，宛如海底捞针，何处可以寻找？”不由把来时高兴打退了一半。知道雕、猿俱是灵通之物，玉清大师又有借助异类之言，想了想，无从下手，只得对雕、猿道：“我余英男昨日受玉清大师指点，说我该得一口仙剑，就应在前途和二位仙禽仙兽身上。我肉眼凡胎，实难找寻，千万看在你主人份上，帮我一帮，把它得到，真是感恩不尽！”说时，袁星原在英男身后扶持，闻言正要答话，那神雕已经回首，向着英男长鸣一声，倏地双翼微束，如流星陨泻一般，直往下面山谷之中投去。英男望见下面崖转峰回，陂陀起伏，积雪未消，一片皑白，日光照上去都成灰色，只是一片荒寒人迹不到的绝景，以为神雕发现什么野兽。

及至落地一看，神雕放下英男，便将双翼展开，往对面高峰上飞掠过去。英男见那山尽是冰雪布满，一片阴霾，寒风袭人，乃完全荒寒未辟境界，休说野兽，连飞鸟也看不见一个，不知神雕是何用意？方在猜疑，忽然一阵大风吹起，先是一阵轻微爆音，接着便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定睛一看，对面那座雪峰竟平空倒将下来，直往侧面冰谷之中坠去。那峰高有百丈，一旦坠塌，立时积雪纷飞，冰团雹块，弥漫天空，宛如数十百条大小银龙从天倒挂，四围都是雾縠冰纨包拥一般。那大如房屋的碎冰块纷纷坠落，在雪山深谷之中震荡磨击，势若雷轰，余音隆隆，震耳欲聋。就在这时，耳际似闻神雕鸣声。

仰面一看，神雕飞翔越高。袁星站在身后两丈远近，用长臂向着空中连挥。再看神雕，只剩一个小黑点，只管时隐时现，盘旋不下。英男尚以为神雕是将自己放落，好去擒捉野味。知道袁星能通人语，正想再说那刚才寻剑之话，连喊数声，巨响雪声如雷，兀自不止。走将过去一看，只见袁星面向对崖，定睛注视着下面的奔雪，连眼都不瞬一下。

刚走近前，忽见袁星将手连摆，指了指天上，又指了指下面的山谷，又叫英男将身隐伏在近侧一个雪包后面。英男猛地心中一动，刚将身伏倒，便见谷中雪雾中冲起一道五色光华，直往空中飞去。转眼追离神雕那点小黑影不远，忽然往上一升，一同没入云中不见。

袁星连忙站起，喊声：“余仙姑，快随我走！”说罢，拉了英男一把，首先往谷中蹿了下去。英男闻言，灵机一动，连忙飞身跟了下去。英男禀赋既佳，轻身功夫又好，身体更是在冰雪寒霜中经过淬炼，脱劫以后，又多服灵药仙丹，日近高人，端的奇冷不侵，身轻如燕。不一会，一路履冰踏雪，到了下面，见袁星在前，径往雪尘飞舞中钻了进去。赶到跟前，竟是三座冰雪包裹的洞穴，里面火光熊熊，甚是光亮。入内一看，洞内宽大非凡，当中燃着一堆火，看不出所烧何物。到处都是晶屏玉柱，宝幔珠纓，流辉四射，光彩鉴人。英男万没想到寒荒冰雪中，会有这般奇境灵域，好生惊奇。原来那洞本是雪山谷中一座短矮孤峰，峰底有个天生古洞。因洞外峰顶终年积雪

包裹，亘古不断，再加谷势低凹，那峰砥柱中流，山顶奔雪碎冰到此便被截住，越积越高大，渐将峰的本形失去，上半截全是凝雪坚冰。雪山冰川，少受震动便会崩裂，哪经得起适才神雕双翼特意用力一扇，自然上半截冰雪凝聚处便整个崩裂下来。英男见洞中不但景物灵奇，而且石桌冰案，丹炉药灶，色色俱全，料知必有仙灵盘踞。袁星既将自己引到此间，必与那口宝剑有关。方在定睛察看，忽见袁星拔出双剑，朝室当中那团大火一挥，立时眼前一暗，火焰全灭。猛听袁星又高叫道：“宝物到手，仙姑快些出去，省得对头回来闯见不便。”英男闻言，又惊又喜，连忙纵身跳出。袁星业已越向前面，往崖上跑去，两手抱定一个大有五尺、形如棺材的一块石头。英男跟着袁星一路飞跑，蹿高纵矮，从寒冰积雪中连越过了几处冰崖雪坡，直到一个形如岩洞的冰雪凹中钻了进去。袁星才将手中那块石头放下，说道：“仙姑的剑想必藏在石中，只没法取。待我去将佛奴唤回，带回山去，再想法吧。”说罢，便自走出。

英男往那石头一看，石质似晶非晶，似玉非玉，光润如沐。正中刻着“玄天异宝，留待余来；神物三秀，南明自开”十六个凸出的篆书。细玩词意，心中狂喜，知道是前辈仙人留给自己的。“南明自开”，想必要用火炼。用手一捧，竟是沉重非凡，何止千斤。暗忖：“自己不会飞行。袁星抱着它跑了一路，已累得浑身是汗。除了神雕此时回来，带了回去，求众前辈师伯叔与众同门行法打开，更无法想。适才那道五色光华，必是藏石之人，本领定然不小，万一回洞发觉追来，怎生抵敌？神雕怎地去了这一会还不见回来？”想到这里，探头往外一看，天空灰云中，那一道五色光华已高得望上去细如游丝，正和一个黑点飞行追逐，出没无定，双方斗有好一会，忽听一声雕鸣，黑点首先没入云空，那道五色光华也相继不知去向。袁星却从侧面跑来，近前说道：“佛奴已将对头引到远处，少时便要飞来，带了我们逃回峨眉。那对头也颇灵敏，恐她发现，请仙姑到崖后面等去。”说罢，进洞将那大石夹起，引了英男，直奔崖后。到了一看，相离那座崩塌的雪峰已有三十余里，中间还隔着许多崇岗峻岭，甚是隐秘。仍择了一个幽僻之所，先将那大石放下，静等神雕一到便走。

英男仰望天空，只是一片昏茫，估量神雕不会就回。便问袁星：自己寻取仙剑之事，除玉清大师外，并无别人知晓。适才在雕背上想起得之不易，虽求雕、猿相助，也只为玉清大师事前指示，有借重异类之言，一时情急，说将出来。怎地今日之事这般凑巧，仿佛一切俱有人安排一般？是否玉清大师先有分派，事情才这样顺手？袁星答道：“袁星事前也不知道。还是今日佛奴从姑婆岭接应米、刘二人回来的前两个时辰对我说，那日破史南溪都天烈火妖阵时，它在空中巡视，正遇它师兄白眉老禅师座下仙禽白雕飞来，说它近来随着我主人的父亲，在龙藏山波罗境，参一微宗佛法。日前奉到白眉老禅师法旨，说佛奴近来修行俱都精进，不久便和它一样，断食换毛，静等主人大功告成，即可一同飞升。只是还有一因三劫未完，命它随时仔细。那一因便是仙姑昔日在凝碧仙府的前洞，与我主人结了姊妹之后，常常来往。偏巧神雕每隔些时，要往老禅师处听经，以致撇下主人一个，被赤城子撮往莽苍山去。仙姑去寻找主人，又被阴素棠逼走。主人得剑，仙姑本身有劫，事有前定。但是佛奴若非听经之后起了贪心，与白雕偷往北溟岛绛云宫盗取九叶紫灵芝，耽误些时，仙姑遇见阴素棠的前一日恰好赶回。那就必定骑了它，同往莽苍去将主人寻回，异日纵有灾劫，也不致在莽苍山阴被玄冰黑霜

冻死。虽说仙姑经此重劫，免却许多磨难，但佛门最重因果，佛奴造一因便须还果。也是仙姑运气，白眉禅师知道达摩老祖渡江以前所炼的一口南明离火剑，藏在大雪山边境一座雪峰底下，有琼石匣封，不遇有缘人，不能得去。偏在二十年前，被一个异派中的女子知道，为了此剑，不惜离群脱世，独自暗入雪峰腹内，辟了一座洞府，寻到那藏剑的琼石匣。一见那匣上的字与她的名字暗合，越发心喜，以为得了此剑，便可寻求佛门降魔真谛。心虽存得不坏，可惜错解了词意，那剑也并非她应得之物。以致她在雪峰腹内枉费心机，借她本来所炼三昧真火，凝成一团，将这石匣包围，每日子午二时，连炼了二十三年，石匣依然未动。白眉老禅师因此剑早注定是仙姑所有，特命佛奴相助成功，了此一场因果。

又因凝碧崖五府开辟在即，大受异派嫉恨，教祖未回以前，仙府左近常有妖人潜伏窥伺：一则觊觎仙府许多灵药异宝，打算相机夺取；二则探听机密。来人俱佩有绛云宫神女婴的隐身灵符，不和人动手，除了三仙二老几位尊仙，简直不易看破行藏。连佛奴一双金睛神眼都看不出，几次闻见生人邪气，扑上前去，便是一个空，因此不敢大意。今日仙姑一上骑，便直往这里飞来，先用双翼将雪峰扇塌，引出那异派女子，再由袁星陪了仙姑前去盗剑。那女子一经追远，必然想起洞中宝剑，赶将回来。佛奴等她不迫，再从侧面绕回。去了有这一会，想必也该回来了。”

正说之间，忽见远处坡下面隐现一个小黑点，由小而大，往前移动，转眼到了面前，正是神雕佛奴贴地低飞而来。英男、袁星见大功垂成，正在高兴，准备起程回山，忽听头上一声断喝，一道五色光华从云空里电一般射将下来，跟着落下一个又瘦又干、黑面矮身的道装女子。同时袁星也将双剑拔出，待要上前去，却被神雕一声长鸣止住。那女子一现身本要动手，一见雕、猿是英男带来，知道厉害，把来时锐气已挫了一半，便指着英男问道：“我与道友素昧平生，为何盗取我的宝物？”英男知道来人不弱，先颇惊疑，及见来人先礼后兵，神态懦怯，顿生机智，便答道：“我名余英男，乃峨眉山凝碧崖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门下弟子。此宝应为我所有，怎说盗取？”

那女子一听英男是峨眉门下，又见英男从容神气，摸不出深浅，更加吃惊。暗付：“来人虽非善与，但是自己好容易辛苦多年，到手宝物，岂甘让人夺去？”不由两道修长浓眉一竖，厉声答道：“我名米明娘。这装宝物石匣外面的偈语，明明写着‘南明自开’，暗藏我的名字；又经我几次费尽辛苦寻到，用三昧真火炼了多年，眼看就要到手。

怎说是你之物？我虽出身异教，业已退隐多年，自问与你峨眉无仇无怨。我看道友仙风道骨，功行必非寻常。峨眉教下，异宝众多，也不在乎此一剑。如念我得之不易，将石匣还我，情愿与道友结一教外之交。我虽不才，眼力却是不弱，善于鉴别地底藏珍，异日必有以报。道友如是执意不肯，我受了这多年的辛苦艰难，决难就此罢手。漫说胜负难分，即使让道友得了去，此剑内外均有灵符神泥封锁，你也取它不出。何苦为此伤了和气？”

英男听她言刚而婉，知她适才尝过神雕厉害，有点情虚，仗有雕、猿在侧，越发胆壮。答道：“你只说那剑在你手中多年，便是你的。你可知道那剑的来历和石匣外面偈语的寓意么？我告诉你，此剑名为南明离火剑。南明乃是剑名，并非你叫明娘，此剑便应在你的身上。乃是达摩老祖渡江以前炼魔之宝，藏在这雪峰底下，已历多世，被你仗着目力寻见。果是你物，何致你深闭峰腹炼了二十三年，仍未到手？听你说话，虽然出身异派，既知闭

户潜修，不像是个为恶的人。如依我劝，由我将此剑携回山去，不伤和气，以后倒真可以作一个教外朋友；否则漫说我，你不是对手，便是这一雕一猿，一个是峨眉仙府灵猿，一个是白眉老禅师座下神禽，量你也不是对手。”

那米明娘原是米鼯的妹子，当年异教中有名的黑手仙长米和的女儿。只因生时天色无故夜明，所以取名叫做明娘。兄妹二人，俱都一般矮小。尤其明娘，更是生就一副怪相奇姿，周身漆黑，面若猿猴，火眼长臂，一道一字黑眉又细又长，像发箍一般，紧束额际，真是又丑又奇。左道旁门原不禁色欲，偏明娘人虽丑陋，心却光明。自知男子以色为重，自己容貌不能得人怜爱，如以法术摄取美男取乐，岂非淫贱？起初立志独身不嫁，专心学道。后来见父兄行事日非，看不下眼去，几次强谏。有一次触怒黑手真人米和，几乎用法术将她禁死。就在那一年，米和因恶贯满盈，伏了天诛。明娘痛哭了一场，见乃父虽死，乃兄米鼯仍然估恶不梭，越想越害怕。她母亲原是民女，被米和摄去成为夫妇，早已死去。好在原无牵挂，便着实哭劝了米鼯好几回，终因不纳忠言，两下反目分手。明娘由此避开异派一干妖邪，独自择了名山洞府，隐居修道。自知所炼的道法，若说防身延年还可，于此中寻求正果，终久难免天劫。正教中又多半是父兄仇敌，而且也无门可入。在山中静养了些年，便独自一人出游。仗着天生的一双慧目，到处搜求宝物，到手以后，再用法术祭炼应用。年复一年，着实被她寻见许多希世奇珍。她既与人无争，又不为恶，见了昔日同党，又都老远避去。虽然形单影只，好似闲云出岫，倒也来去由心。

这一年无心中游到雪山底下，也是赶上雪崩峰倒，一眼望见千丈雪尘影里暗藏宝气。

用法术驱散冰雪，跟踪一寻，竟在地底寻到那个石匣。一看匣外偈语暗藏自己名字，并由宝气中看出匣中宝物是口宝剑，心中大喜。知道自己势单力薄，那石匣内外有灵符神泥封锁，不能容易取出。这般异宝，难免不被能人看破，前来夺取。见那雪山终年都是冰雪封锁，景物凄厉，亘古人迹罕到，正合自己用处。还恐有能人路过发现，特意寻了那座雪峰。先本想用法术开通一个容身之处，无巧不巧，所开之处，正有一个现成洞府。

那时高兴，真是难以形容。因自己出身左道门旁，还未炼到辟食地步，每隔些日月，仍须出外采办食物。使用法术将现成冰雪做了门户，以备出入。地势既极幽僻，又有天然冰雪做隐蔽，纵有人打此经过，也看不出。由此便在雪峰洞腹内，每日子午二时，用三昧真火烧炼那石匣。日里又用她自己历年积炼的明阳真火包围石匣，昼夜不息地焚烧。

直炼了二十三年，还是没有炼开石匣。起初存着戒心，时刻都在提防。因石匣太大，不便携带，每值出门，虽然少去即回，也都加紧戒备。年数一多，见没人来惊扰，不觉渐渐疏了一点防范。

这日刚刚在峰腹内做完了功课，忽然天崩地裂地一阵大响，地底回音比英男在外面所闻还要厉害。她见峰壁未动，知道不是地震，是洞外雪峰崩坠。出洞觉着风势有异，抬头一望，见风雪中有一只大黑雕，金睛铁喙，钢羽翻起，端的是千年以上神物。知道雪峰崩坠，是被大雕双翼扇塌。猛一动念，暗忖：“自己孤身一人，无论多好洞府，只一出外，连看守的人都没有。又不敢滥收徒弟，以防学了左道为恶，给自己造罪。难得遇见这么神骏的一个异类，如果用法力将它收下，不但可以当作坐骑，而且有事出门时，也可用它看守洞府。”主意想好，便即飞身上去。谁知那雕厉害非常，用了许多

法术法宝和飞剑，竟不能伤它分毫。不但善于趋避，捷如星飞电驶，而且狡狴非凡，竟好似存心和自己开玩笑似的。追逐了一阵，打算知难而退，却又飞近身来引逗，追去却又凌云远飏，无奈它何。恨得明娘咬牙切齿，决计非擒到手不可。后来越追越远，经了好些时候，才想起一时疏忽出洞，见雕以为手到擒来，竟然飞身而上，洞府忘了封锁，万一有能手经过，看破宝物，如何是好？心里一惊觉，便舍了雕不追，忙着飞了回来。刚一进洞，一见火光熄灭，石匣不知去向，知道中了敌人诱敌之计。当时急怒攻心，追了出来，飞身高空，运用慧目四外一看，正见神雕飞行方向。忙用遁法迎上前去，恰是两下同时赶到。只见一个少女，旁边立着一个大猩猩。才一照面，便看出袁星宝剑不比寻常。暗想：“此女虽然年幼，手下雕、猿已是如此，本领可想。”不敢造次，强忍了怒气，上前答话，打算以情理感动。末后一听说南明剑和英男与一雕一猿的来历，虽知不妙，毕竟神物难舍。略一盘算：“此宝费了如许心血，岂容她唾手而得？自己虽在旁门，炼了许多狠毒邪法，从未用过。那女子身旁猩猩的剑已非寻常，若凭飞剑，决难取胜。除了暗下毒手，是无法退敌的。”

第一四回

灵山圣域 巧拜仙师 紫海穷边 同寻贞水

明娘想到这里，把心一横，手掐暗诀，默诵真言，倏地将手四外一指，又将手朝着英男一扬。立时愁云漠漠，阴风四起，一片啾啾鬼声同时袭来，惨雾狂风中，现出其红如火的七根红丝，直朝英男头上飞去。同时地下又轰轰作响，大有崩裂之势。袁星原是站在英男身侧，一见敌人神态不对，方疑有变，刚将双剑拔出，忽然神雕一声长啸，一双钢爪舒处，抓起石匣往空便飞。袁星听出是向它报警，便将双剑一举，舞起一团虹影，杀上前去。明娘一见神雕抓起石匣飞走，知道追赶不上，越发红眼，把牙一错，两手一扬，又飞起数十缕黑烟，飞向英男。英男起初以为明娘被她用话镇住，方在得意，不想敌人骤施毒计，大吃一惊。还算袁星动手得快，没有受伤。自知宝剑不行，施展出来，不但无用，反使敌人看轻。再一看对面敌人那七根红丝，带起一团乌烟瘴气，宛如赤电纷飞，红蛇乱蹿。袁星两道剑光虽是不弱，终不如敌人变化神奇，渐渐有些手忙脚乱。

同时存身的一片冰原雪阜，受了狂风吹撼，已有好些地方崩裂。神雕又复抱石飞去，无术脱身。

方在忧急惊惶之际，忽见对面烟雾之中又是两道青黄光华一闪。刚疑敌人又使妖法，猛听袁星和对方女子同时高唤。定睛一看，来人正是米、刘二矮，心才略放。未及听清双方言语，倏地又是一道匹练般的金光，疾如电掣，自空飞下，立时红丝寸断，烟雾齐消，那金光早将明娘和米、刘二矮罩住。休说明娘吓得魂飞胆落，就是米、刘二矮也自惊慌失措。还算袁星比较在峨眉日久，一看来势，早看出是本门中人。见米、刘二矮情势危急，眼看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忽然急中生智，一挥双剑，两道长虹般的光华飞上前去，将来人金光敌住，米、刘二矮才得趁势避开。连明娘也得保了性命，情

知万分不是来人对手，心里一酸，正想借了遁光逃跑，猛觉金霞射目，来人金霞业已布散开来，成了一片光网，想要逃跑，焉得能够？再看对面敌人，业已收了宝剑，在和来的一个绛衣女孩说话。自己哥哥米鼐和他老同党刘遇安，却和那猩猩一起，躬身侍立在盗剑女子身侧，随着问答，不由起了一线生机。逃生路绝，反倒定了心神，站在那里静候敌人发落，只不知乃兄米鼐怎会和敌人做了一起？

待有一会，忽见米鼐和来的女子说了几句，便走来说道：“适才取剑的，乃是峨眉门下三英之一的余仙姑英男。后来的是神尼优昙大师门下齐仙姑霞儿，路过此间，见你行使恶毒妖法害人，本要斩你首级。多蒙仙府神猿袁道友，因恐我和刘道友受了误伤，一时情急，用仙剑将齐仙姑剑光挡住，才得保全性命。如今我已在李仙姑英琼门下，适才我向齐仙姑哀求，余仙姑也给你讲情，才答应宽恕了你。只是齐仙姑还要告诫你几句，吩咐你上前答话。”明娘闻言，猛地灵机一动，暗忖：“兄长和刘遇安以前为恶多端，一旦回头，便能投身正教。自己这多年来从未为恶，何不趁此时机上前表明心迹，倘承收录，岂非幸事？”想到这里，便朝米鼐点了点头，半优半喜地走向齐霞儿跟前，躬身施礼，先谢了不杀之恩，然后跪将下去。

霞儿原因凝碧仙府开辟在即，近年忙着积修外功，许久未和灵云等一干骨肉同门相见。自和英琼、若兰在雁湖除了恶鲛，得了禹鼎之后，便即回山复命。神尼优昙大师见她功行精进，又费了多日艰危，除此未来大害，着实夸奖了几句。霞儿便要拜别大师，先往凝碧仙府与众同门叙阔，等候开山重典。大师道：“此番开府，不比往昔，除本派外，别派来人也甚多，到时难免有事，须得事前作一准备。有好些位长老道友迟迟未往，也是为此。你且在山中再留一二日，帮我料理完了，再去不晚。”霞儿只得又在山中耽延了两日。临行之时，大师又对霞儿道：“我本佛门中人，只为峨眉三劫，迟我数十年飞升。且喜如今你师姊妹三人，道法俱都精进，以后便可自立门户，省我许多烦扰。素因、玉清两个徒儿，已奉我命，准其选择那有根基的人收为弟子，在汉阳、成都两处各立分观，各收门徒，度世济人。只你一人，因自幼随我，相离时少，尚未收徒。从今日起，准你便宜行事，得随缘收徒。等峨眉开府以后，便去两浙一带，寻一半村半郭之间，再立下一座分观。从此由你三人代我完那十万善缘，我便可安心在洞府潜真，不问外事，静候完那峨眉三劫了。”

霞儿谦谢了几句，便即领命，往峨眉进发。刚一行近大雪山边际，便见英琼坐下神雕佛奴抱着一个石匣，凌风破云，往峨眉那一方飞去。低头往下一看，相隔数十里远近的雪山深谷之间，有一团浓雾弥漫，黑烟中有七道红丝和两道光华互斗，看出是异教中最狠毒淫恶的缠蛇七绝钩。但不知明娘逼而出此，以为行法之人定是一个极恶淫凶之辈。

那两道光华又是峨眉家数，断定有自家人被仇敌困住。抱定除恶之心，所以一降身，便下绝情。不料米、刘两矮也正在此时赶到，多亏袁星见米、刘二矮同在危急，百忙中用剑光一迎，才得保全。它那双剑本非霞儿剑光的对手，幸而霞儿一见袁星和所用剑光，已猜是英男所收神猿，看出情势有异，才将手指化成一片光网，将敌人罩住，待问明了因由发落。

袁星已首先收了双剑，招呼米、刘二矮上前拜见霞儿，与英男相见，互通姓名。问完经过，霞儿因明娘所用妖法大毒，本来不肯宽容。经米、刘二矮再三苦求，力说明娘比他二人回头还早，虽然多年不见，一向只闻独身

修行，从无过恶。妖法乃是昔日乃父所炼之宝，从未见她用过，定是逼而出此，不是立意害人。英男也把明娘适才初见面所说一一告知。霞儿还不甚信。及至把明娘唤到面前一看，虽然形容丑陋，竟是骨相清奇，满脸俱是正气，比米、刘二矮还要来得纯正。暗自点了点头，略微告诫了几句，正待详问根柢。

这时明娘虽已算是降服，那地底轰轰之声，仍是响个不休，地面龟坼，左近的冰山雪壁，相次在那里倒塌，轰隆巨响，接连不断。大家心俱注在霞儿与明娘对答，谁也不曾料到危机顷刻。英男、袁星恃有霞儿在侧，凡百无忧。只二矮虽是出身左道旁门，到底见闻甚多，听了心中惊异。就连霞儿随着优昙大师多年，先时也错以为明娘妖法未收，没有在意。方要问明娘既愿降服，怎还弄这些左道玄虚则甚？言还未曾出口，正值身侧不远一片雪崖崩裂，冰飞雪舞，声震天地。众人立身之处，立时裂散开来。猛地觉出有异，方在观察因由，忽然一片红霞比电闪还疾，自天直下，落地现出一个老年道姑、两个少女。霞儿认出是衡山金姥姥罗紫烟，同了两个门人吴玫、崔绮。正待上前施礼问讯，猛听金姥姥喝道：“地劫将至，魔怪即刻出世，霞儿你一人不怕，难道就不替他们设想吗？还不快些随我去！”一句话将霞儿提醒，方要施为，金姥姥已是将手中诀一扬，袍袖展处，喊一声：“起！”一片红霞遁光将众人托起，比电还疾，直往峨眉方面飞去。

众人起身时节，从雷驰飙逝中回首一望，只见下面冰雪万丈，排天如潮，千缕绿烟，匝地飞起。雪尘烟光中，现出一个装束奇特的道士，和一个形如僵尸、赤身白骨的怪物，驾起妖光，从斜侧面往东南方向飞去，遁光迅速，瞬息百里，转眼不见。还听到冰雪崩坠，地裂山崩之声。

不多一会，众人已在凝碧后洞飞雷崖前降落。英琼等在崖前迎候。因神雕抱了石匣先回，英男、袁星并未同来，一问神雕，英男有无危难？神雕却又摇头。正在忧疑不解，一见英男无恙而归，还同了金姥姥、齐霞儿等人同来，方才转忧为喜，便即分人迎了进去。金姥姥师徒三人，匆促间连明娘一齐救出了险地，误当成了俱是霞儿一起。英男因霞儿不便说话，也未作声。米、刘二人更巴不得明娘也归到峨眉门下，见众人未拦，自是高兴。霞儿已经恕了明娘，虽原无收罗之心，见金姥姥连她带来，以为金姥姥并不是路过，是事前受了嘱托赶来援救，金姥姥既连明娘带回，必有用意。也是明娘该有仙缘遇合，本人又是福至心灵，当着这些成名剑仙，竟然会阴错差，赖着混入了凝碧仙府。

众人走出飞雷捷径，玉清大师已和灵云在太元洞前迎候，接入洞中，见了长幼两辈同门道友，各按尊卑叙礼。明娘早已拿定主意，也跟着众人跪拜。行完了礼起来，髯仙等长一辈的剑仙，便邀了金姥姥居中落座。有那未曾见过的同门，正在互询姓名。明娘倏地越众上前，跪伏地下，口称：“各位仙师垂怜，收录弟子吧。”金姥姥才猛地察觉过来，仔细朝明娘看了一眼，哈哈大笑道：“你这妮子真是精灵，连我和众道友俱都被你瞒过，混了进来，岂非笑话！也是你向道心诚，才有这一次仙缘巧遇。既是我忙中疏忽，将你误带到此，索性成全你到底。你且起来，等我与众道友说明了经过，看哪位道友与你有缘，再行拜师之礼便了。”明娘大喜，连忙叩谢仙师成全之恩，起身侍立在小一辈同门的身侧，恭听训示。霞儿闻言，方知来时误会了意，暗自好笑。

金姥姥便对众人说道：“我原因吴玫、崔绮两个徒儿在仙霞岭有难，前

往救援。归途接着仙府请柬，我因她二人仰慕仙府胜境已非一日，久欲观光，不得其便。又因我不久便要摆脱世缘，而门下弟子功行多未成就。前者顽石大师在我洞中养病，曾托她代向掌教道友致意，已蒙允异日加以收录。本打算带了她们同来，偏又有两个俱奉命在外积修外功。她二人又是心急，屡次向我陈说。我想迟早终须来此，左右无事，便带了她二人先由衡山动身。行至中途，遇见一个旁门道友，说起他有一个师弟，以前虽然身在旁门，业已一同改邪归正。近来忽受人愚，前往青螺峪盗取凌道友的天书，被凌道友门下弟子擒住。因凌道友云游未归，尚未发落。知我与凌道友的夫人白发龙女崔五姑有患难之交，赶往衡山，托我前去说情，正好中途相遇。我受了他托，便到青螺峪。恰巧凌道友夫妻也同时回山，只一说，便将那人放了。行时说起妖尸谷辰又在那里兴风作浪，只为那厮劫运未到，无人制他。还有那大雪山八反峰底下的七指神魔，也快出世等语。我闻言心中一动，便想顺道绕往大雪山，去看看那妖魔的动静。刚一到，便看出那厮正用极恶毒的妖法攻穿地窍。同时又见有正教中的剑光飞跃，先以为奉命来此除妖，及至落下去一看，才知所料不对。因为地窍已决被妖魔攻穿，霞儿不怕，别人和袁星怎能禁受？事在危急，见他们几人俱在聚谈，神气好似一路。知道近年异教中有识之士，改邪归正投身峨眉门下的人甚多，不暇问明，便将他们一同用遁光托起，救出险地。到了凝碧后洞，又为迎候的几位师侄匆匆迎接进来，大家均是一时误会。此女福至心灵，便乘机混入了仙府。适才我细看她气宇根骨，以前虽然出身异教，不但一脸正气，与别的异派不同，而且神仪内莹，仙光外宣，心灵湛定，基稟特异，非多年潜修静养，又有宿根，不能至此。适才我还见有两个矮的，比她便差得多。我如非出世在即，也愿收入门下。此女我决可保她将来成就，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说时，长幼两辈同门俱都定睛朝着明娘注视，果觉她形容虽然丑陋，神光足满，比起米、刘二矮强得多，俱都暗自点头。髯仙李元化道：“罗道友论断不差。掌教师兄虽然未来，我等也未始不可擅专。只是本门收徒，除李英琼因奉遗命特许，尚系暂时便宜行事外，均不似异派中混杂。此时女同门尚无人到，可暂时准她随众小辈同门班次，等开府时人到齐后再议如何？”说罢，金姥姥与玉清师大方要答言，明娘忽又走出，朝上跪禀道：“李仙姑门下米鼯，乃是弟子兄长，班次不容混乱。弟子适才一时愚昧，不服余仙姑之劝，恰值齐仙姑飞来，一到便将弟子制服。又闻兄长之言，才得猛省，决计改邪归正。明知齐仙姑乃优昙尊师高徒，掌教真人之女，道行高超，未必收我这等孽徒。”

但是弟子得到此间，全仗齐仙姑当头棒喝，才能转祸为福，总算有缘。望乞列位仙尊作主，转请齐仙姑不弃菲恶，收弟子为徒，情愿不借艰危，为本门服役，勤求正果。若有差池，永堕沉沦。如令拜在别位前辈尊长门下，一则兄妹同事两辈，班次不符；二则弟子自知薄质，也所不敢。”金姥姥闻言，首先抚掌称善道：“此女聪慧，谦而有礼，霞儿得此高足，可喜可贺！”

霞儿正与灵云叙阔，闻言方自谦逊。玉清大师道：“师妹现方奉命行道，正需用人。”

适才见此女不凡，已经有意，方要向各位仙长陈说，不想此女竟能出于自愿。此系前缘注定，何须谦谢，不辜负此女向上之心么？”髯仙李元化、金姥姥罗紫烟，俱都应声称善。霞儿也因奉了师命，又见明娘根基甚厚，又有各尊长同门相劝，只得躬身说道：“弟子今日原是路过雪山，见此女使用

邪教中最恶毒的妖法害人，本想下去除害。多亏袁星因恐误伤米、刘二人，用它双剑将弟子天龙伏魔剑接住，看出情形有异，才停了手，连此女也一同保住。直到后来，英男师妹与她说情，她兄长又再三苦求，唤她近前告诫，方看出不是惯于为恶之人。先只打算警戒几句，放她自去。不想金姥姥驾临，将她误带到此，又蒙众仙尊加以鸿恩，使其归入本派门下，固是此女仙缘凑巧。但是弟子道行微末，虽然奉了师命，以后复回本派，代师尊创设分院，行道济众，收徒尚系初次，似宜禀过师尊和父母，以昭慎重。今遵二位叔叔之命，暂时收她为一记名弟子，留待师尊、父母回山，再行拜师请训，传授本门心法如何？”髯仙李元化道：“此言甚是有理。掌教师兄回山，自有我等代你陈说便了。”

明娘原知齐霞儿自幼就得神尼优昙嫡传，道法高深，看去年轻，本领已不在一班峨眉前辈以下，初见便尝了滋味，心悦诚服。又知三次峨眉劫后，峨眉前一剑仙多半不是应劫转化，便是劫后道成飞升，此时拜师，相随已无多日。转不如小一辈的几位剑仙，正是方兴未艾，可以相随深造，寻求正果。一听髯仙和金姥姥为她作主，知道霞儿不会坚辞，早起身跪在霞儿面前叩头，恭听训示。及听霞儿说起，奉命收徒尚系初次，佛家道家俱重长门弟子，益发心喜欲狂。与霞儿行完了拜师之礼，玉清师太便走过去，先给霞儿道了贺。然后代霞儿领了明娘，向两辈同门尊长依次引见行礼。因还有奉有职司不曾列坐的尊长未见，又亲自领了出去，向后洞诸人和仙厨中的芷仙、南姑等相见。玉清师太领了明娘去后，长幼两辈同门又纷纷向霞儿道贺，霞儿自是逊谢不遑。

众人二次落座，英男才敬陈离山寻剑之事。髯仙道：“此事自你走后，曾听玉清道友说起。适才佛奴已将石匣带回，现在灵云室内。此剑名为南明离火剑，乃达摩老祖渡江以前炼魔之宝。不但妙用无穷，还专破一切邪魔异宝，与紫郢、青索、七修诸剑各有专长，难分轩轻。我虽闻名，还未见过。今人你手，须要善自宝用。只是此剑系达摩老祖取西方真金，采南方离火之精融炼而成，中含先后天互生互克之至妙。闻得炼剑时，融会金火，由有质炼至无质，由无质复又炼至有质者，达十九次，不知费了多少精神修为，非同小可。后来达摩老祖渡江，参透佛门上乘妙谛，默证虚无，天人相会，身即菩提，诸部天龙，无相无着，本欲将它化去。末座弟子归一大师觉着当年苦功可惜，再三请求，给佛门留一相外异宝，以待有缘拿去诛邪降魔。达魔笑道：‘你参上乘，偏留些儿渣滓。你无魔邪，有什魔邪？说谁有缘，你便有缘。此剑是我昔日化身，今便赐你。

只恐你异日无此广大法力，解脱它不得。’说罢，举手摩顶，剑即飞出，直入归一大师命门。后来达摩老祖飞升，归一大师虽仗此剑诛除不少妖魔，不知怎的，总是不能及身解化。最后才在南疆红瘴岭，群魔荟萃之区，也学乃师面壁，受尽群魔烦扰，摘发捋身，水火风雷，备诸苦恼，心不为动。虽有降魔之法，并不施展，以大智力，大强忍，大勇气，以无邪胜有邪者十九年。直到功行圆满，忽然大放光明，邪魔自消，这口南明离火剑方脱了本体，成为外物，但仍是不能使它还空化去。计将它舍给道家，用一丸神泥，将剑封固，外用灵符禁制，留下偈语，将剑藏在雪峰腹内，以待有缘，然后圆寂。那石匣并非玉石，便是那一丸神泥所化。要想取出此剑，却是难事，恐怕非掌教师兄回来不可了。”

金姥姥道：“我也闻人说过，剑外神泥有五行生克之妙，只有紫云宫的

天一贞水方能点化。若用火炼，反倒越炼越坚，毫无用处。不过五行反应，西方真金未始不能克制。

玉清道友见闻广博，且等她来，看看有无妙法。”正说之间，玉清大师已领了明娘见罢诸同门进来。霞儿重又起来道了劳。玉清大师笑谢了几句，便命明娘重向上拜了诸尊长，侍立在霞儿身侧。金姥姥又提说刚才之事。玉清大师望着英男笑道：“余师妹原因开府盛会无有合用宝剑，相形见绌，始往雪山盗取此剑。如等掌教师尊回山再行取出，岂非美中不足？紫云宫乃地阙仙宫，非有穿山裂石之能，不能前往。南海双童尚未收服；前辈仙师限于分际，不便前往；门下弟子无人胜此重任。我想五行回生，神泥后天虽是土质，先天仍是木质，真金克木，本派现有不少剑仙，何妨试它一试？”

髯仙闻言，便命人去将英琼、轻云等换回。又命灵云去将石匣取出，置在室中。当下由髯仙李元化与金姥姥罗紫烟、玉清师太三人为首，向着石匣坐定。再选出灵云、轻云、英琼、人英、霞儿、金蝉，各有著名仙剑的六人，分布石前，相隔约有两丈开外，按九宫位向坐定。髯仙一声号令，各人便一同将剑放起。围着中藏南明离火剑的石匣，电闪星驰般旋转开来。这九人十八口飞剑，俱是仙府奇珍，才一出手，便见满室光霞璀璨，彩芒腾辉，真是奇丽无俦。休说初入门的米明娘见了惊心，连见惯的及诸门弟子，也同钦仙剑妙用，歆羨不置。

剑光正在飞跃，猛听一声断喝：“快些住手！”一道光虹直从洞外射进室来，落地现出一个背葫芦的道人。众人因醉道人原是奉命游，突然飞来，知道有故，连忙停手，一同上前参见。醉道人先往石旁一看，见无损伤，连说幸事。髯仙问是何故？醉道人道：“适才前山巡行，忽见金虹飞过，知是掌教师兄飞剑传书。截住一看，说苦行道友因为门下弟子耽延，今日方始圆寂。飞升时间，曾运玄功内照，知道三英仙剑各已圆满。最后余英男所得一口南明离火剑，应在今日。此剑系达摩老祖故物，归一禅师雪山藏珍，剑之神妙，自不必说。那封剑的一丸神泥，乃是佛家异宝，如得天一贞水化合，重新祭炼，异日三次峨眉斗剑尚有大用，毁之可惜。现此剑已被英男带了雕、猿由雪山取回，诸道友无法取出，必用本门许多仙剑会合磨削，将这一丸神泥的妙用毁去。为此飞剑传书，前来阻止。并说此剑在开山以前必须取出，除了天一贞水和凌道友的九天元阳尺同时运用，更无别法取出。现命齐灵云、齐霞儿二弟子再往青螺峪，去见凌道友，二借九天元阳尺。并请凌道友夫妻开会前早一日到此，那时掌教师兄也必来到，尚有要事相商。

惟有一天一贞水，乃紫云宫中之物，该宫深藏海底地窍之中，常人不得擅入。宫主三人在宫中享那世外奇福，已逾百年，极少与外人来往。异教中还有几个交游，正教中人除嵩山二老有些渊源外，素乏往还。前往盗取既欠光明，贻人口实，善取又恐不从。只有石生之母，现在宫中执事，又有一面两界牌，可以通天彻地。只要入内找着乃母，便可托她代求。又恐对方有了异教中人先人之见，不知成全此事彼此有益，特命我等代掌教师兄写下一封书柬，再给石生择一同伴，将书柬带去。先见她三人中值年的一个，明言向她借那天一贞水，微露五十年后，助她抵御地劫之意。她如应允，更好；否则便由石生以见母为名，求见乃母，再行相机行事等语。我刚一到，便见二位道友领了他们在此施为，恐怕宝物有失，方在后悔中途接书观看，略迟了些分暑，不料竟无伤损。异日峨眉之劫，敌人毒沙无所施其技了。事要保密，此去不可露出取水何用。我尚须在外巡游，请髯兄分派他们吧。”说罢，辞

别众人，飞身而去。

髯仙因离开开府盛典为日无多，九天元阳尺也是人到即可借来，并不费事。先命齐灵云、齐霞儿二人带了一封书柬，前往青螺峪，就便请怪叫花凌浑与白发龙女崔五姑，领了众门人早日到来，赴那开府盛典。石生去时，便借用紫玲的弥尘幡，以求来去迅速。

灵云、霞儿辞别去后，才与金姥姥罗紫烟商量石生的助手。因为关系重大，派去的人本领既要高强，应付还得十分机警，才可胜任。众弟子中，只笑和尚前往最妙，偏又在东海面壁潜修，不在身侧。正在商议之间，玉清大师一眼看见石生在和金蝉低语，以手示意，不禁点了点头。

原来石生天真烂漫，因自己得入正教，全仗金蝉接引，彼此性情又极相投，所以分外交好，形影不离，无论练剑修课，起居行止，俱在一起。起初听说紫云宫天一贞水可以化解神泥，不知怎的，心中一动，本想自告奋勇前去盗取。只为金蝉自从经了几次事变，已不似已往轻率。再加近日来了许多尊长同门，不比往日只是些同门同辈相聚。又加常受灵云告诫，不敢再为大意。并且转诫石生，说本门尊卑之分与规矩素严，言行务须格外留意。石生久闭石中，得见天日，已觉幸事。一旦住在这样灵伟奇秀的仙府中，益发喜出望外。自己尚未正式拜师，尤怕误犯了规矩，逐出门墙，常把金蝉的话记在心里。是以心中虽想，不敢请求。及至醉道人飞来，说掌教师尊飞剑传书，指明命他前去，以为殊恩异数，不由惊喜交集。对于同伴，心中早想约了金蝉同去，只是不敢公然陈说，低声悄告金蝉，叫他自己上前请命。金蝉本愿同去，却被朱文看出二人低语时心意。朱文因以前听餐霞大师说过那紫云宫的厉害，道行稍差一点的前辈剑仙都非对手。除非像石生这样奉了师命，料知无妨外，如髯仙、金姥姥不曾亲派，最好还以不轻涉险为是，便朝金蝉摇头示意。金蝉虽然不愿，因素来敬爱朱文，不好意思违拗，欲言又止。

这三人正在各打主意，互相示意，忽听玉清大师对髯仙、金姥姥道：“同门师姊妹虽然尽有道行高超、法宝神奇之人，无奈此去不为斗力。第一，去的人须能不动声色，直入地窍；第二，须要心灵嘴巧，随机应变。若论人选，自以金蝉师弟最为相宜。一则他三世苦修，备历灾劫，是本门中仙福最厚之人，此去即或对方不愿，也不致有什凶险。

二则紫云三友素喜幼童，见他二人这般年幼禀赋与胆智本领，先自心喜，不起恶意。为备万一之计，仍将朱文师妹的天遁镜带去备用；另请金姥姥将玉瓶借给石生，盛那天一贞水。等他二人去后，再命一位同门带了隐形符，骑了神雕，赶往接应。无事便罢，如二人到了，不能明求，须要暗取时，紫云三友必出地窍追来，可由后去的人相机行事。

一面接水隐形先回，一面驾弥尘幡遁走，只一遁出百里之外，便无虑了。”

髯仙答道：“我原想到金蝉前往相宜，只愁他道力稍弱。所幸他灾劫已满，掌教师兄必然还有布置。接应的人多固不便，少亦难胜，可由轻云同了英琼二人前往便了。”计议已定，金姥姥便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个约有姆指粗细、长有三寸的黄玉瓶，连朱文的天遁镜，紫玲的弥尘幡，一同交与金蝉、石生二人。由石生带了玉瓶，金蝉接过幡、镜，向诸尊长同门告辞起身出洞，一展弥尘幡，化作一幢彩云，拥着二人破空而去。二人走后，髯仙嘱咐了轻云几句，命她带了英琼，骑雕随后跟去。不提。

第一四一回

心存故国 浮海弃槎 祸种明珠 奸人窃位

且说那紫云宫三个首脑，原是孪生姊妹三人，乃元初一个遗民之女。其父名唤方良，自宋亡以后，便隐居天台中。此时人尚年轻，只为仇人陷害，官家查拿甚紧，带了妻室，逃到广东沿海一带，买了一只打渔船，随着许多别的渔船入海采参。他夫妻都会一些武功，身体强健，知识更比一般渔人要高出好多倍，遇事每多向他求教，渐渐众心归附，无形中成了众渔人的头脑。他见渔船众多，渔人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便想利用他们成一点事业，省得受那官府的恶气。先同众人订了规矩，等到一切顺手，全都听他调度，才和众人说道：“我们冒涉风涛，出生入死，费尽许多血汗，只为混这一口苦饭。除了各人一只小船，谁也没什田产家业。拿我们近几年所去过的所在说，海里头有的是乐土，何苦在这里受那些贪官污吏的恶气？何不大家联成一气，择一个风晴日朗的天气，各人带了家口和动用的东西，以及米粮蔬菜的种子，渡到海中无人居住的岛屿中去男耕女织，各立基业，做一个化外之人，一不受官气，二不缴渔税，快快活活过那舒服日子，岂不是好？”

一席话把众人说动，各自听了他的吩咐，暗中准备。日子一到，一同漂洋渡海，走了好几十天，也未遇见风浪，安安稳稳到达他理想中的乐土。那地方虽是一个荒岛，却是物产众多，四时如春，嘉木奇草，珍禽异兽，遍地都是。众人到了以后，便各按职司，齐心努力，开发起来。伐木为房，煮海水为盐，男耕女织，各尽其事。好在有的是地利与天时，只要你有力气就行。不消数年，居然殷富，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你有的我也有，纵有财货也无用处。有方良作首领，订得规矩又公平，虽因人少，不能地尽其利，却能人尽其力。做事和娱乐有一定的时期，互为劝励，谁也不许偷懒，谁也无故不愿偷懒。收成设有公仓，计口授粮，量人给物，一切俱是公的。闲时便由方良授以书字，或携酒肉分班渔猎。因此人无争心，只有乐趣。犯了过错，也由方良当众公平处断。大家日子过得极其安乐。方良给那岛取了个名字，叫做安乐岛。

光阴易过，不觉在岛中一住十年。年时一久，人也添多，未免老少程度不齐，方良又择了两个聪明帮手相助。这日无事，独自闲步海滨，站在一片高可参天的椰林底下，迎着海面吹来的和风，望见碧海无涯，金波粼粼。海滩上波涛澎湃，打到礁石上面，激起千寻浪花，飞舞而下，映着斜日，金光闪耀，真是雄伟壮阔，奇丽无比。看了一会海景，暗想：“如今渔民经这十年生聚教训，如说在这里做了一个海外之王，不返故乡还可；假如说心存故国，想要匡复，仅这岛中数百死士，还是梦想。”又想起自己年华老大，雄心莫遂，来日苦短，膝下犹虚，不禁百感交集，出起神来。正在望洋兴叹，忽听身后椰林中一片喧哗，步履奔腾，欢呼而来。回头一看，原来是众渔民家的小孩放了学，前往海边来玩。各人都是赤着上下身，只穿了一条本岛天产的麻布短裤。这些儿童来海边玩耍，方良原已看惯。因为正想心事，自己只一现身，那些儿童都要上前招呼见礼，懒得麻烦，便将身往椰林中一退，寻了一块石头坐下，似出神，非出神，呆呆望着前面林外海滩中群儿，在浅

浪中欢呼跳跃，倒也有趣。待了一会，海潮忽然减退。忽见这群儿童齐往无水处奔去，似在搜寻什么东西，你抢我夺，乱作一堆。

方良当时也没做理会，见海风平和，晴天万里，上下一碧，不由勾起酒兴，想回家去约了老伴，带些酒食，到海边来赏落日。方良的家在林外不远，慢慢踱了出来。走没几步，便被几个小孩看见，一齐呼唤：“方爹在那儿！”大家都奔了过来见礼。方良见群儿手上各拿着几片蚌壳，蚌肉业已挖去，大小不一，色彩甚是鲜明，便问：“要这东西作什？”就中有一个年长的孩子便越众上前答道：“这几日蛤蚌也不知哪里来的，多得出奇。海滩上只要潮一退，遍地都是，拾也拾不完。我们见它们好看，将肉挖了，带回家去玩耍，各人已经积了不少了。”方良闻言，见他手上也拿着一只大的，蚌的壳虽已被他掰开，肉还未抠去，鲜血淋漓，尚在颤动，不禁起了恻隐之心。当下止了回家之想。将众儿童唤在一起说道：“众子侄们既在读书，应知上天有好生之德。海中诸物，如这蚌蛤等类，除了它天生的一副坚甲，用以自卫外，不会害人。我们何苦去伤害它的性命？这东西离水即死，从今以后，不可再去伤它。当你们下学之后，我在离海岸两三丈外，设下数十根浮标，下面用木盘托住，一头系在海滩木桩上面，标顶上有一绳圈。

我教你们学文学武之外，教给你们打暗器之法。蚌过大的，由你们送它入海；只你们手能拿得起，打得出的，以年岁力气大小为远近，照打飞镖暗器之法，往浮标上绳圈中打去。过些日子，手法练准，再由我变了法来考你们。谁打得最远最准的，有奖。既比这个玩得有趣，又不伤生，还可学习本领，岂不是好？”方良在这安乐岛上，仿佛众中之王，这些儿童自然是性命是从，何况玩法又新鲜。由此每当潮退之际，总是方良率领这群孩子前往海滩，以蚌为戏。那些小蚌，便用扫帚扫入海中。日子一多，也不知救了多少生命。

转眼二三年。方妻梁氏，原是多年不育。有一天，随了方良往海滨看群儿戏浪击蚌，甚是快乐，不由触动心事，正在伤感。忽见十几个年长一点的孩子，欢天喜地捧着一个大蚌壳，跑到方良夫妻跟前，齐声喊道：“老爹老娘，快看这大蚌壳，”那大蚌壳，厚有数寸，大有丈许，五色俱全，绚丽夺目，甚是希奇。蚌壳微微张合，时露彩光。夫妻二人看了一阵，正要命群儿送入海中，忽听身后说道：“这老蚌腹内必有宝珠，何不将它剖开，取出一看？”

方良回首一望，正是自己一个得力助手俞利。原是一个渔民之子，父母双亡，自幼随在众渔民船上打混，随方良浮海时，年才十二三岁。方良因见他天资聪明，生相奇伟，无事时，便教他读书习武。俞利人甚聪明，无论是文是武，一学便会。加上人又机警沉着，胆识均优。岛中事烦，一切均系草创，无形中便成了方良惟一的大帮手。只是他的主见，却与方良的不同。他常劝方良说：“凡事平均，暂时人少，又都同过患难，情如兄弟，虽不太好，也不会起甚争端。但是年代一久，人口添多，人的智力禀赋各有高下，万难一样。智力多的人，一般的事，别人费十成心力，他只费一成。如果枉有本领，享受仍和众人一样，决不甘愿，成心偷懒。人情喜逸恶劳，智力低的人，见他如此，势必相继学他榜样，可是做出来的事又不如他。结果必使能者不尽其能，自甘暴弃；不能者无人率领，学为懒放。大家墨守成规，有退无进，只图目前饭饱衣温，一遇意外，大家束手。古人一成旅，可致中兴。既然众心归服，何不订下规章，自立为王，作一海外天子？先将岛中已

有良田美业，按人品多寡分配，作为各人私产。余者生地，收为公有。

明修赏罚，督众分耕。挑选奇材异能子弟，投以职司。人民以智能的高下，定他所得厚薄。一面派人回国，招来游民，树立大计，该有多好。如还照现在公业公仓规矩，计口授食，计用授物，愚者固得其所，智能之士有何意趣？无怀、葛天之民，只是不识不知，野人世界。如果人无争竞向上之心，从盘古到现在，依然还是茹毛饮血，哪会想到衣冠文物之盛？一有争竞向上之心，便须以智力而分高下。均富均贫之道，由乱反治草创之时固可，时日一多，万行不通。趁老爹现在德隆望重，及身而为，时机再好不过。”

方良闻言，想了想，也觉其言未为无理。只是事体太大，一个办不得法，立时把安乐变为忧患。自己已是烈士暮年，精力不够。渔民多系愚鲁，子弟中经自己苦心教练，虽不乏优秀之子，毕竟年纪幼小的居多，血气未定，不堪一用。当下没有赞同。后来又经俞利连说几次，方良不耐烦地答道：“要办，你异日自己去办。一则我老头子已无此精力；二则好容易受了千辛万苦，才有目前这点安乐，身后之事谁能逆料？反正我在一天，我便愿人家随我快活一天。这样彼此无拘无束，有吃有穿有玩，岂不比做皇帝还强得多？”俞利见话不投机，从此也不再向方良提起，只是一味认真做事，方良该办的事，无不抢在头里代为布置教导，尤其是尊老惜幼。与一班少年同辈，更是情投意合。休说方良见他替自己分心，又赞又爱，连全岛老少，无不钦佩，除了方良，就以他言为重。

这日原也同了几个少年朋友，办完了应办之事，来海旁闲游，看见方良夫妻，正要各自上前行礼，未及张口，忽然看见这大蚌，不禁心中一动。一听方良要命群儿送入海去，连忙出声拦阻。一面与方良夫妻见礼，直说那蚌腹之中，藏有夜明珠，丢了可惜。

方良回首回答道：“我教这群孩子用蚌壳代暗器的原意，无非为了爱惜生灵。休说这大老蚌定是百年以上之物，好容易长到这么大，杀了有伤天和；而且此端一开，以后海滩上只要一有大的出现，大家便免不了剖腹取珠。大蚌不常有，一个得了，众人看了眼红，势必不论大小，只稍形状长得希奇，便去剖取。先则多杀生命，继则肇起争端，弄出不祥之事。别人如此，我尚拦阻，此风岂可自我而开？我等丰衣足食，终年安乐，一起贪念，便萌祸机。你如今已是身为头领，此事万万不可。”

这一席话，说得俞利哑口无言。梁氏人甚机警，见俞利满脸通红，两眼暗含凶光。

知道近年来方良从不轻易说他，全岛的人平日对他也极其恭敬，一旦当着多人说，恐扫了他的颜面，不好意思。便对方良道：“这蚌也大得出奇，说不定蚌腹内果有宝珠，也未可知。我们纵不伤它，揭开壳来看看，开开眼界，有何不可？”方良仍恐伤了那蚌，原本不肯，猛觉梁氏用脚点了他一下，忽然醒悟，仰头笑对俞利道：“其实希世奇珍，原也难得，看看无妨，只是不可伤它。我如仍和你一样年纪，休说为了别人，恐怕是自己就非得到手不可了。”俞利闻言，左右望了两个同伴一眼，见他们并未在意，面色才略转了转，答道：“老爹的话原是。利儿并无贪心，只想这蚌腹内，十九藏有希世奇珍，天赐与老爹的宝物，弃之可惜罢了。既是老爹不要，所说乃是正理。弄将开来，看看有无，开开眼界，仍送入海便了。”说罢，便取了一把渔叉，走向蚌侧。方良方喊：“仔细！看伤了它。”俞利叉尖已经插入蚌壳合口之内。方良以为那蚌轻重必定受伤，方在后悔，不该答应，猛听俞利“哎

呀”一声，一道白光闪过，双手丢叉，跌倒在地。原来俞利叉刚插入蚌口，忽从蚌口中射出一股水箭，疾如电掣，冷气森森，竟将俞利打倒。

俞利同来的两个同伴，一名蓝佬盖，一名刘银，都是少年好奇，原也持叉准备相助下手。

一见俞利吃了老蚌的亏，心中气愤，双双将叉同往蚌口之内插进。叉尖才插进去，只见蚌身似乎微微动了一动，又是数十百股水箭喷出，将二人一齐打倒。前后三柄叉，同被蚌口咬住。二人也和俞利一般晕倒地下，不省人事。

方良夫妻大惊，连忙喝住众人不可动手。一言甫毕，蚌口内三股渔叉同时落地。方良知是神物。一看三人，只是闭住了气，业渐苏醒。忙命人将俞、蓝、刘三人先抬了回去。恐又误伤别人，便对梁氏道：“此物如非通灵，适才群儿戏弄，以及我夫妻看了好一会，怎无异状，单伤俞利等三人？我等既不贪宝，留它终是祸患。别人送它入海，恐有不妥，还是我二人亲自下手，送了它，再回去料理那三人吧。”梁氏点了点头，和方良一同抄向蚌的两侧，一边一个抬起，觉着分两甚轻，迥非适才群儿抬动神气，越发惊异。行近海滨，方良说道：“白龙鱼服，良贾深藏。以后宜自敛抑，勿再随潮而来，致蹈危机，须知别人却不似我呢！”说罢，双双将蚌举起，往海中抛去。那蚌才一落水，便疾如流星，悠然游去，眨眼工夫，已游出十丈远近。梁氏笑道：“也不知究竟蚌腹内有宝珠没有？却几乎伤了三人。”说罢，方要转身，忽见那蚌倏地旋转身朝着海边，两片大壳才一张开，便见一道长虹般的银光，直冲霄汉，立时海下大放光明，射得满天云层和无限碧浪都成五彩，斜日红霞俱都减色，蔚为奇观，绚丽无恃。方良夫妻方在惊奇，蚌口三张三合之间，蚌口中那道银光忽从天际直落下来，射向梁氏身上。这时正是夏暑，斜阳海岸，犹有余热。梁氏被那金光一照，立觉遍体清凉，周身轻快。强光耀目中，仿佛看见蚌腹内有一妙龄女子，朝着自己礼拜。转眼工夫，又见疾云奔骤，海风大作，波涛壁立如山，翻飞激荡。那道银光忽从天际直坠波心，不知去向。方良知要变天，连忙领了群儿赶将回去，还未回到村中，暴雨已是倾盆降下，约有个把时辰，方才停歇。且喜俞、蓝、刘三人俱都相次醒转，周身仍是寒战不止，调治数日，方才痊愈。蓝、刘二人素来尊敬方良，并未怎样不愿意。俞利因吃了老蚌的大亏，方良竟不代他报仇，仍然送入海去，又闻蚌腹珠光，许多异状，好不悔恨痛惜。那梁氏早年习武，受了内伤，原有血经之症。自从被蚌腹珠光一照，夙病全去，不久便有身孕。

俞利为人，本有野心。起先还以为自己比方良年轻得多，熬也熬得过他去；再加方良是众人恩主，也不敢轻易背叛谋逆。及至有了放蚌的事，因羞成愤，由怨望而起起了叛心。方良却一丝也不知道，转因年华老大，壮志难酬，妻室又有了身孕，不由恬退思静起来。好在岛事已有几个年少能手管理，乐得退下来，过些晚年的舒服岁月。每日只在碧海青天，风清月白之中啸傲，颐养天和，渐渐把手边的事都付托俞利和几个少年能手去办。这一来更称了俞利的心愿，表面上做得自是格外恭谨勤慎，骨子里却在结纳党羽，暗自图谋以前所说的大计。利用手下同党少年，先去游说各人的父母，说是群龙无首，以后岛务无法改善。口头仍拿方良作题目，加以拥戴。等方良坚决推辞，好轮到他自己。

这一套说词，编得甚是周到有理。

众人本来爱戴方良，见他近两年不大同事，心中着急。又加上人丁添

多，年轻的人出生不久便享安乐，不知以前创业艰苦；又不比一班老人因共过患难，彼此同心，相亲相让；再加上俞利暗中操纵，争论时起，有两次竟为细事闹出人命仇杀。人情偏爱估过，被杀的家族不肯自己人白死，杀人者又无先例制裁。虽经方良出来集众公断，一命抵一命，却因此仇恨愈深，怨言四起，迥非从前和平安乐气象。虽然身外之物，死后不能带去，人心总愿物为己有。譬如一件宝物，存放公共场所，爱的人尽可每日前往玩赏，岂非同自有一样？却偏要巧取豪夺，用尽心机，到手才休，甚而以身相殉，极少放得开的。

众人衣食自公，没有高下，先尚觉着省心，日久便觉无味。这一来都觉俞利所说有理，既然故土不归，以后人口日繁，势须有一君主，订下法令，俾众遵守。除目前公分固有产业外，以后悉凭智力，以为所获多寡，以有争谋进取福利，以法令约束赏罚。

筹议既妥，众心同一，便公推俞利等几个少年首要，率领全岛老幼，去向方良请求。

俞利却又推说以前受过方良坚拒，改推旁人为首。方良先因梁氏有了身孕，夫妻均甚心喜。谁知梁氏肚子只管大得出奇，却是密云不雨，连过三年，不曾生养，脉象又是极平安的喜脉。心中不解，相对愁烦。这日早起，正要出门，忽听门外人声喧哗。开门一看，全岛的人已将居屋围住，老幼男女，已跪成一片。只几个为首少年，躬身走来。方良何等心灵，一见俞利躲跪在众人身后，加上连日风闻，十成已是猜了个八九。当下忙喊：“诸位兄弟姊妹子侄辈请起，有话只管从长计较。”言还未了，那几个为首少年已上前说明来意。方良非众人起立，不肯答话；众人又非方良答话，才肯起来。僵持了有好一会，方良只得笑了笑，命那几个少年且退，将俞利唤至面前，当众说道：“我蒙众人抬爱，岂敢坚辞。只因愚夫妇年老多病，精力就衰，草创国家，此事何等重大，自维薄质，实难胜任。若待不从，诸位兄弟姊妹子侄必然不答应。我想此事发源俞利，他为人饶有雄才大略，足称开国君主。我现在举他暂做本岛之主，我仍从旁赞助，一则共成大业，又免我老年人多受辛苦，岂非两全其美？”一言甫毕，俞利一班少年同党早欢呼起来。

众老人本为俞利所惑，无甚主见，各自面面相觑，说不出所以然来。俞利还自故作谦逊。

方良笑道：“既是众心归附于你，也容不得你谦逊。一切法令规章，想已拟妥，何不取来当众宣读？”俞利虽然得意忘形，毕竟不无内愧，忸怩说道：“事属草创，何曾准备一切？只有昔日相劝老爹为全岛之主，曾草拟了一点方略，不过是仅供刍蕘，如何能用？此后虽承全岛叔伯兄弟姊妹们抬举，诸事还须得老爹教训呢。”方良道：“我目前已无远志，自问能力才智均不如你，但求温饱悠闲，大家安乐，于愿足矣！你心愿已达，可趁热锅炒熟饭，急速前去赶办吧。”俞利听方良当众说才智能力俱不如他，倒也心喜。

及至听到末后两句，不禁脸上一红。当时因为方良再三说自己早晨刚起，不耐烦器，事既议定，催大家随了俞利速去筹办，便自散去。

众人退后，梁氏对方良道：“自从那年放那老蚌，我便看出这厮貌似忠诚，内怀奸诈。你看他今日行径，本岛从此多事了。”方良道：“也是我近年恬退，一时疏忽，才有此事。凡事无主不行，他只不该预存私心，帝制自为罢了。其实也未可厚非，不能说他不对。不过这一代子遗之民，经我带了他们全家老幼，涉险风涛，出死入生，惨淡经营，方有今日。他如能好好做去，

谋大家安乐，我定助他成功。此时暂作袖手，看他行为如何。如一味逞性胡为，我仍有死生他的力量。只要同享安乐，谁做岛主，俱是一样，管他则甚？”不想俞利早料到方良不会以他为然，网罗密布，方良夫妻的话，竟被他室外预伏的走狗听去。像方良夫妻所说，尽是善善恶恶之言，并没有与他为难的意思，若换稍有天良的人听了，应如何自勉自励，力谋善政，将全岛治理得比前人还好，才是远大有为之主。偏生俞利狼子野心，闻言倒反心怀不忿，认方良是他眼中的钉，此人不去，终久不能为所欲为，只是一时无法下手罢了。

他原饶有机智，先时所订治岛之策，无不力求暂时人民方便，所用的却尽是一些平时网罗的党羽。岛民既将公产分为已有，个个欢喜。只是人心终究不死，俞利升任岛主的第一日，一干长老便在集议中，请求全岛的人应该生生世世感念方良，本人在世不说，他夫妻年老无子，现在梁氏有孕，如有子孙，应永久加以优遇。俞利明知梁氏久孕不育，必然难产，为买人心，就位第一道谕旨，首先除分给方良优厚的田业外，并订岛律，此后方氏子孙可以凭其能力，随意开辟全岛的公家土地。这种空头人情，果然人心大悦。

方良几番推谢不允，只得量田而耕，自给自足。全岛长老听了，都亲率子弟去为服役。

方良无法，只好任之。俞利见民心如此，越发嫉恨，心里还以为方良年老，虽然讨厌，耗到他死，便可任性而为。谁知上天不从人愿，梁氏怀孕到了三年零六个月上，正值俞利登位的下半年，竟然一胎生下三女。梁氏年老难产，虽然不久便自死去，偏那三个女孩因为全岛人民大半归附方良，怀孕既久，生时又有祥光之瑞，一下地都口齿齐全，可以不乳而食，因此博得全岛欢腾，都说是仙女临凡，将来必为全岛之福。俞利闻言，又有碍他子孙万世之业的打算，大是不安。想起自己生有二子，如能将三女娶了过来，不但方良不足为患，越发固了自己的地位和人民的信仰。谁知派人去和方良求亲，竟遭方良婉言拒绝。这一来，更是添了俞利的忌恨，昼夜图谋，必欲去之为快。

他知道方良悼亡情深，近来又厌烦嚣，移居僻地，每月朔望，必亲赴梁氏墓地祭奠。

便想了一条毒计：利用岛民迷信鬼神心理，使心腹散布流言，说方良所生实是仙女。乃妻梁氏业已成仙，每当风清月白之夜，常在她墓前现形。并说方良闭门不出，乃是受了他妻子度化，所以每月朔望都去参拜，现在静中修道，迟早也要仙去。这一番话，甚合岛民心理，一传十，十传百，不消几日，便传遍了全岛。方良自爱妻一死，心痛老伴，怜惜爱女，老怀甚是无聊。情知俞利羽翼爪牙已丰，自己也没此精神去制他，索性退将下来，决计杜门却扫，抚养遗孤，以终天年。他这般聪明人，竟未料到祸变之来，就在指顾之间。那俞利见流言中人已深，这才派了几个有本事的得力心腹，乘方良往方氏墓上祭扫之时，埋伏在侧，等方良祭毕回家之时，一个冷不防，刀剑齐下，将他刺死。连地上沾血的土铲起，一同放入预置的大麻袋之中。再派了几名同党将方氏三个女婴也去抱来，另用一个麻袋装好。缢上几块大石，抛入海里。给方家屋中留下一封辞别岛民的书信，假装为方良业已带了三女仙去的语气。自己却故作不知。过有三五日，装作请方良商议国事，特意请了两位老年陪着，同往方家，一同看了桌上的书信，故意悲哭了一阵。又命人到处寻找，胡乱了好几天才罢。

方良新居，原在那岛的极远僻处，因为好静，不愿和人交往。众人尊敬他，除代耕织外，无事也不敢前往求见。家中所用两名自动前往的下人，本是俞利暗派的羽党，自然更要添加附会之言。如上种种风传，都以为他父女真个仙去。有的便倡议给他夫妻父女立庙奉祀。这种用死人买人心的事，俞利自是乐得成全。不消多日，居然建了一座庙宇。庙成之日，众民人请岛主前去上香。俞利猛想起唇齿相亲，还有被咬之时，那共事的九个同党不除，也难免不将此事泄露出去。故意派了那行使密谋的九个同党一点神庙中的职司，又故意预先嘱咐他们做出些奉事不虔的神气。那九个同党俱是愚人，只知惟命是从，也不知岛主是何用意，依言做了。众岛民看在眼里，自是不快。到了晚间，俞利赐了九人一桌酒宴，半夜无人之际，亲去将九人灌醉，一一刺死，放起一把火，连尸体全都烧化，以为灭口之计。岛民因有日间之事，火起时在深夜，无人亲见。俞利又说，夜间曾梦神人点化，说九人日间不敬，侮慢神人，故将他们烧死示儆。岛民益发深信不疑。方良死后，俞利便渐渐作威作福起来，这且不提。

且说方良的尸身与三个女婴，被俞利手下几个同党装在麻袋以内，缒上大石，抛入海内。那三个女婴，方良在日，按落胎先后，论长幼取了初凤、二凤、三凤三个名字，俱都聪明非常。落海不久，正在袋中挣扎，忽然一阵急浪漩来，眼前一亮，连灌了几口海水，便自不省人事。及至醒来，睁开小眼一看，四壁通明，霞光潋潋，耀眼生花，面前站定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给了三女许多从未见过的食物。三女虽然年纪才止二岁，因为生具异禀仙根，已有一点知识，知道父亲业已被害，哪里肯进饮食，不由悲泣起来。

那少女将三女一同抱在怀内，温言劝慰道：“你父亲已被仇人害死。此地紫云宫，乃是我近年潜修之所。你姊妹三人可在此随我修炼，待等长大，传了道法，再去为你父亲报仇。此时啼哭，有何用处？”三女闻言，便止住了悲泣，从此便由那少女抚养教导。

光阴易过，一晃便在宫中住了十年。渐渐知道紫云宫深居海底地窍之中，与世隔绝。

救她们的人便是当年方良所放的那个老蚌，少女乃是老蚌的元胎。因为那蚌精已有数千年道行，那日该遭地劫，存心乘了潮水逃到海滩之上，被俞利看出蚌中藏珠。如非方良力救，送入海内，几乎坏了道行。这日在海底闲游，看见落下两个麻袋，珠光照处，看出是方良的尸身和三个女婴。老蚌因受方良大恩，时思报答，曾在海面上看见方良领了三女，在海滩边上游玩，故此认得。忙张大口，将两个麻袋一齐衔回海底。元胎幻化人形，打开一看，方良血流过多，又受海水浸泡，业已无术回生，只得将他尸首埋在宫内。

救转三女，抚养到十岁。

老蚌功行圆满，不久飞升，便对三女说道：“我不久便要和你姊妹三人永别。此时你姊妹三人如说出没洪波，经我这十年传授，未始不可与海中鳞介争那一日之短长。如求长生不老，虽然生俱仙根，终难不谋而得。这座紫云宫，原是我那年被海中孽龟追急，一时无奈，打算掘通地窍藏躲，不料无心发现这个洞天福地。只可惜我福薄道浅，为求上乘功果，尚须转劫一世，不能在此久居。近年常见后宫金庭中心玉柱时生五彩祥光。

这宫中仙景，并非天然，以前必有金仙在此修炼，玉柱之中，难免不藏有奇珍异宝。只是我用尽智谋，无法取出。我去之后，你们无人保护，须得好好潜修，少出门户。轮流守护后宫金庭中那根玉柱，机缘来时，也许能

将至宝得在手内。我的躯壳蜕化在后宫玉池之中，也须为我好好守护，以待他年归来。要报父仇，一不可心急，二不可妄杀。待等两年之后，将我所传的那一点防身法术练成之后再去做，以防闪失。”

三女因老蚌抚育恩深，无殊慈母，闻言自是悲伤不舍。老蚌凄然道：“我本不愿离别，只是介类禀赋太差，我好容易炼到今日地步，如不经过此一关，休说飞升紫极，游翔云表，连海岸之上都不能游行自在。连日静中参悟，深觉你们前程无量。报了父仇之后，便有奇遇。我超劫重来，还许是你姊妹三人的弟子。但愿所料不差，重逢之期，定然不远。”说罢，又领了三女去到宫后面金庭玉柱之间，仔细看过。又再三嘱咐了一阵，才领到玉池旁边，说道：“我的母体现在池中心深处玉台之上，后日午刻，便要和你姊妹三人分手。此时且让你们看看我的原来形体。”随说，将手往池中一招，立时池中珠飞玉涌，像开了花一般，一点银光闪过，浮起一个两三丈大小的蚌壳，才到水面，壳便大开，正当中盘膝坐定一个妙龄少女，与老蚌日常幻形一模一样。蚌口边缘，尽些龙眼大小的明珠，银光耀目，不计其数。回头再找老蚌，已经不知去向。一会工夫，蚌壳沉了下去。老蚌依然幻成蚌壳中的少女，在身后现身，说道：“那便是我原来形体。”

我走之后，你们如思念太甚，仅可下到水底观看。只是壳中有许多明珠，俱能辟水照夜，千万不可妄动。我此去如果不堕魔劫，异日重逢，便可取来相赠。此时若动，彼此无益。”三女毕竟年幼，闻言只有悲痛，口中应允。

那紫云宫虽然广大华丽，因为二女从小受老蚌教养，不让去的地方不能去，平日只在一两个地方泅泳盘桓。这次离别在即，老蚌指点完了金庭玉柱和蜕骨之所，又带她们遍游全宫，才知那宫深有百里，上下共分六十三层，到处都是珠宫贝阙，金殿瑶阶，琼林玉树，异草奇葩，不但景物奇丽，一切都似经过人工布置。休说三女看了惊奇，连老蚌自己也猜不透那宫的来历，以前是哪位仙人住过。游了一两天，才行游遍。老蚌也到了解化之期，便领了三女同往玉池旁分手。行前又对三女言道：“宫外入口里许，有一紫玉牌坊，上有‘紫云宫’三字，连同宫中景致，一切用物，我算计必有仙人住过，被我无意闯入。你姊妹三人如无仙缘，决难在此生长成人。可惜我除了修炼多年，炼成元胎，略解一点防身之术外，无什本领，并不能传授尔等仙法。倘若宫中主人万一回来，千万不可违拗，以主人自居，须要苦苦婉求收录，就此遇上仙缘，也说不定。宫中近来时见宝气蒸腾，蕴藏的异宝奇珍定不在少。除了守护金庭中那根玉柱外，别处也要随时留意，以防宝物到时遁走。好在你们十年中不曾动过火食，宫中异果，宫外海藻，俱可充饥，如无大事，无须出游。我的能力有限，封闭不严，谨防你们年幼识浅，无心中出入，被外人看破，露了形迹，担当不了。报仇之事，切不可急，须俟你们照我吐纳功夫，练足一十二年，方可随意在海中来往。大仇一报，急速回宫。如你们仙缘早遇，道法修成，可在闽浙沿海渔民置户之中寻找踪迹，将我度到此间。我因元胎生得美秀，屡遇海中妖孽抢夺，几陷不测。此去投人，除双目与常人异外，相貌必然与现在相似，仍不愿变丑，不难一望而知。如宫中至宝久不出现，你们不遇仙缘，只要我的元灵不昧，至迟三四年，我必投了仙师，学成道法，回宫看望你们，就便传授。只须谨慎潜修，终有相逢之日。”

一面谈说，又将三女抱在怀中，亲热了一阵。算计时辰已到，便别了

三女，投入池底。三女自是心中悲苦，正要跟踪入水观看，前日所见大蚌，又浮了上来，只是蚌壳紧闭。三女方喊得一声：“恩娘！”只见蚌壳微露一道缝，一道银光细如游丝，从蚌口中飞将出来，慢腾腾往外飞翔。三女知道那便是老蚌之神，连忙追出哀呼时，那银光也好似有些不舍，忽又飞回，围着三女绕了几转。倏地声如裂帛，响了一下，疾如电闪星驰，往宫外飞去。三女哪里追赶得上，回看玉池，蚌壳业已沉入水底。下水看了看，停在石台上面，如生了根一般，纹丝不动。急得痛哭了好些日子才罢。

由此三女便照老蚌所传的练气调元之法，在紫云宫中修炼。虽说无什法力，一则那宫深闭地底，外人不能擅入；二则三女生来好静，又谨守老蚌之戒，一步也不外出。宫中百物皆有，无殊另一天地，倒也安闲无事。只是金庭中玉柱下所藏的宝物，始终没有出现。

三女牢记父仇，算计时日将到。因方良被害时，年纪幼小；自来宫中，十余年不曾到过人世；平日老蚌虽提起方良放生之事，并没断定害死方良的主谋之人是否俞利。所幸只要擒到一个，不难问出根由。但是安乐岛上面，从未去过，三女也不知自己能力究竟大小，知道岛上人多，恐怕不是对手。商量了一阵，决计暗中前往行事，心目中还记得当时行凶的几个仇人模样。到了动身那日，先往方良埋骨处与老蚌遗蜕藏放之所，各自痛哭祝告了一场。各人持了一只海虾的前爪，当作兵刃，照老蚌传授，离了紫云宫，钻出地窍，穿浪冲波，直往海中泅去。

第一四二回

极穷途 三凤初涉险 凌弱质 二龙首伏辜

且说三女水行无阻，转眼到了安乐岛海洋，藏在礁石底下，探头往上一看，海滩上面正在乌烟瘴气，乱做一堆。原来方良死后，这十二年的工夫，一班老成之人死病残疾，零落殆尽。俞利去了眼中之钉，益发一意孤行，姿情纵欲，无恶不作。所有岛中少具姿色的妇女，俱都纳充下陈。又在海边造了一所迎凉殿，供夏日淫乐消暑之用。后来索性招亡纳叛，勾结许多海盗，进犯沿海诸省，声势浩大。地方官几次追剿，都因海天辽阔，洪波无际，俞利党羽慍悍迅捷，出没无踪，没奈他何。日子一多，渐渐传到元主耳内，哪里容得，便下密旨，派了大将，准备大举征伐。俞利仍是每日恒舞酣歌，醉生梦死，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三女报仇之日，正是俞利生辰。当时夏秋之交，天气甚热。俞利带了许多妃嫔姬妾和手下一千党羽，在迎凉殿上置酒高会，强逼着中原掳来的许多美女赤身舞蹈，以为笑乐。三女在紫云宫内赤身惯了，本来不甚在意。一旦看见岛上人民俱都衣冠整齐，那些被逼脱衣的女子不肯赤体，宛转娇啼神气，互看了看自己，俱是一丝不挂，不由起了羞恶之心，恨不能也弄件衣服穿穿才好。正在凝神遐想，暗中察辨仇人面貌，无奈人数太多，那殿在海边高坡之上，相隔又远，虽然看出了几个，不敢离水冒昧上去。

待了一会，忽见数人押了一个绝色少女，由坡那边转了过来，直奔殿上。为首一人，正是当年自己家中所用的奸仆。方良被害后，便是他和一名

同党，亲手将三女放入麻袋，抛下海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凤比较心急，当时便想蹿上海岸动手。初凤、二凤恐众寡不敌，忙将三凤拉住。再看那少女，两手虽然被绑，仍是一味强挣乱骂，已是力竭声嘶，花容散乱。怎奈众寡不敌，眼看快被众人拥到殿阶底下。俞利哈哈大笑，迎了下来，还未走到那少女面前，不知怎地一来，那少女忽然挣断绑绳，一个燕子飞云式，从殿阶上纵起一丈多高，一路横冲竖撞，飞也似直往海边跑来。这时海岸上人声如潮，齐喊：“不要让她跑了！”沿海滩上人数虽多，怎奈那少女情急拼命，存了必死之志，再加本来又会武功，纵有拦阻去路的，都禁不起她一阵乱抓乱推，不一会工夫，便被她逃离海边不远。后面追的人也已快临切近，为首一个，正是三女适才认出的那个仇人，一面紧紧追赶，口中还喊道：“海潮将起，招呼将大王的美女淹死，你们还不快预备船去！”且赶且喊，相隔少女仅只两三丈远近。忽然看见地下横着一条套索，顺手捞起，紧跑几步，扬手一抡，放将出去。那少女眼看逃到海边，正要一头蹿了下去，寻个自尽。

不料后面套索飞来，当头罩下，拦腰圈住，拉扯之间，一个立足不稳，便自绊倒。为首追赶的人，见鱼已入网，好不心喜。心想：“海边礁石粗砺，不要伤了她的嫩皮细肉，使岛主减兴。”便停了拖拽，趁着少女在地上挣扎，站立不起之际，往前便扑，准备好生生擒回去献功。

那少女倒地所在，离海不过数尺光景，正是三女潜身的一块礁石上面。为首那人刚刚跑到少女面前，只听海边呼的一声水响，因为一心擒人，先时并未在意。正要用手中余索去捆住少女的双手，猛见一条白影，箭也似地从礁石下面蹿了上来，还未及看清是什么东西，左腿上早着了一下，疼痛入骨，几乎翻身栽倒。刚喊得一声：“有贼！”回手去取身背的刀时，下面又是两条白影飞到，猛觉腰间一阵奇痛，身子业已被人夹起，跳下水去。这为首的人，便是蓝佬盖的兄弟蓝二龙。当时俞利害死方良，将所有同谋的人全都设计除去灭口。只有蓝二龙因为乃兄是俞利膀臂，功劳最大，害死同党的计策又是他兄长所献，俞利深知他弟兄二人不致背叛，不但饶了他，还格外加以重用。蓝二龙仗着俞利宠信，无恶不作，气焰逼人。这次众人见少女被他用索套住，知他脾气乖张，不愿别人分功，便都停了脚步，免他嫉视。忽见他刚要动手将女子擒回，从海边礁石底下像白塔一般冲起人鱼似的三个少女，各自手执一根奇形长钳，赤身露体，寸丝不挂。

为首一个，才一到，手起处，便将二龙刺得几乎跌倒。连手都未容还，后面两个少女也是疾如电飞赶到，一个拦腰将他夹起，另一个从地上扯去倒地女子身上绳索，也是一把抱起，同时蹿入海内。这一干人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相隔不远，只见那三个赤身女子身材俱都不高，又那般上下神速，疑心是海中妖怪，只管齐声呐喊：“蓝将军被海怪擒去了，赶快救呀！”但大半不敢上前。

俞利在殿阶上一见大怒，忙喝：“你们都是废物，还不下水去追！”安乐岛上生长的人，全都习于游泳。有那素来胆大的，迫于俞利威势，仗着人多势众，也都随众人水。

岛人纵是水性精通，哪能赶得上初凤姊妹三人，自幼生长海底，天赋异禀，又经老蚌十年教练，一下水，早逃出老远。等到俞利手下岛人到了海中，洪波浩森，一片茫茫，只见鱼虾来往，哪里还有三女踪迹可寻。白白在海中胡乱泅泳了一阵，一无所得。只得上来复命，说人被妖怪擒去，休说擒捉，连影子都看不见丝毫。俞利好好一个生辰，原准备乘着早秋晴和，海岸

风物清丽，在别殿上大事淫乐。不想祸生眉睫，无端失去一名得力党羽和一个心爱美人，好不扫兴。只得迁怒于当时在侧的几十个侍卫，怪他们未将美女拦住，以致闯出这般乱子。一面又命人准备弓箭标枪，等妖怪再来时，杀死消恨。当日虽闹了个不欢而散，他并未料到自己恶贯满盈，一二日内便要伏诛惨死，仍是满心打算，设下埋伏，擒妖报仇。不提。

三女当中，三凤最是性急不过。起初看见仇人，已恨不得冲上岸去，生食其肉。初凤、二凤因见岸上人多，各持器械，身材又比自己高大，不敢造次，再三劝阻三凤。想在傍晚时分，择一僻处上岸，跟定仇人背后，等他走了单，再行下手。正在商议之间，偏巧蓝二龙押着的那个少女解脱绑索，往海岸逃走，看看身临海岸。蓝二龙当年受了俞利秘命，假献殷勤，为方良服役，三女都被他抱过一年多。一晃十年，音容并未怎变，认得逼真。又加那被迫少女花容无主，情急觅死神气。三凤首先忍耐不住，身子往上一起，便冲上海岸，刚给了仇人一虾爪。初凤、二凤恐妹子有失，也同时纵上，一个擒了蓝二龙，一个就地上抱起那少女，跳入海内，穿浪冲波，瞬息百里。二凤在前，因所抱少女不识水性，几口海水便淹了个半死。蓝二龙生长岛国，精通水性，怎奈脖颈被初凤连肩夹住，动转不得，也灌了一个足饱，失去知觉。回宫路远，恐怕淹死，无法拷问。

便招呼一声，浮上海面，将所擒的人高举过顶，顺海岸往无人之处游去。

一会到了一个丛林密布的海滩旁边，一同跳上岸去。先将少女头朝下，控了一阵，吐出许多海水，救醒转来。那蓝二龙也已回生，一眼看见面前站定三个赤身少女，各人手持一根长虾爪般长叉，指着自已，看去甚是眼熟，不禁失声道：“你们不是初凤姊妹？”一言甫毕，猛地想起前事，立即住口。心中一动，暗道不好。适才吃过苦头，身带兵刃，不知何时失去，自知不敌。恰好坐处碎石甚多，当时急于逃生，随手抓起一块碗大卵石，劈面朝左侧站立的初凤脸上打去。就势出其不意，翻身站起，一个纵步，便往森林之内跑去。跑出还没有半里多路，忽听一阵怪风，起自林内，耳听林中树叶纷飞，呼呼作响。

猛地抬头一看，从林中蹿出一条龙头虎面、蛇身四翼的怪物，昂着头，高有丈许，大可合抱，长短没有看清。虎口张开，白牙如霜，红舌吞吐，正从前面林中泥沼中蜿蜒而来。

蓝二龙一见，吓了个亡魂皆冒。欲待择路逃避，忽然脑后风生，知道不妙，忙一偏头，肩头上早中了一石块。同时腰腹上一阵奇痛，又中了两叉。立时骨断筋折，再也支持不住，倒于就地。接着身子被人夹起，跑出老远才行放下，也没听见身后怪物追来。落地一看，三女和少女俱都站在面前，怒目相视。身受重伤，落在敌人手内，万无活理，便将双目紧闭，任凭处治，一言不发。

过没一会，便听三女互相说话，但多听不大懂。内中听得懂的，只有“爹爹”、“岛上”、“二龙”等话，愈知道三个赤身少女定是方良之女无疑，正在寻思，腿上奇痛刺骨，又着了一叉。睁眼一看，三女正怒目指着自已，似在问话。二龙知道说了实话必死，但盼三女落水时年幼，认不出自己，还有活命之望，便一味拿话支吾。三女越朝着他问，二龙越摇头，装作不解，表示自己不是。恼得三女不住用那虾爪朝他身上乱叉，虽然疼得满地打滚，仍然一味不说。原来三女少时虽然生具灵性，一二岁时便通人言，毕竟落水

时年纪太幼。到了紫云宫内，与老蚌一住就是十余年。姊妹间彼此说话，俱是天籁，另有一种音节。时日一久，连小时所会的言语，俱都变易，除几句当年常用之言外，余者尽是舌音意造。三女见二龙所说，依稀解得；自己所说，二龙却是不解，问不出所以然来。好生忿急，三只海虾长爪，只管向二龙手脚上刺去，暴跳不已。

似这样闹了一阵，还是那被救的少女心灵，这一会工夫，已看出三女是人非怪，对自己全无恶意。虽然言语不通，料知与擒自己的仇人必有一种因果。又看出二龙神态诡诈，必有隐情。便逡巡上前相劝道：“三位恩姊所问之事，这厮必不肯说。且请少歇，从旁看住他，以防他又逃走。由小妹代替拷问，或者能问个水落石出，也未可知。”三女原是聪明绝顶，闻言虽不全解，已懂得言中之意。便由初风将手中虾爪递给那个少女，姊妹三人，从三面将二龙围定，由那少女前去拷问。少女持叉在手，便指着二龙喝问道：“你这贼子！到了今日，已是恶贯满盈。我虽不知这三位恩姊跟你有何仇恨，就拿我说，举家大小，全丧在你们这一干贼子之手，临了还要用强逼我嫁与俞贼。我情急投海，你还不容，苦苦追赶。若非遇见三位恩姊，岂不二次又入罗网？我和你仇恨比海还深，今日就算三位恩姊放了你，我宁一死，也不能容你活命。适才听你初见三位恩姊时说话神气，分明以前熟识。她问你话，也许你真是不懂。但是以前经过之事，必然深知。莫如你说将出来，虽然仍是不能饶你一死，却少受许多零罪碎刷。”

说时，三女原是不着寸丝，站在二龙身侧，又都生得秣纤合度，骨肉停匀，真是貌比花娇，身同玉润。再加胸乳椒发，腰同柳细，自腹以下，柔发疏秀，隐现丹痕一线，粉弯雪股，宛如粉滴脂凝。衬上些未干的水珠儿，越显得似琼葩着露，琪草含烟，天仙化人，备诸美妙。三女素常赤身惯了，纵当生人，也不觉意。可笑蓝二龙死在眼前，犹有荡心奇艳。三女一停手，便睁着一双贼眼，不住在三女身上打转，身上痛楚立时全忘，连对方问话，全没听清说的都是什么。三女见他贼眼的，只疑他又在伺隙想逃，只管加紧防备，并没有觉出别的。那少女见他问话不答，又看出种种不堪神气，不禁怒火上升，喝道：“狗贼，死在临头，还敢放肆！”说罢，拿起手中虾爪，便朝二龙双目刺去。

二龙正涉遐想，猛听一声娇叱，对面一虾爪刺来，连忙将头一偏，已直入归一大师命门，瞎了一个，立时痛彻心肺，晕死过去。

少女便对三女说道：“这贼忒已可恶，这般问他，想必不招。莫如将他吊在树上，慢慢给他受点罪，多会招了，再行处死。以为如何？”三女闻言，点了点头。急切间找不到绳索，便去寻了一根刺藤，削去旁枝，从二龙腿缝中穿过，再用一根将他捆好，吊在一株大椰树上面。这时蓝二龙业已悠悠醒转，被那些带刺的藤穿皮刺肉，倒吊在那里，上衣已被人剥去。少女捡了半截刺藤，不时朝那伤皮不着肉的所在打去，起落之间，满是血丝带起。一任二龙素来强悍，也是禁受不住。除了原受的伤处作痛外，周身都是芒刺，钻肉锥骨。净痛还好受，最难过的是那些刺里含有毒质，一会工夫发作起来，立时伤处浮肿。奇痛之中，杂以奇痒，似有万虫钻吮骨髓，无计抓挠。二龙这时方知刑罚厉害，虽是活色生春，佳丽当前，也顾不得再赏鉴。先是破口大骂，只求速死。继则哀声干嚎，啼笑皆非，不住悲声，求一了断，真是苦楚万分，求死不得，眼里都快迸出火来。

那少女见他先时怒骂，反倒停手不打，只一味来回抽那穿肉刺藤。口

里笑着说：“昨晚我被擒时，再三哀求你留我清白，抛下海去，或者给我一刀。你却执意不肯，要将我作今日送俞贼的寿礼，供他作践。谁知天网恢恢，转瞬间反主为客。你现在想死，岂能如愿？你只说出三位恩姊所问的事，我便给你一个痛快；否则，你就甘心忍受吧。”

二龙已是急汗如膏，周身奇痛酸痒，不知如何是好。他起初并非忠于俞利，不肯泄露机密，只为心还想活，又为奇艳所眩，三女所说，俱未听清。及至刺瞎一目，晕死转醒，知道生望已绝，只求速死，一味乱骂。直到受了无量苦痛，才将对方言语听明。他哪里还熬忍得住，慌不择他说道：“女神仙，女祖宗！我说，我说，什么我都说。你只先放了我，说完，早给我一个痛快。”少女不慌不忙地答道：“放你下来，哪有这样便宜？多会把话说完，想死不难。我只问你，你既认得我三位恩姊，她们各叫什么名字？为何要擒你到此？快说！”二龙只求速死，哪还顾得别的，便将俞利昔日阴谋，三女来历，一一说出。那少女本不知道就里，因话探话，追根盘问，一会工夫，问了个清清楚楚。三女原通人言，只能说，闻言已知大意。得知老父被害经过，自是悲愤填膺。连少女听见俞利这般阴狠残毒，也同仇敌忾，气得星眸欲裂。等到二龙把话说完，三女正要将他裂体分尸，二龙已毒气攻心，声嘶力竭。少女方说：“这厮万恶，三位恩姊不可便宜了他，且等将贼人擒来，再行处死。”

一言甫毕，忽听椰林深处一片奔腾践踏，树折木断之声，转眼间狂风大作，走石飞沙，来势甚是急骤。三女深居海底，初历尘世，一切俱未见过，哪知轻重。那少女名叫邵冬秀，自幼随父保镖，久走江湖，一见风头，便知有猛兽毒虫之类来袭。因见适才追赶二龙所遇那双首四翼的虎面怪物，被三凤用虾爪一击便即退去，疑心三女会什么法术，虽知来的东西凶恶，并不十分害怕。一面喊：“恩姊留神，有野东西来了！”一面奔近三女跟前，将手中虾爪还了初凤，准备退步。蓝二龙昏迷中已听出啸声，是安乐岛极北方的一种恶兽长脚野狮，性极残忍，纵跃如飞。自知残息苟延，决难免死，不但不害怕，反盼狮群到来，将三女吃了，代他报仇泄忿。就在这各人转念之际，那狮群已从椰林内咆哮奔腾而出。为首一个，高有七尺，从头至尾长约一丈，一冲而出，首先发现椰树上吊着的二龙，在那里随风摆动，吼一声，纵扑上去，只一下，便连人带刺藤扯断下来。

那二龙刚惨叫得一声，那狮的钢爪已陷入肉内，疼得晕了过去。同时后面群狮也已赶到，在前面的几个也跟着抢扑上来，一阵乱抓乱吼乱嚼，此抢彼夺，顷刻之间，嚼吃精光，仅剩了一摊人血和一些残肢碎骨。

三女看得呆了，反倒忘了走动。冬秀见三女神态十分镇静，越以为伏狮有术，胆气一壮。她却不知狮的习性，原是人如静静站在那里，极少首先发动；等你稍一动身，必定飞扑上来。适才二龙如非是吊在树上随风摇摆，也不致遽膏残吻。所以山中猎人遇上狮子，多是诈死，等它走开，再行逃走。否则除非将狮打死，决难逃命。那狮群约有百十来个，一个蓝二龙，怎够支配，好些通没有到嘴。眼望前面还立着四个女子，一个个竖起长尾，钻前踮后，就在相隔四女立处两丈远近的椰林内外来回打转，也不上前。三女先时原是童心未退，一时看出了神。后来又因那狮吃了活人以后，并未上前相扑，一个个长发披拂，体态威猛雄壮，只在面前打转，甚是好看，越发觉得有趣，忘了危机，反倒姊妹三人议论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不大工夫，冬秀见狮群越转越快，虽见三女随便谈笑，好似不在心上，毕竟有些心怯；

又以为三女见群狮爪裂二龙，代报了仇，不愿伤它，便悄声说道：“仇人已死了一个，还有贼人俞利尚在岛中，大仇未报。”

我虽知三位恩姊大名，还没知道住居何处，多少话俱要商量请教。这里狮子太多，说话不便，何不同到府上一谈呢？”

三凤闻言，想起二龙和那些杀父仇人虽死，主谋尚在，忙喊道：“姊姊，我们老看这些东西则甚？快寻仇人去吧。”说罢，首先起步。那狮子当四人开口说话之际，本已越转越急，跃跃欲扑。一见有人动转，哪里容得，纷纷狂吼一声，一起朝四女头上扑来。

冬秀在三女身后，虽有三女壮胆，这般声势，也已心惊，飞也似拨头便跑。逃出没有几步，猛听异声起自前面。抬头一看，正是适才追赶二龙，森林内所遇的那个虎面龙头、蛇身四翼的怪物，正从对面蜿蜒而来，不由吓得魂飞胆落，想要逃走。无奈自从昨日船中遭难，已是一日夜未进饮食；加上全家被害，身子就要被仇人污辱，吁天无灵，欲死无计，直直悲哭一整夜；晨间拼命挣脱绑绳，赴海求死，已是力尽神疲，又在水中淹死过去一阵。适才林间拷问二龙，随着三女奔波，无非绝处逢生，大仇得报，心豪气壮，精神顿振。及至二龙死于群狮爪牙之下，一时勇气也就随之俱消，饥疲亦随之俱来，哪还当得住这般大惊恐。立时觉得足软筋麻，艰于步履。刚走没有几步，便被石头绊倒，不能起立。

奇险中还未忘了三女忧危，自分不膏狮吻，亦难免不为怪物所伤，反倒定神。往侧面一望，只见林中一片骚扰，剩下几十条狮的后影，往前面林中退去，转眼全部没入林内不见。再看初凤，手中持的一只虾爪已经折断，正和二凤双双扶了三凤朝自己身旁走来。三凤臂血淋漓，神态痛楚，好似受了重伤一般。心中诧异，三女用甚法儿，狮群退得这么快？方在沉思，猛一眼又见那龙头虎面怪物，不知何时径自避开四女行歇之处，怪首高昂，口里发出异声，从别处绕向狮群逃走的椰林之内而去。这才恍然大悟，那怪物并不伤人，却是狮的克星。见三凤受了伤，本想迎上前去慰问，只是精力两疲，再也支持不住。只得问道：“三位恩姊受伤了么？”说时，三女业已走近身来，一看三凤面白如纸，右臂鲜血直流，臂已折断，只皮肉还连着，不由又惊又痛。冬秀见初凤、二凤对于妹子受伤虽然面带忧苦，却无甚主意，便就着初凤一同站起身来说道：“这位恩姊右臂已断，须先将她血止住才好。快请一位恩姊去将仇人留下的破衣通取过来，先将伤处包扎好，再行设法调治。”初凤经冬秀一阵口说手比，便跑过去，将狮爪下残留的破衣拾了些来。冬秀惊魂乍定，气已略缓，觉着稍好。激于义气，不顾饥疲，接了初凤手中破衣，将比较血少干净一些的撕成许多长条，一面又将自己上衣脱下，撕去一只衫袖，将三凤断臂包上，外用布条扎好。这才在椰树下面席地坐下，谈话问答。

初凤见她疲乏神气，以手势问答，方知已是二日一夜未进饮食。本想同她先行回宫，进些饭食，略微歇息，再寻俞利报仇。又因适才她在海中差点没有被水淹死，说话又不全通，正要打发二凤回宫，取些海藻果子来与她吃。冬秀忽然一眼望见离身不远有大半个椰壳，因饿得头昏眼花，语言无力，便请二凤给取过来一看，椰心已被风日吹干，尘蒙甚厚。实在饿得难受，便用手将外面一层撕去，将附壳处抓下，放在口内一尝，虽然坚硬，却是入口甘芳。一面咀嚼，暗想：“此时夏秋之交，这里从无人踪，除了果熟自落外，便是雀鸟啄食。椰林这么多，树顶上难免不有存留，只是树身太高，无法上

去。”便和三女说了。三女见她吞食残椰，除三风流血过多，仍坐地下歇息外，初凤、二凤闻言，便自起身，同往椰林中跑去。搜寻了一阵，居然在椰林深处寻着了十多个大椰子。

虽然过时，汁水不多，但更甜香无比。冬秀固是尽量吃了个饱，三女也跟着尝了些。冬秀吃完，剩有六个。初凤对二凤道：“恩母行时，原命我们谨慎出入，报完仇便即回宫，不可耽延，常在宫中出入。加上冬秀妹妹水里不惯，如留在这里，报完仇回去，她又没有吃的；海藻虽可采来她吃，也不知惯不惯。适才寻遍椰林，才只这十几个椰子，若给她一人吃，大约可食两天，足可将事办完，再打回宫主意。如今三妹受了伤，报仇的事由我和你同去，留她二人在此便了。”

三凤性傲，闻言自是不肯。冬秀见她姊妹三人争论，声音轻急，虽不能全懂，也猜了一半。知她三人为了自己碍难，便道：“妹子虎口余生，能保清白之躯，已是万幸。

此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里狮群太多，适才大恩姊曾说，才一照面，便将手中虾爪折断。三恩姊虽然仗着二恩姊手快，将伤她的一只大狮抓起甩开，仍是断了一条左臂。如今狮群虽被怪物赶走，难保不去而复来。妹子能力有限，三恩姊身又带伤，现在这样，大是不妥。我们四人既同患难，死活应在一起。妹子虽无大用，一则常见生人，二则昨晚被困，一意求死，颇留神贼窟路径。他新丧羽翼，必防我们再去。我们无兵器，如由原路前往，难免不受暗算。闻说此海陆地甚少，此地想必能与贼窟相通。不如我们由陆路绕过去，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将俞利杀了，与伯父报仇，比较稳妥得多。”

三女闻言，俱都点头称善。二凤便下海去捞了许多海藻海丝上来，姊妹三人分着吃了。那海藻附生在深海底的岩石之间，其形如带，近根一段白腻如纸，人口又脆。冬秀见三女吃得甚香，也折了一段来吃，入口甘滑，另有一股清辛之味，甚是可口，不觉又吃了两片。三女因彼此身世可怜，冬秀更是零丁无依，几次表示愿相随同回紫云宫潜修，不作还乡之想。只为宫中没有尘世间之食物，深海中水的压力又太大，怕她下去时节禁受不住，着实为难。今见她能食海藻，吃的可以不愁，只须能将她带回宫去，便可永远同聚，甚是可喜。大家吃完歇息一阵，冬秀见时已过午，商量上路。见虾爪只剩一根，虽然尖锐，却是质脆易折。便请三女折了几根树干，去了枝叶，当作兵器，以防再遇兽侵袭。算计适才来的方向，穿越林莽，向俞利所居处走去。陆行反没有水行来得迅速，经行之路，又是安乐岛北面近海处的荒地，荆榛未开，狮虎蛇蟒到处都是。四女经过了许多险阻艰难，还仗着冬秀灵敏，善于趋避，不与狮蟒之类直接相搏。走有两个时辰，才望见前面隐隐有了人烟，以为快要到达。不料刚穿越了一片极难走的森林险径，忽然沼泽前横，地下浮泥松软，人踏上去，便即陷入泥里，不能自拔。二凤在前，几乎陷身在内。前路难通，一直绕到海边，依然不能飞渡。最后仍由初凤、二凤举着冬秀，由海边踏浪泅了过去。绕有好几里路，才得登岸。

冬秀一眼看到前面崖脚下孤立着一所石屋，背山面海，小溪旁横，颇据形胜。忙请三女藏过一边，悄声说道：“这里既有房屋，想必离贼窟不远。招呼给贼党看见有了防备，我们人少，难保不吃他亏。且待小妹前去探个明白，再作计较。如果室中人少，我一比手势，恩姊们急速奔来接应，只须擒住一人，便可问出贼窟路径了。”三女依言，隐身礁石之后。冬秀一路蛇行鹭伏，刚快走近石室，看出石墙破损，室顶坍塌，不似有人居住神气。正想

近前观看，忽见后面三女奔来，竟不及与冬秀说话，飞也似往室中纵去。冬秀连忙跟了进去一看，室中木榻尘封，一应陈设俱全，只是无一人迹。再看三女已经伏身木榻之上，痛哭起来。忙问何故？才知三女初上岸时，便觉那地形非常眼熟。

及至冬秀往石屋奔去，猛想起那石屋正是儿时随乃父方良避地隐居，卧游之所。触景伤怀，不禁悲从中来。没等冬秀打手势，便已奔往室中去。冬秀问出前因，见三女悲泣不已，忙劝慰道：“此时报仇事大，悲哭何益？这里虽是恩姊们旧居，毕竟彼时年纪大小，事隔十多年，人地已生。万一有贼党就在附近，露了形迹，岂非不妙？先前我见恩姊们俱是赤身无衣，去到人前，总觉不便。只是急切间无处可得，本想到了贼窟，先弄几身衣服穿了，再行下手。看这室内，好似老伯被害之后，并无什么人来过，衣履或者尚有存留。何妨止住悲怀，先寻点衣履穿了。附近如无贼党，正好借这石室作一退身隐藏之所；如有贼党，也可另打主意。”

三女闻言，渐渐止住悲泣，分别寻找衣履。那石室共是四间，自方良被害后，只俞利假装查看，来过一次。一则地势实在隐僻；二则岛民为俞利所惑，以为方良父女仙去，谁也不敢前来动他遗物。俞利自是只会做假，布置神庙，哪会留心到此，一任其年久坍塌。房舍虽坏，东西尚都存在。四女寻了一阵，除寻出方母梁氏遗留的许多衣物外，还寻出那些方良在世时所用的兵刃暗器。便将树干丢了不用，由冬秀草草教给用法。这时天已黄昏，海滨月上。冬秀见室中旧存粮肉虽已腐朽，炉灶用具依然完好无缺。各方观察，都可看出附近不见得有甚人居。适才所见炊烟尚在远处，只是心还不甚大放，便请三女暂在室中躲避，由她前去探看贼窟动静。冬秀出室，先走到小山顶上一看，远处海滩上一带屋舍林立，炊烟四起，人物看不甚真。有时顺风吹来一阵乐歌之声，甚是热闹，路径也依稀辨出了个大概。计算俞利虽遭了拂意之事，仍在纵饮作乐，庆贺生辰。因为相隔不远，便回来对三女说道：“这里我已仔细看过，大概周围数里并无人家。如为稳当计，有这般现成隐身之所，正好拿这里作退身之步。等到明早，探明了路径，再行下手。不然便是乘今晚俞贼寿辰，贼党大醉，夜深睡熟，疏于防范之际，去将俞贼劫了来。”

不过三位恩姊俱都长于水行，去时第一要看清何处近海，以防形势不佳时节，好急速往水里逃走，千万不可轻敌冒险。大仇一报，即使归去才是。”

三女都是报仇心切，恨不能立时下手，便用了第二条主意。商量停妥，因为时间还早，冬秀见室中灯火油蜡俱全，先将窗户用一些破布塞好，找到火石将灯点起，以备烧些热水来吃。无心中又发现一大瓶刀伤药，瓶外注着用法。冬秀正为三凤断臂发愁，打开瓶塞一看，竟是扑鼻清香，知道药性未退，心中大喜。连带取了盛水器具，在屋外小溪中取了清泉进来。又寻了新布，请三凤将断臂问所包的布解下。狮爪有毒，又将一只臂膀断去，受海中盐水一浸，一任三凤天生异质，也是禁受不住。再加血污将布凝结，揭时更是费事，疼痛非凡。恼得三凤性起，恨不得将那只断臂连肩斩去，免得零碎苦痛。

还算冬秀再三温言劝慰，先用清水将伤处湿了，轻轻揭下绑的破布。重取清水棉花将伤处洗净吸干，将药敷上，外用净布包好。那药原是方良在日秘方配制，神效非常。一经上好，包扎停当，便觉清凉入骨，适才痛苦若失。药力原有生肌续断之功，只可惜用得迟了，先时匆匆包扎，没将骨断处对准，又耽误了这么多时候，不能接续还原。后来伤处虽痊，终久成了残疾，

直到三女成道，方能运转自如。这一来倒便宜了冬秀，只为给三凤治伤这点恩情，三凤感激非常，成了生死之交，以致引出许多奇遇，修成散仙。此是后话不提。

冬秀和初凤、二凤见三凤上药之后，立时止痛，自是大家欢喜。二凤又要往海中去取海藻，准备半夜的粮食。冬秀忍不住说道：“恩姊水中见物如同白昼，我想海中必有鱼虾之类，何妨挑那小的捉些来，由妹子就这现成炉灶煮熟了吃？一则三位恩姊没食过人间熟物；二则鱼汤最能活血，于三恩姊伤处有益。”二凤闻言，点了点头，往外走去。

不多一会，两臂夹了十几条一二尺长的鲜鱼进来。冬秀一看，竟有十分之九不认识。便挑那似乎见过的取了三条，寻了刀，去往溪边洗剥干净，拿回室内，寻些旧存的盐料，做一锅煮了。一会煮熟，三女初食人间烟火之物，虽然佐料不全，也觉味美异常。三凤更是爱吃无比，连鱼汤全都喝尽。三女又各吃了些海藻才罢。冬秀见三女如此爱吃熟东西，暗想：“贼窟中食物必定齐全，少时前往，得便偷取些来，也好让恩人吃了喜欢。”她只一心打算博取三女欢心，却不想烟火之物与修道之人不宜。后来三女竟因口腹之欲，不能驻颜，几乎误了道基，便是为此。

大家吃完之后，彼此坐下互谈。冬秀又教她的恩人语言。三女本是绝顶聪明，一学便会，虽只不长时间，已经学了不少，彼此说话，大半能懂，无须再加手势了。挨到星光已交午夜，算计乘夜出发，走到贼窟也只丑寅之交，夜深人静，正可下手。大家结束停当，定好步骤，由冬秀指挥全局，径往贼窟而去。这时岛地已经俞利开辟多半，除适才四人经过的那一片沮洳沼泽，浮泥松陷，是个天然鸿沟，无法通行外，余下道路都是四通八达，至多不过有些小山溪径，走起来并不费事。再加月明如水，海风生凉，比起来时行路，无殊天渊之别。四女离了方良旧居，走不上七八里路，便有人家田亩。虽然时在深夜，人俱入睡，冬秀终因人少势孤，深入仇敌重地，不敢大意，几次低声嘱咐三女潜踪前进。快要到达，忽然走入歧路，等到发觉，已经错走下去有三四里地。只得回头，照日里所探方向前进。

冬秀因昨日被擒，无心中经过俞利所居的宫殿，默记了一些道路。后来从看守的岛妇口中得知俞利寝宫有好几处，有时因为天热，便宿在近海滨的别殿上，但不知准在何处。原打算先擒到一个岛民，问明虚实下手。无奈经过的那些人家俱是十来户聚居，房舍相连，门宇又低，恐怕打草惊蛇，不敢轻举妄动。正在寻思，能遇见一个落单人家才好。忽见前面山脚下相连之处，有一片广场，丰碑林立。靠山一面，孤立着一所庙宇，庙侧两面俱是椰林。由高望下，正殿上还有一盏大灯光，静沉沉的，梵音无声。看神气，好似人俱睡熟。冬秀见庙墙不高，左近极大一片地方，四无居人。暗想：“前行不远，想已快近俞贼巢穴。人家越多，更难下手，何不翻墙入庙，捉住庙中僧道拷问？”便低声和三女说了。行近庙墙，正要一同纵身进庙，月光之下，猛见小山口外奔来一个人影。

方想等他入庙时节，纵上去捉个现成。四人刚打算走近庙门旁埋伏等候，谁知那人并不进庙，奔到庙左侧椰林前面，只一闪，便即不见。四女起先并未见林内有人家，这时定睛往林中一看，密阴深处，竟还有一所矮屋，另一面却是空无所有。四外观察清楚，知道庙中人众，便绕路往那矮屋掩去。

那矮屋共是三间，屋外还晾着一副鱼网，像是岛中渔民所居。四人刚行近石窗下面，便听屋内有人说话。冬秀忙和三女打个手势，伏身窗外一听，

只听一个年老的说道：“当初方老爹没有成仙，你我大家公吃公用公快活，日子过得多好。偏偏这个狗崽要举什么岛王，闹得如今苦到这般田地。稍有点气力的人，便要日里随他到海上做强盗，夜晚给他轮班守夜。好了，落个苦日子；不好，便是个死。方老爹心肠真狠，自己抛下我们去成仙，还把三个仙女带去。我们苦到这样，大家天天求他显些灵，给狗崽一个报应，仍照从前一样，那有多好。”年轻的一个道：“阿爸不用埋怨了，如今大家都上了他的当，势力业已长成，有什么法子想？除了他手下的几个狗党，全岛的人谁又不恨呢？也是活该，昨晚抢了海船上一个美女，蓝二龙那狗崽原准备给他今日上寿的，不曾想那女子有烈性，上殿时节，挣脱绑绳就往海边跑。眼看追上，忽然从海边冲起三个妖怪，将那美女和蓝二龙一齐都捉了去。有些人说，那妖怪有两个，长得和方老娘一般无二，说不定便是方爹看不过眼去，派了那三个仙女来给我们除害。如果这话不差，狗崽就该背时了。”

冬秀一听室中父子口气，对于俞利已是痛恨入骨。知道方良恩德在人，正可利用这个机会，使三女现身出去，对室中人说实话。顺手便罢，不顺手时，室中也只父子二人，不难以力挟制。便不往下听去，悄悄拉了三女一把，同往僻静之处，商量停妥。因三女说话常人不易全懂，便令三女伏身门外，听暗号再闯进去。自己走到矮屋门前，轻轻用手弹了两下，便听室中年轻的一个回答道：“老三下值了么？我阿爸今日打得好肥鱼，来这里喝一杯吧。”说罢，呀的一声，室门开放。冬秀便从门影里闯了进去。入内一看，室中点着一盏油灯，沿桌边坐着一个老者，桌上陈着大盘冷鱼，正在举杯待饮。

那年轻的岛民，也跟着追了进来，见是一个女子，已甚惊异。定睛一看，认出是日里逃走的美女，便喝问道：“你不是早晨被海怪捉去的美人么？岛王为你气了一天。你是怎生从海怪手里逃出，到此则甚？快说明白。如若回心转意，不愿寻死，我便领你去见岛王，少不得有你好处，我也沾一点光。”说时，眼望那门，意思是防备来人逃遁。

冬秀喝道：“你口里胡说些什么？我日里因不肯失身匪人，蹈海求死。眼看被蓝二龙这狗贼追上，谁想方老爹所生三位仙女，因全岛人民公忿俞利这个狗贼无恶不作，日常求告，奉了你们方老爹之命，前来代你们除害。行至海边，正遇我在遭难，才将我救去。如今蓝二龙已伏仙诛。三位仙女因从小成仙，离岛日久，恐来时岛民不知，受了俞贼挟迫，与她们抗拒；又不知俞贼今晚住处，误伤好人，特地命我前来打探俞贼今晚宿处。方才我们行经窗外，知你父子深明大义，心念故主，故此叩门询问，哪有什么海怪？”这一席话，正与日间传说吻合，老岛民已经深信不疑，闻言停杯起立，便要答话。

第一四三回

报大仇 群凶授首 恋红尘 一女私心

年轻的一个因处积威暴虐之下，还有一些顾虑，忙抢先答道：“你说的话，我们未始不信。只是岛王近年手下招了许多能人，如你没有三位公主帮

忙，想到他宫中行刺，凭你一个年轻女子，定遭毒手。那时问起根由，定然连累我们父子。除去俞狗崽本来是全岛的公意，只是他防备得严，无人敢去下手。你如使我父子见上三位公主一面，休说指路，叫我父子死都去。”冬秀闻言道：“足见你们还有人心。”一面便朝门外低唤道：“三位仙姊，请进吧。”说罢，便听叩门之声。岛民忙将门一开，将三凤姊妹放了进来。

老岛民原见过三女小孩时模样，又有两次先人之言，一见便即断定不差。首先奔了过去，跪了下去，叩头不已，口里直喊：“公主救救我们！”那年轻的一个见老的认出，也慌不迭地随着跪倒。冬秀笑道：“你们无须如此，起来讲话。天已不早，我们还办正事呢。”岛民父子这才恭敬起立，让三女榻上坐定。老者重又跪禀道：“我名蓝老铁，他是我儿子蓝佬石，俱受过方老爹仙爷大恩。三位公主如有用我父子之处，万死不辞！”初凤便照预定，朝冬秀指了指。冬秀答道：“三位公主别无用你父子之处，只要即刻告知我们俞利的住处。如胆大时，便领了我们前去。也无须你父子相助动手，自有除他之法。”

岛民父子闻言，心中大喜。老的一个忙跪答道：“那俞利狗崽，自从方老爹成了仙后，无人再能制他，勾了手下一干党羽，胡作非为。先还只役使岛民给他建造宫殿，选那长得好的岛中姊妹去做他的什么妃子，强派众人给他纳粮。后来越闹越不像话，竟违了方老爹在时所定不与中国胡儿相通的规章，擅自逼人造了海船，飘洋前往闽粤等地，采办金珠、歌妓和好吃好玩的东西，拿全岛人民的血汗供他糟践享乐。意还不足，近年又招纳了一干海盗，专在海上劫掠商船，害死的人不知多少。大家都皆恨到极处，没奈他何。谁稍有一点抗拒，不是无缘无故不知下落，便被他逼着同去作海盗。到了洋里，将人抛下水去喂鱼，回来只说遇见官兵战死，还假装慈悲，发下些抚恤的钱。他也知全岛人民十有八九恨他入骨，除挑选心腹作护卫，以防不测外，又将所居宫殿建造得十分高固。我儿子便因小的年老性直，受不得他手下爪牙的气，假意对他忠心，费了不少做作，才补了一名近身的护卫。因为他对方老爹全是一番假恭敬，神庙中并无僧道，人民再一求说，才派了小的三人在庙外林中居住。明着每日管理庙中灯油香火，暗中却要为他打听人民求告时的言语有无怨望。小的因为不肯作孽，连月没有给他告密，听说还要换人呢。适才听小的儿子说，他今晚正和一个姓牛的妖妇住在海滨别殿上。如要下手，最好再候一会，赶天快明以前去。”

那岛民的儿子便接续道：“那妖妇原有丈夫。岛上自这两个狗男女来，方才坏得不可收拾。那男妖道叫秦礼，惯会邪法，呼风唤雨，遣将驱神。出海打劫的船，便是此人率领。连蓝二龙那般得势，只能做个副手。女妖道更是又淫贱，又狠毒，岛中少男长女也不知被她糟掉多少。听说新近在海中三门岛得了一部天书，要和俞贼、妖道一同修炼。

今早三位公主抢去蓝二龙，救走这位大姑时，正赶妖道海上有事未回，妖妇又去什么仙山采那血灵芝来与俞贼上寿，俱都不在岛上。妖道回来，听说尚有几日。妖妇已在午后回转，得知海边出了海怪，可笑她哪知三位公主的仙法，还说是鱼精，在海边闹神闹鬼地行了好半天法，说是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不论什么妖怪，都要送死。如今三位公主不是好好上来？可见她也没有真实本领，不过哄哄俞利这狗贼罢了。这妖道夫妇原与狗崽不分彼此，同在一处淫乐。狗崽原配的妻子也因不甘被妖道污辱，寻了自尽。此时前去，正是他们淫乐高会之际。平日就护卫森严，何况今日又是狗崽的生日。照例

每晚淫乐到天快明以前，服了妖道的药入睡。那时他几十个亲近的护卫跟着累了一天，纵不全睡，也都疲乏已极。除了两个率领上值的死党外，余下便是与小人一般的外侍卫，虽未必全叛狗崽，只要经小人一说明三位公主奉了方老爹之命前来除害，也决不会反抗的。”

冬秀抢答道：“三位公主的意思是不愿惊动众人耳目。既然俞贼在天明前就寝，那你就算准时刻，领了我们前去，说明俞贼睡处的方向路径，我们自会行事。事前不可妄告一人，等到除了俞贼之后，我们已走，宣示与否，任凭于你便了。”岛民父子又跪求方老爹以后降福大家，时常显灵，最好能留一位公主在岛上主持，使大家重过安乐日子。

冬秀招呼他父子起立，用话诳道：“这事我们不敢擅自作主，须等除了俞贼复命之后，才能禀明方老爹定夺呢。”正说之间，蓝佬石猛想起三位公主进屋这些时，连茶水也未孝敬一杯。父子二人忙将桌上残肴撤去，从新摆上杯箸，说道：“小的只顾禀话，也忘了整备酒食。如今离天明还有一会，家中没什可敬。昨日打得鲜鱼，做了鱼冻，还有些烧肉和隔年陈酒，待小的父子整理出来，与公主、大姑权当接风。吃完就该是时候了，便起身。”冬秀因想三女尝点人间之物，也不客套，便代三女允了。

岛民父子益发大喜，老少同奔隔室，先端了两大盘鱼冻和烧肉及一葫芦酒出来，请四女饮用。另外泡了两大碗冷饭，又去开了一个大西瓜，用木盘盛好捧上。东西不多，已是将一个小方桌堆满。还在东寻西找，恨不能把家中所有全拿出来献上，才称心意。

三女见其意甚诚，甚是感动。冬秀便叫他父子一处同吃，再三不敢，也就罢了。三女原惟冬秀之言是从，不懂客套，再加初食人间有调和的东西，比起适才盐水白煮鲜鱼又强得多，三凤更是连夸味美不置。不一会，先将酒饭鱼肉吃尽，又将西瓜吃了，吃得甚是高兴。蓝佬石因家中剩饭不多，煮又不及，每人只吃得半碗，甚是歉然，再三说三位公主和大姑以后如想吃人间之物，只管前来，千万赏光，不要客气。初凤、二凤还不怎样，三凤口馋，当时未说，却记在心里。

冬秀命蓝佬石出去看星光，归报已离天明不远。重又问了一回路径形势，便由岛民父子在前引路，往海滨别殿的后墙外进发。出了小山口不远，绕着坡道，弯弯曲曲，走有五六里路，折向海边，便是俞利避暑的别殿。相去还有半里，望见那别殿建置在海滨山坡上面，周围大有百亩，四面都是花园，只当中一丛高大宫室，巍然独峙，除朝海一面的凉殿突出宫外，四围都有宫墙围起。宫墙里靠墙一面，点着许多鲸油明灯，大如栲栳，用两三丈长的木杆挂着，每隔几步便有一个，灯罩上绘满花彩，远望高低错落，灿如锦星。围着宫墙外面，到处都竖立着大有数丈的木伞，伞下面都有人在那里坐卧。那所宫殿却是黑沉沉蹲踞在月光灯影之下，通没一丝光影透出，好似殿中人俱已睡熟神气，却不时听得一种细吹细唱的乐歌之声，随风吹送。冬秀与三女随了蓝氏父子正行之间，眼看离那宫墙后身只有十丈远近，忽见蓝老铁把手向后连摆，停了下来。冬秀便照预定暗号，忙拉三女躲向一边，俯伏在地。这时蓝佬石已快步奔向前去，一会回头招手。蓝老铁引了四女重新前进。原来众人因正路上防卫太多，改从山坡上爬行下来。谁知这隐僻处的防卫也不在少，沿途尽是一些小木伞低藏凹处。每伞下面俱有四人，拿着兵器在那里防守。所幸岛民良懦，素来无警，除内宫一些死党为讨好俞利，故示忠诚，有许多做作外，宫外这些防守的人，日子一长，见无什事，人多奉

行故事。一过午夜，有的倚背假眠，有的席地而卧，俱已沉沉睡去。

蓝氏父子犹恐惊醒防守的人不便，仗着佬石有腰牌口号，总是由他在前探路，看出无警，再回首招呼众人过去。不多一会，一同走到墙后，先择了一处隐僻树林藏好，重商下手之策。蓝佬石悄声说道：“我在宫中当护卫只有半年多，先只说各路口上俱都有人防守，却未料到这种隐僻难走的宫墙后面也设有埋伏。且喜人都睡熟，没被他们看见。

现在宫殿里面奏细乐，这些狗男女定然还多没睡熟。小的看还是稍等一等，等他们睡了，再同进去下手，要省事得多。”冬秀知他胆怯，悄问殿上怎无亮光？蓝佬石道：“狗崽又贪凉爽，又怕风寒，除日里会人时是在殿上外，夜间淫乐却在地底下一层。殿上所有隔扇，都有布幔遮蔽，以防外人窥探。地室里却是灯光如昼，外边哪里看得见？小的因为日前虽补上了他的近身护卫，每晚只在上层宫殿随班上值，地室却未去过。日前听得人说，下通地室共是三条道路，除正殿宝座后面台阶是条正路外，只知有一条直通海口。

那里还备得有船，另有铁闸开闭出入，不知什么用处，地方在三位公主日里上来的礁石的后面暗礁上面。近来狗崽因海水日涨，说那洞已经无什用处，正和蓝二龙密计，另开一条道路呢。但另外一条，不知在什么所在。通海这条，须要绕向前面，一则绕走不便，二则有那铁闸关闭，也无法进入。我们只能从正殿进去。殿上共有狗崽手下二十四名护卫，殿外更不知有多少。他每晚临与妖妇同睡以前，必令许多赤身美女奏这细乐，直到他二人睡熟方才退去。如照往日，此时早已睡熟，今日想是因狗崽生日，妖妇又不知给他什么烂药吃，这般精神。”

正说之间，乐声忽止，东方已依稀有了明意。冬秀见再不下手，少时天明人起，更费手脚，便对蓝氏父子道：“你二人身家性命都在岛上，事情如有失手，岂不连累了你们？好在我们虚实尽得，无须你们指引。天已不早，我等自会越墙行事，你二人不必跟去了。”蓝氏父子坚持不肯。本想再待一会进去，因见冬秀和三女心切，又看出有点疑他胆怯，便不再说。探头往墙内看了看，并无动静，回身一打手势，一同越墙入内。宫中防守之人虽多，一则蓝氏父子也是岛中有名的好身手；二则俞利寿辰，人们累了一天，都以为不会有什事故，放心假寐的居多；更因蓝氏父子熟悉内情，善于趋避，不多一会，便到殿上。

蓝佬石知道殿门此时紧闭，推不进去。一路鹭伏鹤行，挨着殿上隔扇轻推，偏巧殿上留值的几位侍卫因为天气大热，嫌闭在殿中气闷，背了人偷偷虚开了一扇漏风，后来忘了关上。蓝佬石正愁无法入内，无心中推到这一扇，见是虚掩，心中大喜。知道里面还隔有一层布幔，先探头进去，隐在幔下，偷眼往前一看，见殿中灯烛尚未全灭，除通俞利行乐的地室人口处，有两人在那里带着倦意持戟倚壁防守外，余下一二十个护卫俱都抱着兵刃蜷卧在地，有的尚似在聚头低语。知道这般进去，只被一二人发现，便将全数惊醒。正想不出好主意，猛觉身后有人拉了一下衣袖。回头一看，见是冬秀等四人。

刚要悄问何故，又见冬秀朝外连指。转身回头一看，前殿侧木伞下面的人，不知何时俱都起身，往殿阶上奔走。刚暗道得一声：“不好！”忽见那些外侍卫走近殿阶，便即止步，坐了下来，纷纷交头接耳，似在议论什么。知道踪迹未被看破，心中略定。猛地又听殿中当当两声。再一回首，冬秀和

三女俱都不在。忙探头二次往中殿一看，殿上睡熟的人仍然未醒，只那把守地室门户的两个持戟武士业已双双跌倒，冬秀和三女正相率往地穴中走去。再一看自己的父亲，已经不知去向。暗想：“老父年迈，痛恨俞贼入骨，今晚本不愿他同来冒险。一则仗着仙女壮胆；二则知道老人家脾气，不敢拦他高兴，一时疏忽，带了同来。适才回首时节，只见仙女她们四人。如非在自己未见时随了三位公主入内，便是遭了毒手。”想到这里，情急关心，便也撩开围幔，往殿中纵去。

却没料到隔扇底下，正睡着两个内殿护卫，佬石下地时，恰好一只脚踹在一人的腿上，立时惊醒，叫唤起来。佬石方要动手将那人打倒，不想那人一嚷，所有殿中已睡和半睡的二十多个护卫大半惊觉。所幸俞利平日虽无恶不作，岛中却从没出过一回事，故众人平顺日子过得惯了，俱都不以为意，反问那人乱些什么？佬石看见人多，不敢下手，猛地心生一计，便哄那首先警觉的二人道：“我因贪立一些功劳，适才下值，没有回家，径往海边，守候日里抢去岛主美人的海怪动静。等了一夜，适才竟看见她在海岸近处探身出游。我想入宫与岛王送信，因殿门推不开，才越窗而入。不想误踹在你的脚上，将诸位惊醒。让我到地殿中去报信吧。”其实这班俞利的内殿侍卫，共是四十八人，轮班上值，昼夜不定。因俱认为是精通武艺的心腹，当值时，只要凑足二十四人之数，除另外四个头子外，余下并不限定谁是谁替，私下尽可通融。佬石如不说出由外入内，众人睡梦昏昏之际，大家都是昼夜常见熟人，殿上灯火明亮，最先惊醒的二人已认明是自己人。那两名把守地穴的执戟武士，因为四女人殿时，初凤姊妹三人在前，身手异常剽疾，一到穴口，便一人一个将他弄死，倒卧在宝座后面，有屏风挡住，人一时看不见，或者不致引人疑虑。候到他们二次就睡，再入地穴接应四女，业已成功归去，也不会发生异日一段美中不足之事。自以为想法甚妙，却不料反因此露了马脚。

先听话的二人倒未怎样在意，偏偏旁边不远的地上，还惊醒了一个头目，这人便是俞利的死党。先见是蓝佬石误踹人脚，将人吵醒，也未在意。及听他说了那一番话，猛想起今夜当值时，他曾说老父有病，不能当值，告退回去，怎地又往海边去守候海怪？再说牛仙姑曾再三嘱咐，那里环海一带设了天罗地网，不准人近前，近前便难脱身，他怎能前去？越想疑窦越多。见他说完，便要往宝座后地穴那一面跑，忙喝道：“佬石过来，我问你话。大家也都过来。”说罢，暗将左侧睡的两人踢了一脚。佬石回身一看，是俞利的死党起身相唤，知他难惹多诈，未免有点情虚。又见众人大半注视自己，齐往那人身侧走近。知道不去，其势不行，只得强作镇静，走了过去。方想仍用那一套假言敷衍，身才近前，那头目便喝道：“你们急速分出一半人来，将没醒的唤起，连岛工地宫和各窗户口一齐把住，我要盘问这厮。”蓝佬石心知不妙，正待解说，那头目已冷笑道：“我把你这该死的狗崽！你凭什么敢私往岛王地宫回事？岛王虽补你做近身侍卫，你有入宫的号牌么？”佬石以为他见自己越级巴结差使，有了醋意，心才略定。便强辩打脱身主意道：“我因无心中看见海怪出现，一时喜极忘形，忘了规矩。请你不要见怪，现在由你去报信领赏何如？我回家去就是了。”说罢，便想往适才进来的隔扇下面奔去。

还没有走出几步，身后左右诸人早得了那头目暗示，一拥齐上。

佬石回头见众人追来，正要加紧逃出殿左去，忽见一人从屏风后奔出，高叫道：“快莫放他逃走，把守地宫口的两位武士被人害死了，殿里恐怕还

有别的刺客，快快鸣钟报警呀！”说时，左右前后的人全都惊起，向佬石包围迎截上来。佬石知道踪迹败露，除了盼望三女成功，出来解围，更无活路。又惦记着老父不知去向。立时把心一横，一不作，二不休。来时因腰间只带了二尺多长的一把短刀，殿上诸侍卫各持长枪大刀，知难抵敌。就在这一转瞬间，一眼瞥见殿角大钟架前面用来撞钟的八尺来长杵形的一根镔铁钟锤，正有两名护卫想要奔近前去打钟。这钟一鸣，立时殿外各处的岛兵便会全部闻声齐集，势更不得了。猛地灵机一动，并不思索，脚底下一垫劲，便往钟架前飞纵过去。

这殿本为数亩地面宽广，那钟架立在殿的西角，两面靠着石墙，并无出路。一则佬石身轻力健，本领在众护卫中也不算数一数二；二则都只防他逃走，万没想到他存下拼死之心，会往钟架前纵来。偏偏事有凑巧，那钟锤悬挂在钟架前不远的一根梁上。佬石情急力猛，纵得大高，刚纵到钟锤跟前，用刀使足平生之力，往那系锤的两根索上砍去。

足还没有落地，那准备奔过来打钟的两名护卫已经赶到，见佬石在头上飞起，以为有了便宜。当先的一个举起手中枪往上便刺，当时只顾刺人，没防备到钟锤近钟的一头被佬石用刀砍断，掉了下来，势疾锤沉，正打在那人的前心上面，当的一声，立时口吐鲜血，直往后倒跌开去。另一个护卫使的也是长枪，正站在死的一个身后，原本跟着想举枪上刺，被先一个的尸体往怀中一撞，恰巧枪正端起，想让不及，扑哧一声，扎了个对穿而过。后来这人一见误伤了同伴，未免吃了一惊。再加枪尖陷入死人骨缝以内，不易拔出，略一迟顿。佬石眼明手快，业已飘然落地，早认出这两人具是俞利手下的贴身死党，平时鱼肉同类，无恶不作，便乘他惊慌失措之际，迎面一刀砍去。也是这人恶贯满盈，正用力一拔枪，枪未拔出，一见佬石刀到，竟会忘了撒手丢枪，先行让过，反举左手往上抵挡。等到刀临臂上，转念明白，已是不及。热天俱着的是单衣，如何能挡得住利刃，被佬石一刀正砍在手腕上面，连筋砍断，仅剩下一些残皮和下半截衣袖连住，没有整个落掉，这才撒手丢枪。想逃时，佬石更不怠慢，底下一腿，就势一横刀背，朝这人腹间扎去，扑哧叭啾连声，两具死尸连这人手中兵刃，全都掉落地上。

佬石复一纵身，又是一刀，将另一头系钟锤的索一齐砍落。便将钟锤持在手中，虽觉稍微重些，也还将就使用。这原是转眼间事，未容佬石迈步上前，适才那个头目也率了众人赶到。佬石估量单手持锤太重，便趁那头目冷不防，将手中那把短刀迎面飞去。

岛中诸人自幼就从方良学习暗器，个个能发能避，偏偏又吃了人多的亏。那头目带了众人一窝蜂上来，原以为可将佬石堵在殿角，便于擒拿。不防一刀飞来，头目在前，一见刀到，忙将头一低，虽然让了过去，后面的人却未看见，内中一个死党又被那刀斜砍在脸上，翻身栽倒。这时殿上一片喊杀之声。佬石也抡开那柄杵形钟锤，似疯狂了一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众人平时虽然俱会武艺，无奈多半是俞利近身死党，不作海上生涯。一则没有经过正仗；二则一经入选之后，大都养尊处优，作威作福，武功多半荒废，哪经得起。佬石平日既受老父之诫，朝夕苦练，又在情急拼命之际，锤沉力猛，纵然众寡悬殊，殿门已闭，不易冲出，也不能持久，可是众护卫已带伤有好几个。

那头目原因断定刺客只佬石一人，此时便入宫报警，或邀人集众，既没有面子，又不好捏词报功。及见佬石似凶神附体一般，众人越斗越畏怯不

前，连自己也几乎挨了一下重的，而钟锤已失，无法集众。正在怒骂督伤众人上前之际，猛听殿门外有多人连声撞击，暗骂自己：“外面现在有许多帮手，怎地这般糊涂？”便任众人 and 佬石相持，自己纵上前去，将殿门钢门一拔。立时铁杠落地，一声鼓噪，殿外面二百多名岛兵似已知有警，各持器械齐拥进来。佬石一见敌人势盛，三女还未出穴，吉凶不定。心中一慌，招式便乱，看看有些支持不住。忽见敌人方面一阵大乱，有人高喊自己名字，好似父亲老铁的声音。抽空偷眼一看，果然不差，老铁手执双刀，正率来的岛兵，在追杀殿上原来的护卫呢。这一来，立时精神大振，喜出望外。转眼间，岛兵拥到面前，帮着自己与敌人争斗起来。

那头目开门时节，本想回身率了外来援兵杀上前去。仍盼仗着声势，由自己手内将佬石擒到，挽救面子。一听身后大乱，一回头便看出众心离叛，大吃一惊。知道乱子不小，不敢恋战，径自溜入地穴。先将通俞利寝宫的道路开了机关，把一座钢墙封闭，以防变兵侵入。再由另一通道走向宫墙外面主营之中，唤醒主将报警。一面命人传信岛中各死党前来平乱。他哪知俞利恶贯满盈，转眼伏诛遭报，还以为自己机智神奇，运筹若定，一些也不惊醒俞利，就可将大乱削平。少时升殿，报了奇功，怕不平步登天，立时便补了蓝二龙的缺。岛中规矩：那护卫头目虽只二三等的小将，因是俞利最亲信的死党，紧急之时，可以便宜行事。等他二次由地道回殿，那些岛将一听别殿有警，一面全岛传警，一面各自带了现有兵将杀入官来，人数也不下数百。

蓝老铁父子正率领了平日与老辈结纳的二百余名把守宫垣的一干兵将，将殿上侍卫擒杀殆尽，忽然在外露营的几名岛将又带了岛兵杀入。双方正待交手，蓝老铁便率众冲至殿阶，高叫道：“诸位子侄们，还不快把三位公主显灵之事说出？我们杀的是狗崽和他手下的几十个贼党，尽伤自己人则甚？”一言甫毕，众人本俱同居一岛，无不相熟，非亲即友。蓝氏父子这一面的人，便各自唤了对面自己亲近人的名字高叫道：“日里捉去蓝二龙的不是海怪，乃是方老爹所生的三位仙女。因见俞利狗崽同他手下这群贼党无法无天，害得我们大家吃苦受罪，却便宜他几十个狗崽快活，方老爹特命三位公主下凡来救我们。先将二龙捉去审问明白，杀了除害。又命三位公主今晨到来，说与蓝老铁叔叔，命他父子引路，现在已到地宫，去捉俞狗崽和妖妇去了，少时便要出来。你们还不快把你们的贼官捉了，叫三位公主少时升殿发落么？”这一番话一说，人人果然停步不前，互相交头接耳起来。

那后面统兵诸死党，一见这般光景，不禁大怒，喝道：“这老狗崽反叛胡喷！这方老爹父女成仙业已十多年，哪有下凡的道理？你们单听他的妖言惑众，再不上前动手，少时惊动岛王，请牛仙姑施展仙法，还不将这群狗崽捉住，千刀万剐！那时大家都是死罪。”喊了几声，见众人仍是逗留不进，恼得一个为首死党性起，近身的，被他接连用刀砍翻了好几个。一面口中喝道：“他说仙女显灵，你们亲眼看见么？再不随我杀上前去，我们几个人便先将你们这些不听号令的人杀死，看你们值也不值？”

众人虽然心思方良，久已想叛俞利。一则外营人多，事先未经老铁说好；二则日里虽有种种传说附会，到底还没有人亲眼目睹蓝二龙被海里蹿上来的三个赤身美女捉去。

此时听对面叛兵呐喊了一阵，细看三位仙女总是不见出来，后面俞利死党却又逼得太紧，送命就在目前。积威之下，此时谁也没想到对这几个统兵死党倒戈相向。心里一顾虑，都打了暂时还是上前动手，等到亲眼看见了

三位公主，再作计较的主意。当下便吼了一声，冲上前去。这工夫一耽搁，四外俞利的死党俱都得了传报，纷纷带了岛兵前来应援。

老铁父子先看几句话就乱了敌人军心，甚是高兴。及至停了一会，众人受了几个主将威逼，就要杀上前来。知道众人为势所迫，并无斗志，只要杀了那几个为首主将，立时瓦解，先还不甚着慌。不曾想四外岛兵杀声动地，也如潮水一般涌到。明知此时三女一现身，便即无事，偏偏三女和冬秀一个不见。后来眼看敌人与先来的会合，相次杀到阶前，连自己这一面的岛兵也在那里交头接耳，面带忧疑。这才着起急来。势已至此，只得身先士卒，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双方正待接触，老铁毕竟老谋深算，猛地心生急智，大骂蓝佬石道：“小畜生！只管呆在这里则甚？还不快到地宫内去将三位公主请了出来，把抗命的人杀他一个不留！”这几句话一出口，前面众人又显出欲前又却的神气。那几个俞利手下死党，见前面的人又在观望，后面援兵被前面人阻住不得上前，不由暴跳如雷，各举兵刃，一边喝骂众人，一边便越众抢上前去，准备厮杀。

老铁知道缓兵之计决难持久，这几个为首敌人个个俱是岛中能手，如等他们杀到面前，稍一抵敌不住，众心便即溃散。正在焦急，忽见最前面敌人纷扰处，一个身材高大的首将手持一柄三环链子烈焰叉，飞步从人丛里抢到阶前，大喝一声：“胆大狗崽，竟敢反叛岛王！”言还未了，哗啦一声，手中链子一抖，早一叉朝阶上老铁当胸打到。老铁知道这人是俞利手下数一数二的心腹勇将，名唤郎飞，武艺精通，力猛如虎，所使一柄三环链子叉又长又重，单凭手中兵刃，休说抵敌，连近身都不得能够。连忙将身往后一纵，退避回去。郎飞就势往阶上纵来。老铁这一面的岛兵，起初敌人声势虽大，还不怎样畏惧，一见他也得信赶来，知道此人性如烈火，残忍凶暴，哪里还敢迎敌，吓得纷纷往殿上倒退。前面岛兵虽一再被老铁拿话唬住，一则始终没有三女出来，渐渐由信生疑；二则后面几个主将连杀带打，催逼得紧。一见郎飞一到，只一照面，便将变兵吓退，立刻换了一番心理，齐声呐喊，也跟着杀上前去。

这面老铁刚将敌人的叉避过，猛听对阵中喊杀声起。自己这面不俟与敌人交手，已露出溃败形势，知道自己若再稍微怯战，立时瓦解。当下把心一横，大喝一声：“方老爹有灵有应，快显神通呀！”一面喊，脚一点地，用足平生之力，连人带枪纵起空中，直朝殿阶中腰的郎飞分心刺去。也是真巧。那殿阶由上到下，高有一丈七八。郎飞素来得理不让人，身刚奔到阶前，头一叉抖出手，见老铁不敢迎敌，紧跟着就势一变招式，由飞龙探爪化成长虹吸水，仗着力猛叉沉，向殿上岛兵横扫过去。岛兵又都吓得纷纷倒退，不由起了轻敌之心，哪把这二三百个变兵放在心上。满打算凭自己一人，就可斩尽杀绝，少时去向俞利请功。当下一纵身，就上有丈许多高，脚未立定，三次叉又出手。

因为出手太疾，殿上岛兵不及避让，早有两个被他扫倒。那叉尖横扫在第二人身上，势子未免略缓了缓。内中有一个岛兵人极愚蠢，武艺虽然平常，却有一把子好气力。原与那打倒的两个同伙并排站在一处，郎飞叉到，一害怕，想往后退，没想到身后人多拥挤，退不下去。略一延缓之间，郎飞的叉头业已扫到面前。猛地急中生智，就势往横里一纵，顺手抄住叉头，死命往上便拉，再也不肯撒手。身后两个岛兵也看出便宜，抢上前来相助。郎飞叉柄原有护手套在手腕上面，见叉头被人接住，用力往怀里一抖，三个岛

兵纷纷跌倒在地。郎飞原是一勇之夫，心神一分，没有贯注全局。冷不防老铁在他叉头刚要被岛兵接去时，凭空飞起，没有容他二次用力回拽，一杆精铁铸就的长枪，业已由上而下刺到胸前。郎飞一手被叉的护手套住，抽不开来，叉在人手，脱身不得。猛见老铁的枪刺到胸前，心里一慌，不由自主，举右手叉柄便想隔架。不曾想对面三个岛兵俱都死命紧持叉头，和他对扯，吃他一抖跌趴地上，并未松手。他这里用叉柄去挡老铁的枪尖，被那持叉头的三个岛兵死命用力往怀里一扯，郎飞匆忙慌乱中，顾此失彼。就在敌人枪尖寒光耀眼之际，觉着手上猛地一动，身子便不由自主地朝前一扑。口里刚喊得一声：“不好！”老铁一柄尺许长的枪尖业已到了胸前。两个都是急劲，无法躲闪，等到郎飞想用左手去拦抢敌人枪头时，已是不及，扑哧一声，枪尖透胸而入。双方全是迎撞之势，力猛势疾，老铁枪尖竟是透穿郎飞背脊，连枪身都随尖没入尺许。郎飞哪里经受得住，负痛一着急，暴雷也似大喝一声，一只左手便朝枪杆上打去。老铁情急拼命，无心刺中敌人要害，脚落阶沿。刚得站稳，正要拔枪，吃郎飞这一掌力量何止千斤，枪杆立时打折。老铁虎口都被震开，再也把握不住，连忙撒手将枪丢去。知郎飞力猛如虎，手脚厉害，恐他还有绝招，连忙纵过一旁时，耳听郎飞狂吼一声，已被上面三个岛兵拉倒，斜躺在阶沿上面，带着胸前半段长枪，死于非命。

下面为首几个脓包主将先见郎飞得胜，一面打骂手下，早已越众向前，各率一些心腹岛兵蜂拥而至。刚赶上了台阶，郎飞已经身死倒地，各自心里一惊，脚下虽然停住，还在催促别人上前。当时便是一阵大乱。老铁见郎飞身死，心中大喜。殿上那些岛兵见敌人中最厉害的已被老铁刺死，不由军心大振，退后的也都折转身来，朝前喊杀。老铁仍因寡不敌众，一面约住众人，对方如不杀上殿来，不可动手，仍照先前一样，齐声呐喊说：“三位公主已到，正在地宫擒住俞利这狗崽和妖妇审问。如念方老爹在时的恩德和现在成仙后的法力，可急速投降，以免同受诛戮，玉石俱焚！”下面几个为首主将见郎飞身死，虽然心中胆寒，声势少挫，及见老铁并未追杀下来，势子一缓，毕竟还欺敌人势孤力薄，不住口地喝骂，催众上前。这几人手下也各有一些有本领的死党，这时也都相继赶到阶前，彼此略一观望，一声呐喊，便往殿阶上杀来。老铁业已另外取了一件兵刃，挺身立在阶前，约束进退。见这番敌人势众，来的又都是岛中精锐，知道无可避免，只得严阵以待，眼看接触。

老铁方在惊慌，忽听身后一阵大乱，似有人喊道：“大家闪开，公主来了！”刚一回身，便见数十条明光耀眼的东西从头上越过，朝下面敌人打去，敌人方面挨着的，便纷纷受伤倒地。定睛一看，身后岛兵纷纷往两边闪退，佬石脚下夹着适才去与俞利同党报信的几个护卫头目，已捆得像馄饨一般，独自当先在前领路，身后紧跟着冬秀和三凤姊妹。不由大喜，朝下高声大喝道：“三位公主已经出来，你们还不快些丢了手中兵器，跪下投降，要等死么？”言还未了，佬石、冬秀已引了三女来到殿阶前面。老铁这才看清初凤一手还夹着俞利，业已半死；二凤手上却提着那妖妇的首级。知道大功告成，越发喜出望外。见三女还待往殿阶下面走去，恐怕多伤无辜，忙朝佬石使了个眼色，再向三女跪禀道：“狗崽已诛，除了几十个他的狗党外，余者俱是为他势力所迫，只要他们悔悟投降，请三位公主饶恕他们吧！”说罢，就初凤手中接过俞利，又命佬石也向二凤手里要过妖妇的首级，一同举起。正要朝下宣示德威，猛见敌人丛中一阵嘈杂喧哗，乱做一团。

原来三女在地宫中杀了妖妇，捉了俞利，看见宫中许多兵器件件精奇，

寒光耀眼，不由爱不忍释，各人夹了一抱准备带回海底玩弄。及至佬石擒了头目，入宫报警，出来接应老铁时，三凤单手夹着十来件长枪刀矛之类，与冬秀二人紧随佬石身后。一出殿门，便见下面敌人喊杀连天，声势浩大。三凤一着急，首先放下所夹兵刃，取了两杆长枪朝下掷去，便有两个敌人应声而倒。初凤、二凤也跟着学样。这一来，殿下面的岛兵连死带伤，便倒了一大片。先声夺人，本已有些胆寒，又听老铁在那里高声呼喊三位公主出来了。为首几个主将先还以为老铁又使故智，只管督促手下往上冲锋，没有在意。谁知老铁喊声未了，转眼工夫，三女果然出现，俞利和妖妇一个就擒，一个授首。蠢的几个还在晕头转向，高声喊杀；稍微聪明一点的，早已脚底明白，回身便想往人丛里逃走。

这些岛兵，平日心目中早深印下方良的影子；有那见过三女幼年时相貌的，将耳闻目睹，凑和在一起；又听了老铁父子的先后宣示，存下先人之见：深信是仙女临凡，自不消说。就是那些没见过的幼年岛兵，因为日里三女擒走蓝二龙，抢去美女，种种传说，又加三女出现时的威势，早已人心不摇自动。再加上有好些人家感戴方家恩德和平日所闻方良仙去的奇迹，处于俞利和他一干爪牙淫威挟持之下的岛民，一旦见三女真个现身，俞利、妖妇被擒伏诛，立刻转变过来。早不等上面吩咐，先已不约而同地高喊道：“三位公主真个奉了方老爹之命，来捉岛王，搭救我们。怪罪的只是几个为首的狗党，与我们无干，还不跪下求恩么？”这几个一领头，余人也都相继随声附和，纷纷丢了兵刃，跪倒乞恩，叩头不止。那几个先开步逃走的主将，在人丛里走没几步，早吃一些眼明手快，贪功取巧的岛民一拥齐上，分别按倒，擒至阶前献上。同时那不知死活，还在喊杀的几个死党，也吃身旁的岛兵打倒。除了一些其恶未彰，自知或能幸免，转变得快，先行跪降的外，凡是想逃走的，一个也不曾漏网。

冬秀见事已大定，当时因海底波涛险恶，三女仅止生具异禀神力，善于水居，并非什么神仙之类，未免存了一点自顾的私心。略一寻思，便向三女道：“三位恩姊如今大仇已报，照来时所说，原应归去才对。只是元恶虽去，余孽尚未伏辜。岛中人民俱是老伯的旧日袍泽，听老铁父子所说，虽然为俞贼淫威挟制，一心仍是怀念故主。所以三位恩姊一出，立即倒戈归顺。此时一走，岛中群龙无首，必定纷乱。倘又为俞贼奸党所挟，岂非又入水火，违了老伯在时爱护人民厚意？三位恩姊能在此更好，否则亦请暂为岛民之主，先将俞贼与他手下党羽宣示罪状，明正典刑，等到选出公正岛王，再行归去，也还不迟。”

初凤一心记着老蚌别时之言：报仇之后，便即回宫，红尘不可久居，自误仙缘。方在摇头不允，三凤初经繁华，见了尘世上许多饮食服用，无不新奇，首先就活了心。二凤也在踌躇不决。姊妹三人只管争论不休，难决去留。冬秀乘机朝老铁父子使了个眼色。

老铁父子正想挽留三女，正合心意，先高声说了一遍，便率领众人跪下，哭求起来。这时全岛人民俱都得了三个公主降凡信息，个个喜出望外，扶老携幼，全数齐集宫墙内外。

听老铁父子在殿上说了挽留三女做岛主的话，连殿阶下许多投降的岛兵都一齐跪倒，哭喊之声，震动天地。三女原本绝顶聪明，这一日夜工夫，对于人事语言，已经明白大半。

见殿前左右同宫墙内外的人民全都跪满，号哭挽留，有的竟以死相挟，

如不应允，便全数蹈海寻死，不由也有些感动。初凤先还不允，架不住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再三劝说，知道此时不便强违众意，暗想：“俞利被擒尚未伏辜，母墓未扫，反正得把这些事办完再走，何不暂时假意应允？等俞利正法，祭完母墓，再逼着我两个妹子偷偷回转海底，岂非两全？”当下便朝冬秀连说带比，表示暂留之意。冬秀大喜，对众人大声说道：“公主已有允意，尔等暂止悲号，听我代为宣示。”一经传布三女有了允意，立时宫殿内外欢声雷动。

冬秀又命众岛民起立，推举几十个长老和岛兵，拿了岛中平素所用的刑具上殿来，帮同审判俞利。不一会，由全岛人民中选了二十余个年高有德的长老，先上殿阶，去见三女。冬秀知道这些人俱与方良同时共过患难，未来前，早悄声嘱咐三女，见时以礼相待。三女知旨，等这些老人上来，便盈盈拜了下去。老人们自是谦谢不遑。冬秀又吩咐将俞利平素所用的宝座抬至阶前，请三女居中坐定。另给这些长老也看了座位。一面命老石去准备香案和方良夫妻的灵位。众岛民认为三女已是仙人，还这般知礼敬老，益发心喜爱戴，感激涕零。一会，老铁将执刑服役的武士选好，拿了刑具上阶，分侍两旁。

老石也将香案、灵位设好。冬秀请三女上香叩祝，全岛人民自是相随跪叩不迭。冬秀为使岛民亲眼目睹三女手刃大仇，行礼之后，便命人在海岸边竖立一长一短两个高竿，将香案灵位抬去放在高竿下面。人多手快，真是令出风行，立时办妥。这才命老铁父子先将妖妇首级挂在短的一根高竿上示众。然后再率两名岛兵押过俞利。

那俞利在地穴中业已身受重伤，先只认作逃走的美女勾了党羽前来报仇，乘他熟睡不备，杀了妖妇，将他擒住。一心还在痴想，以为全岛爪牙密布，能手众多，只要当时不被敌人刺死，一出地穴，便不愁没人搭救。及至被三女夹着出了地穴，渐渐听出三女来头甚大，是仙人降凡，已觉不妙。后来便听出敌人正是方良之女，全岛人民业已倒戈相向，手下党羽大半被擒，知道决无活理。暗骂自己当年那些党羽误事，没有将三女也和方良一样杀死之后，再行抛入海内，以致留下祸根。正在悔恨，胡思乱想，一听冬秀传话，吩咐带他，已是胆寒。再一眼看到所取来的刑具，俱是自己平时用来处治异己的非刑，狠毒异常。知道漫说求生绝望，连想求个速死也未必能够，越发吓了个胆落魄飞。

惊急中，想起敌人性暴，适才地穴中被擒时，略微挣拒，便吃她一刀，几乎连肩砍落。

事已至此，只好还是用言语激怒敌人，求个速死，以免多受荼毒。主意打定，刚一张口想骂，谁知冬秀恨他入骨，已防到这一着，手里解下一把枪缨在旁相候，等他骂还没有两句，早纵到他的身旁，将那一把枪缨整个合他嘴里填塞进去。俞利口张不开，瞪着两只怪眼，一句也喊不出，只有任人宰割。

那冬秀更是毒辣，且先不收拾俞利。又命老铁父子将台阶下一千余党押了上来，共是二十七个。冬秀先问明老铁这些人的恶行罪状，分别首从，挑出了六个为恶最甚的人，朝着下面全岛人民宣布了罪状，众无异词。再把二十一名从恶定了监禁，暂行押在牢内，听候次日发落。然后把这六个首恶押跪在俞利身旁，指着在地宫中取来的那一堆刑具，问道：“我随我父母自幼生长江湖，后来长大才洗手，为人保镖。虽然闯荡江湖已有多年，像这般

奇怪的刑具，也还有好些个我没有见过。你们既是俞贼手下爪牙，想必知道用处。如今三位公主命我代她们审判，也不杀你们，只先将你六人试一试你们平时用的新鲜玩意，一人一件，熬得过，我便放你们。死活各凭天命，如何？”这六人到了此时，平日威风早已化为乌有，知道倔强更难活命。偏偏冬秀挑出来的那六样刑具，俱是当时俞利与手下死党处治异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非刑。虽不见得件件要命，无不狠恶非常，任是铁打铜铸，也难禁受。这种零碎地受宰割，还不如速死痛快。一听报应临头，昔日施之于人者，今日便要轮到自己身受，怎不魂惊胆落。六人中有两个脓包的，早已哀声求饶。稍微刚强一点的几个，也是不住哀求，赐一速死。冬秀笑骂道：“我已问明蓝二龙，三位公主的几个仇人，枉为俞贼害人，临了还是被俞贼杀了灭口。只剩下他一人，已为三位公主昨日擒往海底仙府之内正法。你们这伙余孽，虽然作恶多端，并非三位公主的仇人，我只是代全岛人民除害。少时试完了刑，便用一条小船将你们送往海内，死活看你们各人的造化。只可惜害我全家的那一些余党，尚在海上打劫未归。少不得事完之后，我仍要请三位公主大显神通，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们想想，平时害过多少人？作过多少恶？不要你们狗命，还不便宜？前昨两日我落在你们手中，也曾苦求过，你们理么？”说罢，便命老铁父子率了岛兵，将那六件刑具拿起，每人一件，试用起来。那刑法原分刺、痒、酸、麻、痛、胀六种，一经试用，由不得他们不啼笑杂呈，神号鬼哭，如那待死的猪羊一般，发出一片极难听的哀声。不消半个时辰，那六人禁受不住，全都晕死过去。

第一四四回

莽莽红尘 重复乐土 茫茫碧海 再踏洪波

冬秀便命抬过一旁，由他们自醒。这才分别轻重，一件一件地选出刑具来，与俞利挨次试用。那俞利平时以新刑施诸异己，引为乐事，今日见了这般惨状，心情自与往日不同，触目心惊。正在揣测仇敌要用哪一件来对付自己，猛听二次将他押过，不由吓了个魂飞天外。冬秀先替三女数骂了一顿，然后指着他道：“这一次该轮到你了。”说罢，便下位去，命老铁父子相助，自己亲自动手，由轻而重，把六件非刑全给俞利试遍。每晕死一回，便用凉水喷醒过来。略容他缓一缓气，再行动手。只制得俞利哭一会，笑一会，疼、痒、酸、麻、胀全都躬亲尝试，死去还魂了四五次，才行试完，已是奄奄一息。

三女不知冬秀心意是一面拿仇人泄忿出气，一面想借此留住三女，使她深受众人爱戴，好在岛中常住。见日色偏西，天已不早，昨晚吃了烟火食后，几自觉出腹中有些饥饿，便催冬秀急速将俞利处死。冬秀看出三女心意，自己忙了大半日也觉有些腹饥。便悄声告诉老铁吩咐别殿执事，准备上等酒食。然后回身走向三女身侧，悄声说道：“小妹岂不知三位恩姊急于回转仙府，无奈十多年杀父之仇与全岛人民的公愤，不能就此便宜了他。二则岛上人民尽都是当初老伯在日带来，方登乐土，便遇恶贼为虐，心念故主之恩，沦肌浃髓。此时如走，必然逼出许多人命，老伯在天之灵也是不安。适才我

将俞贼的嘴堵住，一则防他和蓝二龙那狗贼一般求死恶骂；二则还是防他说出老伯归天，是他阴谋害死。好在全岛的人都当老伯仙去，当时下手的奸党，除俞贼外全数伏辜，决无泄露。正可借此时机，选一贤明岛主，使众人重享安乐，以符老伯在日之志。三位恩姊纵不乐居红尘，也应体念老伯遗志，权留些日，等岛主举出，再行回转仙府。岛上人民不论尊卑，因为有了这场事，俱以为有仙人在暗中福善祸恶，谁也不敢为非作歹。把这一岛造成永久的世外桃源，岂不是老伯积下了无量功德？”

言还未了，三凤抢答道：“我们还得到母亲墓上行祭，今天反正是回去不成。只不过我们想到海中弄点东西吃，要你先把俞贼杀了，打发众人走去，才好下去罢了。”冬秀笑道：“杀俞贼须三位恩姊下手，那极容易。若说遣散众人，这些岛民心思不用问，定是怕三位恩姊暗中回转仙府。就令他们散开，也必有许多人昼夜防守挽留。只有等过些日子，众人看出三位恩姊俱都没有走的意思，才好想法回去。如今要他们相信，全数走开，哪有这般容易？至于吃的，三位恩姊也应该略微享受人间之味，我已令人办去了。”初凤因二凤、三凤俱有留岛之意，闻言虽然不愿，一心只记准老蚌别时之言，不过知道冬秀也是一番好意，并且当日回宫已是不及。打算明日祭墓之后，再暗劝两个妹子一次，如若不听，决计独自先回，以防万一宫中宝物出现，失了良机。主意打定，当时也不说破。冬秀见初凤并无话说，自己私愿十有九可望如意，暗自心喜不置。

这时俞利几经非刑处治，死而复苏，嘴又被人堵住，遍体都是鳞伤。已疼得肌肉乱颤，透不过气来。冬秀亲到俞利身前仔细看了看，见他气息仅属，奄奄待毙，知已离死不远。便对俞利道：“若非三位公主再三催促将你正法，我还想给你多受点罪，方消我杀父之仇。虽然便宜你速死，只是你一人须抵不了多少命债。待我先斫你几刀，再请三位公主行刑。我和你的仇恨不消说了。这是三位公主的事儿，你也知道。如今这般治你，不冤枉吧？”俞利闻言，已听出冬秀心存异念，想利用方良仙去之说，来治理全岛人民。

并且看出三女虽因报杀父之仇，要他的命，并不像冬秀这般狠毒，也无据岛为王之心，想给她揭穿，偏又张不开口。只急得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仇人，红得似要冒出火来。

冬秀知他怒极，笑骂道：“你这狗贼！还不服吗？待我给你将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让你换口气如何？”俞利不知是计，还在打主意：“反正免不了惨死，只要能张口，便给她喊破，至不济，也恶骂她几句。”谁想冬秀更毒，一面说，早放下手中刀，从一件刑具上摘下一只钩子。俞利被绑倒在地，也没看见。等到冬秀扯去口中枪纒，正张口伸舌，想吐去满口碎麻再骂时，冬秀左手扯枪纒，一见他吐了口气，舌头方伸出，早就势右手一钩，将他舌头钩住，往外用力一扯。顺手抄起地下的刀，齐嘴唇一割，俞利的半截舌头便已割断，顺口角鲜血直流。疼得只在喉咙里哼了两声，连声音都未能急喊出来，手足微一挣扎，又已晕死。冬秀亲自接过老铁手中冷水喷了两口，方得二次回生。

一见冬秀含笑站在面前，低头望着自己，满脸俱是喜容，自是恨逾切骨。怎奈身落人手，别无计较，便暗中拼死般提起气力，含着满口鲜血，朝冬秀脸上喷去。

俞利虽是垂死之人，平时内外武功俱有很深根底；何况又是情急拼命，作困兽之斗，不顾伤处疼痛，将周身所剩一点余力，运足气功，用在这一口

血上。冬秀武功本来平常，在那得意忘形之际，以为仇人还不是一任自己随意宰割，万没防到 he 会有此绝招。见俞利死又还魂，因见殿阶旁诸长老见俞利受刑惨状，先时还不怎样，末后一次，有几个竟将眼看向别处，大有不忍之意。不便再多加荼毒，满想再给他两下，便去请三女下位动手。猛见俞利口张处，眼前红光一闪，料知不妙，想避已是不及，竟喷了个满脸开花，立时觉着脸上似无数钉刺肉一般奇痛非常。幸而眼闭得快，稍慢一些，怕不打瞎才怪。

吃了大亏，不由毒火中烧，也无心注意旁观的人如何，扯起衣角，略一抹拭面上血痕，蹿上前去，避开正面，用刀朝俞利口中一阵乱搅乱撬，却不往下扎去。转眼工夫，将俞利一张嘴割了个乱七八糟，连上下唇带门牙全部弄碎。又给他腿背上不致命的所在找补了几刀。俞利又是死去还魂了两三次。冬秀也觉力乏，才住了手，回身请三女。

当时冬秀尽忙着收拾俞利，并暗中打算如何利用时机去做岛中女工，虽然脸上疼痛未消，并没在意。反是三女因冬秀聪明巴结，善体人意，身世又极可怜，惺惺相惜，对她已无殊骨肉。起初见冬秀用刀在俞利头、脸、腿、臂上连割带削，流了一地的鲜血，殿侧列坐的诸长老都目视旁处，后来竟自以袖障面，二凤、三凤还不怎样，初凤却觉冬秀报仇稍过。及见冬秀一回身，满脸俱是血痕，先已听冬秀后退时“嗷呀”连声，知道受伤不轻。二凤、三凤同仇敌忾，自不消说，连初凤也大怒起来，当下同时立起，走向俞利身侧。冬秀道：“这狠贼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小妹杀父之仇，已略报一二。三位恩姊不可便宜了他。反正他也活不了两个时辰，给他一顿乱刀砍死，再将他一颗狠心取出来敬神吧。”三女闻言，果然取了三把快刀，一齐下手。俞利十年为恶，一旦遭报。当冬秀住手时，已是十成死了九成，仅止知觉未断，哪还禁得起这一顿板刀面，几下便已断气。冬秀恨犹未消，帮着三女一连乱砍。三女力猛手沉，不一会，砍成一堆血肉。才将首级割下，从烂肠破肚之中，用刀尖将一颗心挑了出来。命老铁将首级持去挂在长竿之上示众，贼心用来祭灵。余下贼党，等候明日扫墓之后，再行发落。

分派已毕，佬石已命宫中厨房将酒食备好，设在偏殿之中。冬秀传命众人散去。众人哪里肯散，有那在宫墙外挤不进来的人民，因隔得太远，没有看清公主的容貌，还想请求到殿阶下面瞻仰。冬秀几经命老铁父子向众申说，天已不早，公主以后既然久留，终会相见，大家可以回去，各安生理，此时正在进膳，无须如此亟亟。众人方才散了大半。那些岛兵，便由老铁父子率领，各自归队。除恶行素著者外，余人概行豁免。

初凤姊妹虽然入世不深，见冬秀处理井井有条，也都佩服，赞不绝口。初凤在席间笑对冬秀道：“我姊妹三人因受恩母遗命，不回海底，难免误却仙缘；况且岛上之事，一概不知，也难治理。我看姊姊是个干才，何妨便代我们作了岛中之主？一则省得姊姊水中上下不便，二则也符岛人之望，岂非一举两得？”冬秀笑答道：“漫说我本无此德能，昨日俘虏，今作岛主，难以服众。纵然三位恩姊错爱，如今贼首妖妇虽死，还有妖道和一些余党未归。适才在地宫中擒俞贼时，妖妇已经惊醒，如非二恩姊下手得快，出其不意，将她刺杀，那满宫中的无情毒火，转眼烧到面前，如何抵挡？后来虽知她只是个障眼法儿，但妖道是她丈夫，想必比她厉害。三位恩姊如不在此，留下妹子一人，孤掌难鸣，到时岂不也和俞利一般，任人宰割？况且全岛人民思念故主，一念忠诚，三位恩姊一去，就说他们不真个相率投海，难道又任他

等在妖道回来后堕入水火之中么？”初凤闻言，沉思了一会，便问二凤、三凤两人怎样？二女俱都附和冬秀的主张，三凤更是坚决。初凤好生忧急。

少时用完酒宴，冬秀因地宫血迹污秽，便命老铁父子将宫中许多妇女全数放出，本岛有家的还家，无家的等到明日另行择配。只留下四名服侍的宫女。另率人将宫中几具贼党尸首抬出掩埋，打扫干净听用。

当晚便请三女离了别殿，宿在王宫之内。出殿时节，岛民闻信，齐集别殿宫墙外面，夹道欢呼。一路上香花礼拜，灯烛辉煌，自有一番欢乐气象。及至到了王宫起居别殿之中，又更华丽非常。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起居饮食，无不精美。人情大抵喜新厌旧。海底紫云宫虽是仙宫，一则三女在那里生息多年，过惯了，不以为奇；二则彼时仙书未得，还有许多灵域奥区未曾开辟；三则人间繁富，尚系初来，三女不能辟谷，海底仙药犹未发现，每日只吃异果海藻，衣服更谈不到，一旦尝了人间滋味，又穿了极美观的衣服，未免觉得人间也是一样有趣。除初凤质厚心坚外，余人俱有乐不思蜀之想。初凤一再重提前事，二凤、三凤虽不曾公然反抗，均主暂留。初凤见劝说不听，便对二女道：“你们既愿在这里，明日祭奠之后，我只好独自回去。紫云宫中异宝不现，决不再来。冬秀姊姊不能涉水相随，下去须吃许多苦头。你二人须记取恩母之言，红尘不是久恋之乡，务要早回，以免惹些烦恼，自误仙根。”二女不假思索，满口应允。冬秀劝了一阵，见初凤执意不从，只好由她。因二凤、三凤愿留，已是喜出望外，便不深劝。

第一四五回

重返珠宫 一女无心居乐土 言探弱水 仙源怅望阻归程

四女在宫中宿了一宵，次日一早起身，宫墙外面已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冬秀安心显示岛上风光，早命老铁父子准备旧日俞利所用仪仗，前呼后拥，往方母墓地而去。

因为方母葬处地势偏僻，俞利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岛民又只知往方良夫妇庙中敬献，方良死后，无人修理，墓地上丛草怒生，蓬蒿没膝。三女自免不了哭奠一场。冬秀知三女对于世俗之事不甚通晓，仍然代三人传令，吩咐如何修葺。祭奠之后，又往昨晚所去的庙中祭奠方良。三女想起父亲死时惨状，不由放声悲哭起来。冬秀恐岛民看出破绽，再三劝慰才罢。祭毕出来，初凤当时便要告别。冬秀道：“大恩姊当众回宫，恐为岛民所阻。不如晚间无人，悄悄动身的好。”初凤道：“你们只不想随我回去便了，如想走时，何人拦阻得住？你可对他们说，我姊妹三人已选你为岛主，留下二妹三妹暂时相助。

我宫中无人照料，急须回转。他们如相拦，我自有道理。”

冬秀沉思了一会，知她去志已决，无法挽留，只得在庙前山坡上，略改了几句意思，向众晓谕道：“三位公主原奉方老爹之命，来为你们除害，事完便要回去，是我们再三挽留。如今大公主急须回转海底仙府向方老爹复命，留下二、三两位公主与我为全岛之主。命我代向全岛人民告辞，异日如有机缘，仍要前来看望。”岛民因昨日三女已允暂留岛上不归，先以为初凤

复命之后，仍要回来，还不怎样。及至听到末两句，听出初凤一时不会再来，不免骚动起来，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没等冬秀把话说完，便已一唱百和，齐声哭喊：“请大公主也留岛中为王，不要回去。”冬秀见众喧哗哭留，正在大声开导，忽见初凤和二凤、三凤说了几句，走向自己身前，刚刚道得几句：“姊姊好自珍重，除了妖道余党之后，须代我催二妹三妹急速回去，便不枉你我交好一场。”说罢，脚一顿处，平空纵起一二十丈，朝下面众人头上飞越而过。接连在人丛中几个起落，便已奔到海边。冬秀连忙同了二凤、三凤赶到时，初凤已经纵身入海，脚踏洪波，向着岸上岛民含笑举了举手，便已没入波心不见。

岛民见大公主已去，挽留不及，一面朝海跪送；又恐二、三两位公主也步大公主的后尘，纷纷朝着二凤、三凤跪倒，哭求不止。冬秀知岛众不放心，忙拉了二凤、三凤回转。岛众见二、三公主真个不走，才改啼为笑，欢呼起来。二凤、三凤当日同了冬秀回宫，无话。

第二日，冬秀命老铁用几只小舟，将俞利手下数十个党羽放入舟内，各给数日粮食逐出岛外，任他们漂流浮海，死生各凭天命。一面问了岛中旧日规章，重新改定，去恶从善，使岛民得以安居乐业。因知妖道邪法厉害，如等他回来，胜负难测。仗着二凤、三凤精通水性，想好一条计策：派佬石选了几十名精干武士，驾了岛中兵船，请二凤、三凤随了前去，暗藏舱中。由投降的俞利心腹大官中再选一可靠之人，充作头目，假说俞利寿日，酒后误食毒果，眼见危急；妖妇因岛中出了妖怪，不能分身，接他急速回去，有要事商议。等他到派去的船上，由二凤、三凤下手，将他刺死。再传俞利之命，说从妖妇口中探出妖道谋为不轨，只杀他一人，命妖道船中所有余党全数回岛，听候使命。

等这些余党回到岛中，再行分别首从发落，以便一网打尽。佬石领命，便同了二凤、三凤，自去不提。

事也真巧，冬秀如晚一天派人，事便不济。那妖道原本定在俞利生日那天赶回庆祝，偏巧在洋里遇上了一阵极大的飓风，连刮了三日。妖道本领原本平常，本人虽能御风而行，却不能连那两只大船也带了走。仅仗着一点妖法，将船保住，躲入一个岛湾里面，避了三天。等到海里风势略定，俞利、妖妇业已就戮了。因为俞利寿日已过，这次出门从洋船上打劫了不少玩好珍奇之物，另外还有两个美女，满心高兴。打算把那两个女子真阴采去，先自己拔个头筹，再回岛送与俞利享受。归途中，只管同了盗船中两个为首之人尽情作乐，一丝也不着忙。

这一面二凤、三凤随了佬石，到了船上，见茫茫大海，无边无岸，走了半日，还看不见个船影子。一赌气跳入海中，先想赶往前面探看。无心中推着船底走了一段，觉出并不费什大劲。前行了一阵，仍不见盗船踪影。姊妹二人嫌船行大慢，便回身推舟而行，这同去的人，原是俞利旧部，虽说为二凤姊妹的恩威所服，毕竟同是在岛中生息长大，盗船中人大半亲故。有几个胆大情长一点的，因知出海行劫的这一伙余党大半是首恶；妖道平时作威作福，不把人放在眼里：死活自不去管他们。余人这次要回岛去，决无幸理，未免动了临难相顾之心，各自打算到时与各人的亲故暗透一个消息，好让他们打主意逃生。及见二凤、三凤下水以后，船便快一阵，慢一阵，末后竟似弩箭脱弦一般，冲风破浪，往前飞驶，顷刻之间，驶出老远。这只兵船，俞利新制成不久，能容二三百人，又长又大，比起妖道乘往洋里行劫之船还大

两倍。众人见二凤、三凤下水便没上来，不知她姊妹二人幼食老蚌精液，生就神力，在底下推舟而行，以为是使什仙法。妖道平时呼风行船，还没她们快。个个惊奇不置，不由有些胆怯起来。

又行了一阵，佬石在舵楼上用镜筒渐渐望着远方船影。恐二凤姊妹还要前进，迎上盗船，出水时被妖道看破，动手费事，船行疾如奔马，反无法命人打招呼。正在为难，恰巧二凤姊妹推得有些力乏，哗的一声带起一股白浪，自动蹿上船来。佬石便说前面已见船影出没，恐是盗船，请二凤姊妹藏入舱底。二凤姊妹眼力极强，闻言定睛往前面一看，果然相隔里许开外，洪波中有一只船，随着浪头的高下隐现，船桅上竖着一杆三角带穗的旗，正与岛中的旗相似。佬石知是那盗船无疑，一面请二凤姊妹藏好，一面忙作准备。两下相隔半里，便照旧规，放起两声相遇的火花信号。

妖道正在船上淫乐，闻报前面有本岛的船驶来，知道岛中两只大兵船业已随着自己出海，新船要等自己回岛之后才行定日试新，怎便驶出海来？便猜岛中必有事故，忙命水手对准来船迎上前去。佬石因新降之人不甚放心，再四重申前令，告诫众人：两位公主现在舟中，稍有二心，定杀不宥。等到船临切近，除那头目外，暗禁众人不可到对船上去。自己却装作侍从，紧随那头目身侧，以防万一泄了机密。众人中纵有二心，一则害怕二位公主，二则佬石精干，防备甚紧，暂时俱是无计可施。佬石监视着那头目，说俞利误服毒果，昏迷不醒，岛中无人主持，偏巧岛岸边又闹海怪。现奉牛仙姑之命，用新制好的兵船，前来接他一人回去，搭救岛主。至于那只盗船，最好仍命他在海中打劫，无须驶回。妖道对于俞利原未安着什么好心，几次想将俞利害死，自立为王。只是妖妇嫌妖道貌丑，贪着俞利，说此时害死俞利，恐岛民不服，时机未至，再三拦阻。妖道有些惧内，便耽搁下来。此时一听俞利中毒，不但没有起疑，反以为是妖妇弄的手脚，接他回去篡位。因盗船上多半是俞利手下死党，恐同回误事，故此止住他们，不消几句话，便已哄信。

依了妖道本心，当时恨不得驾起妖风赶回。一则那头目说仙姑有话，新船务要带回；一则也舍不得那只大船，恐人看破失去。反正那里离岛已不甚远，见原乘两船中俞利的党羽已在窃窃私语，知已动疑，满心高兴，也不去理他们，竟然随了头目、佬石纵过新船。海上浪大，两船相并，本甚费事，妖道过船，这边船钩一松，便已分开。妖道想起还有那抢来的两名美女，二次纵将过去，一手一个，夹纵过来。盗船上人见他什么都是倚势独吞，又闻俞利中毒之言可疑，个个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妖道也是运数该终，过船之后，越想越得意，不等人相劝，便命将酒宴排好，命那头目作陪，两个美女行酒，左拥右抱，快活起来。

他这里淫乐方酣，舱中二凤姊妹早等得又烦又闷。三凤更是心急，不等招呼，拿了一柄快刀，便自走出。二凤恐有闪失，连忙跟出。妖道醉眼模糊，方在得趣，忽见侧面隔舱内闪出一个绝美女子，一些也没在意，回身指着那头目笑道：“你来时在海上得了彩头，却不先对我说，此时才放她走出。”一面说着，放开怀抱中女子，便打算起身搂抱三凤。说时迟，那时快，三凤早纵到席前，举刀当头就砍。妖道眼前一亮，寒风劈面而至，方知不好，膝盖一抬，整个席面飞起，朝三凤打去。口里刚说得“大胆”两字，正准备行使妖法，没防到二凤乘妖道回头与那头目说话之际，早从三凤身后蹿到妖道身后，手起快刀，一声娇叱，朝妖道头颈挥去。妖道防前不顾后，往后一退，正迎在刀上。

猛觉项间一凉，恰似冰霜过颈，连“暖呀”都未喊出，一颗头颅便已滴溜溜离腔飞起，直撞天花板上，吧嗒的一声，骨碌一滚，落在船板上。颈腔里的鲜血，也顺着妖道尸身倒处，泉涌般喷了出来。

妖道一死，佬石便命将船头掉回，去追两只盗船时，偏巧两只盗船正疑妖道夫妇闹鬼，并未疑到旁处，俱打算暗自跟在大船后面，回岛看个详细，并未远走。反是见大船回头来追，以为恼了妖道，有些害怕。可又不敢公然违抗，见了大船上旗令，勉强停住。

因妖道素日手段凶辣，未免怀着鬼胎。及至船临切近，听说妖道伏诛，大称心意，一些也没费事，便随了大船回转。那些与盗船上有亲故关系的几个，因为佬石监察甚严，谁也不敢暗中递个消息，见他们俱都中了道儿，只叫不迭得苦。那里离岛原只大半日路程，当时正当顺风大起，无须女子下水推行，照样走得甚快。事已大定，佬石早请二女换了湿衣，在中舱坐定，监督两只盗船在前行走。盗船中人虽然远远望见后船中舱坐着二女，因洋里不比江河，二船虽同时开行，前后相隔也有半里远近，观望不清，俱以为大船来时，在洋里得的彩头，没有在意。船行到了黄昏时分，便抵岛上。冬秀早将人埋伏停当，船一拢岸，等人上齐，一声号令，全都拿下。当时将二女接回宫去。将盗船上劫来的两名美女交给执事女官，问明来历择配。一千余党押在牢内。当日无话。

第二日，冬秀同了二凤、三凤升殿，召集岛中父老，询明了这些余党的罪恶。有好几个本应处死，因第一次处治那些首恶，也曾网开一面，特意选定两种刑罚，由他们自认一种。第一种是和处治上次余党一般，收去各人兵刃，酌给一些食粮，载人小舟，任其漂洋浮海，自回中土，各寻生路。第二种是削去双足，仍任他在岛中生活，只另划出一个地方，与他们居住。非经三年五载之后，确实看出有悔过自新的诚念，不能随意行动。这伙人平时家业俱在岛中，抛舍不开，再加海中风狂浪大，鲨鲸之类又多，仅凭一叶小舟，要想平安回转中土，简直是万之一想，自然异口同声甘受那削足之刑，不愿离去。冬秀原是想袭那岛王之位，知道全岛并无外人，大抵非亲即故，想以仁德收服人心，又恐这伙人狼于野心，久而生变。明知他们知道孤舟浮海，九死一生，料到他们愿留不愿走，才想了这两种办法。一经请求，便即答应，吩咐老铁父子监督行刑。

这时俞利党羽已算是一网打尽，岛众归心。二凤、三凤只知享福玩耍，一切事儿俱由冬秀处理，由此冬秀隐然成了岛中之王。她因岛民崇拜方氏父女之心牢不可破，自知根基不厚，除一意整理岛政外，对于二凤、三凤刻意交欢，用尽方法使其贪恋红尘，不愿归去。日子一多，二凤、三凤渐渐变了气质，大有乐不思蜀之概。自古从善政之后，为善政难；从稗政之后，为善政易。岛民受俞利十多年的荼毒，稍微苏息，已万分感激。

何况冬秀也真有些手腕，恩威并用，面面皆到。加以有二凤、三凤的关系，愈发怀德畏威，连冬秀也奉如神明了。

冬秀和二凤、三凤在安乐岛上一住三年，真可称得起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她以一个弱女子随了老亲远涉洋海，无端遇盗，遭逢惨变，全家被杀，自身还成了俎上之肉，眼看就受匪人的摧残蹂躏。彼时之心，但能求得一死，保全清白，已是万幸。救星天降，不但重庆更生，手戮大仇，还作了岛中之主，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满想留住二凤姊妹，仗她德威，励精图治，把全岛整理成一个世外乐园，自身永久的基业。偏偏聚散无常，事有前定。那二

凤、三凤先时初涉人世，对于一切服饰玩好贪恋颇深。年时一久，渐渐习惯自然，不以为奇。第三年上，不由想起家来。冬秀本因二凤姊妹虽然应允留岛，却是无论如何诱导劝进，不肯即那王位。对于岛事，更是从不过问。又知她姊妹三人情感甚好，年时久了，难免不起思归之念，心里发愁。后来更从三凤口中打听出她姊妹二人不问岛事，乃是初凤行时再三叮嘱。并说她姊妹三人既救冬秀一场，她又是凡人，不能深投海底，索性好人做到底，由二凤、三凤留在岛中，助她些时。等过了三年五载，二凤、三凤纵不思归，初凤也要出海来接。现在三凤自己去留之计尚未打定，二凤已提议过好几次了。冬秀一听，越发忧急起来。人心本是活动，二凤姊妹彼时尚未成道，又很年轻，性情偏浮。起初相留，固是连胞姊相劝都不肯听；此时想去，又岂是冬秀所能留住？一任冬秀每日跪在二女面前哭求，也是无用，最终只允再留一月。

冬秀明知自从初凤走后，从未来过。当时二凤、三凤要暂留岛中，尚且坚持不许，此时二女回去，岂能准其再来？平时听二女说，紫云宫里只没有人世间的服食玩好，若论宫中景致，岛上风光岂能比其万一？再加宫中所生的瑶草奇葩，仙果异卉，哪一样也是人间所无。二女这三年中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享受已厌，万难望她们去而复返，正在日夜愁烦。这日升殿治事，猛想：“初凤三年没有信息，莫非宫中金庭玉柱间的瑰宝已经被她发现，有了仙缘遇合？不然她纵不念自己，两个同胞姊妹怎么不来看望一次？起初只为海底波涛险恶，压力太大，自己不精水性，不能出没洪波。这三年来，日从二凤姊妹练习，最深时，已能深入海底数十丈，何不随了二凤姊妹同去？拼着吃一个大苦头，有她二人将护，料不致送命。倘若冒着奇险下去，能如愿以偿，得在地阙仙宫修炼，岂不比做小小岛国之主还强百倍？”

冬秀暗自打主意既定，立时转忧为喜。下殿之后，便往二女宫中奔去。到了一看，二女正在抱头痛哭呢。冬秀大吃一惊，忙问何故？二凤还未答话，三凤首先埋怨冬秀道：“都是你，定要强留我们在岛上，平日深怕我们走，什么地方都不让去。如今害得我们姊妹两个全部回不去了。”二凤道：“这都是我们当时执意不听大姊之劝早些回去，才有这种结果，这时埋怨她，有何用处？”说罢，便朝冬秀将今日前往海中探路之事说出。

原来二凤早有思归之念，直到三凤也厌倦红尘，提议回宫去时，二凤因冬秀始终恭顺诚谨，彼此心意又复相投，情感已无殊骨肉；又知此次回宫，初凤定然不准再来，此行纵然不算永别，毕竟会短离长，见冬秀终日泣求，情辞诚恳，不忍过拂其意。心想：“三年都已留住，何在这短短一月？”便答应下来。这日冬秀与二女谈了一阵离情别绪，前去理事。

二凤猛想起，自从来到岛上，这三年工夫，冬秀老怕自己动了归心，休说紫云宫这条归途没有重践，除带了冬秀在海边浅水中练习水性，有时取些海藻换换口味外，连海底深处都未去过。当时因想反正来去自如，姊妹情好，何必使她担心多虑？况且浅水中的海藻一样能吃，也就罢了。昨日无意中取些肥大的海藻来吃，赶巧红海岸处所产都不甚好，多下去有数十丈，虽说比往日采海藻的地方要深得多，比如那紫云宫深藏海底，相去何止数十百倍。当时海藻虽曾取到，兀自觉着水的压力很大，上下都很费劲。事后思量，莫非因这三年来多吃烟火，变了体儿？地闭仙府归路已断，越想越害怕，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便和三凤说：“久未往海底里去，如今归期将届，程途辽远。今日趁冬秀不在宫中，何不前往海底试一试看？”三凤闻言，也说

昨日潜水，感觉被水力压得气都不易透转等语。二凤闻言，益发忧急。姊妹两个偷偷出宫，往海岸走去。到了无人之处，索性连上下衣一齐去尽，还了本来面目，以为这样，也许好些。谁知下海以后，只比平时多潜入了有数十丈，颇觉力促心跳，再往深处，竟是一步难似一步。用尽力气，勉强再潜入了十来丈，手足全身都为水力所迫，丝毫不受使唤。照这样，休说紫云宫深藏海心极深之处，上下万寻，无法归去，就连普通海底也难到达。幼时生长游息在贝阙珠宫，不知其可贵；一旦人天迥隔，归路已断，仙源犹在，颇似可望而不可即，怎不悲愤急悔齐上心来。拼命潜泳了一阵，委实无法下去。万般无奈，只得回上岸来，狼狼狈狈回转岛宫，抱头痛哭。

恰值冬秀赶来，本想冒着奇险与二女同去，闻言不禁惊喜交集。猛地心中一动，眼含痛泪，跪在二女面前，先把当日来意说了。然后连哭带诉道：“妹子罪该万死，只为当初见岛中人民初离水火，没有主子，难免又被恶人迫害，动了恻隐之心，再三留住二位恩姊。只说岛中人民能够永享安乐，那时再行回宫也还不迟。不想竟害得二位恩姊无家可归，如今已是悔之无及。妹子受三位恩姊大恩，杀身难报。落到这般地步，心里头如万把刀穿一般，活在世上有何意味？不如死了，倒还干净。”说罢，拔出腰间佩剑，便要自刎。三凤一见，连忙劈手一掌，将冬秀手中剑打落，说道：“你当初原也是一番好意。二姊说得好，此事也不怨你一人。我只恨大姊，不是不知道我姊妹不能久居风尘，不论金庭玉柱中所藏宝物得到手中没有，也该来接我们一回才是。那时我们入世未深，来去定能自如。那怕我们不听她话，仍咬定牙关不回去，今日也不怨她，总算她把姊妹之情尽到，何致闹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一去就杳无音信，连一点手足之情都没有？我想凡事皆由命定。我姊妹三个，虽说恩母是个仙人，从小生长仙府，直到如今，也仅只气力大些，能在海底游行罢了，并无别的出奇之处。命中如该成仙，早就成了，何待今日？既是命里不该成仙，索性就在这岛上过一辈子，一切随心所欲，还受全岛人民尊敬，也总比常人胜强百倍。大姊如果成了仙，念在骨肉之义，早晚必然仍要前来接引，否则便听天由命。我姊妹二人，永留此岛，和你一同作那岛主。譬如我父亲没被俞利所害，我们二人自幼生长在岛上，不遇恩母，又当如何？”

冬秀见苦肉计居然得逞，脸上虽装出悲容，却暗自心喜，正想措词答话。二凤先时只管低头沉吟，等三凤话一说完，便即答道：“三妹不怪人，便尽说气话，当得什用？你又没见着大姊，怎知她的心意？大姊为人表面虽说沉静，却最疼爱我们，断不会忘了骨肉之情。况且我二人不归，恩母转劫重来，也不好交代。焉知不是当初见我二人执迷不返，特意给我们一些警戒？依我看，金庭玉柱中宝物如未发现，她不等今日，必然早来相接同归了。三年不来，仙缘定已有了遇合。不是在宫中修炼，便是等我们有了悔意，迷途知返，再行前来接引，以免异日又落尘网。我们仍还要打回去主意，才是正理。”三凤道：“这般等，等到几时？反正我们暂时仍做我们的岛主。她来接引，更好；不来接引，也于事无碍。我们已不似从前，一入水便能直落海底，哪里都可游行自如，有什么好主意可打？”二凤道：“话不是如此说。来时路程，我还依稀记得。我们此时知悔，大姊也是一样深隔海底，未必知道。依我之见，最好乘了岛中兵船。我们三人装作航游为名，将岛事托与老成望重之人，一同前往紫云宫海面之上。以免一路上都在水上游行，泅乏了力，又无有歇脚之所。等到了时，我和你便先下去，能拼死命用力直达海底宫门

更好；否则，老在那所在游泳。大姊往日常在宫外采取海藻，只要被她一看见，我们只是吃不住水中压力过大，别的仍和以前一样，只须大姊上来两次，背了我们将水分开，即可回转宫去。假如她的宝物已得，仙法练就，那更无须为难，说不定连冬秀也一齐带了，同回海底。大家在仙府中同享仙福，岂不是好？”三凤闻言，不住称善。当下便催冬秀速去准备，预定第二日一早便即起程。论年岁，冬秀原比二女年长，先时互以姊姊相称。只因受恩深厚，又因二女受岛民崇拜关系，冬秀执意要当妹子，所以年长的倒做了妹妹。闲话表开。

冬秀当时闻言，情知未必于事有济，但是不敢违拗。立刻集众升殿，说二位公主要往海中另觅桃源，开避疆土。此去须时多日，命老铁父子监国，代行王事。一切分派停当。

第二日天一明，便即同了二凤姊妹上船，往紫云宫海面进发。岛民因冬秀私下常说大公主曾在暗中降过，说已禀明方老爹派二、三两位公主监佐岛政，再加亲见二凤姊妹屡次出入洪波，俱是到时必转，日久深信不会再走。况且此次又与冬秀乘船同出，除集众鼓乐欢送外，一些也没多疑。二凤以为当初由宫中起身，在海中行路，不消两个时辰便达岛上，行舟至多不过一日。谁知船行甚慢，遇得还是顺风，走了一日，才望见当初手戮蓝二龙的荒岛。三凤好生气闷，又要下船推行。二凤拦道：“我们来此，一半仍是无可奈何，拿这个解解心烦，打那不可必的主意。遇好玩的所在，便上去玩玩。多的日月已过，也不忙在这一日两天。我们原因多食烟火，才致失去本能。正好乘这船行的几天工夫，练习不动烟火，专吃生的海藻，蓄势养神，也许到时气力能够长些。此时心忙则甚？”说时，又想起那荒岛侧礁石下面的海藻又肥又嫩，和宫门外所产差不甚多。反正天色将晚，索性将船拢岸，上去采些好海藻，吃它一顿饱的，月儿上来再走，也还不迟。当下便命人将船往荒岛边上行去。一会船拢了岸，二凤姊妹命船上人等各自饮食，在船上等候。同了冬秀往荒岛上去，绕到岛侧港湾之内。二凤姊妹便将衣服脱下，交与冬秀，双双跳入水内，游向前海，去采海藻。

冬秀一人坐在湾侧礁石上面，望着海水出神。暗付：“二凤姊妹归意已决，虽然她二人本能已失，无法回转海底，但是还有一个初凤是她们同胞骨肉，岂能就此置之度外？早晚总是免不了一走。目前岛政修明，臣民对于自己也甚爱戴，二女走不走俱是一样。

无奈自己受了人家深恩大德，再加朝夕相处，于今三年，情好已和自家骨肉差不多。自己一个孤身弱女，飘零海外，平时有二女同在一处，还不显寂寞；一旦永别，纵然岛国为王，有何意味？再说二女以前留岛俱非本心，全系受了自己鼓动。起初数月还可说是岛民无主，体上天好生之德，使其去忧患而享安乐，就是为了自己打算，也还问心无愧。

后来岛事大定，不论自己为王或另选贤能，均可无事。彼时如放二女走去，二女本质受害还浅，也许能回转海底仙府。不该又用权术，拿许多服食玩好去引三凤留恋。假使真个因此误了二女仙缘，岂非恩将仇报？”想到这里，不由又愧又悔，呆呆地望着水面出神。

正打不出主意，忽听椰林内隐隐有群狮啸声。猛想起昔年与三女在此宰割蓝二龙，受群狮包围冲袭，险些丧了性命。三凤那么大力气还被狮爪断去一臂。后来多亏一虎面龙身的怪兽将狮群赶走。虽在方良旧居石屋中寻了刀创药，将三凤断臂医好，终因当时流血过多，筋骨受损，至今没有复原。

现在二凤姊妹下去了好一会，天都快黑，怎还不见上来？仗着自己已经学会水性，如果群狮袭来，便跳下水去，也不致遽膏狮吻，心中虽然胆怯，还不至于怎样害怕。又待了一会，狮吼渐渐沉寂，有时听见一两声，仿佛似在远处，便也不做理会。远望海心一轮明月，业已涌出波心。只来路半天空里悬着一片乌云，大约亩许，映着月光，云边上幻成许多层彩片，云心仍是黑的。除这一片乌云外，余者海碧天晴，上下清光，无涯无际。四外静荡荡的，只听海浪拍岸之声，汇为繁响。觉得比起避难那一年晚上所见的景色，虽然一样的清旷幽静，心境却没这般闲适。屈指一算时间，三年前的今天晚上，正好被难遇救，真是再巧也没有。

第一四六回

虎啸龙翔 冲波戏浪 山崩海沸 熔石流沙

冬秀正在对着月光回首前尘，心中感慨。猛听海水响动，月光下照见前面港湾转侧处，海水忽然裂了个丈许宽的巨缝，浪向两旁分开。当中一股黑影高出水面约有丈许，直向离身不远的海岸边冲来，哗哗连声大响，海波分处，那股黑影业已冲上岸来。等到全身毕现，方看出那东西长有十丈，形状似龙非龙，与那年所见虎面龙身之物相似，但要长大些。只是没有看清，晃眼工夫，蹿入椰林之内。方在吃惊，浪花涌处，又蹿起两条白影，持刀定睛一看，正是二凤姊妹。一见面，便同声齐问：“冬秀见着那东西么？”冬秀见二女同来，心中大喜，便将适才所见说了。二凤姊妹闻言，更不答话，急匆匆各持兵刃往林内追去。冬秀也随后追赶，追了半里多路，人兽都没有追上。恐有狮群在暗中潜袭，独个儿有些害怕，只得仍回水边等候。过了半个时辰，二凤姊妹方才回转。三凤急得直跺脚道：“都怪我不好。我们已合力将它擒住，偏生我这只手臂前年为狮所伤，使不上劲。就在二姊伸手取海藻的工夫，被它挣脱逃走。又不该顾拾这把牢什子刀，没有追上。这东西先前不知怕人，好捉。如今吃了苦头，想必见人就躲，一上岸就跑得没了影子。知道哪年哪月才擒得到呢？”说时甚是惶急。冬秀不明二女要生擒那东西则甚，正要想问，又听二凤道：“三妹总是性急。这东西既以海藻为粮，这岛不大，一面有污泥阻路，只要肯费工夫，总擒得到。好在我们无心中已发现它的短处，有了制它之法。

此时空愁有什用处？”说罢，便将采来的几片海藻大家分吃，三人坐在石上，边吃边说海中遇怪之事。

原来二凤姊妹到了水底，游向前年取海藻之处一看，哪里还有。暗想：“前年这地方海藻甚多，并且这东西生长极繁，就算被海底鱼类吞食，像这方圆约有十里的一大片，也不会被它们吃尽。”算计不是事隔三年记忆不真，看错了地方，便是前面还有。想着想着，不觉游出老远。问或遇上一些，也都不甚肥嫩，还不如安乐岛海滨所产，不值一取，便丢了不采。又往前走有数里，忽见前面翠带飘动，游鱼往来上下，如同穿梭一般。

心中高兴，便将腰中所佩的刀拔在手内，准备上前割取。二女天生异禀，幼服老蚌灵液，两目在水中视物如同白日之下，观察甚是敏锐。刚往前

穿行没有几十步，忽见海藻丛中直打水漩，漩起两三丈大小的圆圈。四外和上下水，依旧静沉沉地停着。漩圈以内，却是空的。二凤因这种海底空漩，平生从未见过，先疑是那里有什海眼。但漩圈上的水却又不往下压，好似有什么无形无质的东西将海水凭空托住，心中奇怪。那一片地方的海藻又是格外长大肥多，目光被藻带阻住，看不甚清。翠影披拂中，仿佛里面伏着一个带角有鳞的东西，却未见它行动。二凤比三凤来得机警，猜是海中蛟龙海怪之类，不敢轻易涉险。正想拉着三凤同走，不去生事，偏巧三凤看上当中两片极肥嫩的海藻，头往前一低，两手一分，早平着身子，冒冒失失地往漩圈之内冲了进去。

水中只能以手示意，不能说话。二凤一个未拉住，见三凤已经冲进，恐防有失，连忙跟踪而入。眼看三凤在前，一手提刀正往那当中的两片肥大海藻上砍去。就在这一晃眼的工夫，忽从三凤身旁海藻丛中蹿起一条龙形怪物，也没伤人，径往侧面穿去，连头带尾，长有十丈开外，形体甚是长得骇人。二凤姊妹常在海中游行，怪鱼如虎鲨鲸、鳄象之类的厉害东西也常遇着，似这样似龙非龙的东西却是罕见。先时不敢轻易招惹。

后见那东西经行之处，水漩也在跟着移动，离那东西的头部四外十来丈左近，水竟自然避开。等到缓缓游向侧面海藻丛中，才想起似在哪里见过。细一寻思，正与前年在荒岛上赶走狮群，给姊妹三人解围的虎面龙身怪兽相似。如不亏它，那些恶狮何止百数，姊妹三人岂不膏了狮吻？当时因为忙着寻报父仇，也没再寻那怪兽的下落。后来连问岛人，俱说从未见过，日久也就不再提起。不想这东西还有分水之能。因这怪物以前曾给自己解过围，又未见它有伤人之意，不由把恐惧之心减了一半。再往它伏处一看，四外海水依然空漩着。姊妹二人同时想起这东西既有分水之能，看上去又颇驯善，倘能将它制伏，驾驭着回转紫云宫，岂非一桩妙事？

当时因为求归海底心切，也不暇计及危险。互相一打手势，仗着那东西行得缓慢，自己天赋本能未曾丧尽，水底游行比鱼还快，决计跟踪过去，试探行事。谁知行近漩圈之内，那东西本似在翘首闭目假寐，偶一睁眼，见有人来，又复警觉避向别处。一连多次，俱是如此。二女见它游得较快，有时遇见片肥大的海藻，便顺嘴咬去嚼吃。虽说避人，并不见有什恶意，不由胆子越来越大。追逐了好些时候，渐渐越追越近。未一次，三凤见那东西爱吃海藻，又觉察它转折时姿态，只须避开它后面，不致被长尾扫着，便无妨碍。即使惹翻了它，也有法躲。便和二凤打了个手势，仍由二凤从侧面去惊它，决计冲入空圈之内试试。自己找了几片肥大海藻，绕出它的前面，猛地迎头堵去。右手急握剑柄戒备，左手便准备那两片大海藻向怪物嘴上递去。这时三凤因为身临切近，身在空处，脚已踏实在海沙上面，看清那怪物后半身仍在水内，只头部前半身周围没水。三凤身子离水，便不能和在水中一般自在起落。那怪物却又生得高大，昂起头来，离地足有两三丈高下。三凤见两下相差太甚，虽说怪物不伤人，面对面地看了那般狞恶凶猛的形态，未免也有些胆怯，再加身子不在水中，不敢过于大意。就这迟疑之间，那怪物已低头张开大嘴来咬。三凤一害怕，忙把身子往后一退。不料一脚正踏在海底淤泥里面，将一条玉脚陷进半截，急切间拔不出来。那怪物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缓缓游了过来。三凤无法，正带刀准备抵敌，觉着左手一动，怪物的头忽然停住，不往下落。定睛一看，漂来那两片海藻比手中刀要长出好几倍。三凤因是情急用力，无心中左手也举了起来。

那怪物本不伤人，只是奔了三凤手中的海藻而来，恰好迎个正着。那怪物竟和养驯了的家畜一般，就在三凤手里嚼吃。吃到一半，三凤将手一松，被它衔了就转身。同时二凤也从侧面冲入空圈以内。三凤忙叫道：“二姊留神！这里尽是极粘腻淤泥，我已被陷在此。这东西很驯善，你快将它轰开，放水进来，我好脱身。”

原来海底那一滩并非淤泥，乃是鲸鱼的粪，日久年深，沉积海底，又粘又腻。三凤正踏在上面，所以急切间无法脱身。二凤一听三凤之言，忙绕到怪物身后，举手中刀背朝怪物腰间打去。怪物正吃三凤手中海藻，猛然身痛一回头，便朝二凤拱去，来势甚疾。

二凤恐它野性发作，身子又站在无水之处，逃遁不速。见怪物血口张开，朝自己冲来，不及躲闪，一着急，顺势横着刀背朝怪物面部打去，正打在怪物鼻尖上面。二凤才悔下手匆忙，没用刀斫，用了刀背，这一下怎能将怪物斫伤？势必益发将它触怒，更难抵敌。

想到这里，猛地灵机一动，顺着刀背在怪物鼻间一按之间，就势腾身一纵，跨上怪物颈间，骑了上去。说也奇怪，那样长大，生相凶恶的东西，吃二凤一刀背打在鼻上，竟然将头一低，乖乖地全身俯伏下来。二凤先不知这一刀背正打在怪物的痒处，见它如此驯善，心中正在奇怪。百忙中举目朝前一望，三凤仍在淤泥中挣扎不出。心想将怪物轰开，好使三凤脱身。好在自己骑上怪物颈间，不怕它反咬。又举刀背往怪物颈侧拍去，原想将它赶走。谁知怪物因鼻间受了一刀，竟然伏身地上，动也不动。二凤连连喝拍，过了一会，怪物才自行起去，往侧面海藻丛中游去，好似不知身上还骑着人一般，照旧吃它的海藻。怪物一离开，海水依然涌至。

三凤一得了水，拼命用力一挣，便将两腿拔出。见二凤已骑在怪物身上，将它制伏，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连忙奔了过去。二凤知那怪物水陆两栖，适才赤身下海，没有带着绳索，想把怪物赶到海岸上去。见那怪物一任自己用刀背在身上乱拍乱打，它只顾低头吃那海藻，不做理会；全不似头一下，一打下去便贴伏不动。正在无计可施，猛地一使劲，刀背斜了一些，也不知斫在怪物什么地方，那怪物一护痛，登时野性发作，便在水里乱转乱旋起来。这时正值三凤赶到，怪物又将头一昂一低，便要作势往三凤身上撞去。二凤猛地想起刚才，身子骑在怪物颈间，本够不着怪物的头面，怪物这次将头一昂，正好够着。便将身往前一伏，举起手中刀背，朝怪物头面部连打。偏巧头一下就打中怪物痒处，立时全身瘫软，卧伏下来。

二凤这才看出那怪物的鼻子是它短处。等怪物停了一会，就抬手照样又给它一下，果然依旧贴伏。心中大喜，连喊：“三凤，你莫上来，只用手手中兵器按着它的鼻子，它便不动。”三凤闻言，使用刀背去按紧怪物的鼻子。怪物睁着一双怪眼望着三凤，一些也不动，似有乞怜之容。三凤因它以前有救命之恩，心中老大不忍，手刚松了一会，怪物便将头昂起。刀背一按，重又跪倒。二凤说道：“你只随我到岸上，将你练习熟了，送我姊妹到紫云宫去，我们决不伤你。”说罢，因怪物喜吃海藻，便命三凤：“按紧这怪物的鼻尖，不要移动。我去给它取点海藻来。”一面说，跳下身，奔往海藻丛中，挑那又肥又大的海藻，割了好些游回。正要骑将上去，三凤见怪物鼻尖为刀背所压，酸得眼泪长流，不由又动怜惜之心，便叫二凤给它些海藻吃，自己并将手松开。这次因为按的时间稍长，待了好一会，怪物才将头昂起，缓缓伸将过来。二凤姊妹见它比先前益发驯善，不由疏了防范。二凤将手中刀夹

肋下，两手分持海藻，一片一片地递去喂它。怪物先就二凤左手中零的慢慢嚼吃了两片，猛地张开血盆大口，竟往二凤右手中那一束多的咬去。二凤不及躲闪，被它全数咬住。以为它贪吃多的，本就是喂给它的，也没怎样在意。怪物咬住整束海藻一甩，便脱了二凤的手，大口一张一张，落了满地。

二凤哪知它的用意，一面低头去拾，口中还骂道：“我把你这贪多嚼不烂的畜生，没的糟践好东西！”一言未了，谁知那怪物竟使下心计，趁二凤去拾海藻，三凤看它吃得出神之际，猛一伸头，张开大口直扑三凤。三凤见势不佳，忙横刀背去按它鼻子时，已是不及，被怪物将头一偏，嘴张处，恰好将三凤的刀咬住。人力哪里敌得住神兽，吃怪物咬着只一甩，便已脱手飞去。接着扭转身，分水逃走。三凤方喊：“二姊快来！”怪物已逃出老远。回身时节，差点没被长尾扫上。三凤忙就地下将刀拾起，同了二凤，紧紧追赶。二女水行虽比怪物迅速，无奈怪物这次有了机心，边走边摆动那条长尾，水浪排荡如山，不能近前。加上头昂水外，即使追上，人也够不着它的鼻子。绕来绕去，追逐到了二女下水之处，一不小心，吃怪物转身时节一尾扫到。幸亏二女在水中比鱼还要灵活，忙将身往下一沉，紧贴海底，没被打中。等到起身，怪物已逃到岸上。连忙追上岸去，已经蹿入椰林深处，没有追上。

三女在海岸边上，算计怎样才能将那怪物擒住。因这东西身躯庞大，下手不易，商量了一阵，终无善法。最后由二凤回转大船，携了绳索用具酒菜之类，准备就在海边露宿，不将怪物擒住不休。去时二凤一同船上人等，因适才与怪物是在海中争斗，除浪大一些，并无别的动静。二凤暗喜，便命大家不许上岸，只在船上候命，便即回转。二凤、三凤除饮一点酒外，已决计不再进食烟火之物。冬秀多吃海藻不惯，便做了饭菜，一人独吃。二凤姊妹不时前往椰林之内窥探，盼那怪物出现，不觉到了半夜。这时海岸上月白风清，美景如画，上下天光，一碧无际。椰树高达二三十丈，碧盖亭亭，影为月光照射地上，随着微风交舞。再加上狮吼虎啸之声，时远时近，越觉添了许多野趣。三女面向海岸，且谈且饮，言笑方酣。冬秀一眼望见适才所见来路上那片乌云，忽然越散越大，变成一个长条，像乌龙一般，一头直垂海面，又密又厚。映着云旁边的月光，幻成无数五色云层，不时更见千万条金光红线，在密云中电闪一般乱窜，美观已极。海滨的云变幻无常，本多奇观，尤以飓风将起以前为最。像今晚这般奇景，却是自来安乐岛三年之中从未见过，不禁看出了神。三凤见她停杯不饮，面向着天凝望，笑问道：“一年四季好月色多着呢。我们商量事，你却这般呆望则甚？”冬秀指道：“你看这云映着月光，却成了乌金色，有多好看！”

一言未毕，便听呼呼风起，海潮如啸，似有千军万马远远杀来。岸上椰林飞舞摆荡，起伏如潮。晃眼之间，月光忽然隐蔽，立时大地乌黑，伸手不辨五指。猛觉脚底地皮有些摇晃。二凤姊妹和冬秀俱都年轻，阅历甚少，从没见过什么大阵仗。方在惊疑慌张之际，猛地又听惊天动地一声大震，脚底地皮连连晃动。冬秀首先跌倒。二凤闻声，方将她勉强扶起，尚未站定，一股海浪已像山一般劈面打来。三女支持不住，同又跌倒。勉强挣扎起来，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后退去。那一片轰隆爆炸之音，已是连响不绝，震耳欲聋。三女退还没有几步，适才坐谈之处，忽然平地崩裂，椰树纷纷倒断，满空飞舞。电闪照处，时见野兽虫蛇之影，在断林内纷纷乱窜。这时雷雨交作，加上山崩地裂之声，更听不见野兽的吼啸，只见许多目光或蓝或红，一双双，一群群，在远近出没飞逝罢了。

海岸上断木石块被风卷着，起落飞舞，打在头上，立时便要脑浆迸裂。还算是二凤妹妹天生着一双神眼，看得甚真，善于趋避，没有被它打中。除身上被惊砂碎石打了不少外，尚未受着大伤。

惊慌逃窜了一会，二凤猛想起这般地震狂风，岸上饱受惊骇，为何不到水底趋避，就便保全三条生命？想到这里，连喊数声，俱为风号地裂之声所乱，三凤、冬秀对面无闻。二凤一着急，只得一手一个，拉了便往前蹿。这一来，三凤、冬秀也都恍然大悟，一同赶到海边，冒着浪头跳下海去。游出港湾，到了前海，探头出去四下一找，哪里还有大船影子。三人在水的深处，虽然水力大出几倍，还不怎样难支。身一露出海面，那如山如岳的海浪，便都一个跟一个当头打到，人力怎生禁受？最苦的还是冬秀，头刚出海，见大船不知去向，再回头一看，一股绝大火焰像火塔一般直冲霄汉。算计海中只有安乐岛一片陆地，这场地震，定是火山爆发，全岛纵不陆沉，岛上生命财产怕不成为灰烬？自己费尽心血，未了仍是一场空。苦海茫茫，置身无地，心中好不酸痛。正自难过流泪，就这定睛注视的工夫，一片百十丈高的海浪忽又当头飞来。若非二凤姊妹知她水性体力相差太远，随时护持，就这一浪头，已经送了性命。二凤眼快，见浪头打来，忙抱着她往下一沉，侥幸避过。同时二凤也看出安乐岛火山崩炸神气，便将冬秀交给三凤，比了比手势，叫她们休要妄动，打算游往回路，看个动静。

二凤前行不及十里，海水渐热，越往前越热得厉害。探头出去一看，远远望去，哪里还有岛影，纯然一个火峰，上烛重霄。海面上如开了锅的水一般，不时有许多尸首飘过。那爆炸之声加大风之声、海啸之声，纷然交响，闹得正欢。除火光沸浪外，什么也观察不清。渐觉身子浸在热水中，烫得连气都透不出来。不敢再事逗留，只得往回游走，直沉到了海底。身子虽觉凉些，那海底的沙泥也不似素常平静，如浆糊一般昏浊。直到游回原处，才觉好些。三女聚到一处，先时倒不怎样。只冬秀一人不能在水底久延时刻，过一阵，便须由二凤姊妹扶持到海面上换一换气。冬秀浮沉洪波，眼望岛国，火焰冲霄，惊涛山立。耳边风鸣浪吼，奔腾澎湃，轰轰交汇成了巨响。宛如天塌地陷，震得头昏目眩，六神无主。伤心到了极处，反而欲哭无泪，只呆呆地随着二凤姊妹扶持上下，一点思虑都无。

过了半个时辰，岛上火山忽然冲起一股绿烟，升到空际，似花炮一般，幻成无量数碧荧荧的火星，爆散开来。接着便听风浪中起了海啸，声音越发洪厉。这时二凤姊妹刚扶着冬秀泅升海面，换了口气，往下降落。降离海底还有里许深浅，见那素来平静的深水中泥浆涌起，如开了锅灰汤一般，卷起无边黑花，逆行翻滚，方觉有异，水又忽然烫了起来。二凤猜是海底受了火山震荡所及，同时溜塌，倘如被热浪困住，怕不活活烫死。

水里又讲不得活，暗恨眼看岛国地震崩裂，如何不早打主意，还在左近逗留？灵机一动，忙打手势与三凤，一人一边夹了冬秀，便往与火山相背之路急行逃走。果然那水越来越热，海水奇咸，夹以奇臭，只可屏息疾行，哪能随便呼吸。逃出去还没有百里，休说冬秀支持不住，早已晕死过去，就连二凤姊妹自幼生息海底，视洪涛为坦途的异质，在这变出非常，惊急骇窜之中，与无边热浪拼命搏斗，夺路求生，经了这一大段的途程，也是累得筋疲力竭，危殆万分。

好不容易又勉强挣扎了百多里路，看见前面沉沉一碧，周围海水由热转凉，渐渐逃出了热浪地狱。才赶紧泅升海面，想找一着陆之处，援救冬秀回

生，就便歇息，缓一口气。

谁知距离火山虽绕出有二三百里，只是海啸山鸣之声比较小些，海水受了震波冲击，一样风狂浪大。上下茫茫，海天相接，恶浪汹涌，更无边际，哪有陆地影子。二凤姊妹情切友生，虽然累得难支，仍然不舍死友。总想纵不能将冬秀救转还阳，也须给她择一好好地方埋骨，不能由她尸骨在海里漂流，葬身鱼介腹内。姊妹二人都是同一心理，虽然受尽辛苦，谁都不肯撒手。所幸脱了热浪层中，无须奋力逃生。上面水浪虽大，深水中倒还平静，不甚费力。二女在水中一面游行，一面不时升出海面探看前途有无岛屿。又将冬秀衣服撕了一块，塞在她的口内。每出海面一次，便给她吐一次水。先时见冬秀虽然断气，胸际犹有余温。随后胸际逐渐冰凉，手足僵硬，两拳紧握，指甲深掐掌心，面色由白转成灰绿，腹中灌了许多海水也鼓胀起来，知道回生之望已绝，好不伤心流泪。

水中游了好一会，始终不见陆地影子。只好改变念头，打算在海底暗礁之中择一洞穴，将她埋藏在内，万一异日能回转紫云宫，再作计较。二女在海面上商量停当，便直往海底潜去，寻找冬秀埋骨之所。谁知自从海啸起了热浪逃出之后，因水底泥沙翻起，俱在海水中心行走，始终没有见底。越往前，海水越深，二女通未觉得。及至往下沉有数里深浅，渐觉压力甚大，潜不下去，后退既不能，前进又水势越深。为难了一会，猛想起这里水势这般深法，莫非已到了紫云宫的上面？正在沉思，忽见前面有许多白影闪动。定睛一看，乃是一群虎鲨，大的长有数丈，小的也有丈许，正由对面游来。这种鲨鱼性最残忍凶暴，无论人、鱼，遇上皆无幸理。海里头的鱼介遇见它，都没有命。专门弱肉强食，饥饿起来，便是它的同类，也是一样相残。海中航行的舟船，走近出产鲨鱼地带，人不敢在海沿行走，一不小心，便会被它吞吃了去。二女以前也时常遇到，知道它的厉害，故此偶然出行，带着海虾前爪，以备遇上厉害鱼介之用。一则天生神力，遇上可以抵御；即或遇上成群恶鱼，仗着游行迅速，也可逃避。偏巧这时二女力已用尽，困乏到了极处；再加了岛居三年，多食烟火，本来异质丧耗太多，迥非昔比，手上还添了个累赘，哪禁得起遇上这么多又这么凶恶的东西，不禁惊慌失色。

就这转眼工夫，那鲨群何止百十条，业已扬鳍鼓翅，喷沫如云，巨口张开，锐牙森列，飞也似冲将过来，离身只有十丈远近了。二女见势不佳，连忙转身便逃。就口之食，鲨鱼如何肯舍，也在后面紧紧迫赶。二女本就力乏难支，泅行不速，加上手夹冬秀碍手，不消顷刻，业已首尾相衔，最近的一尾大虎鲨相去二女身后仅止二三尺光景。在这危机一发之际，三凤心想：“事在紧迫，除了将冬秀尸体丢将出去为饵，姊妹两个再往斜刺里拼命逃走，或者还有一线之望外，别无生理。”想到这里，更不寻思，左手朝二凤一打手势，右手一松，径自两手分波，身子一屈伸之际，用足平生力量，直往左侧水底斜蹿下去。二凤姊妹本是一人一边夹着冬秀尸体，并肩相联而行，二凤正在忘命而逃，见三凤把手一扬，左侧冬秀身体便往下面一沉。再看三凤也自往斜下面逃走，二凤知道她是打算弃了冬秀尸体逃生。暗忖：“冬秀与自己共过患难，情逾骨肉，漫说临难相弃，于心不忍，而且这些虎鲨非常凶狠，除了像昔年相遇，用虾爪将它二目刺瞎外，无论遇上人、鱼，向来不得止。与其将冬秀弃去，仍免不了葬身鱼腹，何如大家死活都在一起？”二凤想头甚好，却不料三凤一去，冬秀尸体失了平衡，更觉泅行起来迟缓费事。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二凤寻思一瞬之间，后面那尾大虎鲨业已越追

越近，前唇长刺须有一次已挨着二凤的脚。二凤觉得脚底微痛，百忙中偶一回顾，身后虎鲨唇上刺须高翘，阔口开张，露出上下两排又尖锐又长的白牙，正向自己咬来。同时身子受了鱼口吸力，也已有些后退。稍迟丝毫，便要被她吞噬了去。手中兵刃早已失去，更是无法抵御，不由吓得亡魂皆冒。手中拉着的冬秀受了鲨鱼口里呼吸冲动，又往侧面沉去，拉行更觉费劲。奇危绝境中，猛地灵机一动，情知再回头转身逃走已是无及，忙就冬秀尸体下沉之势，一个金鲤拨浪姿势，往下一蹿。那虎鲨追了好一会，俱是平行，眼看美食就可到口，鼓鳍扬翼，疾如穿梭般蹿近二凤身前，刚张口想咬，却不料二凤急中生智，竟然整个翻滚，恰巧将鱼头让过。二凤原是死中求活，也不知自己究竟脱险了没有，斜肩单手拉着冬秀尸身往下一冲，两脚一蹿，用尽平生之力，双足踹水，往上登去。这一下正登在鱼项上面，二凤觉得脚底踹处坚硬如铁，以为身离鱼身已近，暗道一声：“不妙！”情急逃命，也无暇再作寻思，两手一分水，不由将手中冬秀也脱了手。两脚越发用力，拼命往下一冲，疾如电闪，往海心深处逃去。鲨鱼来势太猛，身子又非常长大，虽游行迅速，转侧究竟不便，等到折身追寻，二凤逃走已远。

后面许多凶恶同类，见前面美食快到为首大鱼口中，个个情急。大鱼再一翻身，海面上浪花激荡，高涌如山，水心也如云起雾腾，声势浩大。后面群鱼在波涛汹涌中，没有看清美食已经逃走，以为落在大鱼口中，俱都愤怒，本有夺食之心，蜂拥一般赶到。

内中另有两条长大不相上下的，恰被为首这条大的突然回头，一鱼尾打中，彼此情急，各怀忿恨。后两条不肯甘伏，朝为首那条张口便咬，无心中又将后面几条撞动，彼此围拥上来，撞在一起。此冲彼突，口尾并用，咬打不休，反倒舍了美食不追，竟然同类相残起来。

这些恶鱼个个牙齿犀利，胜如刀剑。无论鱼大鱼小，咬上便连鳞带肉去掉一大块。

这一场恶战，由海面直打到海心，由海心又打到海面。只见血浪山飞，银鳞光闪，附近里许周围海水都变成了红色。这些恶鱼拼命争噬，强伤弱亡，不死不休，这且不去管它。

第一四七回

光腾玉柱 贝阙获奇珍 彩焕金章 神奴依女主

且说二凤死里逃生，一蹿便逃出里许。想起逃时情急，撒手冬秀尸体，必已葬在恶鱼口内。三凤在先只想往海心逃走，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心里一痛，不禁回头往上一看，只见上面波涛翻滚中，有无数条白影闪动，看出是群鲨夺食恶斗，越猜冬秀没有幸免之理，只不知三凤怎样。正在难受，寻择方向逃走，猛地又见头上十多丈高下处有一人影，飘飘下沉。定睛一看，正是冬秀尸体，后面并无恶鱼追下。不禁悲喜交集，忙即回身上去，接了下来。冬秀尸体既然无恙，上面鱼群所夺，更是三凤尸体无疑。越想越伤心，心中忿怒。欲待拼命回身与三凤报仇，一则手无寸铁，二则上面恶鱼太多，就是平常遇见，除逃避外，也是束手无策。事已至此，徒自送死无益，只得

一手拖了冬秀尸体，寻觅方向逃遁。

行没多远，又见一条人影，从斜刺穿梭一般飞泅过去，远远望去，正是三凤，喜出望外。正待上前去，再往三凤身后一看，后面还跟着一条两丈长短的虎鲨，正在追逐不舍，两下里相隔也仅止十丈远近。这条虎鲨比起适才所遇那些大的虽小得多，若在平时，只须有一根海虾前爪在手当兵刃，立时可以将它除去。无奈此时姊妹二人精力用尽，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哪里还敢存敌对的心思。

三凤先时原是舍了冬秀尸体，一个斜翻，往水底穿去。当时为首那条大鱼已近二凤，喷起浪花水雾，将后面群鲨目光遮住，三凤逃得又快，本没被这些恶鱼看见。偏巧三凤心机太巧，满想二凤也和她一样无情，不顾死友，冬秀尸体势必引起群鱼争夺，便可乘空脱身。所以往下逃的时节，立意和冬秀尸体背道而驰。却没料到忙中有错，惊慌昏乱中，只顾斜行往下，方向却是横面，并未往前冲去。下没多深，后面鱼群便已追到，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东西专一以强凌弱，斗了多时，较小一点的不死即逃。内中有条小的所在位置较低，因斗势猛烈，一害怕，便往下面蹿去。本想转头往回路逃走，一眼望见前面三凤人影，不由馋吻大动。又无别的同类与它争夺，不比适才鱼多食少，现成美食，如何肯舍，铁鳍一扬，便往前面追来。幸而三凤发觉还早，一看后面有鱼追逐，这才想起逃时忘了方向，连忙加紧逃遁。几次快要追上，都仗转折灵巧避开。一路上上下下翻折，逃来逃去，忽见二凤带了冬秀尸体在脚前横侧面往前游行。不等近前，忙打手势。二凤也在此时发现了她，姊妹二人不敢会合，互相一打手势，一个左偏，一个右偏，分头往前逃走。后面恶鱼见前面又添出两人，贪念大炽，益发加紧往前追赶。逃了一阵，二凤姊妹精力早已用尽。尤其二凤手上拉着一个冬秀尸体，更是累赘迟缓。追来追去，三凤反倒抄出前面。那恶鱼追赶三凤不上，一见侧面二凤相隔较近，人还多着一个，便舍了三凤，略一拨转，朝二凤身后追来。

二凤这时已累得心跳头晕，眼里金星直冒。猛一回望，见恶鱼已是越追越近。心想：“平游逃走，必被恶鱼追上。只有拼命往下潜去，只要到底寻着有礁石的地方，便可藏躲。如今已逃出了老远，不知下面深浅如何？”明知水越深，压力越大，未必潜得下去。

但是事已万分危险，人到危难中，总存万一之想。因此，拼命鼓起勇气，将两手插入冬秀肋下，以防前胸阻力；用手一分浪，头一低，两脚蹬水，亡命一般直往海底钻去。二凤原是一时情急，万般无奈，反正冬秀回生无望，乐得借她尸体护胸，去抵住前胸阻力，即使她受点伤，也比一同葬身恶鱼腹内强些。先以为下去一定甚难，不料下没十来丈，忽见下面的水直打漩涡，旋转不休。此时因恶鱼正由上往下追赶甚急，也未暇想起别的，仍是头朝下，脚朝上，往下穿去。因这里已逃出了紫云宫左近深海范围，水的压力阻力并不甚大，却是漩子漩得又大又急，身子一落漩中，竟不由自主，跟着漩子旋转起来。

二凤猜定下面必是海眼，只要漩进去，休想出来。先还拼命挣扎，甚是焦急。转念一想：“葬在海眼之中，总比死在恶鱼腹内强些。何况精力交敝，纵想逃出漩涡，也是万万办不到。”立时把心一横，索性翻转身，抱住冬秀尸体，两脚平伸，先缓过一口气，死心塌地由着水力旋转，不再挣扎，准备与冬秀同归于尽。眼花缭乱中，猛见离身十多丈的高处，那条恶鱼也撞入漩涡，跟着旋转起来，想是知道厉害，不住翻腾转侧，似想逃出又不能够

的神气。

二凤被水漩得神昏颠倒，呼吸困难，死生业已置之度外。看了几眼，越看上面鱼影越真。自知无论是海眼，是恶鱼，终究不免一死，便也不去理它。又被漩下十数丈，越往下，漩子越大。正以为相隔海眼不远，猛地想起一事：刚才身外忽然一松，昏惘中恍惚已离水面，身子被人抱住似的。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便已晕死过去。醒来一看，身已落地，卧在海底礁石之上。存身之处，并没有水，周围海水如晶墙一般，上面水云如盖，旋转不已。一眼看见面前不远，站定地震前所见的虎面龙身怪兽，静静地站在当地，张着大嘴，正吃几片海藻，鼻子里还穿着一条带子。因为适才在漩涡中动念，便是想起此物，一见便知所料不差。猛又想起落下时节，两手还抱着冬秀未放，怎地手中空空？那恶鱼也不知何往，本想挣扎起身，只是饱受惊恐，劳乏太甚，周身骨节作痛，身子如瘫了一般，再也挪动不得。

这时二凤已猜出适才上面漩涡是怪兽分水作用。恶鱼虎鲨不见，必已逃出漩涡。知道怪兽不会伤人，但盼它不要离开，只要如那日一般，骑上它的颈项，休说不畏水中恶鱼侵袭，说不定还可借它之力，回转紫云宫去。想到这里，精神一振，又打算勉强站起。

身子刚一转动，便觉骨痛如折，不由“嗷呀”了一声，重又跌倒。耳边忽听一声：“二妹醒了！”听去耳音甚熟。接着从礁石下面蹿上一条人影，侧目一看，来的女子竟是初凤。穿着一身冰绡雾縠，背后斜插双剑，依然是三年前女童模样。只是容光焕发，仪态万方，项前还挂着一颗茶杯大小的明珠，彩辉潋滟，照眼生花。二凤心中大喜。正要开言，初凤已到了面前，说道：“我因跟踪灵兽到此，刚将它制伏之后，忽见前面海水中人泅影子，随见水流乱转，你头一个抱了冬秀妹妹尸体落下。我刚接着，那恶鱼也落了下来。被我一剑杀死。因不见三妹同来，又有恶鱼追赶，便将你和冬秀妹子尸体匆匆分开，口里各塞了一粒丹药。飞身上去寻找，不想她也失去知觉，误入漩涡里面，正往下落。我将她接了下来，与冬秀妹子尸体放在一起。连给她二人服了好几粒仙府灵丹，虽然胸前俱有了温意，如今尚未完全醒转。正要再给你些灵丹服，不料你已缓醒过来。此丹是我在紫云宫金庭玉柱底下，昼夜不离开一步，守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得到手。照仙篆上所载，凡人服了，专能起死回生，脱胎换骨。你和三妹只是惊劳过甚，尚无妨碍。冬秀妹子不但人已气绝，还灌满了一肚海水，精血业已凝聚，灵丹纵有妙用，暂时恐难生效。所幸灵兽现已被我制伏，只等将三妹救醒还阳之后，我们三人带了她的尸首，回转紫云宫去，见了金须奴再作计较吧。”说罢，便将二凤扶起。

二凤一听金庭玉柱的宝物已经出现，初凤既能独擒灵兽，本领可知，不由喜出望外，身上疼痛便好了许多。急于回宫之后再行细说，当时也不暇多问。由初凤扶抱着纵下礁石一看，果然适才追逐自己的那一条虎鲨身首异处，横卧在礁石海沙之内，牙齿开张，森列如剑，通体长有二丈开外，形态甚是凶恶。若非遇见初凤，怕不成了它口中之物。

想起前事，犹觉胆寒。绕过礁石侧面，有一洞穴甚是宽广，冬秀尸体便横在洞口外面。

三凤已经借了灵丹之力醒转，正待挣扎起身，一眼看见两个姊姊走来，好不悲喜交集，一纵身，便扑上前来，抱着初凤放声大哭。

初凤道：“都是你们当初不听我劝，才有今日。我如晚来一步，焉有你三人命在？如今宫中异宝灵药全都发现。又在无心中收了一个金须奴，他不

但精通道法，更善于辨别天书秘篆。因感我救命之恩，情愿终身相随。仗他相助，地阙金章，我已解了一半。

因等你们三年不归，甚是悬念。又因金须奴避他仇家，须等数日后方能出面。我便留他守宫，独自从水底赶往安乐岛探望你们下落。出宫不远，见海水发热，正觉奇怪。后来看出安乐岛那一面海啸山崩，先疑心你们三人遭了劫数。后来一想，金章仙篆上曾有“三凤同参”的偈语，你二人又能出没洪波，视大海如坦途，事变一起，难道不会由水里逃走？冬秀妹妹纵然难保，你二人决不会死，才略放了一点心。算计你二人必在海底潜行，找了好一会，也未找到，忽然遇见那头灵兽。仙篆偈语中也曾有它，并曾注有降伏之法。这兽名为龙蛟，专能分水，力大无穷。我便照仙篆预示，将它擒住，居然驯善无比。不多一会，便见你二人先后降落，业已惊劳过度，晕死过去。话说起来甚长，我们先回宫去，再作长谈吧。”

说罢，便走过去抱起冬秀尸体。姊妹三人高高兴兴往怪兽龙蛟身前走去。初凤将系龙蛟的一根丝绦从礁石角上解下，将手一抖，那龙蛟竟善知人意，乖乖趴伏下来。初凤抱着冬秀尸体，先纵上去，骑在龙蛟项间。然后将二凤、三凤也拉上去骑好，重又一抖手中丝绦。那龙蛟便站起身来，昂首一声长啸，放开龙爪，便往前面奔去。所到之处，头前半步的海水便似晶墙一般，壁立分开，四围水云乱转，人坐在上面，和腾云相似。

晃眼工夫，便是老远。不消多时，已离紫云宫不远。二凤、三凤一看，三年不归，宫上面已换了一番境界：海藻格外繁茂，翠带飘拂，沉沉一碧。希珍鱼介，往来如织。宫门却深藏在一个海眼底下，就是神仙到此，也难发现。渐渐行近，初凤将冬秀尸体交给三凤抱住，自己跳下骑来，手拉丝绦，便往当中深漩之内纵去。那灵兽龙蛟想已识得，也跟在主人身后，把头一低，钻了下去，水便分开。下有四五十丈，路越宽广。又进十余丈，便到了避水牌坊面前。再走进十余丈，便达宫门。初凤一拍金环，两扇通明如镜的水晶宫门便自开放。一个大头矮身，满头金发下披及地，面黑如漆，身穿黑衣的怪人，迎将出来，跪伏在地。初凤命他领了灵兽前去安置。自己从兽背上接过冬秀，姊妹三人一同回到宫里。二凤、三凤连经灾难，自分身为异物，不想珠宫贝阙依然旧地重来，再加所服灵丹妙用，周身痛苦若失，俱都欣喜欲狂。三凤连声喊：“大姊快引我们去看看金庭玉柱。”初凤道：“你也是此地主人，既然回来，何必忙在一时？我们且先谈别后之事，等金须奴回来。想法救了冬秀妹子，再去不迟。”说罢，便将回宫苦守，怎样发现仙篆、奇珠之事，一一说出。

原来初凤自从在安乐岛苦劝两个妹子不听，只得独个儿回转紫云宫来。同胞骨肉，自幼患难相依了十多年，一旦离群索居，形影相吊，踽踽凉凉，心中自是难受。但是一想起老蚌临终遗命和前途关系的重大，便也不敢怠慢。每日照旧在后宫金庭玉柱间守视，除了有时出宫取些海藻外，一步也不离开。眼看玉柱上五色光霞越来越盛，只不见宝物出现，直守了一年零三个月，仍无影响。一面惦记着柱中异宝，一面又盼望两个妹子回来。这日想到伤心处，跑到老蚌藏蛻的池底，抱着遗体，一经悲号，老蚌立时现形，容态如生，与在宫时一般无二，只是不能言笑。初凤痛哭了一场，回时本想采些宫中产的异果来吃。刚一走近金庭，忽见庭内彩雾蒸腾，一片光霞，灿如云锦，照耀全庭，与往日形状有异，不禁心中一动。跑将进去一看，当中一根最大的玉柱上光焰潏潏，不时有万千火星，似正月里的花炮一般喷起。猜是宝物快要

出世，连忙将身跪倒，叩头默祝不已。跪有几个时辰过去，柱间雷声殷殷，响了一阵，光霞忽然敛尽，连往日所见都无。

正在惊疑之间，猛地一声爆音过处，十九根玉柱上同时冒起千万点繁星，金芒如雨，洒落全庭。接着，当中玉柱上又射出一片彩霞。定睛一看，十九根大可合抱的玉柱，俱都齐中心裂开一个孔洞，长短方圆各个不同。每孔中俱藏有一物，大小与孔相等。只当中一个孔洞特长，里面分着三层；上层是两口宝剑；中层是一个透明的水晶匣子；下层是一个珊瑚根雕成的葫芦，不知中藏何物。再看其余十八根玉柱内所藏之物，有十根内俱是大大小小的兵器，除有三样是自己在安乐岛见过的宝剑、弓、刀外，余者形式奇古，通不知名。另外八根玉柱孔内，四根藏着乐器，两根藏着两个玉匣子，一根藏着一葫芦丹药，一根藏着三粒晶球。

这些宝物都是精光闪耀，幻彩腾辉。知道宝物业已出现，惊喜欲狂。恐玉柱开而复合，重又隐去，匆促问也不暇一一细看，急忙先取了出来，运往前面。宝物太多，连运几次，方得运完，且喜无什变故。先拔出宝剑一看，一出匣，便是一道长约丈许的光华。

尤以当中大柱所藏两口，剑光如虹，一青一白，格外显得珍奇。便取来佩在身旁，将其余两口收起。再看别的宝物，哪一件也是光华灿烂，令人爱不忍释，只是多半不知名称用处。算计中柱所藏，必是个中翘楚。那珊瑚葫芦，小的一个虽也是珊瑚所制，却是质地透明，有盖可以开启，看出藏的是丹药。惟独中柱这一个，虽一样是珊瑚根所制，却是其红如火，通体浑成，没有一丝孔隙。拿在耳边一摇，又有水声，不知怎样开法。那透明晶匣里面，盛着两册书，金签玉笈，朱文古篆，是一细长方整的水晶，看得见里面，拿不出来。书面上的字，更认不得一个。那两个玉匣长约三尺，宽有尺许，也是无法打开。想起老蚌遗命，异宝出现，不久自有仙缘遇合，且等到时再作计较。紫云宫深藏海底，不怕人偷。除几件便于携带的，取来藏在身上外，余者俱当陈列一般，妥放在自己室内。

宝物到手，越盼两个妹子回来。欲待亲自去寻，又恐宫中宝物无人照看，又不能全带了出去。虽说地势隐秘，终是不妥。盘算了多日，都未成行。每日守着这许多宝物，不是一一把玩，便是拔出宝剑来乱舞一阵。这日舞完了剑，见那盛书的晶匣光彩腾耀，比起往日大不相同。看着奇怪，又舍不得用剑将晶匣打破。想了想，没有主意，便往老蚌藏骨之处默祝了一番。这回是无心中绕向后园，走过方良墓地，采了点宫中的奇花异草供上。一个人坐在墓前出神，想起幼年目睹老父被害情形，假使此日父母仍然睦在，同住在这种洞天福地，仙书异宝又到了手，全家一同参修，岂非完美？如今两个妹子久出不归，在得了许多宝物不知用处。仙缘遇合，更不知应在何日？越想心里越烦，不知不觉中，竟在墓前软草地上沉沉睡去。睡梦中似见方良走来唤道：“大女，门外有人等你。你再不出去将他救了进来，大事去矣！”初凤见了老父，悲喜交集，往前一扑，被方良一掌打跌在地。醒来却是一梦。心想：“老父死去多年，平日那等想念，俱无梦兆，适才的梦来得古怪。连日贪玩宝物，也未往宫外去采海藻，何不出去看看？如果梦有灵验，遇上仙缘，岂非大妙？”想到这里，便往宫外跑。

初凤自从安乐岛回来之后，平时在宫中已不赤身露体。仅有时出来采海藻，一则嫌湿衣穿在身上累赘；二则从安乐岛回来时忘了多带几件衣服，恐被水浸泡坏了，没有换的。好在海底不怕遇见生人，为珍惜那身衣服，总

是将它脱了，方始由海眼里泅了上去。

这次因为得了梦兆，走得太忙，走过宫门外避水牌坊，方才想起要脱衣服时，身子已穿进水中。反正浑身湿透，又恐外面真个有人相候，便不再脱，连衣泅升上去。钻出海眼一看，海底白沙如雪，翠带摇曳，静影参差，亭亭一碧，只有惯见的海底怪鱼珍介之类，在海藻中盘旋往来，哪里有什人影？正好笑梦难作准，白忙了一阵，反将这一身绝无仅有的衣履打湿。随手拔出身后宝剑，打算挑那肥大的海藻采些回宫享受。剑才出匣，便见一道长虹也似的光华随手而起，光到处，海藻纷纷断落。只吓得水中鱼介纷纷惊逃，略挨着一点，便即身裂血流，死在海底。

初凤先时在宫中舞剑，只觉光霞闪耀，虹飞电掣，异常美观，却不想这剑锋利到这般地步，生物遇上，立地身死。不愿误伤无辜鱼介，见剑上一绕之间，海藻已经断落不少，正想将剑还匣，到海藻丛中拾取，猛觉头上的水往下一压。抬头一看，一件形如坛瓮的黑东西，已经当头打下，离顶只有尺许。忙将身往侧一偏，无心中举起右手的剑往上一撩，剑光闪处，恰好将那坛瓮齐颈斩断，落在地上。低头一看，坛口内忽然冒出一溜红光，光敛处，现出一个金发金须，大头短项，凹目阔口，矮短短浑身漆黑的怪人，跪在初凤前面，不住叩头，眼光望着上面，浑身颤抖，好似十分害怕神气。初凤有了梦中先人之言，只有心喜，并没把他当怪物看待。因水中不便说话，给怪人打了个手势，往海眼中钻了下去。怪人一见有地可藏，立时脸上转惊为喜，回身拾了那来时存身的破坛，连同碎瓦一齐拿了，随了初凤便走。过了避水牌坊，又回身伏地，听了一听，才行走向初凤身前，翻身跪倒，重又叩头不止。初凤这时方想起他生相奇怪，行踪诡秘，有了戒心。先不带他入宫，一手按剑，喝问道：“你到底是人是怪？从实招来，免我动手！”

怪人先时见了初凤手持那口宝剑掣电飞虹，又在海底游行，感激之中，本来含有几分惧意。一闻此言，抬头仔细向初凤望了一望，然后说道：“恩人休怕。我乃南明礁金须奴，得天地乾明离火之气而生。一出世来，便遭大难。幸我天生异禀，长于趋避，修炼已历数百余年，迭经异人传授，能测阴阳万类之妙。只因生来的火质，无处求那天一贞水，融会坎离，不免多伤生物，为造物所忌。日前闲游海岸，遇一道人，斗法三日，被他用法坛禁制，打算将我葬入海眼之中，由法坛中所储巽地罡煞之气，将我形骸消化。

不想遇见恩人，剑斩法坛，破了禁制，得脱活命。情愿归顺恩人门下，作一奴仆，永世无二。不知恩人意下如何？”初凤不知如何答对，正在筹思，那怪人又道：“我虽火性，生来好斗，却有良心。何况恩人于我有救命之恩，而且此时我大难未完，还须恩人始终庇护，方可解免。如不见信，愿将我所炼一粒元丹奉上，存在恩人手内。如有二心，只须将此元丹用这剑毁去，我便成了凡质，不能修为了。”说罢，将口一张，吐出一粒形如卵黄的金丸，递与初凤。初凤接过手中，见那金丸又轻又软，仿佛一捏便碎似的。见他语态真诚，不似有什诡诈。又因适才梦兆先人之见，便问道：“我姊妹三人在这紫云宫中修炼，本须一人守门服役。你既感我救命之恩，甘为我用，也无须以你元丹为质。

只是那道人有如此本领，倘如寻来，怎见得我便能抵敌过他，求我护庇？”

那怪人道：“小奴初见恩人在这海底修炼，也以为是地阙真仙。适才冒昧观察，方知恩人虽然生具异质仙根，并未成道，原难庇护小奴。不过小奴

一双火眼，善能识宝。

不但宫中宝气霞光已经外露，就是恩人随身所带，连这两口宝剑，哪一样不是异宝奇珍？实不瞒恩人说，以小奴此时本领，休说甘与恩人为奴，便是普通海岛散仙也非我主。只缘当年小奴恩师介道人羽化时节留下遗言，应在这两日内超劫离世，得遇真主，由此自有成道之望。先见海岸所遇道人异样，以为是他，不想几乎遭了毒手。恩人收留，虽说助小奴成道，便是恩人也得益不少。既承恩人见信，将元丹归还，越令小奴感恩不尽。

此后小奴也不敢求在宫中居住，只求在这宫外避水牌坊之内栖息，听候使命，但求不驱逐出去。那道人的坛一破，必然警觉，用水遁入海寻找，但不知海眼下面还有这样地阙仙府，以为小奴已经遁往别处，免为所擒，于愿足矣。”初凤道：“他既当你遁走，你还怕寻来则甚？”怪人答道：“小奴先不知他便是那有名狠心的铁伞真人。此人脾气最怪，人如惹恼了他，当时虽然逃走，他必发誓追寻三年五载。如不过期，遇上必无幸理。

一则这里深藏海底，便是小奴如非恩人引路，当时也未看出，可以隐身；二则恩人有许多异宝，就是寻来，也可和他对敌，所以非求恩人庇护不可。”初凤因听他说善能识宝，正合己用，只是心中不无顾虑。一听他自请不在宫中居住，更合心意，当时便答应了他。

等过些日子，察透他的心迹，再将宝物一件一件取出，命他辨别用法。

过有月余工夫，道人始终不曾寻上门来。那金须奴处处都显出忠心勤谨可靠。初凤先问他可会剑法？金须奴答称：“所会只是旁门，并非正宗。”初凤要他传授。金须奴早已看出初凤形迹，因知她仙根仙福太厚，又因前师遗偈，自己成道非靠她不可，恐她疑忌，也不说破，一味装作不知，只是尽心指点。初凤自是一学便会。渐渐将各样宝物与他看了，也仅有一半知道名称用法，初凤俱都记在心里。最后初凤取出当中玉柱所藏的水晶宝匣。金须奴断定那是一部仙篆，非用他本身纯阳乾明离火化炼四十九日，不能取出。除此之外，任何宝物皆不能破。初凤因许久无法开取，闻言不信，试用手中宝剑，由轻而重，连斫了几十下，剑光过处，只斫得匣上霞焰飞扬，休想损伤分毫，只得将匣交他去炼。

金须奴领命，便抱了晶匣，坐在避水牌坊下面，打起坐来。一会胸前火发，与匣上彩光融成一片，烧将起来。初凤连日出看，俱无动静。直到四十九天上，金须奴胸前火光大盛，匣上彩光顿减，忽听一阵龙吟虎啸之声起自匣内，琤的一声，两道匹练般的彩光冲霄而起。金须奴也跟着狂啸一声，纵身便捉，一道彩光已是化虹飞走，另一道被金须奴抓住，落下地来，晃眼不见。初凤赶过去一看，乃是上下两函薄薄的两本书册。金须奴微一翻阅，欢喜得直蹦。随又连声可惜道：“这是《地阙金章》，可惜头一函《紫府秘笈》被它化虹飞走。想是我主仆命中只该成地仙。”初凤忙问究竟。金须奴道：“这仙篆共分两部，第一部已经飞走。幸亏小奴手快，将这第二部《地阙金章》抓住。

此书一得，不但我主仆地仙有分，宫中异宝的名称用法以及三位主人穿的仙衣云裳，俱在宫中何处存放，一一注明。便是小奴数百年来朝夕盼望，求之不得的天一贞水，也在其内。岂非天赐仙缘么？”

初凤闻言，自然越发心喜。这些日来业已看出金须奴心地忠诚，委实无他，便也不再避忌。问明了仙篆上所指示的各种法宝名称及用法之后，径领他同入宫内，前去辨别。

原来这紫云宫乃千年前一位叫做地母的散仙旧居，不但珠宫贝阙，仙景无边，所藏的奇珍异宝更不知有多少。自从地母成道，超升紫极，便将各样奇珍灵药、天书宝剑封藏在金庭玉匣之中，留待有缘，不想却便宜了初凤姊妹。金庭当中，头一根玉柱的珊瑚葫芦内所盛，便是峨眉派诸仙打算用来炼化神泥的天一贞水。

初凤同金须奴先认明了各样宝物，首先照仙箓所注藏衣之处，将旁柱所藏的两玉匣用仙箓所载符咒，如法施为。打开一看，果然是大小二十六件云裳霞裾，件件细如蝉翼，光彩射目，雾縠冰纨，天衣无缝。不由心花怒放，忙唤金须奴避开，脱去湿衣，穿将起来。穿完，金须奴走进，跪请道：“小奴修炼多年，对于天书奥妙，除第三乘真诀须主人到时自行参悟外，余者大半俱能辨解，不消十年，便可一一炼成。至于各种异宝，仙箓上也载有符咒用法，短时间内亦可学会。只可惜上乘剑术不曾载在仙箓之内，暂时只能仍照小奴所传旁门真诀修炼，是一憾事。小奴托主人福庇，对于成道有了指望，一切俱愿效指点微劳。但求第七年上，将那珊瑚葫芦中的天一贞水赐与小奴一半，就感恩不尽了。”

初凤此时对于金须奴已是信赖到了极点，当时便行答应。便问他：“既须此水，何不此时就将葫芦打开取去？”金须奴道：“谈何容易。此水乃纯阴之精，休说头一部天书业已飞去，没有解法，葫芦弄它不开；即使能开，此时小奴灾劫尚未完全避过，又加主人道力尚浅，无人相助，取出来也无用处。既承主人恩赐，到时切莫吝惜，就是戴天大德了。”初凤道：“我虽得了如许奇珍至宝，如不仗你相助，岂能有此仙缘？纵然分你几件，也所心愿。岂有分你一点仙水助你成道，到时会吝借之理？如非你那日再三自屈为奴，依我意思，还要当你师友一般看待的呢。”金须奴愁然道：“主人恩意隆厚，足使小奴刻骨铭心。只是小奴命浅福薄，不比主人仙根深厚。有此遇合，已出非分，怎敢妄居雁行？实不瞒主人说，似主人这般心地纯厚，小奴原不虞中途有什么变故。只是先师昔日偈语，无不应验，将来宫中尚有别位仙人，只恐数年之后，俱知此水珍贵，万一少赐些须，小奴便功亏一篑。事先陈明，也是为此。”初凤抢答道：“无论何人到来，此宫总是我姊妹三人为主。你有此大功，就是我恩母回来，我也能代你陈说，怎会到时反悔？”金须奴闻言，重又跪谢了一番。

从此初凤便由金须奴讲解那部《地阙金章》，传授剑法。初凤早就打算将两个妹子接回宫来，一同修炼。因金须奴说：“二位公主早晚俱能重返仙乡。一则她二位该有此一番尘劫，时尚未至；二则这部天箓说不定何时化去，我们赶紧修炼尚恐不及。万一因此误了千载良机，岂非可惜？”初凤把金须奴奉若神明，自是言听计从。却不料金须奴既因前师遗偈，知道三凤是他命中魔障，不把天箓炼完，决不敢接回三凤，以免作梗。

更因初凤是自己恩主，那天箓不久必要化去，意欲使初凤修炼完成，再接二凤姊妹，好使她的本领高出济辈。将来二凤回宫，再由初凤传授，也可使她们对初凤多一番崇敬之心，省得又如在安乐岛时诸事不大听命。他对初凤虽极忠诚，此举却是含有私心，初凤哪里知道？无奈人算不如天算，金须奴枉自用了一番心机，后来毕竟还是败在三凤手里。

可见事有前定，不由人谋。这且不言。

初凤和金须奴主仆二人，在紫云宫中先后炼了年余光景，一部天箓只炼会了三分之一。二凤姊妹仍是不归，屡问金须奴，总说时尚未至。初凤先

还肯听，后来会了不少道法之后，心想：“安乐岛相隔并不甚远，当日恩母行时，曾命我姊妹三人报仇之后，急速一同回转，此后不要擅出。虽然她二人不听母言，沉迷尘海，一别三年，岛中难保不有仇敌余孽没有除尽，万一出点什么不幸的事，岂非终身大憾？天篆既由仙人遗赐自己，想必仙缘业已注定。如果仙缘浅薄，自己即使守在这里，一样也要化去，看它不住。难道去接她们，这一会就出变故？”于是行意渐决。金须奴先是婉劝，后来竟用言语隐示要挟，不让初凤前去，双方正相持不下。这日金须奴领命出宫采取海藻，刚出漩涡，忽觉海底隐隐震动，正由安乐岛那一面传来。知道紫云宫附近，除近处一座荒岛外，数千百里陆地火山，只有安乐岛这一处。猜定是那里火山崩陷，发生地震海啸。算计二凤姊妹一样能海底游行，山崩以后，无处存身，不去接也要回来。只得长叹一声，取了海藻回转宫去。紫云宫贝阙仙府，深藏地底，初凤在宫中并未觉察外面地震。吃完海藻，待了一会，又提起去接二凤姊妹之事，以为金须奴又要像已往一样力争。谁知金须奴自来和往日一般拦阻，只请主人速去速归。

第一四八回

茫茫热海 巧拯同枝 烈烈狂飙 生擒异兽

初凤心中大喜，立即持了双剑，带了两件宝物，起身往安乐岛去，行没多远，便即发觉地震。初凤不常出门，还不知道就是安乐岛火山崩陷，震况又那般强烈。又往前走有数十里，忽觉海水发热，迥异寻常，渐渐望见前面海中风狂浪涌，火焰冲天。默计途程，那日去时，沿途并无陆地，那根火柱正是安乐岛的地界。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加速前进。好在身旁带有宝珠，寒热不侵。渐行渐近，只见黑云如墨，烟霾蔽空，狂飙中那根火柱突突上升，被大风一卷，化成无数道火龙，分而复合。海中骇浪滔天，惊涛山立。沿途所见浮尸断体，零碎物品，随着海水逆流卷走，更觉声势浩大，触目惊心。初凤一心惦记同胞骨肉忧危，心胆皆裂，只顾疾行前进，海水已是热如沸汤。行近安乐岛一看，已成了一座通红火山。树木房舍俱都成了灰烬，哪里还有一个人物的影子。左近礁石遇火熔化，成了红浆，流在海内，犹自沸滚不休。若换常人，休说这样烁石流金的极热溶液，便是落在那比沸汤还热的水之内，也都煮成熟烂了。初凤虽因带有宝物，不畏炎威，这般狂烈的火势，毕竟见了胆怯。绕着火岛边沿游行了半周，烟雾弥漫中，望见山地都被火化成了软包，不时整块陷落。估量自己既难登攀，岛上此时也决无生物存在。冬秀想己遇难身死。两个妹妹俱都会水，如还未死，定然逃向别处。此时在火焰中寻找她二人下落，岂非白费心力？她二人如已逃出，必往紫云宫那一面逃去无疑。只是来时又未相遇，看来凶多吉少。越想越伤心，暗恨都是金须奴拦阻自己，如早两天将她们接回宫去，何致她二人遇此大难？事已至此，留此无益，只得往回路仔细去寻找她二人的下落。

初凤哪知她二人同冬秀事前出游，无心脱险，并未在岛上遇难。只是所去之处，偏向一角，不是正路，一个由正东往西南，一个由正西往东北。二凤姊妹又因冬秀累赘，时上时下，本质已弱，不敢老在狂飙骇浪中挣扎。

初凤目力虽佳，偌大海面，哪能上下观察得纤细不遗？常言说得好：“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初凤一路搜寻，仍是没有寻见二凤姊妹影子，真是心乱如麻，不由悲痛已极。眼看行离紫云宫不远，猛想起昨日自己曾出宫外，到海底采取海藻，并未发觉地震。看适才海面浮尸神气，这火山震裂，为时尚不甚久。如今自己在海中游行，已比从前快有十倍，她二人说不定还未到达这里。

这一路上海水热下凉，她二人也不会在海面游行。自己只顾注意四外，却未深寻海底。

她们如能逃到了紫云宫，定会回去。最怕是逃时受伤，中途相左，需要自己接应。想到这里，复又翻身往火岛那一面的海底寻去。

一会工夫，走出有百十里路，忽见前侧面水中漩涡乱转，颇与紫云宫外漩涡相似。

暗忖：“莫非这里面又有什么珠宫贝阙？”救妹心急，虽在寻思，并没打算入内去观察。

谁知那漩涡竟是活的，由横侧面倏地改道，径向自己冲来，来势更是非常迅疾。方在诧异，已被漩涡包围。初凤也没去理它，仍自前进。猛地身子一冲，已出水面，面前站定一个虎面龙身的怪物，后半身仍在水内，前半身相隔数丈的水，上下左右，全都晶墙也似地分开。定睛一看，正是那年安乐岛为狮群所困，赶来相救，逐走猛狮的怪兽。灵机一动，想起日前天篆上曾说此兽名为龙蛟，角能辟水分波，生来茹素，性最通灵，专与水陆猛兽恶鱼为敌，遇上必无幸理。又能口吐长丝，遇见强敌，或到紧迫之时，便吐出来，将对方困住。那丝和细瀑布相似，通体晶明，却是又粘又腻，不经它自己吸回，无论多厉害的东西，沾上休想解脱。仅鼻间有一软包，是它短处。知道它底细的人，只须将它鼻端用东西紧紧按住，立时蹲趴地上，浑身瘫软，再也动弹不得。相遇时可如法将它制服，用一根丝绦从它天生鼻环中穿过，便可顺从人意，要东便东，要西便西了。此兽一得，不但可充紫云宫守户之用，还可借它分水之力，采取海眼中的灵珠异宝。天篆上并说这种天生灵兽，千载难逢，极为少有，异日相遇，不可错过。

那龙蛟遇见行人，并不走开，也无恶意，只顾低头拣海底所产的肥大海藻嚼吃。初凤心里还惦记着两个妹子的安危下落，急于将它收服。忙将腰系一根长绦解下，拔剑在手，走上前去，仰头用剑指着龙蛟大喝道：“昔日我姊妹三人被困狮群，多蒙你赶来相助，颇感大德。似你终日在海陆游荡，难成正果。我姊妹所居紫云宫，乃是珠宫贝阙，仙家宅第。如肯随我回去，乖乖降服，将来造化不小。否则我奉仙篆金敕，少不得亲自动手。我这仙剑厉害非凡，那时你受了重伤，反而不美。”那龙蛟原是因安乐岛地震山崩，热浪如火，存不住身，逃到当地，见海藻繁茂，动了馋吻，正在嚼吃。初凤刚一说，便住了嘴，偏头朝下注视，好似能通人意，留神谛听。等到初凤话一说完，倏地拨转身往侧面逃去。初凤记准仙篆之言，如何肯放过去，连忙随后追赶，一口气追了有二三十里途程。因它以前曾有解围之德，只打算好好将它收服，不愿加以伤害，始终没有用剑，总想赶在它头里，给它鼻端一下。

那龙蛟何等通灵，先前在安乐岛海底已吃过二凤姊妹的大苦头，知道人要算计它的要害之处，一面昂首飞逃，一面将身后长尾乱摇乱摆，竭力趋避，不使头部与人接近。

初凤既决计不肯伤它，这东西又如此生得长大，在水中穿行又是异常迅速，初凤追了一阵，只在它身侧身后打旋。有时赶到它头前，刚一照面，它便拨头又往侧面穿去。打算去按它的鼻端，简直成了梦想。长尾过处，排荡起的水力何止数千百斤。如换常人，休说被它长尾打中，单这强大水力，也被挤压成为肉饼了。

似这样上下左右，在这方圆二三十里以内往返追逐，初凤老不能得便下手，好生焦急。未后一次，正要得手，龙蛟因敌人追逐不舍，也发了怒。猛地将头一偏，身子往侧一穿，长尾一摆，照准初凤前胸打来。两下里都是势子太疾，初凤一个躲避不及，眼看就要打中。这一下如打在身上，任是此时初凤得了仙箓传授，也是禁受不起。初凤正想飞身越过龙蛟头前，给它一个迅不及防，纵上去照鼻端来那一下。没料它这次改了方式，没等人越过头，竟然旋身掉尾打来。一转侧间，便觉水力如山，从侧面压到，那条长尾也已离身甚近。知道再像先前一样，沉身海底躲避，万分不及。忽然急中生智，不但不往下沉躲，反顺着水的排力，一个黄鹄冲霄，往前面上方飞起，升约十余丈高下，恰好长尾从脚下扫到离脚不过半尺，居然躲过。百忙中再低头一看，龙蛟身形已经掉转，头前尾后，长蛇出洞般，一颗大头昂出水外，分波劈浪，往前飞走。暗忖：“这样前后追逐，何时可以将它制服？并且还有危险。怎不骑在它的身上，慢慢挪向前面，岂不比较可以安全下手？”念头一转，身子往下一落，正骑在龙蛟后半身近尾之处。

那龙蛟见敌人骑上身来，身子摇摆得益发厉害，前蹿更速。走了一阵，倏地将长尾一甩，往自己背上打去。初凤知它野性发作，想将自己打死，此举正合心意。便也将身一起，顺着它长尾之势，一个鲤鱼打挺，蹿出前面水外，落在龙蛟项上。更不怠慢，一手攀着龙蛟头上长角，身子朝前一探，左手举剑，径向它鼻端按去。眼看龙蛟阔口张处，刚喷起半个晶明水泡，被这一按，立时将嘴闭紧，浑身颤抖，趴伏在地，丝毫也不动弹。

初凤知己将它制服，低头一看，大鼻孔中果有天生的环眼。忙回左手解下云裳上的一根丝绦，右手长剑仍然按紧它的鼻端不放。身子从它头上滑了下去，滑到鼻前，用双脚钩住它的长角。再将丝绦从鼻环中穿过，打了一个紧结。然后松手，跳下身来，将龙蛟鼻端所按之剑收回。龙蛟缓缓站起身来，一双虎目泪汪汪望着初凤，大有可怜之容。

初凤见它已经驯服，迥不似先前桀骜神态，甚是心喜。试将丝绦轻轻一抖，龙蛟跟了就走；微一使劲，便即趴下身来。知它鼻间负痛，忙即停手。又见它经行之处，每遇肥大海藻，便即偏头注视，猜它定是腹饿思食。虽然救妹情殷，毕竟初得神物，心中珍惜，便即对它说道：“我两个妹子也从安乐岛逃出，如今不知去向。你可急速在此饱餐一顿，我自在左近先去寻找她们。如找寻不着，我再回到此地，骑你同去寻找。找着之后，同归仙府，随我修炼，日后也好谋一正果。”

说罢，就在海藻肥盛之处，寻了一个海底潜礁，将丝绦系好。正待穿入水中，先在附近搜寻，猛一抬头，看见上面水漩乱转中有一条白影，随着漩涡旋转而下。心中一动，忙即纵身上去一看，正是二凤和冬秀搂抱在一起，业已气绝身死，仅只二凤胸前还有余温，冬秀已是骨僵手硬，死去多时。二凤既然无心相遇，三凤想必也在近处遇难。同怀良友，俱遇浩劫，虽然身藏灵药，可以希冀还生，到底心酸。况且三凤下落还无把握，怎不难过。悲痛中，匆匆取出身藏灵丹，给二人口中强塞了几粒进去。手足之情，总比外人

厚些。因要上去寻找三凤，恐龙蛟无心中移动，海水将二凤冲走，便将二凤尸身放在系丝绦的礁石之上，冬秀尸身却安置在礁石左侧崖洞外大石上面。刚放好，二次待要穿上水去，又见上面水中白影旋转，只是比起二凤下来时长大得多，旋起来时疾时缓，好似在漩涡中挣扎神气。心中奇怪，定睛一看，竟是一条大虎鲨。知道这种恶鱼非常残忍，定是追踪二凤、冬秀尸体到此，不禁大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初凤注视寻思之际，那条恶鱼已从水流中落了下來，虽然失水，见了人还想吞噬。大嘴刚一张开，初凤随手就是一剑，剑光过处，立时齐颈斩为两截。

初凤斩鱼之后，便即飞身往水流中穿了上去，行没多远，便见三凤顺水漂来。因离海底甚近，上面水的压力大大，不易翻浮上去。适才逃命时节用力过度，忽然昏迷，又灌了一肚子海水，业已气绝身亡。所幸人已寻到，还可设法挽救。当时惊喜交集，匆匆抱了回转。因二凤存身之处太窄，便与冬秀尸身放在一处。同时塞了灵丹，先将她姊妹二人救转。回到宫中，互说经过。

初凤因她二人当初不听良言，今番已受了许多险难，只温言劝慰了几句，不再埋怨。

一面谈说间，早将玉匣中仙衣云裳取了出来，与她二人更换。又将宫中异果海藻之类，取些与她二人吃了。二凤一听宫中金庭玉柱果然发现，得了许多奇珍异宝，还有一部仙篆，照此虔修，便可成仙得道，不由欣喜欲狂。只三凤性情褊狭，虽然心喜，总以为姊妹俱是一样，却被大姊占在头里，好生后悔，不该在安乐岛贪恋了这三年，以致闹得几乎耽误仙缘，葬身鱼腹。所幸天书尚在，只要虔心修炼，仍可和大姊一样，否则岂不大糟？她只管如此想，谁知事偏不如人意，以致日后魔劫重重，几乎又闹得身败名裂。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冬秀毕竟是个凡体，元气在水中伤残殆尽，仍无回生之望。初凤见她回宫这么多工夫，面色已逐渐由苍白转成红润，只是仍未醒转。虽不似二凤姊妹般骨肉关心，终以昔日共过患难，是出生以来所交的第一个朋友，既有几许之望，不愿使其独个儿化为异物。欲待寻金须奴商量解救之策，却自从宫外一见，将龙蛟交他前去安置，一直没有进来。龙蛟置放何地，也未复命。心中诧异，便让二凤姊妹各自观赏宫中所有奇珍异宝，自己起身前去寻找。

刚刚转过外面宫庭，便见晶墙外面金须奴独自一人满面含愁，背着双手，徘徊往来于避水牌坊之下，时而仰天长叹，时而举手搔弄头上金丝般的长发，好似心中有万分为难，又打不出主意神气。初凤因他自从来到紫云宫，每日恭谨服役，总是满面欢容，只有适才初动身去救二凤姊妹时，脸上有些不快，似这般愁苦之色，从未见过，不禁怀疑。

知道这宫中晶壁外观透明，内视无睹，索性停步不前，暗中观察他的举止动作。待了一会，见他盘旋沉思了一阵，并无什么异状。忽然跪在地下，朝天默祝了一番，然后起身垂头丧气，缓步往宫前走来。恐被他看出不便，便开了宫门，迎将出去，问道：“你怎地这么久时候不进宫来？龙蛟安放何处？我还等你来商量救转一个朋友。”金须奴躬身答道：“那龙蛟乃是灵兽，稍加驯练，便可役使。已暂时先将它系在宫后琼树之下，那里有不少花果，如今正贪着嚼吃。小奴也知同来的另一位姑娘仙根本来不厚，周身骨脉脏腑俱被海浪压伤，非小奴不能救转。既是主人好友，不能坐视。怎奈适才拆看

先恩师所赐锦囊，知不救此女，纵难飞升紫阙，还可在这贝阙珠宫之内成为地仙；如救此女，虽有天仙之望，但是极其渺茫，十有九难望成就。而且此女正是小奴魔劫之根，稍一不慎，即此地仙亦属无望。但是她又与三位主人非常有益。为此迟疑不决，在宫外盘算好些时，主人想已看见了。”

初凤闻言惊道：“我看你动静，并无别意，只缘你向来忠谨，平时总是满脸高兴，自我今日去接二位公主起，你便一时愁过一时，心中不解。我和你虽分主仆，情逾师友。

她们三人，两个是我妹子，一个受我两次救命之恩。你日后纵有错处，我已无不宽容，她们还敢怎地使你难堪？至于有甚灾劫的话，我等同学这部天书，本领俱是一样，你的道力经验还比我们胜强得多。休说外来之灾，据你说，只须道成以后，行法将宫门封锁，天仙俱难飞渡。就使自己人有甚争执，也未必是你敌手，何况还有我从旁化解，你只管愁它则甚？”金须奴道：“如今主人道法尚未炼成，哪里得知。仙缘俱有分定，这一部天篆虽然一样，并无二册，但是修过中篇，主人能自通解时，便无须由小奴讲解。那时上面的符篆偈语，便视人的仙缘深浅，时隐时现。主人学会以后，也须遵照上面仙示，不能因小奴以前有讲解传习之功，私相授受。便是二、三两位公主的道行本领，也比主人要差得好几倍，怎能由人心意？小奴明知只一推说返魂无方，日后便少许多魔障。一则对主不忠，有背前誓，将来一样难逃应验；二则小奴以荒海异类，妄觊仙业，命中注定该有这些灾难，逃避不脱。就按先恩师遗偈之意，也无非使小奴预先知道前因后果，敬谨修持，以人定胜天罢了。”

初凤闻言，总觉他是过虑，虽然着实宽勉了几句，并未放在心上。当下又问解救冬秀之策。金须奴道：“这姑娘服了许多灵丹，元气已经可以重生。将来体质只会比前还好的。不过她受水力压伤太重，五官百骸无法运转。此时她已经有了知觉，但言语不得，所受苦痛，比适才死去还要厉害。小奴既已情愿救她，不消三日便可复原。请主人先将金庭玉柱灵丹再取一十三粒，用宫后仙池玉泉融化，给她全身敷上，暂时先止了痛。小奴自去采取千年续断和红心补碎花来，与她调治便了。”

初凤因两种灵药俱未听见金须奴说过，以为他要出宫采取，便问道：“你常说你的对头铁伞道人尚要寻你，此去有无妨碍？可要将宫中法宝带两件去，作防身御敌之用？”金须奴笑道：“小奴此时出宫，天胆也是不敢。主人哪里知道，这两种灵药全都在我们这紫云宫后苑之内，其余灵药尚多。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细，自主人今日走后，独自详看天书，才行悟得。这千年续断，与人间所产不同，除紫云宫外，只有陷空岛有出产。

虽比这里年代还久，用处更大，但仅由列仙传说，自来无人发现。这红心补碎花，却是这里独一出产，别处无有。这两种灵药，一有接筋续骨之功，一有补残生肌之妙，再加用了若干地阙灵丹，岂有不能回生之理？”初凤喜道：“我以前仅觉后苑那种奇异花卉终年常开，可供观赏，不想竟有这般妙用。如此说来，其余那些花草也都是有用的了？”金须奴道：“虽不全是，也大半俱是尘世所无咧。”初凤又问道：“你说那红心补碎花，我一听名儿，便晓得那生着厚大碧叶，花形如心，大似盈钵，一茎并开的小红花。续断名儿古怪，可是那墨叶长梗的矮树？”金须奴道：“那却非续断，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树，出产甚少，只有一株。这两种灵药取法用法俱都不同，少时取来，一见便知。

此时救人，以速为妙。”说罢，二人分手。

初凤便照金须奴所说，先取玉泉化了灵丹，与冬秀敷匀全身。一摸胸前，果然温暖。

拨开眼皮一看，眼珠灵活，哪似已死之人。只是通体柔若无骨，软瘫在床，知道全身大半为水力压碎，不知身受多少苦痛，好生代她难过。敷完灵丹，金须奴早采了药来，在外相候。初凤将他唤了进来，问明用法。先将周身骨节合缝之处，用续断捣碎成浆涂了。

再取红心补碎花照样捣碎，取出丹汁，由二凤、三凤帮同给她全身擦遍。然后取了一袭仙衣与她穿了。

未满三日，冬秀逐渐复原，她的五官百骸早已有了知觉。在她将醒未醒之际，已经得知就里。这一来，不但起死回生，而且得居仙府，有了升仙成道之望，自然是喜出望外，对于初凤姊妹感激到肝脑涂地。由此，每日与二凤、三凤随着初凤，照仙箓传授修炼。闲来时便去宫中各处游玩。贝阙珠宫，仙景无边，倒也享受仙家清福。

只是一件美中不足，仙箓所有道法，俱是循序渐进。四女的天资禀赋有了厚薄，所学的程度也因之有了高下。初凤生具仙质，六根无滓，灵府通明，一学便悟，又是首先入门，自然领袖群伦。二凤因受红尘嗜欲污染，多服烟火，但本质尚可，仅只所学日期较晚，不如乃姊，学时还不十分显出费力。三凤自为猛狮伤了一臂，流血过多，体气已有损耗，再加这几年的尘欲韬蔽，她的私心又重，休说初凤，比起二凤已是不及。冬秀更是本来凡体，从患难百死之际，侥幸得遇仙缘。她为人虽是聪明好胜，饶有机智，因为心思大杂，于修道人反不相宜。先时同学，不甚觉得，日子一多，所学益发艰深，渐有相形见绌之势。她不想自己因资禀有限，反以为是初凤同金须奴对她和二凤姊妹有了厚薄，不肯尽心相传。初凤于己有几次救命之恩，还不敢心存恨意。对金须奴却是嫌隙日深，只是胸有城府，不曾外露罢了。

又过了数月，初凤对于那部《地阙金章》已能自己参悟，无须金须奴从旁解说。并且书上的字也是时隐时显，除初凤外，连金须奴有时也不能看出字来，由此初凤日益精进。他主仆五人，原本定有功课，每当参修之时，俱在子夜。照例由初凤领了四人跪祝一番，然后捧了仙箓，在宫庭当中围坐。初凤分别传了二凤姊妹与冬秀的练法，然后由金须奴持剑侍侧，自己对书虔心修悟。等自己习完，再将可传的传给金须奴修炼。这日习到天箓的末一章，刚刚通悟，还未练习精熟，上面的字忽然隐去。末章后页忽现数行偈语，将初凤姊妹三人和冬秀的休咎成就略微指示。并有“初凤照所得勤修，不久便可成为地仙。以后欲参上乘正果，全仗自己修持，积修外功，万不可少。余人仙缘较浅，全视各人自己能否虔心参悟，力求正果为定，不可妄多传授，因而自误”等语。

初凤看完，刚刚起身跪谢，那书忽从手上飞起，化成一片青霞笼罩全庭，顷刻消散。

初凤知道自己道将学成，仙箓先期化去，便将书上偈语当众说了。二凤虽然失望，知道仙缘注定，还不怎样忿怨。冬秀和三凤俱知金须奴火炼玉匣，抢出天箓之事。这次天箓飞去，见他满面笑容，躬身侍立在侧，并未动手，若无其事一般。猜他已将天箓学全，必有防它化去之策，却故意不让大家学全，由它化去。情知所学还不及初凤的一半，原想只要书在，日久自和初凤一般，能够自己参悟。这一化去，虽说初凤厚爱同怀，情重友深，也未

必敢违了天策偈语，私相授受。越想越恨，越想越难受，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经初凤劝勉了一阵，才行闷闷而罢。冬秀更因哭时金须奴未来解劝，好似面有得色，越发把他恨在心里。

光阴易过，转眼十年。二凤虽然比初凤相差悬远，因为始终安分虔修，倒也不在话下。惟独三凤和冬秀俱是好强争胜之人，除平时苦心练习，磨着初凤传授外，总恨不能有点什么意外机缘遇合，以便出人头地。初凤受她二人缠绕不过，也曾破例传授。二人意总未足，几次请求初凤准她二人出海云游，寻访名师，以求正果。初凤记着老蚌之言，归期将届，再三劝阻，好歹等恩母回来，再行出外。冬秀表面上还不违抗，三凤哪里肯听，姊妹二人闹了好几次，终究三凤带了冬秀不辞而别。

她二人走没多日，老蚌居然重回地阙，初凤、二凤自是心喜。接进宫中，一问经过，才知老蚌蜕解后，便投生到浙江归安县一个姓仇的富户家中为女。因乃母生时，梦见明珠入怀，取名慧珠。生后一直灵根未昧。七岁上父母双亡，正遭恶族欺凌，遇见天台山白云庵主明悦大师看出她的前因，度往庵中，修炼道法一十二年。大师因她不是佛门弟子，命中只该享受地阙清福，始终没有给她剃度，传了许多小乘法术。圆寂之时，指明地点，命她仍旧回转紫云故里。她领了遗命同几封密偈，寻到紫云宫海面，用小乘法叱开海水，直达宫中与初凤等相见。

此时慧珠已是悟彻前因，一见只有三凤不在，便问何往。初凤便将姊妹三人安乐岛报完父仇，以及二凤、三凤贪恋红尘，在岛上一住三年，自己劝说不听，回宫苦守，玉柱开放得了许多奇珍；后来收金须奴和龙蛟，救回二凤姊妹和冬秀；三凤性做，不听约束，日前与冬秀私自出走，说去寻师学道，曾命金须奴出宫追赶，也未寻回等事，一一说了。

慧珠道：“三凤真想不开。我常听师父说，我们这座地阙仙宫深居地心，为九地灵府之一。只须等你将那部《地阙金章》中修道之法炼成以后，我同你姊妹三人带了宫中异宝，再出去将外功积修圆满，那时重归仙府，纵不望飞升紫阙，一样可求长生不老，永享地阙清福，比起天仙，相去能有几何？她这一出去，万一误入歧途，岂非自误仙业？你说那冬秀一个寻常凡女，遭遇仙缘，也这等不知自爱，跟着胡行，尤其大是不该。我本想回宫以后从你炼法，道未炼成，不再出世。她这一走，我便放心不下，只好趁她二人迷途未远以前赶去，将她们追了回来，以免一落左道旁门，便无救药。我经此番尘劫，仅学了点小乘法术。在我未把天策道法炼成，元神重孕婴儿之前，本不愿出海问世。只因你的道力虽已有了根柢，无奈自幼隐居海底，尘世阅历太浅，对于目前正邪各派中人物无甚闻知，恐遇上时难以辨别。二则三凤心性既变得如此倔强，先不听话而去，岂肯出海之后再随你回来？有我同去，毕竟要听话些。我虽无甚高深本领，但是自幼随了师父云游天下，哪一派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一半面之缘。就是不认得的，也能一望而知。再者师父临飞升以前，曾传我内照前知之法，为日尚浅，纵难及远，对于目前事物，一经湛定神明，归心反视，便能略知未来。适才听你说话之际，我因思念三凤，潜心默参吉凶，得知她二人已离海岸，漫游中土，行踪当在嵩岳泰岱之间，颇有因祸得福之象，故此非去不可。不过尚有一事为难：地阙仙府根本重地，况有许多不能全数携带的宝物在此，虽说深居海底，暗藏地府，外人不易知晓，终须留一自己人在此，以防万一。二凤留守，自是当然，但她法力浅薄，最好留下金须奴与她同守，再加神兽龙蛟守护宫门，定可无虑。无奈金须奴

他对我说，魔障将临，去留于他均有妨害。此人功高苦重，恐误了他的功果，令人委决不下。”

正说之间，金须奴忽从门外走进，面带愁容，朝着慧珠跪下道：“小奴近些日来，忽然道心不静，神明失了主宰。算计先恩师遗偈暗示，想是大难快要临头。就是主人此次不出外，小奴也请假暂离此地，以求免祸。地阙仙府非无外魔覬觐，但是尚非其时，照小奴默参运数，约在诸位主人将来二次出游归来之后，方有一番纷扰。过此，仙府即由主人用法术封锁。从此碧海沉沉，仙涛永静，不到百年后末次劫运降临，不会再与生人往还。此时休说还有二公主与龙蛟留守，纵使全数离开，也绝无一些事变发生。倒是小奴魔劫重重，依次将临。明知逃到哪里都难避免，不过与主人同行，一旦遇上外魔，不能与之力抗，尚有主人德庇，还可脱险。只有这内欲一起，却难强制，一个把持不住，不但败道丧生，还负了主人再造深恩。思来想去，只有同行稍好一些。望求主人俯允，感恩不尽。”

此时慧珠道行尚浅。便是初凤虽然今非昔比，对于金须奴的出身来历和天生的异禀，也是一样茫然。因知金须奴素来忠诚，又善前知，与慧珠、二凤商量了一番，便放放心心由二凤在宫中留守。又将龙蛟唤来，嘱咐了几句，命它就在避水牌坊下面看守门户，不许擅自离开一步。那龙蛟本是神兽，自经初凤姊妹这些年训练，已是通灵无比，闻言点首长鸣，转身自去。慧珠、初凤便带了金须奴，出宫直升海面，同驾遁光，先往嵩岳飞去。

第一四九回

都火梵呗 毒炼少林僧 撒手烟云 惊逢铁伞道

慧珠等三人到了嵩山，遍寻三凤、冬秀二人踪迹，一点影子也无。慧珠随师多年，熟悉寺庙中规条。因来时算出二女是往嵩岳一带，估量尚未远去。便命初凤带了金须奴在少室等候，以免惊骇俗人耳目。独向少林寺一带庵观中寻觅禅友，打听下落。

那少林寺在元明之际，正是极盛时代，能手甚多。慧珠原从后山赶向前山，因寺中方丈智能以前曾有一面之缘，打算寻他，询问门下僧徒，在每日樵苏挑水之时，可曾见过像二女打扮的女子。不料行近少林寺还有三数里远近，见前面悬崖陡立，上出重霄。

崖侧一条深涧挡住去路，宽约二丈。正欲飞身越过，忽听木鱼之声起自天半，心中诧异。

抬头一看，悬崖危壁上面附着一片灰云，云影里映现着一株古怪松，斜坐崖隙，那梵呗之声，便从那里发出。慧珠知道当地异人甚多，见那僧人故炫精奇，来路不正，不愿招惹，装作不知，径直纵过涧去。身才立定，便听洪钟也似的一声“阿弥陀佛”，眼前现出一个红衣赤膊、相貌极其凶恶的蛮僧，左手持着一柄铁禅杖，背着一个大盆般的铁钵，右手单掌当胸，指着慧珠道：“此山豺虎甚多，女檀越孤身独行，意欲何往？可要和尚护送一程么？”慧珠知他来意不善，暗中留神，合掌当胸答道：“弟子因来此游玩，中途失去两个伴侣，欲往前面少林寺中探听有无人见。自幼曾学过少许薄艺，

虽是独行，倒也不畏豺虎。前行不远，即可到达，无须烦人保护。禅师好意，只有心领了。”

蛮僧闻言狞笑道：“女檀越竟与少林寺智能贼和尚是旧相识么？我奉大力法王之命，来此已有九日。每日早晚功课完毕，便到寺前寻他。他却缩头不出，弄些障眼法儿将寺门封锁，不敢出面。本当冲了进去，又觉我和尚老远到此赶尽杀绝，未免有些不好。昨日我已递了法牒，限他三日将全寺让出，由我住持。今日已是第二天了，还没见他动静。”

且等三日过去，仍没回音，我使用佛家禅火将全寺一火烧个精光。昨日我已在寺前大骂，你那两个同伴不知轻重，竟敢出言和我顶撞，被我略施佛法，将她二人锁在后山天荡崖洞底之内。预备这里事完之后，将她二人献与法王享受。我看你生得比她二人还要美貌，又是她二人的同伴，正好打做一路，乖乖由我送往崖洞之内等候，免得丢丑。”

慧珠一听，以智能那般道行，竟由他在本山猖狂胡为，这个蛮僧必非易与，如若力敌，恐怕不是对手。三凤、冬秀被他摄去，又不知天荡崖在后山什么所在。莫如将计就计，等他到了崖前，再用师父所传遁法脱身回去，告诉初凤、金须奴，想主意救人除害。

想到这里，刚要张口答话，那蛮僧已好似看出她心意，两道浓眉倏地往上一皱，骂道：“你这贱婢！目光不定，想在大和尚面前捣鬼，哪里能够？你这个贱货，好好善说，叫你随我到天荡崖去；若然不听，非出乖露丑不可。”说罢，将袍袖往上一举，慧珠见势不佳，暗道一声：“不好！”正待行法遁走，猛觉眼前一亮，一片黄云已将身子罩住。

知道逃走不及，连忙手中捏诀，盘膝坐定，将小乘法术中的金刚住地之法施展出来。先将身子定在山石上面，化为一体，以免被敌人的妖云卷走。然后虔神内照，一拍命门，放起一片银光，将身子护住。这佛门小乘法术专备修道人在深山中修道防身之用，专一以静制动。虽不善攻，却极善守，只要心不妄动，神不乱摇，任你多厉害的邪术也难侵害。

那蛮僧原是滇西大力法王妖僧哈葛尼布的大弟子，所炼邪法妖术甚是厉害。因为路过嵩山，想起少林寺方丈智能为人正直，剑术高强，法王手下红衣妖僧屡次吃他大苦，气忿在心，又觊觎寺中那片基业，仗着自己新近炼成了一种毒火红砂，亲往寺中寻仇。

谁知智能早已得了能人报警，知道一时难以抵敌，一面用飞钵传书，各处求救；一面约束手下徒众禁止出外，紧闭寺门，外用法术封锁，以待救援。蛮僧见全寺均被云封，知道内藏奇门妙用，攻不进去。连在寺前辱骂了几日，始终不见人出来。又防中了诱敌之计，不肯轻易施展毒火，好不气闷。

那三凤同了冬秀离了紫云宫，原打算游历天下名山古洞，寻访仙师。无奈一个是自幼深居海底，各地名山胜域均无闻知；一个虽是自幼随了父亲保镖，闯荡江湖，仅知道一些有名的江湖好汉，至于神仙居处，仍是茫然。二人先在海外闲游了几处岛屿，觉得景致平常，不似仙人所居，好生扫兴。未后冬秀想起幼时曾听父亲说起，嵩山少林寺惯出能人异僧，名头高大，有一次曾亲见寺中一个和尚放出飞剑，斩人于数十里外等语。

不知事隔多年，寺中还有这种能人无有？便和三凤说了。三凤笑道：“我们姊妹几个，哪个不会？何况我们深居海底仙宫，出入惊涛骇浪。大姊曾说我们本领道法已和散仙差不多了，寻常能放飞剑的人，寻他有什么用处？”冬秀道：“话不是如此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拿金须奴说，他的本领已

比我们二人高强得多，如论道行，还远在大姊之上。但是每一提起他那对头铁伞道人，事虽过去，还在胆寒。我们此次出门，原为争这口气，不成不归，有志者事竟成。且不必单说前往嵩山，你我把天下名山，人迹不到之处，全走一遭，早晚必能遇上。即使我们真个仙缘浅薄，开开眼界，长点见识也是好的。”三凤本无目的，因在安乐岛时常听冬秀说中土山川雄秀，如何好法，早就神往。既然嵩山常有异人剑仙来往，便先往嵩山一游，到了再议行止。

当下说定，同往嵩岳进发。一入中土，遇见繁华城镇，也曾降下去游览，就便访问嵩山少林寺的途径。冬秀因二人所着都是仙家衣履，惹人注目，想起乃父在日之言，江湖上行走，不宜过事炫奇。虽说现在所学已离仙人不远，到底还怕遇见能手。一落地，首先将从紫云宫中带出来的两枝珊瑚，向大城镇中去换些金银备用。那珊瑚，紫云宫后园中到处皆是，冬秀所带虽是两枝极小的，在尘世上已是无价之宝，立刻便将金银换来。

先买了两身寻常衣履，与三凤一齐换了。有了前车之鉴，仗有灵丹辟谷，除打听出附近有甚名山胜迹，必去登临外，大都无甚耽搁。不消数日，已达嵩山。先在山麓降下，商量了一阵。然后往少林寺中走去。

此时少林寺声望虽称极盛，但是山径崎岖，犹未开辟。除慕名学艺和有本领的人来往外，寻常人极少问津。二人在来路上已屡听人说起少林寺的威名远震，寺中和尚如何勤苦清修。有了先人之见，不由起了几分敬爱之心。冬秀更是满心记着昔日江湖上寻师访友的步数。因寺庙中不接待女施主，原打算到了寺前遇着本僧，略显身手，将寺中人引了出来，看看有无真实道法，再行定夺。起初以为这么大一座丛林，纵不接待女客，进香的男子必不在少。谁知入山走了好一程，一个人影俱未遇上。二人也未觉奇异，仍往前走。没有顿饭光景，已经望见前面树林隙里，红墙掩映，知离寺门不远。正待前行，耳边忽听喝骂之声。再往前几十步，便出树林，半山崖上现出一座大庙，墙宇高大，殿阁重重，看去甚是庄严雄伟。只是庙门紧闭，庙前岩石上坐定一个身背大铁钵，手持铁禅杖的红衣蛮僧，正在戟指朝着寺门大骂。三凤还要前进，还是冬秀机警，忙把三凤一拉，同时止步，躲在一株古树后面，看那蛮僧动作。那蛮僧说话声如洪钟，所骂之言俱都不堪入耳。骂了一阵，想是骂得火起，猛将手中禅杖一起，一脱手，便化成一道半红不黄的光华，龙蛇一般直往寺门冲去。转眼冲到，倏地寺前起了一片粉红色的云烟，弥漫开来，将全寺罩住。光华只管左冲右突，休想前进一步。气得蛮僧口中喃喃念那梵咒，满头须发皆张，状如丑鬼，仍是无用。只得将手一招，收了回来。光华才敛，寺前云烟也跟着隐去，依旧大门紧闭，庙貌庄严，巍立在半山之上，没有丝毫伤损。那蛮僧二次持杖大骂了一阵，又将禅杖化成光华飞起，在云烟中冲突了些时，又重飞回。如是者好几次。

三凤越看越气，大愤。便向冬秀道：“这贼和尚同人家有何仇恨？他骂了这半天，人家关上门不理他也就是了，为何这般辱骂不休？待我去问他去。”先时蛮僧脸朝寺门，本不知道二女藏处。骂得正在起劲，忽听二女说话声音，便即回身寻视。三凤本是初生犊儿不怕虎，随说便走了出来。冬秀虽因生长江湖，除聪明机警外，历练也甚寻常，在树后看出了神，三凤说话时节，也未拦阻。及见蛮僧闻声回视，知要出事，想拉三凤，已是不及，只得跟着迎了上去。三凤指着蛮僧问道：“庙中和尚，与你何仇？人家怕了你，不出来，为何还要苦苦辱骂则甚？”蛮僧也未还言，睁着一双怪眼，只管上下打量二女。三凤见他神色鬼祟，越发不耐，正要喝问。番僧狞笑着答道：

“听你说话，你莫非与智能贼和尚相好么？我奉法王之命，到处寻找美貌女子，数日以来，并未寻着一个可意之人，不想无心相遇。识时务的，快快归顺，等我破了少林寺，杀了智能，带你二人去到法王那里，叫你快活不尽。”一言未了，三凤早已怒气填胸，按捺不住，娇叱道：“贼和尚！死在眼前，还敢胡言！”说罢，左肩摇处，一道青光直往蛮僧头上飞去。冬秀见三凤业已动手，知道蛮僧凶横，决难善罢甘休，也将飞剑跟着放出，上前夹攻。蛮僧见二女同时放出飞剑，哈哈大笑道：“难怪贱婢猖狂，原来还会这些伎俩。禅师面前须容不得尔等。”随说，随将手中禅杖抛起，化成一道半黄半红的光华，疾如闪电，将二女飞剑接住。三凤见飞剑无功，正想探怀取宝，蛮僧口中念动梵咒，倏地大喝一声，手扬处，一片乌黑云烟飞向二女顶上。二女还未及施为，已被云烟罩住，猛闻一股奇膻之气，立时头晕眼花，再也支持不住，只觉身子悬空，半晌方才落地。等到醒来一看，身子已在一个石洞之内，四外阴黑。几次想行法冲出，谁知蛮僧业已用了妖法，将石洞封闭禁制，洞壁比起百炼精钢还要坚硬十倍，一任二女用尽生平本领，休想损伤分毫。

妖僧将二女困入少室石洞以后，因寺门有智能法术封锁，攻不进去。心中贪恋二女美貌，本想先用一个。又因法王这次所须有根基的少女正是两名，恐日后知道怪罪，只得作罢。仍回崖壁上面，算计寺中不见人出，不是等候救兵，便是设有埋伏，想诬自己毒砂。决计再等数日，寺僧不肯投降，便用魔火化炼全寺，逼他出来。那时再用毒砂，一个也难漏网。自己仍不攻进去，以免中了敌人奇门遁法。

正在唸诵魔咒，忽见崖壁转角又走来一个绝色美女。慧珠本是千年老蚌转生，丽质仙根，比起初凤姊妹还要美貌得多。蛮僧见了，如何舍得放过。便飞身下去，拦住去路，以为也和前日两个美女一样，手到擒来。不想慧珠虽不善攻，却精于守，坐在地上，身子竟似与山合体，生了根的一般。蛮僧连用妖法，但都未能将她摄走。两下相持了大半日工夫，蛮僧想去少林寺前恶骂，不能分身。崖下面不比崖壁之上，可以远观寺中虚实，又恐智能乘机逃走，就此罢手，心又不甘，好生委决不下。这一面，慧珠虽仗小乘佛法，用禅功入定，屏御百魔。无奈这种法术只能防身，不能冲出妖云氛围逃走，除了静以待变外，别无善策。还算自幼出家，心神澄定，不为恐惧忧危所扰；否则心神一乱，真灵失了主宰，定遭毒手无疑。

两下正在相持，忽听暴雷也似一声长啸，空中飞下四道光华，直取蛮僧。蛮僧见来的敌人是三个绝色少女和一个脑披金发、相貌奇丑的怪人。三女当中，一个穿着一身仙衣霞裳，另外两个正是日前被自己擒住，囚禁少室的女子。那封锁少室的魔法极其厉害，不知怎能到此？心中大吃一惊。那仙女装束的一个，剑光尤其厉害。一面飞起手中禅杖，化成一道红黄色的光华迎敌；一面口诵真言，打算行使妖法取胜。谁知新见一男一女的剑光，疾如电掣虹飞，自己一柄禅杖竟然应付不了，急迫中大有有力难施之势。知道稍一疏虞，被敌人飞剑攻进身旁，不死必伤。不敢怠慢，连忙转攻为守，先将禅杖招回，护住全身，再做计较。

这来的正是初凤、三凤和冬秀、金须奴四人。原来初凤、金须奴自慧珠走后，二人便在山头闲眺，等候慧珠回音。初凤忽然想起金须奴得道多年，便问他嵩山可曾来过，少林寺中可听说有什么能人？金须奴道：“小奴生长极荒寒海之地，距离中土甚远，先时所知俱是海外散仙。后来因为心怀远志，也曾数游中土名山胜境，访求正道。这嵩山虽是旧游之所，还在数十年前来

过两次，彼时少林寺仅有几个精通武艺的高僧，无甚出奇之处。倒是未次重游此山，在少室绝顶遇见两个矮子在那里对弈，小奴不合欺他们生得矮小，貌不惊人，躲在他二人背后，暗用禁法，将棋子移乱取笑。不料棋子没有移动，如非那两个矮子意在儆戒，不肯伤人，险些丧了性命。就这样，还吃他们用剑光将小奴圈住，跪在他二人下棋的石旁七天七夜，直等那一盘残棋终了，才行释放。后来一打听，才知二人是有名的嵩山二矮白谷逸和朱梅。他们年纪不大，学道日子更是不久，却是得了真仙传授，不但剑法高深，彼此已有半仙之分。只恨缘慳眼拙，遇见异人不去跪求度化，反而意存戏弄，自找无趣，后悔了好些年。如今不知可在那里隐居没有。除此以外，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位极厉害的正派剑仙，名叫长眉真人，宋初已经得道，只为发下宏愿，要创立一个正派教宗，积修十万外功，才行出世，所以至今还未飞升。别的正邪各派异人能手虽多，据小奴所知，当以此人为目前在世正邪各派散仙中的魁首了。”

初凤听得高兴，便想叫金须奴领往少室，一寻仙踪。问他以前曾经开罪，此去可有妨害？金须奴道：“小奴被他二人收去剑光释放时，曾听他二人说，小奴虽是异类，平日尚知自爱，看去没有恶意。自随主人在海底仙府修炼天篆秘笈，不仅道行增长，心地愈觉光明正大。这类仙人全都除恶奖善，自问无过，至多无缘不见，否则不在此地隐居，决无别的妨害。不过我们离开这里，恐老主人回来相寻费事罢了。”初凤道：“这有何难？”说罢，放出飞剑将路旁大树的皮削去数尺，划上几行字迹，请慧珠回来，前往少室相晤。当下同了金须奴同往少室飞去。剑光迅速，相隔又近，转瞬便即到达。刚一落地，金须奴首先惊“咦”了一声，同时初凤也看出山顶四围隐隐妖气笼罩。情知有异，再一寻找少室的门户，竟是无门可入。初凤猜是内中必有妖人盘踞，悄问金须奴：“洞中潜伏的人虽然路道不正，一则他没有招惹我们，不犯多事；二则我们俱是初次出门，不知外面各派中人深浅，万一抵敌不住，岂非求荣反辱？还是回到原处去等母亲吧。”金须奴闻言，仔细向四外看了一阵，答道：“话不是如此讲。仙家内外功行并重，主人此时内功已经修成了十之八九，外功却一件未立，除恶去害，分所当然。这妖气如此浓厚，洞中决非安分之人。如今我们明明算出三公主现在此山，到此却遍寻无着，说不定陷落洞中妖人之手，也未可知。再加我们既然到了他的门户，他在洞中不会不知道，却不出面，又将洞门用妖法封闭，情更可疑。主人不可大意，被他瞒过。万一三公主真个被陷，夜长梦多，如为妖人所害，那时悔也无及了。”

初凤听他说得有理，不禁着起急来。《地阙金章》中原有拨云破雾之法，连忙禹步立定，施展起来。不消顷刻，妖云尽扫，现出洞门。入内一看，里面还有一层门户，门外有一玉屏风，将出入道口堵得严严实实。试用手推了一推，觉出坚固异常。一心惦着同怀好友的生死下落，也不再寻洞中有无能人，左肩摇处，放出剑光，直往玉屏上射去。

眼看剑光飞近玉屏，倏地眼前一晃，现出一个矮子，一伸右手，便将剑光接去。初凤大吃一惊，忙又将第二道剑光放出，才一飞近矮子面前，那矮子只笑了一笑，一伸左手，又将第二道剑光接去。初凤痛惜至宝，忙运玄功，打算收回。谁知一青一白两道光华，只管似龙蛇般在矮子手上乱掣乱动，一任初凤用尽心力，哪里收得回来。正在着忙，忽听金须奴在旁高叫道：“主人快请住手！这位真人便是我说的那位矮仙师。”一言未了，猛地又听矮子

笑道：“你们既无本领去破别人妖法，没得将我们这座玉屏风毁去，你们赔得起么？这剑还你，还不快些进去救你妹子。”说罢，影子一晃，两道剑光已经飞回，矮子踪迹不知去向。再看当门的一座玉屏风，已于转眼工夫移向壁间。初凤虽然道法已非寻常，因为初逢异人，似这般神龙见首，也闹了个迷离倘恍，不知如何是好。

金须奴毕竟懂得事多，见初凤还在迟疑，忙道：“仙人已走，三公主定在里面，还不快去解救！”初凤被他提醒，不暇答话，匆匆往洞内便走。行没几步，忽听洞内深处隐隐有两个女子怒骂之声，颇似三凤、冬秀口气。心中怦地一动，忙即抢先冲了进去。

刚一起身，忽然一道剑光从黑暗中劈面飞来。幸而初凤剑术煞有根底，知道来势太猛，不及迎敌，忙用遁法避过。身刚立定，又是一道剑光接踵而至。跟着冲出两个女子，定睛一看，果是三凤和冬秀二人，已是急得满头大汗，神色甚是狼狈。同时金须奴也由外赶到，彼此认清面目，俱都喜出望外。

三凤道：“我们在少林寺前，被一个红衣妖僧用妖法困此洞内，已经二日，用尽法术飞剑，俱难脱身。本来都绝了望，准备妖僧再来，用剑自杀。适才猛觉洞壁虚软，死中求活，拼命往前一冲，竟然空若无物。不想却是姊姊亲来解救。二姊可同来么？”初凤一听困她二人的果非适才所见矮子，对头是另一个红衣妖人。一同出洞，各将前事一说。金须奴又重将矮子来历及适才所听语气，解说了一遍，这才明白封洞妖法还是矮子所破。只不知这洞既是矮子清修之所，何以又容妖僧将人困入洞内？因听三凤、冬秀说那红衣妖僧正与少林寺中和尚为难，又那般好色作恶，恐慧珠前往遇上也遭了他的毒手，话一说毕，便即领了众人直往少林寺前飞去。

行至中途，便望见下面妖云蒸腾。低头仔细一看，那红衣妖僧正站崖下，面前一幢云雾凝聚不散。金须奴目光厉害，断定雾中被困的人正是慧珠，必有防身法术，所以尚未被妖僧擒去，快救还来得及。三女闻言，同仇敌忾，忙即招呼一声，各自将手一挥，纷纷将剑光飞起，直取妖僧。论四人此时的道力法宝，初凤虽然最好，也非妖人对手。

偏是占了人多势众的便宜，妖僧骤不及防，又是满腹轻敌之心，这才闹了个手忙脚乱。

纵有一身妖法和毒火神砂，不但一时施展不开，收回禅杖护身时，略一心慌疏忽，还几乎为初凤飞剑所伤。好生咬牙痛恨，一面暗想恶毒主意，报仇雪忿。

且缓说妖僧暗中施为。只说初凤等四人用剑光困住了妖僧，忙即行法驱散妖云，与慧珠相见。母女难中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初凤因妖僧有光华护住身体，不能将他除去，正待另想法宝取胜，忽见妖僧身旁飞起一团绿阴阴的妖焰，里面夹杂着许多红黄火星，风卷残云般往上直升。四人的飞剑光华竟阻它不住，眼看飞入空中，布散开来，就要往四人头上罩下。猛地想起仙箓上曾载有各派邪法异宝中，有一种都天毒火神砂，厉害无比，遇上须要速避，一沾身上，立时把道行打尽，化成脓血而亡。但并未载着破法。所说形状与此相似。同时又听慧珠、金须奴同声高喊道：“妖法厉害，你们还不快躲！”

大家正在忙着，忽然身后一阵风声吹到，眼前人影一晃，现出一僧一道。慧珠见那僧人穿着法衣，相貌甚是庄严，正是少林寺的方丈住持智能。那道人认不得，生得形容古怪，凹鼻凸眼，两颧高耸，骨瘦如柴。面目手足

比墨还黑，一张阔嘴唇却比胭脂还红。

微一张口，露出上下两排雪也似白的密齿，三色相映，越显分明。手持一柄铁伞，一纵到便即将伞撑开，大有丈许。先时伞上起了一股浓烟，烟中火星四外飞溅，布散开来，遮蔽了数亩方圆的地面，恰好连慧珠等四女一男一齐护住。这时上面蛮僧的毒火神砂也自天空布散飞下。两面刚一接触，道人铁伞上的火星黑烟越来越浓，倏地往上一一起，立刻烟火消散，化成一片乌光，将毒火红砂托住，往上直升。对面番僧想已看出不妙，急得满头大汗，口中梵咒念个不住。放出去的毒砂兀自收不回转，眼看被敌人那柄铁伞越托越高，变得越来越小，渐渐都附到伞上，凝在一处。

猛听道人大喝道：“大胆妖僧！我师侄智能在此清修，与你有何仇恨，你每日上门欺人？他不与你计较也就是了，你还倚强逞能，限他三日之内献出少林寺，否则便用魔火将全寺僧徒炼化。你不过凭着老秃驴的妖势胡作非为，有何本领道行，敢口出狂言，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化为灰尘？今日祖师爷特地从海外追来，领教你佛教中的妖火，到底有多大狠处，原来也只如此微末伎俩。本当暂饶你的狗命，由你归报老秃驴前来送死。

只是情理难容，此时想逃，焉得能够！”说罢，袍袖扬处，飞出七道尺许长的乌金华光，直取蛮僧。当道人初来时，初凤姊妹和冬秀三人看出来帮手，不但未将飞剑收回，反倒运用玄功指挥飞剑，将蛮僧困了个水泄不通。妖僧一柄禅杖护身已觉不支，加上毒火神砂被道人铁伞托住，飞人云空，不见踪影，知被收去，越发心乱着忙，哪里再禁得起道人的黑门散仙多年修炼的至宝修罗神钉。看见七道乌光飞来，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打算弃禅杖不要，借了遁光逃走，已是不及。被那七道乌金华光分光直入，相次打在身上，“哎呀”一声，翻身栽倒。道人更是狠毒，接着将手一指，那乌光便似七道小电闪一般，围着蛮僧尸首乱闪乱蹿，不消顷刻，便刺成一堆鲜血烂肉，才行收了回去。

慧珠忙领众人上前参见时，忽然一眼看到金须奴跪在道人身侧，嗦嗦抖个不住，心中好生奇怪。智能见慧珠朝他行礼，只打了个问讯。那道人竟连理也不理，慢腾腾先从身后葫芦内倒出一些粉红色的药粉，弹向蛮僧死尸的腔子里。然后指着金须奴骂道：“当年我在极海钓鳌，你竟敢无故坏我大事。后来被我用法坛将你封闭，原想将你永埋海底，万劫不得超生。不想海底潜伏着你的同类，将我法坛毁去，潜藏海眼之内。那时我因忙着擒鳌，不暇寻你算帐。你这孽畜偏也灵巧，在我禁期之内，居然潜伏了九年没有出世。今日相遇，你以为我的限期已过，可以饶你？谁知我那九首金鳌自从被你惊走，再也不肯上钩，累我多年不能飞升灵空天阙。非用你这千年得道鱼人的灵心，不能将那金鳌钩住。你如知事，等我宝伞飞回，乖乖地随我回转极海，由我取用。我恩开一面，当可助你转劫托生；否则形神一齐消灭，化为乌有，悔之晚矣！”

初凤见道人装束打扮和所用的一柄铁伞，又见金须奴伏地害怕神气，已猜出他是金须奴的对头铁伞道人，闻言正在惊惶无计。旁边三凤始终不知蛮僧毒火厉害，因看道人倨傲，已是不悦，还念在他有解围之德，没有发作。及听了道人这一席话，竟要强取金须奴的性命。平时和金须奴虽有嫌隙，到底是自己人，不由敌忾同仇，勃然大怒，走上前去，对道人说道：“这个金须奴平日在海底潜修，从不出外生事。此番随了家姊来到嵩山，也未做过一桩坏事。你执意要伤他的性命，是甚原故？”道人朝着三凤冷冷一看，答道：

“无知女娃，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谁不知我铁伞真人言出法随？休说你们这几个小女孩子，便是各派群仙，谁敢与我违拗？念你年幼无知，不屑与你计较，快些住口，少管闲事，以免自我无趣。”

三凤正要发作，慧珠和初凤见智能那般恭谨，及金须奴害怕样子，知道人难惹，刚在彼此用目示意，一同跪下，代金须奴乞命，一见三凤神色不善，怕她闯出祸来，越发不妙，正要上前禁阻。忽听叭的一声，道人手捂着左脸直跳起来，四下观望，目露凶光，似有寻仇之意，心中不解何故。忙先把三凤拉开时，道人右脸上也叭地响了一下，登时两面红肿起来。气得道人破口大骂道：“何方妖孽，竟敢暗箭伤人？少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随说，袍袖展处，早飞起一片红云，将身护住，睁着一双怪眼，四外乱看。

一眼望到地下跪着的金须奴倏地纵身起来，驾遁光便要逃走，益发暴怒如雷，口里喝得一声：“大胆业障，往哪里走！”袍袖展处，一只漆黑也似的铁腕平伸出去，有数十丈长短，一只手大有亩许，一把将金须奴抓了个结实，捞将回来。

慧珠、初凤等人见道人用玄功幻化大手擒回金须奴，知他性命难保，俱都捏着一把冷汗，又想不出什么解救之策。正在忧急，还未上前，道人“哎呀”一声，接着便听一个生人发话道：“好一个不识羞的牛鼻子，挨了两下屈打，还不知悔悟，专门欺负天底下的苦命东西，你也配称三清教下之人？”大家循声注目一看，道人面前不远站定一人，正是初凤在嵩山少室外面所见的那个矮子。金须奴好端端地站在矮子身后，面有喜容，并未被那道人抓去，心中奇怪。再朝道人一看，不知何时闹了个满头满脸的脓包，护身红云业已消尽。气得连口都张不开来，手一指，便飞起七道乌光，直取矮子。那矮子却不慌不忙，笑嘻嘻站在当地，眼看乌光飞临头上，也不放甚法宝飞剑迎敌，只将小脑袋一晃，立时踪迹不见，众人并未看出他是怎么走的。方疑道人不肯罢休，必要迁怒旁人，猛听叭的一声，矮子又二次在道人身前出现，打了道人脸上一巴掌。这一巴掌想是比前两下还要厉害，直打得道人半边脸特别高肿起来。

道人连吃大亏，越发暴怒如雷，也顾不得收回飞剑，手一伸处，一把未抓住，眼看矮子一晃身形，从手臂下钻了过去。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扑的一声，背心上又吃矮子打了一拳。拿这样一个天下闻名的铁伞道人，这一下竟会禁受不住，好似一柄重有万千斤的铁锤打在身上一般，立时觉着心头吃一大震，两眼直冒金星，身子连晃数晃，几乎栽倒在地。这才知道矮子用的是金刚大力手法，厉害非常。幸是自己，若换道行稍差一点的人，这一拳，怕不立时打死。情势不妙，不敢再次轻敌。一面收回剑光，先护住了身子，静等那铁伞在空中化完毒砂魔火飞回，再打报仇主意。矮子想已看出他的心意，也不再上前动手，仍是态度安详，笑嘻嘻地说道：“你这牛鼻子，全靠那柄破伞成名。我今日原是安心领教，你无须着忙，由那破伞将砂托升灵空二天交界之处，受乾天罡气化尽之后，再行回来与我争斗也不为迟。你的伞如不飞回，我是决不会走的。”

此时矮子朱梅刚刚成道，不过数十年光景，新奉师命下山积修外功。本领虽高，还未成大名。这一席话，把道人气得咬牙切齿，当时又无奈他何。明知敌人既会金刚大力手法，必已尽得玄门秘奥。适才见他那般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就是铁伞飞回，也未必能把怎样。不过以自己多年的威望，一旦当着人败在一个无名小辈之手，如不挽回一点颜面，日后怎好见人？越想

越恨，越难受。偏那蛮僧的毒砂虽能用铁伞收去，无奈那砂也是魔教异宝，除将它送往云空，任乾天罡煞之气化去外，无法消灭。但是二天交界之处，距离地面约有数千百里。法宝上升虽快，到底相隔太远，往返需时，不是片刻之间可以回转。只得耐心忍辱，饱受这人的冷嘲热讽罢了。

待有半个时辰，那伞仍未飞落。这期间只苦了一个智能。他和嵩山二老同居一山，平时原本相熟。当朱梅刚一现身之际，本想上前招呼，为两下引见。谁知朱梅一到，便叭叭连打了道人两个嘴巴。知道道人性情古怪，素来惟我独尊，从未吃过人亏，万万不肯甘休，哪敢再作和解之想。后来见道人虽吃大亏，暴怒如雷，而朱梅直朝他笑，智能益发吓得低头合掌，休说出声，连人都不敢去看一眼。初凤等四人见矮子如此神奇，个个佩服欣喜。金须奴在奇危绝险之中，凭空救星自天外飞来，一交手便看出双方高下，不禁喜出望外。除智能外，都想看个水落石出，事完之后，上前与矮子拜见。

又候了一会，矮子倒在一块山石上面熟睡起来，人虽矮小，打起呼来却如雷鸣一般，衬着山谷回音，甚是震耳。道人料他存心装睡，不知又用甚法儿诱敌，上前定中他的诡计。一心想等法宝回来，只将剑光紧护身子，不去理他。又相持了个把时辰，那伞却望不见一丝影子，不禁动起疑来。暗忖：“宝伞自将毒砂托入云空，先后已有了两个时辰，怎么还不见它回转？看那矮子诡计多端，莫不是他故意装作熟睡，却运用元神升入天空，半路打劫？自己却在这里呆等，倒中了他的暗算？”又一想：“那伞经过自己多年心血修炼，别人不知口诀，无法运用。即使被矮子打劫了去，也该有点朕兆才对。”

刚一宽心，忽听身后有人哈哈大笑。回头一看，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矮子，装束身量均与先前对敌的矮子相似，手里持着一柄铁伞，正是自己的法宝。道人一见大惊，连忙运用玄功将手一招，打算将那伞收回时，那矮子道：“牛鼻子，你可认识嵩山二矮白谷逸与朱梅么？今日叫你见识见识。你不必鬼画桃符，嘴里嘟嘟囔囔，我把这伞插在地下，你有本领的，只管来拿了去。”说罢，便将伞朝地上一掷，石火光溅处，端端正正插在地下。道人口诵真言，将手连招。那伞好似灵气已失，不但光焰全无，一任道人施为，竟是动也不动。道人情急万分，不问青红皂白，将手一指，飞出剑光，直取敌人，身子便往伞前飞去。谁知敌人也和先见矮子一样，并未用法宝飞剑迎敌，身形一晃，便已不见。

道人一心顾伞，方寸已乱，竟未想到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见敌人遁走，也没顾到别的，恰好飞临伞前，伸手便要拾取。刚一低头想将那伞拔起，就在这一转瞬间，猛地又听空中呼呼风响，有人高叫道：“白矮子，大功已成，牛鼻子法宝已被我劫到了手。”

我现在月儿岛等你，你打发了他，可去那里，同入火海取那玩意吧。”道人情知不妙，抬头往上一看，一片金霞拥着一团乌光。先前与自己对敌的那一个矮子，正拿着自己的铁伞，在光霞围绕中疾如电掣，往东南方飞去。再看石上熟睡的矮子，业已不知去向。

一时情急万分，也顾不得再辨别地下那柄假伞是什么东西幻化，一纵身形，收回飞剑，驾遁光便想去追。身子离地不过丈许，猛地眼前一黑，喊声：“不好！”想躲已是不及，被人打了个正着。立时觉着胸前一酸，耳鸣心跳，撞出去老远才得停止。再看空中，先见那矮子已经不知去向。后出现的那矮子却又手站在面前，朝着自己笑个不停。

道人情知法宝已失，再无法追赶，不由把敌人恨到极处。暗忖：“这两

个矮鬼虽长于幻化，却始终未见他使甚飞剑法宝。每遇自己放出飞剑，总是运用玄功，隐形遁去。

明来不能伤他，就此罢手，留得他日报仇，一则心里不甘，二则当着智能面子难堪。心中一横，顿生毒计。便趁敌人叉手不动之际，装出负伤难耐，低头缓气之态，暗使都天罗刹赤血搜形之法，拼着自己真元受伤，去制敌人死命。默诵真言，左右捏诀，猛一抬头，右手一指，剑光先行飞起。接着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化成无量数豆大火星满天飞洒，径往矮子头上罩去。道家精血非同小可，用上一回，至少修炼十余年才得将元气修复。这都天罗刹赤血搜形之法更是厉害，不遇深仇大敌，生死存亡关头，从不轻易使用。

铁伞道人纵横一世，极少敌手，与人拼命，还是初次，因是炼成真灵元气所化，与本身灵元相为感应，由行法人心神所注，专找敌人下落，不得中止。加以化生无穷，不是寻常法宝所能破。沾身便攻七窍，勾动敌人三昧真火，将敌人化成灰烬。一经发出，顷刻之间，方圆十里内，仇人休想避开，任是遁法多快，也难逃躲。

道人见自己暗自施为，矮子毫未觉察，心中暗喜，且先报了这一半仇，日后再找那劫宝的仇人算帐。原打算先飞剑光出去，觑准矮子隐身的方向，再下毒手，比较容易些，以免搜形迟缓。谁知这次剑光飞到矮子身前，矮子并未躲闪，只一伸右手，便将剑光捉住，似一条乌银长蛇一般，在手中乱闪乱蹿。道人满嘴鲜血，刚化成火光喷出，见飞剑被敌人赤手收去，才知敌人不但玄功奥妙，还会分光捉影之法。正在大吃一惊，火星已如雨点飞临矮子头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火星将落未落之际，矮子早将左手也伸出来，捉住道人剑光，合掌一揉。然后举向头上，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再将双手往上一挥，剑光立时粉碎，化作成千累万的乌光银珠飞起，与空中火星迎个正着。只听滋滋连声，两下里一遇上，便即同时消灭，化为乌有。

道人猛想起自己那道剑光为要出奇制胜，乃是采取海底万年寒铁，水母精华，千提百炼而成。不想被人收去毁了不算，还把它化整为零，用真水克制真火，使其同归于尽。

自己辛苦修炼，多年心血炼成两件至宝奇珍，一旦遇见一个未成大名的劲敌把它们毁的毁，收的收。更因报仇心急，用那狠毒的法术，结果白白损了自己的真元，敌人一丝也没有受着伤害。这一场惨败，怎不急怒攻心，痛彻肺腑。加上连中敌人金刚大力手法，又在运用元神行法之际受了这般重创，立时灵府无主，神志昏迷，怪啸一声，晕倒在地。

智能连忙上前将他抱住，满脸悲苦，想要回走。矮子将他唤住道：“这牛鼻子虽然可恶，却是一向在海外穷荒欺凌异类，总算没有为恶人间；又看在你这秃儿分上，是你焚千年龙脑，引他来此助阵，故尔饶他不死。他真元已破，不久必要走火入魔，仍难活命。我讨得有长眉真人仙丹在此，可拿去与他服用。牛鼻子心肠褊狭，我虽然手下留情，他日后也未必知道改悔。你扶他回寺，救醒之后，加以告诫。那蛮僧的妖师终须寻他报仇，命他早晚仔细。铁伞待朱道友用完必定还他。他如不服，十年之后，我在衡山岳麓峰候他报仇便了。”智能知道白谷逸厉害，哪敢多言。匆匆接过丹药，扶着道人，自驾遁光走去。

挥宝扇 祥光驱邪兽 服贞水 脱骨换灵胎

智能一走，金须奴知道矮子必要起身，忙和众人一使眼色，一同上前跪倒在地，叩请收录。白谷逸对大家看了一眼，哈哈笑道：“你们这一群都是海怪，我矮子门下哪能收容？姑念诚求，相遇总算有缘，且随我同往月儿岛走一回，看你们各人造化如何。如遇机缘，将来休忘了我的好处。”说罢，将手一挥，一片金光红霞将众人拥起，直往天空飞去。别人还在其次，连初凤一部《地阙金章》虽然还未参入微妙，已经炼会了十之六七，道行法术也算不浅，这一起身空中，觉得身子被金光红霞围拥，用尽目力，什么也看不见，直如电闪星驰一般，顷刻千里。不消多时，猛觉一阵热风吹来，光霞收处，身已落地。

定睛往四外一看，大家都落在一个寒冰积雪，山形异常危峻的孤岛上。矮子不知何往。那岛一面濒海，想是邻近北极穷荒之地。海里面尽是些小山一般大的小块，顺着海潮风势往来激撞，轰隆之声不绝于耳。海中大鱼像一二十丈长的巨鲸，三五成群，不时昂首海面。呼吸之间，像瀑布一般的水箭喷起数十丈高下。加以波涛险恶，靠山那一面红光烛天，把四外灰蒙蒙的天都映成了暗赤之色，越显得凄厉荒寒，阴森可怕。正不明矮子把大家带到此岛则甚，忽见金须奴在前面山腰上高唤道：“主人们，快到这里来！”

初凤等闻言，连忙扶了慧珠，驾遁光跟踪过去，落在山头。往山那面一看，那山高有千丈，下面乃是数百里方圆的一片盆地。中间有一火海，少说也有百里大小。因为那火发自地底，那山又高，所以山那边只见满天红云，看不见火。这时全景当前，才看了个大概。只见烈焰飞扬，时高时低，时疏时密。偶然看清一根火柱由地面往下，足有百十多丈长短。再往下看，火已混合在一处，熊熊呼呼，打成一片。连慧珠、金须奴生就神目都望不到底。盆地上石头，近山脚处，比墨还黑。越往前，挨近火海之处越红，仿佛地是铁铸的一般。三凤好奇，嫌相隔太远，看不甚清，拉着冬秀硬要往火海边上飞去。

金须奴忙喊仔细时，三凤、冬秀已经驾遁光往前飞起。才一飞近火海上空，便觉炙威逼人，热不可耐，只得升高往下注视。盘旋了一阵，除火势时大时小外，并未看见其他异状。偶一回顾来路山头，初凤、慧珠俱在招手，唤她二人回去。正待返身，忽见火海中冲起一道亩许大的乌光金霞，甚是眼熟。定睛一看，正是适才在嵩山所遇的白、朱二位矮仙，已从火海中飞出，同执着得自道人那柄铁伞，脚底踏着一片亩许方圆的金霞，落在火海岸上。三凤猛地心中一动，用手朝冬秀一打招呼，不顾炎热，便要往下降落。伞下矮子想已知觉，忽听一个高喝道：“两个女娃子要找死么？”二女本觉浑身都似火烤，奇热难耐，还想冒险下落。闻言刚一停顿，下面乌光金霞已经飞迎上来，才一近身，立觉周体清凉。身子被那乌光吸住，一同往来路山头上飞去，转眼落下，乌光便已收去。

那后去的矮子说道：“这火海中有当年长眉真人的师叔连山大师遗蜕。当年大师曾发宏愿，想将诸方异派化邪为正，不惜身入旁门，亲犯险恶。不出百十年，居然作了异派宗主。谁知成道时节，万魔嫉视，群来侵扰。终致失了元胎，以身殉道，在这月儿岛火海之中火解化去。未解化以前，用无边妙法，将遗留下的数十件仙篆异宝，连同遗蜕，封存海底。并留遗偈，每逢

五十二年的今日，开海一次，到期准许各派有缘能手入海寻珍。只是此海乃地窍洪炉，非同凡火。每次开海，为期只得一日。每人每次，只准挑选一件，多则必为法术禁制，陷身火海之内。不知底细的人，算不准开海日期；知道底细的人，又须有避火奇珍护体，方能下去。故此连山大师解化三百余年，只有第一次开海时节，长眉真人因见大师宝物中有一双仙剑，是个至宝，恐为外人得去，入海将它取走。

此后几次，虽不断有人问津，俱是失望而归。日前我二人方蒙长眉真人指示玄机，各人来此寻取几件待用之宝。因为真火猛烈，只有铁伞道人那铁伞可以相助护身，他本人又非善良之辈，才将它强劫了来。且喜一到，便即功成大半。一则你们该有这次仙缘遇合；二则此次得那宝伞，也由你们身上引起；三则我二人须用之宝，还差一件，须要借助你们：所以才将你们带到此间。如想下去盗宝，单仗那柄铁伞，下虽容易，上来却难。你们五人中，如能选出一人下去代我们将火海中墨壁上连山大师遗容下面那两个朱环取来，我二人便依次用剑光护送其余四人下去，凭仙缘目光深浅，各取一件至宝到手，岂不是好？”

初凤等闻言，退下来一商量，金须奴首先声言：“愿为二位仙人效劳，不要宝物。”正打算由他先入火海取那墨壁上面的朱环，三凤、冬秀忽然同时不约而同起了机心，私下计议：伪称情愿放弃所得，让与金须奴，由三凤先下去取那壁间朱环，等到环取到手，交与二矮。实则是想由冬秀未后取了宝物出来，乘二矮不备，抢了铁伞，便驾遁光逃回紫云宫去，等到下次开海，再一同仗伞来取，岂不可以多得？二女只顾利令智昏，止住金须奴，和二矮说了。二矮含笑点了点头，好似并没有看出二女心意。

三凤越发放心，高高兴兴地从白谷逸手上接过宝伞。白谷逸令她驾遁光，头上脚下往海中飞落。然后将手一指，一片金霞将三凤护住，往火海中射去。三凤见身外火焰虽然猛烈，宝伞头上那片乌光所到之处，竟会自然分开，身子也不觉热，心中大喜。及至下有千丈，穿透火层，落到地底一看，地方甚大，也是漆黑，和上面地皮颜色一般。四外空无所有，仅正中心地上，冒起一股又劲又直的青焰，直升上空，离地百十丈才化散开来，变成烈火。三凤更不思索，径往洞中走去。那洞异常高大，洞外立着两个高大石人，手执长大石剑，甚是威武，当门而立。正想从石人背后钻将进去，那石人倏地自动分开，让出道路。三凤本想还在遗容前祷告，试探着多取一两件宝物。一见这般神异，才想起二矮那般本领，何必借助于人？恐怕弄巧成拙，稍息了无厌之想。先朝把门石人行礼祷告了两句，然后入洞一看，洞内甚是光明宽敞，四壁俱如玉白，光华四闪。只尽头处是块墨壁，壁当中印着一个白衣白眉的红脸道人，那一对朱环乃是道人缘上佩带之物。暗想：“这个宝物只是画的，如何取得？”方一寻思，忽然一道光华一亮，当的一声，那一对朱环竟然坠落地上。不禁吓了一跳，连忙拾起，朝道人遗容跪叩了一番。起身再往侧面壁上细看，果然宝物甚多，还有一部天书。心刚一动，猛觉脑后风生。回头一看，门外石人面已朝里，石剑上冒起一道光华，正指自己。不敢怠慢，连忙退出，准备上升。再看石人，已复原位。匆匆飞升，穿出火外，到了山头，将那对朱环交与白谷逸。

第二个轮到初凤。慧珠自知法力较浅，便问二位真人：“可否弟子等二人同下？”二矮含笑点了点头道：“火海法宝俱是身外之物，中有灵丹，不可错过。”慧珠福至心灵，闻言警悟，便和初凤接过宝伞，如法下去。到了

洞中一看，除法宝仙书之外，果有两个碧玉匣子，各盛着一粒通红透明、清香透鼻、大如龙眼的丹丸。二女略一商量，决计不要宝物，各自朝遗像跪谢，将仙丹服了。入口随津而化，立时神明朗澈，周体轻灵，心中大喜。记着二矮之言，不敢再觊觎别的宝物，一同飞升而上。

三凤见了，自不免问长问短。初凤、慧珠便将得丹之事说了。三凤毫不在意，反说初凤、慧珠太不聪明，现放着洞中许多宝物，不一人取它一件。紫云宫金庭玉柱所存灵丹甚多，自己已是仙根仙骨，要它何用？说时金须奴正在旁边，早留了心。这次本该冬秀下去，未一个才是金须奴。冬秀因为早与三凤定下诡计，未安好心，硬要金须奴先下。

金须奴此次离宫出来，本知必有灾劫，果然一到嵩山，便和铁伞道人狭路相逢。正在危急之间，偏巧嵩山二矮赶来相救。虽说脱去险难，无奈命宫魔蝎决无如此便宜，所以逐处都在留心。当众人未入火海以前，见三凤和冬秀这两个命中注定的对头又在鬼鬼祟祟，窃窃私语。他的耳目本灵，略一潜心谛听，早明白了个大半，知她二人必难讨好。

一听冬秀让他先下，正合心意。先谢了僭妄之罪，从初凤手上接过宝伞，飞身到了下面。

入洞一看，宝物甚多。暗忖：“身外宝物，不过用以防身御敌，总不如灵丹脱骨换胎，可以增长道力。何况自己以异类成道，更比别人需要。”便先在遗像前潜心叩祝了一回。

起身往四壁寻视，别的宝物全未放在心上，但希冀也能寻它一粒服用。偏偏洞中灵丹只有两粒，已为初凤、慧珠二人得去，哪里还有。金须奴只顾在洞中细找，不由便耽延了好些时候，未后实觉绝望，只得改取别的宝物。金须奴也是审慎太过，因为这种机缘旷世难逢，总想寻着一样特奇的异宝。看这件好，那件更好，总是拿不定主意。未后看到一柄铜扇，金霞闪耀，照眼生颖，悬嵌在洞壁上隐秘之处。别的宝物均少注释，只有这扇柄上不但铸有“清宁”两个古篆文，旁边壁上还注有朱文的偈语用法，说此扇专为炼丹伏魔之用。知是一件至宝，便叩了一个头起来，先用手取，并未取出。后照壁间偈语将手一招，一道金光飞入手内。宝扇刚一到手，那守洞石人便走过来，石剑上发出光焰，直指自己。金须奴知旨，连忙退了出来，飞身上去。这上时原应手持宝伞，撑向头上，外由白、朱二人的飞剑光霞护住足下，冲破火层上去，与下来时势子顺逆倒置，越迅速越好。否则那洪炉真火异常厉害，稍慢一点，纵有剑光护住下半身，那里奇热，也是难耐。金须奴一手持伞，一手持扇，上时心中高兴，略一寻思，便显迟慢了些。猛觉一股奇热的上身来，一着慌，不暇寻思，顺手使扇一挥，一片霞光飞起，那火便似狂风卷乱云般，成团往四外飞开，同时身子也在宝伞剑光笼绕之下飞身到了上面。不禁心中一动，又惊又喜。先和众人一般，去见白、朱二人称谢。二矮见他手上拿着那把宝扇，面上顿现惊诧之容，彼此互看了一眼。

冬秀早已等得难耐，怒目微睁，瞪了金须奴一眼，接过宝伞，如法飞下。冬秀刚一动身，三凤便蜇向白、朱二矮面前，提着心静候冬秀一出火海，便即照计行事。初凤、慧珠各人服了一粒灵丹，俱觉神智益发清灵，心满意足，也没想到三凤、冬秀二人会有什么举动。正在谈论火海中的奇景，忽见金须奴苦着一张脸，悄声说道：“白、朱二位大仙道行高深，无微不照。适才小奴听见三公主与冬姑商量，等到末次在火海中取了宝物出来，便要乘白、朱二仙不备，盗了那柄宝伞逃走。小奴之见，此举甚是不妥，一个弄巧成拙，

大家都不得了。本想事前劝阻，势必使三公主与冬姑更恨小奴入骨，如今事已急迫，转眼就要发生，还请主人早点打个主意，站定脚步才好。”

初凤、慧珠闻言，大吃一惊。一看三凤，果然站在二矮旁边，两眼注定前面火海，面带焦急，神色甚是可疑。正要飞身过去劝阻，忽见火海中一片金霞拥着一团乌光升起，冬秀业已飞身上来。身刚离火，那片金霞倏地向白、朱二矮身旁飞去。冬秀并未朝众人立足的山头飞来，一道光华一闪，竟然带了那柄宝伞，驾起遁光，破空逃走。初凤方喊一声：“不好！”正要飞身追去将她赶回，猛听耳旁有人大声喝道：“且慢起身，到这里来，我有话说。”同时便觉身子被一种绝大力量吸住，不能往上飞起。回头一看，白、朱二矮满面含笑，若无其事般站在原处，正用手相招，叫自己和慧珠、金须奴三人过去呢。再看三凤，跪在二矮身旁，正在不住恳求。冬秀盗伞逃走，二矮既未拦阻，又不许追，不知是何用意。只得硬着头皮，一同飞身过去，跪下听候吩咐。

朱梅道：“你们这群蠢丫头，快些起来说话，我们见不惯这个。”金须奴以前在嵩山尝过味道，知二矮脾气古怪，忙请大家起身侍立。自谷逸先指着金须奴道：“你虽是个冷血异类，却有天良。你三番大劫，已逾其二，还有一劫，回去便当应验。那水乃地阙灵泉，不可妄费，用后可将它觅地保存，以待有缘。三劫完后，自有你的好处。”

说罢，又对初凤道：“地阙三女，只你一人仙根深厚。此番服了灵丹，又得一部天书副册，不出十年，必有大成。如不妄为，地仙有望。望你姊妹好自修持，也不枉我成全一场。你那二妹人较忠厚，虽难比你，将来却也不差。只你三妹天性既是凉薄，惯爱使奸行巧，终将弄巧成拙，惹火烧身。十二年后，你们刚有成就，必有异派能人前去寻事。到时如果紧闭宫门，仗着天篆法术封锁，来人决难混入，他也无奈你们。否则便是异日一个隐患。我二人奉了长眉真人仙敕，特地传谕告诫，须要紧记在心。你们得为地阙散仙，全仗此行。适才你说了许多感恩图报之言，有什么意思？如能饮水思源，须知火海奇珍乃是长眉真人师叔连山大师所遗留，将来峨眉门下后辈如有人入宫侵犯你们，须念成道渊源，留一点香火情面。至于铁伞道人，恶行不多，虽然身在旁门，所杀全是天地间的害物。今日吃了我二人许多苦头，灵元受伤，已算惩治其罪。那把铁伞原说暂借，正无人与他送还。恰好你的同伴生心，乘机盗走。我二人正好假她的手送还。再待片刻，必在途中的铁门岭山头与铁伞道人相遇，她如何是牛鼻子的对手？吃亏原是咎由自取。

只是她还在火海中得有一本天书副册，关系着你全宫诸人成败，不可不速去救援，以免落在牛鼻子的手内。你们此番追去，虽然人多，也未必是牛鼻子对手。所幸金须奴新得那柄宝扇，乃是连山大师炼丹降魔的第一件至宝。此扇被大师另用仙法封锁，不比别的宝物悬嵌壁上，一望而知，不遇有缘，不会出现。连我二人两入火海，虽知此宝，俱未寻到。大师既以此宝相传，必然还有深意，应在未来。此去与牛鼻子交手，不可恋战，乘其不备，暗使仙传妙法，举扇连挥，便可将他逐走。你们便即回宫，好好潜修便了。

话已说完，急速去吧。”

初凤闻言，方知二矮不追之意。因白谷逸说冬秀有难，又气又急，匆匆拜别二矮，问明方向，正当归途所经，忙即率众追去。三凤弄巧成拙，也是又羞又急，痴心还想急速赶上相助冬秀，不使宝伞失去，恨不得举步便到，才称心意。偏偏那铁门岭和月儿岛虽然一样孤悬海中，却是一东一北，相隔

既是遥远，众人又从未到过，冬秀已飞行些时，哪能一说便到？且不说众人心中焦急。

那冬秀原与三凤商量了一条苦肉计：先由冬秀将伞劫走，三凤便照预定步骤，向二矮跪求说，为代二矮取那朱环，众人都得宝物，只自己一人向隅。冬秀盗伞逃走，必是为了自己打算。求二位大仙怜念，将那宝伞借上数十年，以作防身御魔之用。一俟道成之后，定行送往嵩岳奉还等语。原想二矮答应固好，即使不答应，这一纠缠，冬秀飞行已远。万一二矮执意不允，再将冬秀追了回来，念在代取朱环之功，也不好意思把她二人怎样。二人只顾打着如意算盘。及至冬秀末次下了火海，走入连山大师藏宝的洞内一看，宝物甚多，先也不知取那样是好。后来看到那本玉叶天书，见上面有“秘魔三参，天府副册”八个朱书篆文。暗忖：“别的宝物尽足防身御敌。初凤在紫云宫金庭玉柱得了一部《地阙金章》，从此道行精进，可惜还未学会便即化去。这书既是仙府副册，想必还要强些，何不将它取回宫修炼？岂不较比别的宝物强些？”主意一定，便朝连山大师遗容跪祝了一番，那书便从壁间飞下，连忙恭恭敬敬接在手内。回头见守洞石人剑上火光直指自己，不敢贪得无厌，想连忙叩两个头退身出洞。正要冲破火层上升，猛想起：“二矮飞剑何等神奇，自己打算乘机盗伞逃走，怎未想到那片护身金霞？少时飞到上面，二矮只一变脸，指顾之间，性命难保。”不由为难起来。复又一想：“自己奸谋并未被人觉察，且等到了上面再行相机行事，举动放从容些。如愿更好，即使所打主意成为画饼，至多宝伞还他，也不致有什么凶险。”

谁知飞身到了上面，刚刚离却火层，正在迟疑，脚底金霞忽被二矮收去，不由喜出望外。暗想：“此时不走，等待何时？”暗运玄功，驾遁光电驶云飞，拼命往归路逃走。

起初还怕二矮剑光迅速，前来追赶，飞行了一会，忍不住一看身后，竟是一点动静都无。

冬秀人极机智，虽猜三凤苦肉计成功，还不敢丝毫怠慢，就此减缓速度，反倒越发紧催遁光，加紧飞逃。算计成功顷刻，正在患得患失，忧喜交集，忽见前面海中一座高岭横亘海中，半山以上，全被云封，山顶积雪皑皑，长约千里。下面波涛浩荡，触石惊飞，越显山势险恶。冬秀虽在紫云宫从初凤修道多年，已能排云驭气，绝迹飞行，到底根骨太薄，不耐罡风。飞到后来，因见始终无人追赶，不由把遁光降低了些。一见前面山高，去路被阻，须要飞越过去。刚把遁光往上一升，眼看就要贴着岭脊飞过，忽听一声断喝，一道乌油油的光华劈面飞来。冬秀一见有人暗算，大吃一惊。也未及看清来人是谁，一面飞剑暂行抵挡，身子早驾遁光纵避开去。等到飞落岭脊之上，定睛朝敌人一看，对面站定两个道人：一个生得又瘦又长，黄衫赤足，手持拂尘；那另一个和自己交手的人，正是嵩山所遇的铁伞道人。明明在嵩山吃了二矮大亏，被少林寺方丈智能救走，不知怎地到此？知道厉害，不由又怕又急。暗忖：“自己这口飞剑虽说是紫云宫仙家至宝，但是月儿岛火海藏珍无算，有了这柄铁伞，将来就能陆续取到手内。”想来想去，还是伞合算。尽自筹思，怎样才能舍剑遁走。忽又听对面铁伞道人喝道：“大胆贱婢！竟敢盗去我的宝伞。快快跪下还我，饶你不死；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冬秀明知好歹都难脱身，猛生一计，便激怒他道：“你真枉称作前辈有名的仙长，也不想想，你的伞是我盗去的么？自己道行浅薄，遇见能手吃了大亏，眼睁睁被人将宝伞夺去。是我看着不服，跟踪前去，从矮子手内又将它盗了

回来。不过是暂借一用，日后少不得仍要送还原主。

你没本领奈何仇人，却来欺凌我一个女子。异日传将出去，也受各派道友笑话。”说时，暗从怀中将这次和三凤出走，由紫云宫带出来的几件宝物取出，持在手内。原打算乘一空隙，暗算敌人，能将飞剑同时收回更好，否则便连飞剑也弃了逃走。

冬秀人虽机智，毕竟经历太少。她也不想想，自己遁光怎能有敌人迅速？那伞又经敌人多年心血祭炼，与身相合，除了得伞的人道行胜他许多，否则休想据为己有。冬秀正打算伺隙而动，道人怒骂道：“好一个大胆贱婢！明明两个矮贼怕我日后报仇，命你前来送还，你竟敢昧心吞没。原想由你亲手交还，成全矮鬼面子。你却不知好歹，竟敢信口胡说。不令你乖乖献上，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说罢，用手朝冬秀一指。冬秀觉手持宝伞重如泰山，再也擎它不起。伞上光华大盛。喊声：“不好！”连将飞剑收回时，全身已被罩住。乌光闪闪，冷气森森，四外光围，休想动转一步。道人喝道：“贱婢看这柄宝伞，你能劫去么？快快跪下降伏，饶你活命。”冬秀万不料宝伞不在道人手内，一样听他运用。好生后悔，不该妄起贪心盗此宝伞，落得身入罗网。知道道人狠毒，逼着自己降顺决无好意，只得运用玄功，将剑光护住身子，以防意外。一心只盼三凤同了众人回来的时候，也打此岛经过，或者有救。此外除了挨一刻是一刻外，别无善策。

两个相持不多一会，忽然听见黄衫道人说道：“白、朱两个矮鬼，我们终不与他甘休，道友要这虚面子则甚？此女如此倔强，把她擒回山去，交与徒儿他们享受便了。”说罢，手中拂尘一指，发出千万点黄星，直扑冬秀。冬秀眼看那些黄星风卷残云，一窝蜂似扑到面前。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一片红光从来路上飞来。转眼笼罩全山，上烛霄汉，岭脊上罡风陡起，海水群飞，似要连这横亘沧海的千里铁门岭都夹以俱去一般。就在这自分不幸，惊惶骇顾之间，那万千黄星首先爆裂，化为黑烟消散。紧接着又听一声长啸，一黑一黄两道光华闪过，便觉手上一轻，那柄铁伞倏地凌空飞起。抬头一看，红光中飞下三女一男，正是初凤、三凤、慧珠和金须奴四人。那红光便从金须奴手持一柄宝扇上发出。再看对面敌人，连那柄铁伞俱都不知去向，仅剩遥天空际微微隐现着一点黑影，转眼没人密云层中不见。惊魂乍定，似梦初回。

众人相见，未说经过，三凤先暴躁道：“都是那矮子促狭，要是少说两句话，岂不早些到此？况只略迟了一步，在用许多心机，那柄铁伞仍被那牛鼻子夺了回去，真是可惜。”初凤看了她一眼，便问冬秀，那本天书副册可曾失落？冬秀忙说：“不曾。”把书从怀中取出，交与初凤。初凤翻开看了看，叹口气道：“昔日《地阙金章》曾载此书来历，此是天魔秘笈。听白、朱二位之言，我等此后虽可幸求长生，也不过成一地阙散仙，上乘正果恐无望了。三妹此行总算不虚。如今平空添了一个对头，异日还有人寻上门来，不可不加紧潜修。我们急速回宫去吧。”说罢，一行五人同驾遁光，直往紫云宫飞去。

二凤正在宫外避水牌坊下面，用海藻引逗灵兽龙蛟，一见大家安然归来，好生欢喜，连忙迎了入内。金须奴看出三凤、冬秀二人心意，不愿他在侧侍立，便即托词避开。好在重劫又脱过了一关，又得了一件至宝，一心记着白谷逸嵩山少室之约，每日除苦心修炼外，静候到日，取用天一贞水，再往赴约不提。三凤、冬秀始终憎恨着金须奴，回宫以后，便提议：那部天书副册可是她和冬秀二人费了许多心血，自己还白丢了一件宝物未要，才得到

手。大家空入宝山，只金须奴一个便宜，独得了一柄宝扇，回宫又不交出。

此书不能和他一同修炼，方显公平。初凤、慧珠自在火海中服了灵丹，神明朗澈，照白、朱所说，料定金须奴异日别有仙缘。闻言只笑了笑，也未劝说。三凤见大姊不拦，越发逞强，索性与金须奴说明，众人练习，不准入内。金须奴原本志不在此，也未介意。二凤人较忠厚，看了倒有些不服，因为初凤不说话，虽不相劝，由此却对金须奴起了怜意。

众人在宫中潜修到了第三年上，金须奴功行大进，已深得《地阙金章》秘奥。这日开观他师父留的最后一封遗偈，得知还有数日，便是天地交泰，服贞水之期，服后便可脱胎换骨，有了成道之分，忙和初凤说了。初凤便告知众人，定日行法，助他服用。这三年工夫，除三凤、冬秀仍是与他不睦外，二凤已是另眼相看，听说他服了贞水便可换形，真是欣喜。照这偈上说，服水那一天，须要一人在旁照应，七日七夜不能离开一步。

初凤看了三凤一眼，然后问：“哪位姊妹愿助他一臂之力，成全此事？”三凤道：“他一个奴才，又是个男的，据说服后赤身露体，有许多丑态，你我怎能相助？除非叫他另寻一个人来才好。”初凤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金须奴固是关系着他一生成败，便是在旁照应的人，因为当时法坛封闭，不到日子，无法遁出。金须奴服水之后，要待第三日上才能恢复知觉。醒来这三四天工夫，本性全迷，种种魔头都来侵扰，不到七日过去开坛时节，不能清醒。一个受不住他的纠缠引诱，立时坏了道基。自己要主持坛事，别人无此道力。三凤和金须奴嫌隙甚深，如允相助，金须奴素来畏她，易于自制，比较相宜。

偏又坚不肯允，闻言好生踌躇。二凤见三凤作梗，初凤为难神气，心中不服，不由义形于色道：“助人成道，莫大功德。何况金须奴与我们多年同过患难，他是自甘为奴，论道行还在我等之上。当他这种千年难遇的良机 and 毕生成败的关头，怎能袖手不管？我们以前终日赤身露体，也曾在人前出现，都不知羞，现时都是修道人，避什男女形迹？以他功劳而论，便是我们为他受点罪，吃点亏，也是应该，何况未必。就是等他初次换形醒转之时，为魔所扰，有什么不好举动，我们也并非寻常女子，可以由他摆布。再说他灵性既迷，平时本领决难施为。事前我们既知那是应有之举，而且彼此有害，更无与他同毁之理。如真无人照应，我情愿身任其难便了。”初凤一想，二凤虽然天资较差，没有三凤精进，但是这三年的苦修，天书副册上的法术已经学会不少，防身本领已经足用。

金须奴昏迷中，如有举动，想必也能制住。除她之外，别人更难。便即应了，仍嘱小心行事，不可大意。

金须奴参详遗偈，以为到时有入作梗，不许他使用天一贞水，不想只是三凤不肯相助。自信年来颇能明心见性，但能得水，有人照应固好，真是众人不肯相助，又无处寻找外人，说不得只好甘冒险难行事，也决不肯误却这千载一时的良机。见初凤为难，正想开口，不料二凤竟能仗义直言，挺身相助。不由喜出望外，走上前去，朝二凤跪下道：“大公主对小奴恩同覆载，自不必再说感激的话。不想二公主也如此恩深义重，小奴真是粉身难报了。”二凤忙搀起道：“你在宫中这些年来，真可算是劳苦功高。我姊妹除大姊曾救你命外，对你并无什么好处。今当你千钧一发之际，助你一臂，分所当然。但盼你大功告成，将来与我们同参正果便了。”金须奴感激涕零地叩谢起身。他平日对人原极周到，这时不知怎的，心切成败，神思一乱，竟忘了朝别人

叩谢。初凤、慧珠俱都倚他如同手足，只有关心，倒未在意。旁坐的三凤和冬秀好生不悦。尤其是三凤，因金须奴得道年久，此次换形之后，以他那般勤于修为，必能修到金仙地步，比众人都强得多，本已起了忌刻之心。再见他独朝二凤跪谢，不理自己，明显出怀恨自己作梗。好人俱被别人做去，越觉脸上无光，又愧又愤，暗思破坏之策不提。

初凤分派好了一切，法坛早已预定设在后宫水精亭外，到时便领了众人前往。由慧珠取来天一贞水交与初凤，照遗偈上所说，行法将坛封锁。命慧珠、三凤守坛护法。二凤早领了金须奴朝坛跪下，先行叩祝一番，然后请赐贞水。初凤道：“紫云仙府深居海底，无论仙凡，俱难飞进，本无须如此戒备。无奈诸天界中只有天魔最是厉害，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相随心生，魔由念至，不可捉摸，不可端倪，随机变幻，如电感应。心灵稍一失了自制，魔头立刻乘虚侵入。因此我奉令师遗偈，以魔制魔。照天府秘册所传，设下这七煞法坛，凡诸百魔悉可屏御。行法以后，你到了这座水精亭内，立时与外隔绝，无论水火风雷，不能侵入。我用尽心力求你万全。你当这种千年成败关头，也须自己勉力，挨过七日，大功即可告成了。”金须奴原本深知厉害，闻言甚是感激警惕，忙称：“小奴谨领法谕。”初凤便将贞水三滴与他服了，又取一十三滴点那全身要穴。命二凤扶导入亭。

那贞水原是至宝，一到身上，立即化开，敷遍全身。金须奴猛觉通体生凉，骨节全都酥融，知道顷刻之间便要化形解体，忙随二凤入亭。亭中已早备下应用床榻，金须奴坐向珊瑚榻上，满心感激二凤将护之德，想说两句称谢的话，谁知牙齿颤动，遍体寒噤，休想出声。眼看亭外红云涌起，亭已封锁，内外隔绝。同时心里一迷糊，不多一会便失知觉。二凤见状，连忙将他扶卧榻上，去了衣履，自己便在对面对面榻上守护。一连两日，金须奴俱如死去一般，并无别的动静。第三日上，二凤暗想：“金须奴平日人极忠厚，只是形态声音那般丑恶。这解体化形以后，不知是什样儿？”正在无聊盘算，忽觉榻上微有声息。近前一看，金须奴那一副又黑又紫，长着茸茸金毛的肉体，有的地方似在动弹，以为日期已到，快要醒转。无心中用手一触，一大片紫黑色的肉块竟然落了下来。

二凤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肉落处，现出一段雪也似白的粉嫩手臂。再试用手一点别的所在，也是如此。这才恍然大悟，金须奴外壳腐去，形态业已换过。知将清醒，忙用双手向他周身去揭，果然大小肉块随手而起。一会工夫，全身一齐揭遍。地下腐肉成了一大堆，只剩头皮没有揭动，猜是还未化完，只得住手。暗想：“这般白嫩得如女人相似的一个好身子，要是头面不改，岂不可惜？”

第一五一回

本是双清 翻成投怀燕 剧怜同病 难为比翼鹤

二凤正在好笑，忽听金须奴鼻间似有嗡嗡之声，仿佛透气不出。人中隐现出一根红线，渐久渐显。猛地心中一动，试用手一撕，哗的一声，从人中自鼻端以上直达头脑全都裂开，肉厚约有寸许。心中大喜，手捏两面皮

往左右一分，竟是连头连耳带着脑后金发，顺顺当当地揭了下来。最后才揭向口边，往上微微使力一起，一张似分还合的人面皮便揭了下来。同时眼前一亮，榻上卧的哪里是平日所见形如丑鬼的金须奴，竟变了一个玉面朱唇的美少年。正在惊奇，榻上人的一双凤目倏地睁开，又瞳剪水，黑白分明，衬着两道漆也似的剑眉斜飞入鬓，越显英姿飒爽，光彩照人。二凤呆了一会，只见金须奴口吻略动，似要说话，又气力不支神气。二凤问道：“你要坐起么？”金须奴用目示意。二凤便过去扶他坐起，玉肌着手，滑如凝脂，鼻间隐闻一股子温香气息。又见他仿佛大病初回，体惫不支神气，不由添了怜惜之念。及至将他扶了坐起。背后皮壳业已自行脱落，粉光致致，皓体呈辉，真是明珠美玉，不足方其朗润。这时金须奴脱形解体之后，除身高未减外，余者通身上下俱已换了形质，只是起坐须人，暂时还不能言笑罢了。

二凤先笑朝他祝贺道：“你如今已是换形解体，变了一身仙骨。再有四天静养，便即大功告成了。”金须奴将头点了点，不住用目示意，看向两腿。二凤猜他是要打坐入定，运用玄功，便代他将双膝盘好。起初忙着代他揭去外皮，一见变得那般美好，虽然出乎意外，因为一心关注他的成败安危，还不觉怎样，仅止赞美惊奇而已。及至扶他安然坐起，王肤相亲，香泽微闻，心情于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些异样。再给他一盘腿，猛一眼望到对方龙穴之下垂着一根玉茎，丹菌低垂，乌丝疏秀，微微有两根青筋，从白里透红的玉肉之中隐现出来，更显出丰润修直，色彩鲜明。不禁心中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立时红生玉靛，害起羞来。忙把金须奴适才所脱的衣服取过，因为变体以后，衣服显得肥大，再加元气未复，不便穿着，只得先将他腹部上下围掩。再看人时，已在榻上紧闭双目，入定过去。

这才退回自己榻前坐好，好生无聊。知道金须奴初次回醒，这一打坐，须等真元运行新体，满了十二周天，到当夜子时，天地交泰之际，才能言动自如，暂时还不需人照料扶持。闲着无事，便也用起功来。坐了一会，不知怎的，觉出心神烦乱，再也收摄不住。两三个时辰过去，正在勉强凝神定虑，猛想起金须奴入定已经好久，他现时举动须人相助，不知还原了没有？今日心绪偏又这般乱法。想到这里，睁眼一看，金须奴依然端坐在对面珊瑚榻上，鼻孔里有两条白气，似银蛇一般，只管伸缩不定。知他玄功运行已透十二重关，再不多时，便可完成道基。正暗赞他根行深厚，异日成就必定高出众人之上，猛觉一阵阴风袭入亭内，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知道这亭业经初风行法封锁，无论水火声光都难侵入。那阵阴风明明自外而入，说不定要生什么变故。一面施展防身法术，仔细四下观察时，什么迹兆都无。再看榻上金须奴，依旧好端端地坐在那里，一丝未曾转动。只是鼻孔间两道白气吞吐不休，其势愈疾。

二凤哪知危机业已潜伏，还以为他功候转深，不久便能下榻，言动如常。又待了一会，才看出金须奴浑身汗出如浆，热气蒸腾，满脸俱是痛苦愁惧之容，神态甚是不妙，不由大吃一惊。暗忖：“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虽说这次刚刚解体换骨，真元未固，那也是暂时之事。只要玄功运行透过十二重关，不但还原，比起往日道力灵性还要增长许多。适才见他坎离之气业已出窍往复，分明十二重关业已透过，怎便到了这种难忍难耐的样儿？”越看越觉有异，心中大是不解。看到后来，那金须奴不但面容愈加愁苦，双目紧闭，牙关紧咬，竟连全身都抖战起来。自己没有经过这类事，虽知不是佳兆，无奈想不出相助之法。再一转眼工夫，适才所见那般仙根仙骨的一个英俊少

年，竟是玉面无光，颜色灰败，浑身战栗，宛如待死之囚一般。二凤平素对他本多关注，自从解体变形以后，更由赞美之中种了爱根。目睹他遭受这种惨痛，哪里还忍耐得住，一时情不自禁，便向他榻前走去。

这时金须奴原正在功将告成之际，受人暗算，偷开法坛，将魔头放了进来。如换旁人，真元未固，侵入魔头，本性早迷，不由自主，什么恶事都能做出。还算他平日修炼功深，当那真元将固，方要起身与二凤拜谢之际，猛觉阴风侵体，知道外魔已来，情势不妙。连忙运用玄功屏心内视，拼着受尽诸般魔难挨过七日。那怕误了自己，也不误人，恩将仇报。情知一切苦厄俱能勉强忍受，只为感激二凤之念一起，也和日后宝相夫人超劫一般。这意魔之来，却难驱遣，一任他凝神反照，总是旋灭旋生。二凤如果不去理他，虽然受尽苦难，仍可完成道基。偏偏二凤不知厉害，见他万分可怜，走了过去，想起自己身旁还带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灵丹。那丹原是三凤掌管，金须奴日前曾向初凤索讨，以备万一之需。三凤执意不允，自己心中不服。恰巧以前初凤交给三凤时，自己取了十余粒，打算背着三凤相授。后来因自己反正要入亭照料，便带了来，准备金须奴还原时给他。这时他正受苦，岂非正合其用？以为此举有益无害，便对金须奴道：“你是怎么了？我给你备了几粒灵丹，你服了它吧。”

可怜金须奴正在挨苦忍受，一闻此言，不由吓了个胆落魂飞，知道大难将至。虽然身已脱骨换胎，十二重关已透，不致全功尽弃，变成凡体；但是这些年的心血、盼想，稍一把持不住，势必败于垂成。在这魔头侵扰紧要关头，又万不能出声禁止。万般无奈中，还想潜运真灵，克制自己，以待大难之来，希望能够避过。正在危急吃紧之际，猛觉二凤一双软绵绵香馥馥的嫩手挨向口边，接着塞进一粒丹药。当下神思一荡，立时心旌摇摇，顿涉遐想。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想要勉强克制时，已是不及。真气一散，自己多少年所炼的两粒内丹，已随口张处喷出一粒。同时元神一迷糊，便已走下榻来。

那二凤好心好意拿了一粒丹药走向榻前，刚刚塞入金须奴口内，见他鼻孔中两条白气突然收去，口一张，喷出一口五色淡烟，二凤猝不及防，被他喷了个满头满脸。

那金须奴虽和人长得一样，乃是鲛人一类，其性最淫。只为前在北海遇见一位高人，见他生具天赋异禀，根基甚厚，当时度到门下，传授道法，修炼多年。金须奴颇知自爱，自入门后，强自克制，加上乃师提携警觉，从未为非作歹。后来乃师成道兵解时，对他说道：“你后天淫孽虽尽，先天淫根未除。虽然仗你多年苦功，于本元神之外又炼了第二元神，此时可不防事。将来成道时节，你身在旁门，易为魔扰。如舍弃五百年功行，趁我在这数日内将你本身元神化去，异日可以省却许多阻力。否则到了紧要关头，一个克制不了情魔，难免不为所害，那时悔之晚矣！”当时金须奴一仗着自己克欲功深，二则不舍五百年苦功，三则知道无论正邪各派仙人成道时均免不了魔头侵扰。这事全仗自己修为把持如何，到时有无克欲之功。纵舍元丹，在迟五百年成道，仍是一样难免魔劫。便不愿听从，以致留下这点祸根。那五色淡烟便是那粒内丹所化，无论仙凡遇上，便将本性迷去。

二凤哪里禁受得住，当时觉着一股子异香透脑，心中一荡，春意横生，懒洋洋不能自主，竟向金须奴身上扑去。神思迷惘中，只觉身子被金须奴抱住，软玉温香，相偎相搂，一缕热气自足底荡漾而上，顷刻布满了全身。越

发懒得厉害，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神气，血脉债张，浑身微痒，无可抓挠。正要入港，又觉金须奴用力要将自己推下床去。

暗忖：“这厮怎这般薄情寡义？”不由满腹幽怨，由爱生恨，张开樱口，竟向金须奴肩上就咬。星眼微睁处，看见金须奴那肩头竟似削玉凝脂，琼酥搓就的一般。心刚一动，樱口业已贴向玉肌，莹滑香柔，着齿欲噤，哪里还忍再咬下去，只用齿尖微微啃了一下。

爱到极处，如发了狂一般，一双玉臂更将金须奴搂了一个结实。那金须奴灵元还有一点未昧，正在欲迎欲拒，如醉如醒之时，哪禁得起她这么一番挑逗，口里微呻了一声，长臂一伸，也照样将她搂了一个满怀。二人同时道心大乱，双双跌倒在珊瑚榻上，任性颠狂起来。一个天生异质，一个资禀纯粹，各得奇趣，只觉美妙难言，什么利害念头，全都忘了个干干净净。直绸缪到第六日子夜，魔头才去。二人也如醍醐灌顶，大梦初觉，同时清醒过来，已是柳憔悴，云霞满身。

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对着一声苦笑。彼此心里一阵悲酸，双双急晕过去。

等到二次醒转，二凤在榻，猛听耳边金须奴低声相唤。睁眼一看，金须奴正两眼含泪，跪在榻前相唤呢。二凤见他神情悲惨，也甚怜惜。闭目想了想，倏地起身将他拉起道：“这事不怨你，都怪我自己不好，累你坏了道基。如今错已铸成，无可挽救。少时便到开坛时候。三公主见我这次助你解化，已是不悦，如知我二人经过，岂不正称心意？你比我道行较深，须想套言语遮盖才好。”金须奴道：“此乃前生注定魔孽，无可避免。

但是这法坛业经大公主行法封闭，那六魔纵然厉害，怎能侵入？想起小奴坐功正在吃紧的当儿，三阳六阴之气已经透出重关，呼吸帝座，眼看真元凝固，骨髓坚凝，内莹神仪，外宣宝相了。忽然阴风侵体，知道中了旁人暗算，将魔放进。拼受诸般苦难，末了一关仍是不能避过，终究失了元阳，坏了戒体，应了先师当日预示。此事别无他人敢为，说不定又是三公主闹的玄虚了。”

二凤恨道：“三丫头害你不说，怎连我也害在其内？少时开坛出去，怎肯与她甘休！”金须奴道：“事有数运，公主不必如此。闹将出去，徒称奸人心意，小奴之罪更是一死难赎。小奴与公主真元虽坏，此后勤苦修持，仍可修到散仙地步。三公主与冬姑如此伎刻私心，大非修道人气度，恶因一种，终有报应，此时无须与她理论。嵩山白、朱二仙约定日内前去，必然预知此事。怜念小奴苦修不易，此行定有挽救之方。好在道基虽坏，凡体已经化解，法力犹存，且等去了回来，再作计较。大公主年来功行精进，三公主们所行之事，当时虽不知道，一见我们的面，必然猜出一些，为了顾全公主颜面，决不说出。公主索性装得坦然些，小奴受公主殊恩，此后不但久为臣奴，上天入地，好歹助公主成道。至不济，也要求一个玉容永驻，长生不死。那怕小奴为此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二凤闻言，愈发感愧道：“你不要再小奴小奴的。你的道行本来胜过我姊妹三人，只为想要超劫解体，求那上乘正果，才自甘为奴。平日受尽她的欺侮，如今你道基已坏，还尽自做人奴才则甚？我身已经属你，如仍主仆，越增我的羞辱。现时且不明言，等我暗向大公主说明经过，由她作主，作为你道已成，不能再沦为奴隶。《地阙金章》曾经载明你我二人有姻缘之分，令我嫁你，索性气气她们。好便罢，不好我和你便离了此地，另寻一座名山

修炼，你看如何？”金须奴闻言，先甚惶恐，后来仔细想了一想，说道：“公主恩意，刻骨铭心。公主主意已定，违抗也是不准。我金须奴以一寒荒异类，上匹天人，虽然坏了道基，也就无足惜了。”说罢，互相对看了一眼，不由又相抱痛哭起来。

两人虽不再作寻常儿女燕婉之私，却是互相关怜恩爱到了极点。似这样深情偎依，挨到开坛之时，彼此又把少时出去的措词，以及日后怎样挽救修为之策，商量了一番。这才分坐在两边榻上，静候开坛出去。也是他二人无这天仙福分，才闹到这般结局。

其实三凤并非存心要害二人，只因第一日见二凤陪了金须奴入内，初凤镇守主坛，瞑目入定，更是郑重非常，本就有些不服。再加自己和慧珠、冬秀分守三方，不能离开一步。头两三日还能忍耐，勉强凝神坐守。及至金须奴在室中坐到紧要关头，三凤因此动了嗔念，同时也为魔头所乘，不知怎的，觉着气不打一处来，暗忖：“他一个异类贱奴，过了这一关，道基稳固，日后功行圆满，便可上升仙阙。自己在具仙根，反不如他。”越想越恨，竟忘了当前利害，赌气离了守位。猛又想起：“二姊还在里面，魔头万一侵入，岂不连她一齐害了？凡事均有前定，何必忌他则甚？”这投鼠忌器之心一起，立时心平气和，回了原位。且喜初凤没有觉察，法坛上霞光仍盛，并无动静，还以为没有什么。谁知那魔头来去渺无痕迹，随念而至。全仗初凤等三人冥心内视，远用灵元，代室内之人防守。三凤念头一错，魔已乘虚而入；再一离开本位，只这刹那之间，便被侵入室中。休说三凤看不出来，就连初凤坐守主坛，只管澄神定虑，反虚生明，直坐到七日来复，下位开坛，也以为自己道心坚定，万念不生，魔头决未侵进，金须奴大功告成了呢。

时辰一到，初凤收了禁法，将坛开放。一阵烟光散处，看见晶亭内两边榻上，一边坐定二凤，一边坐定一个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算计他已超劫化解，换了凡体。地下却堆了一摊人皮金发，好生心喜。连忙带了三凤、冬秀、慧珠等入内。二凤首先下榻说道：“他此时旧衣已不能穿着。恰好那日收检仙衣，竟有一套道装，式样奇异，不似女子所穿。他没化解前，因为大小相差过甚，没有想到他身上。适才方得想起，待我去与他取来，穿了相见吧。”三凤方要答话，二凤已经往外走去。一会仙衣取到，放在金须奴身侧，由他自着。五女便退往别殿，等金须奴坐功完了，自去相见。三凤、冬秀见金须奴一旦变得那般俊美英秀，自是又妒又羡。到了别殿坐定，纷问经过。二凤自是伤心，忍着悲痛，照议定之言，说了经过。初凤、慧珠俱赞金须奴根行深厚，有此仙缘。一会金须奴穿了新衣来见，叩头谢恩。众人见那装束甚是奇特：上身一领淡红色的云荷披肩，长只及时，露出两条玉臂；下半身一件金黄色的道裙，长只及膝，赤着一双其白如霜的脚；头上秀发披拂两肩，周身都是彩光宝气，越显出仙风道骨，丰姿美秀。初凤见那身衣服以前置放在玉匣底层，以为都是女衣，不曾取出检视，这一穿上，竟是为他而设，再也无此相称，可见他本是宫中之人，仙缘早经前定。连三凤、冬秀先时还不愿意将仙衣给他，到此也无话可说。当时谁也没有看出异样。

直到金须奴告退出去，二凤才怀着满腹悲酸，偷偷告知初凤、慧珠。初凤、慧珠知是前孽，叹惜了一阵。仔细寻思，二凤心意已决，除了下嫁给金须奴外，别无善法，只得答应。等金须奴赴了白、朱二仙之约回来，再由初凤想好说词，当众宣示，以正名分。

商量停妥，二凤又背人说与金须奴。不消多日，便从三凤口中探出受

害原故。从此金须奴夫妻便和三凤、冬秀二人生了嫌隙，以致日后闹出许多事故。这且不提。

等到赴约之日，金须奴带了那柄宝扇，辞别初凤姊妹，径往嵩山飞去。白谷逸、朱梅二人已在少室山顶相候。双方相见之后，金须奴先说了化解入魔经过，哭求指示玄机，有无挽救。白谷逸道：“月儿岛连山大师所藏旁门法宝甚多，火海数十年才一开放，难免不为左道妖人得去。不到日期，想入火海须要两件防身宝物：一件是长眉真人修道防魔用的九戒仙幢，一件便是你所得的那柄宝扇。仙幢可以护身，宝扇可以消灭守洞石人剑上的真火，相依为用，缺一不可。我二人向长眉真人借宝时，曾闻真人法谕，说紫云三女虽然生具异禀，只是得了一点千年老蚌的灵气，夙根不厚，修到地仙已是侥幸。将来能否避却劫难，尚要看她们修为如何而定。倒是你一个寒荒异类，禀赋天地间至淫奇戾之气而生，竟能反性苦修，不避艰危，用尽毅力，诚心寻求正果，大是难得。目前道基虽坏，恶骨已换。只要仍和以前一样虔诚苦修，前途成就尚非无望。并且长眉真人还有用你之处，应在三百年后，所以特借仙幢，由我二人与你同入火海。那些旁门法宝，我二人一概不要，俱都赠你。只内中有一册连山大师当年的修道目录，藏在大师的遗蜕之下，须要带往峨眉，交与长眉真人。此书装在一个金函以内，非我二人亲自下手，不能取出。余外还有几粒丹药，与初凤、慧珠二人上次在火海中所服功效相同，俱能增长道力，驻颜不老。那日三凤代为我二人取那朱环，未得宝物，我本另想酬谢。不料她竟起了私心，唆使同伴想劫了铁伞道人的宝伞逃走。我二人才故作不知，使其弄巧成拙。

此次将各种法宝取出，俱都给你，以酬此劳。尔等俱是旁门，虽说避完灾劫一样长生，可是异日修炼到了吃紧当儿，一个坎离失了调匀，虽不一定便走火入魔，形神消逝，容颜却立时变成了老丑。如得此丹服了，容颜常似婴儿，亘古难老。我二人俱是玄门正宗，要它无用。你可带它回去，分给未服的人每人一粒。不特你夫妻可增道力，也可与向日对头释嫌修好。从此永驻青春，为地仙中留一佳话，岂非妙事？你回宫后，与众人再在海底潜修数十年，避过一切灾厄。那时道行大进，再行分途出海，积修外功。外功圆满，重返海底。等三百多年后，末次大难再一躲过，纵然不能修到金仙，也成为不死之身了。

那月儿岛连山大师遗留仙法，非比寻常。那本修道目录一经取出，埋伏立时发动，厉害已极。连我二人俱是冒着奇险行事。你宝物到手，即要先行逃走，彼时各不相顾。故此事前把话与你说明，以免临时仓猝不能细说。从此一别，你与我二人须等三百年后，或能再有相见之期。那时的紫云宫，重重封锁，与世相隔，不论仙凡，俱难擅入，远非昔比。紫云五女勤习那部天书副册魔官秘笈，必已悟彻魔法奥妙，多半自恃道法，起了骄意。那时如有峨眉弟子擅入宫内，有所营求，你夫妻须看我二人分上，不可使其难堪，相机予以方便。那去的人虽然年幼道浅，大都具有仙根异禀，此时助人，日后也无殊自助。否则地仙也是不足五百年一世，何况五女之中还有两三个平日积下许多恶因，到时收果，势所难免。灾劫未至，先树强敌，一旦相逢狭路，大难临头，悔之晚矣！”

金须奴一一恭聆训诲，默记于心。白谷逸把话说完，又和朱梅商量好了步骤，才同驾遁光起身。金须奴随了白、朱二人，飞离月儿岛还有老远，便见前面浊浪滔天，寒钊四起，愁云惨雾中，灰沉沉隐现着一片冰原雪山，

迥非前一次所见红光烛天的样儿。及至飞落岛上一看，昔日火海俱被寒霜冰雪填没，不知去向，连山形都变了位置，知道火海业已封闭。正在定睛注视，白、朱二人已轻车熟路般走向一座冰壁前面，只双双将手扬了几下，便带了金须奴一同飞起空中。耳听脚底先起了一阵音如金玉的爆裂之声，接着便是震天价一声巨响，那一排耸天插云的晶屏竟然倒坍下来，立时四山都起了回音，冰尘千丈，海水群飞。左近冰山受了这一震之威，全都波及，纷纷爆散震裂。近海一带竟是整座冰山离岸飘去，砰扑排荡，声势骇人，半晌方止。

冰壁稍静，三人同时飞身而下。地面上又换了一个境界，除了到处是断冰积雪外，冰壁陷处，现出一个深穴，下面隐隐冒着一缕缕的轻烟。朱梅首先走向穴边，手先朝金须奴一挥，命他留意。然后两手一搓，朝穴中一放，便见一点红光飞向穴底。转眼之间，下面轰的一声，一道火焰倏地从穴底升起。三人早有准备，未等火起，早已二次飞向空中。金须奴低头往下一看，那火势真个厉害。先见地穴只有亩许大小，火刚上来，便是万丈火苗夹着一股浓烟直冲霄汉，那穴便相随震裂，越来越大。所有地面上如山如阜的坚冰积雪，立时都消溶成水，波涛滚滚，夹着少许碎冰块，恰似万股银流互相挤夺争驰，往海中涌去。不到半盏茶时，附近数百里内的冰山雪峰全都消灭。只剩下围着火海的一座石峰，仍恢复了当日火海形状，才略止崩裂烧融之势。

三人见火势发泄没有初出来时猛烈，更不怠慢，按照预定方法，由朱梅手持长眉真人九戒仙幢护身，金须奴持着那柄宝扇当前避火。避过火头，下到数十丈深，下面已经无火，除奇炎极热，炼石热金外，那火的根苗只是尺许粗，其直如矢的一股青烟。三人哪敢招惹，匆匆下落海底。守洞石人早手持石剑，迎了上来，剑头一指，便有千百朵五角火星直朝三人射来。金须奴早得白、朱二人嘱咐，知这石人剑上的火非同小可，漫说轻易不能抵御，就是手中宝扇能够破它，稍一怠慢，被它飞近那根火苗，立刻引烧起来。

火头不向直飞，径从横里烧来，立时到处都被这种烈火填满，全岛爆炸，纵是大罗神仙，也要化为灰烬。知道厉害无比，忙将宝扇连挥，迎头扇去，不使火星升起。且喜扇到火灭，如同石火星飞，一闪即逝。约有数十扇过去，石人剑上火星才行发完，方得近前。

石人口中忽又喷出一股臭气，触鼻欲晕。正不知如何破法，忽听白、朱二人口称连山师祖，喃喃祷祝了几句，一道金光飞出手去，烧向两个石人，只一转，便已断为两截，倒在地上。三人慌忙越过石人，飞身入洞，先到连山大师遗容前，恭恭敬敬叩祝一番，这才起立，分头行事。

金须奴见满洞壁上尽是法宝，心花怒放，连忙上前摘取，石人法术已破，无不顺手而得。刚刚取完，便听白谷逸低喝道：“你不快走，等待何时？”金须奴回头一看，正当中那面洞壁忽然隐去，连山大师的遗容不知何往，却现出一个羽服星冠的道士，端坐在一个空床上面，容貌装束与遗容一般无二。白、朱二人俱跪在道人座前。正在这惊惶骇顾之际，猛见道人身旁红光一闪，同时白谷逸好似从朱梅手里抢过一样东西，又喊一声：“快拿了走！”早抛将过来。金须奴第一次闻警，业已起立，准备遁走。一看白谷逸抛过一个玉瓶，猜是那丹药，连忙伸手接住，也说了句：“大恩容图后报！”双足一顿，驾遁光飞出洞去。到了洞外，更不怠慢，连挥宝扇，避开火焰，脱出火海，直升上空。白、朱二人取那目录，后文金蝉石生二进紫云宫盗取天一贞水时自有交代。

且说金须奴满载而归，好不心喜，排云驭气，往回路进发。暗忖：“白、

朱二仙说那丹药共有四粒，除初凤、慧珠已服过外，正好给宫中诸人每人一粒。自己费尽辛苦才行得到，二凤是患难夫妻，当然有份，自不必说。那三凤、冬秀平时相待既是可恶，此次化解又坏在她的手里，再将这种灵丹赠她，情理未免说不过去。如不给她二人，只和二凤一人分吃两粒，一则二凤定要盘问实情，知道不肯；二则多服少服俱是一样，白白糟掉，岂不可惜？那灵兽龙蛟心灵驯善，自己以前也和它相差不多，同是水族，何不将剩余的丹药给它服上一粒？另一粒藏好，以待将来之用？”又觉与白、朱二人之言有违不妥，一路沉思，委决不下。

不觉到了紫云宫上空，飞落海底一看，二凤已在避水牌坊之下相候，手里拿着几片海藻，正与那条龙蛟引逗着玩呢。一见金须奴带着满身霞彩飞来，知道必有喜音，迎着一问。金须奴起初原是想三凤、冬秀可恼，本不惯于说谎，没料到二凤早在宫外相候，丹药还没有藏过，不便隐瞒，只得将前事说了。谁知二凤竟和他是一般心理，也不愿将丹药分与三凤、冬秀。金须奴经她一说，益发定了主见。就在宫外揭开玉瓶，将丹药先取出三粒，自己与二凤各服一粒，又给龙蛟服了一粒。将余下那粒藏好。这二人一起私心，只便宜了灵兽龙蛟，服丹之后，对着二人不住昂首欢跃，意思甚是感激。二人也觉遍身芬芳，神明湛定，好不心喜。

金须奴因所得宝物共有一十三件，有两件因为行时匆促，尚没看清壁间所载用法。

件数太多，不及一一取看，打算见了初凤等人，再行同观。二凤道：“呆子！那两个见你得了许多法宝，岂不又要眼红？她们现时都在后宫黄晶殿内修炼法宝，且得些时才完呢。我因心里有事，又不愿和大家炼同样的法宝，才走出来等你。你且把那知道用法的先交给我藏起一半。连能用与不能用的，剩下五六件，算计每人送她一件，也就是了。”金须奴此时对二凤自是言听计从，便将法宝分别取出，与二凤解说，藏起七件。那六件中有一对金连环和一根玉尺，上面虽然刻有朱文古篆，一件叫龙雀环，一件叫璇光尺，俱都不知用法。二人分配好了宝物，将剩的六件，由金须奴拿着同进宫去。在别殿中又谈了一会，初凤等人才行走出。金须奴仍照前行礼，将赴嵩山经过，略说了一说，并将那六件宝物献上，任凭众人挑选。

初凤先将宝物接过，分别传观之后，放在一旁，且不发付，对众说道：“我有一桩心事，藏在心中多年，因未到时，总未说出。想金道友生具仙根异禀，此时道行更是高出我等三人之上，只缘劫难重重，难以避免，这才舍身为奴，在本宫中服役多年，劳苦功高，自不必说。他和二凤妹子还有一段夙缘，应为夫妇，同驻长生，《地阙金章》上早有明示。如今二妹道行已非昔比，金道友更是贞水换骨，化解凡身，一切灾厄均已避过。我计算仙篆所载时日，金道友嵩岳归来，正是他和二凤妹子圆满之期。我平居默坐，体证前因，知道他二人这段姻缘万难解脱。为此当众说明，使他二人配为夫妻，正了名分。大家与金道友既成一家，不许再存歧视之心。还有慧珠姊姊，本是恩母转劫化身，应为宫中道主，屡经我等请求正位，不但坚执不允，反不许母女称谓，令我权作官中之主，否则便要离此他去。此事众姊妹业均知晓，无庸细说。这几日经我熟思切虑，权衡轻重，宫中人渐增多，不可无主，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同在今日改了称谓。以前我因本宫并无外人，我姊妹三人同胞一体，有甚高下可分？如今已知，除我略有一线之望外，诸人均难修到天仙。不特道行各有深浅，因为无人正经率领，姊妹间常因细故发生嫌隙争

执，均非修道人所宜。像上次三妹、冬秀负气出走，几酿大祸。以后我定下规章，共同遵守。我暂为宫中之长，言出法随，诸姊妹与金道友均须随时在意，共勉前修，勿堕仙业，才是正理。”

说罢，便命金须奴与二凤交拜行礼。二凤在旁闻言，触动心事，早已泪如雨下。金须奴虽与二凤有约在先，也是又感激，又惶恐，还待谦谢几句，初凤只说了声：“前缘注定，无须再作俗套。”便促二人行礼。金须奴慨然道：“小奴以仆当主，妄跻非分，情出不已。此中因果和苦衷，主人俱已洞悉，不便多言。今承主人深恩，正名当主，仍须无废主仆礼数才对。”说罢，便单独向初凤姊妹、慧珠、冬秀五人，行了臣仆之礼。

然后起身与二凤交拜天地道祖之后，再行分别与众行礼。

众人除慧珠早经初凤说明外，三凤、冬秀俱都蒙在鼓里。加上金须奴得宝不私，恰好又是六件，正好各得其一，不由减了敌视之心。不料初凤说出这番话。现时初凤不但道力高深，不由众人不服。对于众姊妹更是言温理正，身端容肃，俨然表率，三凤、冬秀本已日益敬畏。再加事起仓猝，初凤又说出本人已为宫中之长，言出法随等语。二人事前没有商量，一心只在盘算宝物，闻言虽甚为骇异，谁也不愿首先发难。见初凤说时，二凤满面泪容，以为她以主配奴，必不甘愿，料初凤决难勉强。满想等二凤一开口，再行群起出言阻挠。谁知二凤只流了两行珠泪，竟是一言不发，就随了金须奴交拜起来。

几次想发话，又不好出口。末后想要劝阻，已是不及，只得隐忍过去。

初凤等二凤、金须奴与众人分别行礼之后，又对众人道：“后苑之中，已由慧珠姊姊设下酒食。那酒也是慧姊从人间学来方法，用宫中异果制的。我们虽不必效那世俗排场，礼节总不可废。加以妹夫多年劳苦功高，今日总算劫难完满，又新得了许多宝物，正好给他夫妇二人贺喜，就便大家也尝尝新。我还有许多话，且到后苑落座之后再说吧。”

众人便随初凤到了后苑。三凤见一张珊瑚案上，早排满了酒果之类，怪不得适才黄晶殿炼宝，初凤、慧珠俱不在侧。这才知道初凤、慧珠固是早有安排，便连二凤也久已承诺了，所以初凤一说，便无异词，只瞒着她和冬秀二人。越想越气，只是不好出口，不住朝冬秀以目示意，陪坐在旁，一言不发。初凤明白二人心意，不愿大家日后还是犯心，只想不出用什法儿给双方释嫌修好。二凤见初凤欢饮中间，忽然停杯寻思，偶想起那六件宝物尚在前殿，便问初凤怎样分配。初凤闻言，猛想起适才金须奴献那六宝时，三凤神气甚是垂涎，只要把她一人感动，冬秀自无话说。便命三凤往前殿取来，大家看了，再行定夺。

三凤巴不得自己先挑选一番，便笑道：“那些宝物件件霞光闪闪，想必不是寻常。”

如能知道用法，岂不更好？”金须奴便将得宝时，壁间所载用法，大半俱已记下，只龙雀环、璇光尺两件，原嵌在一处，刚取到手，便听白真人示警，匆匆遁走，没顾得细看壁间符偈用法等语说了。三凤好以小人之心度人，暗忖：“白、朱二人既以全宝相赠，怎便忙在一时？偏是自己爱那柄短尺，他却不知用法，哪有这种巧事？分明知道这两件宝物最好，故意不肯说，以便别人不要，据为己有。少时分配，定和冬秀要这两件，豁出去自己再破些时苦功，重行祭炼，也是一样使用。”主意打定，推说要冬秀相陪，以便搬取，拉了冬秀径往前殿。

二人走后，金须奴不敢瞒着初凤，便将宝物实数说了，只灵丹一层未说。初凤正觉宝物乃金须奴所得，他虽谦让，分与众人，于理不合，但又想借赠宝给大家释隙和好，一时难以委决，闻言甚喜。一会三凤和冬秀各捧三宝回席，交与初凤。初凤重给大家传观之后，说道：“妹夫亲身犯险跋涉一场，此宝又经白、朱二仙指明赠他一人，论情理原不该分给大家。一则今日妹夫、二妹嘉礼之期；二则妹夫情意殷殷，定要分给每人一件，过分谦谢，反倒不似自家人情分。家庭私谊，俱是以大让小，不比修道守法，以长为尊。这些宝物，俱是新得，我等俱未用过，莫测高深。且由妹夫说明用处，再由冬秀、三妹、慧珠姊姊依次挑取，我与宝主殿后如何？”三凤、冬秀早已在前殿商量好要哪两件，正愁初凤分配不能随心所欲，此举正合心意，高兴自不必说。别人知道初凤用意，更无异词。便由金须奴取宝在手，一一解说试演。

除那两件不知用法以外，其余四件，以一件名为炼刚柔的，看去最为厉害。此宝形如一个鸡心，中有鹅卵大小，颜色鲜红，表里透明，只有许多芝麻大小的黑点，通身细孔密布，其软如棉，也不知是什么东西炼成。一经使用，便飞出一片脂香，万缕彩丝。

另由那针眼细孔中射出一种又粘又腻，颜色清明，香中略带腥咸之味的汁水。敌人法宝飞剑，除了一种西方太乙纯金之精炼成之宝，是它的克星外，余下只一沾上，立时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坠落地上。另三件一名销魂鉴；一名烦恼圈；一名遁形符，是两面竹筒，可以分合。具有妙用，且待后文详叙。

三凤、冬秀等金须奴说完，仍是取那预定之宝：三凤取了那璇光尺，冬秀取了那龙雀环。慧珠倒取了那炼刚柔，初凤取了那遁形竹筒，将剩下的销魂鉴、烦恼圈仍还给金须奴与二凤。重新开怀畅饮。

众人取完宝物之后，金须奴见三凤只管拿着那璇光尺摆弄，霞光闪闪，幻成无数连环光圈，与别的宝物不同。暗忖：“此宝取时，最后嵌在龙雀环的后面，甚是隐秘，正看偈语用法，便即闻警遁走，仿佛壁间有‘璇功万象’几字。起初没打算将宝物隐起一半，适才在宫外和二凤见面，匆匆挑选，只检那好和自己略知深浅的藏起，不曾细考。

因为这尺不知用法，没有在意。及至出了手，才觉出珍奇有异，偏又落在三凤手中。”不由便对那尺多望几眼。三凤原就留心，这一来，更以为不出自己所料，两下嫌隙始终仍未解除。初凤在席上又说：“据我连日暗中参悟，众人只能修到散仙地步。既有这样好的珠宫贝阙，等白真人所说的敌人寻上门来以后，大家可分头出海，将那有根基的女孩子度些入宫，以充宫中侍女。一面传授道法，创立宗派；一面积修外功。等外功圆满，使用天魔遁法封锁海底。大家只在宫中潜修，享那仙府清福，再不出宫干预闲事，静俟最后一劫过去，便与海同寿，岂不是好？”众人俱都称善。

第一五二回

犯珠宫 一妖授首 游少室 二女寻真

席散后，慧珠仍想从俗礼，送金须奴、二凤回房。二凤还未及开口，初凤道：“妹夫、二妹婚姻，实由前缘注定，岂同世俗儿女？一切浮文俱用不着。二妹所居锦雯宫，原有五间，从此妹夫便移居在二妹所居室外，夫妻二人同在一起修道便了。”二凤明知初凤怕他夫妻又因情欲乱了道心，特想提醒，便看了金须奴一眼，见他满面俱是愧恨之色，不禁凄然。当日无话。

由此大家俱在宫中潜修，杜门不出。二凤夫妻也在暗中练习那些宝物。

光阴易过，不觉多时。这日初凤正和大家在前殿聚谈，忽听殿外灵兽龙蛟长鸣不已，听出声音有异，三凤首先奔出。初凤猛想起昔日白谷逸之言，算计已到时候，知三凤素来恃强任性，忙率众人跟踪出去。才到外面，便觉炎热非常，地阙清凉，怎得有此？好生奇怪。抬头往上一看，避水牌坊上面，海水业已通红如火，正和那年往救二凤、三凤，安乐岛火山崩陷时的海水情景相似。那灵兽龙蛟正在牌坊下面昂首怒啸，不时往上蹿起，俱为初凤封锁法术所格，旋起旋落。一见主人到来，益发啸个不住。

初凤知事不妙，一面禁止龙蛟吼啸，吩咐大家不许造次。一面忙使窥天测地之法，将手往地下一指，地面平空起了一个镜子一样的圆光。众人定睛往圆光中一看，只见滔天红浪中，隐现着一个道人和一个头梳抓髻的幼童。道人一手执剑，身背铁伞，类似金须奴以前对头铁伞道人的装束，容貌却又不似。后头那道童骑着一个浑身雪白，双头六翼，长约五尺的怪鱼，手中拿着一个两尺来长的口袋，头朝下，底朝上，只对准紫云宫上面的海眼，发出一道和烈火相似的红焰。海水被它照得通红，炎热异常。红焰所射之处，那些深水里的鱼介之类禁受不住，恰似沸水锅里煮活鱼一般，尤其是在热水中乱蹦乱窜，渐渐身子一横，肚皮朝上，便即活生生地烫死。三凤大怒道：“这厮如此杀害生灵。

待我上去将他除了！”初凤连忙拉住，悄声说道：“你忘了白真人别时之言么？这厮正想用妖法煮海，使我们存身不住，和他争斗。这时出去，恰好中了他的道儿。且不要忙，我自有道理。”说罢，收了法术，命慧珠约束众人，金须奴随了自己，用那两面隐形符偷偷上去，看看来人虚实来历，再行下手应敌。

众人在避水牌坊下等候，见上面海水越来越红，下面越发炎热难耐。初凤、金须奴上去已有好一会，毫无动静。初凤又预先将那圆光收去，众人不知上面情形，莫测吉凶。

有的忿怒，有的焦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三凤几次要开了封锁上去，俱被慧珠阻住。

平日冬秀总是怂恿三凤出头，这次见初凤面带惊疑，知道厉害，也就不敢造次。众人正在纷纷议论，交头接耳，忽见一道细如游丝的青光从身后飞出，电驶星奔，直射海面。

回身一看，偌大一座紫云宫，竟然隐得没有踪迹。慧珠知道初凤已回宫内，布置好了法术，二次飞去与敌人交手，便和众人说了。

三凤一听，又要上去，众人劝阻不听，慧珠一把未拉住，三凤已经行法，破空而上，同时觉着热减了好些。三凤一走，冬秀、二凤也要上去。慧珠无法，只得再三嘱咐：“如今紫云宫已被隐形封锁，除初凤回来，休说敌人，连自己人也无法回宫。初凤如此施为，敌人必然厉害，上去时节，须要见机而行，千万不可造次。”二凤应了，便自飞身而去。慧珠正打算跟去，灵兽龙蛟忽然奔到面前，不住昂首长鸣。慧珠道：“你要我骑你上去么？”

龙蛟点了点头。慧珠刚骑在龙蛟背上，忽见上面一片红光中，猛飞起万点银流，映着四周蔚蓝的海水，顿成奇观。心想：“初凤等人平时并无这种法宝，敌人定是猖獗异常。”正在斟酌进止，坐下龙蛟已是几番腾嘶欲上，知道此兽灵异非常，必有原因。众人俱已上去应敌，如有不测，也难独免。只得开了禁法，骑着龙蛟飞出海眼。

一看，初凤不知何往，金须奴独斗那骑着怪鱼的童子，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合战道人，剑光法宝纷纷飞起，星飞电闪，银雨流天，正在相持不下。那龙蛟原有避水之能，又在海底潜修多年，服过连山大师遗藏的灵丹，本领更非昔比。才一飞到上面，四外的海水便疾如奔马，纷纷避开，露出方圆数里的一大片白沙海底。双方本在水中交战，经这一来，二凤、金须奴等人知道龙蛟功能，看惯无奇。骑鱼道童与金须奴敌斗方酣，正在一心专注于法宝上面，猛觉身子一空，近身海水突然消逝。那条六翼双头的怪鱼倏地失水，往下一沉，几乎将自己翻跌下去。幸而那怪鱼也非凡物，忙将六翼展开，飞将起来，才得稳住。道童不禁心里一惊，神微一散，早吃金须奴乘机放起一件法宝，一道白光闪过，一任道童逃避得快，眉头上早着了一下，立觉奇痛非常。忙又使法宝抵御时，金须奴何等机警，知他厉害，早已收了回去，只气得道童骂不绝口。

慧珠这时方才看清那道童，看去虽然年轻，却生得狮头环眼，凹鼻阔口，獠牙外露，赤发披肩，生相甚是凶恶。那道人虽与铁伞道人一般打扮，却要年轻得多，生相也较清秀。因金须奴是一个敌一个，二凤等人却是三打一，道童似比道人厉害，慧珠便想相助金须奴。刚把龙蛟一拍，飞上前去，忽听金须奴喊道：“这小妖道扎手。有一个破口袋，已被大公主用玄功变化收去。还有这一个劳什子圈儿，坚利非常，飞剑遇上便折，伤了我们好些法宝，只我这件波罗刀能够制它。适才又被我打了他一丧门铜，已受重伤，少时便要成擒。慧姑还是去助三公主他们除那妖道吧。”同时那道童也怒喝道：“你们这群不知死的业障！命你们好好将金须奴献出，紫云宫让我，免却一死，竟敢仗仗人多，与大仙交手。我那归藏袋乃仙家至宝，岂是容易收的？如今虽然被那贱婢用诡计抢去，怎知其中妙用？少时必然作法自毙，化为灰烬。我这仙环乃百炼精钢，千年修炼，任你什么法宝飞剑也非敌手。少时除去你们这些业障，夺了紫云宫，此宝仍是我囊中之物，夸甚大口？”说时好似益发忿怒，将手连指那一个带着九个芒角的白光圈子，光华愈盛，将金须奴用来抵敌的一道黄光围住，铮铮之声，响成一片。

慧珠闻言，不禁心中一动，想起金须奴所赠炼刚柔专破坚钢之宝，难得这厮自己将法宝来历说出，正好一试。想到这里，也不再向金须奴回言，一探法宝囊，将炼刚柔取将出来，依法行使，往空中飞去。金须奴原因和道童一照面，便连损了两件月儿岛得来的宝物。未后将波罗刀放起，才得敌住，心中痛惜非常。这时初凤仗遁形符，用玄功变化，将敌人用来煮海的归藏袋夺去，一直未曾现身，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敢造次再用别的宝物，仅乘道童疏忽之际，打了他一丧门铜，惟恐被伤，占了一点小便宜，急忙收回。

见慧珠骑蛟上前，恐又蹈自己覆辙，方才提醒。忽见慧珠并不使飞剑迎敌，径自将炼刚柔放出，这才想起此宝妙用，心中大喜。恐波罗刀又被波及，连忙收回。

那道童见自己的九宫仙环光华越盛，正在心喜。忽见对面飞来一个骑着分水异兽的女子，放起一团夹着无数黑点银星的粉红光华，带着微微呜咽

之声飞来，同时敌人的波罗刀便又收去。那光华与自己法宝刚一接触，鼻间微微闻见一股粉香。那光华中又飞起许多淡红的水珠，自己法宝立时光焰渐散。知道不妙，想要收回。谁知那光华竟将九宫环吸住，一任自己用尽玄功，休想动转丝毫。眼看环上九个星角光华由大而小，转瞬之间芒彩全消，才行坠落。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痛惜已极。强敌在前，竟然忘了厉害，一拍坐下怪鱼头颈，飞上前去想夺。那金须奴正相机待发，怎肯失此机会，没等敌人的九宫环落地，早二次将波罗刀放起。道童这时连番失利，神志已昏，一面想接宝物回去重炼，一面只防到对面的慧珠，却没想到金须奴来势如此迅疾。催着怪鱼上前，刚一伸手，忽见一道黄光疾如电掣，从斜刺里飞射过来，再取宝行法抵御，均所不及。忙将两足一夹鱼背，往下一沉，满打算怪鱼飞腾甚速，拼着残宝不要，且先避过危机，再想报仇之策。谁知两下相隔已近，慧珠坐下龙蛟何等灵异，见了那条鱼早已眼红，存心缩着长颈待机即动。一见飞临切近，又想往下逃遁，哪里容得，就在怪鱼将落未落之际，猛地一伸长颈，两个大头同时张开血盆大口，恰将怪鱼双头咬住，只一下，便身首异处。

那怪鱼名为双首银鳌，也甚通灵，见着龙蛟原有几分畏惧，只为受了道童法术驾驭，不得不听命上前，白白地送了性命。

道童正落之间，眼睛一花，两个血盆大口捷如风翻，突在面前张开，再想驾鱼后退，已是不及，身子一顿，一双鱼头已被怪兽咬住。同时敌人的法宝飞剑也从四面袭来，情知人非死即带重伤，再不逃遁，性命难保。只急得把獠牙一错，就着怪鱼尸身下沉，血光崩现之际，将身在鱼背上一扭，径直化道赤虹，怪啸一声，直往海上飞去。饶他遁光迅速，还被金须奴的波罗刀断了一条左臂，又吃二凤用销魂鉴照了一下，终至性命难保。只为一念之贪，受人蛊惑，把多年道行付于流水。这且不言。

众人等道童逃走后，见地下横着一条左臂。那波罗刀伤人，只一见血，便心发甜酸而死，除了瀚海中的千年苦泉，不能救治。知道童已受重伤，逃得又快，便也不去追赶。

那同来的道人，早已为二凤等人杀死。慧珠坐下龙蛟，自从咬死怪鱼，几番腾跃，似要摆脱慧珠。慧珠知它心意，纵身下来。龙蛟便衔了那怪鱼的头，往海底钻去。

大家聚在一起，才想这会工夫，怎地不见初凤？起初都以为紫云宫根本重地，初凤收了敌人归藏袋，恐敌人又有别的花样，回宫坐镇，不疑有他。又见敌人死亡逃散，龙蛟回宫，海水重合，上面无可留恋，各自从海眼中飞回。谁知到海底一看，除一座避水牌坊依旧矗立外，偌大一座紫云宫，竟然不知去向，有一片青茫茫的光雾笼罩前面。众人尚以为初凤定在宫中驻守，同声呼喊，不见应声。连进数次，俱被一层软绵绵的东西拦住去路，无门可入。

金须奴猛想起适才在上面，听道童说起那归藏袋妙用无穷，被初凤收去，定要弄巧成拙，化为灰烬等语。当时只说是恐吓之言，初凤道行今非昔比，既能收去，必无妨害，没有在意。此时看出情形蹊跷，知道有些不妙。方在惊疑，忽听龙蛟啸声甚厉，仔细一听，竟在往日宫墙后面龙蛟栖息之所，心中一动。又见青雾层中光射去，前面光雾犹如狂风之扫残云，成团成絮地纷纷分散。不暇和众人说话，拉了二凤循声而往。走到近前，仍为光雾所隔，只听啸声，无法进入。急迫中，二凤忽道：“大姊不知在宫里则甚？现在光

雾阻隔，走不进去。我们那法宝之中不是有一件能够分光拨影的么？”一句话，把金须奴提醒，忙喊“决些取出，试它一试”时，二凤早把一面透雾分光宝镜取出，运用玄功，照连山大师所传用法，一口真气喷向镜上，立时从镜上现出一道冷气森森的白光将雾照散。二人便照龙蛟啸声寻去一看，地方正是宫苑后面。又前行了几步，光雾消处，猛见龙蛟长尾摆动，转眼现出全身，才看出龙蛟横卧在地，怀中抱着一团赤红色的光镜，正照在上面。光华隐隐中现出一个人影，定睛一认，正是初凤，全身俱被那团赤黄色的光华围绕，手中却抱着那怪鱼的头，从鱼口中发出一片银光护住前胸，脸上神气甚是苦痛。

二人一见大惊。金须奴救主情殷，首先扑了上去。刚一起步，那地下卧着的龙蛟忽然一尾扫来，将金须奴拦住。金须奴猝不及防，几乎吃它扫跌了一跤，知道龙蛟拦阻必有原因。明知是那归藏袋作怪，投鼠忌器，又不敢用别的法宝去破，只得仍用二凤的分光镜去驱散那团光华，谁知竟是无效。眼看光中初凤面容益发惨痛，正在急苦愁闷，忽见面前未散青雾中，无数五彩光圈旋转不停，飙轮旋转般冲将出来。光照处，青雾冰消，比从适才分光镜所照还要来得迅速。顷刻工夫飞到面前，正是慧珠、冬秀、三凤三人，那光圈便从三凤那柄璇光尺上发出。二凤迎上前去，方要述说初凤遭难之事，三凤已经一眼看到初凤在赤黄光华中挣扎，更不答话，径直飞到初凤面前，手中尺往光华中一指，便有无数大小圆光圈子飞上前去。金须奴以为彼此都不知璇光尺的用法，纵知与分光尺一样，有分光拨雾之能，也未必能将归藏袋的阴火破去。正在提心吊胆，那些大小光圈一经飞入赤黄光华里面，只一旋转，赤黄光便如红雨飘洒，金蝶乱飞，发出一阵极细微的呜咽之声。接着又如皮囊破气般，噗的一声，光华消尽，无影无踪。地上却横着一条软绵绵腻脂脂、长约三尺、似布非布、似肉非肉的无底口袋。

初凤业已昏倒在地，众人连忙扶起，各将身带灵丹取出，分给初凤、龙蛟口中塞了进去。三凤一眼看到怪鱼头口中银光闪闪，一手接过看了看，心中大喜。伸手一拍，将鱼脑拍开，取出一粒珠子，不与众人观看，径自揣向囊内。众人都关心初凤安危，也未在意，匆匆把初凤扶起，由后苑回转宫去。这时封锁全宫的光雾，因初凤被困，失了主宰，又被三凤拿着璇光尺到处一照，差不多消散造尽，毫无阻隔。众人扶着初凤回到黄晶殿，安置在白玉床上。待有好一会，初凤渐能起坐，言动自如，只是元气受伤，还未复原罢了。众人才放了心，互相谈起经过。

原来初凤起初本打算封锁海眼，闭门不出，一任敌人在上面猖獗，反正不会攻将进来。及见敌人妖火益发厉害，海水被它烧得奇热，海眼上面成千成万的鱼介之类，活生生成队地被它煮死，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暗忖：“敌人如是有为而来，决不轻易退走。

地阙仙府纵不攻进，那些水族生命何辜遭此惨死？”这才同金须奴商量，二人合用那两面遁形符，先上去窥探了一番。看出两个敌人只是法宝厉害，道行并不甚深。因他们任意残害生灵，无故寻上门来，欺人太甚，这才决计将他们除去。同时想起嵩山白谷逸、朱梅二仙之言，不敢造次，当时并未现身动手。忙和金须奴一同回转宫中，命金须奴将所有法宝一齐带将出去应敌。再由自己行法封锁全宫，准备退路。

一切停妥，二次同了金须奴飞身上去，打算借遁形符隐身，暗中先将那用法宝煮海的道童除了。又因那符不能分用，便命金须奴现身上前，和来

人对敌，自己暗中下手。

谁知那道童颈间戴着一个圈儿，初凤飞近身前，刚把飞剑放出，打算行刺，那圈儿异常灵应，竟自动飞起九道芒尾般的白光团着一圈光华，绕着初凤那飞剑，只一绞，把初凤在金庭玉柱中所得来的一口宝剑绞得粉碎，银光如雪，纷飞飘逝。不由大吃一惊，连忙退下身来。见那道童也在张惶四顾，似在寻找敌人踪迹。知是他的法宝功效，本身并未看出有人暗算。猛一眼又见他手上所持的那条口袋，赤红光华时幻五彩，所照之处，海水如开了锅一般。同时那光圈已朝金须奴飞去。不禁心里一动，恐道童还有别的灵应宝物，便息了行刺之想。忙运玄功飞上前去，暗使天书副册中大搜摄法，一把将那口袋劈手夺去。道童觉着左手虎口奇痛，手一松，法宝忽然脱手飞去。这一急非同小可，定睛一看，那条归藏袋赤红光华已经锐减，隐隐看见一个少女从光华圈绕中往前急驶。忙和道人追时，金须奴的法宝已接二连三发出。等到自己九宫环将敌人法宝破去，少女连人带宝俱都不知去向。加上对面这个少年并非弱者，法宝连伤，毫不后退。未后又放一件法宝，敌住九宫环，一任道童和同伴任意施为，竟占不了一点便宜。

就在这时，二凤、三凤、冬秀三人相继出敌。金须奴恐她们蹈了自己覆辙，见那道人似乎稍弱，便指挥三人去敌道人，由自己独战道童。三凤、冬秀见初凤不在，本不愿助金须奴，自去和道人交手。二凤见那道童猖獗，丈夫不能取胜，哪肯袖手。才一上前，飞出剑去，金须奴连止不住，一照面，飞剑便被九宫环吸住，一绞两段，这才知道厉害。

又见金须奴举手连挥。只得舍了道童，与三凤、冬秀三战道人。那三凤、冬秀先见道人飞剑不甚出奇，只说无甚本领。谁知那道人正是铁伞道人的心爱门徒樊量，不但好色如命，而且凶狡异常。起初见金须奴法宝甚多，不肯冒险，只用一口飞剑助战。打算敷衍一时，由道童去与他拼命，等把人虚实深浅看清，再行下手。及见对面飞来两个美如天仙的少女，不禁色心大动，便不问青红皂白，除那柄身后背的铁伞，因初得到手，用法不精，尚未急于行使外，所有身带的飞剑法宝全都施展出来。三凤、冬秀二人正难抵御，恰好二凤回身来助，才得敌住。三凤一面迎敌，见金须奴夫妇的法宝竟是层出不穷，接连施展了十余件，多半为平时未见之宝，知月儿岛所得，不由；日愤重添，当时也未说破。

那道人起初原想生擒，等夺了地阙仙府，好与道童分用。及斗到后来，见道童无功，自己受三女合攻，运用法宝俱被二凤破去，大有相形见绌之势，不敢再为大意。只得披散头发，脱去衣服，口诵真言，一声大喝，收去飞剑法宝，现出九个赤身女子，连同自己，俱都倒立舞蹈，作出种种丑态。打算用天姤迷魂大法，迷了三女灵智。能全数生擒更好，不然便将最厉害的一个，乘她出神之际，暗放飞剑斩了，剩下两个，不愁不为己有。谁知三女一部天书副册正是魔宫秘笈，早已炼得纯熟，班门弄斧，如何能行，刚一施展，便被三女破了。三凤首先喊声：“来得好！”返身朝顶门一拍，满身仙衣自解，露出一个俏生生的赤体，狂笑一声，飞入舞阵之中，照样两手据地，倒立舞蹈起来。

道人情知不妙，连忙站起，想要收法，已来不及，竟被三凤抱住。粉弯雪股，妙态毕呈，玉软香温，腻然入抱。立时神志一荡，迷了本性。又见对面女子一双欺霜赛雪粉光致致的嫩腿，突地朝着自己左右分开，玉脐之下，玄阴含丹，柔毫疏秀，只一翕动之间，早已令人忘却生死关头。刚想鞠躬尽

痺，忽觉玉门中透出几丝丝似有若无的微妙气息。一经闻到，愈觉精摇神散，昏昏沉沉，如醉如痴。就在这销魂荡魄之际，倏地心里一凉一酸，竟被冬秀、二凤两柄飞剑乘隙飞来，斩为数段。道人色魔迷心，还不知怎么死的。

这种魔法最是厉害，除金须奴外，全宫姊妹虽然学会，初凤一则嫌它恶毒，二则自身总是女子，赤身行法，有许多丑态，胜人不武，不胜为羞，再三告诫叮咛，不许大家妄用。如非道人满念淫邪，首先发难，将三凤惹恼，也不致惹火烧身，死于非命。道人死后，剩有身藏飞剑法宝，连那柄铁伞共是三件，俱被三凤、冬秀二人得去。三凤见那柄铁伞与以前铁伞道人所用形式一般无二，不知这般厉害法宝，道人何以不使用对敌，却来作法自毙？好生不解。二凤因自己法宝甚多，乐得向隅，让三凤多得一件。回望金须奴、慧珠二人与道童斗得正在吃紧，连忙上前去相助。三凤、冬秀相次随上，道童也受了重伤逃走。

众人先俱以为初凤夺那归藏袋时曾一现身，是成心如此。却不料初凤不知归藏袋的用法收法，没有持着袋底，刚一到手，便被阴火将身吸住。知道不妙，袋的主人尚在，恐在宫外被他发觉，施展用法，益发难取。仗着玄功奥妙，连忙运用玄功，先将心神护住，连人带剑飞回宫中。可是阴火照处，遁形符已渐失功效，微微现出一点形迹，被道童识破，只无法分身追赶罢了。初凤到了海底，恐阴火烧了仙府宫庭，不往正门走进。

想起那天一贞水正与此火相克，自金须奴用过后，曾将余者埋藏在后宫苑内，便直往后苑飞去。走离藏水之处还差一半的路，真灵渐渐抵御不住阴火，浑身炎热欲燃。知道再也不能勉强前进，一个闪失，元气一破，全身便要化成一堆灰。只得盘膝坐到地上，将本身元气运调纯一，死命与火支撑，也不知受尽了多少苦痛。还算初凤年来道行大为增进，修养功深，早从静中参悟。姊妹数人，只自己和慧珠收场尚好，纵不能修到金仙，也不致失去地阙散仙之位。这种灾厄，修道人在所难免，一任毒火侵烧，心神未乱，所以元气始终未破。

挨过好些时候，越久越觉不支，渐渐本身灵光被阴火炼得益发微弱。正在危急万分，那灵兽龙蛟忽然衔了鱼头赶来。这东西已有千年以上道行，知道主人有难，一落海底，便嗅着气味，一路狂嘶乱闯。初凤在危迫中，闻得龙蛟啸声，以为众人得胜回宫，无法进入。虽知她们道力不如自己，人到快要绝望之际，总存万一之想。又知金须奴有许多法宝，也许能够破去妖童法宝。虽然有了一线生机，一则自己须用全神去敌阴火，再想全宫封锁收去，力有不逮；二则还恐万一众人并未获胜，引寇入室，势更不妙。就在这存想之间，眼看火势愈盛，危机顷刻，不容少懈。只得死中求活，拼命运起一口真气去敌住妖火，抽空行法，将宫中封锁微微开出一些门户。神一分，灵光突被妖火压得仅剩丝微，转瞬就要消灭。恰巧龙蛟正从那开处冲将进来，见主人被阴火所围，连喷两口灵气，火仍不灭，便奋不顾身冲进火中，将初凤盘了起来。这龙蛟原秉纯阴之精而生，又是千年灵物，虽然道力尚浅，不能灭火，一时却伤它不了。

初凤见只有灵蛟独个冲进，不见众人，以为凶多吉少。刚在悲愁，猛觉奇火极热中，忽然身上透来一丝凉气。定睛一看，龙蛟已将全身环抱，口中还衔着一个鱼头，鱼头口内银光闪闪，那凉气也是从鱼口中发出。暗忖：“这鱼正是妖童坐骑，既被龙蛟咬死，众人未必便败，许是为了自己封锁所隔，闯不进来。”不由又生了希冀，便伸手从龙蛟口中将鱼头抓将过来，抱

在怀中，护住前胸，那归藏袋与鱼头竟是相生相克。当初初凤将袋得到手时，见袋口阴火厉害，连忙撒手一扔，没有扔掉，反被袋口将左臂吸住，只管发出阴火焚烧。初凤也运行全身真气去抵御。及至鱼头抓到手中，袋口阴火好似磁石引针一般，一个劲齐往鱼头围绕。那鱼口中也放出一团银光敌住。初凤身上才不似先前烧炙得难受，但仍然是苟延残喘，周身骨软筋麻，如散了一般，更无出困之策。直到金须奴夫妇与三凤等相次来救，巧用璇光尺破了归藏袋，勉强脱身回宫，服了许多灵药，仗着根基甚厚，还养息静修了好多日，方得复原。那龙蛟原是水中灵物，当时救主情急，虽然受伤不轻，却好得甚快。

初凤痊愈以后，便在黄晶殿中召集全宫人众，说道：“此次妖人来犯，一见面就交手，连仇敌姓名俱未问明，来历更是不知。看三妹所得那柄铁伞，虽然不知用法，颇似当年铁伞道人之物，来人必是他的徒党。那道童既然逃走，必不甘休，早晚终将卷土重来。头一次已经这般厉害，二次约了能手，如何抵御得了？我们这座仙府好处还不仅在贝阙珠宫，乃是因它深藏海底，不为外人所知，利于潜修，不致引起外人觊觎之故。倘被传扬出去，虽说我们有法术封锁，不易攻进，毕竟各派高人甚多，一个抵敌不住，不特此宫难保，便是大家多年苦功也都付于流水。为今之计，莫如乘敌未至，先发制人，由妹夫、二妹出去，先往嵩山少室，寻着白、朱二位，一探妖人来历，并问明除他和抵御之法，急速回宫。大家商量妥当，寻上他的门去，将他除了，省却这一桩心事。好在我们此时道力，出海已差可应付。事完之后，索性分头出海，先期积修一点外功。然后回转宫中，从此闭门不出，潜修正果。岂不甚好？”

众人大都静极思动，闻言无不称善。只不过三凤另存着一副私心，坚持同往，以便寻见白、朱二人，暗探月儿岛宝物是应为金须奴独得，还是他私吞起来？初凤近日已听她背人和自己说过几次，不准她去，疑团难解，势必与金须奴夫妇嫌怨日深；又知白、朱二人性情古怪，既不喜她，去了无益。只得再三嘱咐小心恭谨，不可大意。三凤自是随口应允，当下便随了金须奴夫妇，同往嵩山少室飞去。

到了嵩山少室一看，古洞云封，哪里有嵩山二友的踪迹。三人寻不见白、朱二人，又不知云游何处，恐出来久了，妖童去而复转，初凤等势孤，只得赶回。本想回宫见了初凤另商妙策，行至中途南海岸侧，忽见下面有一座荒礁，高只离地数十丈，上丰下锐，孤立海边。礁顶平圆如镜，大有数亩，中间放着一个大鼎，鼎前立着一个和尚，相貌古怪，头顶绝大。左手拿着一面铜镜，闭目合睛，面朝着海，口中念念有词。先用右手一指那鼎，鼎中便冒起了一片彩烟热气，分布开来，飘散海面。三人在空中闻见那股气息，仿佛鼎中煮着什么异味，甚是香浓，令人食指欲动。细看那和尚，全身虽隐隐有光华围绕，却又不似妖邪一流，觉着奇怪，不由略一停视。依了金须奴，本不愿多事。三凤执意要看个究竟；二凤也以为隐身云空，并不往下降落，看看何妨？金须奴见二凤也如此说法，只得应了。见离礁石不远，还有一个礁石，虽然形状不佳，却甚隐秘高大，可以藏身，便引了二女往礁石上飞去。

刚一着地，忽听三凤道：“二姊快看，这是什么？”原来三人往邻礁上落下时，鼎中热气已化作无量数的彩丝，稀疏疏地将近海岸一带数十里方圆的海面布满，根根似长虹吸水一般，一头注向海中，一头仍在鼎内，千丝万缕，脉络分明，一毫不散乱，映着日光，鲜艳夺目。同时和尚口中诵咒越

急，双目仍自紧合，脸上却带着盼望焦急神气。

不多一会，忽听海中风起浪吼，恍如万马千军，在海底骚动了一阵，轰的一声，海水群飞，波涛山立。浪花中涌现出无量数的怪物，三头骈生，形如人面，蓝睛闪闪，宛若群星，半截身子露出海面，个个俱如铁塔也似，成千累万，排着整齐队伍，分波逐浪，疾如奔马，直朝和尚存身的荒礁上冲来。海面上阴云四合，狂风大起。这些怪物转瞬到达，纷纷狂啸，声如儿啼。顶上三头一齐张口，喷出一股银箭也似的水，往上射去。接着身子往上便起。

三人见怪物这么多，和尚又露着手忙脚乱神气，正替他捏一把汗。忽见和尚左手镜往前一举，那一面漆黑的镜顿放光明，宛如一轮明月，寒光凛凛，直照波心。右手连放雷火，连珠也似发出。怪物口中射出的水箭，尽被镜中光华摄去。只是怪物仍然未退，前一排的已快纵到礁上。这时看清全身，每个张着三张血盆大口，獠牙森列，身长有十丈，鳞身鱼尾，形相狞恶。和尚见怪物不退，好似也有些手忙脚乱，倏地浓眉紧皱，一声长啸，声如龙吟。左手仍持着那面镜子，右手往下一伸，竟将那大约丈许的一座铁鼎举将起来，朝着前面一抡。鼎中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一团团带着彩烟热气洒向海中，那股香气益发浓厚。怪物更不顾性命地飞抢上来，口一张，衔了两三个鼎中放出的东西便走。来得也快，去得也速，前争后挤，声势益发骇人。再看和尚，已不似先前惊慌神气，手中鼎只管下倒，满脸俱是笑容。三人才看出那些怪物不是与和尚为难，乃是为了鼎中之物，只不知和尚如此施为，是何用意。

三人正在猜想，猛听空中一声大喝道：“贼秃驴，你还要这些无辜生物绝种么？”随说，便紧跟着一个震天价的大霹雳，带着百丈金光，从天直下，一闪即逝。只震得山岳崩颓，三人存身的大礁石都摇摇欲倒。同时阴云尽散，海面上万缕彩烟全都消尽。吓得那些黑色怪物纷纷乱窜，齐往海心中亡命一般钻去，转眼工夫，全都没了影子。再看荒礁上，那大头和尚业已趴伏在地，将那面镜子顶在头上，体似筛糠，吓得直抖。过有半盏茶时，三人见适才那雷声金光虽盛，只是突如其来，并没看见一个人影。这时云尽天空，风息浪静，怪物也都散尽，只剩和尚一人在荒礁上挣命，无甚可观。正想飞身走去，忽听左侧有人颤巍巍地说话道：“三位道友休走，快请救我一救，日后自有报答。”仔细一听，语声径从荒礁上发来。

三凤生性好奇，想知究竟，本不愿走，便停了步，往荒礁之上飞去。金须奴夫妇知无甚乱子，只得跟往。落在荒礁上一看，那大头和尚已勉强站起，颤声说道：“我吃天乾山小男无意中打我一先天神雷，将我元气震散。幸而有这一面宝镜护身，防备得快，没将全身震成粉碎。目前已是飞行不得，须要经过三天两夜方能复原，离开此地。偏我又有一个生死仇敌，知我在此采取三星美人蚺的阴精，炼这一面水母玄阴镜，去破他阴火，恨我入骨。偏巧他正值害人没害成，反倒受了重伤。新败之后，我又在这荒礁四外设下埋伏，事前并没敢前来寻仇。可是他所居离此甚近，我适才鼎中所焚乃是千年毒蟒之肉，内中放有极毒之药，奇香异味，传出三百里内俱能闻到。他既知我用毒蟒为羹，去招引深藏海眼寒泉中的三星美人蚺，岂肯就此善罢甘休？必乘我宝镜尚未炼成之际，乘我人在行法，不能分神之际，前来暗算。适才听得雷声，定已料出我行法太狠，有人与我为难，少不得要乘机加害于我。这荒礁周围法术已为神雷所破，无计可施。三位道友初来之时，我还有戒心。后来看出是路过好奇，只作旁观，忙着行法，甚是失礼。如今我危难之中求助，自知不妥。务乞三位道友念在我行法虽然狠毒，也是为那无数万万的水

族生灵除害，务乞助我一臂之力，在此小住三日。我本身元神虽伤，法术法宝还在，如那厮来犯，只须代我施为，依然抵御，万无一失。如承相助，事后必有重报。”

金须奴听他说起阴火，不禁心中一动，便问道：“老禅师法力适才已曾领教，想必见闻广博。这善施阴火的人，现今共有几人，可知道么？”和尚道：“道释两家，三昧真火虽然各依道力而分高下，人人俱炼得有，无甚出奇。魔教中一种魔火，固是厉害，还不如我那仇人的阴火，乃由地心中千百万年前遗留下的人兽骨骼中，采出的一种毒磷凝炼而成。常人遇上，固是化成飞灰；便是有道行的人，如被火围烧，暂时纵能抵御，久了也将元阳耗尽，骨髓枯竭，烧成一堆白粉。真是厉害已极，能克制的人甚少。以前有一位月儿岛的连山大师，炼了两件法宝，能破此火。后来大师化解成仙，许多宝物俱都埋藏炎山火海之中。听说玄门中有两位能人前往火海探索过两次，那宝物始终未闻使用，不知可曾取出。此外便是现在峨眉派的开山祖师长眉真人炼有两口宝剑和一件采太阳真火所炼赤乌球，可以破得。这世上使用阴火的，除我仇敌外，还有赤身教主鸠盘婆，比他更凶，竟是随手可发，无有穷尽。但是鸠盘婆隐居西方，人不犯她，她不犯人。不似这厮，逞强任性，倚势豪夺。”

“其实这厮和我俱是海岛中散仙，他在南海，我在东海，风马牛全不相干。以前从无嫌怨，一样无拘无束，可逍遥自在，度那清闲岁月。他偏于心不足，想为群仙盟主，创立宗派。三十年前，忽然发帖，遍邀天下散仙往南海赴会。席终说明居心，隐然要执众仙牛耳。彼时那真有道行本领的，接着他的请柬，全都付之一笑，没有理他。所去的人，不是道行浅薄，想借此攀附，以便日后有相须之处外，便是像我这样因闻他那里景物奇丽，惯产圣药，一则观光，二则到底看看他有什惊人法力。他在席上将话说完，有那道力较高的人虽然不服，还未张口，我不合首先发难，要当筵和他斗一斗法。彼时他阴火刚刚采集到手，尚未炼成法宝，吃我和一位姓姜的道友用法宝飞剑，将他夫妻二人一齐打败，因此结下仇怨。”

“他在南海杜门十载，将阴火用千年鲟鳇鱼肚炼成一个袋子，又在海底得了一部邪书，学成了不少妖法，到处找我寻仇。有一次他在黄妙城外寻着我，我已吃了大亏，险些丧命。多蒙东海钓鳌矶神僧苦行头陀走过，因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将我救走。他气仍不出，非将我置诸死地不可。我万般无奈，才展转设法向鸠盘婆求救，她传了我这破阴火的法术。我明知鸠盘婆也因这种三星美人蚶的内丹是破她阴火的一个硬敌，想借我为名，用恶毒之法，将这些东西灭种，但是为了报仇和自身利害，也不能不允，那三星美人蚶巢穴就在他所居的近处，他虽知道美人蚶内丹是玄阴水母精华，可以灭他阴火，但这千年美人蚶为数甚多，又极通灵，一则没法除去，二则这东西镇年潜伏海眼之中，与人无争，也不会和他为难，所以平时没有在意。如一旦知道我要来此采集，决不甘休。”

万一到时鸠盘婆所传法术为他所破，岂不自送虎口？为此迟疑多年，静等良机到来，再行下手。这日鸠盘婆忽派一个女弟子传话，说那厮新近受了铁伞道人门徒蛊惑，前去侵犯几个海底潜修的散仙，打算强夺人的珠宫贝阙。交手时弄巧成拙，受了人家重伤，有好些日将息，催我急速下手。想不到眼看功成，却遭毒手。”

“我那仇家名唤甄海。其父乃是南宋末年一个福建的舟子，载客人飘洋

浮海，遇风浪将舟卷向南海一座岛上。那里天生各种灵药甚多，无有食粮，便以岛中草果为食。有一天，无心中吃了一枝迷阳毒草，原是极热之药，为采补中的圣品。被他误服下去，立时欲火烧身，忍受不住。仗着食了三年草果，内中不少灵药，体健身轻，力大无穷，因为无从发泄，便在海水中泅泳解热。遇见一只母海豹，被他擒住。这舟子一沾生物肉体，越发欲火如狂，当下将那海豹擒上岸来，交合了二日三夜。虽然泄了欲火，人已从此瘫倒，不能行动。那海豹居然还有良心，每日给衔些小鱼虾给他挨命。同时海豹已有了孕，到第九年上，生下一子，海豹随即死去。舟子因此子是海豹所生，取名甄海。此子幼禀异质，不但生而能言，而且出没波涛，行动如飞。由舟子教导，埋了他母亲，照样去采鱼虾草果与乃父度命。又挨过了十余年，舟子方才老死。甄海在南海流荡，忽然遇见异人，爱他质地，传了他许多道法，才有今日。”

正说之间，三凤便接口，将日前来犯紫云宫的道童模样和所骑的怪鱼说出，问和尚可是此人？和尚答道：“正是那厮。不知三位怎生认得？”三凤又将前事说了。和尚狂喜道：“照此说来，我们同仇敌忾，更是一家人了。难怪连日我在此行法，并无丝毫动静。鸠盘婆明明尽知此事，仍想借我之手，将三星美人蚺除去，好减却异日的对头，害得我差点没被神雷震死，用心也太机巧了。那厮归藏袋已破，同党已死，别的我都能制他。诸位既还不知道他的姓名，想必恐他卷土重来，故想知他的来历踪迹。何不伴我三日，等我复原后，同去他的巢穴将他除了，以免后患，岂不两全其美？”

三凤闻言，首先称善。金须奴见这和和尚貌相虽恶，还不似藏有奸诈。打算趁这三日闲暇，分一人回转紫云宫与初凤送信，就便看看妖童甄海日内可曾二次来犯。再将初凤邀来，同去报仇。和尚却力说妖童自受重伤，尚未痊愈，必俟伤愈，另约能人报仇，此时决不会有所妄动。自己所畏者，只有归藏袋，如今此袋既失，他已不是自己对手，只要三人伴他过了三日，一到便可将他除去，无须再约他人相助。金须奴终是持重，起初还当他受了震伤，不能起飞，故此需人相助；后来又说他法宝法力仍在，甄海归藏袋已失，既是毫无足畏，何以又非三人伴守三日？似乎先言后语有些矛盾。当时也不给他破，只说：“初凤是全宫之长，既然得知妖童踪迹，便须禀命而行，不容不回宫请命。”和尚闻言，方才默然不语。

金须奴又问了他法号，才知这和和尚便是东海孽龙岛长风洞的虎头禅师。在未入紫云宫跟从初凤姊妹时，听人说过，他原是异派中一个有名的散仙，生而秃头，所以着了僧装，并非佛门弟子。虽不似别的旁门专作恶事，手段却也狠辣。因所居与苦行头陀相近，不知因甚事做得过了一些，被苦行头陀制伏过一回。适才听他说起与甄海狭路相逢，险遭毒手，还多亏了苦行头陀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大约业已改行归善。知道了根柢，略觉放心，暗和二凤使了个眼色，嘱她留意。便即起身告辞，往紫云宫飞去。

到了一看，宫外封锁甚严，到了牌坊下面，便难再进。幸而冬秀隐身宫门人口，见他独自飞回来，以为出了乱子，忙着出接，才得走进。一问初凤、慧珠二人何在，说是因为前车之鉴，正在黄晶殿中同炼天书副册中所载的一种极厉害的魔焰，要三日后方得完成。当日恰是第二日，法未炼成，不能出殿。如今全殿封闭，谁也不能进见。初风行法之时，曾留有话，算计金须奴等三人见了嵩山二友，往返也得一二日工夫。回来如有动作，不过也只隔一日。多一件法宝御敌，毕竟强些。应用之物，早经采集，起初初凤因这

种魔法狠毒，没有急需，不愿炼它。自从吃了阴火大亏，恨那妖童入骨，特地炼来报仇。如三人回宫，可少候一日等语。金须奴原想一到便拉了初凤同走，不想这般不凑巧，偏在这时正炼魔法，须要候上几日。好在虎头禅师原约三日之后，也不忙在一时，便在宫中暂候，等初凤魔法炼成，再定夺行止。谁知初凤行法时，差一点功候，几乎白费心力，又迟了大半天，直到第三日子正过去，才将法术炼成，开殿出来。金须奴忙即上前相见，说了经过。初凤自是心喜，因时间大促，不能再延，略谈几句，便留下慧珠、冬秀二人看守门户，从宫门牌坊前起，直达海面，都用法术层层封锁。兴冲冲同了金须奴起身前往。

到了那座荒岛一看，虎头禅师和二凤、三凤三人都已不知去向。金须奴回宫时，虎头禅师又未说明甄海所居之处。而且违约先走，其中难免不有差错，不由大吃一惊。二人一商量，甄海巢穴既相隔那荒岛不远，除了在附近海中搜寻外，别无法想。仗着二人都是惯于水行，踏波涛如履康庄，那一带的岛屿又不多，尚易寻找。二人在海中行未多时，忽见前面有一座大岛。近前一看，满岛都是瑶草琪花，珍禽异兽，景物幽秀，形势雄奇，颇似仙灵窟宅。因水上没查见什么异状，猜是到了地头，忙即飞身上去。那岛地面不大，方圆不过百里，高处望去，仿佛一目了然。二人分途搜寻，不消顷刻，便走完了一半，一点朕兆俱无。初凤暗忖：“二凤等如果来此，必与妖童对敌，绝不会没有一点踪迹。就说地方不对，这里花草有好些都经过人工布置，怎地没个人影？”正在焦急，忽见金须奴在左侧面山麓之下用手连招。忙着飞过去时，金须奴已不等她到，径往山下面的一个大湖之中钻去。

飞近一看，那湖位置正当岛的尽头，三面俱有山峰围绕，宽有十里，深约百丈，清可见底。水中养着许多海豹，正围着几道光华张牙舞爪，欲前又却，已有几个尸横湖底。

初凤一见那光华，业已认出是自己人，无暇多观，正待飞身而下，金须奴已将那两道光华带起，飞上岸来。放在地上一看，正是二凤和三凤两个，被许多形如长带、又白又腻的东西捆了个结实，连试了许多法宝飞剑，俱斩不断。初凤看出那东西是纯阴之质，恐湖中敌人尚在，不便迎敌，只得夹了二人，驾遁光先回紫云宫。与慧珠、金须奴三人围定二女，运用玄功，施展三昧真火，连炼了三日，才将那东西烧断。所幸二女神志尚清，服了点丹药，便即还原，言动自如。一问原因，才知又是三凤招惹出来的祸事。

原来金须奴走后，三凤便不住向虎头禅师探听甄海虚实，除归藏袋外，还有什么宝物。虎头禅师本无机心，便照直说，甄海曾得异人传授，所炼法宝俱无足奇，自己此番前去，一则为了报仇除害，主要还有别的原因，暂时不能明说。三凤知他必还觊觎甄海的法宝，便和二凤以目示意。想是被虎头禅师看出，恰巧金须奴和初凤又去迟了一步。

虎头禅师在第三日之前，人便复原，他起初不愿人多，既要别人相助，又恐到时反脸，和他要那朝夕梦想欲得的一部道书。一见三凤神色有异，急中生智，故意装作入定，忽然失惊，说甄海即将离海他往，去请能人，时机一失，不但制服不了，日后彼此俱有大祸。自己只得冒险前往，与甄海拼一死活，请二女在荒岛上等到金须奴约了初凤回来，再行同去接应。二凤因守金须奴之戒，还在将信将疑，力持等金须奴到来，再行同去；否则便请他说了地方，随后与他接应。三凤却是利令智昏，明知其中有诈，偏猜他只须守过三日，便无用人之处，想一人前去独吞，再三力说：“既是妖童将要他去，

你一人势单。彼此都为报仇，无须再候大姊。”非一同前往不可。虎头禅师装作无可奈何，才行应允。二女也未看出。二凤知三凤性拗，拦她不住，又恐三凤有失，只得同往。因虎头禅师说，如能三人同去，手到成功，连催起身，什么都未顾及。

一到海岛上，果是日前妖童出来应战，二女更是深信不疑。谁知刚和敌人交手，虎头禅师忽然隐去。甄海已是觉察，狂吼一声：“大胆妖僧、贱婢，竟敢用诱敌之策，前来盗我仙书！”说罢，也不再和二女交战，径直飞入湖中。二女当然紧追下去。三凤听出虎头禅师果有私心，那仙书必是异宝，越发动了贪心。及至追落湖中一看，虎头禅师已将湖水劈开，左手拿着一个玉匣，另一手放出一道乌光，正和一个女子对敌。那女子已受重伤，兀自不退，见甄海飞落，只喊得一声：“良兑带书走了。我受了这贼秃重伤，且去那边等你。切莫恋战，改日再报大仇吧！”说完，一道白烟冒过，便即不见。虎头禅师还想追赶，甄海已红着双眼杀上前去，将他拦住。三凤见虎头禅师手中拿着一个玉匣，也不知他那部道书到手也未。因为还在争斗，便恨不能早些将敌人杀死，好问个明白。偏那甄海虽在紫云宫受伤惨败，失了重宝，依然还有全身本领，玄功奥妙，幻化无穷，不似上次轻敌，一时半时不易取胜。同时又因这里是他的巢穴根本重地，不舍丢失，只管拼命相持，并无退避之意。

斗到后来，甄海忽从身畔取出一个透明晶球，一脱手，便连人化成一团黄光，直往三人头上飞来。二凤、三凤的法宝飞剑竟失功效，只能围在黄光之外乱转，不能抵御。

说时迟，那时快，黄光业已罩临头上。那虎头禅师一味敷衍应敌，原为诓他这粒身外元丹。一见诱敌计成，心中大喜，忙将长袖一抬，飞出千百道细如游丝的紫光，朝那团黄光射去。二凤、三凤见黄光临头，方觉一阵心慌神迷，那紫光业已射入黄光之中，只听滋滋连声，黄光立即缩小，只如碗大。接着又听一声怪啸，一道青光直往那座宫内飞去。

虎头禅师早已防到，手一抬，先将那团下落的黄光收去，也化作一道青光，从后追赶，转眼同入宫内。等到二凤、三凤心神稍定，想追时，那座宫门业已紧闭，将二女关在外面，不得入内。恼得三凤兴起，连忙指挥空中法宝飞剑上前攻打。那座宫殿也不知何物制成，异常坚固，二女飞剑法宝攻上前去，眼看光华飞绕中，黄沙如雨，只管破碎，却是不易即时攻破。

待了一会，宫门自开，虎头禅师笑容满面飞身出来。二凤便问妖人何往？虎头禅师道：“仇敌已诛，大功告成，全仗二位道友相助。异日有缘，再图重报吧。”说罢，便要走去。三凤本惦着那部道书，此时又见他胸前袈裟鼓起，猜是又得了什么宝物，便没好气拦道：“禅师且慢！适才我见你得了个玉匣，想是那部道书，可容借我一观么？”虎头禅师早已看出三凤心怀不善，只因人家相助一场，如无二女，怎能分身入宫盗宝？不愿恩将仇报，打算就此别去。见三凤不知进退，满脸俱是怒容，料知善说无效，再加适才见二女法宝也颇厉害。念头一转，猛生巧计，便对三凤道：“道友要观此书，这有何难？”说罢，一面装着取书，一面暗中行法。三凤眼巴巴看他将玉匣取出，正要上前，猛见虎头禅师把手一扬，数十道光华劈面飞来。二女方知不妙，想用飞剑抵御时，身子一紧，便被那数十道光华将身缠住，倒于就地。耳听虎头禅师道：“道友存心不良，我不能不先发制人。早晚你那同伴必会寻来救你，且在这里安卧一时吧。”说完，便将身遁去。甄海因是海豹所生，

原养着许多海豹，宫门一开，便即纷纷拥了出来，看见生人，如何肯舍。还仗二女飞剑没有收起，虽然身子被绑，不能言动，神志尚清，一心还想用飞剑断绑脱险。那些不知死活的海豹，上去一个死一个，余下的不敢上前，只在左近咆哮。直到初凤、金须奴到来，才将二女救回宫去。

那逃走的女子，正是甄海的妻子鬼女萧琇，本领虽不如甄海，却极知进退。起初甄海去犯紫云宫，曾经再三拦阻，说自己在南海修炼，岛宫水阙，仙景无边，大家同是修道的人，何苦贪心不足，侵害人家，一个弄巧成拙，岂不求荣反辱？甄海受了铁伞道人门徒的蛊惑，执意不从。及至在紫云宫海中惨败，失了重宝回来，萧琇越知不妙，力劝甄海敛迹，闭门不出。甄海哪里肯听。这日见虎头禅师带了二女前来叫阵，仇人寻到，分外眼红，立时出去迎战。萧琇本有机心，算计仇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夫妇除这座水阙外，附近岛上本还有一座洞府。甄海一出去，忙将那部道书从玉匣中取出，交与两个幼子带往别洞，以免事败，为仇人所夺。刚打发走了二子，正要准备出宫助战，虎头禅师已抽空潜入宫中，盗了那玉匣便走。萧琇将那玉匣留在宫内，本为诱敌，使来人心愿既达，容易退去。当时故作不知，直等虎头禅师盗了出宫，才行追去，原想与丈夫会合一处，再行应敌。

谁知虎头禅师心辣手狠，因为以前吃过甄海苦头，这次前来，炼了好几件厉害法宝。

盗书之时，因恐二女只能绊住甄海，未必能是对手，所以急速退出。一见萧琇追来，忙即回身应战。一交手，便用飞钵断了萧琇一只右臂，接着又打了她一菩提钉。萧琇虽受重伤，因上面敌人还有两个，结局不堪设想，心中惦记二子，当时逃遁，又恐引鬼入室，玉石俱焚，只得咬牙忍痛，勉强支持。幸而为时不久，甄海便发觉敌人诡计，舍了二女赶回。萧琇料知甄海性情刚愎，不会就退，自己委实不能再支持下去，便略微告诫了几句，隐身遁去。痴心还想甄海真个抵敌不住，总会知难而退，他又长于玄功变化，逃走不难。回到别洞，略用了一点丹药，忙即忍痛行法，将全洞封锁，准备甄海回时，万一敌人追来，也好抵御。谁知甄海劫数已到，急怒攻心，竟将身外元丹放出去与敌人拼命，身遭惨死，连元神都被虎头禅师用诛魂收魄之法消灭。

萧琇待了一会，伤处毒发，越来越重，连服丹药，终不见效，望着二子垂泪。等了一日，夫妻情重，冒险出视。见了甄海遗体，一恸几绝。只因二子尚幼，终日忍痛，苟延残喘，传授那部道书。只传了一多半，实在痛苦难支，精血业已耗尽，只得自行兵解。

临终以前，再三嘱咐二子将道学成以后，务必寻了虎头禅师与紫云宫一干男女报仇雪恨。

这二子便是现在被困凝碧崖六合微尘阵内，本书七矮中的南海双童甄民、甄兑。因了这一场因果，三方面结下不解之仇，以致日后七矮大闹紫云宫，金蝉、石生全仗双童相助，巧得天一贞水，才能融化神泥，开辟五府。这且不提。

初凤姊妹回转紫云宫后，又修炼了多年，道法越更惊人，便分别出海云游，积修外功。起初打算建立一点天仙基业，用意原善。谁知众人福命有限，只初凤和金须奴努力，不能挽回运数；加上所学道法又非玄门正宗，三凤、冬秀时常在外惹事，任性胡为，有过无功，金须奴、二凤又早失了元阳和元阴，诸多阻滞。二凤、三凤更记着虎头禅师前仇，屡次前往报复，仇未

报成，反展转结下许多冤家，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险难。初凤为助二妹，无心中也铸了两件大错，这才知道仙业无望，凡事难以强求，于是翻然改计，决心只作一个海底散仙。便告诫众人，从此不准再问外事，专一整顿珠宫贝阙，把一座紫云宫用法力重新改建。又从十洲三岛神仙圣域，移植来了无数的瑶草琪花，收服驯养了许多的珍禽奇兽。在宫前设下魔阵，海面加了封锁，以防仇敌侵入。另由后苑宫门开了一条长逾千里的甬道，由地底直达一座海岛的地面，一层层俱有埋伏，无论仙凡，莫想擅入一步。并将昔日在外面物色来的弟子，一一派了执事，分任炼丹、驯兽、锄花、采药之责。初凤自为全宫之主，更是不在话下。满以为海腹潜修，别有世界，长生不死。

谁知天下事往往微风起于苹末，出人意料，一经种因，终必收果，任你用心机，终是徒劳无功。如照当时的紫云三女闭门不出，全宫深藏海底，布置天罗地网，胜过铁壁铜墙，是谁也侵犯不了她们，偏巧又在闲中生出事来。紫云宫那般戒备森严，众人意犹未尽。这日初凤升座，按察全宫诸仙使的职司，偶想起那条上通地面的甬道，原本多为石土，虽经法术祭炼，无殊玉石，到底尚欠美观。又闻人言，甄海二子甄民、甄兑立志给他父亲报仇，从一位散仙门下学了地行神法，透石穿沙，如鱼行水。虽说这两人只说要找虎头禅师寻仇，追原祸始，难免不来侵犯。纵不足畏，这般坚固的甬道被人侵入，也是笑话。见近宫一带海底所产的珊瑚、铁晶、彩贝之类甚多，打算采集了来，用法术炼成一种神沙，将那条甬道重新筑过。那甬道长逾千里，纵是玄门奥妙，筑起来也颇费心力。算计宫中执事人等虽然不少，异日甬道筑成，各层埋伏，均须派人主持，恐到时不敷使用，便命金须奴夫妇、三凤、慧珠、冬秀五人，分头出海去，各自物色一个有根器的少年男女，度进宫来备用。五人领命之后，初凤便率了宫中诸仙使，尽量采集应用之物，建下五行炉鼎，等五人一回，便即开始祭炼。

不消三月工夫，二凤、慧珠、冬秀每人俱寻了一个有根器的男女，回宫复命。只金须奴和三凤因为选择太苛，并无所获。恰巧这日二人在云贵交界的深山中无心相遇，彼此一谈经过，才知打的是一个主意。因未出家而有根器的少年男女寻觅不到，想到名山胜境中寻一个曾经学道未成之士，收伏了回去。正在互商如何进行，忽见一道光华拥着一个少女，慢腾腾从前面峰侧飞过，似要往上升起。二人一见，知是业已成道的元神，如能收了回去，胜似常人十倍。见她飞升迟缓，看出是脱体未久，所以觉着费力。只要飞行些时，不遇见外人侵害，一经挣扎，生出云层，便凭虚上升，直入灵空天界，完成正果。二人存身之处，本已甚高，这光华中的女子更高离地面，不下千丈，再升千余丈，便无法能制。这类事如被正派中仙人遇着，不但不去害她，反要飞身上去将护，助她脱险上升。三凤为人任性，自私之心太重，哪管对方多少年辛苦修持，好容易脱体飞升，完成正果。一见时机瞬息，也不和金须奴商量，手一扬，剑光先飞出手去，打算逼迫那光中少女降下。那少女见有人为难，知道是命中魔头，益发奋力上升。三凤见飞剑飞近少女面前，为护身灵光所阻，无所施为，眼看少女又飞高了数十百丈，知此女道力不浅，稍纵即逝。眉头一皱，顿生恶念，口喊一声：“那女子还不投降，休想逃走！”接着便将所炼魔砂取出，朝少女打去。

这魔砂乃近年三凤在外云游时，瞒了初凤，也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得炼成，与初凤昔日为报甄海之仇所炼大不相同。除善于污毁敌人的飞剑法宝外，差一点的仙人被它沾上，重则神迷昏倒，任人处置；轻者也要打落多少

的道行。那少女平时法力虽然高强，这时一个甫行脱体飞升的婴儿，如何禁受得住。还算那少女见闻广博，知道魔砂厉害无比，一被打中，不但一样身落人手，异日再想飞升，又须借体还原，再行转劫，受诸多灾劫，把这多年石中苦修付于流水，岂非更加不值？明知敌人逼迫归顺，不怀好意，无奈已万分紧迫，再不当机立断，所受更惨。莫如拼着再受数十年辛苦，把所炼护身灵光毁去，以免损及元婴。想到这里，三凤见不妙，眼含痛泪，把心一横，运用玄功的魔砂已经变成万千团黄云红焰，风卷而来。少女把这护身光华化成一道经天彩虹，迎上前去，将来的云焰拦住，口里连喊：“道友高抬贵手，容我下来相见。”说时，那护身灵光一经脱体，少女的身便不似先前游行自在，飘飘荡荡，御风降落下来。

三凤见魔砂飞上前去，竟被一道长虹拦住，正暗谅少女仅是一个甫行脱体的婴儿，竟有这般神奇的道力。偶闻少女已在答话，离开光华，自行降落，才知她是恐怕毒砂伤了元婴，已有降服之意，不由动了恻隐之心，连忙飞身上去，将她捧住。那少女降至中途，回望空中彩虹为魔所污，业已逐渐减退，即使敌人应允放行，已不能即时飞升，心里一阵惨痛气愤，业已急晕过去。金须奴见三凤行为如此可恶，委实看不过去。知道这种初脱体的元婴，一任她平日道力多高，此时也是至为脆嫩，什么灾害都禁受不起。恐不知怎样调护，再伤了她，先取出一粒玉柱中所藏的灵丹与少女塞入口中，然后轻轻唤道：“道友莫要惊恐，我等并非异派中的恶人，要借道友的元神去炼什么恶毒法宝。乃是宫中需用几位根骨深厚的男女，相助办一件事。我同这位三公主奉命物色，因唤道友降落不听，一时情急，使用神砂，原想逼着道友降落，并无恶意。道友胆小，丧了护身灵光，如今再想上升仙阙，已不可能。不如随我等回转紫云宫海底，同享散仙奇福。宫中有固元灵胶，道友无须借体，便可复原。只须暂助我们些时，不过迟却数十年飞升。

异日遇见机缘，道友仍可成就仙业，岂不是好？”

少女闻言，猛想起：“昔年师祖曾说，自己福薄缘铿，虽仗性行坚洁，向道虔诚，可以人定胜天，但仍有两次重大灾劫。经过之后，还要多立外功，始能飞升。后来冤遭无辜，在石壁中幽闭多年，一意苦修，侥幸修就元丹，脱体飞升。当是因祸得福，谁知仍会遇见这种天外飞来横祸。可见事有前定，无法避免。”想到这里，心略一宽，睁开双目一看，自己被一个女子托住，旁边还立着一个仙风道骨的美少年，正在殷殷劝慰。

这一男一女虽是一路，那男的却是一脸正气，而不似那女子一望而知是左道旁门中人。

身落人手，只好听其自然，一切委之命数。便答道：“这也是我仙缘浅薄，命中该有这一场劫难。此番随了二位道友回宫，只要在修道人本分以内，为奴为仆，俱所甘愿。不过事要约定：此劫不过五十年，日后机缘到时，须由我自由，不得强留。如今我护身灵光已失，原来躯壳又毁，本打算借体还原，未必能寻着好的庐舍。适才道友所说的固元灵胶，也须赐我一用。否则既遭罗网，只好任凭二位，宁可形神消散，也不能奉命了。”

三凤见这少女元婴长才三尺，光彩照人，说话不亢不卑，委婉尽致，不禁心折。暗忖：“五十年期限虽短，只要她肯相随回去，有宫中那般的景物享受，还怕羁魔她不住？况且她本身躯壳已失，又不愿借人形体，虽有固形灵药，难道除元神之外，又炼成第二元神不成？乐得卖个慷慨，应允了她。”便答道：“我一时莽撞，误发神砂，坏了你的灵光，歉悔无及。我那紫云宫

深藏海底，在三十六洞天以外，自由自在，享受无穷，珠宫贝阙，仙景非常。既愿相随同归，足见明识大体。至于五十年后，任你自去之说，虽非我等所愿，有了这五十年工夫，宫中新收诸人的道法想已炼成，留固可喜，去亦无妨。

适才只说你旧日庐舍还在，既已失去，想已火解。宫中不但固元灵胶甚多，还有天一贞水和各种灵药异宝，此去定然有益，只管放心便了。”那小女闻言，含愁谢了，仍不下地，就在三凤怀里，略问了问宫中主人姓名、来历和修道派别，知与别的左道旁门不同，益发放心，当下改了称谓。三凤所求既得，又比众人不同，好不心喜，也不管金须奴怎样，略为话别，便独自带了这少女往紫云宫飞去。

第一五三回

顶礼拜蛮僧 晶球示兆逢魔女 寻仇追野猱 荒崖肆虐遇仙娥

金须奴原想寻一深山洞壑中修道未成之士，收回宫去，彼此有益。谁知三凤如此狠毒，阻人升仙，为恶太甚。类此孽因，异日必无善果。大错已铸，无法挽救。三凤走后，坐在路旁树根上，望空咄咄，好生慨叹。因那峰峦灵秀，景物雄奇，不舍离去，便多盘桓了数日，就便物色所求。

这日黄昏以后，正在闲眺，忽见天空飞过一片宝光，恰似群星飞逝，洒了一天银雨。

看出是隐居深山异人所用的剑光，想会他一会，忙飞身追去。那银光似有觉察，电闪飙驰一般，直向一座高崖下投去，转眼不见。到了一看，乃是一座参天石壁，平整整四无空隙，苔痕如绣，藤蔓如盘，哪有迹兆可寻。寻到第二日早晨，正在无聊，忽又听遥天天际破空之声。举目一看，一道银光，直往前面飞落，现出一个俊美道童，一见面便问金须奴在此则甚？金须奴因他所用剑光也是银色，以为与昨晚所见是一个人，也忘了问这道童来历，竟先把昨晚发现银光，追踪到此不见之事说了，问是否道童本人。道童闻言，呆了一呆，转问金须奴跟踪之意。金须奴因见道童一身仙气，正而不邪，心爱非常，把那日同了三凤来此寻人，只见一个甫成道的女婴，现已被三凤妄用魔砂，收回宫去，自己因使命未完，尚在寻找等语，通盘说出。道童人甚机警，闻言心里又惊又急，脸上却未显出，反笑向金须奴说：“在下正是昨晚驾光出游之人，所居并不在这崖下，只为寻找一件药草未得，随即起身，从崖下深谷中绕飞回去，所以未有相遇。既承青睐，可入选否？”金须奴见这道童看上去年纪虽轻，人甚老练，飞剑已有根底，绝非初学之士，如能网罗回去，岂不比那女婴又要强些？只为他穿着道童装束，必有师长，不便出口。

难得他一些唇舌不费，自愿前往，正合心意。只是事大容易，引了生人入门，不能不加慎重，便盘问道童的来历和师长的姓名。这道童原有深心，随机应变，造了一套言语。

假说姓韦名容，师父原是一位散仙，自己因犯小过，为师逐出。自念学道未成，稍一不慎，误入歧途。终年遍游名山大川，一为访师，二为择地

隐修。难得有这种海阙仙景，旷世奇缘，故此降心相从，敬求引度等语。词色诚挚，极其自然。金须奴那般精细谨慎的人，竟为所动，信以为真。暗付：“即使万一有点什么，自己也还制伏得他。”便满口应允，度他入门。道童大喜，立时拜倒在地。又略问了问宫中应守规则，以及众人称谓。便由金须奴率领，回转紫云宫去。

那三凤用强逼迫收去的女婴，便是当年兔儿崖玄霜洞陆敏之女陆蓉波。自从感石怀孕，陆敏疑她与人有私，险遭惨死。多亏极乐真人预示仙机，赐了一道灵符，叱开石壁，逃了进去。在壁中生下石生。先后辛苦潜修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将婴儿修炼成形，破石飞出，准备上升灵空天界，完成正果。谁知孽因注定，仍难避免，竟会遇上三凤这个魔头，破了护身灵光，迟去数十年飞升。直至日后母子重逢，助石生、金蝉二人脱难，盗去天一贞水，巧破朱砂神路，逃归峨眉门下，紫云三女与峨眉结下怨仇，峨眉五府开辟，群仙盛会，两仪微尘阵放出南海双童，金蝉、石生、甄民、甄兑等暗入紫云宫，双剑斩双凤，夺回蓉波元命牌，石生为母独炼灵丹，才得完成正果。此是后话不提。

那初凤见三凤、金须奴一个收了一个已成道的元婴，一个引进一个有法力的仙童，先后回来，问起经过。因三凤这种行为最干天忌，虽然埋怨了几句，心中未尝不喜。因这五人都是新收，须要经过教练。尤其是后收这一个女婴，出自强迫，不是人家心愿，又坏了人家道基，不能不加防范。错已铸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表面上仍好好的，用言安慰，给她服了固元胶和金庭玉柱中留藏灵药；暗中却用魔法立了一面元命牌，把蓉波的真神禁制，如有异图，无论逃到何方，俱有感应。又将其余四人一一分别考查，命他们随众朝参，传授道法。

先收三人，乃是二男一女。一名吴藩，乃福州旧家独生子弟，幼喜方术小筮之学，年才十五，便被异派中恶人引诱，入了魔道，专以采补为事。这年他师父前往云贵采药，一去不归。闻得鼓山来了一个蛮僧，法术高强，便去领教拜门，那蛮僧人却正直，长于晶球视影，一见吴藩，说他资质本来不差，只缘自幼误入歧途，淫过太重，恐难得收善果。吴藩心还不服。蛮僧又拿出晶球，行法透视，说吴藩的师父申驾，因在南疆采炼房中淫药，为峨眉门下醉道人飞剑所斩。他本人因为倚仗邪法行淫，坏了好些小女童贞，也在三年之内必遭雷击。吴藩听他说起自己经过，宛如目睹。起初申警原说过，醉道人是他生死对头，已经遇险三次。这次出门，过期多久不归，便已疑遭不测。再听蛮僧一说，不由不信。他人甚聪明，师父已死，失了靠山，平素积仇又多，纵不遇雷劫，也难自保。见那蛮僧声如洪钟，容貌奇古，两个眸子寒光炯炯，射出二三尺远，知是异人，再三跪求收录。那蛮僧却力说与他无缘，不能收纳。因怜念他尚有悔道之念，二次用晶球行法视影，命他冥心静观。转眼工夫，相次不见，只有穿云裳霞裙的美女御空飞翔，脚底下的海却变作许多城镇山林，一幕一幕转换。后来飞向一座濒海的山头，看去甚是眼熟，好似以前常游之所。正待往下看去，球上又是一片白雾过去，人物都没了影子，依旧还原，空明无物。蛮僧道：“你想避过雷劫，再享数十年仙福，快去寻那女子，求她携带，便可如愿。”说罢，瞑目入定，再也不见答理。

吴藩无奈，只得拜辞出来。细想那座山头，分明是二年前和申驾到台湾去采海獭肾，来炼淫药的地方，他原也会许多邪术，便借遁法前去，寻到

那座山头，果然与球中景致一般无二。仔细端详好了女子降落之处，地势极险秘，人却不见，只地下有两个土穴，土中生的草木，仿佛新被人连根拔走。有一穴内，还剩下一些断根残须，断处白浆珠凝，尚未干去。沾了点一闻，清香透鼻，猜是两株药草，被那女子新来拔去，刚走不久，可惜来迟一步，错过机缘。正在悔恨欲绝，忽见草丛里有一物闪闪放光。拨草一看，乃是一根簪子，非金非玉，宝光灿烂，映日生辉。知是那女子遗物，不禁又生希冀。隐身石后，守候了一阵，忽听破空之声由远而近，一道青光自天直下。光敛处，现出一个女子，正是球中所见之人，手中拿着两株灵芝，一到便往穴中寻视。吴藩见那女子美如天仙，心更怦怦跳动，诚恐时机稍纵即逝，忙从石后纵将出来，跪在地下，直喊：“仙姑垂怜，援救弟子！”来的女子，正是冬秀。目前宫中诸人，个个神通广大，只她一人稍弱。自从奉命出宫，云游了数日，俱无所遇。这日行经台湾上空，见下面景物甚美，随意降落，下来游览，无心发现两株灵芝，因是希见仙草，打算拔了送回去，再出来寻人。采头一株时，心忙了些，折断了许多根须。恐泄了灵气，便将头上一股碧瑶簪拔下，掘那第二株，连根拔起，完好无缺。心中一喜，匆匆飞行，那股簪儿却遗落草内。中途想起，返回寻找不见，正在可惜，忽听身后有人走动，纵出一个十六八岁的少年，装束华贵，丰神丽秀，手捧遗簪，跪在地上，苦求收录。冬秀见这少年根骨仿佛不差，加上拾宝不取，在此守候，更见得是个有心人。益发心喜，把他看中。唤起身来，一问经过，彼此俱符所望，一拍即合。吴藩父母双亡，亲族早已鄙弃，一听紫云宫仙景无边，还有许多仙女，早已神飞，顿萌故念。虽然家中还有姬妾财产甚多，哪里值得留恋。这等人原无天良，径直随了冬秀，往紫云宫飞去。

另一个男的，是个幼童，不啻西山中山民之子，姓龙名唤力子。生具畸形，头扁而小，凹鼻上掀，两眉当中多生着一只眼睛，两手六指并生，一般长短。因为相貌古怪，一下地便能言语，父母当他是妖怪，扔在山沟里去喂虎狼。那山中的虎见了，不但不伤他，反拿乳去喂。到了五六岁时，忽然在山中路遇他的父母为群兽所围，这孩子本具灵性，虽只生时一面，却还记得他父母模样，当下打散群兽，救了出来。他父母也还记得他的异相，他又身量不高，一见便认出是自己儿子。因为他不为虎狼所伤，那般勇猛，上下树抄峰峦，疾如飞鸟，又把他当天神降世，便要带回家去抚养。谁知孩子自幼生长荒山，性子极野，家中居不多日，讨厌四外山人礼拜看望的烦嚣，仍逃了出来。可是天性极厚，每隔些日，总要采打些山果送回家去，看望父母一回。留却留他不住，他父母也没奈他何。到第三年上这日，他又回家省亲时，他父母俱都不在。一问邻人，才知他父母出外贩货，为隔山野獠所杀，尸骨无存。他也不哭，强逼那邻人领路，到了隔山，仗着身轻力大，连杀了许多野獠。他父母的仇人为他打死，还不肯走，定要把野獠杀完才罢。野獠人多，后来见上去一个死一个，才害怕逃走。一则没有他跑得快，二则性蠢，逃起来是一窝蜂，不知分散四逃。后来被他追入一个两面峭壁千丈，只有一条窄沟，越发无法逃躲。他跳入人丛中，小手一抓，就是一个。抓到手内，连身跃起，先用五指，往胸间一戳，弄死之后，再随手掷向危崖之上，打得鲜血四溅，脑浆迸裂，尸横地上。

又如法炮制，再去抓第二个。这最后一群百十个野獠，被他打得好似落花流水一般。

第一五四回

珍重故人情 碧海黄泉寻旧侣 深衔前世恨 洪炉宝鼎炼神沙

龙力子正在杀得起劲，恰值慧珠从空中路过，见下面一条窄山沟里，许多人在拥挤践踏，内中一个怪眉怪眼的小孩，看年纪不过六七岁，不时飞入人丛，手一起，便抓了一人，掷向崖壁之上，死于非命。慧珠生性仁慈，暗想：“这孩子小小年纪，怎地这般歹毒？”冼本想惩治他，便将剑光往下一坐，落了下去，抓着那孩子颈皮，飞身而上，到了无人之处降下，问他何故如此狠毒。那孩子见神人把他凌空抓走，直上青曼，已吓得哭了出来。及至落地一看，乃是一个从未见过，浑身华美的仙女，便跪在地下，结结巴巴哭诉报仇经过。慧珠看出他天生异禀，根骨非凡，知是可造之材，便和他说明，带回宫内。

还有一个少女，名唤金萍，原是一个异派中女仙弟子，在相宝山古洞中随师修炼。

这日因师父出外云游，一去不归，正在崖前闲眺，遇见二凤，把她收伏回来。

这五个少年男女，虽然本领不齐，个个资禀特异，只须略加教练，便可使用。初凤先时只见了一面，认为中选，除蓉波由自己去调养教练外，余人俱命金须奴等一人带了一个，去传授道法，先并不觉有异。等到过了些日，众人复命，所教诸人，已能奉命行事。初凤升殿考询分派职司，才看出金须奴所收的韦容，虽是道童打扮，不但一身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而且道行法术，俱有根底，所学也是玄门一派，已有散仙之分，怎会降格相从，来做旁门散仙的弟子臣仆？难保不有别的用意。再一细问金须奴收他时情形，除了全出本人自愿外，并没有丝毫其他破绽。一则因为神沙采集齐备，急待升火祭炼，需人之际；二则估量韦容纵有异图，也决非宫中诸人对手。所以只是暗中留了一份心，表面上也未显出，仍然照旧分派职司。为求快些，那炼沙的鼎已添成九座，每个俱都大有亩许，按九宫八卦，分立在宫苑后面，通甬道广场之上。使命金须奴看守那座中央主鼎；慧珠、二凤、三凤、冬秀四人分守坎、离、震、兑四门；韦容守西北方乾门，蓉波守西南面坤门，龙力子守东北方艮门；又从原来宫中执事诸人中派出一个名唤许芳的守东南方巽门。还选出一男一女两个，女名赵铁娘，是个石女，自幼出家，隐居深山为尼，与慧珠原本相识，慧珠回宫以后，方才引进。男的名唤黄风。俱是初凤得意心爱的弟子，分任送沙入鼎之役。铁娘在宫中，专任炼丹，此时本来闲着。只把新收下的两个少年男女，去代了许芳和黄风的职司，便即分派停当。初凤领了众人就位之后，又嘱咐一番话，走向九鼎后面的太极主坛之上，命赵铁娘与黄风手持引沙法铲，分侍两旁，然后端坐行法。过有个把时辰，初凤运用玄功，将手朝着二凤所守的高宫位上一扬，离宫鼎内便飞起一团酒杯大小的火星飞舞空中，光焰摇摇，升沉不定。初凤口中念念有词，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将手一指，道一声：“疾！”那团火光便似花炮一般，忽然爆散开来，化成九颗弹丸大小的火光，投向九鼎之内，立时鼎中火焰熊熊，九鼎同时火发。这时初凤口中诵咒越急，又将头发披散，倒立旋转了一阵，倏地回

到位上，瞋目大喝一声，将手一挥。铁娘、黄风早有准备，手持法铲，分朝两旁早经设备的沙库铲了一下，然后朝着九鼎遥遥一送。那库中的沙便似一红一黑两道长虹一般飞起，到了鼎的上面。再经初风行法一指，仍和那火一般，各自分化九股，分注鼎内。赵、黄二人随着持铲连连挥送那阴阳二沙，也只管往炉中注入，若决江河，滔滔不绝。那鼎原是初风采那海底万年精铁，用法术制成，形式奇异，共有三口，一口注火，一口注沙，一口出沙。炼到第七日子时，所有的沙业已炼成合用。初凤早下了法坛，带了预先派定的一千门下弟子，驱遣魔神，将先前甬道毁去，将新沙从出口行法引出，另行筑就。那出口的沙已成了一种光华灿烂的沙浆，从九鼎口中分九股流出，直注甬道之内。这一面随着初凤法术禁制，往前兴筑。

那一面的沙，依旧由刘、黄二人分注入鼎，新旧更替。

只四十九日工夫，这长有千里的甬道，居然筑成。众人个个尽职，毫无差错，初凤等自是欣喜。细察韦容，除对蓉波一人似乎比其他同门稍觉关心外，别的并无差错，渐渐消了疑虑，反倒格外宠信起来。其实那韦容并非真名，所有事迹全是捏造。此来既非投师，也非爱慕海底奇景，贝阙仙景，更不是像初凤所疑的避什厉害仇敌，乃是为了陆蓉波而来。此人便是前文所说陆蓉波感石怀孕以前所交的好友，即南海聚萍岛白石洞散仙凌虚子崔海客的门下弟子紫府金童杨鲤。那年随了师父和师兄虞重，在莽苍山兔儿崖玄霜洞与蓉波订交，感情十分莫逆。盘桓没有多日，便因聚萍岛中出了神鳄，甚是猖獗，崔海客留守的两个门徒连与它相持数日，制它不了，特地分出一人，将他师徒追了回去。

彼时正当和蓉波俱因误啖淫药合欢莲昏迷过去，虽然先后醒转，蓉波业已感石有孕。他师徒走后没有多日，蓉波便遭陆敏疑忌，定要飞剑斩她，以清门户。多亏极乐真人灵符解救，才得逃入石中，保全性命。那快活村主陆敏，也奉师命，前往北海冰解。杨鲤先并不知自己走后，发生许多事故。这一次出游，承蓉波指点玄门奥旨。回岛以后，师徒合力，斩了神鳄。又参以师父所传心法，日夕勤苦用功，他的资禀原好，不消多年，道行大为精进。这年崔海客考验众门人道法，看出他所学有异，一问原因，才知是出于蓉波指点，笑对杨鲤道：“你陆师妹所学，乃是她师祖极乐真人李静虚的传授。你虽只得了一些皮毛，已是得益不少。不过玄门正宗，内外功行并重，不比我们岛屿散仙，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你资质本在众门人之上，既然遇此机缘，或者天仙有望，也说不定。

你陆师伯乃极乐真人弟子，所学必定渊深。莫如日内径拿我的书信，前往兔儿崖玄霜洞求他指引。他昔日见你资质本甚期许，又重我的情面，想必不致吝于传授，岂非比他女儿口头略微指点，胜强十倍？等到得了真传，再去修炼外功，前途何可逆料？”杨鲤本就时常想起蓉波指点和相待之德，此行正是两全其美。

过不多日，便禀明了师父，径往莽苍山飞去。到了一看，古洞云横，峭崖苔合，旧梦前尘，宛然犹在。只是陆敏父女不知去向，寻遍了玄霜洞内外，始终寻不出一丝迹兆。

想起陆蓉波昔时曾对自己说过，陆敏最爱莽苍山景物清奇，除非数百年以后功行圆满，成道飞升，决不会迁居别处。还叫自己时常前去盘桓。如果出外云游，也定以信香相报，以免徒劳跋涉。如有机缘，还要到聚萍岛一游。因此还以为他父女定是出外云游，终须归来。及至细一寻思，陆敏已有

半仙之分，纵然出外云游，自己的洞府岂有置之不理，丝毫未用法术封锁，一任它污积尘封之理，断定不是迁居，便是出了别的故事。只得惘然回转海岛，和师父说知。崔海客一听，便知有异。再一细问洞中情况，越知不妙。暗忖：“陆敏与自己虽是新交，极为投契。何况他又说玄霜洞隐居，虽是心爱那里景物，主要还是为了奉有师命，怎会随便迁居？目前各异派甚是势盛，莫非有人与他为难，朋友义重，不知便罢，既已看出有疑，好歹也须查出他的下落才罢。”又加上杨鲤再三怂恿，便用小衍神数，测地参天，因物测象，潜心运神，默察来往。经过三日研究搜讨，方始洞彻前因。便把蓉波误服淫药，在灵石上酣卧，感而有孕，陆敏不察，以为她和杨鲤有了私情，定要置之死地，多亏极乐真人预赐灵符，蓉波方得逃入石壁之中活命。同时陆敏也奉了极乐真人遗柬，往北海冰解成道，并知女儿实是冤枉，悔已无及。陆敏去后，蓉波便在石中参修，现已生下一子，还有十数年，方能炼成婴儿，脱体飞升等语，对杨鲤说了一遍。杨鲤闻言，想起蓉波相待之厚，是自己误采毒草，才害她受此苦楚，越想越觉对她不住。又听崔海客说，蓉波如今出来，险难甚多，极乐真人命她石中虔修，也为避祸，壁上封锁，功用神奇，不到时候，纵是天上神仙，也无法打破。此时前往助她脱身，反是无益有损。思来想去，除了等她到日自开外，决难相见，只得仍在岛中苦修，静等石开之日前往。

驹光易逝，不觉十有余年。屈指一算时日，已离蓉波飞升之期不远。满拟前往见上一面，就便帮助她飞升，以报当日之德。当下禀明师父，直往莽苍山兔儿崖飞去。行至中途，忽然看见下面山谷中法宝剑光飞舞，有本门中人在内。仔细一看，竟是师兄虞重，和一个师父当年的仇敌拼死相持，义无袖手之理。何况距离莽苍只有一半途程，几个时辰之内便可到达。蓉波破壁飞升，还有两日工夫，迟一点也不至于误事。便飞身落下相助。谁知那仇敌甚是厉害，一连厮拼了好几天，虞、杨二人虽未受着伤害，人已被妖法困住。杨鲤斗得神疲力倦，只是脱身不得。正在危急之间，忽然一个大霹雳，带着一片金光，自天直下，将敌人惊走，现出一个仪容美秀的绛衣少年。一见面，对杨鲤道：“二十余年前我受极乐真人之托，来此助你一臂。陆蓉波与你，还有一段尘缘未了，现有柬帖两封：第一封即时避人，可以开看；另一封外面标明时日，到日自有灵验。务须照柬行事，不可大意。”说罢，也未容虞、杨二人答话相谢，一片金光，夹着轰隆隆之声飞起，转眼没入云层之中，不知去向。

杨鲤送走虞重，打开一看，才知自己此番途中耽搁，业已过了蓉波飞升之期，蓉波现为魔宫中人劫走。又说此去兔儿崖，如遇一姓金少年，只须设词随他同去，便可相见，日后相机助她脱离魔窟等语。杨鲤看完，好生焦急。暗忖：“又是自己来迟，害她遭难。

既有仙示，好歹上天入地，也须寻去相助。”恐又错过机会，连忙赶往兔儿崖。恰巧遇着金须奴，仗着胸有成竹，居然用一套言语将金须奴哄信，引他入宫。其实金须奴先见银光，乃是石生驾剑光出游，见有生人追来，早已躲向旁处，并非杨鲤。偏巧杨鲤剑光与石生的虽有上下之分，颜色却大略相似。金须奴一时疏忽，将杨鲤引进，以致日后私放石生，倒反紫云宫，闹出许多事变。这且不提。

杨鲤因是为了蓉波而来，特地改名韦容，隐起真姓名，以免人家搜探根底。到了宫中不久，果然见着蓉波，不禁悲喜交集。只苦初去不久，一切

谨慎，不能速然说话罢了。

蓉波他乡遇故，又是当年良友，虽然有些惊异，并不知是为了她而来，还以为凌虚子原是散仙，所学介乎邪正之间，杨鲤是他门下弟子，自然容易与宫中诸人接近，投入门下，原在意中。因为初受切身之痛，反而有些鄙薄。见杨鲤未先朝她招呼，也就置之不理。

及至炼沙时节，分派众人执事，一听初凤把他唤作韦容，心想：“当年曾与杨鲤在莽苍山兔儿崖盘桓多日，相貌声音，宛然如昨，凭自己目力，万万不会误认，怎么好端端地改了名姓？”正在寻思，忽听金须奴对初凤说：“这新来诸人，只有韦容等三人可胜重任。”知道杨鲤也是新来不久，再一想到他改的姓名，竟有一字与自己之名声音相同，好似含有深意，这才恍然大悟，“韦容”乃“为蓉”之意，不禁偷偷看了杨鲤一眼。偏巧杨鲤觑着众人在殿上分派问答，朝她偷看，彼此都机警异常，略微以目示意，便都明白，当时就装作陌生人模样。直到初凤炼完神沙，筑成甬道之路，吩咐全宫中人与新来五人互相见礼，又过了些时，故作日久互熟，闲来常共盘桓，才抽空彼此说了经过。二人共了患难，交情自然更深一层。蓉波连用宫中贞水、灵药，身体早已坚凝，只是形体比起常人要小得多。日子一久，知道元神受了魔法禁制，难以脱身，先时甚为忧急。后来细察宫中诸人，在上几个虽是法力高强，一个胜似一个，但俱都入了魔道，决非仙家本色。初凤，慧珠人较正直，可惜入了旁门，纵有海底密宫藏身，未必灾劫到来便能避免。只金须奴未习那天魔秘笈，没有邪气而已。下面更是除龙力子一人还可造就外，余人不是迷途难返，便是根浅福薄，俱非成器之流。有时潜神反视，默察未来，竟觉出祸变之来，如在眉睫。加以宫中如三凤、冬秀等人，虽因初凤也看出不久必有事变，禁止出宫，但自从神沙甬道筑成以后，益发骄恣狂傲，料定她们运数不能长久。可是自己元神暗受禁制，如不事先设法盗出，一旦出了乱子，纵未必玉石俱焚，于自己二次飞升终是阻碍。几次避人和杨鲤商议，打算预为布置，时机一到，便下手先将元命牌盗走。无奈初凤行法术之所，有极厉害的魔法层层封锁，漫说外人无法擅入一步，便是二凤姊妹不曾奉命，一样不许妄自行近。也不知晓元命牌是否就藏在殿中，一个画虎不成，立时永堕沉沦，哪敢丝毫大意。只得除了应尽职司外，无事时尽力潜修，以待机会，心中焦急也是无法。

那龙力子原具宿根，自从到了宫中，虽然随着众人学习魔法，但他偏以为蓉波、杨鲤所学的道法剑术是他心爱，每见二人无事练习时，便再三恳求传授。二人因宫中规章并不禁止私相传授，便也乐于指点。那龙力子看去粗野，却是一点就透，一学便精，只不过正教道法与旁门妙术同时并学，有些驳而不纯罢了。

那初凤见神沙甬道已成，可以倒转八门，随心变化。如发觉有人擅入，只须略展魔法，那一条长及千里的甬道，立刻化成许多阵图，越深入越有无穷妙用。除非来人有通天彻地本领，金刚不坏之身，还须见机得早，在初入阵时发觉，急速后退，逃离甬道出口百里之外，方可无事；否则也是一样陷入阵内，不能脱身。为了锦上添花，又命金须奴和宫中诸人到处物色珍禽奇兽，驯练好了，来点缀这些阵图。把神兽龙蛟，分派在第三层入阵正门。除头层由门下弟子管领消息外，余下每一层，俱有灵兽仙禽防守。直到快达宫中的五行主阵，才用宫中主要诸人轮流主持。真是到处都是罗网密布，无论仙凡，插翅难飞，哪里把区区仇敌放在心上。金须奴等原有惊人道法，不消

多时，一切均已齐备。初凤分配已定，好不心喜。因当初姊妹诸人在外云游，各自结交下几个异派中的朋友，曾约日后来访，一则恐来人误踏危境，二则志得意满，未免自骄，存心人前炫耀，把神沙甬道尽头处那座荒岛，也用法术加了一番整理，遍岛种上瑶草琪花，千年古木，添了不少出奇景致。把岛名也改作迎仙岛，并在出入口上，建了一座延光亭，派了几个宫中仙吏，按日轮值，以迎仙侣。旧日避水牌坊上面的海眼出口，早已用了魔法封锁，除主要诸人外，余人均无法出入。蓉波、杨鲤见了这般情状，哪怕异日就将元命牌盗走，也出不去，何况事属梦想，暗中只叫苦不迭。此时初凤对他二人并无疑念，也曾轮流派二人前往迎仙岛延光亭去接待仙宾。蓉波是因元命牌未得，逃也枉然。杨鲤虽可逃走，却又为了蓉波，死生都要助她同脱罗网，决不他去。

光阴易过，不觉多时。起初并没有什人前来岛上拜访初凤姊妹，日子一多，因为金须奴等出外，遇见几个旧日游侣，说了经过，才渐渐传说出去。第一次先来了北海陷空老祖门下大弟子灵威叟，看望了一会自去，并无旁事。第二次便是晓月禅师，带了黄山五云步的万妙仙姑许飞娘，慕名前来拜谒。两次都轮着蓉波、杨鲤，分别接引入宫。初凤原本想除三五旧友外，不见别的生人。见晓月禅师与自己不过以前经别的道友引见，一面之缘，径自带了人来，未免有些不乐。只为晓月禅师名头法力高大，不便得罪，没敢形于词色罢了。谁知物以类聚，许飞娘一到，首先和二凤、三凤、冬秀三人成了莫逆之交。仗着生就梨花妙舌，论道行本领经历，都是旁门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日子稍微一多，连初凤也上了套。她们哪想到许飞娘别有深心，只接连会晤过三四次之后，便把她当成知己。许飞娘早看出她们的心病在最后一劫，时以危言耸听故作忠诚，以便笼络。

对于自己和峨眉结仇之事，却从没和初凤提过。把宫中应兴应革，和将来怎生抵御地劫，规划得无微不至。由此宫中首脑诸人，大半对她言听计从。只金须奴觉得此人礼重言甘，处处屈己下人，其中必有深意。也是紫云宫运数将终，二凤平日对于金须奴本甚敬爱相从，这次偏会和三凤、冬秀做了一路，认为许飞娘是个至交良友。金须奴一连警告了两次，反遭二凤抢白，说他多虑：“休说紫云宫到处天罗地网，与飞娘不过是同道相交，她并未约着做什歹事，而且将来抵御未劫或者还要仗她相助。大姊是全宫之主，道法须比我高深，她都和飞娘相好，难道还有什差错？现在大家又不出外，怎会惹出乱子？”金须奴虽被她说得无话可答，毕竟旁观者清，无论许飞娘怎样工于掩饰，一时没有露出马脚，形迹终觉可疑。暗想：“她原是晓月禅师带来，说是云游路过，因慕海底贝阙珠宫之胜，便道观光。可是晓月禅师到了以后，匆匆辞去，便不再来。此后许飞娘倒成了紫云宫座上嘉客，来得甚勤。同道投契，常共往还，原是常事，不足为异。可是她每次前来，必定托词，不是海外采药，路过相看，便是想起宫中有什应办之事，前来代为筹措，词色又做得那般殷勤。这紫云宫僻处寒荒极海，除附近那座迎仙岛和以前发火崩裂的安乐岛外，周围数千里，休说可供仙灵居住的岛屿，就连可以立足的片石寸土也没有。

头一次晓月禅师说是云游路过，已不近情，更哪里有什灵药可采？分明心有诡诈，恐人生疑，欲盖弥彰。”又想起前些年出外云游，闻听人言，各派剑仙正当杀劫，峨眉、五台两派争斗尤烈，仇怨日深一日，这许飞娘正是五台派中能手。便是那晓月禅师，又因与峨眉门下作对，惨败几死。遇见

他时，他说尚须修炼数年，方能勉强还原。如今尚未到期，好端端引了飞娘远涉荒岛。蛛丝马迹，在在可以察出他的来意，如非觊觎什么重宝，便是虚心结纳，以为异日报仇之助。虽然宫中戒备森严，众人道法高强，杜门虔修主意业已打定，飞娘未必便是祸根，总非善良种子。大家经了多少困苦艰难，好不容易才能享受到这种仙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妙。见众人俱为飞娘所惑，话说不进去。只慧珠虽然平时惟初凤马首是瞻，但比较聪慧明察，便背人和她一说。慧珠到底前生有了千年宿慧，始终没有忘却禅门根本，不但能运用魔法，而不为魔所扰，反从天书副册魔法真谛中，参悟反证出许多禅门秘奥，一颗心空明莹澈。魔法邪术虽非初凤之比，如论修道根行，已远出众人之上。许飞娘一来，早从静中默悟，知道许多前因后果，众人大半仙福将次享尽，劫运将临。左右不能全数避免，反不如听其自然，免生别的枝节。自己只从旁代他们多种善因，到了紧要关头，再行竭尽全力，相机行事，能救一个是一个。

一听金须奴也独见先机，便把自己心事和他一说。并说：“初凤以前人甚明白，那部《地阙金章》虽非玄门正宗，也并非旁门邪术，藉以修到散仙，却是易事。如今因知天仙难望，劫运难逃，一念之差，专一在魔道上用功，于是道消魔长。一部天书副册虽被她尽穷秘奥，人已入了魔道，性情行事，渐非昔日。自用魔法筑成神沙甬道以后，更与前判如两人，所以易为飞娘所动。此时劝她，定然无效。所幸她慧根未昧，又无积恶，到时当能迷途知返。依我静中观察，除你一人，因三凤嫉妒，未炼魔法，异日当能免劫外，初凤或可幸免，二凤纵遭兵解也能再世，至于三凤、冬秀，难脱罗网。其余宫中诸门下，能转祸为福者，至多三四人而已。目前宫中隐患，岂只飞娘一人？我看不久便要变生肘腋呢。”金须奴惊问道：“慧姑既有先见，怎不对三位公主明言？”慧珠道：“此乃天数。说也奇怪，难道宫中就你我二人明白？休说初凤，便是三凤她们，也都有了许多年道行，哪一个不有智慧？不过当事则迷，只见一斑。我以前也曾略微提醒，她们竟是充耳不闻。又因祸由自取，以前所为已是大干天条，倘如因我一言再生事端，徒增罪孽，于事仍然无补，何苦之尔！就以我说，如非不忘师门根本，回途得早的话，每次初凤行法，均由我为助，只恐陷溺之深，也不在她们以下呢。”金须奴闻言，辶念忧危，好生惶急。别人不去管他，惟独初凤、二凤两人，一个恩深，一个情重，万一将来有什么不测，自己岂能独生？然而此时劝诫必然不听，说也无益。因此日夜焦思，连素来静止的道心，都被搅乱。这且不提。

许飞娘不久又来紫云宫，给初凤姊妹出主意，劝初凤炼炼颠倒五行大混沌法，以为最后抗劫之用。这颠倒五行大混沌法，乃天书副册末章，以魔炼魔，厉害非常。以前初凤也曾想到，一则因为自己默参运数，将来不是没有生机，这种魔法太已狠毒，没有护法重宝，镇压不住，一个弄巧成拙，反而不美；二则为期尚有五十年，还想另遇机缘，别谋打算，非到事先看出智穷力竭，不肯下手。飞娘几次怂恿，俱未答应。这日恰值三凤和金须奴夫妇，把月儿岛连山大师所遗留的那几件不知用法的宝物俱已炼成，运用自如。别的法宝不说，有那一柄璇光尺，已足供护法镇坛之用。飞娘更以大义责难，说初凤自己将来纵能凭着道力超劫脱险，也不能不给众人预为打算。况且未劫以前，还有许多灾难仇敌，此法一经炼成，岂非万全？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因是切身利益，也从旁鼓动，说大姊不炼，我们宁犯险难，自行准备。初凤被众人说活了心。因自己学的是魔法，这种法术却专门从禁闭诸大神魔

下手，炼时心神微一松懈，反为所乘，故而决不许别人参与，决定独自在黄晶殿中祭炼三年，把宫中事务交派首脑诸人，按年轮值。

飞娘原因劝说他们与峨眉为敌，初凤定然作梗，好容易才说得她入了圈套，有这三年工夫，尽可设法蛊惑。初凤封殿行法之后，飞娘每一到来，必要留住些日，渐渐谈起目前各派剑仙中，只峨眉派不但猖狂，而且把许多天生灵物，如千年成道的肉芝和红花姥姥遗留的乌风草之类，俱都据为己有。只可惜他们道法高强，心辣手狠，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否则像那千年成道芝血，得它一点，便可助长五百年道力，众姊妹最后一劫，又何足顾虑呢？说时看出众人有些心羨。于是又说峨眉派专一巧取恶夺，幸而紫云宫深居海底，不能轻入，贝阙珠宫，不为世知，否则宫内有这许多的灵药异宝，早已派人盗取了。飞娘说这一席话，原意只要说动一个，前往峨眉盗取芝血，便不愁两家不成仇敌。

谁知三凤等人虽是心贪好动，此时尚能守着初凤之戒，又和峨眉素无嫌隙，虽和飞娘相善，闻言也有些心动，并无出宫之想。飞娘知非三言两语可以如愿，再说反启人疑，只得暂时搁开，以待机会。暗忖：“只要我常常来此，反正不怕你们不上钩，何必忙在一时？”便行借故辞去。

又过没多久，正值华山派史南溪同了诸妖人，用风雷烈火攻打凝碧崖飞雷洞，南海双童用地行神法潜入凝碧崖，被擒失陷，不知生死。紧接着便是三英二云相见，紫郢、青索双剑连壁，大破烈火阵。飞娘毁灭峨眉根本重地之策又复失败，反死伤了好些羽翼。

正自愤怒，猛想起南海双童乃甄海之子，与紫云三女有不共戴天之仇。峨眉虽然好戮异派，对于素无恶名，又有那么好根质的南海双童，决不至于杀害，已经收归门下也说不定。利用这番揣度，前往紫云游说诸人，岂非绝妙？当下忙即飞往迎仙岛，由神沙甬道内见了二凤等人，说是果然不出以前所料，峨眉派因闻人言紫云宫有许多灵药异宝，知道南海双童是诸位仇人，特地擒了不杀，反而收归门下，意欲借他地行神法，前来盗宝，并派能手助他报当年父母之仇。自己闻信赶来，诸位须要作一准备。三凤听了，首先冷笑道：“我这紫云宫，胜似天罗地网，海面入口已经封锁。这神沙甬道，看去那么富丽辉煌，却能随心变幻，有无穷妙用。起初我本要往南海寻他们斩草除根，大姊却说人子欲报父仇，乃是应有之义，随他去吧。便是筑这神沙甬道，起因也一半是为了成全这两个孽种的孝思，不愿伤他们性命，使其到此，知难而退。等他们来时，自然叫他们知道厉害，理他们则甚？”飞娘见众人仍打的是以逸待劳主意，不肯轻易出宫，不再勉强往下游说，少留数日，便又辞去。

飞娘来时，所说这一番话，原是凭着己意揣度，姑妄言之，不想竟然被她料了个大同小异。而异日情节之重大，更是彼甚于此。当她走未三日，奉派到迎仙岛神沙甬道口外把守的，正轮着那吴藩。论他道力，原本不够。只因他善于趋承人意，心虽怀着叵测，面上极为端谨，冬秀最是喜他。又经他几次请求，才命他随班轮值，此来尚系初次。在他以前轮值的，恰是杨鲤，平时见他身带邪气，常与冬秀鬼头鬼脑说话，本就看不起他。

一见是他前来接班，自己与蓉波又失了一个私谈片刻的机会，好生烦恼，便含怒问道：“你来此接班，可识得神沙甬道的奥妙么？莫要求荣反辱，误蹈危机，丧了性命。我看你还是以后和冬姑说，另谋别的职司吧。”吴藩原因迎仙岛上这两年来移植了许多奇花异卉，内中恰有一种最毒的淫药，名

叫醉仙娥的，当年申鸾未死时，常听说起，乃求而未得之物。当初三凤从天山博克大坂经过，无心中发现此草，爱它花大如盆，千蕊丛合，暮紫朝红，颜色奇丽，也不知它的来历，径自移植回来。被金须奴看见，识得此草来历，说与初凤，本想断绝根株，三凤执意不允，才得保留。吴藩自闻岛上有此淫药，知道如能到手，配合别的淫草毒物，炼成丹散，不论仙凡，只被用上，不怕他不丧志迷心，此来别有深意。一听杨鲤说话，意存藐视；杨、陆二人情好，又早被他看在眼里。不过他为人城府极深，心中虽然怀恨，表面上却不显出，反装出一脸笑容道：“小弟明知防守此亭之事，虽然职守是送往迎来，接待仙宾，如有外敌来此，便须引他进入神沙甬道。

仙阵神沙，奥妙无穷，稍一不慎，形魂消逝，责任何等重大。无奈冬姑和二、三两位公主之命，怎敢不遵？说不得，只好谨慎小心，勉为其难。师兄道法高强，又在此防守过多日，一切还望指教才好。”杨鲤见他目光闪烁，看透他口甜心苦，不愿多答理，冷笑了一声道：“既是她们三位之命，想必能以胜任。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有什可以指教？”说罢，径直飞身回去。

第一五五回

友谊更亲情 玉雪仙童双人海 淫娃换姹女 迢遥甬道迭传言

吴藩见杨鲤如此待他，越发愤恨，杨鲤一走，便骂道：“你这小狗贼！谁还不知你和姓陆的贱婢鬼鬼祟祟？却在我面前大模大样，这等欺人太甚。早晚犯在我手里时，你两个休想活命！”骂了一阵，便去寻觅那淫药醉仙娥。谁知此草自从移植岛上，初凤因把守迎仙岛的都是宫中后辈，法力有限，万一被外人知道，前来盗走，岂非不美？早用魔法禁闭。除首脑诸人和指名观赏的仙侣外，莫说采了，看都休想看它一眼，吴藩如何能寻得到？海面上不似宫中终年常昼，吴藩费尽心力，遍搜全岛，哪有醉仙娥的影子。

过了一会，天色向暮，一轮红日，渐渐低及海面。平波万里，一望无涯，只有无数飞鱼、海鸥穿波飞翔，涛声哗哗，更没停歇。吴藩所求不遂，心里烦闷，对着当前妙景，也无心肠欣赏。正在无聊，忽见西北方天空中似有一点霞影移动。就在这微一回顾之间，还没转过头去，一幢五色彩云疾如星飞电掣，已从来路上平空飞坠。刚在惊异，亭前彩云歇处，现出两个英姿俊美的仙童。一个年纪较长的，手中拿着一封书信，上前说道：“借问道友，这里是通海底紫云宫的仙岛么？”吴藩却也识货，见这两个仙童年纪虽轻，道行并非寻常，当是宫中首脑诸人的朋友，忙躬身答道：“此处迎仙岛，正是紫云宫的门户。在下吴藩，奉了三位公主之命，在这延光亭内迎接仙宾。但不知二位上仙尊姓高名，仙乡何处，要见哪位仙姑？请说出来，待在下朝前引路，先去见过金须道长，便可入内了。”那为首仙童答道：“我名金蝉，这是我兄弟石生。家住峨眉山凝碧崖大无洞内。现奉掌教师尊乾坤正气妙一真人之命，带了一封书信，来见此地三位公主。如蒙接引，感谢不尽。”石生方要张口询问乃母蓉波可在宫内，金蝉忙使眼色止住。吴藩一听是峨眉门下，正是以前杀死师父申鸾的仇敌，心中老大不愿。无奈来得日浅，摸不清来人和三女交情厚薄，不敢过于怠慢。便说：“二位暂候，容我通禀。”说罢，

走向亭中，也不知使了什么法术，一团五色彩烟一闪，立时现出一条有十丈宽大，光华灿烂的道路，吴藩人却不见。石生问道：“我好久不见母亲的面，便是醉师叔也说是到了宫中，请母亲带去引见三位公主，哥哥怎不许我问呢？”金蝉道：“你真老实。行时李师叔曾命我等见机行事。你想伯母以前原是炼就婴儿脱体飞升，应是天仙之分。如今去给旁门散仙服役，其中必有原故。起先我也想先见伯母求她引见，适才见吴藩那厮带着一身邪气，以此看来，官中决无好人。便是伯母，也如当年家母所说，成道元婴，往往因为外功不曾圆满，易受外魔侵害一样，飞升时节，被他们用邪法禁制也说不定。醉师叔原说，如能找着伯母，才托她代求。如今怕母未见，私话说不成了。先见这种旁门异类，岂可随意出口？反正紫云三女如看重师父情面，留异日余地，允借天一点水，那时客客气气请见伯母多好。否则我们来去光明，她门下中人已知来意，也无从隐瞒，反不如不说出伯母，或许事到难时，多一助手。”石生闻言，方始醒悟。只为母亲飞升，时萦孺慕，只说人间天上，后会无期，不想却能在此相晤，恨不得早进宫去相见，才称心意。偏偏吴藩一去好久，便不出来。二人起初守着客礼，还不肯轻入。及至等到红日匿影，平波日上，仍无动静，二人俱是一般心急。正商量用法宝隐身而入，忽见甬道内一道光华飞射出来，到了口外，现出一个比石生还矮的少女，满身仙气，神仪内莹，比起刚才吴藩，大有天渊之别。金蝉方诧异原来宫中也有正人，未及询问，石生业已走上前去，抱着那女子，跪下痛哭起来。这才明白，来人乃是石生母亲陆蓉波，无怪身材这般小法。忙也上前跪下行礼。

蓉波一见金蝉，又与石生同来，想起师祖极乐真人仙示，料是金蝉，连忙搀起说道：“你二人来意，我已尽知。如今宫中情势大变，你二人此来成败难测。所幸这时该我轮值，宫中首要诸人正在炼宝行法，不许惊动。那先前值班的吴藩找不着金须奴，因是初次，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和我商量。我一听你二人来了，吓了一大跳。这神沙甬道，何等厉害，连我算是他们自己人，其中变化也不过略知一二，岂是可以轻涉的？恰好轮值时辰将到，我便绕了过来。以前大公主初凤未受许飞娘蛊惑，有峨眉掌教真人书信，还可有望。如今她闭殿行法，许久不出。余人除二凤的丈夫金须奴略能分出邪正外，俱与许飞娘情感莫逆，怎肯随便将官中至宝送人？不过掌教真人既有飞剑传书，想必成功终是应在你二人身上。我看险难仍不在少，决非容易到手，我们只好量力行事便了。这神沙甬道内，有四十九个阵图，变化无穷。其中奥妙虽不尽知，不过魔由心生，因人起意，而起幻象。你二人万一遇险，只把心神拿定，息虑定神，以阻内魔，一面用自己法宝以御外魔，当能少受侵害。如今事机已迫，几个宫中首要行法将完。我仍装作不知，拿了这封书信，前去回禀，他们如愿相见，再来唤你二人进去；事如不济，还有一位道友名唤杨鲤的，也为助我，投身宫内，均作你二人内应。”说罢，又将甬道中许多机密尽知道的详说一遍，再三嘱咐谨慎行事。然后拿了书信，匆匆往宫内飞去。蓉波去后，二人便在迎仙岛延光亭内静候回音。

头一次吴藩入内时，暗将第一层阵法开动，以防二人入内，看去里面光华乱闪。及至蓉波入内，因恐二人年幼无知，妄蹈危境，便就自己法力所及，将阵法止住。谁知这一来，反倒害了二人，几乎葬身其内。原来这神沙甬道中各种阵法奇正相生，互为反应。

奉命把守的人，魔法操纵仅能个人自己出入。虽然初凤为省事起见，略传了众人一些应用之法，以备寻常外敌侵入，可由众人随便发付，其中玄

妙，大半茫然。蓉波、杨鲤因为本来道行深厚，所知较多，也不过十之二三，比起吴藩差胜一筹罢了。起初金蝉、石生见甬道内光华乱闪，随时变幻，连金蝉那一双慧眼，都看它不真，还不敢轻易涉险。

及至蓉波将阵法止住，看上去清清楚楚，只是一条其深莫测，五色金沙筑成的甬道，看出去十余里光景，目光便被弯曲处阻住，别无他物。加上蓉波也传了出入之法，不由便存了侥幸之心。这阵法是动实静，是静实动，一层层互为虚实。如将头层阵法开动，至多不过闯不进去，即使误入，也比较易于脱险。这头层阵法一经止住，从第二层起，俱能自为发动，有无限危机。此后越深入，越不易脱身。二人哪里知道。

那甬道虽然能缩能伸，毕竟长有千里，往返需时。第一次吴藩入内，二人在外面等了许多时候，已是不耐。这时蓉波一进去，又是好些时没有回音。金蝉首先说道：“目前掌教师尊快要回山，五府行将开辟，有不少新奇事儿发生。还有同门中许多新知旧好，也要来到。我们正是热闹有兴的时候，偏巧我二人奉命来此取那天一贞水，如取不回去，岂不叫众同门看轻吗？”石生答道：“天下事不知底细，便觉厉害。我自幼随家母修道，除日浅外，所有道法本领，俱都得了传授。我母亲既能打此出入，又说出其中玄妙，我想此行并非难事。好便好，不好，飞入宫中，盗了便走，愁它怎的？倒是取水还在其次，我母亲禁闭石中，苦修多年，好容易脱体飞升，无端被这三个魔女困陷在此，还坏了道行。她好好将水给了我们，还看在师尊金面，只将母亲救了同走；否则我和她亲仇不共戴天，饶她才怪呢！”金蝉道：“话不是如此说。伯母已经脱体飞升，忽遭此厄。虽说道家婴儿将成之际，定有外魔阻挠，不过事前都有严防，受害者极少。这回被难，伯母匆匆没有提到此事。旁门行为，阴毒险辣，以前绿袍老祖对待辛辰子，便是前车之鉴，你我不可造次。陌生虽听劝说，但念母情切，终是满腹悲苦。又过了个把时辰。二人哪知蓉波因宫中诸首要仍在行法未完，不便擅动，渐渐越等越心烦起来。石生道：“甬道机密，母亲已说了大概，想必不过如此。我们有弥尘幡、天遁镜、两界牌这些宝物，我又能穿石飞行，即使不济，难道这沙比石还坚固？我们何不悄悄下去，照母亲所说走法，潜入宫中？她们如肯借水，就是我们擅自入内，必不会怪。还叫她们看看峨眉门下本领，向她们借，乃是客气。她们如不肯，此时入内，正可乘其无备。岂不是好？”金蝉近来多经事故，虽较以前持重，一则石生之言不为无理；二则弥尘幡瞬息千里，所向无敌；又盼早些将天一贞水取回，好与诸位久别同门聚首，略一寻思，便即应允。二人先商量了一阵，彼此联合一处，无论遇何阻隔，俱不离开一步，以便万一遇变，便可脱身。

一切准备妥当，金蝉先打算驾着弥尘幡下去，又因那幡飞起来是一幢彩云，疾如电逝，恐蓉波出来彼此错过，误了事机，仍同驾飞剑遁光入内。进有十余里远近，二人一路留神，见那甬道甚是宽大，除四壁金沙，彩色变幻不定，光华耀目以外，并无别的异况，俱猜蓉波入内时，已将阵法闭住，益发放心前进。遁光迅速，不一会穿过头层阵图。

二人正在加紧飞行之间，猛见前面彩云潏潏，冒起千百层光圈，流辉幻彩，阻住去路。

因听蓉波说过，那是头层阵图煞尾和二层阵图交界之处，如遇这种现象，外人极难冲过。

强自穿入，甬道神沙便会自然合拢，将人困住，不能脱身。只要穿过

这一层难关，余下诸层，每七层阵图合为一体，首尾相应，奇正相生，另有宫中首要主持发动，又各有恶禽毒兽防守助威。如要不去惊动，径照蓉波出入之法，照准甬道中心飞行穿入，如无别的深奥变化，便可直达宫中。当下二人联合，将剑光护住全身，直往彩光中穿去。二人飞剑俱是玄门至宝，那头层神沙竟未将他们阻住。二人只微觉一阵周身沉重，似千万斤东西压上身来，忙即运用玄功，略一支持，便穿越过去。身子刚觉一轻，便见前面又变了一番景象：上下四方，大有百丈，比起头层，固是大出数倍。中间还按日月五星方位，挺立着七根玉柱，根根到顶。当中一根主柱，周围大有丈许。其余六根，大小不一，最小的也有两抱粗细，看去甚是雄伟庄严。再衬着四外五色沙壁，光华变幻，更觉绚丽无比，耀目生花。柱后面阴森森，望不到底，邪雾沉沉。这种景象，却未听蓉波说过。若照往日，金蝉早已穿柱而进。因为来时鬍仙等诸前辈再三告诫宫中魔法厉害，尤其这神沙甬道，经紫云三女费过无限心力而成，非同小可。这七根玉柱，按七星位置设立，其中必有奥妙。适才蓉波虽略谈阵中秘奥，只是尽其所知而言，以备万一遇上，知所趋避，而她所知不过十之二三。行时又再三嘱咐谨慎行事，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妄入，不可造次。便止住石生，暂缓前进，踌躇起来。

原来这神沙甬道，自从筑成以后，并无人来侵犯。纵有来宾到此，经人与第三层轮值的主持人一禀报，早将甬道全阵停止。因为从未出事，防守的人只知佩着穿行神符，照所传寻常出入之法来往，不但没有险阻，而且除全甬道许多奇景，什么都看不见。这次蓉波因防二人误入，特将阵法闭住，以为那头二层交界处的沙障，可以阻住二人前进，到此便可知难而退，不料二人竟然冲进。若照往日，这第三层原有一个首要人物在此防守主持。自从初凤闭殿炼法以后，二凤、三凤往往擅改规章，许多事都不按预定方略。

偏巧后两日是紫云三女降生之时，到时飞娘和几个旁门中好友俱要前来庆祝。仗着甬道厉害，无须如此时时戒备。敌人越深入，越易被擒，纵任他进来，也不足为虑。特地先数日由三凤发起，聚集官中诸首要，各炼一种幻法，准备明日娱宾之用，就便人前显耀，所以无人在此。也是二人命不该绝，才有这等巧遇。可是那二层入口的沙障，乃全阵门户，此障一破，全甬道四十九个阵图，全都自然发动。

二人哪知其中奥妙，商量了一阵，石生力主前进。金蝉因蓉波一去不回，比吴藩去的时刻还久得多，说不定机密业已被人看破，不再放她出来。再退出去，又要经过那层彩障，白费许多心力。想了想，雄心顿起，决计涉险前进，不再反顾。那七根玉柱，却静荡荡地立在那里，不知敌人用意，恐有闪失，便将弥尘幡取出备用，与石生同驾剑光，试探前进。刚刚飞过第一根玉柱，忽见一片极强烈的银光，从对面照将过来，射得石生眼花缭乱，耀目生光。金蝉圆睁慧眼，定睛一看，头一排参差列立的两根玉柱，已经消失。一条虎面龙须似龙非龙的怪物，借着光华隐身，从甬道下端张牙舞爪飞将上来，朝那最末一根玉柱扑去。龙爪起处，那根玉柱又闪出一片最强烈的紫光，不知去向。同时便觉身上一阵奇冷刺骨，连打了几个寒噤。猛一眼瞥见石生被那紫光一照，竟成了个玻璃人儿，脏腑通明，身体只剩了一副骨架，与骷髅差不多。才知道这七根玉柱幻化的光华，能够销形毁骨，不由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这转眼工夫，那怪物又朝余下的几根玉柱扑去。每根相隔约有数十丈远近，怪物爪起处，又是一根玉柱化去，一道黄光一闪，二人便觉身上奇冷之中，杂以奇痒。眼看危机已迫，金蝉暗忖：“这七根玉柱不

破，进退都难。”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把心一横，忙取天遁镜往前一照，回腕抱住石生，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出去，霹雳双剑化作一红一紫两道光华，一道直取怪物，一道径往那巍立当中最大的一根玉柱飞去。同时左手弥尘幡展动，便要往前飞遁。

这时石生也将身带法宝取出，许多奇珍异宝同时发动，百丈金霞中夹着彩云剑光，虹飞电掣，休说龙蛟不是对手，便是那神沙炼成的七煞神柱，也禁受不住。金光霞彩纷纷腾跃中，金蝉、石生二人刚刚飞起，还在惊慌，不知能否脱险，忽听一声怪啸，前面怪物已往地下钻去。当中那根玉柱吃二人飞剑相次绕到，立刻化成一堆五色散沙，倒坍下来。

第一五六回

久候寂无音 初探紫云穿秘甬 深攻同陷阵 频摧玉柱斩灵蛟

主柱一破，其余六根被天遁镜和二人的剑光乱照乱绕，也都失了功效，纷纷散落。

此时金蝉、石生业已飞越过去，一见奏功，忙即收了法宝飞剑。停身一看，光华尽灭，身上寒痒立止，七根玉柱已变成了七堆五色金沙，怪物已钻入地底逃走，地下却断着一截龙爪。一问石生，除先前和自己一样，感觉周身痒外，别无异状，才放了心。一看前途，尽是阴森森的，迥非来路光明景象，知道越往前进，其势越险。但是已经破了人家阵法，伤了守阵异兽，势成骑虎，欲罢不能，除了前进，更无后退之理。当下便和石生照蓉波所说，用法宝护身，照着中央的路往前深入。二人不知阵势业已发动，蓉波此时不奉命怎会出来？仍恐彼此途中错过，不到万分危急，不施展弥尘幡。虽然这一来有些失计，暗中却因祸得福。这且不提。

二人过了第二层阵中，前行虽然漆黑，因为二人一个是生就慧眼，一个是自幼生长在石壁以内，能够暗中观物，近处仍是看得清楚。行了一阵，方觉这第三层阵中，四外空荡荡的，并无一物，忽听前面风声大作，甚是尖锐。二人原知敌人阵中如此黑暗，必定潜有埋伏，用天遁镜反而惊敌，俱都隐着光华飞行。听风声来得奇怪，便按着遁法，准备抵御。等了一会，前面的风只管在近处呼啸，却未吹上身来，也无别的动静。老等不进也不是事，依旧留神向前。过去约有百丈左右，风声依然不止，二人也不知是何用意。正待前进，忽听四外轰的一声，眼前陡地一黑。二人忙各将飞剑施展开来，护住身体，以防不测。谁知四外俱是极沉重的力量挤压上来。剑光运转处，虽是空虚虚的，并未见什东西，可是那一种无质无形的力量，却是越来越重如山岳。不消片刻，把二人竟累了个力乏神疲，而且微一松懈，那力量便要加增许多。二人在自着急，只管竭尽全力抵御，连想另出别的法宝，俱难分神使用。知道这种无形无质的潜力，定是那魔沙作用，一个支持不住，被它压倒，立时便要身死。幸亏二人俱能身剑合一，不然危机早迫。

又过了一会，金蝉急中生智，猛地大喝道：“石弟，我们在这里死挨，不会冲到前面去么？”一句话把石生提醒，双双运足玄功，拼命朝前冲去。这一下冲出去有十里远近，虽然阻滞非常，比起头二层交界处的神沙彩障还

难透过，且喜冲出险地。二人俱都累得气喘吁吁，打算稍微休息，身外又觉有些沉重。这一次不敢疏忽，金蝉急不暇择，左手天遁镜首先照将出去。千百丈金光照处，才得看清那慧眼所看不到的东西，乃一团五色彩雾，正如云涌一般，从身后卷将过来。吃金光一照，先似沸水冲雪般冲成一个大洞。再被金光四外一阵乱照，立刻纷纷自行飞散。身上便不再感到丝毫沉重。无形神沙一破，全甬道又现光明。

二人万想不到天遁镜竟有如此妙用，心中大喜，胆气更壮。略一定神，再往前面一看，四壁俱如白玉。离身百余丈远处，正当中放着一个宝座，宝座前有一个大圆圈，圈中有许多尺许来长的大小玉柱。走近前去一看，那些玉柱高矮粗细俱不一般，合阴阳两仪，五行八卦九宫之象。除当中有一小圆圈是个虚柱外，一数恰是四十九根。金蝉生具三世宿根慧业，自幼长在玄门，耳濡目染，见闻也不在少。虽不明圈中奥妙，可是一见外形，便想起蓉波所说，甬道中阵图共分四十九层。这圈中大小玉柱，也是四十九个，加上当中虚柱，分明大衍之数。不禁灵机一动，忙嘱石生不要乱动。又仔细一看，那些玉柱根根光华闪闪，变幻莫测，只外层有一大一小两根，毫无光彩。那根大的，柱顶还有七个细白点，宛然七星部位。不由恍然大悟，这圈果是全阵锁钥，每根玉柱应着一个阵图。如能将它毁去，说不定全甬道许多阵法不攻自破。又想：“这般重要所在，却没个能人在此把守，任它显露，莫非又是诱敌之计？”盘算了一会，因为适才急于脱险，不但破了他的阵法，还将怪兽断去一爪，善取终是不成，不如试探着毁他一下，如能成功更好，否则也不是没有脱险之策。便命石生取出两界牌，又将弥尘幡给他拿着备用，自己试着下手，如有不妙，急速逃遁。安排妥当，然后一手持着天遁镜，先不施为，以备万一。另一手指定剑光，去破那些玉柱。默察阵法，知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虚实相生，那个虚柱定是其余四十九阵之母。只是空空一个圈子，如何破法？试拿剑光点了一下，不见动静。心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我把圈子这一块给他削去，看看如何？”

其实这一圈玉柱，果是全甬道的外层枢机所在。除宫中还有一幅全图外，已往均有主要人物在此轮流把守。无论哪一层阵中有什异常，俱可由此看出，发动行使，困陷敌人。每破一阵，便有一根光华消灭。偏巧今日是三凤接金须奴的班，因三女生日在即，忙于炼法娱宾，又因甬道阵法神奇，自来没事，纵有人来，有那第一层的七煞魔柱和灵兽龙蛟把守，这三层阵中，更有无形神沙阻路，外人到此，非死不可，休想过去，所以擅离重地，没有在意。便连金须奴素常持重，也没料到这等巧法，今日偏有人来侵犯。

也是金蝉忽然过于聪明谨慎，如果一到便不问青红皂白，用霹雳双剑将那四十九根长短玉柱排头砍去，虽然其中还藏有妙用不能断完，到底断一根便少一层阻力。这一小心，反倒误事，虽将内中要阵毁去一半，仍然留着许多大阻力，几乎送了性命。这且不提。

金蝉见那虚柱剑点上去没有动静，前后一迟疑，便耽误了一些时候。及至第二次想将有虚柱那一块铲起时，谁知这虚柱虽是全圈枢纽，却与宫中那幅全图相应，只供主持此圈的人发动阵势之用，外人破它不得。剑光连转，依然如故。金蝉见剑光不能奏效，又见没别的迹兆，一时兴起，这才指定剑光，往那四十九根玉柱上绕去。头两根，剑光转了几下便断，并无异兆。说时迟，那时快，及至断到第三根上，才出了变化。剑光才绕上去，便有一蓬烈火从柱上涌起，其热异常。如非二人早有戒备，几乎受了大伤。幸而金蝉

手快，一面飞身避开，左手天遁镜早照了上去。那火虽然猛烈，势却不大，只有丈许来高，数尺粗细的火头，镜光照上去，一会便行消散。火灭以后，那柱才被斩断。

第回根似乎易些，只冒了一股子彩烟，香气扑鼻，闻了身软欲眠，神思恍惚，也被镜光照散，飞剑斩断。余下几根，俱是有难有易，每根俱有异状发现，至少也须剑光绕转一阵，才行断落下来，并非一遇剑光便折。金蝉因这些玉柱各有妙用，虽然发作起来具体而微，终是不可大意。斩断三四根后，便学会破法，总是先用天遁镜照住，再行下手。

约有顿饭光景，居然被他斩了十几根。末后一根，金蝉剑光斩上去，也不知触动了圈中什么奥妙。那根玉柱低才三寸，眼看剑光绕到上面，五彩霞光乱闪。适才断的几根中，临将断时，也有这等现象，没有怎么在意，以为也是将要断落。算计自从动手，业已过了好些时候，圈中玉柱还未破完，倘被宫中诸首脑发觉，岂非功亏一篑？益发连用玄功，催动霹雳双剑，加紧下手。转眼之间，忽见眼前一亮，千万点金星像正月里的花炮一般爆散开来。金蝉一上来就很顺手，不由疏忽了些，眼见发生异状，并未害怕后退，仍是一手持着天遁镜，照定圈中，一手指挥两道剑光，照旧行事。

谁知神兽龙蛟在第二层阵内受伤之后，已借神符之力，从地底逃回宫去，不特宫中诸首要得了信，连在黄晶殿行法的初凤也得了警兆，相继用缩河行地之法追来。那千万点黄星，乃是金须奴等到时，路上发现有几层阵法俱都失了作用，知道敌人得了阵中秘奥，正毁那九宫图内的大衍神柱，喊声不好，连忙大家合力，运用天魔妙法，一面颠倒五行转换阵势，匆匆从地底九宫图内追出，一到便想将金蝉霹雳双剑收去。金蝉正在得意施为，猛觉手上一沉，所运真气几乎被一种大力吸住，大吃一惊，连忙收剑。定睛看时，光霞敛处，面前那一个大玉圈，忽然自动疾转，捷如风吹电逝，一连只几旋，便没入地底之内，顷刻合缝，地面齐平，不显一丝痕迹。幸是双剑出自仙传，收得又快，差一点失去。忙用天遁镜四面去照时，上下四壁，都是光彩闪闪，空无一物。再照前面，又复一片漆黑。二人知势不妙，方才惊愕骇顾，猛听连声娇叱，面前人影一晃，现出四女一男，个个俱是容颜俊美，羽衣霓裳，手中各持宝剑法宝，将金蝉、石生二人团团围住，怒目相视。

金蝉、石生俱知不易善罢甘休，仍打着先礼后兵的主意，躬身说道：“诸位道友中可有紫云宫三位公主么？”内中一个女子怒答道：“大胆妖童！既知你家公主大名，为何还敢来此侵犯？”说罢，便要动手。那男的一个却拦道：“三公主且慢下手，反正如今全阵都已发动，釜中之鱼，料他也走不脱，何必忙在一时？我们先问明了他们的来历再说。”金蝉见那男的口出不逊，大是不悦，便怒答道：“我二人乃是峨眉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门下，今奉师命，带了一封书信，来向三位公主取那天一贞水一用。我二人到了迎仙岛延光亭，先遇见贵宫的守护者，名唤吴藩，托他持信代为通禀。他信也未拿，只嘱我们在亭中暂候，便自先入甬道，半晌不见出来。等了几个时辰，又来了一个女子，才将书信接去，仍嘱我等暂候。又等过去好些时候，仍无回音。想我们两家虽非一派，总算同在玄门，彼此均有相需之处，允否在你，怎便置之不理？又因峨眉山凝碧崖五府开辟在即，各派群仙俱要来此赴会，门下弟子俱有职司，我二人事完之后，还要急于回山。又闻仙宫神沙甬道奥妙非常，想借便观光，冒昧入内。初意原想到了宫门，再行通名拜谒。谁知甬道中主持人见我等人内，接连发动阵法，意欲将我二人置于死地。这才明白诸

位道友是居心要我等自行投入，否则何以接信不出？而起初两位防守延光亭司迎宾之责的门下，道行并不甚高深，何以竟能随便出入呢？既是诸位道友意欲试探我二人是否有此本领涉险入宫，而阵中神沙又那般厉害，师命在身，义无反顾，为防身计，只得竭尽微力周旋。诸位道友有这种魔法妙术，就应该仍在暗中不出，指挥发动，看我等两个峨眉门下的末学后辈，是否有此能力，连破这四十九个大衍阵法，直达宫门才是，怎么我二人才冲入第三层阵内，便恼羞成怒，倚仗人多势众，出来与我等为难？依我之见，群仙五百年大劫将临，神沙甬道阵法虽然神妙，我二人微末道行尚能闯入，怎能抵御最后末劫？莫如少赠贞水，略留香火因缘，异日事到危急，本派各位尊长念在前情，必来援手，岂不甚好？如果执意当门欺人，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还不要去说它，万一我二人凭了师尊些须传授，取回贞水，徒伤两家和气，悔之晚矣！”

二凤姊妹和金须奴等，先在宫中各人炼成了一种幻术，正在殿中互相争奇斗胜，试为演习。冬秀因为道行较差，比不过众人，好生无趣，不等看完，便走出殿来。见蓉波拿着一封书信，面带焦急，侍立殿外，便问何事。蓉波知她与许飞娘近来最为莫逆，如先被她知道，必要坏事，想掩藏时，已被冬秀看见，问是何人书信？蓉波不敢再隐，只得双手奉上。正看之间，恰值三凤出来，冬秀恐信为金须奴、慧珠所见，连忙拖了三凤，走向一旁，将信与她看了。三凤见书信上面仅写派两个门下前来取水，未说出来人姓名。

况又有了飞娘先人之言，纵未疑心到南海双童身上，也是不愿。暗忖：“凭自己与飞娘交情，不出宫助她与峨眉为难，已经背了朋友之义，怎还能将宫中圣水借给她的仇人？峨眉派名头高大，初凤、金须奴如知此事，必允借水无疑。所幸初凤现正闭殿行法，金须奴拗不过自己；再加对方是向自己取东西，允否之权在己，不能说所求不遂，便算开罪于他。莫如派人与来人回信，说天一贞水乃宫中至宝，有许多用处，不能借与外人，将他打发，省得飞娘知道不快。”正和冬秀商议之间，殿中请人也相继出来。蓉波见三凤拿了书信走向一边，和冬秀密议，知她不怀好意。见众人一出殿，拼着三凤嗔怪，上前向二凤禀道：“适才奉命防守延光亭，遇见峨眉掌教真人派了两个门下弟子，拿了致三位公主的书信，来索天一贞水。因二位公主俱在殿中行法，不敢擅入，业已等候多时。”

现在书信被三公主索去，请示如何回复人家？”金须奴一听，想起近来三女与飞娘交好情形，便知这事稍一不慎，必有差错。正打算劝二凤应允，日后多结一处厚援，忽见三凤、冬秀从旁跑来说道：“二姊，你看龙蛟无故回宫，莫非甬道中发生什么变故么？”说时，已闻得龙蛟的啸声。众人回身一看，那灵兽龙蛟正从神沙甬道的地窍中飞身出来，不住昂首悲啸。把守后窍的龙力子面带惊慌，奔将过来，高叫道：“启禀诸位公主大仙，龙蛟被人断去一爪，受伤逃回来了。”众人连忙飞身近前一看，龙蛟左爪果然被人断去，疼得直抖，料定是两个下书人所为。这一来，休说二凤姊妹暴跳如雷，连金须奴也气忿起来。众人正要赶向甬道之中将敌人擒住，碎尸万段，忽听初凤传呼之声。

那初凤闭殿行法之对，原和众人说好，不遇非常紧急之事发生，不许众人入内。那全甬道四十九阵的总图，正在她行法的黄晶殿中，忽在此时传呼，必有重大变故。俱以为神沙甬道中变化无穷，敌人既伤龙蛟，必已深入。第三层阵内，有那无形神沙阻隔，敌人纵不身遭惨死，也要困陷在内，休想

走脱，便暂缓起身。三凤匆匆吩咐龙力子，取了些丹药，让他给龙蛟敷治伤处；等到寻着那只断爪，再用宫中灵药，与它接上。说罢，一同往前宫黄晶殿飞去。蓉波知道乱子业已闹大，不奉使命，启敢妄出，启人疑忌，万一石生等被陷，更少一个救援；何况二人既然攻入二层，全甬道阵图必已发动，自己去已无益。心念爱子，好生焦急。趁宫中诸首要不在面前，径去寻找杨鲤商量。不提。

这里二凤等五人飞近黄晶殿前，见殿中霞光腾耀，殿门业已大开。忙飞进去一看，初凤正对着那总图面带愁容，行使魔法，众人自是不便询问。约有半盏茶时，初凤方转了怒容，回身问道：“今日外层主阵何人主值？怎便擅离职守？如今敌人已经深入重地，冲破无形沙障，直达三层主阵，将外层枢纽大衍图内应生神柱，用法宝断了十余根，连破外层十七个阵图。如非我事先谨慎，将内层总图设此殿内，全阵被毁，俱无人知道，岂不枉费我们多年心血？总算中央主阵未破，还可重新整理复原。不过敌人上门欺人，如此猖獗，必有重大来头。难道一路进来，你们就毫无觉察么？”金须奴便把峨眉掌教真人派了两个门下投书借水，恰值众人为了庆贺三位公主寿诞，炼法娱宾，防守延光亭的人接信之后不敢妄入，想是来人等得不耐，便仗势逞能，硬冲进来，不但冲破两层无形毒沙神障，还将神蛟左爪断去一只等语，略说一遍。初凤先听是峨眉派来的，颇为惊讶。及要过书信一看，一则上面没提来的两个童子名字，未免心疑；二则来人先礼后兵，不等人回，即行动手，分明是预先得了师长之命，纵非妖童甄海余孽，这般强横，已是欺人太甚；又听神蛟受伤，越觉来人可恶。不由勃然大怒道：“无怪许飞娘说，峨眉门下专一欺压良善。我海底潜修，与他素无仇怨，竟敢纵容门下上门欺人。我此时已将阵法倒转，敌人纵有异宝，也不能再行破坏，不消片刻，便被无极圈锁住。此时必仍在在大衍图前卖弄玄虚，不知就里，决难逃走。你五人先出去会他，无须匆忙。到了那里，来人如仍未被陷，先问明了来历姓名，是否妖童甄海余孽，然后和他动手。我这里自有妙用。暂时不可伤他性命，等他生擒到此，一面尽情惩治，一面派人与峨眉送信，叫他前来领人，羞辱他一场，看他有何话说？我不信凭仗我这神沙甬道，海底珠宫，他能把我怎样！”说罢，二凤等五人便领命出去迎敌。

这时大衍图中阵法枢纽业经初凤用了魔法，倒转变化，金蝉剑光已是无能为力。只要再过些时，无极圈便要发动。偏巧三凤因今日恰值自己轮值，连被敌人毁去十七个仙阵，忿恨到了极处，竟不等初凤这里妙用发动，匆匆催着众人运用魔法，缩河行地，直从大衍图中赶出。这法行使起来，沧海一粟，户庭千里，何况神沙又是自己炼成之物，那消顷刻，便即到达。五人一现身，便将金蝉、石生团团围住。三凤本来就急于动手，再一听来人出言无理，更是怒不可遏。再一听二人只说是峨眉门下，仍未说出姓名，好像故意隐瞒一般；何况二人身量虽略有高低，却都是仙风道骨，丰神俊朗，装束打扮也差不多，看去颇与同胞弟兄相似，更以为是甄海之子南海双童，越发加了仇恨。破口大骂道：“大胆妖童余孽，竟敢擅入仙府，今日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言还未了，手一指，剑光先飞出手去。三凤这口仙剑虽是金庭玉柱藏珍，又经过她姊妹三人多年祭炼，毕竟旁门奥妙，哪里是金蝉霹雳剑的对手。碧荧荧一道光华刚飞出去，才一交接，就差点被金蝉双剑绞住。还算人多势众，二凤、金须奴、慧珠、冬秀见三凤业已动手。也相次将剑光放起。金蝉、石生见敌人势盛，暗打一个手势，二人联合一起，红紫两道光华，一

溜银雨，夹着殷殷雷电之声，与敌人五道碧光斗将起来，各自耀彩腾辉，不分上下。

金须奴原因初凤有生擒来人之命，又因神蛟受伤，一时忿怒，随众出战。这时一见敌人剑光神妙，变幻无穷，暗忖：“来人年纪俱都不大，不过峨眉门下后辈新进之士，已有这般道力本领，掌教诸人可想而知。”正在惊诧，猛又想起：“当年嵩山二老两番相助，往月儿岛取连山大师藏珍时，曾说异日如有峨眉门下有事于紫云宫时，务要看在他二老分上，少留香火情面。今日既已应验，如果遽下毒手，不但二老分上交代不过，而且未劫未完，先树强敌，将来岂不更多阻难？再者来的这两小孩，俱都一身仙骨，宿根深厚。南海双童仅是妖人余孽，纵然学会道术，初入峨眉几天，哪有这等气象？三凤不问明来人姓名来历，便自动手，万一误用厉害法宝伤害了他们，此事更难收拾。”越想越怕，便不肯施展法宝，口中大喝道：“来人既是峨眉门下，当非无名之辈，不肯通名，却是为何？”金蝉喝道：“小爷金蝉，这是我师弟石生。谁还怕你不成！”石生，金须奴还未听人说过。却知金蝉是峨眉掌教真人爱子，几次听许飞娘讲起。今日一见，果是活不虚传，越发不敢冒昧。

斗了一会，三凤连使眼色，催金须奴使用法宝。金须奴心已内怯，故作不解。三凤性情偏狭，贪功好胜，因今日敌人入阵，咎在自己擅离职守，不愿由初凤发动阵法去困敌人，居心要将敌人亲手除去。再一听来人道了姓名，虽非南海双童，却是飞娘大仇之子，更想见好飞娘，卖弄自己本领。见金须奴不肯下手，本有嫌隙，越以为他存心敷衍，不肯相助，不由忿恨到了极处。那金蝉、石生的飞剑，各具玄门真传，疾如电掣星流，稍一疏神，便要吃亏，逼得她匀不出下手工夫。好容易才借遁光纵开一边，已是气到极处。略一停顿，便将那柄璇光尺取将出来。这尺自到三凤手中，便知是一件异宝，当时只苦于不知运用之法。自从甄海侵犯紫云宫，二凤无意中用璇光尺解了初凤之危。暗忖：“此尺不知用法，已有如此神妙，如再加一番苦功祭炼，岂不更是厉害？”索性不再研究原来用法，径照天书副册上炼宝之法，重新祭炼。不消多久工夫，居然被她炼成，专破敌人法宝飞剑。此时刚一出手，便转起数千百道五彩光圈。二凤等四人知道厉害，忙各将剑光收回，退向一边，以防有损。金蝉、石生正斗之间，忽见先前一道青光退出，接着便见先动手的那个女子从身边取出一件法宝，飞出无数五彩光圈，余下敌人也都纷纷退出。同时自己飞剑才只与那光圈接触，便差一点被它卷上，幸是二人收转得快。金蝉起先因敌人势盛，恐防又有别的邪法，早取出天遁镜备用。一见来势不佳，一面疾收飞剑，一面早把天遁镜照出手去。两件至宝遇在一起，千丈金光霞彩，竟将那无数五彩光圈扭住，幻成奇观。

第一五七回

四女困双童 异宝护身欣脱险 一心成两用 前言在耳苦求全

三凤先以为敌人手到擒来，谁知那璇光尺虽然厉害，到底只经过魔法祭炼，不是本来面目。那些大小光圈，只在金光红霞影里飘轮霞转，消长不休，一面是转不上前，一面是照不过去，倒也难分高下。这时不但金须奴一

人惊讶，便是二凤等人，也觉峨眉门人名下无虚，敌人竟有这样宝物，把以前倚势轻敌之心全都收起。三凤见自己只管和敌人相持，余人俱都袖手旁观，料自己单人独手不能成功，再也忍耐不住，不禁向着二凤、冬秀、慧珠三人大喝道：“峨眉小辈如此猖狂，众姊妹还不施展法宝将他擒住，等待何时？”这两句话，除金须奴是故作痴呆外，早将二凤等三人提醒，纷纷从法宝囊内各将法宝取出。正待施为，忽听后面甬道深处隐隐有风雷之声，知道阵法业已发动。回身一看，果见一团红霞，拥着一个与太极图相似的圈子，发出百丈红光，疾如奔马，飞将过来。除三凤一人还在和来人对敌外，余人俱各停手避开，站在一旁，静候成功。金须奴一见阵法被初凤倒转发动，敌人万难逃走，心中想起二老前言，好生焦急，只得故意大声喝道：“大公主已将阵法倒转，敌人万难逃走，三公主还尽自与他相持则甚？”金蝉、石生见连天遁镜都不能奏功，已知这里敌人非同小可，自己身在重地，本就留意。猛见对面甬道深处，一团红霞拥着太极图飞来，忽又听金须奴这么一说，益发心惊。刚在踌躇进退，猛又觉身后一股奇热，觉着适才进到第三层阵口所遇的那一种压力，又从四外挤压上来，才知再不逃走，势便无及。也是二人命不该绝，三凤听金须奴一喝，不知他是存着万一之想，故意提醒来人。心想：“阵法倒转，前后埋伏俱已发动，乐得坐观敌人入网。”便将璇光尺收了回去。金蝉、石生都机警非常，一见对面五彩光圈退去，心中大喜，更不恋战。金蝉收转宝镜护身，石生早展动弥尘幡，化成一幢彩云，由金蝉镜光冲破无形神沙阻力，比电还疾，一晃眼，便冲出重围，直往迎仙岛甬道外面逃去。三凤等人眼看无形神沙与太极图一齐发动，敌人转眼入网，万无逃走之理，万不料敌人身边会飞起一幢彩云，将全身笼罩，往前冲去。金光影里，照见彩幢所到之处，那些无形神沙都将原质显现，数十百丈深厚的五彩金沙，竟被冲成了一个巨洞，宛如滚汤泼雪，立见冰消，再也包围不上。说时迟，那时快，金光彩幢只在众人眼前闪了几闪，便即没入暗影之中，不知去向。纵有阵法宝物，也来不及施展，大家都骇了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一会工夫，初凤也自赶到，见敌人一个也未擒到。问起众人，金须奴便抢在头里，说了经过。初凤闻言，才知峨眉果非易与，不由害怕起来。暗忖：“自己费了许多心力，炼成这一条长及千里的神沙甬道，只说不论仙凡，俱难擅越雷池。如今峨眉首要并未前来，仅凭两个后辈，就被他闹了个马仰人翻。虽仗自己防范周密，敌人并未得手。可是人家一到，便将外层阵法连破去了十六个，末后又被人从容退去，一根毫发俱未伤损。

似这等任凭外人来去自如，异日怎生抵御未劫？”一面想到强敌的可虑，一面又想到异日切身的安危，好生忧急。深悔自己不该听信飞娘之言，闭殿炼什法术，今日如果自己在场，得知此事，势必早把来人延接进去，纵不借水，也用好言婉却，怎会闹得骑虎难下？又一想：“错已铸成，敌人暂时虽然逃走，天一贞水未曾取去，使命未完，必然再来。宫中神兽龙蛟已被敌人断去一爪，如再将天一贞水好好奉上，休说太伤了紫云宫体面，众人也必不答应，而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越想越难过，不知如何打算才好。正在愁思，金须奴看出初凤有些内怯，举棋不定，便乘机进言道：“其实这两个峨眉门下也是性子太急，偏巧我们又都有事，守岛的人不敢擅入殿中通禀，以致他们妄行撞人，伤了和气。否则当初月儿岛承嵩山二老相助取宝时，也曾托过我们，看在白、朱二位道友分上，也不见得吝而不与，怎会闹成仇敌之势？”一句话把初凤提醒，决计暂时仍是回宫，加紧防守。万一来人再次

侵入，便是擒到了手，也不伤他。只等白、朱二位出来转圜，立刻卖个人情，将天一贞水献出，虽然有此委屈，还可两全。想到这里，觉着事情还未十分决裂，心才略宽。便命金须奴专守外层主阵，不得擅离。其余众人回转宫中，重将全甬道阵法整理复兴，以防敌人卷土重来。

众人先因初凤阵法未收，前面有无形神沙阻路，无法追赶敌人，只得暂候。及见初凤赶到，听完经过，以为她必如众人一般忿怒，必定随后追赶。谁知她面带忧疑，呆立了一阵，竟命众人回转。阵法被破，龙蛟受伤，吃了许多无理的亏，还不如初次闻警时那等着恼，俱都猜不出是何心意。三凤更是心中不服，怒问道：“大姊，我们就眼看两个小辈上门欺了人逃走，就不管么？”初凤知她在火头上，难以理喻，便答道：“据你们说，敌人所用法宝如此神妙，逃时疾如电逝，我来已过些时，怎追得上，何必徒劳？来人天一贞水不曾取去，焉有不来之理？我们只在宫中等他，加紧准备，到处都有埋伏，又不比先时是措手不及，事出仓促，难道还怕擒不到他么？”三凤早从初凤言语神色上看出是金须奴闹的鬼，恨在心里，当时也不说破，只冷笑了两声。初凤去寻龙蛟那只断爪，已被来人飞剑绞碎，又经一场恶斗之后，残趾断踵，拼凑不全，心中也甚烦恼，只得拿了，闷闷地带了众人回转宫中。三凤料定金须奴素来不喜许飞娘，又受有嵩山二老嘱托，初凤命他把守外层主阵，到时必要卖弄人情，去见好于人。想起自己以前和冬秀在月儿岛定计盗宝，结果弄巧成拙，反吃亏苦，只白便宜了金须奴一人，不禁勾起旧仇。

打定主意，日后擒到来人，峨眉派讲理服输便罢，如若不然，一不作，二不休，与五台、华山等派联成一气，去与峨眉为难。自己姊妹三人，索性在各派群仙之外另树一帜，有何不可？如说峨眉势盛，多树强敌，于异日末劫有害，眼前峨眉的大仇敌如飞娘等人，仍是好好的，也未见峨眉派把她怎样。经过这一番胡思乱想之后，便向初凤讨令，由冬秀去保护天一贞水。这时初凤虽已略知轻重利害，无奈运数将尽，又不该听信飞娘之言，闭殿行那狠毒不过的魔法，不料中途出事，法未炼成，人却入了魔道，变了心性，举棋不定，也没寻思，便允了三凤之请。三凤暗中嘱咐了冬秀几句，一面先将天一贞水把住，一面由自己专一留心，暗中监防金须奴。静等许飞娘来庆寿时，再行合谋定计。不提。

且说金蝉、石生见势不佳，飞剑和天遁镜全无功效，四面的无形神沙二次挤压上来，对面那个太极图一般的圈子不知是什魔法异宝，不但前进不能，再不见机，还要陷身圈内，遭人毒手，双双不约而同，各将法宝挥动，一路将光华乱卷，直往阵外冲去。这次神沙有初凤主持，不比第一次是原设埋伏，自行发动，要厉害得多。二人虽仗着这许多异宝，运用玄功，拼命往前直冲，还被那神沙挤压得气喘吁吁。等到逃出甬道，到了迎仙岛上，已累了个元气耗损，力尽神疲了。料知后面敌人追赶不上，除迎仙岛外，海天辽阔，洪涛万里，无可落脚之处，只得暂在岛上隐僻处歇息，如果敌人造来，再作道理。

等了一会，敌人并未出现。喘息略定，石生想起乃母蓉波，自从入内送信，便未出来，不知机密是否被敌人看破，有无凶险，好生焦急。金蝉劝道：“听适才众妖人之言，伯母的信必然递到，我们机密决未看破，定在宫中无疑。现时妖人虽未追来，亭内少不得还要派人轮值，只不知有无妖法隐蔽。只等元气稍复，往那亭内探视，如遇有人，且先不进甬道，擒到无人之处，当可问出底细。伯母如有什灾劫，来时各位前辈师尊早就提起。等天一

贞水取到了手，我们问明伯母能否脱身，再行设法，此时只管忧愁则甚？”石生道：“甬道千里，魔法厉害，如今敌人又有了准备，我二人再想进去，恐非易事哩。”金蝉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魔法虽厉害，我二人业已经过，使命未完，怎好回去？我们头次下甬道，因为怕和伯母相左，又还打着先礼后兵的主意，顺着路途入内，经过一层，又是一层，我们不知阵中奥妙，只能胡乱相机应付，容易惊动敌人，阻隔甚多。

这一来，已看出我们这几件法宝的妙用。二次入内时，只须我二人将所有法宝同时施展，如能闯过这条甬道，到了宫中，便有望了。不过那两层无形沙障却真厉害。头一次无人主持，还觉好些。末后一次竟跟定人挤压，直到甬道口方止，真费尽无穷的气力，歇了这么一会，我身上还觉着有些酸痛。最好能先将防守的人擒来一个，问出一点机密，下手便较易了。”石生道：“我们来时，李师伯早料定善取不易，曾说派两位有本领的同门随后相助。纵然弥尘幡飞行迅速，差不多也出来了一日一夜，怎地还未到来？”

正说之间，忽见一道银光从延光亭那面飞起，沿岛盘旋低飞，似在寻找敌人踪迹。

二人存身的地方，在岛边一块凹进去的礁石之内，极为隐蔽，便是宫中诸人也从未到过，一时不易为人发现。那银光先时飞行较缓，后来越飞越疾，时高时低，从全岛连飞绕了六七匝。有时也飞近二人藏身的近处，却未落下，银流飞泻，一瞥即逝。二人正要准备出去相会，那银光倏地升高数十百丈，又在空中盘飞起来。金蝉方觉那道银光，与石生飞剑家数有些相似，忽见青紫白三道光华如长虹经天，银光便感不支，拨转头，流星飞泻一般，直往延光亭中落去。金蝉认出来的是英琼和轻云，好生欢喜，不等下落，便即迎上前去，接了下来。那与轻云、英琼同来的，是一个女子，看去举动虽然老到，身材却极矮小，颇似七八岁的幼女，相貌也极清秀。穿着一身青色衣服，腰系紫绦，提着一个长约七八寸的紫荷包，背插一口尺多长的短剑。一双星眼，威光显露，迥非寻常新进可比。大家相见之后，互道姓名，才知那女子乃云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崖千尸洞一真上人最心爱的弟子、神尼优昙的侄甥女神婴易静。金蝉在九华山学剑时，曾听妙一夫人说过，此女生具慧质仙根，不但剑法高强，还精于七禽五遁，道术通玄，本领高强，已经得道多年，身材却异常矮小，所以有女神婴的称号。当她剑术初成时，因为性情刚烈，疾恶如仇，屡次在外惹事结仇，专与异派作对。有一次惹翻了赤身教主鸠盘婆，几乎被敌人用倒转乾坤大法，九鬼淡生魂，送了性命。多亏乾坤正气妙一真人走过，硬向鸠盘婆讨情，才得免难。一赌气逃回山去，立誓不能报复前仇，决不在人前露面，由此再未听人提起她的踪迹。自己闻名已久，不想在此不期而遇，好生心喜。便向英琼问道：“你和周师姊为何这么久才来，莫非今早才动身么？”英琼道：“哪里，你们一走，我二人没待多时，便动身了。”正要往下说时，轻云拦道：“这里密迩紫云宫，我们在路上已知天一贞水还未到手，与紫云三女动了干戈，适才还有一个敌人，一照面，便被他逃走，大家急于见面，也未追赶，此时必入宫中报信邀人。这些话，且等事完再说。

还是先问二位师弟，怎样与人动手，宫中情形如何，以便相机下手为是。”金蝉道：“说起来话长。我二人元气都略受了点伤，周身还在酸痛，须要略微歇息些时。况且此时神沙甬道内防备甚紧，去了未必成功。我们正打算打坐片刻，运转玄功，将真气复原，再去擒来一个防守甬道的敌党，拷问

一些虚实，再行入内。恰值那道银光升起，好似四处搜寻我二人的踪迹，我们正要上前擒他，便遇三位师姊到来，将他惊走。甬道中妖法神妙，甚是厉害。我们已知紫云三女寿辰在即，一二日内必有异派中人前来庆寿，可以乘机下手。掌教师尊尚未回山，凝碧崖五府开辟，群仙盛会，还得些日，无须急在这一两天工夫。今天我们入内，遇险逃出，敌人未曾追赶。适才虽有一个敌党出来探视，想是查看我们回山去未，或者是诱敌之意，也未可知。看这里光景，定是仗着甬道厉害，多设埋伏，严阵待敌，以逸待劳。我们不去寻他，不致出来惹事。我二人已受了不少辛苦，正可趁此时机，略谈片刻，打一回坐，等元气康复之后，再行一鼓作气，奋勇入内。

再如不成，便等三女寿日，相机下手，忙它则甚？”轻云仍恐有人窥伺，用邪法暗算，不住朝四外留神查看。女神婴易静见了不耐道：“我们原要寻他，还怕他来么？我正想听二位师兄说甬道中情形，周师姊无须过虑，我自有道理。”说罢，便将秀发披散，拔出背后短剑，禹步行法。一阵清风过处，众人只觉脚下软了一软，别的也无甚动静。

易静笑道：“我已用七禽遁法，敌人不暗算我们还好，否则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叫他来得去不得。我们索性围坐石上，畅谈一阵，容他听个清清楚楚，再拿他开刀吧。”众人还没听出言中还有别的深意，便依她同在礁石上坐下，互谈经过。英琼性急，先由金蝉说出与紫云三女反脸动手之事，然后再由英琼说来时经过。

原来轻云、英琼自金蝉、石生一走，便由鬍仙李元化略说程途机宜，命她二人同驾仙雕，随后赶去接应。先时英琼以为天一贞水有妙一真人书信，还不手到取来，并不心急。及至起身空中，飞行了一会，轻云笑对英琼道：“你还不催佛奴快走，弥尘幡多快，莫要接应不上呢。”英琼道：“这次接应，不过李师伯为备万一起见罢了，难道紫云三女这般不知轻重，吝而不与么？否则何必命我二人随后起身，又骑着佛奴前去，不御剑飞行呢？”轻云道：“你哪里知道。我们俱是未学后辈，皆因宿根深厚，时机太巧，才遇见这等旷世仙缘，入门不久，便到了今日地步。如按寻常道人，正不知要经受多少险阻艰难，灾厄苦难呢，哪有这般容易？此次之行，如果事情容易，师尊选人时，必要挑灾厄已满的门下，也不会派我们两个打接应。须知五府开辟，门下弟子赐服师祖所遗灵丹之后，我们虽离超凡入圣还远，大半总有半仙之分。石生入门，功劳不多，听玉清大师说，他异日所得甚厚，此次紫云之行，对他必然含有深意。掌教真人那封书信，不过是先礼后兵之意。闻得天一贞水乃地阙至宝，与峨眉颇有渊源，三女何人，岂得据为私有？我看飞剑传谕，既有便宜行事之言，这事不但运用全在我们，恐怕还要大动干戈，不只我们四人可了。你没见我们行时，玉清大师曾拿着优昙大师一封手札，交与李师伯，又朝我二人含笑点头么？只不知命我们驾雕前往，故将形迹示人，行又较缓，是何原故罢了。”英琼闻言，也觉有理。正要催雕快飞，那神雕佛奴自从轻云说它飞行迟缓，早展动铁羽钢翎，疾如箭射般往前飞驶。二人在雕背上凭凌苍宇，迎着劈面罡风，御虚飞行，顷刻千里，比起驾着飞剑飞遁，也慢不了多少。知道神雕道行日益猛进，甚是代它高兴。飞行了两三个时辰过去，遥望前面，山峰刺天，碧海前横，已抵海隅，再有数千里远近，便可到达。正自快意，猛觉神雕身子往下一沉，还未及看清下面，神雕一声长鸣，重又往上升起。刚飞到原来高处，倏又往下沉落，这一次竟落有数十百丈高下。

第一五八回

炼法中魔深 与拒违衷棋不定 飞行经海上 救援逢阻遇偏奇

英琼本已听出神雕报警，不由又惊又怒。忙向下面一看，脚底下三面皆是山峦杂沓，一面临海，展现出一个大约数百顷的平原。当中建了一所宫殿，琳宇金阙，玉阶朱柱，回廊曲槛，华表撑天，看去甚是庄严华丽。大殿阶前有一大平台，广约百亩。先时目光被山挡住，这时刚刚飞过一条高岭，正临殿宇上空，由高下视，一目了然，看得极其清楚。偌大宫殿，竟不见一个人影。可是神雕双翼，已是吃什么绝大的力量吸住，只管奋力腾扑，不能前进，渐渐还有下沉之势，二人知道定有妖人藏在殿中作祟。眼看神雕飞落越低，鸣声越疾，先没看出神雕双爪已吃人法宝套住。及至二人离了雕背，刚要往下飞落，去寻殿中妖人，英琼慧眼猛然看见神雕脚下似有一股青气，颜色极淡，看得甚真，时隐时现。因见神雕鸣声凄凉，飞腾不起，一时情急，顾不得先寻妖人，将手一指，紫郢剑化成一道紫虹，脱匣飞出，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往神雕脚下绕去。起初英琼心理，不过姑试为之，那青气看上去似有若无，并没确定是敌人法宝。不想竟奏奇效，剑光才绕到神雕双爪之下，便听无数裂帛之声同时发作，那青气由隐而现，哗哗连声，全都变成万千缕长短青丝，雨雪一般满空飞洒，随风飘落，斜阳影里，顿成一片从未见的奇观。

那神雕本来拼命往上挣扎，脚底下束缚一去，铁羽翻风，一声长啸，振翼便起。因为用力太猛，直似弹丸脱手，眨眼直上青旻。那些万千缕的青丝，经了这两翼的风力鼓荡，益发似杨花乱飘，翻滚浮沉，半晌还未落到地上。神雕佛奴已有千年道行，何等通灵厉害，两翼神力何止万斤，岂能轻巧巧便被人套住，不能脱身？而且一脱网罗，便如惊弓之鸟，直没云空，不再飞回。殿中人的厉害，已可想见。

二人如果见机，自己又有使命在身，敌人既未出面，正好赶上神雕，骑了飞去，岂不是好？及至破了敌人法术之后，不但英琼因为神雕吃了大亏，妖人无故寻衅，心中忿恨，便连轻云也觉这般海滨荒寒之区，却有这般华丽的一所宫殿，此中主人决非善类，不知便罢，既已遇上，又无故与人为难，岂能再容他在此猖獗？加上自从紫郢、青索合璧以来，到处纵横，所向无敌，也未免略有骄意。还算是加了一分谨慎，下去时节，招呼英琼，如果敌人厉害，须要合而为一，不可分开。英琼气愤填膺，闻言也没在意。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神雕振羽高翔，青丝断落，飞舞零乱之中，二人只略一招呼，早同往殿前平台之上飞去。毕竟轻云见闻较广，又比英琼持重，飞离平台还有数十丈高下，猛一眼看出那平台竟是一块整玉所成，不但五方十色，暗藏六合阵法，而且光华隐隐，彩霞腾耀。想起昔日在黄山学剑时，餐霞大师曾经说过，如遇这等境地，定有能人主持，千万不可妄入。忙将遁光一催，拦向英琼前面，口中喝道：“琼妹且慢！敌人无礼。我们须守教规，不问明是非，未奉师命，须要叩门而入，不可妄入入室。”英琼心想：“教规虽然如此，眼看敌人恶行已露，明明妖邪一流，还与他讲什礼教？”正要答话，吃轻云剑

光一拦，再往前一逼，双双一同降落在平台之下。英琼原本想直入大殿，去寻敌人算帐。一落地正待张口相问，轻云忙使眼色，将她止住。英琼方在不解，轻云已朝殿上喝道：“我二人奉了师命，骑雕打此经过，并未打扰，尔等无故阻拦，是何道理？还不出来答话，我二人要无礼了。”

言还未了，忽见一道青光，从大殿内直飞出来。英琼正要迎敌，来人好似早已知道，在离身十丈以外首先落地，现出全身，乃是一个二尺多高，生得奇形怪状的小孩。轻云看那小孩生得又胖又矮，一双黄眼生在额上，鼻子高耸朝天，加上底下一张阔口和一个又大又圆的蛤蟆头，越显丑陋非常。不过小孩形状虽似妖邪，那道青光来路又非旁门左道；而且小小年纪，便有这等道力。宫殿又这么大，如非妖邪，其中能人必不在少。正在寻思，那孩子如飞也似摇着双手跑了过来，说道：“这里是海仙湾玄龟殿。今日全殿的人都各在殿宇中做晨参，只我兄弟两个轮值。起初看见这只黑雕神骏，这东西太大，飞行又高，我兄弟也没看清上面有人，冒冒失失地打算放起青瑶锁，去将它捉住，收眼养了玩。一见上面有人下来，知道惹祸，我正想命我兄弟快将法宝收回，已为你们飞剑所毁。好在你们坐骑未伤，我们也是事出无心，伤了一样至宝，已经晦气，悔之无及，何必得理不让人，又寻上门来？你们走你们的，岂不甚好？”轻云见来人说话不亢不卑，未必好惹；又想起使命在身，急于上路，已有允意。见英琼怒仍未息，正想借势收篷，答言劝走，忽然大殿内又是一道青光飞出，落地现出一个相貌俊美，英气勃勃，年约十六七岁的童子，一见便朝二人说道：“你们在此乱喊些什么？我虽同你们开了个玩笑，我的青瑶锁却被你们飞剑斩断。少时我祖父完了晨参，还不知想什么法儿交代，我不寻你们，你们倒上门欺人。对你们说，省事的快走，我弟兄认晦气，不与你们女流一般见识；再如迟延，我便把你二人擒住，做我殿中侍女，稍微做错点事，便打你们五百海蟒鞭，叫你们吃罪不起。”

言还未了，英琼一听他出言强横，比先来那个要不说理得多，不由勃然大怒，喝骂道：“大胆妖童，无故开衅，还敢出言无状！”说罢，手一指，剑光便飞上前去。先来那个见英琼动手，口中骂他妖童，也怒骂道：“好个不知趣的丫头，放你生路不走，谁还怕你们不成！”一面说，弟兄两个的飞剑早先后放起迎敌。二童剑光哪是紫郢剑敌手，轻云青索剑还未放出，两下略一交接，已感不支。英琼满心气恨，哪肯放松，一道紫虹如龙飞电掣，把二童的飞剑压得光芒渐减，势颇不支。轻云也恼那后来童子无礼，不过已从来人言谈动作和飞剑家数上，看出来人不是妖邪左道，知是海外散仙一流，而且“玄龟”两字，又好似在以前听人说过，故不肯轻易动手。无奈双方已成僵局，无法和缓，只得静以观变，相机处置。三道剑光在空中斗了不多一会，这两弟兄万不料敌人飞剑如此厉害，本想引敌人到那平台之上，无奈剑光被人逼紧，撤不回去，只急得满面通红，无计可施。轻云见双方虽相持不下，敌人业已势败，便劝英琼道：“我们还有事在身，饶了他们吧。”话才出口，内中一道剑光已吃紫光绞住，立时粉碎，青芒飞落如雨。

另一道势子略松，被一童收了回去，喊一声，直往大殿中飞逃。

英琼得了胜，怒气稍解，又听轻云催走，本未想追。抬头一看，神雕佛奴仍在空中极高之处往来飞翔。正要飞身上去，猛听大殿内一声娇叱，又是两道青光，一个全身缟素的淡妆少妇，后面跟着先前那两弟兄，一同飞身出来。一照面便喝道：“何方贱婢，敢毁吾儿飞剑？速速通名纳命！”英琼听她一见面就骂人，哪里容得，也不容轻云答话，早将紫郢剑飞将出来。那少

妇见了英琼剑光，好似有些吃惊，忙对二童喝道：“让我独擒这两个贱婢，尔等不可动手。”二童会意，径自闪开，袖手旁观。轻云见那少妇剑光虽非紫郢剑之敌，却比起先前二童要强得多，英琼一时半时取不了胜。暗付：“紫郢仙剑，以前未合璧时，也曾敌过许多异派能人，并未遇上敌手，这少妇的飞剑，竟有如此功力，再若恋战下去，万一又勾出敌人的助手，脱身更是不易。自己忙着往紫云宫去，无端遇见二童，业已耽延些时。莫如还是合力将她打败，好早些上路，省得误事。”想到这里，刚把青索剑放起助战，准备双剑合璧，将敌人飞剑绞碎，只要她一败走，立时便舍了她飞走。等紫云宫事毕归来，向师长问明这宫殿中人的来历，再作计较。谁知那少妇与英琼刚一交手，便知道自己飞剑不是敌手，一面喝退二童，暗中早在那里准备擒敌之法。

也是该当英琼、轻云二人要结这场想不到的闲怨。就在少妇法术未及施为出来之际，轻云的青索剑已经飞起。先前轻云敌那二童，因见既不是妖邪一流，殿中人必然不好惹，只想略加儆戒，使其知难而退，还留了点情面。这时急于脱身，一出手，便将本门心传施展出来。那少妇单打独斗，尚非对手，如何经得起双剑合璧。二道光华在空中只一绞，少妇便知不妙。一面又在暗中行法，哪里收转得及，立时断虹也似坠将下来。英琼剑光欲要跟着下去伤那少妇，轻云忙喝：“琼妹勿伤敌人，我们且走，由她去吧。”说时，青光刚将英琼的紫光拦住，忽听少妇身旁二童拍手笑道：“无知丫头，今番看你们往哪里走？”一言未了，英琼、轻云猛觉天昏地暗，阴风四起，黑影中千万道红光像箭雨一般，夹着风雷之声，四面射来。喊声不好，忙和英琼一声招呼，二人连在一起，身剑合一，想要冲出去时，敌人阵法业已发动，将二人困住。二人刚被陷时，不知敌人早暗用颠倒乾坤五行移转大法，将殿前石台上预先设好的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移向对敌之处，将自己困入阵内，还以为敌人左不过使什么五行遁法而已。凭紫郢、青索两口仙剑，当年华山、五台派史南溪等一干妖人暗袭凝碧仙府，设下都天烈火大阵，有万丈烈火，无量风霜，何等厉害，尚经不起双剑合璧，不消顷刻，全都消灭，在这里岂有冲它不出之理？谁知在黑暗中飞行了一阵，虽然暂时没有别的动作，可是老飞不出去，连神雕鸣声也听不见。正在惊讶，忽听先见那两个童子中，后来的一个发话道：“两个丫头，休得逞能，想要逃走才是作梦呢。你们已被我母亲暗用仙法困入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之内。

只因你们还算运气，我祖父早参灵空仙阙，神游太清，归途又要往星宿海去看望我大师叔，尚未回殿，我母亲虽将你们困住，未奉法谕，不便伤害你们罢了。依我金石良言相劝，快快将你们所用两口仙剑献出，赔还我母子，我母亲念你二人年幼无知，必能手下留情，饶你们乘隙逃命；否则明日我祖父回来，得知你们上门欺人，必将阵中真假五行发动，叫你们形神消灭，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英琼闻言，只是加了几分忿怒。轻云却因童子之言，猛想起昔日在黄山曾听师父餐霞大师说起，天下群仙首脑源流，正邪各派群仙中，最著名厉害的，除了神驼乙休夫妇之外，在南海边上还有一家散仙。为首的是一个白发朱颜老者，姓易名周。此人在明初成道，因逢意外仙缘，拔宅飞升。只有一个儿子，无此仙福，在他成道前一年，为仇人所害，当时没有成仙外，还有他妻室杨姑婆，女儿易静，侧室林明淑、芳淑两姊妹，以及历劫六世的儿子易晟，儿媳绿鬓仙娘韦青青，孙童易鼎、易震，个个俱精通剑法，自成一

家，先在昆仑山星宿海飞鲸岛上修炼，后来将岛宫让给乃子易晟的师叔无咎上人居住，才举家移居南海。曾在那里用千年玄龟、海底珊瑚和那许多异宝，盖了一所宫殿。

因知过于炫奇，难保不有能人前去寻隙，又在殿前设了一座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其中神妙莫测，变化无穷，不知个中三昧的人陷身其中，除了死活由人处治外，休想脱身一步。虽还比不上长眉真人在凝碧崖灵翠峰所设生死幻灭晦明六门两仪四象微尘阵的玄奥，却也厉害非常。适才听童子说了殿名，听去耳熟，这才忽然想起。如果是他，只恐难以脱身。不由焦急起来。正打不出主意，又听那童子发话道：“大哥，母亲命我们在此运用阵法，这两个丫头兀自不肯服输。她们毁去我们的法宝，衅自我开，情有可原，但不该又将我们的飞剑连毁两口，分明欺人太甚。依我之见，母亲已将阵法发动，祖父回来，好坏都隐瞒不过，左右只有一个不是，不如将这两个丫头处死，得她们这两口好剑，赔我们也是好的。”说罢，那另一个好似不以为然，在那里低声拦阻，两人争执了一会。

但轻云、英琼仍然冲不出去，也未见什动静。

二人在黑暗中乱闯又有好多一会，不时闻得二童谈话声音，就在近侧不远，只是用尽方法，看不见人。几次暗运玄功，飞剑合壁，朝发声之处横卷过去，总是扑空，反遭二童讪笑。只得闷声不语，照着一个方向往前冲。好些时辰过去，忽见四处黑影中有千万道红影，似金蛇一般乱闪。二人不知敌人弄什玄虚，又想不出脱身之计，心中惦记紫云宫之行，焦急万状。幸而紫郢、青索双剑神妙，那千万道红光虽乱射如雨，一近身前，便自消灭，没有受着伤害。可是无论二人怎样上天下地，横冲直撞，总被黑暗包围，用尽方法，也难冲出阵去。后来轻云因听二童说话声音不离前后左右，知道敌人阵法厉害，自己虽是飞行老远，其实身子仍未离却阵内方圆数十丈之内，枉费许多心力，毫无用处。

便招呼英琼，停了飞行，聚在一处，只将剑光运转，护住全身，伺隙观变。身才停飞，又听敌人在那里喁喁私语。

英琼气他不过，暗忖：“适才几次循声飞剑去斩敌人，俱未得手，反受了人家许多冷嘲热讽，因为屡击不中，便停下了手。如今已有两三个时辰，敌人必料自己不会再去徒劳，说不定此时已疏了防范。再者，前几次飞剑循声斩敌，因恐失事，俱是和轻云做一起，事前彼此示意，容易为人警觉。这口紫郢，乃通灵异宝，昔日自己初得到手，剑术未成，尚能随心所欲，来去自如，何况又经炼过。日前听玉清大师说，因为这剑乃长眉师祖炼魔之宝，万分神奇，妙用无穷。自己虽受峨眉心法，能以飞行绝迹，毕竟年时尚浅，功时还差，尚未将此剑的本能发挥一半。今日困入妖阵，历久不出，似这样相持，挨到何时方可脱身？何不和从先一样，心中默祝，冒着奇险，乘敌人一个冷不防，将剑发出，任它自去寻找敌人。反正仇已结成，纵难逃脱，伤他一个主体，也可略消气忿。”想到这里，把心一横，心中默祝：“师祖保佑，仙剑大显灵异，为我斩敌奏功。”倏地暗用玄功，分开剑光，直朝二童发声之处飞去。

那易氏弟兄因乃母绿鬓仙娘韦青青本在殿中有事，抽空出来会敌，一将敌人困住，便即回殿，行时再三叮嘱，只可生擒，夺她们双剑，赔还失剑，不可遽将阵法一齐发动，加以伤害。以为敌人已成网中之鱼，不久自会晕倒遭擒。谁知敌人虽被困入阵内，那两道剑光却是神妙莫测，护住敌人身体，

恰似红紫两道光华团成一个彩球，芒彩四射，在阵中电转星驰，滚来滚去，竟不能伤她们分毫。后来易震等了一会，实是不耐，与易鼎争论一番，拼着受责，将离宫上阴阳火箭发动，去射敌人。不料才一接近敌人，箭光便即消灭，这才不敢大意。又恐乃祖明日回殿，不知嗔怪与否，想再发动阵法，又恐一样无功，反伤异宝，也是在那里着急。头两次轻云二人飞剑去伤易氏弟兄，一则剑未离身，由着二女指挥；二则易氏弟兄人在明处，一见敌人剑光飞来，即将阵法略一倒转，便即避开，二人也忙着收回。及至屡击不中，二人停手，易氏弟兄果如英琼所料，以为不会再来，敌暗我明，未免略疏防范，再加英琼此次是以意灵运用，由紫郢剑本身灵妙前去寻敌，比较迅速得多。易氏弟兄正在阵中心打算擒敌之策，忽见敌人分出一道紫光飞来，才一看见，便已临头，喊声：“不好！”忙将阵法倒转，危机瞬息，刚得避开，那紫光竟是灵异非常，已是随后追到，逼得易氏弟兄走投无路，只得连将阵法倒转，苟延喘息，仗着阵法，变幻不停。英琼、轻云只见紫光在近身不远上下纵横，电射不停，不知敌人如此狼狈。否则轻云青索剑也照样飞起，两下夹攻，易氏弟兄休想活命。轻云先时颇恐英琼卤莽，及见剑光近侧飞绕，却未闻敌人讪笑，也未见有什别的动作，猜知不甚失利。

这一来，一方受着紫光追逼，一方又恐有别的失利，彼此都不知如何才好，两下里又经过好些时候。英琼因自己紫郢剑只管在黑影中飞掣，知道此剑灵异，一放出去，如不奏功，非经自己收回，决不回转。时间已很久，也恐闪失，正想收回，忽然一道白光在黑暗中出现，与紫光只略一交接，便听一个女子声音喝道：“鼎、震二侄，还不快收阵法，真要找死么？”一言甫毕，眼前倏见一亮，依旧天清日朗。二人的身子不知何时已移在殿前石台之上。面前不远，站定一个身材极其矮小的少女，手指一道白光，将空中紫光拦住，还在互相纠结。先见那两个童子，满脸忿恨，却在那女子的身后一言不发。

轻云一见这般情势，便知那少女定是解围之人，恐英琼飞剑厉害，又出外错，刚喊：“琼妹且慢！”那少女已含笑说道：“峨眉道友果是不凡，便连我这口阿难剑，也非敌手呢。我们俱是一家人，二位道友快请停手相见，免伤两家和气。”说时，英琼得了轻云招呼，又看出来人之意，便各自将飞剑收回，彼此相见叙谈。

果不出轻云所料，后来的这一个少女，便是易氏弟兄的姑姑、云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崖子尸洞一真上人心爱弟子、神尼优昙的侄甥女神婴易静。自从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魔法困住，九鬼淡生魂，吃了大亏，负气回山以后，除了每隔三年到玄龟殿省一次亲外，多年不曾出世。这次出山，一则因接了神尼优昙的飞剑传书，说峨眉教祖在峨眉山凝碧崖开辟洞府，群仙盛会，命她到日前去赴约；一则因自己所炼法宝已成，不久要去寻鸠盘婆算那旧帐。故此在往峨眉赴约之前，回殿省亲，就便取一些灵丹和贺礼带去。

行近玄龟殿上空，忽见殿前面九宫台上阵法发动。先以为父亲兄嫂定在阵中主持，暗忖：“何人大胆，竟敢来此侵犯？”及至入阵一看，仅是两个侄子易鼎、易震在内，已被一道紫光迫得走投无路，又认出那紫光的来历。父亲兄嫂不在，知道易震素来逞强，惯好生事，峨眉门下决不至无故侵犯，定是他兄弟两个趁着祖父、父母人定晨参之际，惹出乱子。阵法运用，又不能全知，虽将敌人困入阵内，反吃人家迫得这等狼狈。久闻峨眉门下用紫色剑光的只有两人，内中有一口紫郢剑，更是冠冕群伦，现为峨眉三英中一个

名叫李英琼的女弟子所有。这被困的也是两个女子，想必是她无疑。又想起昔日乾坤正气妙一真人救命之恩，无论来人是否有理，也须放她出阵才对。

想到这里，一面喝止住易氏兄弟，命他们将阵法收去；一面飞出剑光，去试试紫郢剑到底如何，果然厉害非常，好生赞赏。互相收手，一问起衅原因，才知其咎不在二人。

刚想唤易氏弟兄上前见礼，回身一看，只有易鼎一人尚躬身立在自己身后，易震已在双方说话时溜走。易静猛想起嫂嫂素常溺爱护短，与自己颇有嫌隙，必以为是帮助外人，欺压她的爱子，倘如闻信走出，决不甘休。父亲晨参，神游未回，无人制服得了，当着外人，岂不面子难看？忙对英琼、轻云道：“二位姊姊既奉师尊之命，有事南海，想已在此耽误些时。紫云三女近来与许飞娘等各异派妖人交深莫逆，决不借水。愚妹原意也往峨眉赴约，便道回家，取些礼物丹药。不想舍侄如此无礼，阻滞云程。现听大舍侄说，家父神游未归，正好陪了二位姊姊前往紫云宫，会那三凤姊妹。事毕归来，家父必已回转，那时便道下来，取了应带之物，随了二位姊姊，同往峨眉。岂非一举两得？”轻云道：“承蒙相助，感谢不尽。愚姊妹一时鲁莽，误伤尊嫂令侄飞剑，心实不安，意欲请出尊嫂，谢罪之后再走，如何？”易静道：“既是一家，事出误会，相见何须在此片刻？南海之行，关系重要，还以速去为是。”

第一五九回

秘阵困英云 海中兀立玄龟殿 片言消误会 天外飞来女神婴

轻云、英琼已经耽搁了将近一日一夜，巴不得即刻动身。只因知道了人家底细，易静又是那等谦和，觉得心中抱愧，不能不打个招呼罢了。一听易静这等说法，正合心意。

正要道谢起程，易静忽道：“二位姊姊先行一步，小妹对舍侄还有两句话儿要说，少时自会随后赶上同行的。”轻云一则急于上路，二则久闻女神婴大名，想试试她的本领如何，便和英琼一使眼色，各道一声有僭，便破空飞去。神雕佛奴本来隐身云空相候，见主人飞起，迎了下来。二人因要和易静比快，连雕也不骑，只嘱咐那雕随后跟去，到了迎仙岛，听命再行下落。说罢，回望下界，易静还在殿前石台上与易鼎说话，殿中有一道青光刚刚飞出。二人也不及细看，彼此一招呼，双剑合璧，化成一道红紫两色的彩虹，电闪星驰，直往迎仙岛飞去。飞行了一会，眼看下面波涛浩森，水天相连处，隐隐有一座岛屿，浮萍般飘浮在水面，知离目的地不远，易静还未追来。正在心喜，想到了岛的上空，再停着剑光等她到了，一同下去。

就在这催着遁光飞行的当儿，倏地一道白光，如经天长虹一般，从后面直追上来，与自己会合。二人心中暗自惊异，女神婴果是名不虚传。当下三道光华合在一起，同往前途进发。飞行迅速，顷刻之间到了迎仙岛的上空。三人看见一道银光盘岛飞翔，上下不定，易静性子最急，一问不是同道，便迎了上去。那道银光却也知机，先与白光接触，已是微觉不支，再与紫光一碰，更知不是对手，哪敢迟延，一拨头，便似陨星一般，往延光亭那一方飞

落下去。三人正要跟踪追赶，金蝉、石生已迎了上来，接下去彼此见礼。

因金蝉、石生元气还未康复，先由易静行法，将存身之地封锁，然后谈说经过。

彼此说完了紧要之言，金蝉、石生又在石上打坐。一个多时辰过去，二人先后运用玄功，复了元气，跳下石来，金蝉刚张口说，要往延光亭内，去偷擒一个轮值甬道的宫中徒党，来盘问底细。女神婴易静拦道：“二位道友且慢。愚妹初来，寸功未立，情愿代劳，擒一个妖党作见面礼如何？”说罢，不俟金蝉还言，猛地一声大喝，将手一指，面前不远，现出一个长身玉立的白衣少年，站在当地，一言不发，满脸俱是羞怒之色。

易静喝道：“你这厮苦朱吃够，还敢对我不服么？再不细说魔宫虚实，看我用禁法制你，叫你求死不得！”那少年也喝道：“俺杨鲤也是自幼修道，身经百难，死不皱眉，难道还怕你不成？我原是一番好意，被你错认仇敌擒住，又用法术禁制，出声不得罢了。”言还未了，金蝉、石生自那少年一现身，便看出他与蓉波所说内应好友杨鲤相似，听他道出姓名，忙说：“这位杨鲤道友是自家人，因为彼此均是初见，所以容易误会。”易静闻言，忙将禁法撤去，又向杨鲤致歉，才行分别就座，谈说宫中之事。

原来先时那道银光，便是杨鲤借着擒敌为名，自告奋勇，出来通风报信。偏偏金蝉、石生藏得隐秘，没有发现。三女一到，看出是外人，便动手，打又打不过，只得暂时逃将下去，意欲等来人落地，到了亭内，再现相见，相机行事。谁知下来时，又见两道剑光迎了上来，一道恰似一溜银雨，一道夹着风雷之声，与蓉波所说相似，才知后来三道是峨眉派来的接应。遥见五人聚在一起，便隐身过去，想听完了来意出面。谁知女神婴易静法术通玄，早已料到逃走的那一道银光决不甘休，暗中用法术下了埋伏，杨鲤身刚近前，便被困住。安静点还好，越想挣脱，越吃苦头，只得耐心等待。易静原知有人被擒，仍然故作不知，不动声色。直到把话说完，金蝉、石生元气康复，要去擒人来问，才将他现出。这一存心取笑不要紧，从此易静和杨鲤又结下仇怨，日后几乎两败俱伤。

不提。

杨鲤被释以后，因为素来好胜，又关系着蓉波的重托，恼也不是，好也不是，只得忍怒对石生说道：“令堂入宫交信，因值敌人行法未完，候了些时。不想二位已闯入甬道，伤了神蛟，连破去外层十六个阵图。虽然二位性急，不过不如此，紫云三女受了许飞娘蛊惑，也决不将贞水献出。如让她接书之后，好好款待，将二位迎请入宫，用善言婉谢，反倒不好翻脸，倒不如这样硬做为妙。目前大公主初凤正在重新布置已毁阵法，各处均添了法宝和埋伏，益发不易攻进。那天一贞水已交给三公主三凤，此女心性狭隘，为人阴险狠毒，最是难惹。现由第三层主阵二公主二凤的丈夫金须奴主持，此人曾受嵩山二老之助，在月儿岛连山大师藏真火穴之内得了许多法宝，虽然人较善良，可是道法厉害。神沙甬道长有千里，阵法随时变幻，妙用无穷。据我与令堂平时留心观察刺探，他那阵法虽属魔道，却是参天象地，应物比事，暗合易理，虚实相生，有无相应。数共五十，用者只四十九，其一不用者，乃阵之母。全甬道阵图，皆由此分化，虚阵不破，纵将四十九阵全阵破去，也无什大用。再加上各主要人的法宝，经我目睹过的，如烦恼圈、炼刚柔、两仪针、璇光尺等，更是厉害非常，不可轻视。”

金蝉便问道：“此阵如此玄妙，我见先前有一轮值之人，并无什道行，

但他往来无阻，莫非这些阵法俱不怕自己人误蹈危机么？”杨鲤道：“此阵以海底千年珊瑚贝壳和许多恶毒水产生物的精血炼成一种神沙，再用魔法筑就，名为神沙甬道，全以神沙为主。

全甬道共有三十层，最厉害的是无形沙障，任是大罗神仙，也难随意通过。我冒险泄机，也是为的此事而来。但凡宫中党羽，大半都有初凤给的一面护身通行的神筒。那在延光亭外轮值的人，除了这一面神筒以外，每人还有四十九粒沙母。这沙母乃当初炼沙时，从五色神沙中采炼出来的精华。得到手的，只有我与陆道友、龙力子、吴藩和宫中一个先来的妖道名叫于亨的五个轮值延光亭的人。除吴、于二人外，我三人均甚莫逆。那龙力子只轮值了一次，因他生具异禀，心性好奇，第一次轮值，就故蹈危机，把沙母试去了好几个。被那初凤在宫中总图中窥见阵法时动时止，猜出是他淘气。恰巧我在旁侍立，便命我去替他，将他唤入宫去责罚。我知龙力子年纪尚幼，最得宫中诸首要欢心，罚必不重，当时略留了一点心，把他的沙母索取一半。初凤问时，只说首次误触仙阵，一时害怕过甚，惟恐一粒无效，抓了一把撒去，及至二次又试，才知只用一两粒，便可平息，悔已无及等语。初凤果然被他瞒过。又经大家一求情，念其年幼无知，只训斥了几句。

恐他又轮值生事，便将余剩沙母追回，调了防守甬道人口的职司。事后一数，我共得了二十六粒。诸位有了这沙母，如在甬道中遇见神沙作怪，只须口诵所传咒语，用一粒沙母向上一掷，立时便有一团五色霞光，由小到大，往四面分散出去，便将阵中神沙抵住。

等到沙母与神沙相合，身已离了险地。只要把十三层沙障渡过，便可直达宫内了。不过话虽是如此，大阵口全有宫中一二首要人把守，便是寻常地方，也各有灵禽异兽盘踞。

我二人所能助力者，仅此二十六粒沙母，仍是有限，全仗诸位道法施为罢了。”说时，看了女神婴一眼，忿恼之色仍未减退。易静知他余忿未解，说话意思，似有点激将自己，故作不知，将脸往旁一侧。

英琼要过一粒沙母一看，大如雀卵，乍看透明，色如黄晶。再一细看，里面光霞潋滟，彩气氤氲，变幻不定，也不知有多少层数，知是宝物。众人传观之后，杨鲤便将从龙力子手中得来的二十多粒沙母，除自己留下两粒以备万一之需外，俱都交给金蝉去分配。又将用法咒语，一一口传。然后起身作别道：“我杨鲤道浅力薄，所知止此，只为陆道友重托，冒险出来，略效绵薄。不料为人误解，耽误了这许多时候。宫中诸人个个灵敏非凡，前者五台妖妇许飞娘来此，已对三凤说我行迹可疑，须加仔细，此番回宫，吉凶莫测。我原是自行投到，又加遇事留心，不似陆道友受有妖法禁制，就此脱身，本无不可。无奈丈夫作事，贵乎全始全终。想当初随家师往莽苍山兔儿崖访友，与陆道友相遇，承她不弃，下交愚鲁，心甚感激。不料后来闹出许多事故，在石中禁闭了多少年，方得成道飞升，又遇恶魔劫持，强令服役。虽说前孽注定，我总是个起祸根苗，追念昔日传我玄门道法盛情，不能自己，才投身到紫云宫门下，本想助她脱难。过了些日，才知三女因她是已成道的仙婴，恐她中途逃走，用魔法炼了一块元命牌，将她真灵禁制。

如不背叛三女，在宫中执事，永久可以相安；否则一有异志，只要被三女觉察，无论相隔千万里，三女略施禁法，用魔火魔刀去烧砍那面元命牌，陆道友立刻被烈焰烧身，利刃刺骨，不消两个时辰，化为青烟，形神一齐消灭。我与她誓共生死患难，说不得仍然忍辱负重，冒险回宫，一切听之命数。

那龙力子生相丑矮，一望而知，此事我已与他明说，诸位如在宫中遇见，他能为力，必定相助。如不得已，为掩敌人耳目，与诸位交手，须要手下留情，留异日见面地步。明日许飞娘同了几个妖党前来祝寿，我等相见固难，见亦无用。诸位道法高强，又得了这些沙母，最好早些下手，要省却许多障碍。天一贞水到手之后，诸位既与石生同门，当能为急母难，千万将那面元命牌盗走，将陆道友接返凝碧仙府，掌教真人自有救她之法。这机一失，陆道友更无超劫成仙之望了。我本拟助陆道友脱难，同入峨眉，寻求正道。如今无端受了挫辱，无颜同往，此念已消。等诸位这两件大事办完，送走陆道友，便去觅地苦修，侥幸小有成就，再图良晤。这数日内纵使相遇，也与仇敌无殊。此乃形势所迫，不得不尔，还望原谅。前路珍重。”说罢，又看了女神婴易静一眼，脚跟顿处，一道银光，直往延光亭内飞去。

轻云知他记了易静的仇，早晚定要报复，想劝说几句，业已飞走。易静笑道：“不想这人性情如此褊狭。当初因他用隐身法前来窥探，形迹诡秘，哪里料到是自己人？再加上他被我法术困住后，又不老实，屡次想用法宝飞剑暗算我，这才给了他许多难堪。

虽怪我做得稍过，其咎也是由他自取，既是一家，何不早点出头露面？他几番朝我示意，我看诸位道友面上，没有理他，谁还惧他报复不成？”轻云笑道：“这人倒也满脸正气，只是修道人不该如此恩怨太分明罢了。”英琼、金蝉齐声催道：“这些闲事，管它呢，我们快办正经事吧。”轻云也觉许飞娘一来，事更棘手，便命金蝉取出沙母，分与众人，以备缓急。只女神婴易静，因为适才杨鲤词色不善，嫌怨未解，不便借助于他赠的东西，再三不要。轻云苦劝不从，知她道法高深，既然执意不取，必有所恃，只得罢了。一数那沙母，共是二十四粒，除易静外，四人恰好每人六粒。

分配定后，便由金蝉在前引路，由岛滨暗礁上往岛心延光亭中飞去。到了一看，那圆形甬道中，现出一条直通下面的大路，看去氛烟尽扫，迥不似头一次入内，霞光乱转，彩雾蒸腾之象，便和众人说了。轻云等俱猜敌人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必是诱敌之计。

易静道：“此事不然。紫云三女已知我等此来，奉有师长之命，取那天一贞水，不到手，怎肯回去？头一次虽遇伏败走，可是使命未完，无论多么艰难，也须卷土重来，何必再用诱敌之计？其中定然另有文章。小妹当初曾受掌教真人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此时正应勉效微劳，为诸位道友前驱，一查就里。”说罢，便要越众进去。轻云忙拦道：“姊姊且慢。此次前来，重在那天一贞水，并非扫灭敌巢，仙府盛会不远，事情以速为妙。

杨道友所赠之物，不过留备万一。金蝉师弟携有宝相夫人弥尘幡，心灵所及，瞬息可达，捷于形影。我等还是会合一处，同驾弥尘幡下去。如能穿越甬道，同抵宫中，岂不省事？如真不能通过，再请姊姊当先，施展法力，破他阵势，也不为晚。”

易静道：“弥尘幡妙用，小妹久有耳闻，不过紫云三女这大衍阵法，出之天魔秘笈，委实变化无穷，除了精通地行妙术，在他甬道以外循着地脉穿行入宫，不能进去。昨日金蝉二道友侥幸入内，连破了外层十六阵，乃是出其不意，尚且那般烦难。今日敌人已是时刻留意，防备周密。昨日二位道友退出时，必被他看出是弥尘幡妙用，他只须等我深入以后，在内层主阵总图中将阵法颠倒，参伍错综，随时变化，我等纵仗法宝护身，不致失陷，要想脱身，却是万难。转不如明张旗鼓，按照五行生克，一层层破将进去，试探

前进，虽然较迟缓，要稳妥得多。其实天魔秘笈诸阵法，小妹也只闻前辈师长们述说，并不能尽晓其中微奥。不过家君在玄龟殿前所设阵法，运用发挥，却所深知。虽然其中施为各有不同，一样也是参天象地，根据阴阳生克五行，倒转八卦，有无相循，虚实相应，本乎数定于一，一生万物之妙，渺乾坤看一粟，缩万类看咫尺。否则以二位姊姊道行那等深厚，又有紫郢、青索双剑合璧，何等厉害，怎会在阵中飞行了半日，依然未离石台数亩之内呢？小妹愚见，以为道家妙用，邪正虽殊，其理则一。莫如仍由小妹先驱，相机前进，先将他外层阵法破完，他等忿恐交集，势必只留初凤一人看守黄晶殿中主图，余者倾巢出战。那时诸位只管应战，由小妹一人用法宝护身，借隐身遁法直入宫中，偷偷寻着陆、龙等内应，问明藏水所在，盗了出来。先分出一位，带了贞水，回山复命。二次再去盗他的元命牌，连陆、龙二位一齐救走。岂非绝妙？”

第一六回

迎仙岛被羈 忍耻勉完知己托 紫云宫再入 曲全聊寄解纷书

轻云虽然素闻女神婴之名，来时玄龟殿只是初遇，不知她道法深浅。一听她说得这般容易，虽是半信半疑，但是论理，也不为无见，只得暂且依允，到了里面，再作计较。

当下便由女神婴易静为首；金蝉、石生一持弥尘幡，一持天遁镜，为易静之佐；自己与英琼为殿。表面上是让易静做先锋，其实无殊五人同进，以防万一有事，仍可借弥尘幡、天遁镜护身退却。易静知道轻云持重，信不过自己的能力，又不好意思违人善意，所以这等布置，暗中好笑。仗着深明诸般阵法玄妙，愈要卖弄本领，使轻云等心服，当时并未说破。一路观察形势，仔细试探前进，顺着甬道飞行了几十里地，沿路平洁，除壁上神沙彩光照耀外，丝毫没有动静，心中好生奇怪，只想不出是什么原故。又飞行了十余里，一问金蝉，已快到达昨日金、石二人几乎失陷的第一层阵。正在悬揣，忽见前下面一道光华飞了上来。易静刚要迎敌，光华敛处，现出一个羽衣星冠，面如白玉，丰神俊秀的少年道人，见了众人，也不说话，只将手连摇不止。金蝉认出是昨日会战的金须奴，刚想飞剑动手，金须奴忽又借遁光往甬道下隐去，同时便有一片东西飞来。石生看出似一封柬帖，伸手接过一看，果然是一片海藻写成的书信。连忙止住众人，大家聚拢一看，大意说阵法玄妙厉害，罗网密布，峨眉诸道友不可深入。他本人受过嵩山二老大德，又承重托，理应稍效绵薄。无奈此时双方已成仇敌，不便面叙，他一人又难以拗众，故将前三层阵法开放，等诸人入内，面交此柬，以当晤谈。此时有两人作梗，诸多不便，请即回转峨眉，等过了三女寿日，定取贞水，前往献上，决不失信。否则此水现为三凤保管，藏在金庭玉柱之中，有魔法封锁，即使能达官中，也恐不能到手等语。众人刚一看完，那片海藻忽然化成一股青烟而散。

众人看完那海藻上所写的字，略一悄声计议。女神婴易静首先以为金须奴言之稍过，把神沙甬道形容得那般厉害，心中不服。轻云等也觉奉命取

水，畏难而退，不特不好交代，又值长幼同门、各派群仙聚集之时，这般回去，脸上无光。石生更因母亲为三女劫持，被妖法困在宫内，以前只当升了仙阙，每想慈恩，犹极悲痛。现在已知为妖人所劫，陷身魔宫，就此舍去，何以为子？一见轻云等沉吟计议，心中一着急，便含泪跪到众人面前，无论如何，要请众人相助，将乃母救返峨眉才罢。金蝉忙一把拉起，轻云已说道：“此事还用石师弟重托？休说我等同门之谊，胜于骨肉，便是外人有此苦境，我等见了，也难袖手。事已至此，义无反顾。我不过见那书信看完，便即化去，据我推测，投书人举动如此缜密，顾忌必多。第三层主阵，又是他镇守。他已打了我等招呼，存心不恶。”

少时到了里面，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极力拦阻前进。我等到时应该如何发付才好？”石生闻言，转忧为喜，正要称谢。易静道：“这有何难？他既不忘二老恩德，打算暗助我等，即使为妖党所挟，力不从心，我等念他良心犹在，动手时节败了不说，胜了也给他留一点生路，放他逃走，也就足矣。看前面黑影中，忽有光霞出现，阵势已经发动，且待小妹上前试它一试。”说罢，便纵遁光往前飞去。石生、金蝉一见，正合心意，即同借遁光跟踪而往。

轻云原想与众人商议，就着金须奴暗中相助机会，到了第三层阵内，用言语示意，表明自己奉命而来，绝无后退之理。金须奴如允相助，便交手一场，暗将出入之法点破；或者一面假装败退，由金须奴再用前法投书，说出盗水之策。自己看在他分上，也不伤害宫中之人，俟得了手，顺便将陆蓉波救走。如果爱莫能助，再凭各人法力，相机行事。

不料众人这等心急，又不知易静是否可操必胜，见英琼也要相机追去，忙一把拉住，悄声说道：“易道友与两位师弟都甚性急，成败难以预料。我二人如见情况不佳，便将双剑合壁，百魔不侵。且莫急于动手，等他三人不济，也好接应。魔阵厉害，须要慢进快退，方可万全。”说罢，才一同往前追去。

五人剑光本都迅疾非常，就这说几句话的瞬息时间，前行三人已冲入金霞之中。等到轻云、英琼飞到，已不知三人何往。二人便直往金光霞彩中冲去，紫郢、青索双剑毕竟不凡，那么厉害的沙障，竟不能挤压上身，剑光所到之处，那千寻金霞，竟似彩浪一般，纷纷冲开，幻成无数五色光圈，分合不已。二人在金霞中左冲右突，除互相看得见彼此的剑光外，四方上下，全是层层霞彩，氤氲灿烂，照眼生缣，哪里看得出前行三人影子。恼得英琼性起，便回身迎着轻云的青光，运用玄功，将青紫光华合在一起，化成一道青紫混合的彩虹，冷森森发出数十丈寒芒，飞龙夭矫般一阵腾挪卷舞。这一来果然有了效应，不消片刻，耳听极轻微的散沙之声，光霞逐渐稀少。忽听一声长笑过处，眼前一暗一明之间，所有光霞倏地隐去。近身不远，有百丈金光白光一幢彩云，及红紫银白四道剑光，正在往来冲突，刚刚收住，现出易静等三人。二人刚要飞身过去相见，猛听金蝉惊呼了一声：“快追！”回头一看，一团黄光白气，大约亩许，簇拥着一团霞光隐隐的圆东西，星飞电掣般直往甬道前下面退去。这里金蝉为首，石生、易静跟着驾遁光追去，前面一暗，现出一片黄墙，已将甬道去路堵死，哪里追赶得上。

轻云已知阵法厉害，连忙止住众人，暂且缓进，商量妥当，再行下手。一问经过，才知三人在前，易静自恃道法高强，金蝉、石生又因二次重来，知道那金霞是有形沙障，比无形的容易冲过，没有十分留意。谁知刚一冲进

数十丈左右，剑光稍一运转迟缓，金霞便挤压上来，看似光华，没有东西，却是挨着一点，痛便彻骨，而且压力极大，迫得人气都难透。幸而三人俱是能手，发觉又早，只金蝉略受微伤。一见不妙，忙将弥尘幡取出应用，护住身体。虽然未受别的伤害，只是这次要厉害得多，敌人早有布置，暗中运用不息，比不得上次阵中无人主持。四面金霞像狂涛一般涌到，三人所经之处，层层彩浪。石生用天遁镜去照，虽不时将近身金霞冲破，一转瞬间，依旧浓密，顾了前面，后面又起。金蝉算计轻云、英琼早就该跟踪而至，可是用尽目力，也看不见二人所在。

还是易静比较年长道深，因适才在夸大口，地遁未成，自己反仗金、石二人的法宝护身，心中未免有些惭愧。只盘算怎么动用法宝，出奇制胜，准备一出手，便即成功。

随着金、石二人彩云金光笼护之下，飞行了一会，才决定将多年苦功炼成用来寻鸠盘婆报仇的七件至宝当中的一件，名为灭魔弹月弩的，取出一试。因为这七件专门克制魔教邪法的至宝，炼时固非容易，使用起来，除头一件护身法宝兜率宝伞出手便可运用外，余者大半都是由静生动之宝，用起来颇费一点手脚。易静为报前仇，炼成这七件至宝，大费心力，珍爱非常，今日使用，尚是初次。因恐用出来被仇人展转得去信息，有了防备，所以先时颇为迟疑。后见阵中沙障魔光委实厉害，决非别的宝物所能克破，再四踌躇，方行决定。她炼成这灭魔弹月弩，采聚三百六十五两西方太乙真金，在丹炉内炼了三百六十五日，先将它熔炼成了无色浆液。后用仙法，借巽天罡风吹了七日。吹得渐冷之后，方放入凭自己心意预先用五方真上炼成的模子以内，放入丹炉，再烧再炼。又是三百六十五日过去，才刺了自己一滴心血，去开炉结火，告成大功。此宝形如弩筒，藏着五颗无色金丸，中有机簧，可以收发由心，专破魔火邪烟，妖光毒沙，神妙无比。只使用之时，须默用玄功，由本身三昧真火发动，方始有力。

易静因知敌人用的是天魔邪法，格外慎重。刚刚取出，准备停妥，将本身三昧真火引入弩中，正要发动，恰值石生手中天遁镜突破一条彩虹，长约十丈。易静原是行家，一眼望到面前光霞分合中，似有一个彩圈，现而复隐，看出敌人阵法是不时倒转，大家在自飞行了这多时候，一定还没有离开原地。气忿之余，猛地心中一动，暗生巧计。忙将手中宝弩暂时停止不发，飞近石生跟前，说道：“石道友，宝镜暂且借我一用。”石生不知是何用意，迟疑了一下，才行交过。易静接镜在手，又对金蝉道：“道友，我们冲不上去，方向错了，这边走吧。”金蝉因自己入阵始终不偏不倚，照直前进，除石生的宝镜是四面乱照外，虽有时回顾英琼、轻云可曾追到，方向并不曾错；而且自己是一双慧眼，明明好几次看出上次在第三层阵内所见圆形金柱和形如太极的圈子，在前面隐现闪动，怎会错了方向？未免将信将疑，不肯回身。易静又不便说出敌人在那里时时倒转阵法，似这般一步也难上前；自己又看出金须奴只阻来人前进，不愿伤害，故意往相反方向退去。等敌人阵法略停动转，倏地乘其不备，回身一手用宝镜冲破金霞，一手用弹月弩将五颗金丸相次发出，不但消灭敌人魔光，还可破去敌人外层阵图。一见金蝉不肯回身，便说道：“道友但从我言，我自有破阵之法。”金蝉只得依了。刚一回身，易静知道弥尘幡飞行迅速，后退无阻，恐妨飞远，猛喝道：“二位道友少停，看我破他魔光！”说罢，倏地回身，刚刚举弩，发出一粒金丸。就在三人借回身略一迟疑之际，英琼、轻云已将双剑合璧，化成一道青紫色长虹卷来。

对面金须奴见来人接了警告不去，仍行先后深入，好生焦急，使用全力抵御，将阵法连连倒转，一心只想来人知难而退。谁想来人护身法宝厉害，一点也不怕那神沙侵体。

相持了好一会，又见先来三人退去，后来二人的剑光忽然合在一起，所过之处，金霞纷纷消散。知道不妙，正在着忙，那先来三人中，一个持镜的幼女，倏地回身将手一扬，便有一点深红奇亮的火星飞出。接着爆散开来，化成无量数针尖也似的微芒，光并不大，可是一经射入金霞层里，所有放出去的神沙，立即逐渐消灭。这两起法宝飞剑，有一起已受不了，何况双管齐下。知道这第三层外圈阵图，当初炼成颇非容易，因想拦阻敌人，外层十四阵的神沙都被自己运来使用。万不料敌人如此厉害，所有法宝飞剑，俱是神奇莫测。万一阵图玄机再被窥破，不特负了初凤的重托，而且全阵俱受影响。甬道一失，紫云宫难免瓦解。本就打算暂且携图遁往内阵，再想御敌之策。忽又想到：“一切前因后果，三凤、冬秀两个实是惹祸根苗。即以这次而论，三层主阵，本是自己负着防守专责，偏生三凤、冬秀执意要大家轮值。日前三凤来代自己时，原是留着对弈一局。又是冬秀跑来，提起后日是三位公主降生逢百盛典，几句话，把三凤说高了兴，一面行法请客，一面还要炼宝娱宾。自己不便违拗，也和众人一样无知，以为甬道中阵图神妙，埋伏重重，无论仙凡，俱难飞入，自筑成以来，从未出过些须事变。一时大意盲从，谁知惹出这么大乱子，好端端树下这么一个并世无两的强敌，不论眼前胜败如何，异日俱不得了。否则自己如在三层阵内防守，先遇防守延光亭的报信，先知此事，必想起以前嵩山二老之托，哪怕冒着不是，也要暂时瞒着众人，偷了天一贞水，送与来使。即使是三凤轮值，接了信去，也值一局未终，仍得先知此事。姑无论三凤意思怎样，此时来人候的时光不久，必不会擅行冲入，彼此未曾伤了和气，仍可相机转圜，劝说三凤等人。答应给水更好，不然，自己也可借着婉辞来人为名，出去相见，略说苦况，请来人先行回山；或在中途相候，自己等把人打发走，便和二凤商量停妥，盗了天一贞水，赶送了去。

非但没有这场大祸，有此一段香火因缘，日后还受益不浅。适才第一次来人遁走时，初凤因被自己言语提醒，已有回心转意之念。又是这两个对头作梗，用言相激。一个将贞水要去，藏在极严密的所在，用天魔秘法封锁，休说去盗，人一近前，她便惊觉。一个却在内阵入口处坐镇，一则意在监查自己，有无通敌举动；二则因初凤说来人法宝厉害，外阵有无形沙障，俱未必能阻挡得了，特地约了三凤，除原有阵法中种种厉害设施外，又将二人近年所得所炼的法宝，全都带在身旁，准备敌人破了外阵入内，好施辣手。紫云三女应劫在即，二女不知避祸，还要如此倒行逆施，定为灭亡之兆。自己如不见机，初凤、二凤定然殃遭鱼池，自己也难幸免。明知敌人有进无退，何不借了外人力量，能将二女除去更好，否则略施惩戒，使二女吃点苦头，也免得她们事事一意孤行。”想到这里，便在第四层阵内，运用阵法，照计布置：等来人攻将进来时，将一连十余层的阻力私行撤去，引入冬秀防地。反正来人该胜总是要胜，乐得假手除害。如来人真为二女所败，至多不过被阻不前，单有那几件法宝护身，也决不致有什伤害。自己乘此机会，用缩沙行地之法急飞入宫，告知初凤，说自己因连施阵法法宝，俱敌不过来人，恐外层诸阵被来人破完，只得将来人引入内阵。三公主和冬秀能否获胜，实不可料。一面看初凤词色，相机进言力劝，痛陈一切利害。初凤只是近来朝夕

祭炼那不可轻炼的魔法入了魔，一时心里糊涂。只要说动，便由她自去取水，交与来人带回，说明误会之由。这时胜负尚未大分，又是来人等信不及，无知误闯，伤了神兽，不特曲不在我，还可卖个人情与白、朱二老，一点也伤不着面子，岂非善策？为了全宫存亡关系，倘如因此得罪二女，不肯甘休，便偕了二凤，离开这里，去另寻名山修炼，也说不得了。

且不说金须奴独自寻思，暗作准备。那英琼、轻云等五人，相次发现阵图而不曾追上，会合到一处，彼此说明经过之后，女神婴易静便将宝镜还了石生。轻云看出甬道阵法厉害，力主这次前去，五人同在一处，千万不可分离，再有丝毫大意。适才下书人始终不曾出战，颇有留情之意，遇上也须稍留情面。商量定后，易静细参阵法方向，看出前面正是入路。那片黄墙，不过敌人退走之时，用来略微遮阻，以防窥探他的底蕴而已，并无什过分深奥之处。虽不算是障眼法，却也容易用法力攻破。众人不测深浅，正好逞能。便请众人少退，只准备遁光，等自己破去那面黄墙，即行入内。众人依言，任她施为。易静禹步站好，暗运玄功，一口气喷在手上。然后双掌一合一搓，朝着那片黄墙只一扬，便有一团火光飞出，落到墙上，一声小小的炸雷之音，那墙便化成一团浓烟四散。

烟尽处，眼前又是一亮，那甬道变成了一条玉石筑成的长路，两旁尽是瑶草琪花，琼林仙树。长路尽头，有一座翠玉牌坊。坊后面，是一所高大殿阁。远望霞光隐隐，真是金庭玉柱，琼宇瑶阶，庄严雄伟，绚丽非凡。易静、轻云俱都看出是魔法幻景，也没放在心上，照旧驾着遁光前进。五人遁光本极迅速，可是那一段里许长的玉路，却老是飞不完。明明看见殿宇在前面，就是到达不了。五人不知金须奴一番好意，暗中行法，缩短甬道，将阵法掩过，引五人去直攻内阵。一见久无动静，当是敌人诱己深入，好生猜疑。

又飞了一会，金蝉首先不耐，暗忖：“这道旁琼树花叶虽然灿烂，却似宝玉装成，并无生气，说不定便是阵中门户。左右与宫中请人成了仇敌，不管三七二十一，且给他毁了，看看有无变动再说。”

第一六一回

飞剑斩琼林 火树银花惊魔女 护身凭宝伞 妖光邪雾困神婴

金蝉想好了主意，也没和众人商量，径自一指剑光，直往道旁两排琼树上砍去。石生见金蝉动手，也跟着将剑光一指。英琼近年道行精进，虽不似以往时那般性急，飞行这一会，也是有些难耐，见二人飞剑乱砍，也跟着指挥剑光动手。那些琼林仙树，原是每层阵图的门户和魔法的布置，多系神沙炼成的神柱，虽然厉害，哪经得这三口仙剑同时发动，自然不消剑光连连几绕，便即倒断。三人砍得兴起，准备挨排往前砍去，不问它是不是阵中的玄虚和甬道中的陈设点缀，不管三七二十一，给它来个全体毁坏，毁到尽头，总会有人出来交手。

前面易静闻声回顾，刚刚转过身来，后面两排琼树已被三人同时施为，用飞剑砍倒了六七株，还在顺路往前面砍去。金、石二人双剑一起同施，砍那左边的；英琼单人用剑光砍那右边的。先时琼树纷纷倒断，并无动静。砍

到第八九株上，易静、轻云也想跟着下手。剑光刚飞出去，易静忽然一眼看到，那边琼树乍看分列两行，不过略有高低大小；这时一经细看，方看出不但树的形状枝叶各自不同，连那生根之处也有参差。有的三五丛生，有的挺然独秀，明明暗藏阴阳奇正。方觉有异，那第八、九两株，正同时被金蝉、石生、英琼三人相次砍断。金、石砍的是末一株，树是独株，不似前几株左奇右偶，几株并在一起而生。树刚砍断，便见树根断处，射出丝丝暗碧火花。易静见多识广，早已心动，一见便认出是魔法中极狠毒的阴火，后面必然还有别的厉害作用。昔日自己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魔法困住，便是被这阴火所伤，通体寒噤，法宝全污，几乎被她用九鬼啖生魂，丧了性命，所以知道厉害。这时大家搜索前进，持着宝幡、宝镜，准备将来施为，又加上一路无事，金蝉、石生、英琼三人再一停步下手，先断好几株，并无异状，未免分神，有些疏忽。一旦变出仓猝，再用法宝护身，必然无及。幸而三人是先将阴火阵中的副柱全行砍断，等到末一根主柱发动，效力要轻一些；再加金须奴走时，意在将人引入内阵，早将阵法封闭，更失了不少效力；那阴火只是本身之力，自行发动。

有此三种原因，所以要轻得多。

易静一见不妙，情知出声示警，未必能保三人无伤。仗着自己炼有这种护身法宝，忙即将兜率宝伞取出，往发火处投去。口中喝道：“魔阵已经发动，妖火厉害，三位道友还不退向我等一处，合力破它！”说时，一幢火云刚刚罩向绿火之上。金蝉等三人也都闻警回身，忽听树根下面的地底下，一阵极轻微的爆音过处，一团碧荧荧的光华飞将出来。待要突起，吃火云往下一压，两下交接，只三起三落之际，碧光倏地雨一般爆散往四面飞射。那团火云，竟具有相克之妙，也跟着绿光飞射处爆散开来，化成一团火网，将碧光包没。眼看火云中碧光乱掣，由大而小，由多而少，转眼工夫，尽行消灭。火云依旧成了一团整的，被易静将手一招，飞将回来。众人方在称奇欲羨，忽然罡风大作，刺骨奇寒。顷刻之间，黄尘滚滚，两排望不到底的仙树琼林，倏地疾如奔马一般，此东彼西，隐现分合，错综变化，自行移动起来。英琼便招呼轻云，将双剑合璧，上前扫荡。

易静忙拦道：“这是敌人因为我们破了他的魔火，必在那里变化阵法，此时还测不透他的深浅。好在我们存身之处，妖法已破，不前进不会有什危险。索性用宝护身，小心准备，等他部署停当，看明了他的方向门户，生克之妙，再行下手，也还不迟。”众人对易静自是信心越坚，便即依言停手。

约有半个时辰过去，风势忽止，稍现光明。大家运用慧眼一看，尘沙稍息，前面却是黑沉沉的，所有先见的琼林仙树，俱都不知去向。稍微往前一探，那地却是软的。易静仔细看了一阵，昏茫茫一片，休说其中玄妙，连门户也分它不出。知道不撞上前，引阵势发动，一时分它不出。未免心中有些惭愧，红着脸，和众人说了。轻云闻言，仍主张和先前一样，联合前进，不要远离，以防万一。金蝉等三人俱都无话。只女神婴易静因适才初试兜率伞奏了奇效，暗忖：“自己平日在负盛名，与众人俱是新交，出手并未怎样获胜。这神沙甬道中诸般魔阵，纵难识透玄妙，难道还比鸠盘婆的魔法厉害？随了众人，联合前进，有他们那几件至宝护身，固是稳妥，但是适才说了大话，没什表现，到底不是意思。”想凭着身藏七宝与地行仙遁，单人当先破阵，试它一次。便开言答道：“小妹常随家父研讨过正邪各派诸般阵法，像凝碧崖仙府所设两仪微尘阵之类的先天妙道，玄门秘奥，固所难窥，若说各

异派中用魔法妖术布成的邪阵，倒也略知一二。适见前面阵势，竟分不出它的门户，必是敌人知道我等厉害，恐被看破，另用什么天魔大掩藏等类的蔽眼妖法，将阵隐起。诸位姊妹道友就此同进，自无一失。为求迅速成功，还是由小妹前驱引导，先相机设法，使他门户现出，再行下手为妙。”

众人对于甬道中的阵法，原无所知，俱把易静当作识途之马。只轻云稍微有些顾虑。

易静道：“姊姊不须忧疑。适才所用法宝，名为兜率伞，专破魔火妖焰，乃小妹多年来费尽辛苦炼成的七宝之一。此去纵不能胜，有此一伞，足供护身之用了。”说罢，将手一扬，径驾遁光，往前飞去。轻云等四人也各驾遁光追去。先时无什异状，眼看易静就在前面相隔不远飞驶。忽然阵中起了沙沙之声，四外一暗，前面易静将适才那团火云放起，知道阵势业已发动。方在准备，一转眼间，易静便不知去向。同时上下四方，俱是一团团的黑影飞舞，朝四人身上打来。四人经历过几次，已有准备。金蝉、石生各将幡、镜取出展动。英琼、轻云也忙运用玄功，将双剑合一，扫荡妖气。天遁镜金光照处，那一团团的黑影里，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乌鲁鬼怪之类，张牙舞爪，飞扑而来，势虽凶恶，但听不见叫嚣之声。这些黑影，吃金光一照，俱都化为轻烟而散。许多乌鲁鬼怪之类，也都眼看消灭。妖法虽破，阵中仍是黑沉沉的。四人也不管它，仍然照旧前进。不多一会，又和先前一般，阴风骤起，寒飈袭人。接着不是沙障围压，便是阴云鬼怪齐至。

话不烦絮，似这样一连经过了八九次，俱被众人用法宝飞剑破去。轻云暗想：“全阵只有四十九个阵图，日前已被金蝉、石生破了十几处，纵使被紫云三女用魔法修复，如都照这样破法，至多三五日，必能将全甬道阵图破去。只奇怪这半天工夫，始终未见一个敌人出战，令人不解。”

正在寻思，忽听四面起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霎时间，那惊天动地般的大霹雳，夹着一团团的大小雷火，密如冰雹，从上下四方打来，声势甚是浩大。四人虽有弥尘幡护身，那一幢五色彩云也时常被大雷火震动。因为此次比起适才诸阵来得厉害，不敢大意。在五色云幢拥护之中，石生手持天遁镜，放起百丈金霞，到处乱照。英琼、轻云试了试，也退入彩云里面，只得运用玄功，将紫郢、青索双剑联合，化成一道青紫色的百丈长虹，放出去迎敌，一面仍往前冲进。剑光金霞到处，虽然奏功，成团雷火遇上便即消散，无奈这阵法乃是外层诸阵中最厉害的一处，那些雷火全是初凤用天魔秘法，从神沙中提炼出来的精英，其多难以数计。况且这时金须奴业已退回黄晶殿，见了初凤，告知敌人如何厉害，凭外层诸阵决阻不住，恐全被破去，在自损失许多异宝神沙，自己已特地缩沙掩阵，将来人引入内阵。依他之见，峨眉门下仅派来几个无名后辈，已有如此神奇的道法剑术，怎能与她结仇作对？莫如乘来人在内阵被困时，想一番说词，两方化嫌归好，将天一贞水交出，不特彼此脸面无伤，日后多一后援，还可稍报昔日嵩山二老赠宝之德。初凤闻言，方在为难踌躇，一眼望到全阵主图上面起了变化，内中一阵又被破去，便对金须奴道：“此事非我固执，无奈三妹现在除去道行稍浅外，所有天魔秘法，已经十之八九学会，又有那柄璇光尺在手。这次峨眉来人太已无礼，她昨日将水要去保管，立誓不与峨眉甘休，此时令她交出，定然不允，徒伤姊妹和气。”说到这里，总图上又有一道光华闪了几闪。初凤惊道：“敌人竟有一人当先，已经冲入内阵，少时纵不死伤，难免被三妹等困住。一人后面还跟有四人，俱都不弱，也在继续前进。目前敌我胜负尚属难分，如被他等

将全甬道阵火破去，休说三妹，连我也难就此罢手。来人如有伤亡，或全数困入阵内，三妹必下毒手。为今之计，只有用倒阵法，暂时将未入网的四人引出阵去。一面你急速赶往内阵，传我的话，嘱咐三妹，说如将敌人困住，只可生擒，不可伤害，擒来我处自有处治。”金须奴领命自去。

其时，正当轻云等四人紧追易静之际，再进须臾，便入内阵。吃初凤阵法一倒转，四人便与易静背道而驰，只当是前进，谁知却是后退。所经诸阵，均是金须奴退时掩蔽的阵图。一则，未一阵被五人前进时，无心破去阵法，本身自起变化现了出来；二则，初风近来入魔益深，无什主见，虽听了金须奴良言相劝，仗着自己所炼神沙取用无尽，只要内阵总图不为人全数破去，外阵纵被敌人破去，也不难立时修复，想借此看看敌人本领；三则，又想使敌人多尝一点厉害，讲和交水时，话好说些。有此三种原因，不但未将阵法止住，反暗中行法，加了功效。谁知总图上连起变化，敌人所到之处，竟是势如破竹，所有沙障法术，全被破去。想起自己连费多年心力，好容易炼成这长及千里的神沙甬道，应用起来，连几个不甚知名的峨眉后辈都抵挡不住，不禁又惊又恨，又羞又恼。这时正值轻云等四人快破到末一阵，初风知道敌人所用几件法宝厉害，便将内层诸阵中的大五行魔火神雷移向前面。如果这一阵再不成功，除了横下心来一拼，再将敌人引入内阵外，别的更是无效。索性暂且从缓，将外层未被敌人攻破诸阵一撤，将敌人放出去，用神沙将门户堵死，等会集全宫首要计议之后，再定和战之策。主意打定，便即施为。

轻云见阵中魔火太密，比起昔日史南溪所用烈火风雷，还要厉害得多，虽然近不了身，也震得大家头昏目眩。知道再如冲不过去，时候一久，稍一疏虞，也有伤害。见众人都在运用玄功，各施己力，合力抵御，上下四方，都是一片砰嘭轰隆之声，震耳欲聋。

几次大声疾呼，俱为雷声所掩。正在这危险之际，内中英琼也是有些禁受不住，猛想起杨鲤所赠沙母，适才因为法宝尽足护身，尚未用过，这时无计可施，何不试它一试？她一取将出来，金蝉、轻云也都先后想起。同时石生更是初经大敌，未免心惊，慌不迭地将两界牌取将出来。大家一齐发动。英琼手脚最快，头一个将沙母按照杨鲤所传用法放出。这东西虽是一个大如雀卵之物，才一出手，便有栲栳般大小。起初是千百层透明五色光霞，荧荧流转。转瞬间遇上雷火，立即噗的一声爆散，成了一团五色彩气，分布开来。千万雷火遇上，便即消灭无声，端的妙用非凡。四人原在弥尘幡彩云拥护之下联合一处，这里三人相次发出沙母，石生也将两界牌施展，金蝉更是时时刻刻准备驾弥尘幡往前急冲。这般诸宝齐施，样样都是凑巧，等到轻云想起那沙母，有一个已经足用。这东西每个只用一次，不比别的宝物能发能收，用了还在。当轻云想到多用可惜时，自己和金蝉已同时跟着英琼发将出去。紧接着雷火一消，前面无了阻拦。云幢飞驶中，一道光华闪过，眼前修地风清日朗，身已出了甬道，落在岛上。

众人好生惊讶，连忙收了弥尘幡。仔细一看，那延光亭地底又起了飞雷之声，一片五色烟光过处，那甬道入口忽然自行填没。众人忙再驾遁光，施展法宝飞剑，照原地方冲去时，光华疾转中，只将那五色金沙冲得如雪雨一般飞洒。费了好些心力，才冲成一个长约数丈，大仅丈许的深坑。这般长约千里的甬道，纵使内中没有魔法异宝，似这般开掘，何年何月，才能冲透？刚停手不多一会，沙又长满，与地齐平。二次入阵，再也休想。又想那女神

婴易静，自从下手，独自一人向前攻阵，一直不曾再见，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料已失陷阵中，凶多吉少。大家俱记得明明在甬道内，连破了许多阵法，往前冲进，忽然一转眼间，竟然冲出阵外，好生不解。金蝉以为是误用了两界牌，便去埋怨石生。英琼道：“这事乃是敌人弄的玄虚，休怪石弟。适才雷火比雨雹还密，定是魔阵中最厉害的出入门户，被我们误打误撞遇上。弥尘幡飞行迅速，敌人雷火被沙母一破，已无阻隔，我们只说前进，不想却走了回头路。敌人再用阵法来困我们，已来不及，只得将甬道暂行封闭，另想别的主意，与我们为难。否则我们用那许多的法宝飞剑，尚且不易收功，单凭一面两界牌，怎能冲出？如今休说水未取到，人未救出，连易姊姊在中途相助我等，好意同来，单把她一人失陷阵内，也难袖手。目前甬道已封，攻不进去。

听杨道友说，明日便是三女生日，许飞娘和一些异派中妖邪俱要来此庆寿，难道她们就不派个人出来接引？我们除非埋伏在延光亭附近，守到他有人出来，想要攻将进去，恐非易事。还有一个最奇怪处：除小师兄和石弟头一次入阵，遇见过一次敌人外，今日我等入内，攻破他许多处阵法，不但未遇一人，连退出时也无一人追赶，不知是什缘故？”轻云道：“琼妹之言虽是，只是敌人将甬道封闭，明明注重在守，所以阵中无人应战，只在暗中运用。如说他要接引外来庆祝的宾客，他以前本来就是海底出入，焉知没有别的入口？我们守株待兔，殊非善策，还得另打主意才好。”众人想了一阵，仍然暂时依了英琼，姑且埋伏亭外，守过一会再说，俱想不出别的好办法。

正在焦急，忽听远远天空中有人御剑飞行，破空前进，音声甚是清脆，老远俱听得见。抬头一看，两道青光，如流星飞坠般，正从来路往岛上飞泻。方以为是来与三女祝寿宾客，细看家数，虽是旁门，但是正而不邪，又觉不类。众人刚在猜疑，各自示意埋伏之际，那两道青光已落向岛上。光敛处，现出一丑一俊两个幼童，一到便往亭中飞去，好似胸中早有成竹。那丑的一个，从怀中取出一把东西，往地上一掷，立时满庭俱起云烟，青光连闪几闪，转眼之间，烟光不见。再看亭中二童，俱无踪影。轻云认出来人正是昨日来时，在玄龟殿前首先遇见的那一双弟兄、女神婴易静之侄易鼎、易震。众人忙追过去一看，那甬道仍和先前一样，不知他二人来此何事，凭着什么法儿入内，连一点痕迹不显。金蝉慧眼，也只看出易氏弟兄到时，取出一把光华灿烂的东西，围绕着一道金光，只往地上一掷，身子便穿了进去，随即不见。众人猜详了一阵。英琼、轻云因在玄龟殿易静既请自己先行，又说她有几句话要招呼她两个侄子，也许易氏弟兄此来是与易静约好；再不是易静被困阵中，难以脱身，行法向玄龟殿告急，召来的救兵。可惜适才没有赶到前面，向他一问。这未一猜，果然料中。众人又候了一会，忽又听破空之声，好几道青光黄光，比电还疾，从远方飞来，直穿亭内。众人看出是异派一流，满以为到了甬道入口，三女如派人迎候，势须出现，否则必然被阻，且看清来人是谁，再行下手不迟。谁知这几道光华一落亭中，竟似轻车熟路，另有出入门户一般，连人也未现出，径自直入地底，不见踪迹。

众人一见大惊，入宫门户不只这一处，只是外人不知入内之法，这一来简直没了主意。正在着急，猛觉地下又和适才初出时一般，轰隆作响，连全岛也被震动。过了半盏茶时，一团约粗二尺的光华，围绕着一股长有丈许的金光，从甬道入口处飞将出来。才一穿出地面，金蝉、石生疑心敌人又弄玄虚，刚要动手，光华敛处，现出两俊一丑，一女二男，三个矮子。定睛一

看，正是易静和易氏弟兄。众人一见大喜，忙上前去询问经过。易静先给大家和易氏弟兄引见。然后说道：“阵中险遭失利，一言难尽。诸位道友姊妹且慢，大家先择一僻静所在，仍照先时行法隐蔽，容我看完家父的书信再说。”说罢，匆匆引了众人同出亭外，仍往上次藏身的暗礁之下，先行法封锁了藏身之处。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看完喜道：“诸位道友姊妹勿忧，据家父来信所说，此行不但天一贞水可得，大家还要另得许多宝物，连小妹也可附骥，列入峨眉门墙。神沙甬道虽然厉害，日内掌教师尊必命二位新入门的能手来此相助。除金须奴和陆、杨二位道友外，宫中诸人遭劫被难者颇不在少呢。”众人闻言，自是心喜。易静又谈起怎生在阵内遇见敌人，被困脱险之事。

原来易静一时好胜，独自当先。谁知众人无心中砍断琼树，将阵破去。三凤在内层阵中已有觉察，不由大怒，忙将阵法倒转，迎上前去。猛又想起敌人护身法宝厉害，上次已要入网，仍是被他逃走，不如引他分散开来，纵不全数受擒，到底擒一个是一个。

等易静一入阵，便使用魔法将阵分开。轻云等在阵中寻不见易静，在追踪之时，恰值初凤那里也同时发动，只剩易静一人进了内阵。三凤等她到了阵的中央，才同了二凤、冬秀迎上前去。易静原明阵法，正行之间，忽见暗云高低中，千百根赤红晶柱，从四方八面涌现出来，便知敌人阵势发动，局势看去甚为险恶。再一回顾后面，轻云等所驾的那一幢彩云竟无踪影，众人没有跟来，必为敌人分开。自恃身藏七宝，并未放在心上，仍旧照直前进。正待施为，那千百根晶柱忽然发出熊熊烈火，齐往中央挤来。易静骂道：“无知妖孽！不敢公然出战，专弄这些障眼妖法济得甚事？”说时，先将兜率宝伞取出，化成一幢红云，护住全身。正在打算用何法宝取胜，那千百根晶柱已挤得离身只有数尺，连成了一团火墙。虽被宝伞红云阻住不能再进，那柱上面发出来的烈火，也是挨近红云便即消灭，可是那些晶柱不计其数，俱一齐往中心挤来。火声风声，轰轰发发，搅成一片，甚是浩大。前面的一被阻住，后面的又跟着拥了上来。等到围成一圈，便互相挤轧排荡，万响齐发，如山崩地裂一般。易静所带法宝虽然玄妙，无奈当初炼时，专为对付赤身教主鸠盘婆报仇之用。除护身法宝兜率宝伞外，其余如用起来，颇为费手，不是当时便可出手。紫云三女虽然无鸠盘婆道力高深，这内阵中的晶柱，却是乘着天魔秘传，用子母神沙炼成，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多少大小，分散聚合，无不如意，比起鸠盘婆的毒沙邪雾，阴风魔火，还要厉害十倍。易静见四围晶柱兀自不退，几次想仗着宝伞冲将出去，无论冲向何方，仅将柱上所发魔火微微冲散了些，要想冲出重围，哪里能够。

而且这面柱上火势才减，其余三面其势又盛。相持了一阵，四面晶柱挤轧之声，越来越密。到了后来，竟和除夕放的花炮一般，爆裂之声，密如雨霰。易静暗忖：“这些烈火晶柱，俱是神沙聚炼，能分能合，如若爆散，必有别的狠毒作用。想不到内阵竟有如此厉害，万一宝伞抵御不住，岂不身败名裂？除了冒险运用法宝，怎能脱困？”想到这里，眼看四围火柱就要爆炸，忙向法宝囊中取宝，准备一拼时，忽听暗中有人对话，似在争论，为风火之声所掩，听不真切。转眼之间，忽然奇光耀眼，那成千的烈火晶柱竟自行退去，立即火灭柱隐，无影无踪。自身仍在甬道当中，面前站定三个仙衣霞裳的女子。

易静原没见过紫云宫中诸人，方在猜疑，为首一个已发话道：“大胆女娃，竟敢擅闯仙阵！如非我大姊命人再三相劝，此时业已化成灰烟而灭。快

快跪下就缚，由我姊妹三人向你那没有家教的师长答话便罢，否则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易静笑骂道：“你这不识羞的丫头，便是紫云三女么？只当你藏头缩尾，不敢露面，居然还敢口出狂言。你仙姑乃女神婴易静，休要有眼不识泰山。有何本领，只管施展出来，谁还怕你不成！”言还未了，侧面一个黄绢女子大怒道：“二姊、三姊，还不动手，这等峨眉后辈，与她有何话说？”说罢，手一指，便是一道青光飞来。易静笑骂道：“原来你们仗着人多为胜么？”说时，一面先将飞剑放出抵敌，一面心中盘算：“来时曾听杨鲤说起，初凤专在黄晶殿内防守总图。除紫云三女外，宫中有一妖女，名叫冬秀，最为可恶，必是此女无疑。何不先下手为强，暗中施展毒手，给此女尝点厉害？”想到这里，便从怀中取出昔年师父一真上人归真时所赐炼魔之宝乌金芒。此宝与宝相夫人的白眉针大同小异，专刺人的骨窍。虽没白眉针狠毒，也是一真上人初成道时，用那两道修眉炼成，放起来细如毫芒，仅有一丝极细的乌光，比起白眉针还要隐晦，事前如不深知预防，极难逃躲。

易静如非深知冬秀、三凤二人最是可恶，也不轻易暗用此宝。该冬秀有此一劫。三凤也是好胜心盛，因听敌人说自己倚仗人多，仗着鱼已入网，早晚受擒，见冬秀已先动手，便不上前。没想到两下里正斗之间，忽然敌人手指处，一丝极细的乌光闪了一下，便即不见。情觉有异，便听冬秀“哎呀”一声，身子几乎跌倒。接着说道：“二姊、三姊，休教敌人逃走，我已中了她的暗算了。”说罢，便将剑光收回，退过一旁。

第一六二回

牟尼珠奏功 一丸独破璇光尺 传音针告急 两矮初乘辟魔梭

三凤闻言大怒，忙即飞剑迎战。二凤因金须奴早有暗示，还在迟疑，经不起三凤连声催促，只得也将剑光放起。冬秀中了乌金芒，正打在胯骨之间，痛痒难支，愈把来人恨入骨髓。见二凤勉强应战神气，暗想：“金须奴心向外人，他夫妻是一条心。初凤万一再为所动，不特此仇难报，还负了许飞娘重托。幸而上次飞娘别时给有信香，三凤又给过自己几粒沙母，并传了通行甬道之法。明日已是三女正寿，为何今日还不见她们同所约的人到来，难道中途有什事儿发生不成？且不管它，权用这信香将她催来，一则多一助手，二则可以由她挟持初凤，合力与峨眉为仇。”想到这里，咬牙忍痛，自去行法点那信香。不提。

易静独战二凤、三凤，始终不见众人踪影，料定凶多吉少，不敢大意，一面飞剑迎敌，一面仍用兜率宝伞护身，以防万一。过了一阵，见敌人虽是异派中人，剑法却非寻常，不另打别的主意，决难取胜。二次又将乌金芒取出，抽空暗中放出。二凤受了金须奴再三告诫，自无伤害来人之心。那三凤虽也奉了初凤之命，但是心性贪狠，纵不便把敌人置于死地，也要使她吃点大亏。又因以前常听许飞娘说起，峨眉门下多为未学新进，可是所用法宝飞剑，俱都出自仙传，名贵非凡。先见易静所用的宝伞，居然能将沙柱抵住，已是有些垂涎，还想看看有无别的法宝，当时未施辣手。后来又见易静发出一丝乌光，只闪了一下，冬秀便即受了重伤，知是一件厉害法宝，越想得而

甘心，时刻都在打算留神，怎样才能夺到手内。见易静把手一指，又是乌光一亮，忙将手中准备就的璇光尺施展出来。易静方以为乌金芒放出去，三凤必和冬秀一般，受伤败逃。谁知刚一脱手，便见敌人手扬处，飞起无数层的五色光圈，飘轮电转，飞将过来。那根乌金芒，只眨眼之间，竟如石投大海，卷入光圈之中，极清脆地微微响了一下，料已被它折断。刚在惊异，敌人两道剑光忽然先后收转，那五色光圈竟朝自己剑光飞来。才一接触，便似磁石引针，将自己剑光吸住，其力甚大。忙运玄功，奋力将剑光收回时，已惊出一身冷汗。

知道不妙，别的宝物不堪抵御。便趁敌人阵势没有发动，宝伞神妙，尚足护身之际，匆匆伸手去宝囊内将七宝当中比较容易使用的牟尼散光丸取出一粒。潜神定虑，运用真元，把本身所炼先天大乙精气，聚在左手中指之中。用大指托住那一粒黄豆大小，其红如火，光明透亮的朱丸，口诵真诀，猛地一扬手，使中指弹了出去。便有一点溜圆火星，飞入光圈里面，转眼火星胀大有千百倍，只听迅雷也似一声爆炸，光华尽散，坠于地上。此宝专能分光破气，异派魔教中所炼法宝本质不高，遇上便无幸理。还算璇光尺经三凤用魔法祭炼而成，原是连山大师镇山之宝，本是玄门奇珍，不像普通异派宝物，遇上便被炸成灰烟碎粉。日后归到峨眉门下，仍有大用，没有糟蹋这件至宝。

那三凤见璇光尺虽将乌光破去，并来到手，始终也没看出那是什么法宝。便和二凤一打招呼，收回飞剑，打算再用璇光尺去收敌人的剑光和那一团护身的红云。谁知敌人警觉，才一接触，便将剑光收去。璇光尺的五彩光圈虽将红云围住，却吸它不动。敌人竟反攻为守，由遁光托住，盘膝坐在红云之下，闭目合睛，打起坐来。先只当是敌人知道难以脱身，想运用玄功和法宝护身，以待救兵，暗中好笑。正打算另使魔法夺宝，不想敌人倏地秀目一睁，大指和中指捏紧一粒赤红透明的朱丸，打将出来。心想：“我这璇光尺，也不知会过多少厉害法宝，这一粒小红朱丸，还会怎样？”就这微一寻思的当儿，刚觉红光耀目，有些异样，已经射入璇光尺光圈之中，暴胀开来。三凤虽然有些惊异，还在迟疑，不知进退。那朱丸已经爆炸，把那无量数层的光圈全部震裂，分成一丝丝的彩云飞散消灭。那璇光尺也还了原形，铮的一声，落到地上。

这一来，三凤不由怒发千丈，更不暇再顾到初凤的告诫，决计非将敌人制死不可。

二次忙又施展阵法，催动三千九百六十一根赤沙神柱，将易静围困了个风雨不透。易静所炼朱丸，共只七粒，炼时煞费苦心，如非势在紧急，也决不舍得妄用。先见璇光尺那般厉害，居然一发出去，便即奏功，心中大喜，不由胆子一壮。刚刚定了定神，准备迎敌，忽然一阵罡风过去，眼前一黑，对面敌人早失踪迹，那成千百根的透明火柱，又如乱潮一般飞涌上来。一到护身红云外，便即排成一个大圆圈，互相挤撞起来，声势比起以前还要猛烈得多。易静也是久经大敌，知道敌人至宝被自己毁坏，仇怨愈深，这次必用最狠辣的魔法来拼。经过了一次，只当兜率伞可以支持些时，依旧打定心思，盘膝坐在红云拥护之中。以为适才那些五彩光圈既被朱丸破去，这些发火的晶柱看似厉害，无非是阵中魔法炼成，必能奏功，便又伸手法宝囊中去取。易静这一番揣测，仿佛有理，却没想到，宝物法术妙用不同。那牟尼散光丸虽能分光散雾，惯破魔教中异宝，怎奈这些晶柱全是神沙炼成，又有阵法运

转，分合无端，不论分合，俱可应用；不比别的法宝，一经将光华烟雾炸裂分散，便即不能再用。当被宝伞红云阻住之际，依着阵法作用，自身本来就在怒挤强轧，准备自行炸裂，化成无量数的有质火星从上下四方涌来，将那团红云包住，连人带宝，炼成灰烟，哪还再经得起用法宝去炸裂，岂不更促其速？

也是易静不该遭劫。第二次伸手法宝囊中取那朱丸时，因见四围火柱势盛，护身红云大有挤压得不能动转之势，心内一慌，恰巧摸着一根子母传音针，正在囊中自行跳跃，不禁心中一动。暗想：“来时匆忙，又值老父神游灵空，不曾问过所行成败。自己自从昔年在阿萨河畔吃了鸠盘婆大亏，回山炼宝报仇。父亲知道后，特地费了五年工夫，炼成了两件异宝，一件便是子母传音针，所有易氏门中子女门人，各赐一根，以备异日遇见危难时求救之需，无论是被什么天罗地网，铁壁铜墙困住，只须将此宝往上一下一掷，便即发出隐隐雷声，飞回玄龟殿去，哪怕相隔万里，瞬息可至。并且此宝经父亲与使用诸人刺过心血祭炼，能预知警兆。如今在囊中跳动，必然有异。此针一到，老父即派自己人用那另一件法宝来救，万无一失。自己多年不曾出山，尚未用过。今日同来诸人俱都失踪，两个大敌却都在此，眼前形势，越看越无把握，说不定凶多吉少。听说鸠盘婆为了对付自己，也炼了不少邪法异宝。这内阵未破一处，已用去一粒朱丸，照此前进，怎堪设想？何不先行脱身，到了甬道外面，看看众人是否逃出阵去，再作计较？如若不见他们，必已失陷阵内，那就急速回转玄龟殿，见了父亲，问明破阵之法，一面与峨眉送信，再行会合前来，岂非事出万全？”想到这里，还是求救快些，忙将针取出，朝上一比，又朝地下一掷。那针果然灵验非凡，想是地下行较难，等易静一离手，竟掉转头，往上飞去，一线金光一闪，便从火云中飞逝。

易静平素与长兄易晟之妻绿鬓仙娘韦青青本来姑嫂不和，所学道家宗派也各有不同，所以易静除每隔三年回家省亲外，轻易也不愿在玄龟殿多住。这日易氏弟兄闯了祸，韦青青正在殿中，得了警信出来，她也深知峨眉派的厉害；况且曲在自己孩子，不该无故开衅。来人如有伤害，公婆神游回来，必要怪罪。只因护犊情深，飞剑被毁，有些小忿。

又知峨眉门下异宝甚多，想给敌人一个儆戒，逼他讨饶，答应赔偿，再行放他上路。当时虽将来人用阵法困住，也曾嘱咐易氏弟兄谨慎行事，并未敢下毒手。谁知英琼、轻云二人剑光迥异寻常，阵法只能阻她们前进，不能损伤分毫。末后英琼飞剑追敌，易氏弟兄还几遭不测。恰值易静赶来，解围之后，易鼎自知把事作错，还不怎样。易震素来淘气喜事，径直逃回殿去，朝乃母诉苦。易静猜有口舌，恐外人见笑，忙催英琼、轻云二人先走，自己暂留，与她理论。韦青青二次闻报追出，因是易静将来人放走，越发气恼。

易静见她不知轻重利害，更成心恼她道：“峨眉掌教以下，与爹爹不少至交，优昙姑姑屡有仙谕，你不是不知道。适才你母子用阵法将人困住，我如来迟一步，鼎、震二侄岂不受了重伤？来的两位道友，乃峨眉小一辈中有名人物，今因奉命有事南海，说好的，紫云宫法宝甚多，她二人得胜回来，自会看我情面赔你。你打量人家怕你么？你也无须不服气，如有本领，且待峨眉五府开辟，群仙盛会之后，我自会陪了她们，瞒着爹爹母亲，约了地方，与你见个高下如何？”两下争论了几句，韦青青一怒回殿，易静也自起身。

那易鼎、易震弟兄二人自从出世，就在玄龟殿随着祖父母修道，从未出去和人交过手。今日与英琼、轻云二人争斗，尚是初次，巴不得有事才好。

一听易静说起紫云宫之事，仅只听一些大概，已是眉飞色舞，巴不得随了易静前去，开开眼界；并相助峨眉派破了紫云宫，相机得他两件法宝。无奈母亲、姑姑俱在火头上，不好启齿，闷闷回转殿去。正在想心事，乃祖易周忽然醒转。再隔一会，便接了易静告急的子母传音针。易周掐指一算，掀髯微笑道：“我虽举家成了地仙，可惜家人根骨尚薄，只我一人可以得成正果。如今峨眉门户光大，静儿不久便转入峨眉门下，连鼎、震二孙也可附带同往，总算了我一番心愿。如今静儿在紫云宫甬道内为神沙所困，不得脱身。三女阵法厉害，破阵的人尚未到齐，她们还有数日运数。鼎、震二孙可拿我柬帖，带上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即时飞往紫云宫甬道之内，将你姑姑救出。先不回殿，脱难后便与峨眉诸弟子相见，照柬行事，随同破阵，取了天一贞水，径随众人同往峨眉赴会。我到时前去，再向齐道友面托便了。”说罢，又吩咐了易氏弟兄一番言语，和去紫云宫的方向，与宝物升降之法，命即时起身。易氏弟兄闻言，自是喜出望外，匆匆领命，就在殿前接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拜辞起身。鼎、震二人驾起遁光，用催光穿云法，将手一指，霹雳一声，二人便起在空中，疾如闪电，往迎仙岛延光亭飞去，顷刻之间，落到亭中。

二人受过乃祖指示，一切俱有步骤。一落地，便将神梭取出，施展用法，往地下一掷，立时化成一道光华，直往甬道之中穿去。这时易静四周的火柱尽是一片爆音，眼前就要炸裂。正在危机一发，想不出脱身方法之际，忽然一道光华，其形如梭，从地底冲起，停在面前。有一面的火柱，竟被激荡开了些，爆音愈烈。易静以前并未用过这法宝，又在惊慌忙乱之中，以为敌人又闹什么玄虚。正待想法抵御，忽见光华中间裂了一洞，探出两个人头。定睛一看，正是侄儿易鼎、易震，知道来了救星，心中大喜。这时风火爆炸之声密如连珠，语声全为所掩。也不及再行答话，先将身纵入光华之中，回手一招，刚收了法宝，光洞立即闭上。耳听光外天崩地陷，金铁交鸣。易静把宝伞一收，四围火柱得了空，齐往中心挤轧，立即爆炸开来。等到化成一片毒沙火云，包上来时，易静姑侄三人业已驾了神梭，穿透沙层，由地底逃出阵去。

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乃易周采取海底千年精铁，用北极万载玄冰磨冶而成，没有用过一点纯阳之火，形如一根织布的梭。不用时，仅是九十八根与柳叶相似，长才数寸，纸样薄的五色钢片。一经使作，这些柳叶片便长有三丈，自行合拢，将人包住，密无缝隙，任凭使用人的驱使，随意所之，上天下地，无不如意。如要中途救人，只须口诵真言，将中梭心七片较小的梭叶一推，便现出来一个小圆洞的门户，将人纳入，带了便走。

如再有敌人法宝飞剑追来，那七片梭叶便即旋转，发出一片寒光，将它敌住，一转眼，已是破空穿地而去。易周自信这辟魔神梭纵不能冠绝群伦，高出各家法宝之上，如说用它避祸脱身，可称并世无两。虽然有些自夸，却也真有许多妙用。这且不提。

易静与众人见面之后，说完前事，又把乃父易周的柬帖与大家同看。上面大意是说紫云三女想避大劫，用天魔秘法炼那狠毒无比的子母如意神沙，伤害了成千成万的生命，到头不但劫运避不了，反因此上干天谴，受祸更速。金庭玉柱底下，有一册此宫旧主遗留的天书，业已备载前后因果，三女运数将终，不久便要伏诛。只有金须奴和慧珠得免，初凤也只暂时逃脱。其余首要和几个临时相助的异派，将同遭惨戮。手下党羽，逃脱的也没几个。昨日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夫妇，先期回转峨眉凝碧仙府，便是为了此事。那被

困在灵翠峰两仪微尘仙阵之内的南海双童甄民、甄兑，已为真人放出。如今服了真人所赐仙丹，修养一个对时，传了穿沙破阵之法，便即前来，会合先到诸人，入宫破阵。来时必定带有掌教真人仙偷，指示一切机宜。嘱咐易静与众人不可轻易再行入阵，只管在岛上守候。五台派的主千万妙仙姑许飞娘，已往宫中庆寿，得知此事。三女受了她的蛊惑，将在子时以前，命一妖尼同了三凤、冬秀出战。众人如能将来人一齐除去更好，否则那妖尼决不要使她漏网，以免日后生事，于易静尤其不利等语。众人看完易周的信，英琼、轻云因易静年长道深，易鼎、易震又是她的侄子，便推她为首，发号施令。易静也不推辞，仍以原藏身的暗礁作根据地，由金蝉、石生、易鼎、易震四人分两班轮流在亭侧守候，以引妖人入伏。自己同了英琼、轻云，用乃父易周所传奇门遁甲，驱遣六丁，将全岛封锁，以防少时妖尼逃遁。

一切准备停当，天方交子时，正值天色阴晦，冰轮匿影。只听海面上风狂浪汹，吼成一片。金蝉与易震值班，两人坐在延光亭侧一块大石上，谈得正在起劲，忽听甬道入口的地底隐隐雷鸣，知道妖人将要出来。忙即站起身来准备时，一阵五色烟光散处，甬道忽然开放，和初来时所见一样。二人守着易周之戒，也不去理它。待了一会，甬道中纵出来一个身材矮小，形容奇丑的幼童，径往亭外跑来。易震当是妖人，刚要上前迎敌，金蝉一看幼童模样，便猜来的是杨鲤所说的龙力子，此来必有原故，连忙一把拉住易震，抢到前头。正待喝问，那幼童也甚眼快心灵，一看见亭外飞来一高一矮两个童子，早猜是峨眉门下，自己身后有人，恐对方不知，说出话来，露了马脚，忙使个眼色喝道：“我是龙力子，现奉紫云宫中三位公主之命，将甬道开放。尔等如能通过甬道，到了宫中，便将天一贞水奉上。”一面不住将手连摇，意思是不可入内。说完，回身就走。金蝉何等机警，见龙力子张皇神气，知有顾忌，便不再叫明，反喝道：“无知妖童，速速回去，传话紫云三女，有本领的快些出来纳命，只管这般藏头缩尾，躲在妖窟之中则甚？”说时，龙力子故作诱敌之状，回身便逃。易震不知就里，看出来人无什本领，还想去擒。

金蝉止住道：“小小妖魔，不值我等动手，早晚就要扫荡魔窟，且由他多活一日。我们进阵，三女也不敢出战，还不如在此等候各位道友到齐，再行一同动手，那时一举成功，岂不省事得多？”

这时三凤、冬秀已将万妙仙姑许飞娘请来。初凤劫运将至，入魔已深，举棋不定，被飞娘一席话说动，已经改了初衷，变本加厉，惟恐双方仇怨不深。因敌人从甬道中逃出，许久不见动静，知道是在岛上等候接应。许飞娘便怂恿出战，约了三凤、冬秀和同来的两个妖人，走往甬道出口。先因恐敌逃走，故意将甬道开放，命龙力子出来诱敌，打算等人入内，再凭阵势和妖法，将来人一网打尽。一听敌人发话，果然是在阵中吃了亏，等候峨眉的救兵。听了龙力子挑战之言，只叫骂两句，竟不肯上当。三凤首先忍耐不住，心想：“外面只有几个小辈，何必小题大做？”万妙仙姑许飞娘最近又受了一位不在正邪各派之中的前辈仙人的再三告诫，依然执迷不悟，来时除自己外，还约了云南西昆山九还岭的桃花仙尼李玉玉，江苏崇明岛的八眼金刚司空虎、三才尊者司空玄叔侄二人，清江浦枯竹庵的无形长老曹枯竹和他门下弟子姜渭、倪不疑等六人，借拜寿之名，前来蛊惑生事。明知紫云三女未必是峨眉对手，不过慷他人之慨，仗着紫云宫有神沙阵法甬道，能将敌人杀死几个，少泄多年气愤，岂非妙事？如果峨眉诸首脑寻来，那时自己再见机

行事。胜了固好，败了，紫云宫有险可守，或者攻不进；真要是看出不妙，便老早远走高飞。吃亏的是别人，与自己无伤。这次出战，因听三女说起，来的仅是几个后辈，犯不着劳师动众。又因峨眉几个新收的得意弟子，自己大半见过，想先看看来的都是何人。自信本领对付得了，便将两个妖法厉害一点的同党留在宫中，由初凤、二凤等去款待，先只自己同了三凤、冬秀出战。那桃花仙尼李玉玉，平时精干玄牝吞吐，摄神收精妖术，听说来人俱是峨眉门下几个生具仙根仙骨的童男女，不由欲心大动，跟了出来。

许飞娘见三凤要出战，外面答话的是金蝉，心想：“此人乃峨眉掌教真人之子，甚得乃母钟爱。虽有几世夙根，仅仗着乃母赐的一双霹雳剑，功法并不甚深，这般厉害的紫云宫，怎会令他涉险？外面定然还有不少同来的党羽，藏在隐秘之处，做他的接应。

既要做，索性就做得狠些，但能将此子除去，胜似别人千倍。”念头一转，便准备先将金蝉一人置于死地。忙把三凤拉住，暗中嘱咐桃花仙尼李玉玉，一出去，便用全力独自对付金蝉，摄他元阳。此外不问敌人有多少同党，俱由自己和三凤、冬秀抵挡。李玉玉闻言，正合心意，好生高兴。

第一六三回

渔利设机谋 飞娘祝嘏邀同恶 贪淫排陷阱 金蝉定志战妖尼

许飞娘等四人计议好后，一起由甬道中往外飞出。金蝉一见来人有许飞娘在内，便知是个硬敌，不敢怠慢，留神准备。喝骂道：“你这不知死的泼贱！我母亲和餐霞师伯几次三番饶你狗命，你却屡屡兴风作浪，蛊惑各异派中妖人，侵犯峨眉。等到害得人家伏诛，你却早已逃走，置身事外。真是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之辈。今日我再饶你，不算是玄门弟子。”随骂，随将手一指，霹雳双剑飞出手去，虽然迎敌，却是暗中准备后退。

偏偏易震的飞剑已为英琼的紫郢剑削断，来时向祖姨母林明淑借了一对太皓钩，比起自己以前所用飞剑强胜十倍，一见来了敌人，巴不得试它一试。及至金蝉动手，也跟着两肩一摇，两道形如新月，冷气森森，白中透青的光芒，早飞上前去，一取冬秀，一取三凤。

许飞娘初见金蝉带了一个从未见过，又丑又矮的幼童，以为又是峨眉新收弟子，未甚在意。及见这两道流芒四射的寒光，以前见过易周，知是他当年炼魔之宝，不禁大惊。

心想：“此人早已不问外事，如助峨眉，不但又是劲敌，而且自己刚在天山博克大坂雪狮崖黄耳洞约了一位能人，加入三次峨眉斗剑，敌人那面却添了他的对头克星，处处都是制伏着自己。”不由又惊又恨。见三凤、冬秀已迎着那丑童动手；桃花仙尼李玉玉也指挥着七道粉红色的光华与金蝉霹雳双剑斗在一处，一面正在卖弄风骚，朝着金蝉做出许多荡态。来人仅是两个后辈小孩，目前已是三人对二，凭自己身份道力，不便再上前相助，只是四面察看还有敌人没有。

那金蝉原想一交手便诱敌入网，一见易震指挥两道寒光，与敌人杀了个难解难分，丝毫没有准备退走之意，好似把易静忘却。许飞娘不曾动手，

自己这面没有不支之状，又不便马上败走。再看对面那个妖尼，只管做那丑态，越往后越不堪，不禁由厌生恨。

暗忖：“这个妖尼，易仙长来柬曾有勿令漏网，遗祸将来之言。看她这般淫贱，必有其他迷人妖术。易震又不肯退，自己不便单独败走，何不先除去此尼？许飞娘丧了同类，决不甘休，等她动手，再假败诱敌，岂不是好？”

想到这里，运用玄功，将剑一指，那霹雳双剑威力大增，红紫两道光华夹着风雷之声，电掣一般，与桃花仙尼李玉玉的剑光绞着一起。不消片刻，裂帛也似响了两下，李玉玉的桃花七煞剑早绞断了两口。李玉玉起初一见金蝉如天上金童一般，真无愧是几世童身，神光满足，不禁喜出望外。先打算生擒回去，慢慢受用，没有施展毒手。一面施展桃花七煞剑迎敌，一面用媚眼摄神，去荡敌人心志。满以为那桃花七煞剑曾由极秽七物祭炼，专污飞剑法宝；那摄神妖术一经使用，道行稍浅一点的人，只要彼此目光相触，心便一荡，接连几次之后，定即心旌摇摇，不能自制。那时自己再故意败逃，将敌人引到僻静之处，装作倒地，授人以隙。此时敌人已为所惑，便不忍下毒手。只要敌人的手微一沾着她的肌体，便即失魂丧志，任凭自己摆布，至死方休。不曾想到金蝉既是几世童身，夙根深厚；再加上从九华山得了肉芝起，不特先后多服灵药仙丹，那一双慧眼，又常受芝仙舐润，更是神光湛湛，迥异寻常。目为六贼之首，不见可欲，则心不乱。目既不为妖淫所动，心身怎会受害？霹雳剑又出自仙传，不畏邪污，任她用了许多伎俩，不见生效，方在情急，那桃花七煞剑反为敌人剑光断去两三口。想起当初背师盗宝逃走，被赤身教主鸠盘婆追回，重申五戒，逐出门墙时说：“你既不愿在此苦修，此番离了我门下，成败仗尔修为。异派中能躲去七劫，成了正果的人尽有。紧记着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不由又惊又恨。当下怒睁杏眼，倒竖柳眉，张着一个比血还红的香口，朝金蝉大骂道：“不知死活的业障！竟敢毁去你仙姑的宝剑，叫你识得厉害！”一面说，随即招诀，施展妖法。金蝉见对面妖尼飞剑断了两口，心中大喜，益发催动剑光，如迅雷急电一般卷掣，眼看粉红光华又断了一道，化成满天花雨，四散洒落。忽听妖尼破口大骂，露出两排森森的白牙，恨不得要咬自己两口，甚是情急可笑。刚想回骂两句，那妖尼倏地将残余四道剑光收了回去，一片桃色烟光升处，径直冲霄逃走。金蝉一味疾恶如仇，竟没想到许飞娘在侧尚未动手，即使妖尼剑光被斩也没上前相助。也没想到妖尼即使抵敌不过，也决不会就此逃走。却一心记着易周柬帖所言，放走妖尼是异日的隐患，也跟着破空追去。

金蝉身刚起在空中，妖尼所化的五色烟光，已经由浓而淡，似有似无，如薄雾一般四散分开，转瞬间没了痕迹。金蝉心中一惊，猛想起易震尚在下面，众人藏身的暗礁与延光亭相隔甚远，万一众人还未得信，如何能是许飞娘等人对手？烟光全消，算计妖尼已用妖法逃遁，只得回身落地。及至低头往下一看，并非适才飞起之地，也看不见下面对敌诸人的剑光，只见细草繁花，茂林如锦，地平似毡，景物甚是绮丽。刚略迟疑，一眼瞥见妖尼赤着全身掩藏在一株大树后面，手中拿着一副小弓箭朝着自己，作势欲放。

这时金蝉只当下面是迎仙岛的另一角，妖尼先用幻影引自己追赶，一面隐身逃向别处，抽出空来，用妖法暗算。没看出下面全都是魔境，径直大喝一声，追将下去。身未及地，便觉四外有一片极薄的五色轻烟往上合拢，转瞬不见。立时便有一股子异香袭来，中人欲醉，猛地灵机一动，暗忖：“自己是一双慧眼，这一片五色轻烟，比适才所见不同，不是寻常目力所能看见，

这香也来得古怪。起初追赶妖尼，明明追出没有多远。迎仙岛虽有数百里方圆，由上往下看，不过是大海中一个孤岛，一目了然，并没多大，凭自己眼力，怎会看不见原来的地方？定是妖尼弄鬼，莫要上她的当。”恰巧弥尘幡带在身旁，刚准备再找妖尼踪迹，忽然不见。脚已落地，觉着地皮肉腻腻地往下一软。若换以前，金蝉早已中伏入网。也是他大难已满，福泽深厚，目光又与别人不同，真假易分，当此危机一发之际，竟在祸前动念。一经查出有异，再定睛一看，那些木石花草，远望那么繁褥华美，近看却是了无生气，和假设的差不多，愈知不妙。先不求功，一面指挥剑光护身，想要飞走时，脚底似已粘住，同时全身阳脉僨兴，一股热气正由足心往上升起，心便荡了两荡。喊声：“不好！”忙把弥尘幡取出，刚刚展动，将身拔地而起。百忙中偶一低头，看见下面哪有什么草地花木，只是一片亩许大小彩云般的锦茵，妖尼赤身露体，仰面朝天，卧在下面。金蝉恨到极处，一面驾着弥尘幡遁走，还想抽空飞剑下斩时，那妖尼一双玉腿伸处，那五色烟雾蓬蓬勃勃，疾如飘风，往上激射。同时五色彩烟又由隐而现，从天空四外包罩下来，将金蝉所驾云幢围困在内，似有大力吸住，脱身不得。

且不说金蝉为妖尼元阴摄神妖法所困。只说那三凤、冬秀战易震，见敌人太皓钩寒光闪耀，冷气森森，兀自不能取胜，正待施展别的妖术法宝。恰巧礁底下潜伏的女神婴易静、英琼等五人，因为时辰已到，不见金蝉、易震诱敌前来，相隔又远，正在悬揣商议，派一人前往窥探，就便嘱咐金蝉，如见敌人不可恋战，略一照面，速速同了易震往暗礁这面逃来。忽听金蝉霹雳剑风雷之声大作，以为就要逃回，便止住去人缓行。又等了一会，仍不见至。英琼、轻云深知金蝉脾气，恐有差池；易鼎也知乃弟急躁好事性情；石生与金蝉更是深交患难，故俱主张反守为攻，同时杀上前去。易静知道如不将来人诱入伏中，妖尼定然漏网。当时一则恐被人看破，失了功用；二则双方俱在拼命死斗之际，也来不及；三则又不便拗众，又是客礼，只得随了众人，同驾剑光赶去。到了一看，金蝉不知何往。只离岛不远，有一团烟雾，和初散蜃气相似，暂时也未想到金蝉困在其内。

见易震独斗二女，会战方酣。许飞娘背手观望，状甚闲暇，便知不妙。石生头一个着急，因见飞娘一人袖手旁观，以为金蝉已遭了她的毒手，大喝一声道：“贼道姑，我的金蝉哥哥呢？”人到剑到，一溜银雨早向飞娘飞去。飞娘见桃花仙尼李玉王将金蝉用妖法困住，正在得意欣喜，忽听破空之声，五七道各色光华疾如电掣飞来。当先一个粉装玉琢、如美金童的小孩，一照面便发出一片雨也似的银光，忙先放起一道青光抵住。再看来人，果有玄龟殿易周之女女神婴易静在内。暗想：“峨眉派真个厉害，怎么这等根器极厚的男女，都被他收到门下？”不禁沉思起来。易静原本见过许飞娘，知道她不大好惹，石生未必能是对手，便喝道：“石道友且上那边去，待我来除去这个泼贱！”石生道：“姊姊且慢，我问她我金蝉哥哥呢。”飞娘见石生纯然一片天真稚气，不知怎地一来，忽然动了怜爱之想，笑答道：“你问金蝉么？我嫌他太顽皮，已由我一位道友将他擒入甬道之中去了。如今死活，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如懂事，快快投降，拜我为师，我便饶你；不然，连你也一同送死。”石生闻言，益发大怒，一面运用玄功，将飞剑像暴雨一般杀上前去；一面把贼妖妇骂了个不绝于口。

易静也甚喜他天真，见英琼、轻云、易鼎等三人已分头去助易震，恐防石生有失，又拦他不住，只得将剑光飞出相助。许飞娘一见又飞起一道剑

光，喝道：“易道友，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又不是峨眉门下，何苦也助纣为虐呢？”易静笑道：“许道友，不是我说你，自从你师父为三仙无形剑所斩，你逃隐黄山五云步，如果苦心修炼，不但无人侵犯，像妙一夫人、餐霞大师二位前辈，还可随时助你成道，何等美妙！你却偏生执迷不悟，到处兴风作浪，惹祸招灾，到头来总是害己害人，有何好处？即以此次而论，紫云三女海底潜修，虽是旁门中人，并未为祸人间；就是她们修筑神沙甬道，多杀生灵，上干天谴，也还未到遭劫时候。如无你蛊惑，将天一贞水献出，或者还能转祸为福。如今闹得势成骑虎，祸在目前，都是害在你一人的身上。试仔细想想你一生所行所为，哪一件不是倒行逆施，天良丧尽？玄门中几曾见有你这等败类？还敢在此花言巧语，说我多管闲事么？”飞娘闻言大怒，喝骂道：“无知贱婢！我不过是看在你那老不死的易周老儿分上，不和你一般见识，你竟不知好歹，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罢，将手一指，空中飞剑倏地分化成了数十道青虹，光华满天，顿增了许多威势。饶是石生、易静的飞剑不比寻常，只勉强敌住，休想占得一分便宜。

且说英琼、轻云、易鼎等三人赶到时，正值易震一人独战两个妖女。易鼎同胞关心，知道乃弟本领不济，一时心急，忙喊：“周、李两位仙姑，快帮舍弟一帮。”英琼、轻云也早看见许飞娘站在旁边，只因想起来时，无心中将易震的飞剑斩断，事后成了一家，还承人家远道赶来相助，好生过意不去。再听易鼎一说，二人俱是一般心理，意欲相助易震，将敌人飞剑夺来相赠。又见石生、易静先后与飞娘动手，便各将飞剑一指，上前助战。轻云一面交手，一面飞近易震，悄问道：“易道友，你可见我金蝉师弟么？”易震曾见金蝉追赶妖尼，一去不回，自己又半晌不能取胜，正觉势孤，恰值众人赶来。闻言惊道：“金蝉道友先与一妖尼交手，后来那妖尼化了一片五色烟光逃走，金蝉道友也驾了遁光追去，便没有见回来。我正想退走，诸位仙姑便同我姑姑、哥哥追来了。”轻云闻言，想起易周柬帖，曾说妖尼厉害淫凶，遇时须要小心，勿使漏网。如真是败退，许飞娘就在眼前，万无袖手之理。倘如中了妖尼道儿，回山复命时，怎好意思与灵云相见？所幸金蝉近来已多经事变，又有弥尘幡藏在身旁，想来不至于受害，但也须寻出一个着落才好。忙又问易震妖尼逃走时情形和金蝉追赶的方向。当时易震也是迎战方酣，没甚顾及，但方向还知道，便朝左侧一指。轻云顺他指处一看，骇浪滔天，一望无涯，只来时所见离岛不远半空悬着的那一团烟雾仍未消散，闻言心中一动。暗付：“这团彩雾颇似海中常见新散不久的蜃气，难道金蝉便被妖尼困在其内？”再一想：“金蝉见妖尼厉害，必用弥尘幡与剑光护身。这两件法宝，一个是五彩云幢，这海天空处，不比甬道魔阵，怎会看它不见？一个是用起来不特光同电闪，还带着风雷之声，相隔再远，也不致听不到一点声息。”又觉有些不类，不禁十分愁急。

对面三凤自从璇光尺为易静所破，便将二凤的烦恼圈强借了来。一见敌人虽是个小孩，那一对形如新月的光华，却是件异宝，虽不知来历名称，估量必是飞剑一类的宝物，不禁又起了贪念。便和冬秀一使眼色，打算两下合力，将那小孩困住，夺为己有，不使那法宝受伤。谁知那太皓钩不比寻常飞剑，只要知道用法，便无关使用人的道力深浅。

一任三凤、冬秀怎样运转飞剑压迫，光芒毫不曾减退。引得三凤兀自心爱，无计可施，后悔没将慧珠借给的炼刚柔一试。末后心想：“桃花仙尼引走了一个敌人，未见回转，许飞娘旁立微笑，必已成功。自己和冬秀两人

对付一个幼童，许久不胜，岂不叫飞娘耻笑？”便对冬秀道：“小丑儿这般不知进退，我们打发他上路吧。”冬秀自从上次紫云宫分宝，得了龙雀环后，先也是和三凤一般不知用法。后来见三凤把璇光尺炼得那等神妙，便也跟着学样，用魔法祭炼。二人居心，原是一般贪险阴毒，所炼法宝的用途大致相仿。不过冬秀道行较浅，炼时既不如三凤肯下苦功，那龙雀环原来用法又与璇光尺不同。璇光尺能够敌住敌人法宝，也能收敌人法宝，使其无伤，成为己用。这龙雀环就不然，每一施为，只是一蓝一黄，两个连环光圈飞将起来，敌人法宝如被束住，便往小处收紧，断成数截。冬秀曾自己炼了两件寻常法宝，试过两回，居然奏功，大是心满意足。

她却不知此环原是子母两副，专为仙家成道时御魔之用，并非炼来破坏敌人法宝。那母环早已为嵩山二老初入月儿岛火海时取去。第二次带了金须奴重探火海，附带也为寻找此宝，后来不见，一算才知在匆忙中，已为金须奴取走。子母合璧，尚非其时，便即任之。凭三凤、冬秀福泽，焉能承受这两件至宝？三凤在甬道中虽将璇光尺破去，还未受伤。冬秀竟在这次差点送了性命。当她得了三凤招呼，正待施为，恰巧英琼、轻云等同时飞来。冬秀不知厉害，斗了不多一会，见三凤已将炼刚柔飞起，当时只想见功，也把龙雀环飞出手去。不知怎的，单会看出那道青光较易对付，竟然直取轻云的青索剑。她却不知对面这几个敌人，不特紫郢、青索二剑冠绝群伦，便是易氏弟兄，一个是借了姨祖母的太皓钩，已是不同凡响；尤其易鼎最得全家长辈欢心，人又纯谨，这次初出茅庐，把他二姨祖母的断金块要了来，还带了不少厉害法宝。真是哪一个也不好惹。只因轻云急于要知金蝉下落，正与易震谈话，又看出敌人飞剑不过如此，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剑光虽放出手，也未怎样加功运用，看去好似弱些罢了。冬秀的龙雀环刚一出手，轻云话已问完，正想主意，忽见敌人飞起一蓝一黄两个光圈，直朝自己飞剑迎来，才一交接，便将青光套住。轻云不知对方法宝分俩，心里未免一惊，不由小题大做，忙运玄功，朝青索剑一指，立时光华大耀，竟似蛟龙一般，反卷过来，也成了一环，互相纠结不开。

第一六四回

一念固元关 妖法千般终自毙 双童捧仙敕 神雷一震退群魔

且说轻云的青索剑光与冬秀的龙雀环光华绞在一起，轻云方觉出敌人法宝不如自己。

刚想将它绞成粉碎，旁边易静正斗许飞娘，偶一眼看出便宜，忙高声大喊道：“此乃玄门异宝，贱婢不知用法，周姊姊何不将它就势收去呢？”轻云原因那两个连环光圈来得异样，一见飞剑绞住，恐敌人收回，只打算迅雷般将它破坏，没有想到这一着。闻言醒悟，试将剑光往回一招，竟然带了那两个圈一同飞回。仍用剑光逼住，由大而小，缓缓收落。那龙雀环原有的法力，因为冬秀不知用法，无从发挥，仅凭魔法运转，吃青索剑一绞，已经化为乌有，仍变成了一副金连环，轻轻巧巧落在轻云手中。冬秀仍是不知厉害，当三凤收起炼刚柔，自己施展龙雀环之际，本想将先放出去的飞剑收回，

以免误伤己物。偏巧易鼎赶来，恐兄弟吃亏，一见英琼直取三凤，便将断金块放起助战。冬秀飞剑敌易震的太皓钩，也只平手，再加上一件断金块，剑光便被一钩一块绞住，一时难以收回。又见敌人法宝件件厉害，这才改了打算，先破了敌人这道青光，跟着再将初凤所赠金庭玉柱中所藏的两件法宝取出，看三凤炼刚柔奏功与否，再行相机施展出去。不料龙雀环才一照面，便被轻云收去，不由又惊又惜。百忙中再往三凤那面一看，炼刚柔已为紫光所毁，越发心慌意乱起来。易震先为二女所逼，有宝难施。这时来了生力军，一面交手，暗中早将乃母绿鬓仙娘韦青青行时所给的火龙钗取在手内。易鼎与他同一心理，也在暗中将祖母给的一粒冷光珠取出。弟兄二人，不先不后，俱朝冬秀打去，冬秀怎能禁受。当此危机一发之间，幸而许飞娘在侧，看出形势不妙，一声呼叱，空中飞剑倏地化成一道经天长虹，阻住易静、石生二人的飞剑。自己忙纵遁光，飞将过去，手扬处，一道光华，刚把易震发出来的一溜火光敌住，一把将冬秀挟起时，易鼎发出来的一团白影，已打中冬秀身上。冬秀觉着一股奇寒之气逼向胸头，一个禁受不住，立时晕死过去。

同时空中剑光也吃那断金块、太皓钩双双夹住，一拧一绞，化成万点光芒，坠落如雨。

这且按过一边。

那侧面的三凤见敌人忽添了三个帮手，忙把炼刚柔施展出来。因恐伤了自己飞剑，心中还在想那形如新月的法宝，所以单取英琼。哪知英琼紫郢剑不特是西方太乙精华所炼，又是峨眉派数一数二的宝剑，休说炼刚柔，任何法宝也难损它丝毫。当英琼正斗之间，见敌人忽然放起软绵绵、色彩鲜明的一团光华，虽然不知来历，仗着自己紫郢剑是剑家至宝，会过了许多邪法异宝，从未失事，一毫也未放在心上。估量三凤的剑光吃自己剑光略微交接，光华将顿减，易震尽可从容应战。倒是这新出手的东西，一定比较厉害一些。不同青红皂白，径将空中紫光一指，舍了三凤飞剑，直往那团光华射去。刚一近前，三凤方以为那炼刚柔必和从前一样，射出烟雾法火，去破敌人飞剑。谁知道遇了克星，晃眼工夫，敌人剑光已将炼刚柔圈住，剑光圈越来越往小里缩紧，发出啾啾声音。

两下相持不多一会，等到三凤看出不妙，想要收转，已是不及。耳听嘣的一声极清脆的爆裂之音过处，那月儿岛连山大师当年炼就的一件异宝，竟被英琼紫郢剑所破，化为一片粉红的淡烟，似雾毅轻绡一般，冉冉消逝。英琼之意，原是想将三凤那口飞剑夺来，赠与易震，又不愿将飞剑毁损，所以一得手，仍指剑光上前相战，一心只注重在那口剑上。否则舍剑取人，三凤早已不死即伤，吃了大亏。三凤哪知进退，一见炼刚柔又被敌人毁去，少时回宫，见了慧珠，拿什相还？不由怒从心起，恨入切骨。一面指挥飞剑应战，暗中口诵魔咒，披散秀发，正待把初凤从金庭玉柱中所得的地阙二十九件奇宝施展出来，制敌人于死命时，正值飞娘救起冬秀，见自己这一方连遭失利，也是怒发如雷，又知紫郢剑厉害，恐三凤寡不敌众，受了重伤，先忙向三凤飞来。才一到达，便从法宝囊中把近年在黄山五云步炼成的修罗网取将出来，倏地收回剑光，往空一洒，立时愁云漠漠，惨雾靠靠，万丈黑烟中，簇拥着无数大小恶鬼夜叉之类，猛从四面八方向英琼、轻云、易静、石生、易鼎、易震等六人包围上来。

这修罗网污秽狠毒，无与伦比。其中鬼魔夜叉全是幻影，敌人只把心神一分，立时便要为飞娘的六贼无形针所暗害。飞娘炼成此宝，原备三次峨

眉斗剑之需。实因英琼等年纪虽轻，法宝飞剑俱非寻常，又知三英二云是峨眉小辈门人中主要人物，所以才下此毒手，准备一网打尽，少解心头之恨。这回使用，尚是初次，惟恐敌人觉察，下手甚速。

除自己收回飞剑外，连三凤都未及打个招呼。一看黑云妖雾已将对面六人一同盖住，看不见自身所在，心中大喜。忙又从法宝囊内取出六贼无形针，刚待觑准敌人，乘隙发放，忽听天际破空之声甚疾。抬头一看，长才尺许两道金光，如流星电闪一般，从遥空中飞驶而来，快得异乎寻常。就这闻声昂首之际，眨眨眼，已经临头不远。明知是敌人来的救星，只猜不出是哪一派中人物。就这么一寻思的当儿，忽然一片光华自天直下，照得大地通明，连四面海水俱成金色，奇芒四射，耀目难睁。才亮得一亮，紧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夹着百万金鼓之声，从云空中直打下来，只打得妖气四散，海水群飞，恍如山崩地裂一般。飞娘一闻雷声有异，猛地想起一人，不由大吃一惊，吓得连来人面目也未及看清，慌不迭地收转法宝，口唤：“三妹速退！”一手仍抱着冬秀，一手把三凤一拖，径往甬道之中遁去。不提。

这一面英琼等六人正要得胜，忽见飞娘赶来，一照面，便将手一扬，似轻烟一般，激射起无数缕黑丝，转瞬间起了愁云惨雾，千万恶鬼从四外潮涌而来。再看飞娘，已失所在。易静姑侄三人知是妖法，虽用法宝护身，还不甚在意。轻云却识得飞娘厉害，忙喊众人快聚在一处，将青索剑和紫郢剑会合一起。石生也忙将天遁镜取出。正待合力迎敌，猛听破空之声，金光迅雷，接踵而至，岛上妖气尽扫，敌人不知何往，空中来人也降了下来。大家见来人是两个头梳丫髻的道童，心刚一动，未及出声招呼。石生闻得附近风雷之声，猛一眼看见海面上适才所见的那股子蜃气，已被迅雷震散，却现出一幢彩云，和金蝉所用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在那里上下飞舞。还有一团粉红色的彩光刚刚飞起，还未飞远。忙喊一声：“那不是我金蝉哥哥！”脚一纵处，一溜银雨，先自往前飞去。

余人也都相继看见。内中轻云和易静同时想起易周柬帖所言，知道适才海面蜃气，乃是金蝉被困在内。那逃走的粉光，定是桃花妖尼李玉玉，因妖法为迅雷震散，又见飞娘遁走，心中害怕，抽身逃遁，哪里肯舍。互喊一声：“休放妖尼漏网！”双双跟踪追去。

英琼和易氏弟兄、新来的两个童子闻言，也都相率追去。到了一看，那桃色光华由浓而淡，转眼间已无踪迹。那弥尘幡所化的五色云幢，仍在海面上升沉不定，也不他往，知道金蝉必然中邪。好在轻云、石生俱知使用宝幡之法，忙将弥尘幡收起。再看金蝉，虽未受着伤害，已是目定神呆，有些昏迷之状。忙由石生代他收了双剑，扶着驾遁光同回岛上。轻云先取一粒丹药与他服了，刻许工夫，才得复原。一问何故如此，才知就里。

原来金蝉有弥尘幡和双剑护身，本可无恙。只因看出幻境时，脚已踏在妖尼妙腿之间，幸是元阳坚定，至宝护身，飞起时又快，虽未被她元阴吸阳之法吸住，人已为妖法所中。总算元神还有主宰，弥尘幡决不离手。加上双剑灵异，只管活跃。人虽逐渐昏迷，妖尼仍是无法近身，逞其所欲。后来邪云被金光迅雷震散，妖尼回望，连飞娘都吓得逃走，知道不妙，径直遁走。她如就此逃回山去，也不至于就遭惨死。偏偏追她的是石生，又是一个特异纯阳之资，再加上金蝉不曾到手，心终难舍，忙用换影移形之法，将身潜入海中，等众人退去，依旧偷偷回转甬道。不提。

众人救治金蝉时，那来的两个道童，早向前一一见礼，报了姓名，原

来是南海双童甄良、甄兑。轻云以前原见过他弟兄二人，余人也早料到，俱都大喜。等金蝉复原，才坐到一处，谈说此来使命。

原来南海双童自从那日被困在凝碧崖灵翠峰峨眉开山祖师长眉真人遗留的六合两仪微尘阵内，当时人便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和死了一般，不觉过了多少时日。那阵分生、死、幻、灭、晦、明六门，有无穷的奥妙。除掌教妙一真人夫妇和玄真子受过长眉真人遗命，能够运用外，连其余峨眉诸长老，俱都不敢轻易进阵。在妙一真人未回山以前，一直也无人理会。灵云、轻云等各自走后，过了两天，长幼两辈仙侠来得越多，自有玉清大师、长人纪登等分头接了进去。那髯仙李元化正在大元洞内会集群仙，互谈五府开辟之事，算计掌教真人夫妇还得些日才到。玉清大师躬身向众人道：“金蝉、石生两个师弟和周、李两位师妹，前往紫云宫取那天一贞水，数日不回，定然出了变故。李师伯易数通玄，何不算它一算？”髯仙道：“我昨日本想卜他四人吉凶，后来一想，取水之事，掌教师兄既命人前去接应，必早知中途要生变化，连日未奉仙谕，料无凶险。又值恒山云梗窝狮僧普化，托顽石大师来此借宝，谈话耽搁。之后众后辈门人又纷纷请教，我想无关宏旨，就此搁起。你也能前知休咎，既问此事，可曾算过么？”玉清大师答道：“那日弟子读了掌教师尊飞剑传书，便猜此事不是如此平常。今日闲中掐算，他四人已连遭惊险，并且还有几个尚未入门的道友在那里相助。但是紫云宫源远流长，此事颇多变化。弟子道力浅薄，只知紫云三女决无幸理。至于怎样破那神沙甬道，取来天一贞水，及掌教真人因何向一素不相识的异派中人借宝，仍是算它不出。李师伯与诸位前辈尊长，俱都深通玄奇秘奥，先知先觉，敬请指示仙机，以开愚昧。”

髯仙正要答话，旁坐金姥姥罗紫烟，也是精通易理，善知过去未来，先听大师说，早已澄神内视，定念明心，默运先天神术，体察未来，忽然张目说道：“李道友无须算了，紫云宫源流，我本略知一二，适才又加推算。此事不特变化甚大，还关系着三次峨眉斗剑之事。那紫云宫地阙仙府，乃昔年水母五女玉阙章台，避祸修真之所。后来五女分封五湖水仙，弃此而去。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异派散仙算出就里，坏了五仙禁法，入宫隐居。成道时，多亏长眉真人助他脱了魔劫，无恩可报，所炼许多法宝飞剑既不能带去，又不舍将数百年心血毁于一旦，便连那部地阙仙书全赠与长眉真人，任凭处置。此时长眉真人已是神通广大，妙法无边，只是外功未完，成道较晚罢了。当下默算未来，已知因果，便领了他的敬意，仍请那位散仙在飞升以前，将法宝仙书封藏在宫中金庭玉柱里面。柱底藏有柬帖，备载此事。以致日后为一老蚌从侧面穿透海眼，入宫盘踞。这老蚌已有千年道行，略知宫中之事。它与方氏三女之父，有一番救命因缘，又将三女引入宫内，才有今日地步。齐道友一则事忙，又因三女修为不易，神沙甬道虽然多害生灵，也是避劫心重，出于不得已。便借取水为名，试她们一试。她们如恭顺，将水献出，日后还可助她们成道。等开府盛会之后，再派一同辈道友前往宫中，取出玉柱中遗书，与其说明前因后果。金蝉所带去的书柬，其中颇多点化之言。三女入魔已深，歧路徘徊，又受了奸恶蛊惑，竟然执迷不悟，自取败亡。偏巧她们又在月儿岛火海内得了连山大师一部天魔秘笈。那神沙甬道中大衍阵法，委实厉害非常。紫云宫又深藏海底，利用魔法封闭，神仙也难飞进。齐道友原知她们不外三条出路。又知三女也有夙根，长女尤厚。

第一条，是我们人到，便将水献出；第二条，是献水之后，中途变计，

反悔追赶；第三条，是不特吝而不与，反要倒行逆施，与去的人为难。所以将去的人分成两起。先还以为三女已修道多年，或者不致倒行逆施，公然为敌。及至我们的人去后，一则金蝉躁进，石生救母心切，先行擅入，伤了守宫神兽；二则三凤又是有心为难。许多阴错阳差，以致起了争端。即使这样，依了初凤心意，仍有转圜之机。无奈三女运数将终，魔头太重，种种阻碍，终于变志为仇。她们那里有何举动，齐道友业已全知，只因东海之事异常重大，才延到今日。为了此事，提前数日回山，少时一到，便有分派。那紫云宫暗切紫玲和灵云、轻云的名字，日后应为她三人修真养性之所，三女不过暂时盘踞而已。如今许飞娘和妖尼李玉玉等俱在彼助纣为虐。齐道友申正回山，明早寅正便开放灵翠峰两仪微尘阵，收伏南海双童甄良、甄兑，取出长眉真人遗藏的至宝，传了双童道法。再过数日，便派双童前往紫云宫接应诸人，取回天一贞水。在此时期内，还有一位我们多年不见的道友，带了两个得意弟子前来。那南海双童之父名叫甄海，也是异派中散仙，为三女所杀，与三女有不共戴天之仇。此去带有那位道友灵符，一到便可将飞娘等妖人吓走。到时白、朱二位也要前去。宫中诸人除有两个不在劫的外，初凤或能幸免，余者不死即受重伤，成功无疑的了。”众人闻得掌教真人少时回山，俱都高兴。有那不曾见过的后辈，更是欣喜若狂。

第一六五回

教主返仙山 梁孟同收微尘阵 妖尼辞水府 金石三入紫云宫

时光易过，一会到了未申之交。髯仙率领长幼两辈同门和各方好友，俱由凝碧崖前升至前洞崖上迎候。甫交申正，众小辈门人正在引颈东望，忽见空中微微有一道金光，电掣金蛇般微微闪了一闪，髯仙和前一辈的同门已慌忙下拜。同时崖前便平添了男女两位仙长，俱作道家打扮。知是妙一真人夫妇驾到，哪等细看，连忙跪倒行礼时，便听妙一真人道：“愚夫妇来时，原恐惊动各位道友，所以事前未曾通知，连遁光俱都隐去，不想仍劳远迎，曷以克当？”言还未了，金姥姥道：“二位道友真个法力无边，这无形剑遁不但无影无光，连丝毫声息都听不出。若非二位道友下降时特地显示，只恐进了仙府，我们还在此呆等呢。”说罢，群仙俱各粲然。妙一真人夫妇便请金姥姥等各派群仙先行，大家彼此互相略微谦逊，各驾剑光同往大元洞中飞去。到了洞中落座，髯仙率了小一辈的门人上前参拜之后，群仙中有许多年不见的，与妙一真人夫妇各谈了一阵别后之事，方知修为的深浅。妙一真人然后对众人说道：“日前拜读仙师遗札，始得略知两仪微尘阵中秘奥，自审道力浅薄，尚难自信。如今金蝉等诸弟子两人紫云，历久无功。

三女不知顺逆，连那老蚌也因历劫一世，忘了本来根源。先时意在成全她们，所以先礼后兵。如今毁书拒使，已成仇敌。区区妖魔，无须我辈前往。那微尘阵中所困的甄良、甄兑虽是左道旁门，不特没有什么罪恶，为父母报仇，苦心修炼，还有孝行。只因乃师化时遗命说紫云三女厉害非常，不将法宝炼到精深地步，不可以卵投石，妄自入宫行刺，以致迁延至今。正在苦心焦虑，待时而动，却受了妖人蛊惑，侵犯峨眉。如今陷入阵中，身虽未

死，至多也只保得旬日。幸俱被陷在晦门上，否则已无生理。此来一则早与诸位道友和长幼两辈同门相见；二则将他二人救出，略加指点，使其改邪归正，径往南海去报亲仇，就便相助金蝉等诸弟子，将天一贞水取回。这两仪微尘阵乃恩师长眉真人所设，中藏不少异宝灵药，以为光大本门之用，中分生、死、幻、灭、晦、明六门。此时往收阵法，诸位道友有兴，何不同往观看，相助一臂？”群仙俱愿一开眼界。妙一真人夫妇便率了长幼两辈门人与各派群仙，同往微尘阵去。

刚出大元洞，便遇醉道人飞来，见妙一真人行礼之后，递过一封柬帖，说道：“小弟在本山巡游，路遇嫫姆，说是她从大雪山盘鸪顶闲眺，看见掌教师兄驾了无形剑遁，往这里飞来，算出为了南海之事。如今许飞娘同了两个妖人，也在那里，恐众弟子费手，趁着她往北极访友之便，带了三道灵符同这一封柬帖，命我交与师兄，转赐甄良、甄兑带去，将飞娘惊走。”妙一夫人微笑道：“嫫姆真非常人。我们用无形剑遁在空中飞行，她在相隔千里的盘鸪峰顶上，竟能看见，这双神目，真是举世所稀了。”说时，妙一真人早已看罢书信，揣入怀内。仍率群仙门人，同往灵翠峰走去。还未到，就望见绣云涧那边瑞气蒸腾，五色寒光凝成一片异彩。那长一辈的仙人久闻此阵之名，今日一见，俱都惊异不置。妙一真人到了阵前，率了两辈弟子，先望着阵门下拜。然后向众微一谦逊，径同了妙一夫人步入阵去。外面长幼群仙看阵顶祥光霞彩，时起变化，瞬息万端，谁也窥察不出阵中玄妙。

待了有个把时辰，忽听阵中起了雷声，隆隆不绝。不多一会，一片极强烈的金光闪过，霞彩全收，现出妙一真人夫妇，手上恭恭敬敬捧着长才九寸的旗门。身旁站定两个梳丫髻的道童，俱都是失魂丧魄，如醉如痴模样。群仙一见，纷纷上前称赞。妙一真人只对众人说道：“贫道幸托恩师庇佑，已将微尘仙阵收去。所藏灵宝仙丹，业已暂时行法封锁，等到开山盛会，再行取出。甄民、甄兑弟兄二人因被陷多日，虽经救转，元灵消耗太甚，神志已昏，须得调养一日，始能传授道法。如今我等且回洞去，再作计较。”说罢，一同回到洞中。髯仙早命玉清师太、纪登、朱文、寒萼四人布好筵席，由芷仙管领的仙厨中取来交梨火枣、仙酿灵药这类，待人一回来，便请人入席。妙一真人从怀中取了两粒灵丹，交与顽石大师，吩咐白侠孙南、苦孩儿司徒平领了南海双童，随同前往金蝉、石生二人所居室内，将丹药与双童服了，由大师主持，用玄门度气调元之法，相助双童恢复真灵，再行带来听训。

大师与孙南、司徒平带了双童，领命走后，各派群仙俱愿闻阵中秘奥，请妙一真人夫妇略说经过。妙一真人道：“仙阵委实神妙无穷，愚夫妇如非恩师预示仙机，只恐也难轻易将它收却。此阵三次峨眉斗剑尚有大用，且等盛会之日，玄真子师兄驾到，再请各位道友相助，重布此阵，请诸位道友入阵一游，便知就里。”群仙闻言，俱都大喜。

席散，醉道人使命未完，先自辞去。妙一真人夫妇陪了各派群仙，游览全崖，并将开府之后是何异境，一一说了。群仙自是赞佩不置。

那南海双童初被困入阵中时，知道上了敌人大当，万无生理，想起亲仇未报，无端受了史南溪等人蛊惑，闹到这般田地，死也难以瞑目。心中有悔意，便想变计投降，一心只求饶命，以便日后好报亲仇，即使任何屈辱，也所甘心。可是心虽如此想法，无奈身不能动，口不能言，除了听其自然，别无法想。时日一多，渐渐失了知觉。妙一真人夫妇将他们救转时，还是有些恍惚。直到顽石大师将他们引入金蝉所居室内，用玄门度气之法运转真元，

朝他们口中喷去，由那一股真气打通七窍，经过一十二重关穴，运行全身之后，弟兄二人又各服了一粒妙一真人所赐的灵丹，才得清醒。一见对面坐定一个中年女尼，旁立两个道装少年，知是救他们之人，连忙拜倒，请顽石大师说了经过。

甄氏弟兄一听，不但道行无损，亲仇可报，还可投到峨眉门下，怎不喜出望外，立时便请顽石大师带去求见。顽石大师又命双童自己按照平时坐功，运行一周。知道再有一半日，便可复原，才将他弟兄二人带往太元洞内。甄氏弟兄一见上面坐的是妙一真人夫妇和许多位各派群仙，左右两排乃是鬻仙等峨眉派长一辈的同门，在后站的方是小一辈的门人。长一辈的仙人不说，单这些小一辈的门人，无一个不是仙风道骨，夙根深厚，哪里还等多看，忙即上前跪倒，匍匐在地。妙一真人先命向长幼群仙一一拜见。然后传了本门修炼之法。吩咐司徒平将他们带去安置，修养一日，再来领命，前往南海，去助金蝉等取回天一贞水，就便报那父母之仇。甄氏弟兄闻训之后，不禁悲喜交集，感激涕零。

当下叩辞出来，随了司徒平，走入所赐的石室以内，按照峨眉真传，潜心体会，用起功来。

到了第二日，仍由司徒平领去，叩见过妙一真人之后，妙一真人便将媼姆所赠灵符交与二人，又指示了一番机宜，给了一件法宝和一道催光速电之符，才命起身。甄氏弟兄领命，拜辞出洞，先将催光神符展动，跟着驾剑光升起，破空前进。二人的道行本非寻常，近来又受了顽石大师指点，再加上神符妙用，真是比电还快，不消半日工夫，已到南海。远远望见迎仙岛上仙光法宝，纷纷飞翔，敌我相战方酣。忙照妙一真人仙示，不等近前，便将媼姆所赐的一道灵符取出，朝着下面数人一扬。立时便有万丈金霞，夹着迅雷，自天直下。等到己身落在岛上，与轻云等人相见，万妙仙姑许飞娘早为雷声所震，带了三凤、冬秀先自逃走。金蝉因追桃花仙尼李玉玉，误为邪术所中，脚沾了李玉玉的法身，等到看出形势不妙，取出宝幡护身时，身虽为五色云幢护住，无奈神志已昏，失了主宰，要想脱身飞走，势已不能。所幸金蝉夙根深厚，迷惘中仍有几分清醒，两手紧持弥尘幡，不为淫邪所动；那霹雳双剑又是妙一夫人未成道时炼魔之宝，出诸仙传，有了灵性，自能发动，保卫主人，外敌收它不去，又不怕邪污，除在五色云幢外飞跃不息，还随时朝着敌人进攻。闹得李玉玉在自看着一块就口的肥肉，只到不了口内，连用了许多邪法妖术，都奈何二宝不得。所以金蝉除当时心神有些昏乱外，并未遭了毒手。

及至神雷震散妖气，金蝉遇救，服了丹药，神志复原以后，益发把李玉玉恨入切骨。

当下众人见面，互相说了来意和当地情形。因为破宫在即，事毕便可回山，参加群仙盛会，俱都踊跃非常。甄氏弟兄又说了破宫取水，惊走飞娘，斩除群孽和救走蓉波、杨鲤、龙力子三人，来时掌教师尊早已事前一一吩咐停妥，应在明晚子时以前。赶在紫云三女庆寿之时前往，先由南海双童在寿筵前，明说奉命破她神沙甬道，并报大仇，各人再行按照掌教师尊仙谕行事。俱恨不得当时就去动手才好。当下众人在岛上，互相计议。不提。

且说那许飞娘会战轻云等诸人，正待施为放出辣手，忽听破空之声来得有异，抬头一看，金光迅雷已打将下来，当是克星已至。暗忖：“此人如来，休说三凤、冬秀、李玉玉三人不是对手，连自己也要吃她大亏。”惊弓

之鸟，心胆已寒，究竟来人是否如自己所料，都不敢细看，忙展遁光，一手抱着冬秀，一手拉着三凤，微喊一声：“来了劲敌，还不先行退入阵去！”三凤原非弱者，虽看出金光迅雷厉害，并无败退之心，还在张皇四顾，准备抵御时，已被飞娘遁光卷走。一入甬道，飞娘便命速将阵法催动，准备迎敌。三凤问她何故如此惊惶？飞娘事出仓猝，惊魂乍定，闻言反倒一怔，来人真假没有分清，不便明言自己怯敌太甚，只得饰词说道：“来的这人，乃是峨眉派中数一数二的能手。我等原是出来诱敌，诸位道友没有同来，势力较单，冬妹又为敌人法宝所中，惟恐有失，劲敌当前，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故宜退入阵中，以逸待劳，就便将冬妹救治还原，岂不两全。”三凤因此番出来，原以为飞娘道法惊人，对方不过几个峨眉后辈，就不凭阵法，也操必胜。谁知自己连失异宝，冬秀还受了重伤，桃花仙尼李玉玉不知何往，飞娘又是这等虎头蛇尾。先还以为果是峨眉方面来了劲敌，等了约有半个多时辰，并不见敌人入阵，李玉玉却是垂头丧气而归。下甬道时，因为阵势业已发动，所幸主持的人俱在外阵，预先看出是自己人，如在内阵时，弄巧还要受了误伤。及至见面，问起引走金蝉，可曾得手？岛上敌人添了能者，回时可曾窥见动静；李玉玉却说：“金蝉被困时，有彩云剑光护住，不能近身。正在行法，忽为雷声震散，敌人接踵追来。因回望飞娘等退走，人单势孤，不便迎敌，便用粉光障眼之法，隐身遁回。到了延光亭，才见那施放神雷的，仅是两个矮小道童。本想出其不意，隐身上前，将敌人伤害他一两个出气，谁知敌人当中有一女道童，竟在暗中施展出了玄门中最厉害的阵法，只一近前，必为所困。幸是自己以前吃过亏苦，早在远处看破，否则又是弄巧成拙，因此仍旧隐身回来。”三凤闻言，敌人不过又添了两个峨眉后辈，飞娘却说是峨眉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未免有了轻视之心。飞娘何等好猾机智，早看出三凤不满。暗忖：“适才雷声金光，明明是自己克星的家数。如说是她门人，也应是两个幼女，怎会来的是两个道童？这人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就算派了门徒，自己本人未来，也还是不可轻去招惹，且等弄明白了，再作计较为上。”见三凤词色不善，装作不见，只拿医治冬秀遮盖。一会，冬秀已被飞娘治愈。又等了好几个时辰，敌人始终未至。三凤闷闷不乐。飞娘正想命人出去探看，慧珠忽然带了蓉波赶来说：“初凤新近又和大家商量，仍以坚守为是。现在准备庆寿，请飞娘等回去，由蓉波看守阵门。反正敌人如果进犯，宫中总图也可窥知虚实。这半日工夫，敌人动作人数，想已查知。他既逗留不去，无须诱他入阵，自会前来。因敌人屡次从阵中逃出，今日初凤已将全阵一齐发动，加紧防备，便是大罗金仙，也难飞入。”

峨眉派虽然厉害，不求怎样有功，但求无过，当不至于有什差错。”许飞娘闻言，方在踌躇，三凤早已气忿忿地道：“我们适才出战，岛上除了原有一群后辈外，仅添了几个小孩子，却连失异宝，还带伤人，杀得大败。如非许道友看出峨眉派来了一个前辈名手，急速用遁光携带我同了受伤的冬妹一齐败回，说不定还要吃什么大亏。待一会李道友败回，又说并未看见什么大人。只因敌人防备甚严，恐遭暗算，没敢近前窥探，虚实难辨。”

我因二位道友名满天下，尚且如此，冬妹又是受伤新愈，惊弓之鸟，也不敢冒昧出去，只好听许道友之言，在此耐心等待敌人自己入阵，以逸待劳。谁知过了许多时辰，未见敌人一点动静。我刚猜敌人那些小业障是等救兵，目前或者并无能手到来，要请许道友发号施令，冒着大险出去探看真假，省得为几个小孩所欺，你就来了。”

许飞娘平时虽是深沉阴险，善于忍辱负重，听了三凤这等言语奚落，也难忍受。正待还言，猛一动念，暗忖：“贱婢不知轻重，不识抬举，不屑与她计较。何不如此如此，胜了固是高兴，败了也是有益。”想到这里，不但脸上未带出丝毫怒容，反故作没有听出道：“既是大公主相招，仙阵全体发动，万无一失。敌人不退，终须进犯，早晚是网中之鱼，也不忙在一时。三公主失却异宝，皆是贫道防卫不周所致。荒山尚藏有几件法宝，得自崆峒山广成子修道的洞府以内，俱是万年前黄帝成道以前所炼，尚属不恶。待等此番战败敌人，贫道回山，取出两件来奉赠，以酬重劳，聊赎前愆如何？”飞娘所说崆峒宝物，前曾向三女提过，三凤早已歆羨。知她性情极为贪鄙，故为此言。原意是：胜了，自己借用人力，报仇泄忿，送她一件法宝，不但缔交更深，三次峨眉更多一个后援；败了，紫云宫必然瓦解，三凤就是老了脸皮索要，自己已经明言在先，有胜了才给的话，尚可反悔。何况自己还打着混水捞鱼的主意，那时同三女已成仇敌，更谈不到再践前言了。三凤心贪喜得，哪知飞娘深心诈术，闻言不特变忿为喜，转觉自己适才不该出言尖酸过甚，借着称谢，又和飞娘殷勤起来。除慧珠外，飞娘断定来人不是对头，也是她的门下，不到万不得已，不便再行出去。三凤虽然言语讥刺，恨敌切齿，可是连失异宝，受了挫折，又见飞娘那般怯阵，知道敌人不是易与，怒气一消，渐渐起了退志。

冬秀惟三凤之马首是瞻，又在阵前尝过厉害，更无话说。当下略一商量，俱主三女寿辰在即，莫要辜负了盛会，莫如暂时回宫，等寿辰过后，再作计较。

就中桃花仙尼李玉玉性本淫凶，又复骄暴，在逃回甬道时，见三凤对人礼貌词色，都不似未出战以前，已是不快。及至后来，慧珠来请众人回宫，三凤所说的话句句挖苦，不由勃然大怒。如在别处，早向三凤质问，翻脸成仇。只因知道神沙甬道阵法厉害，恐吃眼前亏，勉强忍住。就这样，还是在旁冷笑，不发一言。等三凤、飞娘把话说完，诸人要走，才行开口说道：“贫尼道行浅薄，适才寸功未立，实在无颜回去。如凭现成阵地取胜，难免敌人讪笑。诸位道友且请回宫，贫尼愿单人出阵，二次会战峨眉群小。胜了自然擒敌献寿，以博诸位道友一笑；如再失败，从此不复相见了。”许飞娘深知李玉玉的性情本领，听出言中之意，是不满三凤。知她此番出去，必用炼就多年从未用过的桃花七煞销魂网，与敌人决一死战，以便擒了心上人回山取乐。她如胜了，去掉几个峨眉门下的心爱弟子，正合自己心意；如果失败，既用此网，必难活命，正可借此蛊惑她避祸三劫，隐遁多年不闻外事的父兄——北海铁犁山无底洞的金风老人与散花道长，出山为她报仇，岂不是好？恐众人拦劝，忙即答道：“道友此举甚好，我等在宫中静候佳音便了。”三凤早看出李玉玉词色不善，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一人有何本领。”便冷笑答道：“原来李道友适才出战，竟为我们所误，未展所长。此番出战，为我们报仇雪恨，成功如愿，无疑的了。”李玉玉听她话中带刺，恨在心里，不再多说，勉强道一声“再行相见”，连头也不回，径驾遁光，往甬道外飞去。三凤又故意高声喊道：“李道友且慢行一步，阵门还未开放，你不比许道友，已知出入之法，恐怕出不去呢。”李玉玉闻言，知她存心奚落，意在留难，越发忿怒。只是话已说出，势成骑虎，如果回身等她缓缓开放阵门，再行出去，更觉示弱服低，脸上无光。气得把满口银牙一错，正打算拼着冒险硬冲出去时，慧珠早看出二人龌龊神气，平时虽鄙李玉玉为人，毕竟来者为客，三凤

行为太不合理，不等三凤把话说完，早作准备，一言不发，手掐魔诀，暗将阵门开放。等到三凤见李玉玉闻声不理，大有反友为敌状，想将阵势发动，用阵之一层门户的沙障，给她尝点厉害，将她困倒，挖苦几句，再行放走时，李玉玉何等机警，已乘机冲出险地，将身隐住。三凤一见李玉玉飞出阵去，知是慧珠所为，便埋怨道：“这淫尼因迷恋峨眉余孽，没有到手，却向我们口出狂言。看她走时神色，分明日后要和我们作对。”

我正想发动阵法，教训她一番，儆戒她的下次，你却放她逃出阵去则甚？”慧珠还未答言，李玉玉早在阵外现出身形，破口大骂道：“无耻贱婢！遇见几个峨眉后辈，便不敢明张旗鼓与人相见，只知倚仗些须妖法，用魔阵邪术暗算，背后出口伤人，有什么光彩？你仙姑此时有事在身，等我除了峨眉群小，再来扫荡魔窟，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三凤闻言大怒，一面封闭阵势，想将李玉玉困住，一面便要追去。无奈李玉玉也非弱者，头层沙阵既被冲出，难关已过，又加善于隐形，遁光迅速，未容三凤施为，一片桃花色的烟光过处，只听李玉玉一声冷笑，形影不见。三凤还要追赶时，笑声渐远，人已飞出甬道之外。同时初凤又派人前来催请，说宫中有了变故，请飞娘等人不论如何急速回宫，有要事相商。三凤知道李玉玉隐遁迅速，阵中未将她困住，追出也是无用，气得千淫尼万淫尼地痛骂不绝。除金须奴外，慧珠夙根比较未曾全昧，连日因见三女不听良言，与峨眉作对，常常忧虑。一听宫中有事，便吃了一惊，忙将阵门封闭，交与蓉波防守，催着众人回转。

李玉玉原是许飞娘约来的助手，在先三凤与她口角暗斗，已使飞娘有些难堪。三凤索性想用阵法留难，没有做到，又是一场彼此痛骂，丝毫不留余地，起因又完全曲在三凤，怎不教飞娘恨怒。在三凤以为，飞娘出战没有得手，反累自己坏了法宝，枉负盛名，并无实力。她却不知飞娘近年来处心积虑，勤苦修炼之余，不但道行剑术大进，所炼几件旁门中的至宝，更有惊人妙用。适才出阵，一则轻云、英琼、金蝉、石生和易氏姑侄几人所用法宝飞剑俱都仙传，非同常品；二则飞娘为要应付三次峨眉浩劫，不肯将所炼奇珍异宝轻于使用，使敌人得知，有了准备。以为三凤、冬秀法宝飞剑俱都不弱，即使不然，单凭自己剑术法力，对待这几个峨眉后辈，也不难获胜，未免托大了些。再加一出阵，先只遇见易氏兄弟两个能力较低的敌人，休说施展全力，连自己都觉胜之不武，不屑交手。不料想轻云、英琼等救兵来得那般快法，方一照面不久，冬秀先受了重伤。

飞娘正忙着救护冬秀，三凤法宝又为敌人破去，使她措手不及。等她抱起冬秀，赶去救援三凤时，更没料到南海双童又是来得那般快法，一到，神雷金光，便捷如闪电，自天直下。飞娘吃过嫫姆几次大亏，看出来路，哪敢停留，连来人身影俱未看清，立时遁走，怎还谈得到施为。般般凑巧，碰在一起，把飞娘闹了个虎头蛇尾。

三凤如非轻视飞娘，又贪着她那崆峒至宝，结局固不至于那般惨法。同时如非激走李玉玉，南海双童等第一次偷入紫云宫，到了紧要关头，便要妄用妙一真人法宝，二次入宫，怎会那般容易？固然三凤命该如此，大半也是倒行逆施，孽由自作。当三凤和李玉玉斗口时，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竟在慧珠阵门开放之际，乘虚隐身而入。休说三凤、冬秀、慧珠三人不曾看见，连飞娘那样机警的人，也为阵法一收一放，光霞潏潏所乱，又在忿怒头上，当时通没丝毫觉察。一任南海双童等凭着法宝隐护，如入无人之境，尾随在三凤身后，通行无阻，直往宫中飞去。

话说李玉玉骂了三凤几句，带着满腔盛气，出了甬道，隐身往亭外一看，敌人大半仍都聚集在一块石坪之上，互相指点烟岚，谈笑风生，如无其事一般。知道敌人绝非畏惧甬道中神沙阵法，不是等候援兵，便是待时而动。因为看出敌人聚集之处虽然无何异状，却是杀气隐隐，内中一个矮小少女，老是注目亭内，神色举动，尤为可疑。先前在海上，为神雷震散妖法，逃回甬道时，敌人已有防备，正待施为，这半日工夫，必更设置周密。自己仗着炼就神目，仅能看出一点破绽，却不知阵法，明知近前无幸。一则就此回山，必为紫云三女所笑，心不甘服，二则敌人除后来二道童不见外，就中几个幼童，生就仙根仙骨，神采奕奕，丰姿夷冲，真是一个胜似一个，不消说都是历劫多世的童男。

尤其是先前交手的金蝉，俊美绝伦，此时已不知何往，料是埋伏在侧。回忆适才，越想越爱，哪里舍得丢下。呆看了一会，一时色令智昏，心想：“敌人防卫严紧，众寡相悬，自己既不便上前涉险，只有和先前一样，将他们先引出防地，金蝉必要出现。那时再用桃花七煞销魂网，将心上人困倒，摄回山去享用。此外更无别法。”想到这里，便即现身出去。

那李玉玉看出神色有异的少女，正是女神婴易静。因为先前在暗礁之上设伏诱敌，不但没有成功，还几乎使自己人吃了大亏。自从南海双童来到，用仙府神雷惊走敌人之后，轻云主张既和敌人正式交手，又有许飞娘在内中策动，众人无论在哪里聚集，俱是一样。暗礁地势虽好，但是相隔遥远，呼应不灵。不如就在亭外相机应付，以待时至。

又因敌人善于隐身，仍请易静施展仙法，暗中埋伏，以作准备。那南海双童，从未学会道法时，便立志要手刃亲仇。这次藉口妙一真人之命，要到三女生日之时，才行领众入宫。早就想弟兄二人先往宫中查看一回虚实，能得手便将仇人刺死一两个。恐众人跟去不便，知道轻云入门较久，隐然为诸人表率，便向她请命一往。轻云知他们志切亲仇，颇为嘉许，只嘱咐小心行事，不可大意。金蝉、石生本来等得不甚耐烦，尤其石生关心乃母，恨不得早早救出才能放心，更是执意非去不可，轻云拦他不住。易鼎、易震也要偕往，被易静止住。

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去后，易静因适才所见妖尼善于隐遁，行踪飘忽，早晚必有诡计。恐她隐身来犯，除用乃父所传先天易数奇门禁法将众人存身所在四下埋伏，等敌人入阱外，一面运用神目，注视着延光亭内动静，以防万一。易静这一双神目，虽不能像金蝉慧眼透视云雾，洞烛幽冥，因为道法较深，经历宏广的缘故，若论瞩目察微，防患于萌，却是要强得多。一见四人方入亭内，那甬道口外忽然闪过一片五色烟光，还疑是敌人存心将阵门开放。后又见四人入甬道时，倏地将身形隐去，又不似遇敌之状。

正在猜疑，不消半盏茶时，甬道口中隐隐飞射出一片极微薄的桃花烟光，颇与妖尼在海上逃走时所见相类。以易静的目力，那般留神观察，仅略看出一丝痕迹。其余诸人，竟是毫无所见。易静断定是桃花妖尼要来作怪，暗中与众人打了一个招呼，各自小心，加紧防备，决计不使妖尼再行漏网。刚在准备，李玉玉已现身出来，飞至亭外，且不近前，指名要金蝉上前相会。易静见妖尼停步不进，猜她看破埋伏，也甚惊异。正要出战，英琼生性疾恶如仇，早闻妖尼淫贱凶顽，哪还见得这轻狂模样，口中说得一声：“易道友和周师姊只防备空中，断她归路，待小妹前去除她。”说时，一指剑，早连人飞上前去，更不答话，一道紫光，直取李玉玉。李玉玉看出这道剑光不比

寻常，不禁大吃一惊。暗忖：“日前听飞娘说起峨眉门下有两个女子，一名英琼，一名周轻云，各有一口宝剑，一名紫郢，一名青索，乃玄门奇珍，仙家至宝。如是合壁连用，同时施为，无论哪一派的有名飞剑，均非其敌。此女所用紫光，比起先前金蝉的一道紫光，要胜强得多，必是那口紫郢剑无疑。劲敌当前，稍一不慎，便吃大亏，进退都须神速才好。”一面想，不敢轻用自己的剑，早把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飞刀放起空中。明知自己飞刀虽多，决不能把敌人飞剑损伤分毫，只不过将敌人剑光敌住，相斗片时，等将心上人引出，好施展那桃花七煞销魂网，也不再有贪多之想，一得手便即逃回山去。异日约了师门能者或约异派的能人，再来紫云宫寻找三凤，以洗今日之辱。

她只管打着如意算盘，对面李英琼见敌人一照面，便飞起百十道粉红色的光华，知道敌人还有别的妖法，不敢轻视，喊一声：“来得好！”一纵遁光，身剑合一，那道紫虹立时光华大盛，直往粉红丛中穿去。后面轻云与易静姑侄相次上前助战。李王玉的桃花飞刀本就有些邪不胜正，不是紫郢剑之敌，哪里还经得起五人一齐上前夹攻，不禁有些着忙。再一看敌人只出来五个，金蝉与一个生得和玉娃娃相似的道童，却始终不见露面。知道再耗下去情势愈险，就此丢手心又不甘。正在迟疑，一眼看到易鼎，虽不似金蝉根骨资禀深厚，却也生得长身玉立，丰神挺秀。暗忖：“起初一心只注在金蝉身上，没有细看，这少年却也有点意思。”便起了慰情聊胜于无之念。一面指挥空中飞刀与敌人混战，暗中早将七煞销魂网取出，手掐灵诀，口诵邪咒，正待隐身施为。易静因乃父再三嘱咐，不可放走妖尼，以留后患，又因她善于隐形遁身，甫有觉察，还未动手，早将七宝中的六阳神火鉴取将出来，暗中准备应用。同时，轻云见妖尼飞刀活跃，变化无穷，虽然看出光华渐减，妖尼有些手忙脚乱，想要大获全胜，还得些时。算计破官时辰相隔渐近，如能早将妖尼除去，岂不要从容些？便歇了收取敌人法宝之想，也将遁光纵起，将那道青虹，去与英琼的紫郢剑连在一起。周、李二人双剑方才合壁，李玉玉见飞刀光华锐减，益发不敢迟延。一面觑准众人，将桃花七煞销魂网放出，一面又忙着收那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飞刀时，那青紫二色会合的一道光华，早似经天长虹一般，伸长开来，倏地龙飞电掣闪了两闪，立时将那百十道桃花刀光一齐卷住。这时阵上诸人，除易静见双剑合壁，便将自己剑光收转，手持宝鉴，专防妖尼逃走和行使妖法外，那易鼎、易震早从旁看出便宜，手指处，各人的剑光法宝，早分头朝着李玉玉飞去。那李玉玉的桃花七煞销魂网业已飞将出去，一收飞刀，被敌人剑光卷住，没有收回，已是心惊。再见对阵那少年和一丑童又将法宝剑光迎头飞来，不及抵御。情知自己辛苦多年炼就的飞刀必难保住，危机瞬息，如不及早忍痛割爱，难免受伤。好在只要宝网成功，敌人所用件件都是异宝，休说全数成擒，但能摄走一两个，也不患得不偿失。当下把满口银牙一错，弃了飞刀不要，一片桃色淡烟散处，踪迹不见。

那易静见妖尼正斗之间，忽然手扬处，飞起千万道其细如丝的七彩光华，交织成蛛网一般飞射空中，转眼弥漫全岛，和天幕相似，眼看罩将下来。只以为她又使故智，想要逃走。暗喜自己所用法宝刚巧合适，便将一口真气喷向六阳神火鉴上，朝着空中照去。

那宝鉴为易静所炼七宝之一，乃西方太乙真金炼成，形如一块方铜镜，能发六阳真火，专破魔法妖术。鉴光所照之处，任何妖人俱难潜形匿影。原为对付鸠盘婆之用，谁知却成了李玉玉的克星。鉴上一团其红如火的光华刚

照向空中，立时便有六个火球飞起，互相才一击撞，便化成一团火云，万丈烈焰，朝那万千缕七色彩丝射去，转眼之间，便燃烧起来。那李玉玉刚待将身子隐去，再行暗中施为，忽见敌人持一面宝鉴照向空中，放出火焰，还以为自己这法宝乃凝聚天地间极毒极污之气炼成，有形无质，隐现随心，无论仙凡和敌人的法宝飞剑，只一被这网儿罩住，自己再化身入内，略一施展妖法，便可取舍如意。虽知紫郢、青索双剑不怕邪污，未必能将敌人全部困住，没有作全胜之想，却也未放在心上。却没料到易静宝鉴的火与寻常道家所炼三昧真火不同，专破她这一类法宝。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李玉玉寻思隐形之际，那一片火云已经布散，将空中千万缕七色彩丝全数托住，燃烧起来。李玉玉见自己七煞销魂网不但没将敌人的烈火灭去，反被它将自己苦炼多年、存亡与俱的至宝燃烧，一时情急，忘了利害，竟然纵身飞升空中。正打算先将七煞销魂网收了回去，另用别的妖法一拼时，那九九八十一口飞刀已被英琼、轻云的青、紫二剑绞成粉碎，粉红色的残光洒布满天，乱落如雨。

英琼、轻云破了飞刀，回顾易静，手持宝鉴，发出烈火，正向空中七色彩烟照去。

再看妖尼，不知去向。易鼎、易震正驾剑光上升，却被易静大声喝住，知道那片烟光之中，必有妖尼在内。二人更不寻思，同驭剑光破空便起，直往火云烟光之中冲去。李玉玉见飞刀全失，好不心痛。一收七煞销魂网，竟被下面火云吸住，收不转来。只管咬牙切齿，不舍就走。倏地从下面火云中，又冲起一团斗大的红光，已照到自己身上。知道不妙，想躲已是不及，隐身妖氛先被破去，现出形体。正在张皇不决，那轻云、英琼二人已冲破千层彩丝追来，见李玉玉还在空中弄鬼，哪里容得，惊虹电掣般飞上前去。李玉玉万想不到隐形法会被破去，敌人剑光来得如此快法，不由吓了个亡魂皆冒，当时逃命要紧，一切不暇再顾，驾遁光破空便起。任是抽身得快，那道如虹似的剑光，已从她下半部绕来。李玉玉“哎呀”一声，身虽侥幸逃出，那一双平时用来迷人，欺霜赛雪，粉致精圆的白足，已齐足踝被剑光斩断。总算是起先易静动手稍快，否则如等李玉玉隐入桃花七煞网中，化身施为，再行发动，便是那上半截残躯，也难保全。等到轻云、英琼二人飞剑去迫，易氏弟兄也相次赶到时，妖尼已借血光遁去。

且不说李玉玉负伤逃走，中途遇见朱梅，仍遭惨死。且说南海双童甄良、甄兑志切亲仇，同了金蝉、石生冒险入宫，先准备隔着上面甬道，从地下穿行而入。好在身旁带着几道应用灵符，又有弥尘幡、天遁镜等至宝，即使遇见险阻，也不妨事。便传了金、石二人潜光蔽影之法同进。刚一行近神沙甬道口外，忽见里面光华乱闪处，阵门开放。

甄良、甄兑恐敌人出来，心中一动，忙拉了众人一下，径自隐身，乘虚而入。身刚到达头层沙障外面，便见光华敛处，桃花仙尼李玉玉带着满面怒容，飞身出来。金蝉恨妖尼入骨，如非关着大局和甄氏弟兄拦阻，当时就要动手。四人乘着阵门开放之际，到了里面，一眼望见许飞娘、三凤、冬秀等人，旁边还侍立着石生的母亲陆蓉波。这第一层阵法，金蝉曾经两次涉险，知道凭着一幡一镜，尽可闯出。休说金蝉跃跃欲试，便连南海双童也几乎想要乘机暗施辣手，先将三凤、冬秀二人刺死，才称心意。只因大敌当前，身虽隐住，不能出声说话，仅能以手示意，此行所关甚大，事先不商量一致，不便为首发难。再者金蝉先虽有些动心，后来一想：“飞娘厉害，不比妖尼，此行甄氏弟兄并未施展掌教真人所赐灵符，用的乃是旁门隐身之法，能混入

阵来，已是侥幸。再从暗中下手，倘如还没进身，便被窥破，纵不至于失陷阵内，毕竟劳而无功，反不如深入宫中，查看明了虚实，以待时相机下手，方为上策。”念头一转，反转来拦阻双童。方在委决不下，李玉玉已在沙障外面破口大骂起来。三凤发怒要追，人已隐遁。接着便是初凤二次命人催请。

金蝉和甄氏弟兄见飞娘等往宫中退回，始终没有觉察防备，经行之处，毫无变化，心中大喜，忙即追去。只石生一人见乃母独留，早就想现形相见，无论如何，不肯偕往。

金蝉连拉几次不听，眼看飞娘等飞行较远，不能再延，只得舍了石生，同甄氏弟兄向前面敌人追去，两下相隔约有十丈远近。事也真巧，四人先进来时，正值阵法一收一放之际，全甬道光华散乱，以飞娘那等目力与道行经验，竟被瞒过。回宫时节，三凤只将甬道路程用魔法缩短，气忿头上，一时大意，并未发动阵势。四人又早得杨鲤指示，照准甬道中心，四面凌空飞行，所以只见前面甬道比电还疾，从足底身旁飞过，也不知见了多少阵中设置的奇禽怪兽，灵境珍物，顷刻之间，已离宫不远。快出甬道之时，三凤才想起全阵门户洞开，连忙施为时，三人已相继随了出来。定睛往四外一看，到处都是金庭玉柱，琼字瑶阶，火树银花，珠宫贝阙。那甬道出口处，乃是紫云宫后苑的中心。一出甬道，便是一条宽有数十丈的白玉长路。路旁森列着两行碧树，每株大有十围，高达百丈，朱果翠叶，郁郁森森。时有玄鹤丹羽，朱雀金莺，上下飞鸣，往来翔止。阵阵清风过处，枝叶随风轻摇，发出一片琤纵鸣玉之声。与这许多仙禽的鸣声相和，如闻细乐清音，笙簧迭奏，娱耳非常。玉路碧树外，是一片数十百顷大小的林苑。地上尽是细沙，五色纷耀，光彩离离。数十座小山星罗棋布，散置其间。也不知是人工砌就，还是天然生成，俱都是岩谷幽秀，洞穴玲珑。有的堆霞凝紫，古意苍茫；有的横黛笼烟，山容浩渺。山角岩隙，不是芝兰丛生，因风飘拂；便是香草薜荔，苔痕绣合。再细看满地上的瑶草琪葩，灵芝仙药，竞彩争妍，灿若云锦。越显得瑰奇富丽，仙景非常，气象万千，目难穷尽，三人身在龙潭虎穴之中，危机瞬息，正事要紧，哪有心情细看，略一经眼，便朝前面敌人跟踪追去。

那条玉路，从甬道出口处计算，长有三里，形如卍字。每头都有一座宫殿，共分四路八殿，暗合八卦。往初凤行法的黄晶殿，还须两个转折。南海双童等三人在未到达以前，便见前面路转尽头处，有一座高大宫殿，通体宛如黄金盖成，精光四射，庄伟辉煌。

殿前有数十亩大小的白玉平台，当中设着一座极高大的丹炉，旁边围着八座小丹炉，乃是昔日紫云三女炼那五色毒沙之物，如今移在殿前，当作陈设。三人正行之间，见前面许飞娘等一入转角，忽然落下遁光。不敢急进，便缓了势子，尾随前行。这时路上所见宫中执事的人渐多，只没见杨鲤和龙力子两个。仗有法术隐身，俱未把敌人放在心上。

眼看许飞娘等已到殿前，步级而上，殿中也有人迎了出来。正要跟踪过去，甄氏猛觉目光一闪。抬头一看，那殿前平台当中一座大丹炉，不知何时添了一面五丈许方圆的大镜子，寒芒远射，宛如一个冰轮悬在那里，只是光华明灭不定。光灭时，晦若无物，连镜子的暗影都几非寻常目力所及；放光时，虽只一瞬，却是远近数十步外的人物，纤微可见，三人前进之状，完全映现。暗忖：“自己原是隐了身形前进，怎会照了出来？敌人此镜，异常厉害，决非无因而设。”再往镜中一看，果然站着一个人物，与三凤装束相似，云裳霞披的少女，手中掐诀，对镜凝视。暗道一声：“不好！”拉了金蝉，用地

行神法，便往地下遁走。同时金蝉、甄兑也都看见那面怪镜，因为甄民心思最细，志更坚忍，恐金蝉、甄兑二人不知轻重，来时早就嘱咐停妥，一切依他行事，故此三人差不多是一个动作。

那初凤自从峨眉来人，两次入宫，虽被神沙甬道阻住，未得长驱直入，但是敌人未损分毫，自己这面却连失重宝，阵法又被敌人破了好几处，本就有些着慌。这日飞娘等到来，南海双童已归峨眉，更是心病。想了想，把心一横，一不作，二不休，豁出自己多耗一点精血，一面命人在黄晶殿中大摆寿宴，庆贺生辰；一面将天书副册最后一叶所载的血光返照太阴神镜之法施展出来。这镜并非法宝，乃是一种极狠毒的魔法，最耗行法人的真血元精，不到危急，不敢妄用。紫云三女，初凤道行法力最高，虽然早就炼成，从未用过一次。这次也是因为敌人来势太凶，关系全宫存亡，逼而出此。却不想这种狠毒的魔法，最干天忌，非同小可。当时未暇计及利害轻重，等到身败名裂，已无及了。

那神沙甬道全阵的总图，原在内阵之中。初凤入魔已深，存心在人前炫耀，便请飞娘同来的几个异派中妖人同入内殿，先看了看总图，并无动静。然后对众说道：“许、李二位道友同了三妹、冬妹出去探敌这些时，看图中动静，胜负难知。我想许、李二位道友法力高强，久出不归，敌人必定厉害，少不得还要诱敌入阵。我这总图，虽可指挥操纵全甬道的阵势，但只能窥见敌人现在哪一层阵上，敌人面目能力，尚不能知。现在我将这血光返照太阴神镜之法施展出来，便能洞烛隐微。敌人不入阵则已，只要一入阵，便似盆水寸鱼，一举一动，全在我等眼中了。”说罢，双膝盘坐，屏气凝神，默用玄功，将本身真元聚在左手中指尖上，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同时左手掐诀，将中指往外一弹。那一口鲜血聚而不散，渐渐长大，化成一片青光，形如满月，悬在空中。

初凤又施展魔法，将诀一收，立时光辉敛去，成了一团和古镜相似的暗影。然后对众说道：“我这太阴神法颇耗真气，不宜常用。等总图中现了敌人动静，诸位再看便了。”正说之间，总图中忽然起了一片烟雾。初凤忙掐灵诀，一口真气喷将出去，朝着那团暗影把手一扬，并无敌人入阵。只见飞娘等三人回了甬道，看去颇现狼狈。李玉玉不知何往，冬秀还有受伤模样。初凤猛一动作，忙收了镜法，请慧珠用缩沙行地之法，急速前往，将飞娘、三凤等三人请回。除各阵地上原有防守的人而外，头层阵门上，只须派一个能力较高且可靠的人足矣。慧珠领了机宜自去，她近日极喜陆蓉波，便将蓉波带了同往。

慧珠、蓉波去后，隔了一会，总图上忽然烟雾大作。初凤本疑是有人入阵，施展镜法一看，却是三凤和李玉玉争辩，李玉玉正往外走。猜是三凤开衅，恐生事端，二次又命人催请速归。这时恰值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混入阵来，按说阵中原有反应。一则初凤见自己人似乎起了内讧，心中惊疑；二则又当慧珠、三凤将阵法一收一放之际，烟光缭乱，飞娘、三凤等人动作还可辨出，南海双童等四人身形业已隐过。魔镜固是神秘，毕竟甬道相隔千里，总图包括全阵枢机，看上去人同蚁大，略一疏忽，便被瞒过。那血光返照太阴神镜耗损真元，不宜多用。后来见飞娘、三凤、冬秀三人已随了去人同返，总图中无有朕兆，便将镜法停止。她却没料到三凤、慧珠归途忙乱中，先将阵法收起，没有发动。初凤偏又一心专注那魔镜，以致铸成大错。及至三凤快要走出甬道，想起发动时，初凤忽见总图上似有丝毫动静，那地方已

抵出口，乃全甬道的尽头，如系自家人行动，何致有此现象？情知有异，忙又施展镜法。果见有三条极淡的人影，在甬道出口之处闪了一下，那人影竟淡到寻常目光所难及的地步。千里神沙，如入无人之境，仅在出口之际，略现一丝痕迹。如非镜光所照甚真，敌人业已身入户庭，还未觉察。自己费尽心血所炼的神沙魔阵，要它何用？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哪里还敢丝毫怠慢，忙和众人道：“现在三个敌人不知用什法术，竟能隐着身形，安然穿行甬道，深入宫中，必非弱者。他们欺人太甚，事到如今，说不得拼个强存弱亡。这里有两个无形魔障，乃海底万年朱蚕之丝炼成，与这太阴神镜相辅而行。无论来人有多厉害神妙的隐身法术，镜光一照，自现真形。等他们一到，镜光所照三百步内外，便将此障往空中一抛，再经我法术施为，此障立时化成千万缕无影无形的柔丝。敌人只要被缠住，周身骨软如棉，神志昏迷，休想走脱。请一位道友与舍妹夫各持此障，躲在殿前平台两角，我这镜上一现火花，立时如法施为，自有妙用。”说罢，那被许飞娘约同前来的几个妖人俱都说：“愿效微劳。”初凤说道：“四手天尊江涛道行最高。”便将障交与了他。因为敌人已入腹地，初凤不敢迟延，除江涛外，余人连两句客套话都未顾得说，急匆匆口诵魔咒，暗运真气，将手一指，那团暗影便随着指挥往殿外飞了出去，到了平台，悬在空中，停住不动。初凤接着行起法来。

这时镜中敌人已出了甬道，随定飞娘、三凤诸人身后，隐形遁进。初凤暗忖：“三凤等粗心不说，许飞娘多年盛名之下，何等机智，怎会从阵中引来三个敌人，通没丝毫觉察？敌人本领，定非寻常，既不能一举成擒，被他逃走，阵中虚实，大概已为所得。

为除隐患，莫如等他本人飞上平台，再行动手，方可不致漏网。事在紧迫，就是多耗损一点真元，也说不得了。”一面寻思，不时把镜法展动。不多一会，镜中敌人已到卍字亭路转角，影子越来越真，渐渐眉发毕现。来人又是三个幼童，除金蝉前日在甬道中见过外，那两个竟和当年侵犯紫云宫的妖童甄海生得一模一样，如飞娘日前所说，果是不虚。想起昔日贝阙金页最末一面，明示异日休咎结局，曾载有“双童报仇，最应当心”之言，未免有些心惊。回顾金须奴，隐身平台一角，满脸忧色。当初如果信他的话，将水献出，何致闹得这等僵法？事已至此，悔也无用，除了竭尽所能，拼个死活而外，更无善策。想了想，估量敌人将到，又是一口真气喷向镜上一看，数人紧随飞娘等身后，已到殿前。当时惊忿交集，一面双目注定神镜，暗中默运玄功。准备放过飞娘等几个自己人，等敌人一上平台，台上原设有五方五行天魔铜形遁法，再一施展那两面无形魔障，便无殊上有天罗，下有地网，敌人任是精通什么玄妙的遁法，不论上天入地，俱都休想脱身。

初凤虽然如此着想，但是那太阴神镜悬在殿外，不比殿内，运用起来，那一片皎如明月的寒光，休说金蝉、双童等的慧眼，便是寻常人，也一望而见。起初初凤也想到这一层，用禁法将光蔽住，又有绝大的炼沙炉鼎相隔，外人不能看见。这时一见飞娘等上了平台，敌人眼看接踵而至，百忙中，一面要从镜中观察敌人动作，一面又要施展那无形魔障，心神一分，不及施展禁光闭影之法，早被金蝉等三人看破机密。等到初凤看出敌人要逃，将手一扬，镜上冒起火花，金须奴与四手天尊江涛将两面无形魔障放起时，敌人业已同时遁走，一个也未擒住。这紫云宫中的地面，虽不似平台之上埋伏密布，并非寻常沙石泥土，初凤万不料敌人遁走得如此神速，不由大吃一惊，呆在那里，做声不得。

飞娘刚达殿前，已看出了八九分。暗忖：“自己得道多年，竟被几个小孩子瞒过，跟了一路，都未觉察，岂不惭愧？凭自己法力，破了敌人隐身法，使其现形，原是不难。

一则因三凤适才出语讥诮，令人难堪；二则不知敌人在快出甬道时才发现。以为初凤既知敌人私入甬道，并欲在事前发动阵势，或者志在诱敌深入，别有用意。自己此时返身擒敌，装着早知敌人跟来，故意引他入宫，再行下手，固然可以遮盖失察之羞。但是峨眉这些小辈，大都青出于蓝，敢于深入虎穴，必有所恃。使其现身容易，万一擒他不住，宫中诸人本就有多半怯敌，必说自己引贼升堂，反而不美。再者以前明知紫云三女非峨眉之敌，不过略增自己声势，与峨眉多树几个强敌，能胜固好，不能胜，多少也总可剪却敌人几个羽翼。”及见敌人主要人物一个未来，就凭几个后辈门人，已把神沙甬道搅了个河翻水乱，结局定无幸理，本就想另打主意。再经三凤随便出口伤人，又将李玉玉气走，许多令人难堪，更是羞恼成怒，有了嫌隙。便当时敷衍不去，全是为了垂涎宫中所藏各种异宝，并未存有好心。这时宫中发现敌人踪迹，正好冷眼旁观，相机而动，看看三女的本领。反正敌人通行甬道时，三凤、慧珠等俱是主持全阵之人，千里神沙，被人随便通过，尚且不知，外人不明阵中奥妙，怎能见笑？越想越以不动手为是，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敌人业已逃遁，才随众人纷纷与初凤相见。

初凤因自己认为千里铁壁神沙甬道尚且阻敌不住，也不好意思再怪外人，只把三凤、慧珠、冬秀三人暗中埋怨了几句。随即将足一顿，一耸两道秀眉，随即收了法宝，率众入殿。这一来，众人十分扫兴，原以为初凤必要忙着搜敌，谁知却如无事人一般，好生不解。只有金须奴和慧珠看出她满脸戾气，必要逆天行法，知她素来外和内刚，只要动了真怒，谁也拗不转，空自忧的，又不敢劝。果然初凤请众人落座以后，便发话道：“我们在海底隐居修炼，与他风马牛各不相干。那天一贞水乃本宫至宝，借不借由我。

他先命门人前来强取，第一次不等回话，伤我神兽龙蛟；第二次大闹神沙阵，又坏了三舍妹的璇光尺。我仍不愿与他结仇，只将甬道封锁，不肯出战。如今几个小辈，竟寻上门来，真是欺人太甚！愚姊妹虽然道行浅薄，也在海中潜修了数百年，自问道行也不弱于他。只因我那几桩大法有天篆示警，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罢了。现在敌人乘隙侵入宫中，适才我用无形障擒他，又被漏网。如不再将峨眉门人除却几个，稍杀敌人气焰，以后各派群仙有什奇珍异宝，俱都予取予求，永无宁日了。三个小业障隐身法已被看破，没有我们自己人引导，绝出不去，必在宫中逗留。到了子时，便是愚姊妹贱辰。

诸位道友远来盛意，岂能为小辈所扰？我算他此来定为盗那天一贞水。此水已为三舍妹藏在金庭玉柱之内，本有法术封闭。我再施展七圣迷神之法，三个小辈如不去还可多活些时，否则这黄晶殿固是上下埋伏重重，敌人来即入网；便是别处，只一出去，立时被我妙法困住。然后将他擒到殿台之上，凌辱摆布个够，再行处死，以博大家一笑何如？”说罢出位，披散头上秀发，口诵召魔真言，就在殿前倒立舞蹈起来。约有半盏茶时，从初凤身旁，升起红、黄、蓝、白、黑、青、紫七缕轻烟，冉冉往殿外飘去，转眼分散，由淡而隐。

金须奴见初凤简直换了一人，竟不畏惹火烧身，连那天书副册中最恶毒狠辣的七圣迷神之法，都毫无顾忌地施展出来，真是忧急恐惧，不打一处

来。本想借词出殿，想一善策，釜底抽薪。谁知他只管变颜变色，面带惊疑，早被初凤看破。行完法后，便笑对众人道：“今与峨眉誓不两立，我志已决。少时处死敌人，宴散之后，不等敌人寻来，我便去峨眉凝碧崖，上门问罪。无论是自己人还是诸位道友，未得我言，千万不可离开此处，静候我一人施为如何？”说时，又看了金须奴一眼。金须奴哪里还敢开口，只急得暗中跺足。只有三凤、冬秀兴高采烈。许飞娘和一干妖人，更是合心称意，巴不得有此一举，俱向初凤称佩不置。

初凤正说之间，忽见东南方飞鲸阁畔，一片黄烟升起，大喜道：“敌人业已被困，只不知可是全数入网。三妹持我灵符，用太昊真诀防身，速将小辈擒来，听候发落。”三凤闻言，接过灵符，带了两个随侍的女仙官，径往飞鲸阁飞去。三凤走后不久，初凤在殿中遥望，一道金光，像电闪一般掣了两下，那片黄烟忽然消散。不禁大惊失色，暗道一声：“不好！”忙又取了两道灵符，分给二凤、慧珠道：“敌人真个奸猾，不知用什法儿逃出罗网。幸而这一关，修道人比较易过，还不妨事。你二人速去相助三妹，我这里将血光返照太阴神镜运转，飞向你二人面前。此镜不便常用，每放光明，便向空中注视，自能观察敌人踪迹。凭我七圣大法，再加上你二人的法宝，两下夹攻，决不怕敌人能飞上天去。”说时，正南方彩霞殿，又有一片青烟升起。初凤指给二人观看，说道：“敌人现在逃往彩霞殿被困，可速前去。”

第一六六回

人语烟中 三仙逢矮叟 雀环飘转 万里走神沙

且说二凤、慧珠领命刚走，先是东方大熊礁红烟升起，紧接着正西的蜈蚣殿，正北方的圆椒殿，西北方的虹光湖，西南方的珊瑚谢，相继各色烟光升起。紫云宫碧树琼林，玉宇瑶阶，珠宫贝阙，所在皆是，本就雄深美妙，绚丽无穷，再被这各色彩烟笼罩其上，越显得光华缤纷，蔚为奇景。休说那几个初来妖人平生未睹，便连那经历宏富的许飞娘，也都叹为观止。众人目眩神奇，心惊妙术，哪知就里。其中最难受的，仍是金须奴和初凤。一个知道大乱已开，初凤入魔益深，自己受恩深重，又想不出挽救之方，只好守定身侧，到了万分急难之时，以身相代而已。一个是满拟这诸天世界，七圣大法随心感应，捷于影响，休说三个后进小辈，便是峨眉诸长老到来，也难破解。谁知刚将敌人困住，便被走脱。随着青烟继起，敌人入网，未见逃出，方在庆幸，忽然间四方八面各色彩烟纷纷全数放起。姑无论成功与否，就说一处困住一人，已有六七个之多。适才只见三人偷入，还说是自己人疏忽，引贼升堂，这其余诸人从何而至？照这样，神沙甬道岂不形同虚设？真是越想越烦。初凤为人原具深心，自从神沙甬道筑成以后，所学不正，再一多杀生灵，入魔益深，朝夕筹划，惟恐祸变之来，因此她把全宫殿都用魔法封锁埋伏。

这座黄晶殿位居中央，又是甬道的命脉，总图所在，指挥操作，全在此地，无形中便成了全宫的枢纽。明知今日事太扎手，再加上适才新召来了魔中七圣，如果伤了敌人回来，还易打发；否则魔头无功而归，便要反攻行

法之人。虽然自己能发能收，早有准备。但是这魔头不比圣神丁甲，乃天地间七种戾煞之因。冥冥中若有魔头主掌，似虚似无，若存若有，看去并无形质。非具绝大智慧，不能明烛几微；非具绝大定力，不能摒除身外。

一为所动，灵明便失，任其颠倒死灭，与之同归。受害的人虽为烟雾笼罩，只外人还略能看出些须形迹，本身却一无所觉，真个厉害无比。万一侵害了自己人，岂不冤枉？惟盼三凤、二凤、慧珠等三人能将被困的几个敌人擒来，用魔法禁制讯问，才知对方真相。

眼看敌人随意出入，藩篱尽撤。只剩下宫中一些埋伏，及各人法宝，还有这一两桩不能轻易行使的魔法。即使暂时获胜，想和峨眉前辈数十位名头高大、道法宏深的剑仙相抗，怎有把握？心中刚一明白，三凤等尚未擒回敌人，忽见金庭玉柱间光霞上升，彩雾蒸腾，知有敌人前去盗宝，中了埋伏。念头一转，不由又勃然大怒，忙命金须奴速去查看。

金须奴持了护身灵符去后，先是二凤、慧珠两人空手回转。初凤见她们后去先回，无功而归，惊问究竟。二人便将奉命往大雄礁、蚣哽殿、虹光湖、珊瑚榭等有各色彩烟升起之处擒敌，远看烟雾弥漫，越是近看，越没一丝痕迹，等到转身，离得较远，烟雾又由淡而浓，不解何故；如今四方八面俱已寻到，皆是如此，那发烟之处，并无一物等语，说了一遍。初凤刚问可见三妹，三凤已同了随去的人狼狈而归，也是一无所获，初凤更是骇异。再一问经过，三凤说道：“我到了飞鲸阁前，还有半里多地，眼见烟雾中还有三个人影，忽然似一朵金花爆散开来，转眼即行消灭。那烟雾也越近前越淡，及至到了阁前，连一点痕迹都无有了。如说被敌人破去，怎又不见敌人踪迹？我因此法厉害，大意不得，不敢去了大姊的护身灵符。等到离阁不多远，不但阁前那片烟雾又由淡而浓，而且四方八面如蚣哽殿、虹光湖、珊瑚榭等处，又连起来六七片各样颜色的烟雾。心想此法不将敌人困住，不会露出痕迹，疑心敌人大举进犯。恃有灵符护身，挨次巡视，俱是远观彩烟弥漫，近视音无踪影。只末一处，行经蚣哽殿，似闻烟中人语，仿佛说我们‘迷途罔返，大限将临。你父母之仇，早晚得报，毋须急在顷刻’。接着便见一个很眼熟的矮子背影，一晃不见。那烟雾也和别处一样，四处留神搜查，别无迹兆。大姊看是如何？”

初凤此时魔法已为高人破去，害人不成，反害自己，正是魔头高照之际。闻言虽觉三凤所说烟中人语有些惊诧，以为这类魔法，被困的人一切幻象，均由心生，千奇百怪，变化万端，常有自言自语的时候。那各色彩烟既未消灭，七圣大法定未被人破去，还不要紧；否则敌人如能随意行动，怎地不敢现形出面？三凤所闻所见，定是敌人刚刚入网。

这七处的敌人必非庸流，或者被陷之时有了觉察，遁入地内，也未可知。不过敌人就是分头来，也应是几个做一路，怎会单单按照自己所布的魔法，分成七处，和预先知道的一般，同时发动，同时落网，哪有这等巧法？好在那七圣大法，只一冒起烟雾，必有敌人被陷，决不致空。即使会用什绝妙的隐形地遁之法，也只掩得两三个时辰耳目。再者，这种无形伤人的魔法，今日这么多的敌人，不见得全数都在事前警觉，个个同时往地下遁去。必还有几个道行深厚的人，虽然中法被困，还在那里运用真灵，以绝大定力来相抵御，神志不会十分昏迷，身又预先隐起，所以看他不见。想到这里，便问二凤、慧珠道：“你二人去时，血光返照大阴神镜曾在前面查照，我这里连着几次行法，难道也不见一丝朕兆？”慧珠道：“我们初出殿时，原本指挥

此镜，注目飞行。先到第一处彩烟前，此镜曾放了一次光明，并未照见敌人形迹。后来连飞巡了六七处，直到回殿，便始终是一团黑影了。”初凤闻言大惊，忙掐灵诀，如法施为，那团暗影依旧是寒光皎皎，纤微俱照，知未被人破去，这才放心。这几种厉害魔法，天书副册原有互相克制之言。

只缘炼成之后，从未施为，稍一疏忽，便会徒劳无功。想了想，便自丢开，自己还以为万分谨慎。不到烟中有了敌人现形，不去收那魔法，以防万一敌人不曾入网，魔头反攻自己，不易打发。只要有一两个发现，再行收法，便无妨害。那些隐入地下的，更是釜中之鱼，留到最后收拾不迟，却不料七魔害人不成，业已反攻，不久便会乘隙发动。可怜初凤也是仙骨仙根，只缘一念之差，闹得身败名裂，受尽诸般魔难。

初凤等诸人正说之间，金须奴也从殿外飞来。初凤忙问金庭玉柱中可有变故？金须奴答道：“金庭玉柱，远看彩雾蒸腾，光霞辉耀；近视依旧是好好的，并无一物埋伏，也不见有敌人侵入形迹。不知是何原故。”初凤一点也没想到可疑，暗忖：“自从昔年玉柱开放，取出许多异宝灵丹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没有想到玉柱底下也藏有宝物。看今日神气，颇和昔年发现宝物时情形相似。莫非因为强敌大举来犯，知我难以抵敌，又有宝物出现不成？”越想越有理，心里一高兴，便连前事也不加重视。因为降生时辰将至，成心想在人前炫耀，施展那近数月来所炼成的各种幻景法木，便吩咐除黄晶殿外，再设一席寿筵在金庭玉柱之间。一则宴请仙宾，犒劳宫众；二则请大家一玩金庭玉柱奇景，当时如真能发现藏珍，岂不凑趣？

金须奴因那金庭玉柱乃宫中禁地，藏珍奥区，平日除了本宫主要人物外，仅有一两个宫中防守执事的人可在里面出入，自己人尚且不得妄进，何况外人？这许飞娘邪魔外道，居心叵测，怎可任其轻入？还有那黄晶殿，乃全甬道总图所在，许多埋伏的枢纽全在其内，平时尚且不可轻离，怎到了强敌当前，这等紧要关头，却如无事一般？闻言好生惊异，使谏劝道：“金庭玉柱宝库所在，如今敌人业已混入，就擒与否，尚难定准。

黄晶殿全宫命脉，万法总枢，正当多事之秋，谨慎防卫犹恐不周。如在两地开宴，相隔辽远，万一疏虞，岂不开门揖盗？望公主稍微慎重。”初凤笑答道：“妹夫未习天书，不知就里。便是三妹、二妹，也因道力稍浅，难测玄妙。我在百十年前，已将这部天书通体彻悟，洞悉玄奥，运用变化，无不如意了。只因此法太辣，有干天忌，从未轻举妄用。如今峨眉欺人太甚，我已横了心，拼着不成正果，永为海阙散仙，也要将所有妙法尽量施为，与他分个强弱。我岂不知这两处关系重要，特地开放门户，正为引敌入网，无论仙凡，涉我樊篱，必无幸理。敌人满布宫中，俱精地遁，虽为七圣大法所困，因未现形，难知就里，不便收法。恐还有别的余党，未必全数成擒，藉此娱宾，兼以诱敌，岂非绝妙？”金须奴见初凤颇为自恃，总觉她今日神情异常，满脸戾气，不似往日仙灵丰采，疑虑不释。慧珠也看出初凤不似平日谨慎，有点倒行逆施。但见金须奴谏劝无效，当着几个外人，不便再为深说，只有心中焦急而已。除金须奴、慧珠比较明白外，余人俱都深信初风法力，只知同仇敌忾，不但毫没在意，反巴不得少时开宴，当众逞能，将多日筹备的魔法幻景一一施为，以显自己道法玄妙。

那许飞娘等几个左道妖人，久闻金庭玉柱之名，因是宫中禁地，不便请求入观，每次来时，仅在外面看见金光宝气，霞蔚云蒸，早就心羨。一听初凤要在那里开宴延宾，好不欣喜。别的妖人，知道三女厉害，此时尚无妄

念。飞娘早已断定必败无疑，适才在甬道中和三凤口角时，已存了趁火打劫之想。知道金庭玉柱埋伏重重，如不在事前入内窥知底细，三女一败，便为敌有，已是无及。正苦无从下手，这一来可算天夺初凤之魄，正合心意。否则初凤也非根行道力浅薄之人，适才施展那么厉害的七圣大法，连自己都觉必有成功之望，怎么敌人来了许多，从未就擒，就连形影都未见到一个？烟中人语，分明是真，她却自信太深，说是应有幻景，此事出乎情理之外。她连一丝也不觉察，岂非自速败亡？来人定是三仙二老之辈，或者还有自己的克星在内，如非想收渔人之利，此际便应及早抽身，才是上策。哪有这般大意，骄敌之理？几个同党，俱是自己约来，算计峨眉如果大举，当在子时开宴之际，此时当众不便预为示警。好在自己预备有防身脱险法宝，且等到时，胜固可喜，如真见势不佳，再一同逃走不迟。飞娘也是利令智昏，只顾自己如愿，不管旁人。适才李玉玉负气前去，不曾拦劝，也未遁去，以致妖尼惨死，已遭了大怨。这次又因事前不警告几个同类，少时逃走，大半伏诛。自己也仅以身免，一无所获。无意中害了旁人，又结了许多仇恨，后悔已无及了。

且说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同了金蝉，跟在三凤、许飞娘等人身后，隐身通过神沙甬道，偷入紫云宫，已经到达黄晶殿台阶之下。仗着掌教真人所赐灵符护身，事急可以退走，正待暗入宫中，窥探虚实，相机下手行刺。忽然一眼看见殿前玉平台上九鼎后面，悬着一面镜子，放出皓月般的清光，时明时暗，照得三人眉目毕现。知道行藏败露，以为中了诱敌之计，只说进行顺利，不想如此厉害，不由大吃一惊。甄良素来胆大心细，又因多年薪胆，大敌当前，丝毫不敢大意，忙一拉金蝉，便同往地底遁去。见殿前一带地底放光，恐怕敌人预设埋伏，又恐甬道出口有什么变化，也不敢往原路退回，径往东南方遁去。退有二十余里，不见上面有什么动静。先由甄良隐身形遁出地面一看，面前复道行空，杰阁高耸，金碧辉煌，霞光闪闪，比起别处所见，又是一番景象，真个是富丽已极。遥望黄晶殿与神沙甬道出口等处，不但不见一人，也没有别的异状，心中奇怪。敌人纵非成心诱敌，适才明明已看出自己踪迹，逃走之时，仿佛已在行使妖法，怎会没有一点动作？莫非因见敌人精于地行，无法擒拿，故示镇静，却在暗中埋伏，以待入网不成？继而又想：“自己抱着不共戴天之仇，涉险深入一场，不久破宫时辰将至，还得出去约了轻云、英琼等人进来，尽自在宫中徘徊观望，也不是事。”

正要入地招呼同伴，金蝉、甄兑已经等得不耐，遁出地面，互一商量，觉得那面镜子悬在殿台之上，必是一种照影窥形的魔法，未必可以移动。敌人既不能地行来追，索性再冒一次险，仍隐身形，由地底出其不意，绕向殿侧相机行事，看看黄晶殿周围地底那一片放光的地质是否可以通过？如可通至殿上，好歹也立点功回去；如其不能，再看出妖法埋伏厉害时，便决计不贪这一时之功。能好好退出更好，否则便将嫫姆所赐的灵符施展出来，给他一个下马威，略寒敌人之胆；再将掌教真人灵符施展，直由海面上升，逃出宫去，会合迎仙岛上诸同门，二次大举，破宫报仇。

正打主意要由地行前往，猛见黄晶殿内飞出七道各样颜色的彩烟，转眼工夫，像雾縠轻绢一般，布散开来，分向七路，离殿不过三丈远近，便由淡而隐。三人俱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这七道彩烟必是有为而发，说不定有什么极厉害的魔法，这等无形之物，定难抵御。幸而自己是在地下行走，又将身形隐住，当不至于受了暗算。三人刚互相打着招呼，要往地下遁走，猛

觉身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甄氏弟兄修道多年，又加在峨眉吃过一回大亏，益发机警谨慎。便是金蝉，近年也是久经大敌，屡闻前辈仙人指教，长了不少的阅历经验，早猜敌人不肯甘休。及见黄晶殿内飞起七道彩烟，有一道正对着飞鲸阁飞来，忽然无影，已是在那里留心提防。再一打寒噤，修道的人好端端哪得有此？三人俱知事情不妙，连忙按定心神时，仿佛神志一昏，万绪如潮，一涌而至，竟忘了往地下遁去。颇觉三女可恶，忽然怒发不可遏止，各自一指遁光，便要往黄晶殿飞去。刚一动念，初凤为首，已率了二凤、三凤、许飞娘和全宫众人杀来，剑光法宝，纷纷祭起。

三人盛怒之下，各自指挥飞剑法宝迎敌，过了好些时辰，未分胜负。这些敌人，全是幻景，总算三人道基深厚。一个是几世童身，神明湛定；那两个又是久在玄门，精通道法，身旁又藏有掌教真人和嫫姆的灵符，所以虽然暂时中邪，尚未成擒。否则这七圣迷神魔法，一经被侵，喜怒哀乐爱恶欲，必有一桩中人，能在瞬息之间，现出千万种幻象。身当其境的人，只要觉着事情一称心如意，便即被陷，不得脱身，任人擒去摆布，饶是多大本领道法，也是除死方休。

三人先时哪知中了魔法暗算，只知拼命般迎敌，杀得难解难分。其实身手并没转动，法宝飞剑也未施为，人是站在当中，如醉如痴，不过尚未倒地昏迷罢了。正在危机密布，不可开交之际，金蝉猛地心灵一动，暗忖：“适才明明要由地遁往黄晶殿去，刚要动身，敌人便即杀来，杀了半日，未分高下，这还不说。往常也和妖人对敌，怎地今日这般越杀越有气？”想到这里，盛气一平，魔头自然有些难侵，心中便微一明白。再往四外一看，不但黄晶殿不知去向，眼前人物都如在烟雾之中，随着自己的念头时隐时现。知道自己一双慧眼，可以透视云雾，无微不显，这般鲜明的景象，怎倒不会看清？情知中了敌人道儿，连忙大喊道：“二位师兄留神！这是敌人妖法幻景，我们不要理他，快将法宝护住身子，以免受他暗算。”连喊数声，未见甄氏弟兄答话。正在着急，要用手去拉，忽听前面连珠也似起了一阵极轻微的爆音，接着便是一片黄色烟光冒起。经这一来，不但金蝉心灵完全复原，连南海双童也明白清醒过来。但都不知身陷危境，来了救星。一见敌人忽然无踪，面前现出一片烟雾，反以为变出非常，敌人又闹什么花样。

正在张皇骇顾，准备迎敌之际，猛觉身子被一种绝大的力量吸住，凌空而起。金蝉忙取弥尘幡。甄氏弟兄更是情急，竟要将掌教真人灵符启动，以谋出险。俱还未及施为，猛听耳边有人说道：“尔等已陷魔网，我奉齐道友之托，来此解救，时机瞬息，休得妄动。”金蝉听出是矮叟朱梅的口音，心中大喜。转瞬落地一看，已是虬哽殿侧，现出一个矮老头儿和一个少女，果是矮叟朱梅，同了廉红药。金蝉忙给甄氏弟兄引见，拜倒在地。朱梅道：“我今晨同白道友到了凝碧崖，得知你们来此，取那天一贞水之事。因为这座紫云宫，原是连山大师别府，天一金母旧居。紫云三女前身，乃天一金母侍女，此番转世重来，仍然误入歧途，难免劫数。她们仅将金庭玉柱中所藏的法宝和道书取去，柱底还有大师、金母每人一匣遗书和许多奇效的丹药，俱未取出。宫中渊源，我知之颇详。此次赶来，便是为了那两匣遗书，就便相助你们取水。三女劫数将至，尔等无须忙在一时。尔等所中魔法，甚是厉害，连我也难破解。幸我事先料到，请嫫姆派了她弟子廉红药，持了法宝灵符前来，不但已将那七道魔法破去，并且还故布疑阵，混乱她的目光，使其觉着来人业已入网，有恃无恐。现在离三女生辰不远，留下红药在此行法，

尔等三人可随我由宫前海眼旧道退出宫外，将周、李、易诸人接引进来。乘她寿宴高张，邪术娱宾之际，红药去破她黄晶殿中总图，尔等破宫取水便了。”金蝉因石生尚在神沙甬道第一层阵内，刚想请问朱师伯见未，朱梅已吩咐众人站定，手掐灵诀，行使仙法，一展袍袖，隐了身形，直往前宫飞去。到了辟水牌坊之下，才驾遁光，飞身而上。那里虽经三女的五色神沙将出口堵塞，外加魔法封锁，却早为朱梅入宫之时，用嫫姆一粒无音神雷破去。三女开宴之前，方才觉察，急忙重加封锁时，敌人已用妙一真人法宝神符，连破四十九阵，从甬道中长驱而入。

金蝉、甄艮、甄兑随了朱梅升出海面，直飞迎仙岛落下。轻云等因时辰将至，还不见金蝉、石生、甄氏弟兄回来，掌教师尊和嫫姆所赐的破宫退敌的灵符，又全在二人身上，正在等得心焦。忽见三人同了矮叟朱梅，已由延光亭甬道径从远处海面飞临，知道少时成功无疑，好生喜欢，纷纷迎上前去。易静原见过朱梅几次，忙率易鼎、易震，随了周、李二人上前行礼。金蝉一眼不见石生，不禁大惊，“咦”了一声。朱梅笑道：“石生至孝，根深福厚，无须急他有什不测。他留在里面，大是有用，但此时尚难退出，尔等少停前去破阵，便可在甬道中相遇了。”金蝉闻言，才略放心。大家便随侍朱梅，请问峨眉开府之事。

朱梅道：“此次凝碧盛会，乃掌教齐道友奉了长眉真人所留法偷，趁这五百年劫运到来之际，光大门户，发扬道宗。除一些左道旁门的仇人外，各派剑仙散仙，届时俱来赴会，推荐弟子，共建仙景。以前武当张三丰道祖虽有这类举动，却无如此之盛，真乃千百年来惟一盛事。我内外功不久完满，本想将门下诸弟子移荐于峨眉。只因师弟伏魔真人姜庶再三和我说，先恩师当年创设青城宗派，苦修多年，颇非容易，后来兵解仙去，此志未成。临化遗命，虽曾说自己因收徒不慎，误收了四师弟秦深，造了许多杀孽，以致耽误许多功行，门下弟子异日收徒，务须格外严谨，如无好资质，宁使本门派宗绝传，也不可轻易收录等语，难得目前是五百年群仙转劫脱劫之期，异禀良资甚多，不愿本门宗派无有传人，执意要创设青城一派，以传本门衣钵。头一代，按照先恩师遗偈，共只收男女弟子十九人。准备再传以后，便可发扬光大。我不便强他，所以各派荐徒，惟独青城无有。青城、峨眉同是玄门正统，殊途同归，分合皆可。姜师弟虽不免门户之见，但他眷怀师门恩德，念念不忘，所言也不为无理。只是我闲云野鹤，疏懒已惯，峨眉劫后，便即道成化去，不愿多结尘缘，再惹烦累。现已与他商妥，我只尽力相助，不能为教祖。异日我去之后，将道统转让与他，再由他去传与门下弟子。

“昔日在月儿岛，同了白道友往火海去取连山大师遗留的龙雀环，得见壁上遗偈，方知紫云宫源流因果。青城门下十九人，竟有两个是宫中转劫的侍者。中有两样异宝，本是昔年天一金母所赐之物，现藏玉柱之下，应为所有。我恐落在别人手内，将来又生波折；再加齐道友因我曾经三入火海，备知这里底细，加以属托。此来一为破宫取水；二为代那两个未来的门人将此二物取出保存，以备将来物归原主；三为尔等法宝飞剑俱出仙传，恐那二人兵解之后禁受不起，事前总有一番调度。紫云三女自恃无敌的只有神沙甬道和那七魔销魂之法。此法已为廉红药用嫫姆灵符破去，她们如今还在梦中。所剩神沙甬道，少时我等入内，便要瓦解。其余法宝妖术，均不足为虑。倒是金须奴在月儿岛火海之中得了几件法宝，内有一柄清宁扇，乃连山大师当年采取三才灵气所炼，极为厉害，须我亲自会他。还有三凤手内有一根璇光

尺，因她不知运用，另以魔法炼成，日前虽为尔等将它破去，但是此尺神妙仍在，功用仅少逊于九天元阳尺。许飞娘垂涎已非一日，如见三女失败，必耍趁火打劫，如落她手，大是异日之患。

“金蝉少时入阵，到了宫中，可小心监察三凤。先由甄艮、甄兑去敌二凤，等她遭劫以后，再去相助金蝉，斩了三凤、冬秀，以报杀父之仇。事成谨防许飞娘乘机下手，先将璇光尺取到手内。再会合前往金庭玉柱之中，取天一贞水和那两匣柱底遗书。飞娘夺尺不成，还不就此甘心逃逸，必往金庭盗宝。你四人如觉敌她不过，可将嫫姆灵符展动，发动神雷，将她惊走，你四人均非其敌，不可穷追。这时廉红药与石生必将元命牌盗出，同了蓉波、杨鲤来到。尔等只守着金庭，等我到来，再一同回山复命。易静去敌慧珠，此女未入迷途，转劫苦修颇非容易，又未为恶，不得伤她的命，可任其逃走，无须追赶。易鼎、易震同敌余孽，除龙力子和金萍、赵铁娘二女外，具是在劫之人，尽可全数诛杀。轻云、英琼双战初凤，她已为七魔反攻，神志已乱，非你二人之敌。金须奴救主情切，必舍死来救。初风平日为人，尚知自爱，所有恶孽，俱出三凤、冬秀二人蛊惑。不过筑炼神沙甬道，杀孽太重，恐难免劫。可看在金须奴为主忠义，暂时放她逃走，给与自新之路，能否挽救，全在她了。我先去敌那几个异派妖人，胜后再往各处接应。”

分派已毕，便即率众起身，直往延光亭飞去。到了甬道外口，矮叟朱梅吩咐易静姑侄，用九天十地神梭，先将甄艮、甄兑、英琼、轻云四人穿行地心，渡入宫中。如见地质有异，发出青光，那便是珊瑚榭宫中最僻静的所在。那里经自己初次入宫时，放有苦行头陀遗赠妙一真人的寂灭神钟。众人到此方可上升，以免神梭出土时，雷声光华惊动敌人，有了觉察。出地面后，隐去身形，再奔黄晶殿，由殿后金门入内。这时总图已为红药用嫫姆法宝神雷破去，可会合在一起，同出扰敌寿筵，分散敌人心神，以便这里破他神沙甬道中的四十九阵，可少许多手脚。易静等领命，施展神梭，地行而去。

金蝉忍不住，又问石生何在？朱梅道：“现在二层阵中被困，入阵便可相见。”说罢，带了金蝉，径入阵内。这时总图尚未被红药破去，头三层的有无形沙障，仍和先前一般厉害。朱梅来时，早有准备，到了阵中，见前面五色光华乱闪，笑对金蝉道：“这东西却也有趣，将它毁了可惜。好在孽是紫云三女所造，与我们无干，且收下来，留待峨眉开府时，给你们仙府添点景致。”随说，将手一扬，飞起一红一白两个晶彩透明的圈儿，钊轮电转，流光荧荧，直往沙障之中飞去。转眼之间，耳听滋滋之声，红光白光越来越盛。对面数十百丈的五色光华竟然越缩越小，穿入圈中，现出甬道原形。朱梅也不收那两个光圈，径率金蝉往前飞去。金蝉道：“朱师伯，你那法宝怎不收回？”朱梅道：“此宝便是龙雀环，经我与白矮子祭炼以后，第三人休想妄动。他本要与我同来，因五府开辟，群仙俱有奇珍相赠，我二人却想不出什么好礼物，难得有此机会，岂可放却？才商量由他在衡山等我，将这三层有无形沙障收了与他送去，以便到时赴会，岂不是好？”说时，已到第三层阵口。朱梅将手一招，后面红白二光圈便飞越上前。不消片刻，和头层一样收了。仍悬空中不动。

二人正往前进，朱梅忽道：“金蝉，你一双慧目，可能看出石生母子二人在哪里么？”金蝉闻言，定睛仔细朝前一看，只是一片灰蒙蒙，仿佛轻烟薄雾相似，内中隐隐似有银光青光闪动，却不见人。知石生母子已陷入无形沙障之内，自己尝过厉害，不敢抢前。

忙道：“朱师伯快发慈悲，救他母子脱困吧！”朱梅道：“你先别忙。他二人虽然被困，因有法宝飞剑护身，并未受着伤害。只缘妄用沙母，被三女识破，知道宫中有奸细，故意从总图中倒转阵法，先使他们受尽荼毒，等到力尽精疲，再行处死。少时总图便破，我用此环将这头三层的沙障沙柱收去，他母子便可脱险相见了。”正说之间，忽听地底起了一阵极轻微的炸音，顷刻便止。朱梅笑道：“总图已被红药破去，大事成矣！”说罢，将手往后一招，那红白两个光圈又复飞上前去，眼看前面一片浑茫，倏地现出十百丈五彩金霞，咄咄之声响个不绝。起初只见里面光华微微隐现，直到金霞快被宝环吸尽，才现出天遁镜与蓉波、石生二人所用剑光宝光。金蝉见各种光华围护中，蓉波背上还伏着一个素未见过的少女，与石生闭目相背而立。蓉波母子被困多时，已有些神志昏迷，还不知魔法、神沙已为人破去，只管拼命运转各人的法宝飞剑，以防侵害。金蝉连喊数声，不见答应，又被剑光法宝隔住，近身不得，心中焦急，刚喊一声朱师伯，朱梅已手掐灵诀，将手朝前一指，天遁镜原是朱梅故物，首先飞回。朱梅接到手内，递与金蝉。

然后将手合拢，一搓一放，立时便有一个轻雷发出去。石生被困之时，因蓉波说那五色神沙工夫久了，最损双目，便将双目闭上。正在运用玄功，拼死抵敌，猛觉上下四方轻了许多。接着手一松，天遁镜似被人平空夺去，不由大吃一惊。耳边又听一声雷响，首先警觉过来。定睛往前一看，见是金蝉同了矮叟朱梅。同时蓉波也为雷声惊醒。二人见救援已至，俱如绝处逢生，喜出望外。忙收剑光法宝，跑上前去，先向朱梅跪倒行礼，再来与金蝉相见。

朱梅道：“妖阵总图已破，只元命牌还未到手。此牌关系蓉波成败甚大，非石生亲手滴血，破了妖法，不能得到。时机瞬息，不可延误，待我将这些神沙送回衡山，速速随我入宫吧。”说罢，手掐灵诀，运用玄门先天妙术，对准空中宝环一指。那一红一白两个光圈，便带起两道粗约丈许，长约千丈，像微尘一般的淡影，直往洞外飞去。蓉波乘机跪请道：“弟子所背女子，名叫金萍，原是宫中得力执事，与弟子交深莫逆，久有弃邪归正之意，只是无门可入。今日她原防守九宫图，见弟子母子被无形沙障所陷，欲待放起沙母解救，不想三女倒转阵法，沙母失了功效，反将她压倒。幸得弟子看见，冒死上前，将她救起，人已失了知觉，身软如棉，不能行动。望乞真人赐救，感同身受。”朱梅道：“我来时，金姥姥也曾托我，说宫中有一名叫金萍的女子，与她颇有瓜葛，请我手下留情，给她带回峨眉，不想她已能事先觉迷归正。她不过灵窍为神沙阻塞，又被压伤而已，这有何难？你且将她背贴胸怀抱起，索性救她回生再走。”说罢，又给了一粒丹药与金萍衔在口内。蓉波如言施为，朱梅便将口一张，两股细如小指的白气，像箭射一般，直向金萍鼻中钻去，转眼像蛇一般，穿行七窍已毕。然后照头顶就是一掌，喝道：“还不醒来！”金萍“哇”的一声，口中喷出一粒雀卵大小的沙母，立时醒转过来。

蓉波匆匆说了经过，同向朱梅谢了救命之恩。

朱梅道：“金萍新愈，不便入宫会敌，总图已破，只须将外图破去，甬道四十九阵即可瓦解。不过此中有不少猛禽恶兽，毒龙大蟒，俱是世上希罕之物，同归于尽，未免可惜。我的意思，异日灵云、紫玲等来往紫云宫，由海中上下，也是无趣，阵法虽破，甬道不防留下。他那九宫外图，就在前面，我本想由此图直达宫中，只可惜无人代我破那外图。难得金萍在此，正可代我行法，到了那里，我将应用法宝灵符交你。候我等四人由图中遁去，约有刻

许时辰，你可将这面天遁镜照着那图，再将灵符展动，用这粒无音神雷，对准图中主柱发出，自有灵效。此图一破，甬道中所有禽兽蛇龙水怪之类，失了统驭，必定到处游行乱窜，你有此镜在身，足可抵御，只是不可多杀，惩一儆百足矣。

事成仍在原处守候，金须奴必保初凤由此图中神穴遁走，你念在随侍多年，也有恩德，无须拦阻，可卖个人情给她，为异日相见之地。”金萍躬身领命。

当下朱梅为首，带了四人前进，前行不远，已到九宫图前。这时宫中总图已破，那阵法看去仍是厉害，图中霞彩缤纷，光华耀眼。朱梅识得厉害，离图丈许，便唤住众人，向金蝉要过天遁镜，连同灵符、无音神雷，一齐交与金萍。然后从身旁取出妙一真人在东海炼成的铁螽仙盾，运用西天大乙真气，照图中主柱掷去。此宝乃妙一真人采取东海底万年寒铁所炼，其形颇似一面护身盾牌，盾的上端是一个螽首，非道法高深的人不能应用。用时人在盾后，以先天大乙真气驾驭前进，那螽口和螽目内自会发出百丈寒光，两条白气。所到之处，无论沙石金铁，遇上便即消融。再被那两条白气一吹，立时成了康庄大道，其疾如箭。真个是石流沙熔，无坚不摧，穿山行地，瞬息千里。矮叟朱梅掷盾以后，首先驾起遁光，随盾而入。除金萍留后，以便施为外，余人俱各有了准备，纷纷驾起遁光，紧随在朱梅身后，由地底暗道进发。不提。

且说轻云、英琼、易静姑侄、甄氏弟兄等一行七人，在延光亭甬道外面，奉了矮叟朱梅之命，由易鼎取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施展玄门妙法。立时一片光华将众人拥护，发出隆隆雷声，朝地下钻去。千里神沙，犹如户庭，一路之上，并无一毫阻隔。不消多时，望见前面地底青光潏潏，知已到达珊瑚榭，便即停止。飞出地面一看，那所台榭，通体俱是珊瑚建制，到处宝气珠光，华丽已极。众人也无心细看，当下由轻云收了寂灭神钟，一同隐了身形，直扑黄晶殿。行至殿前不远，易静见多识广，道行较高，早看出妖道潜伏，邪氛隐隐，四外都有厉害埋伏，连忙止住众人，不可前进。正待绕向后殿金门，忽见殿中一道银光，飞出一个白衣少年，众人定睛一看，正是杨鲤，剑光甚是迅速，一出殿，便要往神沙甬道人口处飞去，神色异常匆遽。众人方疑矮叟朱梅在甬道之中破阵，三女有了觉察，派人去看。谁知杨鲤刚一飞出殿角，忽听黄晶殿内男女哗笑之声，接着阶前便殿飞起数十根彩丝，比电还疾，罩向杨鲤头上。就在将要缠住之际，杨鲤倏地又拨转剑光，直朝殿中飞回。

众人虽不知三女闹什花样，估量杨鲤凶多吉少。因为急于前往后殿，会合红药，看看总图破未，暂时爱莫能助，无暇及此，便仍往后殿飞去。到了一看，后殿六角形，每角各有一个金门，俱都有人防守，每人手里持着一个五六寸大小金钟。众人等先到头一处，见防守的人是吴藩。金蝉估量他无什本领，仗着身形隐住，便要硬冲进去。易静看出吴藩固然无用，手中所持金钟却妖气甚重。这般紧要关头，敌人焉有不设埋伏之理？那钟不是埋伏的信号，也必有大用。今日势在必行，义无反顾，仍以慎重为是，省得功亏一篑，关系全局。当下又往第二个金门飞去，见把守的人正是龙力子。金蝉知他业已投顺，心中大喜，便和易静、轻云等低声一商量，先由金蝉和甄良等飞上前去，将他身形隐住，然后相见，以免为别的妖人看出底细。金蝉等如言施为。那龙力子见了二人，又惊又喜，忙问金蝉：“你们怎得进来？路上

可曾与蓉波相遇？如今杨鲤知她脱困在即，假名在前殿侍宴，想盗她的元命牌，业已去了好些时，并无音信。”金蝉不等他把话说完，抢答道：“我们多人俱已深入，你毋须多说别的，只问这里有什厉害妖法，怎样可以通到放置甬道总图所在？”龙力子道：“前殿因为正对甬道来路，又是宫中主殿，近数日间，初风连设了许多厉害埋伏，不论仙凡，到此俱难脱身。这后殿金门，平时原只魔法封闭，并未派人防守过。今日午刻，初风说七圣大法虽将敌人困住，难保没有漏网的余党，与其任他乘隙潜入，不如索性开门揖盗，便派了几个宫中执事轮流防守。我刚接班未久，命我如见敌人，毋须迎敌，只须略见形影，或是有什感应朕兆，便将钟摇动，前殿诸人闻声即至，自有妙用。那总图就在这金门里面一间晶室之内，诸位如果进去，听杨鲤道兄说，他曾探过一次，却未入内，曾见晶室四外，设有万应神机，中藏魔网魔闸。如不先行破去，人一近前，便自行发动，将人陷住，去时千万不可大意。我已与杨、陆二位约好，死活俱要改邪归正。这钟我决不摇动，仍请隐住人形入内，我定装作不知便了。”

第一六七回

呈奇计 酒海涌碧波 庆芳辰 珠宫开血战

这时易静、轻云等也都上前相见。听完龙力子之言，易静自请当先，率领众人，径往金门内走去。入门十余步，迎面便是座大晶屏，宝络珠缨，五色变幻，光彩迷离，耀眼生缣。转过屏后，现出一间十亩大小的敞厅，黄玉为顶，无柱无梁，当中设着十多个羊脂白玉大小座位。余下陈设俱是珊瑚珠翠之类，虽也不少，因为地方太大，疏落落更觉华贵。那地面是一整块的水晶铺成，下面是水。每隔五步，更嵌着一粒径寸的夜光珠，将地底千奇百怪水族贝介，照得纤微毕现，越显奇观。

众人也无心观赏，便照龙力子所说方向路径，往那存放总图的内殿飞行。接连穿过十几重门户，从一个高斜的小甬道飞上。刚一走完，忽又现出一间大敞厅，比进门时所见约小一半，高却过之。里面果有一座亩许大小的殿台，位置却非正中，共是六个门户。

通体水晶作成，四围有一层极薄的淡烟围绕，乍看并无形质，仗着慧眼仔细观察，方看出一点痕影。正中殿顶，悬着一片极淡的黑影，如非预先有人指示，决想不到这两样便是魔网、魔闸。

众人不敢冒昧冲入，离殿三四丈，便即停住。遥望那里面通明，殿中炉鼎丹灶，以及各种法器，俱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见廉红药的踪迹。情知矮叟朱梅指挥若定，早有前知，红药又是嫫姆高足，不致闪失，但是人总不曾看见，好生奇怪。正在寻思，易静细看殿中陈设和殿顶四外，忽然触动灵机，悄问众人，所见晶殿中景物如何？彼此是否相同？竟是各人各见，答出之言俱不一样。益发醒悟，悄对众人道：“紫云三女魔法真个厉害。我们进来时，未遇一个敌人，本就恐怕无此容易。这般紧要所在，就算是初凤一人神志已昏，还有不少能人，怎得这般大意？后来到了这里，见了此殿形式，已疑这里便是藏图所在。那晶殿乃是虚设，连她宫中自己人俱被瞒过。我等

只一近前，虽不一定被困，也必有许多纠缠。我算计红药道姊必在这敞殿之外，成功与否尚属难知，说不定还有一些羁绊呢。如我意料不差，我们现时从后而来，眼中所见，只有这后中、左、右三门，和前左、前右的侧面，前中一门尚未看到。就此绕行而过，恐踏埋伏，陷入危境，或将敌人惊动。家父精研各家阵法多年，小妹略有知闻。诸位道友，可随我身后，鱼贯而行，绕向前面。这晶殿外魔网，虽是诱敌人殿时的埋伏，却还没有当中那片黑影厉害，切不可接近殿的中心。等到了那里，如再不见红药道姊，再行相机行事如何？”因轻云、英琼两人剑光俱是百邪不侵，便请轻云紧随自己在前，英琼断后，算准方向，避开殿中心二亩大小的地面，鱼贯绕行过去。

遁光迅速，转眼飞越到了前面。正觉仍无所见，有些失望。英琼断后，虽也遵照易静所说，心里总是将信将疑。暗付：“朱师伯受了掌教师尊之托，早已前知，来时说得那般容易，怎地到此又为难起来？这座晶殿明明是真，至多有了妖法变幻，怎说总图不在其内，形乃虚设？”想到这里，随意将剑光一指，光华撩处，猛地飞起一片火烟。恰巧前行诸人业已飞到前面，一见除晶殿外，空无所有，正在惊疑回望。易静一眼望见英琼剑光撩处，碧焰飞扬，再定睛一看，不由低声喝道：“在这里了！”众人循声注视，那团碧焰已熄。易静更不怠慢，略一端详形势，便请轻云、英琼为首，将光剑合一，与自己连在一处，朝适才发火之处穿去，缓缓而进，不可太疾。为防万一伤了自己的人，余人也各将剑光法宝护身，准备接应。三人当先，剑光刚飞前些许，团团碧火烟光，彩氛妖雾，同时发出，被剑光一扫，都化为千点流萤，万缕轻烟，满殿飞舞而散。似这样又进丈许，渐见晶殿中现出一个红衣女子，在离地三丈的一座法坛之上，凌空落下，周身俱是红光围护。众人知是红药被困在内，心中大喜。顷刻间烟火妖氛同时消灭。红药也早发现来了救应，连忙上前相见。

原来这间敞厅便是内殿。红药奉了朱梅之命，用嫫姆所赐神针和灵符掩了声音，隐去身形，由殿顶穿孔飞入黄晶殿初风行法的内殿之中。此时初风正在里面施为埋伏，未敢造次下手。直等初风行完了法，寿辰已至，出去开宴，才行飞下。那总图就在晶殿前面内殿中心法坛之上，起初破图，因有妙一真人的辟邪玉斧和嫫姆的无音神雷，下手极为容易。照着预定，红药破完了图，便应迅速离开法坛，避开中央各种埋伏，以俟众人到来，再行同往会敌，便可无害。偏偏红药初出茅庐，开头便遇劲敌，连获胜利，一时得意忘形，贪功太甚。破图之后，见图中烟雾飞扬，纷纷爆裂，炸散坍塌，别无什么异处。心想来时曾闻此阵甚是厉害，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又知道那座晶殿乃是魔法虚设，四面俱是埋伏。紫云三女好几件重要法宝，连同陆蓉波的元命牌，俱在其内。那门户就在这法坛之上，只一时观察不出。自己父母全家皆被许飞娘害死，如今仇人现在外殿赴宴。还须等轻云、英琼等五人到来，始能出去，未免显不出师门道法高妙。何不将这假晶殿的门户寻着，趁众人未到以前，破了魔法入内，再代石生将蓉波元命牌盗入手中，就此出去隐身，将仇人刺死，岂不痛快？

正在寻思，四处搜寻那假晶殿的入口，却没料到初凤内殿几处重要所在所设埋伏，俱按奇正相生，此伏彼应，互为循环。总图破完，门户虽然现出，埋伏也同时发动，又是极污至秽之物炼成，红药的道力哪里禁受得起。起初图破容易，不过是仗着灵符和无音神雷的妙用。此时俱已用完。她还以为自己仗有嫫姆所赐的雷泽神剑，百邪不侵，适才总图尚且应手而碎，何况

这些须幻景妖法。只顾报仇心切，一时大意，几乎误了大事。

刚看见总图中火灭烟消，邪气尽散，忽然身后又是一道光华直照过来。幸而当时机警，防备得早，先将剑光护住身子，再行回头查看，那剑又不畏邪污，没有为初凤魔法中暗设五淫脂所伤。就这样躲避得快，隐形之法已受污被破。红药先尚不知埋伏发动，及见身后光霞一闪即逝，并未受着什么伤害。正要收转剑光，猛觉周身前后左右，都似有重力压来，四外都是昏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想往前冲出，竟似有千百万斤力量阻住，连冲几回，俱是如此。方知不妙，连忙悬空跌坐，运用玄门心法，保住身子，以待救应。

刚将心神收定，倏地又觉身子一轻，压力全去，一时百念纷呈，心旌摇摇，几难自制。初凤这诸天五淫脂魔法厉害非常，所用五淫脂如不将人打中，这诸天欲魔五淫便齐来纠缠。如换别人，必以为魔法已破，尽可放心，只稍一不慎，魔头立时乘虚而入，令人自己毁灭性灵而死。偏巧红药得过嫫姆真传。起初虽然是连胜之余，大意贪功，致有失误。及见朕兆不佳，便想起自己孤身一人，独在危境，朱师叔有名前辈剑仙尚且诸多谨慎，自己怎能背命而行？一有悔过之心，早把轻敌之念打消。再加她自从在黄山受责，被嫫姆救去，学道之初，首先学的是收心固神，息欲屏虑，曾经过好几次试验。魔头一来，便被警觉，益发不敢妄动，专一定虑澄神，与魔相抗。不消多时，易静等便一同赶到。

这诸天五淫魔法施展开来，那被困的人固然身上感受诸般酸、疼、痛、痒、甜、软、舒、适，心头万念丛生，七情杂呈，非俟有人将法破去，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未曾被困的人在埋伏外面看去，不但空空的一无所所有，连被困的法宝剑光也尽被蔽住。也是三女劫运将终，红药不该有难，被英琼无心用剑光一扫，先将五淫脂破去，接着会合轻云，双剑合璧，同时进攻，又将魔氛扫荡干净，红药方始安然脱险。轻云与红药前在黄山原本相识，便给众人一一引见，依了红药，魔法已破，正好将那假设的晶殿破去，将元命牌盗出，一同出去会战三女和一干妖孽，省得重来费手。轻云道：“破这晶殿不难，但是朱师伯说，非石生师弟亲手滴血，不能取走。这事关系他母亲成败甚大，我们不可造次。还是请红妹在此暂候，等他到来，一同下手为妙。红妹想报亲仇，恐少时出去，仇人业已惊走，误了时机，原是为人的正理。无奈飞娘运数未完，应劫须在三次峨眉斗剑之时，即使赶去相会，也是无济干事，何必急在一时呢。”红药见心事被轻云说破，只得应了。轻云仍请易静为首，率领众人，前去会战三凤。

当下各人仍将身形隐住，一同飞向前面正殿。这内殿本是初风行法炼道之所，全宫最重要的所在，埋伏自然不少。一则易静道力高深，见多识广，英琼双剑神妙，二则有朱梅预先指示机宜，再加身形隐住，即使遇见一两个宫中余孽，无不应手伤亡，所过之处，势如破竹，一些也没有阻隔。只刻许工夫，便人不知鬼不觉地侵入三女摆设寿筵的正殿不远。众人见下手这般容易，俱各欣喜非常。暗忖：“如照这样，飞到筵前，只须乘他一个冷不防，将各人的飞剑法宝同时发将出去，纵未必全数诛戮，至少也除却几个首要。”一路寻思，耳闻仙韶杂奏之声四起，不觉行抵殿前。遥望殿中，四壁尽是鲸烛珠灯，晶辉灿烂，大放光明；青玉案上，奇花异果，海错山珍，堆如山积。紫云三女同了众妖人，正在觥筹交错，一面炫幻争奇，各逞己能。满殿上鱼龙往来，仙禽翔集，纷纷衔杯上寿，闻乐起舞。真个是变化无穷，极尽诡妙，虽是左道魔法，却也令人心惊目摇，不敢轻视。三女高坐中案，款宾献术，

只管互为赞美，笑言晏晏，俱不料危机瞬息，就要发作。

这时三凤忽从众中立起，手里擎着一个白晶酒杯，满盛碧酒，对众说道：“适才诸位道友妙法，俱已领教。小妹不才，也炼了一样小术，现在施展出来，与诸位道友略助清兴，就便领教如何？”众妖人纷道：“三公主妙法无穷，定比适才还要新奇，我等得开眼界，真乃幸事。还请先道其详，以便到时不致和许仙姑的五仙上寿一般，突如其来，我等事前不知，错过观赏机会，又误认来的是仇敌惊扰，几乎貽笑大方，倒觉扫兴。”原来许飞娘何等机智，又与三凤不和，胸藏叵测。这时因见三女酣饮狂欢，全不以大敌当前为虑；慧珠、金须奴虽也强颜为笑，却是面隐深忧。尤其初凤迥非往日持重敏练，有时竟仿佛醉了酒一般，语言皆无伦次，简直反常，变了性情。虽然初凤修道数百年，不致像常人中酒那般颠倒错乱，怎能逃得过许飞娘耳目，略一细心，便可辨出。再加飞娘又知道那七圣魔法厉害，陷人不成，行法之人必要身受其害。初凤行法以后，并未擒到一个敌人，其中定有差池。峨眉派岂是好惹的，既已成仇，怎能容你自在？也许强敌业已深入，少时就要发动。想到这里，顿生巧计，以为事急劫宝遁走试验，故意借着娱宾为由，乘冬秀正弄幻景将完之际，亦取出自己带来祝寿的数十枚怀山仙果，暗将炼就五鬼驱遣出来，持果献寿。三女和众妖人事前不知就里，一见五个模样狰狞的道者忽在殿中出现，俱误以为来了仇敌，纷纷惊扰欲起。飞娘见初凤神志果已混沌，自是心喜。

易静、轻云等将到时，飞娘的法刚刚行完，殿中仙韶歇而复作。众妖人因飞娘闹过这一次把戏颇煞风景，所以如此说法。

三凤闻言，答道：“此法无什珍奇，也非幻景。日前因愚妹贱寿在即，想不出娱宾妙法，偶忆昔日纣王肉林酒池，在被世人称为无道荒淫，伤耗许多财力民命。其实不过是一个人力作成的贮酒池罢了，哪里配得上‘酒池’二字？我这法儿，不似纣王那般残民以逞，只用上百十个有限的鱼虾而已。少时先请诸位仙宾和众师姊暂蒙法眼。这法一施，黄晶殿立时变成万顷仙酿，千层酒浪，再将这只晶杯化成一个水晶大盆。我等置身其内，同泛碧波，随意取饮，都是本宫仙酿。这酒海中，还有不少鱼虾游泳，诸位食指一动，告知小妹，便可指物下酒。区区小术，无异班门弄斧，诸位休得见笑。”

众人正逊谢间，三凤已将满头秀发披散，口诵玄天魔咒施展魔法。将翠袖一挥，音声尽止，满殿灯烛光华全都熄灭，殿内外俱是一般漆黑，眼前只见云烟乱转，不辨一物。

转眼工夫，忽听三凤大喝一声，耳听涛声浩浩，酒香透鼻，众人党着身子微微动了一动，一座黄晶殿已化成一片广阔无垠的酒海，除长案几座杯盘外，原来景物不知何往。三凤手中所持那只晶杯，变成亩许大小一个晶盆，银光闪闪，直冲霄汉，结成一团皓月，清辉流射，照得上下通明，宛如白昼。水中各种鱼虾介贝之属，不住掉尾扬鳍，穿梭般来往。三凤挑众妖人喜吃的海鲜将手一指，波涛上便涌起一架金花，火焰熊熊。那些鱼虾便往火上投去，霎时烤熟，随着那朵金花直往盆中漂来。众妖人在晶盆之内，手持原有青玉案上的杯箸，随意往海中舀酒取鱼饮食。

方在同声赞美惊奇，忽闻细乐之声起自海上，一团彩云簇拥着数十个羽衣霞裳的仙官仙女，各自骑鸾跨凤，手捧乐器，浮沉于海天深处，若隐若现，仙韶送奏。衬着这晶盆皓魄，上下天光，碧云银霞，流辉四射，置身其中，几疑瑶池金阙，仙景无边，也未必有此奇丽。

易静、轻云等这时也正赶到。身经其境的人，仿佛是另一天地。局外人看去，却是具体而微，其中人物，与海市蜃楼相似。不但那酒海仅有原来殿堂大小，连众妖人都变成了尺许长短。易静知是魔家的寸地存身之法，虽比不上佛家的粒粟中现大千世界，却也神妙非常，不可轻视。此时冒然闯进动手，极易被敌人警觉，一个不巧，便会中了敌人的道儿。连忙示意众人缓进，等三凤把魔法施完，殿中景物回了原状，再行入内。

眼看殿中三女与诸妖人正在狂欢极乐之际，晶盆前面酒波中忽然冒起一道红光。众妖人还当是又有什么新奇花样。三女却知来了外人，既敢从殿中地底穿出，定是能手，原法必制他不住。三凤首先大喝一声，收了妖法。初凤在殿中原有准备，也早运元灵，将手一指头顶悬的魔镜，一团暗影，立时发出一片寒光，向来的红光照去。众妖人也都警觉过来，正各自准备施展法宝飞剑迎敌。忽听红光中有人喝道：“紫云三友，今日怎地连我也认不得了？”说罢，光敛处，现出一个长髯飘胸，大腹郎当的红脸矮胖老者。

三女认得来人正是北海陷空老祖门下大弟子灵威叟，寿辰前曾给他发过请柬，想必有事羁身，这时方得赶来祝贺。立时转惊为喜，忙将镜光敛去，收了法宝。方拟请众妖人一一上前相见，然后入座款待，灵威叟已大声疾呼道：“三位公主，事已危急，无须再作客套，先容我把话说完。日前接了三位公主招宴请帖，五百年仙寿芳辰，本想早来庆祝。

偏巧随侍家师炼两极丹，不能分身，只得留到日后登门负荆补祝，原无赴宴之意。不料昨日紫昊峰严老前辈来访家师，求取万年续断，谈起媼姆因受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师父天游子临化以前重托，助他二人报那杀父之仇。如今甄氏弟兄从凝碧崖灵翠峰微尘阵内脱身，拜在峨眉掌教妙一真人门下，由媼姆与妙一真人同授他仙法神符，还有许多峨眉长幼两辈中能手相助，应在今日子时，分两路入宫，破去神沙甬道，取那天一贞水，并报前仇。三位公主劫运已至，恐难挽回。我听了这些话，才请准师父前来报警。先还以为紫云宫天罗地网，埋伏重重，峨眉道法固是高妙，但千里神沙变化无穷，何等厉害，来人未必如此容易。谁知行近迎仙岛上空，便见昔日连山大师两枚朱环化成两个光圈，正撮着那五彩神沙，如彩虹经天一般往衡岳一带飞去。越知事情有些不妙，忙催遁光，赶往岛上，见延光亭内无人延宾。我仗有前层沙母及护身入宫之法，特由地底穿行入宫，以测神沙仙阵破否。我知黄晶殿为宫中奥区，至宝所在，上下四方俱有法宝封锁埋伏，先只准备在殿前略远处现身，未敢妄入重地。万没料到不但直达宫中畅行无阻，便连这座黄晶殿也是藩篱尽撤。只是敌人踪迹，却未发现一个。方疑诸位已遇强敌，不敢疏忽，才用法宝护身，闯出一探，才知盛筵甫开。除我一路所见神沙甬道以及各地埋伏都已被敌人破去而外，此地却是别无动静。诸位道友道法高深，敌人大举入犯，岂无一丝警觉？适才所见，又似三位公主诱敌之计，好生令人不解，目前子正，正是严老前辈所说应劫之时，不可不加准备，防患未然，以免敌人乘虚而入，悔之晚矣！”

这一番话，休说几个宫中主脑听了失魂丧胆，一千妖人也无不惊心，俱都面面相觑，暗作警备。初凤仓猝闻警，惊惧过甚，神志才微有些清醒。待运用元灵指挥魔镜照察时，灵威叟已看出初凤神色张皇，知道所料不差，三女祸在顷刻，且非峨眉之敌。正想劝他姊妹三人同了大家，趁仇敌未到以前，或是见机逃走，或是将贞水献出，暂免一时，话还未说两句，忽然叭的一声，脸上早着了一个大嘴巴，半边左脸立时由红透紫，直打得灵威叟暴跳

如雷。刚骂了声：“何人大胆，暗中伤人？”便见眼前一晃，现出一个矮老头儿，指着灵威叟哈哈大笑道：“我把你这冒名顶替，不知死活的胖老儿，竟敢在这时候赶来讨好卖乖。如不看在你那孽师面上，我一举手，便送你去见真灵威丈人去。只打了你一下，还不服气么？”

灵威叟看出来人正是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他素来谨慎，惟恐闪失，知道不是寻常，哪敢招惹。好在朋友情分业已尽到，不敢再为留恋，便朝三女高呼道：“峨眉能人定来不少，诸位道友切莫轻敌，致取败亡。贫道去也。”初凤等见朱梅突然现身，不由一阵大乱，纷纷施展法宝飞剑，上前对敌时，灵威叟先自遁去。紧接着朱梅也将身形一晃，不知去向。初凤大怒，将手一指魔镜，满殿俱是寒光，还想查照敌踪时，旁立许飞娘一眼望见镜影中现出许多少年男女，就中金蝉独自一个正往三凤身旁扑来。因为适才朱梅隐身出现，三女早防还有别的敌人暗算，各自施展护身魔法，金蝉欲待飞到身前，再行出其不意，飞剑斩敌，尚未到得跟前。飞娘暗忖：“峨眉势盛，今日业已侵入腹地，紫云宫必破无疑。这些长幼敌人，俱有法术护身，众人更难于应付。初凤虽有魔镜，太耗真元，不敢常使。何不将来人隐身之法破去，一则显露己能，以洗昨日败退之羞；二则可使三凤对己重坚信赖，好乘机诓骗宝物。”想到这里，便趁来人法宝飞剑还未施为之际，大喝道：“峨眉门下小业障，竟敢耍弄障眼法儿来此扰敌么！”说罢，将手一扬，飞起一团红似淤血，时方时圆，软而透明的东西，光华暗赤，上下飞扬，满殿凶煞之气，寒光俱为所掩。易静认得这种邪法乃赤身教主鸠盘婆所传，最是污秽不过，恐众人不知厉害，便即喝道：“此乃赤身教下赤癸球，待我破它。时辰已到，诸位道友还不现身出战，等待何时？”说罢，早将预先备就的灭魔弹月弩对准那团暗赤光华射去，光华似梭一般，正向当中穿过，立即爆散开来，化为万点红雨，飞洒下落。这时众人隐身法吃那赤癸球一照，正在将破未破之际，被易静一声警觉，又见魔镜现形，隐身不住，各自收了法术，纷纷放出飞剑法宝，上前迎敌。众妖人见敌人来了这么多，又惊又怕，也各纷纷应战。

那金蝉随了朱梅，会合石生母子，由外围飞行，直入内殿。见了红药，知总图已破，易静、英、云等一行七人业已飞向前殿。朱梅便留下石生母子，指示机宜，由红药相助取那元命牌。自己同了金蝉径往前殿，一到先将灵威叟惊走，便自隐身退去，去办另一件要事。不提。

金蝉来时，原受朱梅吩咐，到了殿中，等朱梅一走，便现身出战，诸事小心。及至朱梅去后，金蝉见众人并未看见自己，不由起了贪功之想。暗忖：“许飞娘素来厉害，自己本敌她不过，又要防她劫走那璇光尺，责任甚大。何不乘机上前，暗放飞剑，斩了三凤，将她法宝囊一并抢走，岂不省事？”正在那欲前又却之际，飞娘已将赤癸球放起，因为贪功一念，未先将双剑护身。幸是易静提醒得快，差点被血光照向头上，坏了道行。

及见隐身不住，便指金光，先朝三凤飞去。

飞娘见赤癸球被破，心中大怒，正要给金蝉一个辣手。易静原敌慧珠，知道众人皆非飞娘之敌，早将弹月弩收回，飞起剑光，直取飞娘。飞娘大喝道：“易道友并非峨眉党羽，为何也来此助纣为虐？”易静答道：“你这无知泼贱，到处惹事生非！我念你未到伏诛的时候，速速遁走，还可活命；如想在此趁火打劫，再也休想！”飞娘一听心事被她道破，不由吃了一惊。一面飞剑应战，暗中偷看众人：甄艮、甄兑双战二凤、金须奴；英琼、轻云双战初凤、慧珠；另外还有两个道童，在一条梭形光华之下，到处穿飞，不时现

出上半身，用飞剑法宝杀害宫众，任何法术法宝俱不能伤他们分毫，甚是猖狂。

再看三凤，因敌不过金蝉霹雳剑，已将数十件仙兵祭起，仍是占不了一丝便宜。余外还有像朱梅那样厉害的能手，不知多少，未曾露面。只见满殿光华飞舞中，敌人未伤一个，宫中侍众以及来的妖人，却是伤亡不少。心中惦记着三凤收藏的璇光尺和金庭玉柱中的宝物，几次想飞近三凤身侧，俱被易静法宝飞剑绊住。正在发急，旁边的金须奴虽然相助二凤与南海双童动手，因早料今日决无胜理，又见初凤正在危急，屡次暗示二凤作速遁走，自己好分身去助初凤。二凤偏又不舍眼前这片基业，总想侥幸将敌人战退，执意不肯。金须奴一面要顾夫妇之情，一面要全主仆之义，朱梅在此，又不敢胡乱施展法宝，真是战既不可，退亦不能，好生着急为难。猛一眼瞥见初凤已被英、云双剑逼得风雨不透，不但魔法无功，反连失了许多宝物，虽有慧珠死命保护支持，仍是无用。想起昔日相救相随恩义，心如刀割。知道敌人势盛，决非对手。这时黄晶殿已由初凤行使魔法，与金庭玉柱连成一气，在两处设了寿筵。原拟宴饮中间，等众人献完了法，最后才由初凤一举手，将众人移向金庭，再显神通，施展魔法，以娱仙宾。此时事在危急，除初凤行法，率领几个本宫首要，遁入金庭玉柱之间将它封锁，自己再冒险出见朱梅，献出贞水，以求免祸，或者还有几分之望外，别无善策。一见二凤只管不退，忽然把心一横，竟是舍了她，直往初凤身前飞去。二凤原非双童之敌，偏巧金须奴日前为防遇见峨眉门下，二凤误用法宝伤人，以后仇隙越深，更难转圜，将她所有宝物全要过去。今日来了强敌，金须奴还在持重，不肯速下辣手。二凤屡次催他施为，他俱不肯。先还以为有他在侧，总可无虑。准知无端抛下自己飞去，不由着起忙来，喊了一声，未见答应。知道自己势孤力弱，再不见机，定有闪失，也打算跟踪飞走。

南海双童与三女有杀父之仇，看出二凤想逃，哪里容得。甄兑早在暗中取出三棱戮魔刺，将手一扬，对准二凤打去。此宝乃双童师父在日炼魔之宝，取海中恶鲨脊刺炼成。

与别的法宝不同，每根只能用上一次。发出去是一条大指粗的银光，光尖上有三棱芒刺。

一经打中敌人，立时在身上爆散开来，化成无数坚利的碎刺，钻骨刺心，耗蚀精血。双童一则因为乃师临去时谆谆告诫，此宝狠毒，中上极难幸免，只能作为报仇除害之用，不可轻易行使；二则此宝不能收回，遗留无多，用一次，少一次；故而前受史南溪等妖人之愚，用地行神法暗入峨眉盗取肉芝，遇见那么厉害的劲敌，都未轻易行使。论起二凤所得月儿岛各样法宝中，原有御敌之物，偏又不在身旁，本就双拳难敌四手。临逃仓猝之际，微一疏神，不及回剑防身，恰被打在右腿之上，觉着腿一麻，忽又觉着裂骨般的奇痛，知道不妙。好个二凤，身受这等重伤，如换旁人，早已支持不住，身死敌手，她却能当机立断。不俟敌人二次又下毒手，连头也不回，暗运玄功，施展魔教中解体脱身之法，将手一拍胯间，起了一片烟光。双童眼见二凤坠落，忙指剑光飞下，却是一条白生生欺霜赛雪的玉腿横在地上，一声爆响，震成粉碎。二凤已往金须奴那一面飞去。

双童如何肯舍，跟着紧紧追将过去。其实二凤如趁此时逃生，还来得及。只为一念情痴，又恼着金须奴不该撇下她而去，气在心里。一则想过去喝问；二则还想催他速使法宝，报仇却敌；三则也是劫运已至，竟没想到逃

之一字。

第一六八回

势迫危临 一奴救主 邪消正胜 双凤亡身

二凤在这里刚起身时，那边慧珠护着初凤，力战英、云，在紫郢、青索双攻之下，一连丧失了许多法宝仙兵。正在危急之际，初凤心惊强敌，神志也有些清醒。恰值金须奴舍了二凤飞来，一到便高声大喝道：“敌人势盛，恩主还不施展仙法，退往金庭之中，从长计较么？”一句话将初凤提醒，但并无悔过之心，只不过想起金庭玉柱也是重要所在。一面由慧珠、金须奴敌住英、云，忙将秀发披散，口诵魔咒，待要施展魔家诸天挪移大法。带了一千自己人往金庭玉柱中退去，只留下许飞娘和那些赴会的妖人在殿中迎敌，以便匀出一些工夫，施展魔法报仇。初凤起初将寿筵设在两处，原为娱宾显能之用，除许飞娘等众妖人因未到施为之时，尚未通知外，其余宫中诸首要俱已早知梗概。只须照法行使，一声暗令，便现出一道金桥，由一团五色彩云簇拥，众人自会随之移往。

初凤正在行法之际，慧珠的一口飞剑又被轻云青索剑绞断。先是英琼见金须奴来助初凤，便指着大喝道：“今日三女在劫难逃，我等念你尚知顺逆，只为救主，情有可原，不与你计较。还不退去，少时同归于尽，悔之晚矣！”金须奴情知所说不差，也不还言，只管运用剑光抵敌，好让初凤设法遁走。英琼见他不听，一指剑光，龙飞电掣一般卷上前去。金须奴本觉不支，再一见慧珠飞剑又被绞断，一时救主情急，便将清宁扇取将出来，正待施为。倏地眼前一晃，矮叟朱梅重又出现，指着金须奴笑骂道：“你这业障，还不夹了尾巴逃走，也要跟着找死么？”说时，初凤已将魔法行使开来，正要发出暗令，招呼众人往桥上飞去。朱梅突将手一扬，一团火球发将出去，打在金桥上面，立时将桥炸成粉碎。

金须奴见朱梅二次来到，已经大吃一惊。再见金桥被朱梅破去，益发吓了个魂不附体。知道事已危险万分，逃往金庭，决难如愿，哪敢丝毫怠慢。当时只想拼着百死，救护初凤逃走，一切均未顾到。忙即一把拉了慧珠，抢向初凤身旁，拼着损伤重宝，先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件锁阳钩，敌住英、云双剑。口中大喊道：“朱真人格外施恩，暂饶我等，容我恩主改过自新吧。”初凤先受七魔反攻，神志时清时乱，魔法一破，心里一急，重又迷糊。见英、云剑光乘隙飞来，一些也未在意。多亏金须奴双管齐下，一面使法宝敌住飞剑，一面早将月儿岛得来的绿云仙席取出，往空中一掷，便化成丈许方圆的一片绿云，与慧珠两人双双夹了初凤，飞身云上，电转星驰，往殿外飞走。英琼、轻云已使双剑合璧，将她法宝破去。一见初凤逃走，忙即指挥剑光追赶。朱梅刚喝一声：“且慢！”金须奴在绿云拥护中，见英、云二人御剑追来，知道双剑厉害，无法抵御，万般无奈，只得将清宁扇朝着二人一挥，当下便有百丈寒辉，带着罡风吹来。英、云二人毕竟功候还浅，怎能抵挡。幸亏朱梅在侧，知道此扇厉害，忙运玄功，将手一搓，朝着前面一推，口中喝道：“念你忠义，我索性回风助你一程吧。”那罡风眼看吹到，被这一推，突又

回向那片绿云吹去，疾如奔马，转眼没了影子。

就在这几头忙乱中，二凤恰巧断了一腿飞来，看见金须奴、慧珠夹了初凤，正往绿云上飞去，忙喊：“金哥助我！”此时金须奴只一援手，便可将爱妻同时救走。偏生正在亡魂丧胆，危机瞬息之际，急于救主逃生，心慌意乱；又值殿上正邪两派群仙大战，风雷之声四起，没有听清。等到飞云逃走，才得想起时，英、云已飞剑来追。原想挥动清宁扇，将敌人扇退，再行回身抢救，偏又被朱梅运用玄功将风推回，慢说不敢再行回身，即使打算冒险来救，那片绿云被这罡风一吹，已是不由自主，比箭还疾，往前飞去，退回哪里能够。英、云二人见追初凤不曾追上，一眼望见二凤在那里逡巡欲遁，如何容得，忙指剑光追去。朱梅此次出现，原为二凤在三女之中，以她恶行最少，此次不过应遭此难，如被英、云仙剑所斩，形神一齐消亡，便难转劫，特地赶来相救。一见剑光飞出，知难喝止，忙将手一指，一道金光飞起，将青紫两道剑光挡住。可怜二凤一腔悲愤，眼见双剑飞来，无可抵御，忽有救星，出乎意外。正想行使魔法遁走，南海双童业已赶至，弟兄二人法宝飞剑同时施为，截个正着，二凤如何禁受得住，当时尸横就地。英、云二人回望朱梅，忽又不见。知道朱梅成心让南海双童手刃父仇，见已奏功，便联合一起，去助金蝉、易静，与三凤、飞娘对敌。

四人刚飞身过去，还未到达，忽见殿侧穹门里飞射出一团其红如血的火球，四围雾烟围绕，正要腾空往殿外飞去。南海双童知是妖人要借妖法遁走，忙挥剑堵截。那火球见前面来了敌人，突地回头，又要往三凤身侧飞去。轻云、英琼更不怠慢，也各将剑光一指，追上去，紫郢、青索二剑飞起空中，似蛟龙剪尾一般，追上火球，只一绞，便听一声惨呼，火烟熄处，一个披头散发，赤身浴血的女子坠将下来，尸横就地，正是首恶冬秀。同时穹门内银光闪处，蓉波、杨鲤、石生、红药四人也飞追出来，见冬秀已死，甚是快意。彼此一打招呼，各按预定，分头行事。不提。

原来蓉波、石生随定矮叟朱梅到了内殿，见着红药破了晶殿外魔闸魔网，由石生上前刺破中指血，按照朱梅传谕，谨谨慎慎地将血滴在元命牌血肉钉之上，然后行法，取下交与蓉波。正要一同赶往正殿，朱梅忽道：“刚才杨鲤因想盗这面元命牌，借着执事为名，打算偷入内殿，被冬秀识破。杨鲤见势不佳，便用他师父所传千里腾光之法逃走。”

不料三女在殿前早设下好些埋伏，他刚逃到殿口，便被擒住。三女当时就要将他处死，偏巧冬秀说，他既想私自入殿，谋为不轨，必与外人勾通。何不将他拷问明白，再行处死不迟。初凤便命冬秀带了他往正殿侧穹门天刑室内，用各种魔法拷问，水、火、风、雷，备受荼毒，杨鲤死而复生者好几次。冬秀先因二凤下嫁金须奴，动了欲念，杨鲤一来便被看中，屡示殷勤，杨鲤却不理睬，本就衔恨。这时一则假公济私，二则借此要挟，并非定要杨鲤的命。见他宁死不发一言，无可奈何，必用饰词回话初凤。我等到了前殿，此女阴毒险狠，又极见机，一见我等大举深入，必暗往天刑室内用好言劝说杨鲤，约他同逃。杨鲤本就在忍死待救，一听出我等俱来，自是越发不从，那时冬秀必下毒手。正殿上悬有魔镜，又有许飞娘在彼，隐身法须瞒她不过。到了那里，我必现身。可乘其慌乱不备，尔等隐身法术未破之际，红药、蓉波、石生三人速由穹门入内，休走正路，逢弯左转，便到天刑室内，先护住了杨鲤，再由红药持我灵符解救。蓉波、石生上前迎敌，以防她情急害人。”

蓉波、石生、红药领命到了正殿，朱梅一现身，众妖人纷纷大乱。三

人本不知穹门所在，正在寻找，忽见冬秀离众而起，走向殿东，用手朝壁上一指，便现出一个穹门，径往门内走去，三人急忙跟踪而入。这时正值许飞娘行法之际，三人侥幸未被赤癸球血光照见。到了门里一看，里面尽是复室曲甬，冬秀已不知去向。只得依照朱梅吩咐，一路迂回曲折前进，虽然遁光迅速，也费了好些事，才得走到。那天刑室乃是一个大约方丈的圆形穹庐，三人未到以前，便听烈火风雷之声时发时止。到了一看，杨鲤手足腰腹俱被火环套住，悬空吊挂在室当中一根晶柱上面。冬秀正用那威逼利诱的言语，站在当地朝他劝说。手指处便是一团烈火，掷向杨鲤面前。另一手拿着一把极细的长针，作出要发不发之状。杨鲤在浑身银光环绕之下，只管紧闭双目，潜神内照，忍受荼毒，毫不为动。蓉波见了，好生难过，忙和石生抢飞过去。刚到杨鲤身前，冬秀已是由爱转恨，指定杨鲤骂道：“好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如今峨眉大举进犯，我好心好意待你，你却这般执拗。休以为你会护身之法，能抗烈火风雷，这天刑室内三十六般毒刑，你也深知，慢说你这点微末道行，便是大罗神仙，只要被这五个仙环套住，发动诸般天刑，也难保性命。再不应允，我便将这神鲨刺刺入你全身要穴，制住你的魂魄真灵不能逃遁，然后发动天刑，使你形神全化灰烟，悔之晚矣！”

廉红药闻言，忍不住骂道：“无耻贱婢，这等狠毒，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说时，剑光早飞出手去。冬秀也甚灵敏，猛见身侧光华一亮，便知不妙，不等见人，一面飞剑抵御，心里一发狠，将那一把神鲨刺朝杨鲤打去。谁知红药这里现身，杨鲤身旁的蓉波、石生也同时发动，由蓉波取出矮叟朱梅借给的两仪分光锏，朝着那五个人环挨次一转，立即断落坠地，将杨鲤抢救出险。石生见冬秀手上毒针发出，一手使天遁镜照去，另一手一指剑光，一溜银光，电掣星飞，直取冬秀。冬秀见是蓉波，便大骂道：“不知死活的丫头，元命牌早将你真灵制住，也敢与杨鲤一党，同谋叛逆么？”言还未了，天遁镜上百丈金霞，早将神鲨刺化为乌有。这时除杨鲤刚刚出困，饱受荼毒惊恐，神志未复，未动手外，三人的飞剑法宝，早纷纷齐上，一转眼间，冬秀飞剑先被红药的剑光绞断。

冬秀忙将身带法宝全数施展出来。不消片刻，俱被三人破去。去路又被红药、石生抢在前面阻住，不能脱生。知道弄巧成拙，危机一瞬，越发惊急气愤。想了想，把心一横，一面发动室中三十六般天刑，一面暗使那天魔解体之法，准备万一不济，自残肢体，作为替身逃走。

这边三人见冬秀法宝飞剑纷纷断落，只剩一团光华护身，用两柄飞戈苦苦相持，业已不支。正在得势，忽见冬秀口中喃喃诵念魔咒不绝，猜是又要施展什么邪法异宝。方在留神，果然冬秀诵完魔咒，双手掐诀，朝着四外挥了几下。立时风雷之声大作，愁云漠漠，惨雾沉沉，满室飞叉飞箭飞刀之类密如雨雾，更有碗大雷火排山倒海一般，连同那些刀叉挨次当头打到，声势甚是骇人。石生忙施天遁镜照时，那百丈金霞所照之处虽然随照随消，可是破了一样，又来一样，刀叉雷火消灭后，又有飞针毒钩同时生发。毕竟蓉波道行最高，见冬秀乘机已将两柄飞戈收转，这些埋伏一出现便被宝镜破去，仍是层出不穷，料她伎俩已穷，想分散敌人心神，抽空脱身。刚喊：“大家仔细，休放这魔女逃走！”言还未了，冬秀猛然一声娇叱，把满口银牙一错，头上秀发全部披散，浑身衣服脱落，赤身露体，不着一丝，猛地飞起身来，一个大旋转，不但没有逃退之状，反朝杨鲤扑去。同时上下四方突伸出数十根大火抓，朝着四人抓来。起初那些风雷刀箭发自一方，这次却是上下四方

一齐夹攻。天遁镜只照一面，蓉波等不得不各自先用法宝飞剑抵御，又恐杨鲤中了暗算，心神一分，没料到冬秀奸猾，用的是欲退先进之计。等到蓉波等三人分头救助时，冬秀还未扑到杨鲤面前，猛地又一个大旋转，玉腿双张，头下脚上，往下一沉，就势避开天遁镜光华，往外逃走。

这时四壁飞抓尚未全数消灭，众人正在忙乱抵御之际。一见冬秀逃走，哪里容得。

石生一手持镜去破那飞抓，一手挥飞剑追上前去。红药、蓉波也各自纷纷发动。眼看冬秀这次逃走，除了周身烟云围绕，并无法宝护身。三人剑光迅速，霎时追上冬秀，只一落一绕之际，便已斩为两段，一团火烟冒起，尸横就地。俱以为大功成就，好生心喜。

这时石生的天遁镜正将飞抓扫灭净尽，无心中照将过来，恰巧照在冬秀坠落处，竟没看出冬秀尸首。定睛一看，地上只有两截断指，血痕犹新。蓉波忙道：“我等中了妖女解体分尸之计，逃走了。”众人闻言，也不暇再管天刑室中妖法埋伏是否破完，连忙往外追去。等到追出室门，冬秀已为英、云、双童等人所斩。

这时殿上众妖人有的因许飞娘未退，还在苦苦支持；有的见金须奴、慧珠夹了初凤逃走，也知不妙，想要遁走。不知怎的，走到哪里，俱有拦阻，不能遁出。无奈何，只得回身抵敌。偏生易鼎、易震道力虽然稍差，所御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却是厉害无比。

有此护身，满殿横冲直撞，有时乘隙暗放飞剑法宝出来会敌，不问成功与否，众妖人不能伤他分毫，有胜无败，先就占了便宜。那旁许飞娘苦战易静，想想易氏全家厉害，自己与易周曾有数面之缘，未破过脸，不便施展辣手，树此强敌，总想等到三女势败不支，抽空抢了宝物逃走。斗了一阵，先见初凤等已逃，还当是初凤、金须奴、慧珠三人逃往金庭，取什法宝出来会敌。及见半晌没有动静，冬秀又为敌人所斩，英、云、双童诸人正分头往三凤身前飞去。知道三凤独斗金蝉不过是个平手，尚难取胜，何况又添了这许多劲敌，必无幸理。便朝易静大喝道：“我与令尊曾有交谊，不愿与你一般见识，伤了两家和气，你却执迷不悟。再如不退，休怪无情！”易静喝骂道：“你这泼贱，专一无事生非。三女如胜，你便添了爪牙；三女如败，你又想趁火打劫，于中取利。鬼蜮伎俩，已被朱真人看破。我等早有准备，速速遁走，还可多活数年，完那三次峨眉劫运；否则我们便要成全你早死了。”飞娘被她道破心事，不由大吃一惊。继一寻思：“今日峨眉诸首脑仅来了一个朱梅，稍现两现即逝，自信勉强对付得过，所最怕的还是焱嫫姆。先在甬道外，虽听见她的神雷，可是始终未见本人。此人性情淡泊，久已不问世事。自从那年劫去廉红药，提心吊胆了好些日。屡次打听同道中高明之士，俱说她化解在即，劫去廉红药只为路见不平，并无他意，决不致再来为难。以她那样高的道行班辈，未必便受峨眉利用。否则早该现身，怎会三女势将瓦解，还无她的踪迹？”想了想，到口馒头，终不愿就此舍去。也不再和易静斗口，暗从法宝囊内取出一条长方素绢，上下一抖，立时便是一片白光，高齐殿顶，将易静隔住。一面急将飞剑收回，径往三凤身侧飞去。

那三凤初战金蝉，一见飞剑不能取胜，便将各种法宝施展出来，数十种各色各样的青光电掣虹飞，纷纷齐上。金蝉霹雳双剑虽非凡品，毕竟有些寡不敌众。三凤看出金蝉不支，拼着损伤两件法宝，将手一指，分出一半法宝，去绊住双剑，另一半直取金蝉。

金蝉正在奋力抵御，忽见光华雾中分出数十道，当头飞落，来势甚疾，自己双剑又被绊住，知道不及回剑防御。且喜弥尘幡早在手上拿着，原准备万一敌人有什厉害邪法异宝时，作为防身之用，正好施展。忙即一纵遁光，避过眼前危急。接着口诵真诀，将幡一展，立时便有一幢彩云护住全身，二次又杀上前去。三凤见许多法宝仍是不能伤他，气得银牙直错。一面运用法宝，将霹雳双剑裹住。正要暗中施展魔法取胜，猛一回头，初凤同了金须奴、慧珠已在行法，准备往金庭中退去。此时三凤还未看出二凤受伤，分身遁走，刚暗骂：“大姊糊涂，敌人虽然深入，只不过是朱梅一人，同了几个后生小辈，未必抵敌不住，怎便当着外人，退避示弱？你退我偏不退。”正在寻思自恃，便见朱梅二次现身，初凤魔法被破，金须奴用一片碧云，将初凤、慧珠一同带走。说时迟，那时快，三凤这里方稍稍吃了一惊，紧接着又见二凤紧追初凤、金须奴不上，想要回身逃遁，已是无及，死于南海双童飞剑之下。同时英琼、双童等飞追过来，又将冬秀杀死。三凤正在急痛攻心，又惊又恨，一晃眼间，英、云、双童等已一同追到，各将剑光朝自己飞来。先还以为法宝众多，仇人没有彩云护身，正可使用前法，杀他两个，略解仇恨。刚想分出法宝迎敌，对面红紫两道光华已如经天长虹一般飞到，将那数十道青光圈住。三凤方觉出敌人不可轻视，耳旁猛听许飞娘大喝道：“二位令姊一死一逃，峨眉派来了不少凶人，紫云宫行将瓦解。我等现在已非其敌，道友还不随我暂且退去，打点异日报仇之计么？”说罢，取出一件法宝，待要发出。南海双童大仇在身，手疾眼快，上来时见对面数十道青光乱闪乱窜，自己飞剑知非其敌，早就暗中打了主意。及见英、云双剑一出手，便将那些青光裹住，心中大喜，忙各将法宝祭起。三凤本就有些手忙脚乱，再被飞娘这一喊，心神一分，一个疏忽，胸肩上连中了两下，“哎呀”一声，血肉炸裂，倒于就地。

对阵金蝉见英、云等追来接应，便知大功将成，早防到飞娘劫宝逃走之计，弥尘幡始终不曾撤去。趁着紫郢、青索围绕数十道青光纠结之际，方将霹雳剑招回，静候行事。

猛见飞娘从侧面飞到三凤身前，众人尚未大获全胜，又不是施放神雷的时候，暗道一声：“不好！”明知不是飞娘对手，一则仗有弥尘幡护身，二则事在紧急，时机稍纵即逝，便不问三七二十一，一纵云幢，疾同电射，径往三凤身前抢去。刚刚到达，双童法宝业已奏功。金蝉更不怠慢，一指飞剑，先将身受重伤的三凤斩为两段。就势一把抓起她的法宝囊，便往旁边遁开。等到飞娘法宝施展开来，彩云飘转，业已无及，不由大怒。还待施展辣手，给众人一个厉害，恰巧英琼、轻云的双剑已将那数十件法宝断为两截，化作百十道青虹纷纷飞舞，坠落满殿。许飞娘一眼瞥见彩云幢里，金蝉剑斩三凤，抢了法宝囊遁走，抛起一片红霞追来。英琼、轻云知是劲敌，各将剑光一指，双剑合璧，迎上前去。

许飞娘识得双剑厉害。暗忖：“此时紫云宫大势已去，自己纵能伤却一两个峨眉后辈，济得什事？何况对面人多势众，胜负尚是难说。莫如趁敌人全数在此，暗中遁往金庭，到底还有所获，岂不是好？”想到这里，大喝道：“峨眉群小，休得倚众逞能，仙姑暂容尔等多活些日，再行相见。”说罢，手扬处，数十丈长一道青光护住全身。再将手连招两下，收回两处法宝。星飞电掣，直往殿外飞去。金蝉忙喊：“大家快来，这贼道姑定往金庭盗宝，那里无人防守，我等同驾弥尘幡追去。”说罢，金蝉、英琼、轻云、甄艮四

人首先飞过，也不及再俟甄兑，径往金庭飞去。弥尘幡虽快，飞娘遁光也是不弱，四人招呼之际，又未免略迟了一步，等到弥尘幡降落金庭之前，六扇封闭好的金门已被飞娘用法术震开，依稀还看见飞娘后影在前一闪，四人忙即跟踪追入。刚一进门，忽然眼前一亮，一片白中带青的光华将四人阻住，弥尘幡冲上去，竟是异常坚韧，阻力绝大，休想通过。英琼一着急，首先将紫郢剑放将出去，紫光射在青白光华上面，只听声如裂帛，哧地响了一声，依旧横亘前面，将路堵得死死的，连一丝空隙都无。四人无可奈何，只得各将飞剑法宝放起。英琼、轻云又将双剑合璧，上前攻打，光霞激滟中，只听裂帛之声响个不绝，那光华兀自不曾消退。渐渐听得金庭中有了风雷之声，算计飞娘在玉柱间闹鬼。正在发急，忽听耳边有朱梅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说道：“此时我有要事，不能分身相助。此乃许飞娘用童男女头发炼成的天孙锦，已为紫郢、青索刺破，尔等还不冲将进去，等待何时？”

四人闻言大悟，连忙一纵彩云，穿光而入。原来那光华便是适才飞娘用来阻隔易静的那片素绢。飞娘料知敌人既已识破自己奸谋，难免不跟踪追赶，一入金庭，便将它施展开来，化成一道光墙，将敌人阻住，以便下手盗取玉柱中法宝。此宝飞娘初炼时颇费苦功，虽被英、云刺透，光华并未减退，四人不知就里，差点误了时机。等到飞身入内一看，许飞娘手指一团雷火，正在焚烧玉柱。离柱不远，倒着三个妖人的尸首。那些玉柱根根都是霞光万道，瑞彩缤纷。四人刚将剑光指挥上前，好个许飞娘，见敌人追入，一丝也不显慌张畏缩，左肩摇处，首先飞起一道百十丈长的青虹，直取四人。一手仍指定雷火，焚烧玉柱。另一手从法宝囊内取出一物，往上一掷，便化成一团碧焰，四外青烟萦绕，当头落下，护住全身，只管注视雷火所烧之处，连头也不再回。英、云双剑吃青光敌住，虽然势盛，无奈许飞娘的剑也非寻常，急切间尚难取胜。金蝉、甄良的法宝飞剑只围在碧焰外面飞舞，一些也攻不进去，竟不能损伤飞娘分毫。

金蝉见飞娘碧焰护身，媧姆灵符仅剩一道，诚恐一击不中，事更为难，所以有些踌躇。那玉柱光华经飞娘雷火一烧，越发奇盛，幻成异彩。猛听甄民喝道：“贼道姑还要在此卖弄鬼祟，少时媧姆驾到，你死无葬身之地了！”金蝉因南海双童来时奉有指示，知是提醒他下手，这才将灵符往前一掷。立时一片金霞，夹着殷殷风雷之声，照耀全殿，光中一只大手，正朝飞娘抓去。那玉柱被飞娘雷火连烧，柱上光华已由盛而衰，地底雷声轰隆不绝。金蝉这次小心过度，还差点误了大事。飞娘先听甄良呼喝，惊弓之鸟，虽是有些惊疑，怎奈贪心太炽，又疑敌人诈语，只管咬牙切齿，运用玄功，注定庭中玉柱，但一开动，现出宝物，便即乘机攫走，连头也顾不得回。眼看柱上光华越淡，功成顷刻。

猛听雷声有异，忽见一片金霞从后袭来，便知不妙。因上回在岛上虚惊了一次，好生貽笑，心仍不死，还想死力支持，不到真个媧姆现身，不肯退走。谁知金霞所照之处，护身烟光先自消灭。忙一回视，一只大手已从身后抓到。暗道一声：“不好！”便自一纵遁光，将手一抬，身剑合一，飞身便起。英、云等正挡其出路，虽有朱梅前言，怎舍放她逃走，飞剑法宝一齐发动，合围上去。飞娘知道这些后辈俱都不可轻侮，自己弄巧成拙，枉伤两件心爱法宝，危机瞬息，惊愤交集。百忙中把心一横，倏地将手一扬，便是一团大雷火打将出来。众人知她厉害，俱有防备，见势不佳，连忙回剑护身时，耳听震天价一声巨响，雷火光中，满殿金尘玉屑纷飞如雨，飞娘已将庭中心

金顶震穿一个巨孔，驾遁光逃走。那只神符幻化的大手，也跟着破空追去不提。

除英琼、轻云外，金蝉、甄良连人带飞剑，全被雷火震得荡了两荡。飞娘已去，知难追赶，齐往柱前飞去。见那些玉柱光华虽退，根根粗大莹澈，通明若晶，真是瑰丽庄严，奇美无俦。便各照朱梅吩咐，准备盘膝坐在当地施为。此时易静、甄兑、红药、杨鲤、蓉波、石生母子，都已陆续到来。只有易鼎、易震因甄兑而不及追随英、云等四人驾弥尘幡同往金庭，刚要另驾遁光跟踪追去，不料旁边飞过一妖道，与甄兑撞了个迎面。甄兑贪功，忙用飞剑法宝截堵，不料战不多时，被妖道打了一飞钹，受伤倒地，几遭不测。多亏易静赶来，救了甄兑。易氏兄弟大怒，忙驾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一直往外追去，尚未回转。谈起宫中妖人执事，业已死伤逃亡殆尽。所有投降诸人，俱都奉命在黄晶殿上消除打扫。四人闻言大喜，互相略说了几句经过。易静因见玉柱火光已敛，料是开放在即，恐有疏虞，忙请众人围坐玉柱四周，各自运用玄功准备。不消片刻，地底风雷声越来越盛。接着又听金铁交鸣一阵，当中主柱忽然转动起来，众人忙即立起，各将法宝飞剑放出，以防柱底宝物飞去。眼看主柱越转越急，四围的玉柱也都跟着转动，倏地庭中一道金光闪过，现出朱梅，哈哈大笑道：“全宫肃清，大功告成，回去正好赴那开庭盛会了。”

说罢，便命众人避开，只带了金蝉、石生二人，同往主柱面前，一口真气喷向柱上，大喝一声：“速止！”那柱立时停住不转，风雷金铁之声全歇。然后走近前去，两手捧住主柱下端往上一提，喝一声：“疾！”那柱便缓缓随手而起。渐渐捧离地面约有三尺，柱基处现出一个深穴，里面彩气氤氲，奇香透鼻。石生早奉命准备，忙将天遁镜往柱底深穴照去。金蝉更不怠慢，一展弥尘幡，随镜光照处，飞身而入。到了底下，用慧眼一看，乃是一个圆球般的地穴，里面奇热无比。当中珊瑚案上，放有一个光彩透明的圆玉盒子。盒前燃着一盘其细如丝的线香，香烟散为满穴氤氲，幻成彩雾。四壁悬着十余件奇形怪状的法宝。金蝉事前已得朱梅指点，见一样便取一样。那香燃烧甚速，金蝉初下去时还有大半盘，只这取宝的一转眼间，便烧去了多半。再加穴中奇热无比，虽有弥尘幡护身，仍是难耐。尤其是取宝时，手一近壁，直似火中取栗一般，烤得生疼。等到挨次将壁间法宝取完，香已烧剩下只有两圈。知道天一金母的遗书连那两件异宝俱在案上玉球之中，关系最为重要。香一烧尽，地穴便合拢来。这是地心真穴所在，如被葬在内，休想得见天日。不禁吃了一惊，忙即上前伸手去捧。谁知那玉球竟重如泰山，用尽平生之力，休想动得分毫。猛想起忘了跪礼通诚，匆匆翻身拜倒。叩头起来，那香已烧得仅剩半环，危机一发。慌不迭地抢上前去，伸手一抱那球，觉得轻飘飘的，又惊又喜。猛一回头，那香只剩了三两寸，晃眼便尽。顾不得再取那珊瑚案，一纵弥尘幡，便往外飞去。身刚出穴，一眼望见朱梅，两手紧捧主柱，已是面红力竭，周身白气如蒸。把手一松，那柱刚一落地，便听穴底微微响了一下，并无别的动静。

金蝉取了宝幡，上前拜见，将取来法宝献出。朱梅接过，连声夸赞不置。英琼、轻云、金蝉等几个常见朱梅之人，俱知他道行深厚，无论遇上什么劲敌险难，从未皱过眉头。今日捧那玉柱却甚吃力，浑身直冒热气，在那将放未放之时，更显出慌急神气。便问：“师伯何故如此？”朱梅笑道：“连许飞娘那么见多识广的妖人尚且不知轻重，何况你们。这主柱下面，乃是地

心真穴。当年天一金母用绝大法力，辟为藏珍之所。飞升之际，默算未来，在穴中置有一盘水香。此香在穴中燃得极慢，一见风，顷刻之间，可以燃尽。此香一灭，穴便自行封闭，立刻地心真火发了，无论人物，俱化劫灰。这根主柱乃当初大禹镇海之宝，被金母移来此地镇压。此柱一折，不特紫云宫全宫化为乌有，这附近千里内的海面，俱都成了沸汤，贻祸无穷。飞娘只知穴内藏珍，凭着她的妖法，可以劫取，却不晓其中厉害。放着旁柱内藏的天一贞水和许多现成法宝不取，妄自觊觎重器。休说此柱重有一万三千余斤，她未必能够捧起。即使她预先学了鸠盘婆的大力神法，驱遣群魔将柱抬起，入内见了许多宝物，定起贪心，稍有疏忽，那香烧完，势必同归于尽，有何便宜？我来时想起，祸患往往忽于未然，这等关系重大的事，谨慎些好。

知道紫云宫除了这里，还有一个最紧要的所在，乃地窍深处，最为脆弱，同是关系全宫命脉。紫云三女居此数百年，竟未发觉。惟恐许飞娘和同来几个妖党万一事前有人从晓月贼秃、鸠盘婆那里闻得底细，到了势危之时偷偷赶去，来一个损人不利己，将它震裂，我们虽未必身受其害，此宫决难保全。因此一到，首先赶到那里防护，行法将周围封闭。

二次现身，相助二凤兵解之后，又去降伏那神兽龙蛟。此兽已在金蝉初入甬道前伤去前爪。这东西性最忠义，一见斗我不过，又闻我说三女遭劫之讯，欲以身殉。经我再三诫谕，并允等它主人转劫成道以后，仍可随侍，方始收伏。少时便带它回返峨眉，以为仙府点缀。这一来，便耽搁了些时刻。不料你们仍是贪功，想伤飞娘，不给出路，以致被她用妖法冲破金庭逃走。虽无大碍，但是此庭乃天一金母运用天、地、人三才真火，采取西方真金熔铸而成。异日英、云等来此居住，道成时节，虽可炼金来补，到底不如原来，留一缺陷，岂不可惜？金蝉所发，乃是媧姆寄形化身妙用，本属虚设。那只大手一经追出，数百里外，必被飞娘看破，所幸你们尚未穷追。飞娘近来所炼几件厉害法宝，又要留为三次峨眉之用，不到危急，不肯轻易施展；否则你们追去，必受伤害无疑。这中央主柱，自从三女取宝百十年后，被三凤一日无心中发现柱中封锁符篆，她不知何用，试一演习，主柱忽然自行封闭。内中还藏有别的法宝，也未被三女发现取出。嗣见别根柱内有大同小异的符咒，彼时三女道法日深，渐渐悟出那符是一开一闭。试一演习，果然应验。只是当时忘记了主柱的开法，一直无法重开。那天一贞水，便藏在左侧第三根玉柱之中玉瓶葫芦之内。如果事前封闭，也难开取。偏巧初凤被夺其魄，这次庆寿，把所有庭中玉柱全数开放，以便酒阑，将寿筵移来，人前显耀。三凤素极狂妄，初藏时虽加封锁，因为初凤这一来，仗着里外俱有埋伏，既是全数让人观光，不便留此一处，也未谏阻。可笑飞娘枉是自负，竟会被三女魔法瞒过。尔等可去取来，再往黄晶殿带了新收诸弟子，回返峨眉，中途有人相候呢。”

这时众人见那几行玉柱上下浑成，并无开裂之痕。方在寻思，朱梅忽将两手一搓，一片火星散将开来，往柱间飞去，那些玉柱便燃烧起来。一阵乌焦臭味过去，众人眼前一亮，见庭中玉柱依然莹洁，透体通明，内中宝物纷呈异彩，晶光宝气掩映流辉。再加妖气已尽，氛雾全消，衬着金庭翠槛，越显奇观。金蝉首先跑到第三根柱前，见那盛着天一贞水的玉瓶果在其内，另外还有一个葫芦。一同取下一看，上面俱有朱书篆文，写着“地阙奇珍，天一圣泉”八字。大功告成，好生欣喜。忙与朱梅看了，揣入法宝囊内。

再随众人去看其余玉柱，每根俱藏有奇珍异宝，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仙

药，件件霞光灿烂，照眼生缣，众人见了，俱都惊喜非常。

朱梅道：“紫云三女因想人前卖弄家私，把宫中宝物大半收来，陈列此间，给我们省了不少的事。可惜我当时无暇兼顾，被周、李二弟子的紫青双剑将金母降伏海岭猪龙遗留下的数十件法宝全数斩断。又忙于追赶许飞娘，未想起收取，被一个手疾眼快的妖人抢拾了六件逃走。易静看出此宝有用，去拾时，已经不全了。”说罢，将柱间宝物分别去留，指示众人。留的仍置柱内，照柱中开闭符偈，全数封闭。庭顶被飞娘冲裂之处，约有碗大，也经朱梅将从柱中取出来的一个玉球掷上去，行法堵住。然后率领众人走出庭外，说道：“此宫异日应为灵云、紫玲等所居，我等去后，无人防守，内中还有不少宝物，难保不启异派妖人觊觎。来时齐道友托我将长眉教祖的两仪微尘阵移设此间，原不妨事。不过宫中妖人太众，此时虽已死伤逃亡殆尽，但是来时嫫姆曾示先机，暗示灵云等异日来此修道，还不甚容易。以我道力，几次占算，也似有些微朕兆，竟会算不出是否有人潜伏于此。微尘阵虽能笼罩全宫海面三千里方圆，外人不能擅入，假使此时有人伏在宫内，这里有的是灵药仙草，尽可在此潜修，只不能出去，毫无妨碍。固然事有前定，我却偏要和嫫姆拗一下，详搜全宫，到一处，封锁一处。万一连我也事昧先机，防备不周，留有遗孽在此，那要紧的所在他也无法进去。”当下朱梅先将金庭行法封锁，然后率领众人，挨次巡视全宫，逐处加以封锁。紫云宫面积何等广大，饶是步行迅速，也耽误了不少时候。等到巡行殆遍，最后至黄晶殿，准备领了龙力子等几个初投门下的男女弟子再往后苑宫殿中，去带神兽龙蛟，转回峨眉时，那龙蛟已在殿上，龙力子正骑在它的背上，呼叱为戏。见了朱梅等到来，连忙下骑，随了赵铁娘等，上前参拜。朱梅便问龙蛟怎得到此？龙力子道：“弟子因久候真人不至，知殿外妖法业已破去，走往殿台探望，见它从后苑那一面跑来。因听真人行时说，要将它带回峨眉，以前弟子曾看守过它，知道降伏之法，恐被逃走，便上前将它唤住，与它说了真人恩意，劝它投顺，引上殿来，不久真人便来了。”

正说之间，朱梅忽然心中一动。想起易氏弟子追赶妖人，中途尚有险阻，须去救援，不宜在此久延。以为龙蛟通灵，降伏之后，必是久候自己不至，自行走出寻找。适才巡视全宫，不见丝毫朕兆，嫫姆所示仙机和自己卦象上所现可疑之点，定是另有应验。宫殿已经去过，到处都曾施展玄门捉影搜形之法寻查，料无遗漏。那地方不关重要，无须再去封锁。当下便带了众人，走出黄晶殿，仍由甬道出去，飞到九宫柱前。问起金萍，果见金须奴、慧珠二人夹着初凤，周身云光围拥，由此飞出。初凤已是神志失常，叫嚣不已，好似发狂中邪模样。问毕，大家一同飞出甬道，走出延光亭。

第一六九回

仗异宝 横扫紫云宫 困磁光 失机铜榔岛

众人正准备回山之际，朱梅笑问英琼道：“你的神雕佛奴呢？”英琼闻言，方想起来时，因为甬道神沙厉害，曾吩咐神雕只在空中飞巡，不可下落，却忘了大海茫茫，附近数千里，并无它存身之所。自己二次入宫时，就未见

它影子。这时方才想起，不知飞往何方。连忙引吭呼唤，不见神雕飞下。正要飞空寻找，轻云拦道：“你那神雕耳目最是灵敏，平时数百里内闻呼即至，你连唤数声不见影子，不是不耐久候，飞转峨眉，便是出了别的故事。朱师伯既那般说法，必然知道，为何舍近求远？”英琼闻言，忙向朱梅拜问。朱梅道：“你那神雕本就通灵，自来峨眉，道行益发增进。它本来自负，这次恐它为甬道神沙所伤，不许下去。它在空中盘飞时久，不觉厌倦，当时恰巧有两个许飞娘约请赴宴的妖人从崇明岛赶来赴宴，被它在远处看见，不等近前，便迎上去。那妖人是姑侄两人，一老一幼，初见神雕，妄想收它。不料一照面，便被神雕抓去飞叉，将小的一个抓裂投入海中。那老的一个看出不妙，便即往回路遁走。神雕贪功不舍，展翼追去，两下里飞行均极迅速。正在追逐之际，恰值我从峨眉赶来，无心中看见，最初相隔尚有十里远近。彼时我因紫云官事机紧急，缓到一刻，必有人要遭毒手。又认得那逃走的妖人，是江苏崇明岛金线神姥蒲妙妙，邪法颇非寻常，恐神雕闪失，曾用千里传音之法，连喊数声，神雕竟未回顾。两下里本是背道而驰，瞬息间相去已是数百里外。我当时错以为神雕两翼藏有白眉禅师神符，至多被困一时，决无大害，无暇分身，并未回头追去。如今未归，必在岛上被妖法陷住。此时大功告成，援救易氏弟兄无须多人。你与轻云有紫郢、青索双剑，只要遇事谨慎，百邪不侵。再将天遁镜带去，必能成功无疑。”又命石生将镜交与英琼，吩咐即时动身，往崇明岛赶去。二人一听神雕有难，慌忙接镜，拜别起身。

朱梅又对众人道：“易氏弟兄现在必是被困在铜榔岛上。岛主天痴上人门徒众多，虽是异派，并不为恶多事。他二徒少年任性，不知进退，咎有应得。我与岛主曾有数面之交，既不便前去，又不能下去，事出两难。只可暂由易静、蓉波、红药三人前去通名拜岛，看他如何对付，相机行事。我自暗中赶去相助。余人由金蝉、石生率领，回转峨眉复命便了。”说罢，又吩咐易静等三人一些应付机宜，各按地方分别起身。

且不说金蝉、石生展动弥尘幡，带了新入门的弟子，回转峨眉复命。却说易静、红药、蓉波三人驾遁光离了迎仙岛，照朱梅所说方向，往铜榔岛飞去。先是大海茫茫，波涛浩瀚，渺无边际。飞行了好一阵，才见海天相接处，隐隐现出一点黑影，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知道离岛已近，连忙按落遁光，凌波飞行。眼看前面的岛越显越大，忽见岛侧波浪中突出许多大小鲸鱼的头，一个个嘴吻刺天，纷纷张翕之际，便有数十道银箭直往天上射去。再往岛上一看，岛岸上椰林参天，风景如画。岸侧站定二三十个短衣敞袖，赤臂既足的男女，每人拿着三五个椰实之类，弹丸一般往海中跃去，正在戏鲸为乐。正要近前，那些男女想已看见三人来到，倏地有四个着青半臂的少年，往海中跃去，俱都踏在一条鲸鱼项上，将手一挥，那四条鲸鱼立时拨转头，冲破逆浪，直向三人涌来，其行如飞，激得海中波涛像四座小山一般，雪花飞涌，直上半天，声势甚是浩大。

三人早得矮叟朱梅指教，不等来人近前，忙即由易静为首，一按剑光，飞身迎上前去，说道：“烦劳四位道友通禀，南海玄龟殿易静，奉了家父易周之命，偕了同门师姊妹陆蓉波、廉红药，专诚来此拜谒天痴上人，就便令舍侄易鼎、易震负荆请罪。”那四人见了易静等三人面生，正要喝问，一闻此言，立即止鲸不进，互相低语了几句，为首一人说道：“来人既拜谒家师，可知铜榔岛上规矩？”易静躬身答道：“略知一二。”那人道：“既然知道，就请三位道友同上鲸背，先至岛岸，见了我们大师兄，再行由他引见家师便

了。”说罢，其余三条鲸项上所站的青衣少年，俱往为首那人的鲸背上纵来，让出三条巨鲸，请三女乘行。三女也不客气，把手一举，飞向三鲸项上立定。那四人将手一挥，在前引导，同往海岸前泅去。这时海面群鲸俱已没入海中。岸上二十多个男女，也都举手迎宾。等三人由鲸背上飞身抵岸，人群中便有一个长身玉立，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从人群中迎上前来。这人便是岛主天痴上人的大弟子柳和，本是潮洲海客柳姓之子，三岁丧母，随父航海，遇着飓风，翻船之际，乃父情急无奈，将他绑在一块船板上，放入海中，任他随水漂流。不想一个浪头将他打在一只大鲸鱼的背上。也是他生有夙根，由那鲸背了他，泅游数千里，始终昂头海面，未曾没入水里。直泅到铜椰岛附近，被天痴上人看见，救上岸来。彼时上人成道未久，门下尚无弟子，爱他资质，便以椰汁和了灵丹抚育，从小便传授他道法。虽是师徒，情逾父子。上人后来续收了四十七个弟子，独他在众弟子中最得钟爱。上人岛规素严，门人犯规，重则飞剑泉首，轻则鞭笞，逐出门墙。当许飞娘约请异派仙宾往紫云宫祝寿时，路过南海覆盆岛，见下面有一个穿青半臂，短袖跣足的男子在那里练飞叉，迥异寻常家数，猜是海外散仙之流，按落遁光，上前问讯。才知是上人第十九名弟子，名叫哈延，奉命在覆盆岛采药炼丹的。飞娘一想：“久闻天痴上人大名，门下弟子个个精通道法，各人练就飞叉，胜似寻常飞剑。只是这多年来，从未闻他预闻外事。如能将他师徒鼓动，勾起嫌隙，岂非峨眉又一个劲敌？”便用一番言语蛊惑哈延，说峨眉如何妄自尊大，不分邪正，专与异派为仇，劝他加入自己一党，同敌峨眉。巨耐哈延知道师门法重，不敢轻易答应。飞娘见说他不动，又将紫云宫三女庆寿，铺张扬丽，加以渲染。说那里朱宫贝阙，玉柱金庭，海底奇景，包罗万象。那神沙甬道，又是如何神妙。大家俱是同道，何不抽暇同往观光，以开眼界？

哈延少年喜事，不觉心动。只因当时炼丹事重，不能分身。便由飞娘分了一粒沙母，传了入宫之法，约定三女寿辰那天，恰好丹成，赶去参与盛会。哈延因与三女素昧平生，初次前去祝寿，还备了两件珍奇宝物，以为见面之礼。彼时飞娘并未料到紫云三女就要瓦解，不过多约能人，既可壮自己的声威，又可借此联络，以便逐渐往来亲密，可以乘机为用。谁知哈延到日前往，按照飞娘指示到了宫内，刚和三女见面，入席不久，便生祸变。先本不想多事，后来见所有来的宾客俱都纷纷上前应战，惟独自己袖手旁观，未免有些难堪。欲待上前，又觉来人个个剑光法宝神妙无穷，略一交接，敌我胜负之势，已可看出大半。自己与主人既是素昧平生，便是许飞娘也不过一面之识；再者师门家法严厉，不准在外面惹事生非。冒昧出手，稍有闪失，不特给师门丢脸，回去还受重责，太不上算。好生后悔，当初不该轻信人言，无故多事。此时哈延如若见机遁走，本可平安回岛。偏是少年好胜，总觉在此一走，不好意思似的。正是进退两难，迟疑不决。这时殿上外来的妖人连同宫众，除了几个首要与英琼、轻云、易静、金蝉等捉对儿厮拼外，人数尚多，声势也还不弱。偏偏易氏弟兄仗着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护身，只管在殿上左冲右突，从光华拥护中施展法宝飞剑，追杀敌人。宫中请人，自是敌他不过，所向披靡，纷纷伤亡。那飞娘约来的妖人，却颇有几个能手，一见易氏弟兄这等猖狂，俱都愤怒异常，也各把妖法异宝一一施展出来，准备将易氏弟兄置于死地。

易鼎、易震哪把这些妖人放在心上，一见妖人势盛，群起合攻，反正敌人无法侵害，弟兄两个一商量，索性将神梭停住，任他夹攻。等到敌人妙

法异宝尽数施展，层层包围之际，先将光华缩小，一面暗中运用玄功，发挥神梭威力，突地手掐真诀，喝一声：“疾！”辟魔神梭立时疾如潮涌，往四外暴胀数十倍。一面将太皓钩等厉害法宝从神梭上施光小门内飞将出去。一千妖人见易氏弟兄在大家法宝飞跃之下，忽然隐入光华之内，停在殿中不动，也不再探头现身，俱当他们被别人法宝所伤，尚未身死，纷纷收了法宝，施展妖法，放出雷火合围。后见那团光华逐渐缩小，有那不知来历的，恨不能捡个便宜，收为自有。那自问不能收得的，便想连人带宝，化为灰烬。几个在劫的妖人，连同那些该死的宫众，不由越走越近。万没料到易氏弟兄并未受伤，倏地暗施辣手。那神梭何等神妙，这一暴胀开来，首先是将雷火妖氛惊散。接着便由合而分，化成无数根数丈长的金光，朝四外射去。再加以宝钩、宝块同时飞跃，疾同电掣。众妖人见势危急，再想用法宝飞剑抵御，已是无及，伤的伤，亡的亡，能全身遁逃的，不过才两三个。至于那些宫众，更是连看都未看清。

哈延相隔本远，还在逡巡犹豫之际。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发挥威力，光华暴胀处，金霞红光似电掣一般飞来。如非哈延也是满身道术，防御得快，差点也被打中。

不由心中大怒，仗着天生一双神眼，看出敌人乘胜现身，忙将一面飞钹朝着光华中的敌人打去。偏巧易氏弟兄见妖人虽是死亡不少，还有几个不曾受伤的，似要乘机遁走，一时贪功心盛，把神梭光华一缩，重又合拢，打算追了过去，哈延飞钹怎能打中。哈延知道敌人有此宝护身，无奈他何，正寻思如何出这口恶气。猛一回头，二凤身遭惨死，初凤、金须奴、慧珠三人又复逃走，料出事情不妙，想了想，还是忍气回岛为是。刚要起身，飞娘已舍了易静，去助三凤。同时敌人方面也有多人一拥齐上，夹攻飞娘、三凤。

心想：“难怪飞娘说峨眉派倚强凌弱，得理不让人，真是可恨！”就这寻思晃眼工夫，三凤已毙于飞剑之下。许飞娘一纵遁光，往外逃走。哈延暗道一声：“不好！紫云宫全体瓦解，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便息了交手之想，满打算追上飞娘，一同遁出宫去。

这时甄民已随了英琼、轻云、金蝉三人飞往金庭，事机瞬息。只甄兑一人，因见地下残断的法宝，形状奇古，精光照人，想拾两件回去，略微缓了一缓，不及同驾弥尘幡同去。

甄兑一见落了后，不顾再拾地上法宝，一缩遁光，正要追赶，身刚飞起，恰巧哈延迎面飞来。甄兑新胜之余，未免自骄，一眼看见对面飞来一个周身青光闪闪的妖人，哪里肯容他遁走，一指剑光，飞上前去截堵。他却不料哈延早防敌人暗算，用的是东方神木护身之法，寻常飞剑哪能伤他。一见有人拦阻，越觉敌人欺人大甚，丝毫不留余地，正好想要重创他一下。剑光飞到，故意装作不觉，却在暗中将飞钹朝甄兑打去。甄兑见来人只顾逃遁，剑光飞上前去毫无所觉。方以为成功在即，忽觉眼前青光一亮，便知不好。

忙纵遁光避开，施展法宝抵御，已是无及，竟被那青光扫着一下，立时坠落。哈延方要再下毒手，将他结果，这时恰值易鼎、易震驾神梭追杀别的妖人赶到，见甄兑受伤，忙驾神梭追将过来。因为这一日工夫俱是所向披靡，以为乃祖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妙用无穷，有胜无败，未免恃胜而骄，哪把哈延放在心上。他们却不知哈延虽非天痴上人最得意的门下，却也不是寻常，这时遁走，只缘顾虑大多，并非怯敌。一见易氏弟兄追来救援，知道他们法宝厉害，再加那旁又飞来了几个少年男女，声势越盛，想将受伤敌人制

死，已不可能。又见易氏弟兄轻敌，上半身显露在外，并不似适才那般的时隐时现。便扬手一连两面飞钹打去，满想自己飞钹出手迅疾，乘其不意，一下可将敌人打伤，略微出气。然后便用本门最精妙的木公遁法，地行逃走，顺神沙甬道遁出迎仙岛回去。

那易氏弟兄与他也是一般急功心意，哈延那里打出飞钹，这里早将太皓钩放出。刚把第一面飞钹敌住，哈延的第二面飞钹又到。若换别人，这一下不死也带重伤。幸而防身宝物神妙，易氏弟兄又应变机警，眼前青光一晃，便知不妙，忙将头往回一缩，神梭上的小门便自封闭，光华电转。耳边当的一声响过处，青芒飞泻，那面飞钹被神梭上旋光绞成粉碎。真个危机瞬息，其间不容一发，稍有些微延缓，必被打中无疑。易氏弟兄因适才敌人在用许多雷火法宝攻打，只在神梭光华之外，并未丝毫近身，没料到敌人法宝如此神速，虽未受伤，不由勃然大怒。哈延因敌人现身有隙可击，才将两面飞钹接连打出，以为必中无疑，谁知仍然无用。第一面吃一钩寒光敌住，未分胜负，还不要去说它。第二面因为深入光华之中，眼看成功，敌人忽往现身的小门内一缩，立时光圈飞转，将钹绞为万点青荧，散落如雨，转瞬在光霞之中消灭净尽。师门至宝，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又惊又悔，又惜又恨。心想：“再不见机，少时必要身败名裂，不能逃生。”不敢再为恋战，将手一抬，收回法宝，便往地下遁去。

按说易鼎、易震已经获胜，又毁了敌人一件法宝，穷寇本可不必追赶。偏生好胜心切，又见甄兑受伤，自己也险些被他打中，二人都是初次人前出手，未吃过亏，把敌人愤恨到了极处，一面又看中敌人那面飞钹，想要人宝两得，哪里肯容他逃走。见敌刚一飞出殿外，便往地中遁去，正合心意。自己原是奉命对付道行本领稍次的妖人与那些宫众，现在敌人伤亡殆尽，在眼前逃去的，只剩这一个最可恶。反正大获胜利，使命已完，何不收个全功？决计随后追赶，也一指神梭，穿入地中追去。这番还加了点小心，恐又遭敌人暗算，并不探头现身，只从梭上圆门旋光中，觑准敌人前面那一道疾如流星的青光，跟踪追逐不舍。

哈延起初只想遁回岛去，再约集同门师兄弟，向天痴上人请罪，心中已悔恨万分。

还以为神沙甬道不比别的地方，自己尚是仗着飞娘转赠的沙母和通天灵符，才得穿行自在，敌人决不会追来。谁知人地不久，又听风雷之声，起自身后，回头一看，敌人竟未放松自己，依旧追来。光霞过处，冲激得那四外的五色神沙如彩涛怒涌，锦浪惊飞，比起地面上的威力还要大得多。来势之迅疾，较自己遁法似有过之，并无不及。惊骇之余，益发咬牙切齿痛恨敌人。暗忖：“师父所赐飞钹，乃东方神木所制，适才被他一绞，便成粉碎，此宝定是西方太乙真金炼成无疑。自己既奈何他们不得，看来意，无论逃到哪里，他们必追到哪里。反正无故惹事，至宝已失，师父责罚，在所难免。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拼着再多担些不是，将这两个仇敌引往铜榔岛去，师父无论如何怪罪，也必不准上门欺负。再者，还有那么多同门师兄弟，岛上有现成相克异宝。敌人不去，此仇只可留为后图；如若追去，决无幸理，岂不是可以稍出胸中这口恶气？”想到这里，耳听身后风雷之声越追越近，不敢怠慢，忙运玄功，把遁光加快，亡命一般往前途逃走。

不多一会，便奔出神沙甬道，到了迎仙岛。刚刚穿出地面，后面易氏弟兄也驾神梭追到。依了易鼎，紫云宫业已瓦解，大功告成，同来诸人俱往

金庭取宝，既可借此观光，一开眼界；又可得众人结伴，同住峨眉，赴那千年难遇的群仙盛会。敌人地行甚快，不易追上，与其徒劳，不如回去。偏巧弟兄二人适才现身时，是易震当先，差一点没被飞钹打在头上；再者他和甄兑虽是初交，彼此极为投契，性情又刚，疾恶如仇，执意非迫不可。易鼎拗不过，只得暂且由他，原打算追出延光亭，追不上时，强制他回去。出地时方要劝阻易震，不想哈延此时换了主意，早就防到他们要半途折转，出亭时故意缓了一缓。易震看敌人在前面不远，眼看就要驾遁光升起，哪里肯舍，一催所驾神梭，加紧追去。易鼎因敌人授首在即，也就不去拦他。就这一迟疑之间，两下里飞行俱是神速异常，一前一后，早已破空升起。等到易鼎想要劝阻易震折回去时，业已飞出去老远。两下相隔，不过一二里之遥，只是追赶不上。易震因易鼎再三制止他前进，恐回去晚了，不及见金庭奇景，刚有些变计，略一迟缓，前面敌人倏地停止，回身大骂：“峨眉群小，倚多为胜。我今日赴会，忘携法宝，任尔等猖狂。仙府就在前面岛上，现在回去取宝，来诛戮尔等这一干业障。如有胆量，便即同去；如若害怕，任尔等无论逃避何处，俱要寻上门去，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一个不留！”说完，便催遁光，加紧逃走，晃眼工夫，已是老远。

这一席话，休说易震听了大怒，连易鼎也是有气。明知敌人口出狂言相激，必有所恃。继想乃祖易周，曾说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如果用来和人交战，真要是遇上道行法力绝高的前辈，或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能手，虽未必能够断其必胜，要是专用它来逃遁，却是无论被困在什么天罗地网，铁壁铜墙之中，俱能来去自如，决受不着丝毫伤害。能够克制此宝的，只有南北阴阳两极精英凝结的玄磁。但是此物乃天灵地宝，不是人力可以移动，此外别无所虑。这次来救姑姑易静，便可看出此宝威力。彼时神沙甬道中雷火猛烈，千百根神沙宝柱齐来挤轧，声势何等伟大，尚且不惧，目前追的这个妖人，虽在仓促中没顾得问及他的姓名来历，看他本领，除了能在地下飞行外，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这里虽是南海，距离南极磁峰尚有数万里之遥，即使妖人果真想将自己引到那里，借用太阴玄磁暗算，见机抽身，也来得及。否则便追到他的巢穴之中，胜了固好，如不能，尽可冲破妖法而出，有何妨碍？既有了易胜难败之想，再加易震从旁再三怂恿，说妖人如此可恶，不将他除了不解恨。起初不追也罢，追了半日，空手回去，也不好看。反正紫云宫已为峨眉所有，金庭奇景，早晚看得见，无须忙在一时。因这几种原因一凑合，易鼎不由活了心，便依了易震，同驾神梭追去。何况又受了一激，自然益发加紧追赶，恨不能立时追上妖人，置于死地，不再作中途折回之想。

哈延见敌人果中了激将之计，虽然欣喜，及见来势迅疾，比起流星还快，也不免有些心惊胆寒。忙催遁光，电掣虹飞，往前急驶，哪敢丝毫怠慢。还算好，逃未多时，铜榔岛已是相隔不远，才略微心宽了些。未等近前，早将求救信号放出。易氏弟兄正追之际，眼望前面敌人由远而近，再有片时，不等到他巢穴，便可追上，决不致赶到南极去，越加放心大胆。正在高兴，忽见前方海面上波涛汹涌，无数黑白色像小山一般的東西时沉时没，每一个尖顶上俱喷起一股水箭，恰似千百道银龙交织空中。二人生长在海岸，见惯海中奇景，知是海中群鲸戏水。暗忖：“这里鲸鱼如此之多，必离陆地不远，莫非已行近妖人的巢穴？”再往尽前面定睛仔细一看，漫天水雾溟濛中，果然现出一座岛屿影子。岛岸上高低错落，成行成列的，俱是百十丈高矮的椰

树，直立亭亭，望如伞盖，甚是整齐。易鼎见岛上椰树如此之多，好似以前听祖父、母亲说过，正在回忆岛中主人翁是谁。还未想起，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微一寻思之际，不觉又追出老远，离岛只有三数十里，前途景物，越发看得清清楚楚。又追了不大工夫，倏见岛上椰林之内纵出五人，身着青白二色的短半臂，袒肩赤足，背上各佩着刀叉剑戟葫芦之类，似僧非僧，似道非道，与所迫妖人装束差不多。这些少年直往海中飞下，一人踏在一只大鲸鱼的背上，为首一个将手一挥，便个个冲波逐浪，迎上前来。五只大鲸鱼此时在海面上鼓翼而驰，激得惊波飞涌，骇浪山立，水花溅起百十丈高下。前面逃人好似得了救星，早落在那为首一人的鲸背上面，匆匆说了几句，仍驾遁光，往前飞走。没有多远，便有一只巨鲸迎了上来，用背驮了他，回身往岛内迳去。易氏弟兄见了这般阵仗，仍然无动于衷。算计来的这五个骑鲸少年，定是妖党，不问青红皂白，更不答话，一按神梭，早冲了上去。

又于那旋光小梭门中，将宝钩、宝诀一齐发出，直取来人。

那五个骑鲸少年在岛上闻得师弟哈延求救信号，连忙骑鲸来救，一见哈延神色甚是张皇，后面追来的乃是一条梭形光华，只有两个人影隐现。哈延与为首的一个见面，又只匆匆说道：“我闯了祸，敌人业已追来，大师兄呢？”为首的一个，才对他说了句：“大师兄现在育鲸池旁。”言还未了，哈延便驾遁骑鲸，往岛上逃去。

五人听他这一说，又见来人路数不是左道旁门，以为哈延素好生事，定是在外做错了事，或是得罪了别派高人，被人家寻上门来。铜椰岛名头高大，来人既有这等本领，又从这么广阔的海面追来，必知岛上规矩和岛主来历，决无见面不说话就动手之理。师门规矩，照例是先礼后兵。欲待放过哈延，迎上前去，问明来历与起衅之由，再行相机应付，所以并未怎样准备。及至那梭形光华快要追到面前不远，为首一个忙喊：“道友且慢前进，请示姓名，因何至此？”谁知来人理也不理，不等他话说完，倏地光华往下一沉，竟朝自己冲来。五人不知此宝来历，见来势猛烈迅疾，与别的法宝不同，适才哈延又是那等狼狈，不敢骤然抵御，一声招呼，各人身上放出一片青光，连人带鲸，一齐护住，齐往深海之中隐去。易震见敌人空自来势煊赫，却这等脓包，连手也未交，便自败退，不由哈哈大笑。一看前面哈延已将登岸，心中忿极，便不再追赶这五个骑鲸少年，竟驾神梭急赶上去，片刻到达，哈延已飞入椰林碧阴之中。易氏弟兄仍是一点不知进退，反因那几个骑鲸少年本领不济，更把敌人看轻，一催神梭，便往椰林中追去。

那些椰树俱都是千百年以上之物，古干参天，甚是修伟，哪禁得起神梭摧残。光华所到之处，整排大树齐腰断落，轧轧之音，响成一片。入林不远，因为树木茂密，遮住目光，转眼已看不见敌人的青光影子。二人一心擒敌，一切都未放在心上，只管在林中往来冲突，搜寻不休。不消多时，忽听一声钟响，声震林樾。接着便见前面一大片空地上，现出一个广有百顷的池塘，池边危石上立着几个与前一样打扮的少年，为首一个，正和哈延在那里述说。二人以为擒敌在即，便追将过去。那边少年见神梭到来，仿佛不甚理睬。眼看近前，相隔还有数十丈左右，为首的一个忽从石旁拿起一面大鱼网，大喝一声：“大胆业障，擅敢无礼！”手扬处，那鱼网便化成一片乌云，约有十亩方圆，直朝二人当头飞到。二人猜是妖法，正要与他一拼，说时迟，那时快，两下里都是星飞电驶，疾如奔马，就要碰个迎头。忽听空中一声大喝：“来人须我制他，尔等不可莽撞！”言还未了，那片乌云倏地被风卷去。

这时二人因为敌人就在地面立定，飞行本低，见敌人法宝刚放出来，又收回去，正猜不出是何用意。忽听前面敌人拍手笑语，定睛一看，那些穿半臂的少年业已回身，背向自己，齐朝前面仰头翘望，欢呼不已，好似不知神梭就要冲到，危机瞬息神气。再顺着他们所望处一看，只见一个笔直参天的高峰矗立云中，相隔约有十来里光景，并无别的动静。易鼎虽没有易震那般过于自恃，也料出敌人必有诡计。刚在猜想，猛觉所御神梭的光华似在斜着往前升起。弟兄二人俱在疑心，百忙中一问，并非各人自主，连忙往下一按。谁知那神梭竟不再听自己运转，飞得更快，好似有什么大力吸引，休说往下，试一回身转侧，都不能够。晃眼工夫，竟超越诸少年头上老高，弹丸脱弦一般，直往前上方飞去，越飞越快，快得异乎寻常。一会，前面云中高峰越离越近，才看出峰顶并非云雾，乃是一团白气，业已朝着自己这一面喷射过来，与神梭光华相接。就在二人急于运用玄功，制止前进的片刻之间，神梭已被白气裹向峰顶粘住，休想转动分毫。忙用收法，想将神梭收起逃遁时，那神梭竟似铸就浑成，不能分开丝毫。知道情势已是万分危险，急欲从梭上小圆门遁去，又觉祖父费了多年心血炼成的至宝，就这般糊里糊涂地葬送在一个无名妖人手里，不特内心不服，而且回家也不好交代。略一踌躇，忽觉法宝囊中所藏法宝纷纷乱动。猛想起敌人将自己困住，尚未前来，囊中现有的大皓钩等法宝，何不取出，准备等敌人到来，好给一个措手不及，杀死一个是一个。那法宝囊俱是海中飞鱼气胞经林明淑亲手炼成，非比寻常。如非二人亲自开取，外人纵然得去，也不易取出其中宝物。

二人想到这里，刚把囊口一开，还未及伸手去取，内中如太皓钩一类五金之精炼成的宝物，俱都不等施为，纷纷自行夺囊而出，往前飞去。因有神梭挡住，虽未飞出，却都粘在梭壁上面，一任二人使尽方法，也取它们不动，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正在徬徨无计可施，旋光停处，五条黑影伸将进来。易鼎一面刚把宝诀取在手中，想要抵御，已是不及，倏地眼前一暗，心神立时迷糊，只觉身上一紧，似被几条粗索束住，人便晕了过去。等到醒来一看，身子业已被人用一根似索非索的东西捆住，悬空高吊在一个暗室里面。知已被擒，中了妖人暗算，连急带恨，不由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不见有人答应。捆处却是越骂越紧，奇痛无比。骂声一停，痛也渐止，屡试屡验。无可奈何，只得强忍忿怒，住口不骂。这时二人真恨不如速死，叵耐无人答理，始终连那妖人的影子都未见过。

就在这悔恨欲绝之际，耳听远远洞箫之声吹来，连吹了三次，也未听出吹的是什么曲子。恍如鸾凤和鸣，越听越妙，几乎忘了置身险地。易震忍不住，刚说了声：“这里的妖人，居然也懂得吹这么好听的洞箫。”箫声歇处，倏地眼前奇亮，满室金光电闪，银色火花乱飞乱冒，射目难睁。二人以为敌人又要玩弄什么妖法，前来侵害，身落樊笼，不能转动，除了任人宰割外，只有瞪着两只眼睛望着，别无法想。一会工夫，金光敛去，火花也不再飞冒，室顶上悬下八根茶杯粗细、丈许长短的翠玉笔，笔尖上各燃着一团橄榄形的斗大银光，照得合室通明。这才看清室中景致，乃是一间百十丈大小的圆形石室。

从顶到地，高有二十余丈，约有十亩方圆地面，四壁朗润如玉，壁上开有数十个门户。

离二人吊处不远，有两行玉墩，成八字形，整整齐齐朝外排开。当中却没有座位，只有两行灿如云霞的羽扇，一直向前排去。尽头处，紧闭着两

扇又高又大的玉门，上缀无数大小玉环，看去甚是庄严雄丽。

待了一会，不见动静。那八朵银花，也不见有何异状。正在互相惊异，忽又听尽头门里边笙簧迭奏，音声清朗，令人神往。晃眼之间，所有室中数十个玉门全都开放。每个门中进来一个穿白短半臂的赤足少年，俱与前见妖人一般打扮，只这时身上各多了一件长垂及地的鹤氅。进门之后，连头也未抬，从从容容地各自走向两排玉墩前面立定，每墩一人，只右排第十一个玉墩空着。两排妖人站定后，上首第一人把左掌一举，众妖人齐都朝着当中大门拜伏下去。那门上玉环便铿铿锵锵响了起来，门也随着缓缓自行开放。二人往门中一望，门里仿佛甚深，火树银花，星罗棋布，俱是从未见过的奇景。约有半盏茶时，乐声越听越近，先从门中的深处走出一队人来。第一队四个十二三岁的俊美童子，手中提灯在前；后面又是八个童子，手捧各种乐器。俱穿着一色白的莲花短装，露时赤足，个个生得粉装玉琢，身材也都是一般高矮。一路细吹细打，香烟缭绕，从门外缓缓行进。还未近前，便闻见奇香透鼻。这十二个童子后面，有八个童子，扶着一个莲花宝座，上面盘膝坐定一个相貌清癯，装束非僧非道的长髯老者，四外云霞灿烂，簇拥着那宝座凌空而行。尽后头又是八个童子，分捧着弓、箭、葫芦、竹刀、木剑、钩、叉、鞭之类。这一队童子刚一进门，便依次序分立在两旁羽扇之下，放那宝座过去。那宝座到了四排玉墩中间，便即停住。玉门重又自行关闭。那灿若云锦的两排羽扇，忽然自行向座后合拢。随座诸童子，也都一字排开，恭敬肃立在羽扇底下。二人细看室中诸人，却不见从紫云宫追出来的那个妖人，好生奇怪，俱猜不出这些妖人闹什把戏。

明知无幸，刚要出声喝问，座中长髯老者忽然将右手微微往上一扬，地下俯伏诸人同时起立就位，恭坐玉墩之上。长髯老者只说了一声：“哈延何在？”上首第一人躬身答道：“十九弟现在门外待罪。”长髯老者冷笑道：“尔等随我多年，可曾见有人给我丢这样脸么？”两旁少年同声应道：“不曾。不过十九弟哈延今日之事，并非有心为恶，只缘一时糊涂，受了妖妇之愚，还望师主矜原，我等情愿分任责罚，师主开恩。”长髯老者闻言，两道修眉倏地往上一扬，似有恨意。众少年便不再请求，各把头低下，默默无言。略过了一会，上首第一人重又逡巡起立，躬身说道：“十九弟固是咎有应得，姑念他此番采药炼丹，不无微劳，此时他已知罪，未奉法谕，不敢擅入。弟子不揣冒读，敬求师主准其参谒，只要免其逐出门墙，任何责罚，俱所甘愿。”长髯老者略一沉吟，轻轻将头点了一下。那为首少年便朝外喝道：“师主已降鸿恩，哈师弟还不走进！”说罢，从石壁小门外又走进一个半臂少年，正是易鼎、易震所追之人，这才知道对头名叫哈延。在这一群人当中，中坐长髯老者，方是为首的岛主。

第一七 回

三女负荆 千鲸掀巨浪 双童遇救 矮叟戏痴仙

易鼎、易震虽没听过哈延是何来历，看这种排场神气，必非寻常异派可比。因为他擒来敌人尚未收拾，反怪罪门下弟子，不该受了妖妇许飞娘愚

弄，言谈举动，甚觉出乎意料，不由看出了神。眼看哈延满脸俱是忧惧之色，一进门便战兢兢膝行前进，相隔宝座有丈许，便即跪伏在地，不敢仰视。长髯老者冷冷地道：“无知业障！违弃职守，擅与妖人合污。昔日我对尔等说过，目前正逢各派群仙劫数，我铜椰岛门下弟子虽不能上升紫府，脱体成真，仗着为师多年苦修，造成今日基业，早已化去三灾。又炼成了地极至宝，不畏魔侵，何等逍遥自在！此番命你炼丹，关系重大，你就要往别处游玩，也应俟回岛复命以后。你却听信妖妇怂恿，带了丹药，私往紫云宫赴宴。幸还逃了回来。我那丹药，乃长生灵药，以众弟子之力，费了数十年苦功，方始采集齐备。如今虽分作多处烧炼，缺一不可。其余八人，俱已复命，独你迟来。如在紫云宫将此丹失去，你纵百死，岂足蔽辜！易周老兄家教不严，有了子孙，不好好管教。既然纵容他们出来参与劫数，就应该把各派前辈尊长的居处姓名一一告知，也免得他们惹祸招灾，犯了人家规矩，给自己丢脸。满以为他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所向无敌，就没料到会闯到我的手里。这虽然是他的不是，若非你这业障，他们也未必会寻上门来晦气。我处事最讲公平，我如不责罚你，单处治易家两个小畜生，他们也不能心服口服。你如不愿被逐出门墙，便须和易家两个小畜生一般，各打三百蛟鞭。你可愿意？”哈延闻言，吓得战兢兢地勉强答道：“弟子罪人，多蒙师父开恩，情愿领责。”长髯老者把头微点了点，便喝了一声：“鞭来！”立时便从座后闪出两个童子，手中各拿着一根七八尺长乌光细鳞的软鞭，走向座前跪下，将手中鞭往上一举。

长髯老者笑指易氏弟兄道：“你二人虽然冒犯了我，但是此事由我门弟子哈延所起。

当时你们如不逞强穷追，那只有他一人的不是，何致自投罗网？今日之事，须怨不得我无情。此鞭乃海中蛟精脊皮所炼，常人如被打上几鞭，自难活命。你二人既奉令祖之命，出来参与劫数，必然有些道行，还熬得起。首先整我家规，打完了我自己的门人，再来打你们，省得你们说我偏向。你二人挨打之后，我保你们不致送命。即使真个娇养惯了，禁受不起，我这里也有万木灵丹，使你二人活着回去。归报令祖时，就说铜椰岛天痴上人致候便了。”说罢，便命行刑。

易氏弟兄先听长髯老者说话挖苦，易震忍不住张口要骂，还是易鼎再三以目示意止住。及至听到后来，已知长髯老者并非妖邪一流，至少也与乃祖是同辈分的散仙。自己不该一时没有主见，闯此大祸，悔已无及。再一听说来历，不由吓了个魂不附体。想起祖父昔日曾说，凡是五金之精炼成的宝物，遇上南北阴阳两极元磁之气，均无幸理。现时正邪各派群仙中只有三五件东西不怕收吸。不过两极真磁相隔一千零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五里，精气混茫，仙凡俱不能有，又系天柱地维，宇宙所托，真磁神峰大逾万里，无论多大法力，俱难移动，虽然相克，不足为害。惟独南海之西，有一铜椰岛，岛主天痴上人得道已数百年，不知怎地会被他在岛心沼泽下面地心中寻着一道磁脉，与北极真磁之气相通。他将那片沼泽污泥用法术堆凝成了一座笔直的高峰，将大乙元磁之气引上峰尖，几经勤苦研探，竟能随意引用封闭。当初发现时，天痴上人同两个门徒身上所带法宝、飞剑，凡是金属的，全被吸去，人也被磁气裹住，几乎葬身地底。多亏他一时触动灵机，悟出生克至理与造化功用，连忙赤了身子，师徒三人仅仗着一个宝圈护身逃出。

自从筑炼成了这座磁峰以后，门人逐渐众多，道力也日益精进，于正

邪各派剑仙散仙之外自成一家。他每隔三十年，必遍游中土一次，收取门人，但论缘法，不论资质，虽然品类不齐，仗着家法严厉，倒也无人敢于为恶。他门下更有一桩奇特之处：因为磁峰在彼，专一吸化金铁，所有法宝、飞剑，不是东方大乙神木所制，便是玉石之类炼成，五金之属的宝物极少。他那磁峰，虽比两极真磁之母力量要小得多，可是除了世间有限的几件神物至宝外，只要来到岛上，触恼了他，将峰顶气磁开放出来，相隔七百里内，不论仙凡，只要带着金属兵器，立时无法运用，不翼而飞，当时连人一齐吸住，真个厉害已极。当时全家聚谈，只当长了点见闻，并没在意。不想初次出门，无心遇上。料他必与祖父相熟，哪里还敢再出恶言。

正在寻思之间，地下哈延一听上人喝呼行刑，跪在地下，说了声：“谢恩师打！”早不等那两个童子近前，起身两臂一振，身上穿的半臂便自脱落。再将手往上一举，从宝顶垂下一根和捆易氏弟兄长短形式相近的长索，索头上系着一个玉环，离地约有二十来丈左右。哈延脚点处，纵身上去，一把将环抓住。那两个童子先用单腿朝宝座前一跪，左手拖着长鞭，右手朝上一扬，便即倒退回身，扬鞭照定室中悬着的哈延打去。好似练习极熟，打人并非初次，动作进退，甚是敏捷一致，姿势尤为美观。那蛟鞭看去长只丈余，等到一出手，却变成二十多丈长一条黑影。二童此起彼落，口里还数着鞭数，晃眼工夫，哈延上身早着了好几下，身上立时起了无数道紫杠。痛得他两手紧攀玉环，浑身抖颤，牙关错得直响，两只怪眼瞪得差点突出眶外，看神气苦痛已极。易震因他是个罪魁祸首，恨如切骨，见他受了这般毒打，好生快意。全没想到天痴上人存心这样，既保持了铜椰岛尊严，等异日易周寻上门来时，又好堵他的口，还可问他索赔折断的千年铜椰古树。打完哈延，便要轮到他弟兄二人头上。易鼎虽然知道厉害，但是事已至此，也没可奈何，只得悬着心，看仇敌受责，聊快一时。二童挥鞭迅速，不消片刻，已打了一百余下。哈延雪白的前胸后背，满是紫黑色肉杠，交织坟起。二童子仍是毫不询情地一味抽打不休。正打得热闹之间，忽听远处传来三下钟声，天痴上人将头朝左侧为首的一个少年一扬。那为首少年便跪下来，说了几句，意思好像代哈延求情，说话声音极低，听不清楚。余人见状，也都相继跪下。上人冷笑道：“既是你等念在同门义气苦求，也罢，且容这业障暂缓须臾，饶却饶他不得。现有外客到此，还不快去看来。”当下吩咐止刑。二童长鞭住处，哈延落了下来，遍体伤痕，神态狼狈已极。一落地便勉强膝行到宝座前，跪伏在地，人已不能动转。这时那为首少年业已谢恩退了出去。

上人道：“有人拜岛，不知是否旧交？这里不是会客之所，尔等仍在此相候，我到前面浴日阑会他。”说罢，仍由服侍诸童扶了宝座，往前走。走到石室前面尽头，上人将手一指，立时壁间青光乱转，顷刻间，现出一个三丈多高大的圆门。除了两旁诸少年和那手执刑具的四个童子外，俱都随定宝座，跟了出去。易氏弟兄先前只猜那里是片玉石墙壁，通体浑成，并无缝隙。如今忽又现出圆门，算计外面还有异景。恰巧上人出去，并未封闭，扭转头顺圆门往外一看，这两间大石室想是依山而筑。门外那间要低得多，看得甚是清楚。上人仍然在诸童围侍中，端坐在宝座之上。只两旁少去两排玉墩，添了几个略微同样的青玉宝座，尽头处，敞着向外面，设有一排台阶，两边有玉栏干，有些类似殿陛，余者也都差不多。来客尚未走到。再看室内跪伏的哈延，已由两个少年扶起。先前行刑二童，各从一个同样的葫芦里取出几粒青色透明的丹药。另一少年取来一玉瓶水，将丹药捏散，化在里面，

摇了两下，递与哈延口边，喝了几口。然后由那行刑二童各含了满口，替换着朝哈延喷去，凡是受伤处全都喷到。眼看那么多条鞭伤，竟是喷一处好一处。等到一瓶子水喷完，哈延已可起立。先跪倒谢了众同门求情之恩，又向二童谢了相救之德。二童低语道：“恩师法严，我两个奉命行刑，不敢从轻，实出不已。现在拼着担点不是，随了各位前辈师兄略尽私情，虽可暂时止痛，这新伤初愈，二次责打，还要难熬。师兄休得见怪。”哈延自是逊谢。易鼎正看得出神，易震偶一回头，忽然“咦”了一声。易鼎回头往圆门外一看，适才出去的那个为首少年，正领了三个女子，恭恭敬敬，历阶而升。一见便认出当中走的是自家姑姑女神婴易静。其余二女，一个是陆蓉波，一个是廉红药。俱是同破紫云宫自己人，不知怎会到此？料与自己有关，不由惊喜交集。见易震几乎要出声招呼，忙用眼色止住。

易静早看到两个侄儿绑吊在里屋之内，心中虽然有气，并未形于词色，仍如未见一般，从从容容，随了引导，行近宝座前立定，躬身施了一个礼，说道：“晚辈易静，因往紫云宫助两位道友除魔，事后才知两个舍侄追敌未归，忽奉家父传谕，命晚辈同了嫫姆门下廉红药，峨眉齐真人门下陆蓉波，来此拜山请罪。就便带了两个无知舍侄回去，重加责罚。不知上人可能鉴此微诚否？”上人闻言，微笑道：“我当令尊不知海外还有我这人呢。既承远道惠临，总好商量。且随我去里面，再一述这次令侄辈在此行为如何？”说罢，不俟还言，将手一扬。那宝座便掉转方向，仍由诸童扶持，往圆门中行进。易静、红药、蓉波三人只得跟着进去。宝座刚回原位，上人吩咐看座。那为首少年将手朝着地下一指，便冒起三个锦墩，一字排开在宝座前侧面。

上人命三女落座之后，才笑指哈延，对三女道：“这便是我那孽徒哈延，因受妖妇许飞娘蛊惑，往紫云宫赴宴，失去宝物，坏了我门中规矩，咎有应得，原与令侄辈无关。

只是他未奉师命，违弃职守，犯的乃是本门戒条，在外却无过恶，事前又不知你们和紫云三女为难。道家往来宴会，常有之事。适才已派人问明，当时他见你们两家动手，本要回来，无奈你们防备紧严，心辣手狠，一味残杀不休，令侄辈又不肯网开一面。他心里不服，才用法宝伤人，原想借此逃走。谁知令侄辈不容，破了他的法宝。他已地行逃遁，还要执意斩尽杀绝，仗着令尊神梭威力，苦追不舍，非置诸死地不可。这也是他孽由自作，不去管他。后来追到我铜椰岛，我们下均守我规矩，并未敢速然动手，只由海岸上几个值日的门人骑鲸上前，讯问来历姓名。此时令侄辈如照实说出，以礼来见，不特不致被老夫擒住，还须重责哈延以谢，岂不是好？巨耐令侄辈一味逞强，见了我的门人，不分青红皂白，才一照面，便即倚强行凶。他们未奉我命，仍是不敢交手，连忙回岛禀告时，令侄辈已经追到岛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将我数千年的铜椰仙木撞折了七十四根。后来我们下弟子吴遇见来人闹得大不像话，正要用四恶神网伤他们，我已闻声出来，看出是令尊子孙，不愿下此毒手，才收去宝网，用太极元磁之气取了神梭，将他二人用意绳擒住，悬吊此间。我想此事衅自我门人所开，专责令侄，未免说我不讲理，心有偏向；如果专责哈延，未免又使众门人不服，说我畏惧令尊，人已打上门来，还一点不敢招惹，未免说不过去。为此我先命哈延供出情由，查明双方曲直。本拟用蛟鞭当着令侄打完了哈延，再同样代令尊责罚子孙，然后命人送他二人至玄龟殿，请令尊来此，将我那七十四株铜椰神木医治复原。我虽讲情面，处事极重公平。既然令尊得信，派你三人来此，代令侄求

情请罪，我如不允，未免又是不通情理。不过他三人其罪惟均，要打要罚，须是一样才妥。可惜你三人来迟了一步，哈延已经挨了一百余下蛟鞭，令侄辈却是身上尘土未沾。就这么放走，纵然令尊家法严峻，将他二人处死，我们也未看见；万一护短溺爱，哈延也打得略有一点冤枉。我想还是省事一些，由我处治。哈延之责，尚未足数，也不必再补。令侄辈照他数目领责，也决不使其多挨一下。如何？”

易静见上人说话挖苦，早就生气，因守矮叟朱梅之诫，一面强忍忿怒，一面还想措词反驳。那易震素来刁钻，见三女前来，胆气顿壮。开始还以上人是乃祖好友，不敢乱说，静候他重释前嫌，一走了事。后来一听，不但没有允意，反连乃祖也骂其内。反正难免吃苦，把心一横，忍不住破口大骂道：“不要脸的老鬼！用障眼法儿打门人，还好意思说嘴。你看你那孽徒身上有伤么？”天痴上人原不护短，家法也严，只因来人将他心爱仙木撞折，才动了真怒，执意非打来人一顿不可。又因哈延虽然无知闯祸，平素却无过错。明知当时挨打，虽多受苦痛，打完之后，众门人必要徇情庇护，虽未授意医治哈延鞭伤，并未禁止。偏巧打到半截，三女前来拜山，师徒俱未料到是为了此事而来。

上人一出去见客，众门人见哈延打得可怜，师父又没有禁令，忙不迭地给他医治，却不想授人以柄。上人进来时看见哈延身上伤痕平复，并未在意。及至被易震一驳，匆促中，竟回不出什么话来。眉头一皱，勃然大怒道：“小畜生，无端道我偏向，难道我还怕你祖父易周，成心弄假不成？你无故犯我铜椰岛，决难宽容。我也照样用障眼法儿打你，打完也给你医便了。”说罢，便命行刑。

三女当中，蓉波是转过一劫之人，又在石内苦修多年，道力虽高，尚无火性。易、廉二女早就按捺不住，一见上人反脸，话又伤人，如何还能忍受。因知上人厉害，还不敢造次，只想将易氏弟兄救了逃走。刚互相一使眼色，往易氏弟兄飞去。同时地下两个行刑童子，巴不得师父喊打，手中鞭便已扬起。猛听钟声连响，这次却是起自室内。上人脸上方有些惊讶，室中一道青光飞入，一个穿白半臂少年现身跑禀道：“磁峰上起了一片红光，磁气忽然起火，请师父快去！”言还未了，就在这三方忙乱之际，忽见圆门外现出一个赤足驼背的高大老头，声如洪钟，大喝道：“痴老头，别来无恙？你这么大大年纪，还欺凌后辈则甚？人我带去，你如不服，明年秋月岷山白犀潭寻我，不必与人家为难。”说时，早把手一招，易氏弟兄绑索自然脱落，刚巧被易静一手一个接住。地下两童的蛟鞭已打了上来，眼看打在三人身上。恰巧蓉波见二女动手，随后赶到，一见来了救星，二女业已得手，二童挥鞭打上，喝声：“不得无礼！”手指处，两片碧荧荧的光华将蛟鞭接住，绞为两段。天痴上人闻得磁峰有警，本已大吃一惊。又看从圆门中来的那个驼子，乃是多年未见的神驼乙休，益发又惊又怒。刚要伸手取宝，满室金霞，红光照耀，一阵霹雳之声，连乙休和易静等五人俱都不知去向。室内钟声更是响之不已。

全岛命脉，存亡所关。又知神驼乙休用的是霹雳震光遁法，瞬息千里，追赶不上。还是救护磁峰要紧。只得舍了不追，一指宝座，如飞驶向磁峰一看，一溜火光，疾同电闪，一瞥即逝，磁峰要紧之处仍是好好的，并无动静，才知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磁峰人不能近，只不知乙休用的是什法儿，会使它起火。自己误以为敌人勾动地心真火，使其内燃，闹了个手足无措。枉

有那么高的道行法力，竟吃了这等大亏，不禁咬牙切齿痛恨。

从此便与易周、乙休二人结下深仇，日后互相报复，不可开交。如非乾坤正气妙一真人亲率峨眉长幼三辈同门赶到，以大法力解围，几乎被乙休穿通海眼，宣泄地气，点燃地心真火，焮天沸海，闯出无边大祸。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易静、红药二人刚刚飞近易氏弟兄身前，易氏弟兄已经脱绑坠落。因为事出突然，只觉身子一松，往下落去。等到得知遇救脱险，正要飞身逃走，易静也抢上前来，将他二人一手一个夹起。因为几方面都来得异常迅速，又忙着救人，又是同时发现乙休到来，并未看清，一得了手，只想逃走，连乙休的话都未听明。正想招呼后面的蓉波，猛又见下面两条鞭影打将上来，想躲万来不及，正拼着挨他一两下。恰巧蓉波赶到，用法宝玉钩斜断了长鞭，幸免一鞭之厄。就在这仓皇骇顾之间，倏地霹雳大震，满室俱是金光红霞。除蓉波一人稍后，看出是神驼乙休施展法力之外，易静、红药俱当作天痴上人为难，又知道元磁真气厉害，凡是金属的法宝都施展不得，方在有些胆寒，未及动作，三女眼前一暗，身子已凌空而起。易静、红药仍以为落入险境，还想冒险施为，打脱身的主意。猛听耳旁有人喝道：“尔等三人业已被我救走，不准妄动。”蓉波未受惊骇，又曾见极乐真人用过这种遁法，神志较清，忙喊：“易、廉二位姊姊，休得猜疑。适才敌人正对我们要下手时，来了一位前辈仙人，用霹雳震光遁法，将我等救出险地了。”易静、红药闻言，才想起雷声霞光发动时，仿佛曾听有人在与天痴上人答话，原来竟是救星，不由喜出望外。

约有两个时辰光景，眼前又是一亮，身已及地。易静等五人定睛一看，存身之处，乃是一座绝高峰顶，四外云气混茫，千百群山，只露出一些角尖，环绕其下。上面满是奇松怪石，盘纤攫拿，乘着天风，势欲飞舞。只偏西角顶边上，繁阴若盖的老松下面，有一块平圆如镜的大盘石，石上设有一盘围棋，残局未终。石旁只坐定一个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众人刚一现身，便忙着迎上前来，口称：“老前辈，顷刻之间，便将五位道友救出罗网。可曾与天痴上人交手么？”五人闻言，回头一看，身后红光敛处，现出一人。除蓉波外，余人方得看清来人是个身材高大，装束奇特的红脸驼叟。只有易氏弟兄和红药见闻较寡，不知他的来历。蓉波、易静虽未见面，久已闻名，一看这等身材装束，早料出是神驼乙休无疑，慌忙一同跪下，谢了相救之德。乙休只将手一摆，便答那少年道：“我们两次对弈，俱是一局未终，又惹闲事。好笑朱矮子现有龙雀朱环，不敢去招惹痴老头，偏要请我去替他们解围，自己却在暗中捣鬼。我和痴老头本来无怨无仇，他为人好高，我这回虽未肯伤他，已给他一个大没趣，日后怎肯甘休，这不是无事找事么？”少年笑道：“天痴上人法力道行，在诸位老前辈中，原属平常。但是他那元磁真气，却是厉害无比，如非老前辈法力无边，亲展拿云手，朱师伯一人前去，怎能这般容易？如今救了这五位道友，不但齐师伯感谢盛情，便是朱师伯与家师、易老前辈、嫫姆等，也感佩无地了。”乙休笑道：“我昔日受齐道友相助之德，无以为报，给他帮点忙，也应该。不过朱矮子为人，太取巧一点。”众人见乙休讲话，只得行完了礼，躬身侍侧，静听他说完了话，告辞起身。

乙休还待往下说时，似闻头上有极细微的破空之声，晃眼落下一人，正是矮叟朱梅。

众人慌忙上前拜见。那少年也忙着行礼，口尊师叔。朱梅先不和乙休

说话，劈头便对少年道：“我从铜榔岛出来时，中途遇见往南海独鱼峰借九火神炷的李胡子，说你师父已到了凝碧崖，你还不快去？”少年闻言，慌不迭地便向乙休拜别，行完了礼，和众人微一点头，便自一纵遁光，破空飞走。乙休大声嚷道：“朱矮子，你这人大没道理。我下棋向没对手，只有诸葛警我和岳雯这两个小友，可以让他们一子半子，时常抽空到此陪我，解个闷儿。适才一局刚快下完，便接到你从紫云宫转来求救的急信，我帮了你的忙，你却搅散我的棋局。”朱梅笑道：“驼子莫急。近日这些后辈俱都有事在身，又忙着早日赴会，人家不好意思拒却，你偏不知趣，只要遇上，定下个不休。他等一来道行未成，正是内外功行吃紧的当儿，又都有个管头，哪似我等道法高深，游行自在？这孩子无法脱身，又不敢不辞而别，经我这一说，正合心意。你没见他连我都未行礼告别，就一溜烟地走了吗？亏你还是玄门中的老手，永留残局岂不比下完有趣？如真要下时，他两人俱是我的师侄，不是小友，用不着客套，等会散事完之后，我命他们轮流奉陪如何？要不你就同我们追到峨眉，当着许多同辈小辈的道友，逼他二人下棋好么？”乙休笑道：“矮子无须过河拆桥，形容我的短处。我这人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追往峨眉下棋，有何不可？不过我还有点事须办，又厌闹喜静，接了齐道友柬帖，到了赴会之日，不能不去而已。我真要下棋时，他要走得了，才怪。”朱梅道：“以强凌弱，以老逼小，足见高明，这且放过不谈。你适才将人救走就罢了，偏和人订的什么约会？休看你此时帮了我一个小忙，到时你仍须借重于我。我那无相仙法，本可使人看不见你的影子。我去时已经在磁峰上放起幻火，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你如暗中将人救走，怎会结此深仇？我原因痴老头人颇正直，家法又严，不愿过于伤他脸面，才约你相助，暗中行事。这一来你不必说，我早晚也不免与他成了仇敌，那时势必欲罢不能。好则闹个损人不利己，否则还难保不是两败俱伤，何苦多此一举？”

乙休嗤道：“我向来不喜鬼鬼祟祟行事，痴老头他如识趣，不往岷山找寻便罢；他如去时，休说我不能轻饶了他，便是山荆，也未必肯放他囫囵回去。我们素不喜两对一，总有一人与他周旋便了。”朱梅笑道：“你少在我面前说嘴。你自与尊夫人反目后，已有多多年，两地参商，明明借此为由，好破镜重圆，和尊夫人相见。否则哪里不好做约会，你单约他在岷山去？不过你那年鸳湖剑斩六恶，将尊夫人兄嫂弟侄尽行诛戮，委实怨你心辣手狠，不给她留点香火之情，害她应了脱皮解体，身浸寒潭的诺言，已经恨你切骨，立誓与你不再相见，只恐在用心机吧？”乙休微笑不答。朱梅又道：“闻得痴老头近年颇思创立教宗，发奋苦修，道行远非昔比。他那劫后之身，也逐渐凝固，再过些时，便可复原，无须驱遣烟云，假座飞行了。我等适才占了上风，一则出其不意，二则故意破坏他的全岛命脉，使其心分两地，所以才闹得他手忙脚乱。如真要明张旗鼓，以道力法宝比较高下，真无如此容易呢。你两家结成仇敌，他胜固无望，但是他有三光化劫之能，为各派仙人所无，要使其惨败，却也未必能够。他屡受小挫，决不甘休，势必常年寻你为仇，又无法制他死命，长期纠缠不休，岂不麻烦惹厌？现今除极乐真人与我和白谷逸外，尚无人能够制服于他。依我之见，趁此衅端初启，仇怨未深之际，我等同往峨眉请齐道友，与他补下一封请柬，约上齐道友，在群仙盛会上，由齐道友出席讲和，略给他一点面子消释前嫌，再归于好。既免得日后逼他与异派妖邪同流合污，走入绝路，将多年苦炼清修毁于一朝之忿；又免得你多了这么一个死缠不舍的累赘，误却你异日飞升的功果。岂非两全其美？”

乙休冷笑道：“我向来不知什么顾忌，也从未向人服过什么低。

既已做了就做了，他如死缠，怨他自找灭亡。你不要管，我自有法儿制他。你如不听我话，私请齐道友下了请柬，那时大家无趣。我尚有事他去，烦告齐道友，说我盛会前两个时辰准到便了。”说罢，袍袖展处，满峰顶尽是红云，人已不知去向。众人慌忙拜送不迭。朱梅叹道：“这驼子真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莫测之妙。只为他性情古怪，任意孤行，已历三劫，还是如此倔强。此事由我邀他相助而起，如不事前与齐道友商妥，尽量设法代为化解，不特害了别人，又误自己，一个不巧，双方都铤而走险，还要闯出无边的大祸呢。”

易静请问道：“弟子来时，家父曾命紫云事完，归途顺道回家一行，就便携取礼物。

不想两舍侄中途遭难，生了波折。这里已离峨眉不远，本可无须回去。只因家父所炼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现在遗陷铜榔岛，意欲回家一行，不知可否？”朱梅道：“此梭虽为天痴上人收去，并无伤损，早晚珠还，不足为虑。令尊先因开府盛会上颇有两个不愿相见的旧雨，行止未决，所以才命你归途绕道回家携取礼物。如今发生铜榔岛的事端，适才接了我的飞剑传书，又加全家都愿观光，已定日内起程，尽可不必回去。倒是现时因各异派知道峨眉盛会在迩，长幼两辈同门均须亲往，长一辈的他们奈何不得，于是各约能手，专与小一辈的同门为难。我和白道友等四五人，俱受齐道友重托，四处接应小辈门人回山，繁忙已极，此时须往汉阳白龙庵一行。我算计英琼、轻云二人往崇明岛救援神雕，尚欠一个帮手。先时你是分身不得，此时正可代我前去，一得胜急速同返峨眉，不可过于贪功。开府盛会，相隔已无多日了。”易静领命，拜辞起身。朱梅又命廉红药领了蓉波、易鼎、易震三人，同往峨眉进发。然后一道金光，破空飞去。不提。

且说英琼、轻云二人辞别矮叟朱梅，径往江苏崇明岛，去救神雕佛奴。一路上尽是无边大海，骇浪滔天，波涛山立。飞行了好一会，才看见前面海天尽处，现出几点黑影，知将到达。正待催着遁光赶去，忽然前边海面上卷起一阵飓风，天际阴云密布，激成一片吼啸之声，震动天地，海水被风卷起数百丈高下，化成好些根擎天水柱，在怪霾阴云中滚滚不休。二人只当变天，仍然逆风而行，并没在意。这时前面岛屿已在阴云弥漫之中失了影子。遁光迅速，不消顷刻，已与那些水柱相隔不远。二人知道这类水柱力量绝大，本未打算冲破，只图省点事，绕越过去。那些水柱好似俱有知觉，二人遁光刚刚穿进，倏地发出一片极凄厉的怪吼，飙驰电掣，齐向二人挤拢。轻云首先觉出啸声有异，地隔崇明岛又近，不禁心里一动，疑是妖人弄鬼。忙喊英琼留神时，英琼见四外水柱压来，除了直冲过去，无可绕越，早娇叱一声，运用玄功，一按遁光，直往水柱丛中穿去。

轻云见英琼已有了准备，也将身剑合一，跟踪直穿过去。这一紫一青两道光华，恰似青龙闹海，紫虹经天，那些水柱虽有妖法主持，如何禁受得住，只听霹雳也似一声大震过处，头一根水柱挨得最近，先被紫光穿裂，爆散倒塌，银雨凌空。余下数十根，只一挨近，也都如此。二人所过之处，巨响连声，那么多的高大水柱，转眼工夫，纷纷消灭。

柱中不少大鱼水族，沾着一点剑光，便即破腹穿胸，随浪高擲，横尸海面。水柱既消，飓风随息。再一注视前面，青螺浮沉，一座孤岛，业已呈现面前。一会到了岛上一看，地方甚是广大，岩壑幽深，花木繁秀，四面洪

涛围绕，颇具形势。沿海一带，奇石森列，宛如门户，尤称奇景。二人只得重又飞起，驾遁光分途搜寻。几次发现岩洞，俱是潮湿污秽，不似修道人居处之所。约有半个时辰过去，已抵全岛中心，忽见一座高峰，矗立前面，峰顶仿佛平广，参天直上。

第一七一回

洗髓脱毛 岂为贪功甘入险 除根斩草 都因疾恶苦追求

且说英琼和轻云飞越峰顶一看，峰顶直塌下去，深约百丈。原来那里是古时的一个大火山口，年代久远，火已熄灭。又经了人工布置，把穴底填平开辟，约有百亩方圆，自上望下，形若仰盂。当中一片，地平如镜，石比火红，不生一草一木。但有两具丹炉，一大一小。四壁上却尽是奇花异卉铺满，兰草尤多，五色缤纷，无殊锦绣。近地十余丈的峰壁，也都齐整整往里凹进，成了一个大圆圈。北面略高，似有一座洞府，隐在壁内。

正在端详，猛听神雕一声长啸，从下面传来，知道到了妖人巢穴。英琼一着急，刚要飞下，轻云连忙一把拉住，低语道：“我等不知敌人虚实，虽说不怕，也是小心些好。”

适才海面上旋风来得奇怪，分明敌人已经有了觉察。我等到此一会，他始终没有露面，必有严密准备。你看下面石土和形势布置，处处暗合奇门生克妙用。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可不防。你慢下，待我试他一试。”说罢，便从法宝囊内将在峨眉无事时从紫铃、寒萼、若兰三人炼来当作玩意的法宝，取了一件出来，手掐灵诀，朝下一掷。这种法宝，虽是一班小辈同门炼来取笑之物，实用有限，声势却是不小。一出手，便是一片五彩霞光，带起千万团雷火，直朝下面打去。轻云原因来时遇见飓风恶浪，又遍飞全岛，敌人不会不知，想将敌人引了出来，在明处交手，以免中人暗算。或是试探出下面是否实景，再行下去。眼看霞光雷火才行打落地面，竟似点燃了一座火池般，忽然轰的一声大震，千百丈烈火红光，夹着一片烟云，比电还疾，立时喷将起来。二人早有准备，忙运剑光护身升起。正待观察准了路数迎敌时，就在这起落停顿之间，那么声势骇人的烈火烟云，竟如昙花一现，转瞬消灭。再定睛往下一看，适才所见之处，已变作了一座完整的峰顶，上面杂花群树，绿色油油，红紫芳菲，争妍斗艳。那座火山穴口，已经不知去向，心中好生惊异。英琼只埋怨轻云：“做事大小心，适才如果硬冲下去，直捣他的巢穴，妖人纵有厉害埋伏，自己有紫郢、青索二剑防身，也决无吃亏之理。如今被妖人堵塞死了门户，想来用的是五行挪移妖法。如是真山，何时才可以攻入妖窟呢？”轻云道：“你不要忙。看神气，你说敌人用的是五行挪移大法，一点也不假。据我猜想，这里原有火山穴口；也就是他的窟穴。必见我等来势厉害，不敢轻敌，特地设下埋伏，以逸代劳。说不定神雕被陷，也由于此。他既把我等一件玩物当成了真，冒冒失失将埋伏发动，事后必无知之理。略迟片刻，纵无人出来应战，也必恢复原形。人已寻上门来，岂能一躲了事？不过他志在擒敌，我等人尚未下，他就施为起来，于理不合。不是这里无人主持，便是另有作用，比这个还要厉害得多，我们还是不可大

意呢。”

二人谈论了一会，那峰头仍是好好的，一点没有可疑之兆。英琼执意说那峰头是障眼法，妖人怯敌不出，下面必是妖穴，要和轻云身剑合一，冲峰而下。轻云想了想，也觉不为无理，便依了她。当下双剑合壁，将青紫两道剑光，汇成一条数十丈长的彩虹，照准峰顶，往下攻去。那石峰虽然坚硬，怎禁得这两口光耀峨眉、光大门户的至宝奇珍，只见满峰顶上花草狼藉，枝干断折，沙石惊飞，声震天地。一条彩虹，在尘雾弥漫中，上下冲突，恍如电闪龙飞，不消片刻工夫，已攻穿了数十丈深的一个大洞。计算适才所见火山穴口的深度，已将到底。只是上下四方，仍是石土，并无异状。轻云猛然触动灵机，忙拉英琼飞了上来，说道：“琼妹，我们白费力气，上了人家的大当了，妖人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计。妖窟必在左近，他见埋伏未将我等困住，已将妖窟移回原处，分我们心力，迁延时刻，暗中必还另有奸谋，尚未完成，否则早已出面。还不快随我寻去。”说罢，招呼英琼，一同起身空中，算计妖窟必在滨海之处，便往来路飞行。

飞出约有三十余里，果然在路上丛山之中寻到，所见形势布置，与前一般无二，仍是不见一人。二人正要飞下，忽从正面凹壁大洞之中，飞出一道白烟，现出一个周身穿白，容颜妖艳，短衣赤足的少妇。一见面便喝道：“且慢动手！尔等何人？为何来此侵犯？毁损仙景，通名纳命。”英琼怒道：“你便是金线妖妇蒲妙妙么？我们乃峨眉门下李英琼、周轻云的便是。大胆妖妇，快将我神雕放出，饶尔不死；否则教你形神俱灭，永世不得超生！”那白衣少妇怒骂道：“原来你便是那万恶扁毛畜生的主人呀！我姑母金线神姥，岂能和你这班小辈交手？你仙姑乃是神姥的侄媳玉飞来凤四仙姑。我丈夫往紫云宫赴宴，与你们有何仇怨，被你那扁毛孽畜所伤，死于非命？我和姑母正要火炼完了孽畜，再寻你们算帐。还敢大胆寻上门来，叫你们今日死无葬身之地！”言还未了，英琼二听神雕现受妖火之危，早发了急，首先一指剑光，飞上前去。风四姑想是知道厉害，并不迎敌，只把两足一顿，仍然是一团白气围绕全身，只管随着剑光追逐，上下左右飞避，疾如电掣，竟与紫郢剑一般神速，暂时兀自伤她不了。英琼见妖妇既然出面，只管逃避，并不施展法宝飞剑迎敌，正在不解。轻云早就看破敌人心意，喝道：“大胆妖妇，休使缓兵之策，看我飞剑取尔狗命！”说罢，手一指，一道青光飞上前去。风四姑早知双剑威名，因奉金线神姥之命，恐敌人下去快了，妖法尚未布置完竣，故使缓兵之策。先想借问答激将拖延片刻，谁知英琼心急，没等她说完，便即动手。她哪里敢和紫郢剑抵拼，只得把她多年练就专长淫毒之气施放出来，护住全身，在空中飞驰奔避。

仙剑神妙无穷，几次险些送命，本就胆战心寒，知难持久。在进退维谷之际，心事已为轻云看破，又是一道青虹飞起。不由吓了一个亡魂皆冒，哪里还敢恋战，拨回头，亡命一般往下面洞中逃走。

英琼自然不舍。轻云明知妖妇这般行径还有诡计，无奈英琼无法唤阻，恐其势孤失闪，也一按剑光，跟踪追下。二人因头一次的经历，以为下面必有埋伏，俱都留神应变。

谁知大出意料之外，落地后一点动静全无。英琼当先，紧追风四姑，眼看追到凹壁正中的洞门，两下相隔约有十丈左近。忽见洞门里冒起一团极浓的白雾，敌人在雾影中一闪即逝。等到近前，用飞剑驱散妖雾一看，两扇满绘符篆的石门业已关得紧紧的。耳边渐闻神雕长啸之声，心中焦急，不问

青红皂白，一指剑光，便往门上冲去。紧接着，轻云赶到，飞剑在旁相助。那石门虽有妖法封固，也禁不住这两口仙剑的威力，只冲得石门上火花四射，烟雾蒸腾，不消顷刻，已将石门攻破，见里面黑暗暗的。刚要往洞中冲入，猛听一个鸚鸟般的怪声大喝道：“无知贱婢，死在目前，还敢在此猖狂么！”

二人还未看清敌人所在，猛然眼前一阵奇亮，千万道又长又细的金光似密雨一般扑面飞来。知道敌人发动埋伏，当即飞退出洞，准备破了妖人法宝，再行冲进。倏地又是一阵大震过处，地底火花飞射，四壁凹处无数小洞穴中，像炮火一般打出许多火球。同时那千万道金光早在空中交织成了一面密层层的光网，当头罩下。二人知非善与，忙将双剑合壁，化成一道长虹，在光网火球之中上下冲突了好一会。那光网破了一层，又是一层，地底火花和四壁火球，更是随射随发，越来越密，风火熊熊，甚是震耳。虽有仙剑护身，不畏伤害，却也令人心惊目眩。二人见妖人法宝层出不穷，既不能将她一时消灭，又无后退之理。而且斗了这些时，连妖人的影子俱未看见。风火声中，渐听神雕鸣声越急。英琼恐神雕被妖光炼死，暗忖：“照这般相持不下，挨到几时？不如冒险冲进洞去，将神雕先救了出来。能将妖人除了更好，不能，便仗双剑之力，冲了出来，岂不是好？”想了想，把心一横，忙一招呼轻云，二次往洞里面冲进。

轻云不知用意，见她涉险，紧迫中无法拦阻，又不便任其独往，分了双剑之力，彼此不利，只得随着一同往里冲进。二人刚一进洞，见那金光千丝万缕，蓬蓬勃勃，往外抛出。二人也不管他，径直冲破千层光网，直飞进去。到了里面一看，地方甚大，合洞光明，都成青色，迥不似先前那般黑暗，正中有一个矮小法台，台上立着一个大转轮，飘飞电驶，旋转不休，那千万道光丝便从轮中发出。轮后高坐一个身穿金色坎肩，赤臂赤足，豹头环眼的胖大老妇。旁边立着两个相貌奇丑的女童，也是差不多的打扮。正要飞身过去，百忙中忽闻神雕啸声。回头一看，左侧也有一个法台，台上有一座和洞外所见相同的丹炉。炉前不远，光丝密网中，倒吊着神雕。适才逃走的妖妇风四姑正站向炉旁，披发仗剑，往炉中一指，便从炉中升起一团绿火，向神雕烧去。二人见神雕挣扎狼狈，知道苦难无穷，又急又怜，也不愿再和妖人对敌，径飞上前。剑光绕处，光丝先已冲破。再往神雕脚上一绕，便已脱绑飞起。二人忙用剑光将它护住，往外冲出。这时金线神姥蒲妙妙正和风四姑在洞中主持，见敌人仙剑神妙无穷，金线烈火不能奏功，也甚惊心。刚准备行使那最恶毒的妖法取胜，不料敌人来得这般神速，才一发现，飞虹电转中，神雕已被救走，再想施为，已是无及。不由勃然大怒，决意与仇敌拼个你死我活。

一声怪啸，将手往上一举，霹雳也似一阵炸音过处，洞顶前半截立时爆裂四散，现出那两座法台。往前一看，敌人业已飞身上去。一时情急，正待弃了法台不用，追将出去，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自天飞坠，敌人二次又飞将下来。

原来英琼、轻云二人起初听矮叟朱梅说，妖人姑侄一个为神雕抓裂海中，一个又被神雕追走，估量无什出奇本领。不料蒲妙妙妖法另成一家，邪术也颇惊人。所炼法宝，俱有一番设置，不便随身携带。再加她虽然在崇明岛潜修多年，为人狡狴淫凶，自知所炼三七下乘魔法尚未炼成，除了风四姑等偷偷在民间作恶害人外，从不轻易惹事。各异派同恶相济，固然无什仇隙；便是正派中人，只一遇上，便即避去，绝少正面冲突。这次受了飞娘代约，

以为前去赴会，自己并无仇敌，用不着格外戒备。万不想行至中途，会遇见神雕佛奴，乃侄三手仙郎蒲和又不知死活，遇上这等疾恶如仇的仙禽，躲还怕躲不及、竟敢妄想收为己有，一照面，便被神雕抓死。蒲妙妙心痛爱侄，看出神雕威力不寻常，法宝飞剑决难伤它。一个不小心，被它抓住，便有性命之忧。除却引它回去，用岛洞中设置的三七轮和碧血神焰，不能将它制死，以报杀侄之仇。当下便一纵三七遁法，诱敌逃走。也是神雕该遭此劫，贪功心盛，竟不听矮叟朱梅招呼，展翼追去，一到便被三七轮上发出来的金光线绑吊起来。再由风四姑发动碧血神焰，打算用妖法将神雕炼化成灰。那碧血神焰甚是厉害，只这一半日之间，神雕铁羽竟被烧残好些。正在危急之间，恰好英琼、轻云赶到，将它救出。二人有了这一番经历，才知妖人并不似自己预料那般易与，又忙着赶向峨眉，与诸同门会晤，只想救雕逃走，本不想再贪功恋战。及至飞到上面一看，神雕佛奴已是遍体伤残，哀鸣不已。

英琼素来把神雕爱如性命，几曾见它吃过这等亏苦，心中痛惜到了极处，把妖妇恨如切骨。忙从怀中取了两粒从峨眉带出来的灵丹，喂与神雕服了。见它尚能飞翔，吩咐在上面守候，见机而退，不可下去，免得又遭毒手。一面怒对轻云道：“周师姊，这两个妖妇如此可恶，差点将我佛奴烧死，如不杀她，此恨难消。我们适才已经领教过了，并无别的伎俩。她那妖法鬼火，也奈何我不得。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一同下去除她，为佛奴报仇更好；否则，便请护送佛奴回去，我不杀她，誓不为人！”说罢，不俟轻云答言，便往下面飞去。英琼说时，轻云已听得下面山崩地裂之声，金光火云中，碎石尘沙飞扬而上。再加适才眼见敌人许多施为，妖法决不只此。临来时，矮叟朱梅又有“救雕即回，不可贪功，免生别的枝节，种下异日隐患”之言。况且神雕在白眉禅师座下听经多年，早通灵性，铁羽钢翎，飞剑尚难伤它分毫，竟为妖火烧残，还不知受有内伤无有。既然救出，原该回山，给它医治才是。就说为它复仇，也应俟诸异日。这等操切行事，纵免丧生，也难操胜算；无奈英琼性情刚烈，素来天真，心直口快，说得出便做得到。除了尊长，谁也拗她不过。自己比她年长，既拦不住，怎能任其孤身入险？略一寻思，只得双剑相合，跟踪同下。神雕这次受伤，英琼简直气疯了，仗着双剑护身，不怕妖光邪火，哪还管什青红皂白。因为放妖火炼化神雕的是风四姑，一落地，首先看见妖人前半截洞府业已震揭开去，显露出那两座法台，金线神姥与凤四姑一边一个，正在作势欲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纵剑光，疾逾飞电，便朝凤四姑射去。凤四姑见敌人二次下来，仗有金线神姥在前，痴心还在暗幸，敌人得了便宜不退，自投罗网，必遭金线神姥毒手。谁知敌人比起上次救雕，还要来得神速，刚刚发现影光，转眼已到身旁。

不由大吃一惊，不及抵御，忙化白气飞起时，这次双剑合壁，威力大长，不比适才在上面只是英琼一人，想逃活命，哪里能够，长虹卷处，血肉纷飞。也是凤四姑平日淫孽太重，应遭恶报，连声也未出，立时形神俱化，为仙剑所斩，死于就地。再一绕，断了台前炉鼎。

英琼气愤稍除，忙收回剑光，从妖光邪火中，去杀金线神姥时，法台依然，金光如丝，仍然见台上妖轮悬转，千条万缕密层层抛射不已，敌人却不知去向。恼得英琼性起，飞剑光过去，朝着妖轮乱绕乱转，一片爆音，密如串珠，连轴带轮，斩成粉碎，只剩残余下来的妖光邪火弥漫四外。英琼、轻云二人合着双剑，一阵上下冲突，那妖光没有妖轮主驭，不消片刻，又都扫荡殆尽。英琼四顾，不见妖妇踪迹，无从泄忿。一眼看见当中那两座炉鼎

隐隐放光，四壁妖火仍发个不休，知是妖妇有用之物，打算毁了泄忿。剑光飞过，先将大的一座斩裂瓦解。正要再破去那座小的，猛听妖妇在暗中大声道：“此乃红发老祖五行神炉，贱婢毁它不得，看我仙法取你狗命！”

言还未了，剑光过处，炉鼎碎裂地上。英琼闻得妖妇语声，正待跟踪寻追，忽然天旋地转，四外尘昏，除剑光所照之处，到处黑雾漫漫，神号鬼哭。轻云抬头一看，上面一片沉沉黑影，已是当头压下。猛地想起妖妇还会大挪移法，定使移山妖术。适才曾用缓兵之计，自己破敌全仗神速，保不定还有别的厉害妖法，否则朱真人不会那般叮嘱。

忙拉英琼先行遁走。英琼新胜气锐，又知妖妇尚在暗中藏避，执意搜寻，杀以快意，以为纵有妖法，也非双剑对手，哪里肯退。轻云既不便舍她独行，眼看暗影越降越低，看不出是什么路数。耳畔又遥闻妖妇道：“无知贱婢，已经入我埋伏，任你飞剑厉害，一万年也冲不出去。”轻云知道不妙，一着急，猛又想起身旁带有天遁镜，起初因妖光邪火，非仙剑之敌，不曾取用，何不取出试试？一面随着英琼飞驰，一面将镜取出，百十丈金霞，立时脱手而出，头上暗影竟被阻住不下。偶然抽空，往四外一照，迥非以前景象，镜光竟照不见底，敌人更是声影毫无。先照着上面冲去，冲了好一会，总是不能出险。又往横里冲去，亦复如是。二人飞行何等迅速，算计上下左右，冲得均有老远，毫无效果。英琼也才着起急来。只是事已至此，无法可施，幸而还有仙剑宝镜护身，尚未受着别的伤害。

英琼更恐身子被困，神雕在上面又为妖人擒走。正在焦急，忽听一阵霹雳，一大团烈火红光自侧面打来。因为宝镜正照上面，猝不及防，连二人剑光都被震荡了一下。刚刚吃了一惊，连忙回镜去照时，猛听一个女子声音喝道：“周、李二位姊姊在下面么？妖妇已被我赶走。她用的乃是颠倒五行挪移乾坤迷形大法，二位中了她的诡计，以横为直，以上为下。我发了一粒灭魔弹月弩，能给二位引路，照此冲出，便即脱困。”二人一听语声，乃是女神婴易静，心中大喜，忙照火发处冲出，妖妇已走，妖法无人主持，果然转瞬脱险。易静道：“我如晚来片刻，她妖法完成，此山便合，二位越下越深，势必陷入地肺，为地水火风所困，除了各诸尊长亲来，连我也无法处置了。此法甚是厉害，昔日鸠盘婆曾以困我，故尔识得。二位姊姊在困中时，无论往何方飞行，均被妖妇行法颠倒，移向下面。她又故意开通地下，引入入陷。如非仙剑、宝镜功用神妙，她再一使别的邪法异宝，岂能幸免？妖妇想是行法匆忙，上面忘了掩盖。我奉朱真人之命，来此相助，一到便见神雕在峰顶上和妖妇飞扑。妖妇一手掐诀，口中念咒，几次飞剑伤它。

神雕想是受伤甚重，迥非初见时神骏威武，大有不敌之势。我用法宝逐走妖妇。一看下面黑暗沉沉，时有剑光闪动，便知二位入陷，尚属不深，便用灭魔弹月弩给二位冲出一条路径。”

正说之间，英琼忽闻神雕哑声长鸣。英琼初上来，便望见它蹲伏在路旁危石之上，神情甚是狼狈。因正和易静相见，想听完了话，再行过去。一听易静只将妖妇逐走，并未诛除，本就觉着遗憾。及闻神雕鸣声有异，忙回首一看，神雕已离地盘旋低飞，两爪在攫拿，颇似和人追逐神气，却不见有敌人踪迹。正待飞身过去，猛听易静喝道：“大胆妖妇！不知逃命，还敢暗中弄鬼么？”说罢，扬手一道寒光，早飞上前。英、云二人闻言醒悟，知道妖妇转身回来，意欲暗算，哪里容得。英琼手指剑光，朝神雕扑抓之处飞去。轻云因妖人身形隐起，不便追杀，又将天遁镜取出照去。三人法宝、飞剑同

时发动，蒲妙妙饶是满身妖术，也禁受不起，镜光照处，首先破了她的隐身之法。妖妇身形一现，三人飞剑便疾如闪电，飞追过去。

金线神姥蒲妙妙原因爱侄夫妇惨死，痛恨英、云，又知双剑神妙，无法抵御，生怕毁了自己洞府，把多年辛苦布置的妖阵施展出来，意欲颠倒仇敌神智，使其仗双剑之力自行冲入地肺。然后用挪移大法移山封闭，再将地水风火发动，将英、云炸成灰烟。正在施为之际，神雕救主情切，勉强挣扎，奋起神威，上前拼命。蒲妙妙知道此雕厉害，初遇时连用许多邪法异宝，俱不能伤它分毫。最后好不容易才将它诱入洞中，用金光神线将它擒住。如今转光轮已为英、云所毁，无物可制；一面又要运用阵法，去困陷下面的敌人，不禁着起忙来。见来势猛烈，只得先放出一团烟雾，护住身子，一面飞剑迎敌。

因为两面兼顾，不由便分了点心神。英、云二人也就蒙受其福，没有当时便深陷地肺之内。蒲妙妙和神雕斗了一会，神雕是劫火余生，受创太重，威力大减，不但为妖妇飞剑所阻，飞不上前，并且时候久了，渐有支持不住之势。几番长啸，欲警醒主人，音声又为妖法阻隔，透不下去。蒲妙妙见神雕势蹙不支，方在欣喜功成在即，正在大骂：“不知死活的扁毛畜生，少时不教你化为飞灰，誓不为人！”不料女神婴易静忽然飞来，一到便运用法宝飞剑攻上前去。蒲妙妙情知万难抵御，暗中咬牙，叹息了一声，便自化成一团白气逃走。易静谨守朱梅之诚，又知妖法厉害，恐时候久了英、云受伤，忙着救人，也未追赶。

蒲妙妙本可就此逃生，也是恶贯满盈，已经逃出，仍要回去，自投罗网。逃至中途，越想越恨，越伤心。又想起那座五行神火炉鼎，借自红发老祖门下，原是私相授受，如今为敌人毁去，异日以何相还？当下把心一横。因为此事系由那只恶雕而起，目前虽奈何不了敌人，那雕新受火伤，适才见它已不似以前咸猛，估量敌人此时必要到穴底去救被困之人，何不偷偷赶了回去？如果新来的敌人不明阵法，正好连她一齐陷身在内；否则乘她救人之时，将那只恶雕除去，也可略报杀侄之仇。想到这里，连忙隐着身形回转。

谁知易静早已防到她去而复回，只用灭魔弹月弩冲破妖气，人却守在上面，并未下去。

蒲妙妙到了一看，就这片刻之间，人已被她救出，不由大吃一惊，益发知道来人不是易与，哪敢轻易上前。正在徘徊欲退，神雕神目如电，蒲妙妙隐身法怎能瞒得它过，仇人相见，自然拼命飞扑上去。蒲妙妙又惊又怒，痴心还想伤了神雕，再行逃走。易静、英、云已经发觉追来，隐身法又为天遁镜照破，只得飞身逃走。易静生性也和英琼一般的疾恶如仇，不过经历得多，比较持重罢了。先时不追，原是势难兼顾。妖妇后回，已经恼恨。再见英、云业已当先追去，早把朱梅来时嘱咐忘在九霄云外，一催遁光，也跟着紧紧追赶。妖妇这时隐身法已被破去，任她飞行迅速，也没有三人的剑光来得快，不消多时，已被三人追出百里之外，眼看首尾衔接，略一迟延，便要身首异处。方在亡命遁逃，忽见西南方一片红云疾如奔马，正从斜刺里穿过。妖妇定睛一看，惊喜交集，连忙一催妖烟，迎上前去。后面三人正迫之际，见下面山势越发险恶，妖妇忽然改了方向。往侧一看，高山恶岭，蜿蜒前横，山后红云弥漫如飞，从侧面横涌过来，相隔益近。妖妇业已投入红云之中，一同往下落去。三人追高了兴，决意除敌，忙按落遁光，追了下去。

红云开处，现出一伙红衣赤足，手持长剑幡幢，怪模怪样的妖人，两

下里势子都是异常迅疾。英琼当先，见妖妇正与为首妖人说话，一落地，不问青红皂白，早一指紫郢剑，一道紫虹，飞将过去，拦腰一绕，便即尸横就地。蒲妙妙还以为遇见救星，那些来人个个厉害，与峨眉颇有渊源，敌人不会不知来历。即使冒昧动手，有那些宝幡云幢，也能保得住性命。不想双方来势仓猝，为首一人听她说没几句，方在发怒喝问，英琼剑光已经飞到。喊声不好，不及救护蒲妙妙，忙一纵红云飞起时，蒲妙妙已为飞剑所斩。为首妖人不是见机逃避得快，差点也被殃及。不由勃然大怒，一声怪啸，将手中长剑一挥，连同手下十余个同党，各将幡幢招展，立时红云弥漫，彩雾蒸腾，众妖人全身隐入云雾之中。

英琼斩了妖妇，方觉快意，忽见红云弥漫，密层层围将上来，知是妖妇余党所为，哪放在心上，还想追杀和妖妇对话的为首妖人时，忽闻一股异香透鼻，立时觉着神昏体倦，摇摇欲坠。才知那红云声势虽不大，比起雷火妖光，却要厉害得多。喊声：“不好！”连忙一振心神，一面运用玄功，屏住邪气；一面飞转剑光，绕护全身，四外找寻敌人踪迹。那轻云、易静也双双赶到。易静阅历虽较英、云为广，竟也未看出红云的来历。一见英琼剑斩妖妇，为红云所困，便一同冲杀上前。轻云青索剑刚刚飞起，易静微闻异香，估量红云中内含毒气，连忙屏息凝神，手扬处，灭魔弹月弩发将出去，一团光华射入红云之中，爆裂开来。便听有一妖人大喝道：“来者便是峨眉门下，如此欺人，我等还去则甚？他们倚仗紫郢、青索双剑厉害，我等不可轻敌，且禀告师尊去。”接着，又听那十多个同党齐声喝道：“瞎了眼的无知贱婢，休得逞能！如无胆量，莫要追赶，我等去也。”说罢，声息寂然。

这时满地红云，甚是浓厚，看不见敌人的踪迹。英、云二人因恐为邪香所中，业已双剑合一。轻云又将天遁镜取出运用，只管上下冲突，扫荡妖氛。有此三宝护身，还不怎样。易静道高人胆大，见红云来得异样，与别的妖法不同，虽经自己发了一回灭魔弹月弩，可是那些被震裂的妖云仍是成团成絮，略一接触，又复凝在一起，聚而不散。除了英、云合壁的双剑还能将它冲裂得五零四散外，连天遁镜的光华也只能将它逼开，不能消灭，心中好生惊异。一听妖人要走，暗忖：“英琼小小年纪，竟能直入敌人群里，剑诛首恶。如今敌人仗着妖法护身，看不见影子，何不也显一显神通？纵不能将敌人全数诛戮，好歹也杀他两个。”想到这里，刚将身藏七宝取出备用，谁知敌人已恨三女恃强欺人到了极点，不过深知双剑厉害，无法伤害，又恐红云为三女破去，万分不已，才准备全师而退。易静这一念贪功，恰好授人以隙。为首妖人正率众退却之际，忽见对面一女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件形式奇特的宝物，金光闪闪，正在施为。便凭一道剑光护住上身，忙取出一根大白刺，照易静下半身打去。接着将手一挥，率领一干同党，一面收转火云，径往来路上遁去。

第一七二回

误逐暴宾 嫌生山人祖 重逢慈父 喜煞孝女儿

那大白刺从千年刺猬身上长刺中抽出，经过红发老祖多年修炼，分给

众门人作防身之用。虽不似白眉针、乌金芒那样厉害，却也非同小可，中在在身上，不消多时，便遍体发热，毒气攻心，人如瘫了一般，不能转动。幸而易静久经大敌，身带灵药异宝甚多，又长于诸般禁制之术，当她手中拿着法宝正要发放，忽见一丝白光朝腿上射来，知是敌人法宝暗算，躲避不及，连忙运用玄功，一固真气，迎上前去，两条腿便坚如铁石。那白光也刚巧飞到，左腿着了一下。因得事前机警，敏于应变，就势用擒拿法一把抄起一看，乃是一根其细如针，其白如银，约有尺许长短的毒刺。虽没深进肉里，左腿浮面一层，已觉火热异常。顾不得再使法宝，一面行法护身，以防敌人再有暗算；一面取了一粒丹药，嚼碎敷上。再查看敌人踪迹时，匝地妖氛，倏地升起，似风卷残云一般，团团滚滚，往前飞去，最前面红云簇拥之中，隐现着一伙执长幡的妖人，已经遁出老远。心中大怒。见英、云二人尚未发觉，敌人在妖云邪雾掩盖之中遁去，还在运用双剑和天遁镜扫荡残氛。忙喊道：“妖人已逃，我等还不快些追去！”一言未了，英、云二人也看出妖人逃走。也是活该异派中遭劫人多，一任三仙二老怎样优容顾全，结果终于无中生出事来，以致双方发生仇隙，闹到后来，虽然正胜邪消，毕竟在数难逃，彼此均有损害。此是后话不提。

三人中，英琼最是疾恶如仇，遇上便想斩尽杀绝，为世除害，才称心意。易静当时如主张穷寇勿追，英琼归心本急，轻云尤甚，就此回去，还不致惹出乱子。偏是易静吃了点亏，轻觑敌人，以为无什本领，妖云不如剑光迅速，志在报复。这一主张追不打紧，连轻云素来持重平和的人，见易静、英琼俱已当先飞起，也不能不跟着追去。起初易静只说不消片刻，便可追上。谁知敌人一经加紧飞行，竟如火星飞陨，并不迟慢，急切间且追他不上。三人只顾穷追，也没留神前面什么所在。到底三人遁法不比寻常，比较妖云要快一些，追了有好一阵，居然快要追上。三人原是相并而行。英琼忽想起适才追赶妖妇，尚只辰巳之交，神雕佛奴并未跟来，途中还仿佛听见它长啸之声，因为杀敌在逸，也未留神。如今日已平西，又追了不少的路，不知它为妖火所伤，究竟有无妨害？心刚一动，猛一眼看见下面丛岗复岭，山恶水穷，峭壁排云，往往相距脚底不过咫尺，但那最高之处竟要飞越而过。不由脱口喊了声：“好险恶的山水！”轻云极少往来南疆一带，闻言只朝下看了一眼，也未在意。易静却被这句话提醒，往下一看，不知何时已行近南疆中洪荒未辟的地界。想起那伙妖人俱是山民的装束生相，自己幼随师父修道多年，各派有名望的散仙剑仙会过的颇多，只红发老祖未曾谋面。久闻他乃南疆异派中鼻祖，不但道法高强，极重恩怨，更有化血神刀、五云桃花毒瘴和许多厉害法宝，轻易招惹不得。

那伙妖人说不定便是他的门下，这事还须仔细些才好。刚一有了戒心，还未及招呼英、云二人，忽见妖云前面一股子红光，有大碗粗细，笔也似直上出重霄，约有数百丈高下。

晃眼工夫，忽然暴散，化为半天红云，与所追妖云会合，直落下去，映着半边青天和新升起又圆又大的新月，越显得其赤如血。这时两下里相距本近，三人虽在观察应变，遁光并未停止。还没有半盏茶时，红光红云俱都敛尽。飞行中，忽听下面众声呐喊：“大胆贱婢，速来纳命！”三人低头一看，下面乃是一个葫芦形的大山谷，口狭腰细，中底极大。尽头处是座危崖，崖中腰有一座又高又大的怪洞。洞前平地上，妖人平添了两三倍。先前见过的一伙居前，各人手执幡幢，兵形排开。中间是两短排，各持刀叉弓箭。

后面又是一长排，有的臂绕长蛇，有的腰缠巨蟒，个个红中包头，形式恰是一个离卦象，也分不出何人为首。

三人看出敌人布阵相待，已经追到人家门上，就此望尘却步，未免不是意思。易静和英琼俱打先下手为强的主意，按遁光往下一落。见敌人笔直站在各自部位上，毫无动静。只当中第一人举手刚喊了一声：“贱婢！”二人的飞剑早长虹电掣发将出去。轻云在后，看出敌人声势大盛，未必能操胜算，不得不多加几分小心，一面飞剑相助，一面忙把天遁镜朝前照去。三人飞剑刚一近前，忽见敌人阵后厉声大喝道：“原来是朱矮子主使你们来的。尔等且退，待我亲去擒住三个贱婢，再与她们师长算帐！”说时，一片红光闪过，所有敌人全部不见，只现出一个面赤如火，发似朱砂，穿着一身奇怪装束的山人。方一照面，便有一道红光从衣袖间飞出，赤虹夭矫，宛如游龙，映得附近山石林木都成一片鲜红，光华电闪，芒焰逼人，比起英、云二人的双剑正也不相上下。这怪人一出现，再加上这道红光一起，休说女神婴易静，便连英、云二人也看出来人是红发老祖，知道不好惹，俱都心惊着忙。英、云二人又知道此番峨眉开山盛会，邀请外教群仙，便有此人。英琼暗忖：“事已至此，如果释兵相见赔罪，对方定然不肯宽恕，回得山去，难保不受罪责。倒不如以错就错，给他一个装作不知，稍微一抵御，便即抽身遁走，比较好些。”

想到这里，便朝易静、轻云一使眼色。易静早看出适才离火阵的厉害，暂时隐去，不过遮掩敌人耳目。明白英琼心意，便大声道：“无知山妖，擅敢与崇明岛妖妇蒲妙妙朋比为恶。今日如不将尔等如数扫荡，决不回去！”一面指挥剑光作战，暗中却将七宝取了两件到手，准备施为。红发老祖自以为那把化血神刀天下无敌，虽闻紫郢、青索双剑之名，并未见过。及至交手，才知果然奥妙无穷，化血神刀大有相形见绌之势。不由大怒，将手朝红光一指，一口真气喷将出来，那红光立时分化，由一而十，由十而百而千，变成了无数红光，电卷涛飞，朝三人包围上来。英、云二人喊一声：“来得好！”收了天遁镜，各将手一招，身剑双双合一，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迎上前去，双剑合璧，平添了若干威力，飞入千万道红光丛中，一阵乱搅，幻成满天彩霞。眨眼工夫，红光益发不支。红发老祖一见大惊，知道再延片刻，便要为双剑所破。暗恨：“贱婢竟敢到我妙相峦门上欺人，我看在你们师长分上，只打算生擒尔等，送往峨眉问罪，尔等却如此可恶！”想到这里，顿生恶念，准备收回飞刀，引三人追入阵地，发动六阳真火，炼成灰烬。刚把手朝空中一指，红光如万条火龙，纷纷飞坠。满拟二人剑光随后追来，便可下手。不料易静先前另有一番打算，见化血神刀来势猛烈，自己飞剑不比紫郢、青索，决非对手，早乘英、云二人身剑相合飞起抵御时，抽空将剑收回，另取一件法宝，往空掷去。再用六戊潜形之法，隐过一旁，静待时机，好助英、云二人全师而退。这时一见红发老祖一面收转化血神刀，一面却在捏诀念咒，向阵地上蹈步作法。知要诱敌入阵，恐二人贪功追去危险，忙将身一起，迎着二人剑光，倏地现身喝道：“穷寇勿追！”

还不一同回山复命，等待何时？”

二人也和红发老祖一样，先见易静忽然收回剑光，又有一道光华星飞电驶朝来路遁去，转瞬不见，俱以为易静乘隙逃走。英琼还在暗笑她一人先逃，没有道义。二人知易静道法高强，素来自恃，既然不战而退，越可见红发老祖不可轻视。只因化血神刀来势太急，如不取胜，无法脱身，只得运用

玄功，拼命抵御。仗着双剑威力，虽将化血神刀战败，因有许多顾忌，本无侥幸贪功之想。剑光刚缓一缓，恰值易静现身警告，大家不约而同，立时会合一处，向来路遁去。三人遁光迅速，得胜反退，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原可无事。偏巧易静小心过甚，知道红发老祖厉害，定要随后追来，未必能够脱身，一面现身警醒二人速退，手中的灭魔弹月弩连同一粒除邪九烟丸，早先后朝着红发老祖打去。红发老祖这时刚将化血神刀收去，以为英、云二人必要追来，正待发动阵势。忽见敌人双剑光华迟了一迟，先前遁去的女子重又出现，还未听易静张口，就在这一晃眼间，便有一团茶杯大小碧荧荧的光华打来，急迫中竟未看出那是什么宝物。冷笑一声，将手一指，一团雷火迎上前去。满拟这不似双剑精妙，不过是件异常法宝，一下便可将它炸裂，无足轻重，并未放在心上。雷火发出去后，目光仍注定空中，恰听见后现女子招呼敌人速退，益发愤怒。忙即移动阵法，待要阻住敌人逃走，口里一声号令，把手一挥。

适才阵地上站立的数十个门徒，刚刚现出身来，那团雷火已与碧光相撞。霹雳一声，碧光立时爆发，只听一阵滋滋之声，碧光裂处，化为九股青烟，像千万层浓雾，自天直下，笼罩天地，前面只是一片清蒙蒙的烟雾，将敌人去路遮蔽，什么也看不见。红发老祖闻见一股子奇香刺鼻，猛想起此烟厉害，喊声：“不好！”忙将真气一屏，大喝：“众弟子速运玄功，收闭真气，不可闻嗅，待我破它。”言还未了，前排持幡的门人已闻着香味，倒了好几个。气得红发老祖咬牙切齿，二次将化血神刀飞起，化成一片火也似的光墙，打算去阻住青烟侵入。又把两手一阵乱挥，斗大雷火连珠也似朝青烟中打去，霹雳之声，震得山摇地动，那青烟果然被震散了许多。这些事儿，差不多都是同时发作，说时迟，那时快。红发老祖虽然法力高强，因为事均出于仓猝，先前又未安心施展毒手，所有厉害法术法宝均未使用。及至积忿施为，已是无及。加上对方临变机警，动作神速，处处都不如敌人快，所以上了大当。

当第一团雷火震散青光之际，红发老祖闻了一点异香，虽然警觉得早，防御得快，毕竟也受了点害，兀自觉着头脑有些昏昏，不过能够支持罢了。这时一面忙着乱发雷火，去破敌人青烟；一面还在妄想化身追敌。谁知化血神刀和手中雷火刚发出去，猛又见红光雷火中飞来一道光华，业已近身，躲避不及，不禁大吃一惊。忙将元神振起，身子一偏，避开胸前要穴，一声爆响，左臂已挨着了一点，几乎齐腕打折。那光华斜飞过去，又中在身后一个心爱门人身上，狂啸一声，倒于就地。等到元神飞上重霄一查敌人踪迹，星河耿耿，只绝远天际，似有一痕青紫光华飞掣，略看一眼，即行消逝不见，哪里还能追赶得上。只得飞身下地，救治受伤门人。连遭伤败，益发暴怒如雷，痛恨峨眉到了极处。

原来红发老祖接了峨眉请柬，本想亲身前去参预盛会。国闻妖尸谷辰元神漏网以后，新近又遁入南疆量尤山一带极隐僻之处潜伏。自己自从三仙二老火炼绿袍老妖以后，准备在南疆独创宗教，大开门户，已将各处洞府连同众门人修道之所一齐打通，方圆有数千里地面，恐远游峨眉无人坐镇，妖尸谷辰前来侵犯。师徒商量，决计自身不往，只选了十二个道行较高的门人前去送礼观光。偏巧那去的十二弟子中，为首一个名叫雷抓子，除了姚开江、洪长豹外，就数他多得红发老祖传授。只是生性好色，每每背了红发老祖，借着出山采药之便，结识了好些异派中的妖妇淫娃。他在红发老祖门下的职司，是监守宝库和采药、生火三事，手里边管领着九山十八洞的炉鼎神灶。

蒲妙妙备知底细，心存叵测，格外和他结纳，以备向他借用，因此两下里私交最为深厚。雷抓子恋奸心热，却不过情面，竟不顾师父怪罪，偷偷将一座五行神火炉鼎，借与蒲妙妙去炼宝物丹药。雷抓子知道南疆异派本不禁忌男女情欲，结识的妖妇，又均出于自愿，并未为恶人间，即使被师父知道，也不过申斥几句。只是那五行炉鼎乃师父当年得道时第一座炼丹炼宝的炉鼎，平时最为珍爱。起初因蒲妙妙再三恳求商借，别的炉鼎均甚庞大，只这座最小，便于搬动，以为略用即可送还。谁知蒲妙妙姑媳二人鼎到了手，炼完丹药，又炼法宝，源源不绝，久借不归。每次向其索要，总是以婉词媚态相却，当时不忍翻脸索鼎，一直延了两三年工夫。前些日忽听师父说起，不久便要取出应用。偏巧红发老祖近来又未派他出门，更不便假手别的同门去要。惟恐事情败露，监守自盗，罪必不小，在自焦急了多日。好容易盼到峨眉赴会，师父不去，只命他率众前往参与，正可趁此时机，绕道往崇明岛，抽空向蒲妙妙索要，私传开放宝库之法，叫她姑媳偷偷将那五行神火炉鼎送回原处。他只顾畏罪情虚，毫不计及利害，竟打算以开放宝库秘法传给外人，正中蒲妙妙姑媳二人的诡计。如非英、云、易静三人斩尽杀绝，蒲妙妙姑媳相次伏诛，此法一传，蒲妙妙势必乘此机会，私开红发老祖宝库，将许多至宝重器全数盗走。那时抓子闻言，决不敢回转师门，被逼无奈，必与妖妇同流合污，投到妖尸谷辰门下，引狼入室。红发祖损失了许多重要法宝，自难为敌，不必等到天劫降临，已早葬送在妖尸妖女之手了。

闲话休提。

抓子欲令智昏，方在引为得计，先骗众同门，说有一好友，也往峨眉赴会，曾有同往之约，要众人绕道同去。及至行近崇明岛，又说无须多人同往，令大家在途中相候，只自己一人少去片时，约了那人，便即同去。众人明知他闹鬼，因师门规矩，尊卑之分素严，抓子从师最早，又奉命率领，谁也不敢违抗议论。正在商量何地降落，蒲妙妙已狼狈逃来。一见面首先告诉峨眉门下无故欺人，自己往紫云宫赴宴，并未招惹她们，被他们先使恶雕抓死侄儿，随后又斩尽杀绝，追到崇明岛，炸裂了洞府，杀了侄媳，末后将那座五行神火炉鼎毁去等语。蒲妙妙情知红发老祖现与峨眉通了声气，话不动人，雷抓子至多当时庇护，保全性命，决不肯轻易与来人抵敌。只顾絮叨诉苦，还仗着有这许多厉害帮手，敌人纵不看红发老祖情面，也伤害自己不了。谁知雷抓子因她屡次失信，好生不愿。又听到自己最爱的情人被杀，更加动容。及至听到宝鼎已毁，这一惊尤其非同小可，不由悔恨交集。仍以峨眉是友，不会一见面就骤然动手，方在喝问蒲妙妙失鼎底细，有无补救之策。一个疏忽，忘了防御，英琼剑光又来得迅速异常，稍一不慎，便被波及。不顾得再救蒲妙妙，刚纵遁光避开，蒲妙妙业已尸横就地。这一来，越显得蒲妙妙所说峨眉门下横暴之言，一些不谬。当时急怒交加，也不暇再问青红皂白，便即动起手来。其实彼时只要一说姓名来历，轻云知是红发老祖门下，况且妖妇已死，决不与轻启仇怨，势必拦阻英琼，向对方说明经过。彼此同返峨眉，禀明师长，对那已失炉鼎想一补救之策。不但双方不致成仇，也不致事后红发老祖查出根由，痛恨雷抓子，逼得他受罪不过，怀恨在心，逃往妖尸谷辰门下，引狼入室，几乎闯出大祸，使数十万山民身家性命，连同数万里山林川泽膏腴之地，化为劫灰了。后来雷抓子见来人剑光厉害，再不速退，必无幸理，心恨敌人刺骨。左右要受师父重责，便把心一横，决计回转深山，给峨眉勾起仇怨。还恐来人不迫，又在暗中伤了易静一下。恰巧三人一时不

知轻重，追了前去。易静急于脱身，放出九烟丸，掩住敌人耳目，打了红发老祖一灭魔弹月弩。由此双方变友为敌，直到后来九仙聚会，再斩妖尸，由神驼乙休化解，方得言归干好。可是红发老祖门人已伤亡大半，而峨眉好些小辈同门也都受伤不浅了。

且说易静、英琼、轻云三人一见对方是红发老祖，无心冒犯，后悔已来不及。心想：“与其被他擒住受辱，还不如回山去自受处分要强得多。”女神婴易静，更仗着自己闯祸是在未拜师以前，或者不会受过，当时只顾脱身逞能，连用法宝伤了红发老祖和许多门人，并未计及日后利害轻重。及至三人驾遁光逃出老远，回顾没有追赶，大家略按遁光歇息时，易静才和英、云二人说起。轻云逃时匆促，尚不知此事，闻言大惊道：“易姊姊，你闯了大祸了！这红发老祖量小记仇，和本门好几位师长有交，掌教师尊此时还下帖请他。我们上门忤犯，乱子已是不小。单单逃回，还可说事前不知，他的门下又都未见过，见他们护庇妖妇，我们疑是同党。等到他本人出现，看出就里，他又那般凶恶，若被擒去，玷辱师门，不得不暂时抵御，以谋脱身之计。这一来，我们已经遁走，还回手用法宝伤他，他虽是异派旁门，总算是以下犯上，太说不过去。我想他如就此和本门为仇，不去峨眉，还较好一些。他如能隐忍，径去赴会，当着老幼各派群仙质问掌教师尊，诉说我们无状，姊姊这时还算外客，尚不妨事，我二人至幸，也得受一场责罚，岂非无趣？”

易静脸一红，尚未答言，英琼笑道：“周姊姊想是和大师姊常在一起，受了熏陶，潜移默化，无一件不是万般仔细，惟恐出错。天下事哪里怕得了许多？你只顾事事屈着自己说，却不想当时易姊姊如不施展法宝将他打伤，照若兰姊姊平时所说红发老祖的行径和法力，岂能不追我们？要是个不小心，被他赶上，擒了去，受他一场责辱，押着我们往峨眉一送，那时丢人多大？与其那般，还不如死呢。既然抵敌为的是脱身逃回，谁保得住动手不伤人？我们吃了亏，也还不是白吃么？”易静笑道：“毕竟李姊姊快人快语。师尊如果责罚，红发老祖乃我所伤，我一人领责便了。”轻云道：“我们既在一处，祸福与共，错已铸成，受责在所不计。不过昔日在黄山，闻得家师常说，目前五百年群仙劫运，掌教真人受长眉师祖大命，光大门户，身任艰难，非同小可。一则因各派群仙修炼不易，格外成全；二则为了减少一些敌党阻力，凡是虽在异派旁门，并无大恶，或能改恶从善者，不是勉予结纳，便是加以度化诱导，使其自新。那红发老祖起初并非善类，因以前追云叟白师怕夫妇甫成道时，曾在南疆受了桃花瘴毒，蒙他无心中相助，屡次苦劝，方行弃恶归善，又给他引进东海三仙与许多前辈师长，由此化敌为友。论道行，他乃南疆剑仙中开山祖师，门人众多，非同小可。我们这一次与他成仇，岂不是从此多事，连累师长们操心么？”英琼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益。适才不见佛奴飞来，想必受伤沉重。它独留崇明岛，莫不又遇见别的妖人？我们快寻它去。”轻云道：“你休小觑佛奴，它已在白眉禅师座下听经多年，自从做了你的坐骑，多食灵药仙丹，更非昔比。近来我看它已不进肉食，想是脱毛换骨之期将到，故有这一场火劫。适才见它虽受重伤，仍能飞翔。依我看，它必能为自身打算，不会仍在崇明岛，我们走后，定已飞回峨眉了。”英琼终不放心，仍强着轻云、易静，绕道往崇明岛一行。

刚刚飞起空中，行了不远，忽见正西方一片祥光，疾如电驶，从斜刺里直飞过来。

彩气缤纷，迥非习见，连易静也看不出是何家数，来势甚疾，不知是

敌是友。方在猜疑，那样光已经飞到。英琼见光霞围绕中，现出一个高大僧人，朝着自己把手一抬，便往下面山头上落去。不禁狂喜万分，顾不得再说话，跟着朝下飞落，敛遁光拜倒在地，抱着那僧人的双膝，泪如泉涌，兀自说不出一句话来。易静、轻云见英琼朝那僧人追去，忙也跟踪而下。轻云见了这般情状，已经猜出来人是谁，正要上前相见。忽听那僧人含笑说道：“琼儿，我随你白眉师祖已得了正果，早晚飞升极乐。便是你也得了仙传，异日光大师门，前路正远。我父女俱是出世之人，怎还这般情痴？我此次与你相见，原出意外，别久会稀，正该快聚两日，只管哭它则甚？”说时，轻云已上前跪下，口称伯父。

一面又招呼易静，上前拜见道：“这便是琼妹妹的令尊李伯父。与家严为异姓兄弟，久共患难。现在白眉禅师门下。”易静早知不是常人，闻言益发肃然起敬，忙即上前拜倒。

原来这僧人正是本书开头所说的李宁。二人上前拜见之后，英琼眼含清泪，哭问：“爹爹怎得到此？”李宁道：“我近来独在一处静养参修，本没想到能和你们相见。今早做完功课，心里忽然动了一动。出去一看，恰值恩师座下神雕飞来，衔着师父法旨，言说他老人家因念群仙重劫，再迟数纪飞升。适才接了你师父请柬，命我相代前往参与，就便解说红发老祖与你们结仇之事。并说今日是黑雕佛奴脱毛换体之际，现在崇明岛身受火劫，命我带了天地功德水，先去为它净身洗骨。到了崇明岛一看，你们追敌已经去远，黑雕早得白雕预告，成心犯此重劫，等我前去相救，并未走开。当时我带了佛奴，飞往离此百余里的依还岭上，替它剪毛洗身。赴会以前，准可换了毛羽复原。适才在山顶闲眺，运用慧目神光，察看你们归未，一会便见你们遁光似要往崇明岛飞去，知是寻找佛奴，特地追来相会。目前凝碧仙府长幼各派群仙已到了不少。你们的师长正用天一贞水点化神泥，抟炼新得那口仙剑。此剑乃达摩老祖遗宝，炼成以后，与紫郢、青索，堪称鼎足而三了。”

说罢，又对轻云道：“昔见侄女，尚在孩提之中。后遇令尊，始知拜在餐霞大师门下，当时琼儿昼夜歆羨，恨不得也做个剑仙才好。不想没有多日，令尊与你妹妹，连那赵燕儿，俱都作了同派同门。我也身入禅门，参修正果。想起当年，我和令尊、杨叔父三人，号称齐鲁三英，积了多少杀孽。除杨叔父早逝外，竟能有此结果，真乃几生修到的仙福。须要好好努力潜修，勿负师门栽培期许才好。你杨叔父有二子一女，小的两个颇有凤根，现在流落江湖，仍操旧业，终非了局。你和琼儿异日如果相遇，务要设法度化引进，以完小一辈的交情。后日我见令尊，再行当面嘱托，也使他好记在心里。此时你姊妹二人，可随我去至依还岭，小聚一二日，等佛奴伤愈复原，同往峨眉，也还不迟。”

只不知易道友可愿同去？”易静久闻白眉和尚是近数百年第一神僧，李宁是他传授衣钵的门徒，况又是英琼之父，知道此去必然还有原故，连忙躬身答道：“老前辈盛意见招，哪有不去之理？”英琼、轻云二人自然更无话说。

李宁便命三人站好，大袖挥处，一片祥光瑞霭，簇拥着腾空而起。三人俱都惊羨佛法精奥，比起玄门道术，又是另一番妙用。百余里途程，顷刻便到。祥光飞近岭半，便即落下，一同步行而上。三人见那依还岭正当峨眉归途的西南方，伏处深山之中，并不见怎样高。满岭尽是老桧松柏梗捕之类的大木，郁郁森森，参天蔽日，奇花异卉，遍地皆是。加以涧谷幽奇，岩壑

深秀，珍禽异兽，见人不惊。端的是一座灵山胜域，非同凡境。李宁率了三人，且行且说道：“此岭为西南十七圣地之一。僻处南疆万山之中，四外都是崇山恶岭包围，更有数千里方圆的原始森林隔断，人入其中，纵不迷路，也为毒蛇野兽所伤。再加环山有一条绝涧，广逾百丈，下有千寻恶水，便是猿猴也难飞渡。只有我们所走的这条来路，为南来人岭捷径。可是这条路上尽是沼泽，泽底污泥，瘴气极毒，终年不断。所以自古迄今，常人竟无一个可以到此。百年前有一佛女，在此岭上修道，因为她是人家弃婴，为灵兽衔上岭来抚育，后服本山所产灵药成仙，生无名字，便以岭名做了道号，人称依还神姑。飞升以后，所显灵迹甚多。将来此岭的主人，也是你们同门，与琼儿颇有一些因果渊源。那神女修道的洞府，深藏在岭顶幻波池底，外人不知底细，定难进入。今借佛奴脱体之便，一则使你们先行认清出入道路，好为异日之用；二则池底洞中，藏有神女遗留的毒龙丸，乃古今最毒烈的圣药，专能降妖除怪，异日颇有大大用。但是神女遗偈，取丹的人须是女子，方能如愿到手。你们少时取了这毒龙丸，还可将池底神女所植的十二种灵药仙草，连根移植回去，岂非绝妙？”说时，已达岭顶。

那岭原是东西横亘，长约数十里，就只当中隆起如坟，最高最大。

英琼到了上面，一路留神细看，并未见佛奴踪迹。正开口想问，耳听泉声淙淙，响个不绝，仿佛就在近前，四周一看，却找不着在哪里。这时已走到一片树林以外，正当岭的中心地带。眼看前面生着一大片异草，绿波如潮，随风起伏不定。李宁忽然笑道：“琼儿，我们已经到了幻波池边了。你觉得看不见佛奴影子，心中奇怪么？我们慢慢下去，好让大家见个仔细。”说罢，将手往那片异草中心一指，那草便往地底陷落下去。

众人飞身一看，只见离顶数丈之间，清波溶溶，雪浪翻飞，从四外奔来，齐往中心聚拢，现出一个数顷方圆的大池。原来那地方是一个大深穴。适才所见异草，乃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树，约有万千株，俱都环生穴畔，平伸出来，互相纠结，将穴口盖没。除当中那一点较稀外，别的地方都被树干缠绕得没有丝毫空隙。树叶极为繁密，根根向上挺生，万叶怒发。每叶长有丈许，又坚又利，连野兽都不能闯入。休说远处看不见下面有池，便是近看，也只能看见些微树干。众人俱都称异不置。李宁道：“这还不算，真的奇景，还在下面呢。”说罢，又朝下面池水左侧波浪较平之处一指，那池倏地分开，现出一个空洞，望下去深几莫测。李宁这才率领众人，由水空之处飞身而下，约有数百丈深，方行到底。英琼等抬头往上一看，那池竟凌空悬在离地数百丈的空隙，波光闪闪，一片晶莹。细一观察，才知穴顶一圈，俱是泉源。因为穴口极圆，水从四方八面平喷出来，齐射中央，成了一个漩涡。然后汇成一个大水柱，直落千丈，宛如一根数百丈长的小晶柱，上头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那穴底地面，比上穴要大出好几倍。有五个高大洞府，齐整整分排在四围圆壁之上。底中心水落之处，是一个无底深穴，直径大约数丈，恰好将那根水柱接住，所以四外都是干干净净的，并无泛滥之迹。再看地平如砥，四壁石英云母相映生辉，明如白昼。越显得宇宙之奇，平生未睹，益发赞妙不置。李宁道：“这依还岭共有两处：一个得静之妙，一个得静之奇。你们将来自知。南向一洞，为圣姑生前修道之所，此时尚不能入内。西洞为炼丹炉鼎所在，她飞升之时，毒龙丸刚刚第二次炼成，尚未开炉，便即化去。那十二种仙草，也在其内。此洞与其余三洞相通，关系日后不小，大家务要留心，以为异日之用。佛奴现正在丹炉上面养伤，大约再有一日，便可痊愈了。”

说罢，便率众人往西洞走去。

众人先见五洞五样颜色，因为只顾看那水幕晶柱，未甚在意。这时走近南洞，见那洞门质地颇类珊瑚，比火还红，上面有两个大木环，双扉紧闭。英琼上前推了两推，未推动。及至走向西洞一看，形式大略相仿，两扇洞门金光灿烂，上面也有两个黑环，洞门俱是圆拱形，关得严丝合缝。如非门色与石色不一样，几疑通体浑成。李宁笑道：“你们虽然道法深浅不同，俱都得过仙人传授。这门曾经圣姑封锁，可有打开之法么？”易静平日虽颇自恃，闻言知非容易，惟恐万一出丑，轻云只是谦退，俱不则声。英琼多年不见慈父，一旦重逢，早就喜极忘形，闻言便答道：“女儿先推那红门，没有推动，今番且来试试。”李宁笑道：“琼儿毕竟年幼无知。你看两个姊姊道法俱比你高，均未说话，只你一人逞能。试由你试，但是不许你毁伤这洞门。”英琼原想紫郢剑无坚不摧，打算齐中心门缝来上一剑。一听不准毁伤，便作难起来。李宁又道：“此洞须留为异日之用，并且内中还有层层仙法埋伏，休说不可妄为，即使欲加破坏，你易、周二位姊姊哪个没有法宝、仙剑，还能轮到么？你夙根稟赋，至性仙根，无一不厚，只是涵养还差。此番开府盛会以后，教规愈严，门下弟子不容有丝毫过犯。你杀气太重，凡事切忌鲁莽，以免有失，悔之不及。”英琼闻言，便借此停手不前，只管望着乃父，嘻嘻憨笑，口称：“女儿谨遵，不敢忘记。”李宁这才走上前去，先对着那门躬身向南，默祝了两句。然后伸出左手三指捏着门环，轻敲了两下。将右手一指。一片祥光闪过，便听门上起了一阵细乐，那两扇二丈多高大的金门，徐徐开放。

李宁仍在前引导，走进洞去。众人见那头一层石室甚是宽大，室中黄云氤氲，仅能辨物。李宁走到尽头，拉着壁上一个金环，往怀中用力一带，再往右一扭，忽觉眼前奇亮。又是一阵隆隆之音，当中三丈多高的一块长方形石壁，忽往地下沉去。进门一看，乃是一个与门一般大小的曲折甬道。顶上一颗颗的金星，往前直排下去，每隔二三丈远，必有一个，行列甚是整齐，金光四射，耀眼生花。行约七里，才行走第二层洞府的门前。那门比头一层要矮小一半，门黑如铁，上有四个木环。李宁如法施为，祥光闪过，门即开放。众人见那门宽只四五尺，却有四五尺厚，恰似两根石柱一般。它不往内开，竟向壁间缩了进去。众人入内一看，比头层还要高大出约两倍，四壁尽是奇花异草，正当中设着一座大丹炉。

英琼急于要见神雕佛奴，正待赶奔过去，忽听李宁道：“琼儿先莫忙，将这两条路要看明了，省得明日走时匆忙，有了遗误。”说罢，便指着那缩进壁中的两扇方门道：“这门设有圣姑仙法，不知底细的人固然不能关闭。即使知道运用，能开能放，绝不能使其平开平放。那两条要道，均在两扇门里。且待我用金刚大力神法试它一试。少时我如将门抵住，你和轻云可由门中入内，约进二尺，朝内的一面，便现出一个尺许宽的小门，与门的空处恰好合榫，一些也错不得。只一错过少许，任是天上神仙，也难出入。

我行法颇费精力，你二人分头进去，得了通入别洞的要道急速回来，不可深入，以免我支持不住，将你二人关闭在内，出来不易。易贤侄女如愿去，可与琼儿一路。”李宁嘱咐已毕，走向门中，盘腿坐下，两手掐着灵诀，朝着两旁一抬一放，那门便朝中央挤来。

李宁忙将两掌平伸，一边一个，将门抵住，闭目合睛打起坐来。二人见那门心离地尺许，果有一个一人高的洞。轻云向左，英琼向右，易静跟在

英琼身后，三人分两路入内。

轻云进有二尺，见壁上现出尺许宽的一个小门，里面黑洞洞的。因恐时候久了不便，索性驾起遁光前进，那路又狭又曲折，飞行了一阵，渐行渐高，忽见前面有了微光，出去一看，已达室外。那室四壁漆黑，约计高出地面已有数十丈，奇香袭人，四壁黑沉沉空荡荡的。剑光照处，只当中一座长大黑玉榻，上面平卧着一个羽衣星冠的道姑，美艳绝伦，安稳合目而卧，神态如生，甚是娴雅，那微光便从道姑头上发出。轻云猜是圣姑遗蜕，忙躬身施礼默祝，道了惊扰。正要近前细看，忽见道姑灵眸微启，瓠犀微露，竟似回生一般，缓缓坐了起来。轻云虽然久经大敌，不觉也吓了一跳，忙往后退了两步。

那道姑也随着卧倒。似这样三起三落。

轻云知圣姑不愿人近前，方在迟疑进退，忽听一声长啸，似龙吟般起自榻底，阴风大作，四壁摇摇欲倒。猛想起李宁来时之言，不敢久停，慌不迭地回身遁走，一路加紧飞行，暗中默记道路，不消片刻，已达门外。恰巧英琼、易静也同时由对面驾遁光飞出。

再看李宁面色，已不似先时安闲，颇有吃力神气。三人刚一飞出门外，李宁倏地虎目圆睁，大喝一声，一道祥光闪过，接着便听叭的一声大震，两扇门业已合拢。李宁道：“不料圣姑仙法，竟有如此厉害。起初我只说至多我运用神力，支持不住，将你三人关闭在内，须由别洞走出，多费一些事罢了。谁知我看尔等久不出来，元神刚一分化入内，一边是埋伏发动，一边是艳尸复活，大显神通。幸你三人见机，逃避得快，又是事先向圣姑默祝，否则事之成败，正难说了。照此看来，异日盘踞此洞的人，虽有艳尸玉娘子崔盈勾引，既能涉险入内，本领却也了得呢！我等到此，异日得益不少。你三人所行之路，务要处处紧记才好。”

第一七三回

复道行波 奇观穷宙合 藏珍在鼎 秘偈示仙机

轻云惊问道：“李伯父之言，莫非侄女所见并非圣姑遗蜕么？”李宁道：“圣姑遗蜕藏在中洞，虽可相通，寻常怎能得到？那具艳尸，便是我所说的玉娘子崔盈，也是左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去今百年以前，因来此洞盗宝，为圣姑太阴神雷所殛。还算她事前预有准备，早防到了，人虽死去，元神不曾受伤。她因舍不得那臭肉身，又想借这洞天福地躲去一重大劫，索性留守在此，昼夜将元神附着死体虔修，静等两甲子后复原，占据此洞，为所欲为。如今历有百年，身子已能起坐。再有一二十年，便可重生了。适才非贤侄女逃遁得快，势必连你也禁闭在内。青索剑虽利，你一个肉身，终不能驾着它穿透千寻石壁。你有我先入之言，误认她为圣姑，容易上她圈套。只一被她元神迷住，你便失了本性，沦为她的爪牙，一同等到出困之日，助纣为虐，万劫不复了。我起初只闻人言艳尸被禁在此，不知深居何处。如非一时触动灵机，分神入内观察，也难知底细呢。”英琼道：“以爹爹的法力，何不趁着她未成气候以前，带了女儿与二位姊姊，合力将她除去，岂不是少却许多后

患么？”李宁道：“琼儿你哪里知道，此事关系群仙劫运，如能弭祸无形，还用你说么？圣姑也不将这毒龙丸与仙草留给你们了。”

轻云要问英琼、易静入门所见，英琼猛想到佛奴尚未见到，忙往室中火鼎前跑去。

李宁也同了轻云、易静跟去。走到炉前，先命三人跪下，虔诚通白，才将手一指，一片祥光，将鼎盖托起，李宁便命三人快快取丹。三人见炉火中托着一朵青莲，昙花一现般顷刻消失。闻得鼎内异香扑鼻，比起先时所闻还要浓烈。各将身剑合一，飞入鼎内一看，适才花现处有一只碧玉莲蓬，立在鼎的中心，内中含着莲子大小的十粒丹药，颜色翠绿，透明如晶，每人拾起几粒。李宁便吩咐勿闻此丹，更不可摇动那碧玉莲蓬，大家要速速退出。三人依言出来。英琼上下四顾，未见佛奴存身何处，忍不住又要问时，李宁道：“我先不知艳尸所在，恐她暗中走来加害佛奴，已用佛法隐过。待我收法，你们就看见了。”说罢，朝上一指，又是一片祥光闪过，佛奴果然高悬在鼎的上面，离地约有四五十丈，周身毛羽业已落得净尽，仅剩一张白皮，紧包着钢身铁骨，闭目倒挂，状如已死，神态狼狈之极。英琼连喊两声佛奴，才微抬了抬眼皮。慢说英琼见了伤心落泪，便是轻云也惋惜不置。李宁笑道：“痴儿，这正是它的成道关头，你不替它喜欢，却哭什么？它已服了灵丹，刷毛洗骨，如今正在敛神内视。明日此刻，便换了一身白毛，与你师祖座下白雕一样灵异了，你伤心怎的？你不见它身上已生了一层白茸么？”英琼定睛往上一看，佛奴身上果如轻霜似的，薄薄地生了一层白茸。虽知乃父之言决不会差，佛奴已是转祸为福，终究有些怜惜，便想飞身上去抚慰一番。李宁拦道：“佛奴生有至性，它此时正当养性凝神紧要关头，不可便去扰它。明日便可功行完满，何必忙在这一时？待我行法，将这炉鼎神火重新燃起，助它些力吧。”英琼只得恋恋而止。

李宁吩咐三人随意游散，径自走到炉鼎后面，盘膝坐定，口宣佛咒，两手合掌，搓了两搓，然后朝着炉中一放。便听炉鼎中有了风火之声，一朵青莲花似的火焰，冉冉升起，离鼎约有丈许高下，止住不动。再看李宁，业已瞑目入定。轻云见洞侧不远横着一条玉榻，甚是宽长，形式奇古，便拉了英琼、易静二人坐下，重问适才右壁探路之事。

才知英琼、易静二人也和轻云一样，由李宁指示的门心窄缝里飞行而入。初进去时的门户道路，俱和轻云所经之路差不多。不过经了几个转折之后，那条甬路却渐渐越走越深，渐渐闻他底波涛之声，洋洋盈耳。路尽处也有一个小门，出去一看，面前顿现出一片奇景。那地方大约数百亩，高及百丈，四壁非玉非石，乃是一种形如石膏，白色透明的东西凝结而成。内中包含着千万五色发光的石乳，大小不一，密若繁星，照得各洞透明，纤尘毕睹。地面平坦若镜，光鉴毫发，却有许多石乳到处突起。经了一番人工，就着乳石原形加以雕琢斧修，成为许多用具，如同几案、屏风、云床、丹灶、饰物、鸟兽之类。

猿蹲虎踞，凤舞龙蟠，样样明洁如晶，映着四壁五色繁光，炫为异彩。再寻那水声发源之处，乃是洞中心一个十亩方塘。那塘甚深，塘中云雾溟濛，波涛澎湃，激成数十百根大小水柱，直上塘边，水花乱滚，珠迸雪飞，景尤奇绝。二人正在留连观赏，易静猛一眼看到近洞顶的壁上面有好些处地方水光闪闪，流走如龙。仔细一看，想起下来时所见幻波池奇景，不禁恍然大悟，便和英琼说了。英琼随她所指处一看，再一听解说，也就把疑团打破。原来

这里的石壁俱都有缝，可通上下。那十亩方塘便是幻波他的水源，从洞顶幻波池中心直落千寻，下入深穴，流回潭中。因就天然的形势，再经当初洞中主人苦心布置，用绝大法力压水上行，由各处石缝中万流奔赴，直射到上面幻波池四外的那一圈发水口子，使其夺关奔出。这四外的水飞出数十百丈，射在中央，冲力绝大，又极平匀，所以上下看去，只见茫茫一白。那四外的水到了中央，此激彼撞，经过一番排荡回旋，才成了一个绝大漩涡，引着那股子洪瀑下临深渊。上面的人以为是一个大水池子；下面的人又疑池在上面，被一根擎天水柱托起。那水落到深穴以后，便归入这个方塘里面，重新往上喷射，循环往复，永无休歇，可是水量增减极微，所以那大洪流池下面受不到淹没。真正巧夺天工，奇妙到了极处。

二人赞赏了一阵，因为时间甚暂，不可久留，还想有所发现。易静因此来除将幻波池水源探出外，别的尚无所得。四面景物虽然奇丽，连连飞巡两周，俱与异日无关重要。

算计这洞中如此神秘，说不定珍奇宝物藏在塘中，为水所隔，看它不出。与英琼一商量，决计一同辟水入塘，查看究竟。当下便由易静行法，各驾遁光，一同飞身穿波而下。先以为塘中也和上面幻波池一样。谁知下面的水其深无际，二人下沉了百十丈还未及底。

渐觉那塘竟下宽上窄，下圆上方，大小相差几十倍。正降之间，猛见四壁有许多凹进去的深沟，一条极长而细的银链光色灿烂，横拖在那里，看不到头，也不知有多少丈长短。

英琼心中奇怪，随手抓起那链子刚拉得一拉，耳中忽听李宁低唤：“琼儿、贤侄女速回，迟便无及。”二人一听大惊，知有变故，连忙舍了链子，飞身上塘时，四外波涛忽如排山倒海一般挤压上来。二人虽有飞剑法术护身，也被撞得荡了几荡。同时又见水深处有千点碧荧，飞舞而上。二人哪敢怠慢，各运玄功，加紧飞升。及至冲出波心一看，上面已是阴风怒号，怪声大作，四壁摇晃，似要倒塌。百忙中窥见入口小门，刚得飞身出去，偶一回顾，小门已合，群响顿寂。仗着飞行迅速，虽然顷刻出险，因为来去匆忙，变生瞬息，闻警之时急于夺路逃回，经行之路并未记清，不似轻云去时就处处留心，默识于心。以致后来二人三入幻波池，救起燕儿，费了许多手脚。此是后话不提。

三人谈了一阵，见四壁俱都植有奇花异卉，不下百余种，俱非常见。因李宁入定，也未去取，互相观赏品评，各人俱看中了好几种。再看顶上青莲，光焰纯碧，里外通明，悬立空隙，甚是美观。上面悬的神雕，身上白茸毛已似长了好些，英琼自是欣喜。似这样过有两三个时辰，李宁才行睁眼，将手往炉中按了两按，那朵青莲便沉入鼎中，转眼消灭，还了原质。李宁道：“佛奴经我用天池真水刷毛洗骨，筋髓皆寒，如无这座现成炉鼎和我本身元阳之火融精暖骨，复原决无这等快法。它周身新毛已生，元气已复，只须再过一昼夜，便可长成。琼儿如要看它，此刻已无妨了。”英琼巴不得有这一句，忙即飞升顶上，到了神雕身旁，用手微一抚摸，那些新长的茸毛真是比雪还白，入手温暖，柔滑异常。以前铁羽钢翎，早已脱落净尽。不禁伸手把神雕的头搂在怀内，一阵心酸，落下泪来。神雕见主人这等爱抚，也微睁二目，将头连点，意似感激。一会轻云、易静也一同飞了上来观看。英琼还只管抚慰不休，直到李宁相唤，才随了轻云、易静一同降落。李宁道：“痴儿痴儿，似你这般情长，异日怎得容易解脱？”英琼笑问那些花草何时取走，

怎能生在石内。

李宁笑道：“这里奇花异草虽多，异日凝碧仙府大半俱有，且胜于此。可供携取的灵药，只有一二十种。此时勿急，而且取时也非容易，等到行时，我自有吩咐。这里共是五洞府，九条甬道，八十七间五房石室。除却中洞是圣姑仙蜕所在外，北洞上层为艳尸潜踞，异日妖窟便在那里。北洞下层为幻波池的发源，全洞命脉，埋伏重重。这两处最关重要，你们三人已经去过，可一而不可再。余如东、南二洞和那上下三层，五六十间仙房石室，复道盘踞，尽多奇景。适才我恐你三人历久涉险，分化元神，入内救护，以防不测，无意中得见壁间仙偈。那东洞中层，竟是藏珍之所。当年圣姑封藏，留待有缘，便乘入定之际，慧珠内莹，默察未来。此去虽不免要受一些惊恐，终有同道解化，取宝同归。你们既入宝山，岂可轻回？只是那洞三层通路，俱有仙法封锁隔断，既不能仗着尔等仙剑法宝将它毁坏，好好进去又非容易。说不得我只好略存私心，仗我佛法，相助入内了。”英琼道：“爹爹说我们进去要受惊恐，难道爹爹这么高深的法力，都不能破么？”李宁道：“你哪里知道，圣姑生性，最恶男子，直至成道化去时，仍未能免除这点私见。我已见过她三处遗偈，关于洞中灵药异宝，俱都寓有传女不传男之意。她彼时所学，不是玄门正宗。婴儿成形脱化以后，只能遨游十洲，绝迹独行，介乎地仙之间，不能飞升紫府，证列天仙。更恐二番入世坏了道基，不愿再历一劫。现在上昆仑仙山自本岩潜修，要炼过九百年后，方遂飞升之愿。只有你师祖能以佛力助她减却许多苦修，也只有我可以代求。有此一段因缘，我方能为你们三人开路。至于洞里如何，此去约要多半日才能毕事，险阻甚多，全仗你们三人同心合力，相机应付，不便一同入内，以免违背她的本意。”

英琼闻言，拉着李宁之手，面带愁容道：“女儿和爹爹多时不见，梦里都在想念。

好不容易才得相会，爹爹又说赴会之后，便即回去，此别茫茫，不知何日重见？一想起就万分难受，还有多少话，均未顾说。适才为了入洞探路与救助佛奴，已耽搁了好些时候，不得随侍爹爹说话，如今又要耽搁上大半天。明日回山，爹爹与许多师长们相见，不能与女儿多谈。师长们都说女儿这口紫郢剑，足称无敌，爹爹同去尚可，既不同去，宝物有什希罕，由周、易二位姊姊入内取宝，女儿随侍爹爹，在外相候便了。”李宁道：“你自身经历，一一尽知，无须再为详说。此乃千载一时良机，不可轻易放过。里面说不定有仗双剑合璧之处，你怎能不去？你既有如此孝思，等到开府以后，只须多积内外功行，不愁没有相见之日，何必重此半日之聚？”英琼不敢违命，见进来时的门户已闭，便问道：“易姊姊说，此门已难开了。我们去往东洞，可打此门而出么？”李宁看了易静一眼，笑对英琼道：“毕竟易贤侄女道力见解，都胜似你二人。以我法力，此门再开，虽然比先前费事，尚非甚难。只缘左侧艳尸已经警觉有人来此，既恐将这里宝物取走，又恐断了她的出路，现在正潜伏出口，乘机欲动，静等我将此门一开，门中甬路略有一线可通之隙，她的元神便即飞出。有我在此，虽然不能为害，一则她的运数未尽，二则还要假借她的手聚歼几个首恶，完成峨眉几个小辈同门的功行，尚得暂留她活上几年。

既然放将出来，佛奴在此，便非除去不可，除又费手。为免生事，我便在你们遁出时，用大力金刚禅法将此门封固，须等艳尸出世机缘到来，始由她引一同恶党羽到此破法，将她放出。这洞上下三层，到处都是复壁甬路，

除已被封锁者外，无不贯通。易贤侄女既能观察隐微，足征道力。可知除却此门，尚有其他出路么？”

易静躬身答道：“侄女适才听周姊姊详说探险经过，忽然想起侄女所经之路，所见之景，此洞外分五行，暗藏五相，通体脉络相通，分明似一人体。此地西洞属金，金为肺部，此门颇似左叶六塞之脉，出路必在右侧，旁通肺管之处。寻得此道，绕向南洞心部，循脉道以行，便达东洞。不知是否？”李宁赞道：“贤侄女来此不久，经历无多，居然领会到此，异日成就，实未可量。我不愿用法宝法力毁伤此壁，也为的是将来有许多用处之故。这里外面看去，俱是石壁，所有道路，可经人行者不下十数，全都暗藏壁内，应就时辰，还有富余。你三人可各去寻来，看看你们眼力如何？”英琼、轻云一闻易静之言，早就往右侧注视，见壁上石形虽然间有凸凹，却是通体浑成，并无缝隙。这时再走过去，几番推弹查看，毫无可疑之状，一些看不出路在哪里。以为易静既然悟到，必能查出。及至一看易静，也和二人一样，说虽容易，行起来却难。二人自知道浅，还未怎样。易静素来好胜，闻得李宁夸奖，意颇自负，自己见解既然不差，必可按图索骥。

谁知这等难法，好生内愧，急得满面通红。李宁道：“不是你们眼力不济，只缘不能有所毁坏，受了限制。见壁上许多磊块之处，毫无痕缝，又恐意料不中，所以说不出来。

全洞为人形，是个卧像。你们再略微审详部位，便可看出来了。”易静本就看出右壁满是大小不一的磊块，惟独靠里一面有一大片石壁坟起，圆拱平滑，血痕万缕，隐现其间，觉着奇怪。闻言忙奔过去，用力一推，没有推动。猛听英琼惊喜道：“在这里了！”说罢，便飞身过来，拉着那块拱石，朝外一面的边沿往外一扳，也未扳动。易静见状，心中一动，也学她的样，两手扳着朝里一面的边沿，试轻轻往怀中一带。说也奇怪，那一片十来丈方圆，数万斤重的石壁，竟是随手而起，拉开有二三尺远近。英琼、轻云忙赶过去相助，三人合力，居然将那石扳了开来，现出莲蓬也似七个圆孔。最大的一个偏下约有三丈，其余也可通人，不禁同声欢笑起来。

原来那块大石正是通行门户。一则石体庞大，又经过圣姑神工修饰布置，严丝合缝，密如浑成，如非知道底细的人，决难看出；二则三人为壁间许多奇形怪状的磊块所惑，没想到那大的石壁竟和门一般，可以移动开闭。及至英琼见易静看出部位，奔将过去查看，忽见石下水渍之痕甚为明显，细看石色和别处不同，贴壁之处似实若虚，上下俱有空隙，有好些地方仿佛嵌在壁内。猛想起莽苍山灵玉崖妖尸古洞中暗壁，颇与这里相似，算计可以拉开，不料果然猜中。不过开的一边，却在靠里洞的一面。七个圆洞现出以后，三人觉着靠上面两洞微微有光影闪动，寒气侵人。正不知何洞可以通行，李宁已走将过来说道：“这里门户甬路，俱就原来形状，略加修改布置。除却几处有法术封锁外，无一处不是巧夺天工。就拿这扇子石来说，其重何止数万斤，因那一边藏有千年精铁炼成的机轴，便是常人也能移动。你们说奇也不奇？”三人转入门里，随李宁手指处一看，下半截紧贴地上，看不出什么痕迹；上半截有一根二寸粗细光华灿烂的钢轴，一头插在石门上面，由上下合榫处露出尺许，被一个大小相等的有柄玉环圈住，玉柄就在内壁门上，如生了根一般钉住。机轴俱都深藏在内石壁里，外面哪里看得出来？英琼道：“这门轴极细，既是千年精铁所炼，不必说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玉环，却管着十来万斤重的石门，定是一件宝物。”李宁道：“这倒不过是个寻常玉环，

因为施有禁法，坚逾精钢。

各地类此之物甚多，无什希罕。这七个洞，暗分日月五星。最上一洞，乃是万流交汇之处。中层斜列三洞，其中左右二洞一通中洞，一通北上洞，已被封锁。下层左右二洞，一风一火，俱不可深入。只二层和下层居中两洞的圆甬路，一个是由南洞去往东洞的曲径，一个是明日我们起行时的出路。我们此时且由这二层小洞中走去，余下留待后来。

我当先引路，所经甬路，有几处转折和弯路，均与别洞相通，须要记住才好。顺着一边左转，便是出路了。”

说罢，一按祥光，径往中层当中洞内穿去。三人也即跟踪而入。两洞相隔虽然不算很近，四人飞行何等迅速，原本无须多时。但因此行一半为了探悉路径，以备日后之用，加以甬道盘曲迂回，李宁一手指点解说，时行时止，约有刻许工夫，才将这一条黑沉沉的长甬路走完。四人正行之间，见甬路尽处红光如火，门内焰影幢幢。出去一看，乃是一个极高大的石洞，正当中有一盏倒挂的大灯，灯形颇似一人心，由一缕银丝系住，从顶上垂将下来，上面发出七朵星形的火光，赤焰熊熊，照得合洞通红。灯下面是个百亩方圆，形如莲花的水池，深约三尺，清可见底。内外石色俱是红的，水色俱是青碧，细看绿波溶溶，仿佛是什么液体一般。李宁道：“这洞便是南洞的主洞。池中所贮，并非真水，乃是石髓。上面所悬心灯之火，便是吸取此髓而发。发出来的火焰，又彼此池吸收了去。如此循环不息，亘古常明。灯上面洞顶便是万流总汇。圣姑用法术逆水上行，成为幻波池奇景，全仗此火之力。这里也是全洞最紧要的所在，异日一旦落在妖人手里，他知此髓乃是天材地宝，既可供他引火炼丹炼宝，服了以后又可抵得许多采补之用，于左道旁门大有益处，势必不管此洞兴废，取用无餍。如非你们几个小辈同门来此驱除，为峨眉创立别府，迟早灯尽髓枯，全洞失了水火交济之功，池水不复上行，上层洞府虽仍存在，下层定为水淹，毁了这千年奇景，纵使他用妖法禁制，暂时仍和以前一样，毕竟灵气全无，失却天然，岂不可惜？此外洞门已闭，经由东西二洞甬道，省事得多。过去便是东洞藏宝之所，难关将到，你们务须仔细。少时你们行至甬道中见光之处，可将各人所带法宝飞剑施展出来，护身前进，以防不测。我只能护送你们走完东洞甬路，走出内侧门，等开了第二重洞门，便不能再进了。到了里面，危机四布，埋伏重重。你们既要将它破去，才能到达藏宝之所，又要留神，不伤原来奇景。后洞设有圣姑打坐的云床，须去虔诚通白，万不可随意取携。这些大半是我从遗偈中参详出来，时日短促，无暇入定默察内中情景。至于何处有什险难，尚无所知，全仗你们相机应付了。”嘱咐已毕，三人俱都惊喜交集，兢兢业业，如临大敌一般，随定李宁往东洞飞去。

这条甬路，孔道却是长方形的，只有一个，就在右壁。还未进去，便微闻远远狂飙怒号，如万木摇风，惊涛飞涌，声势浩大。甬路里面更是酷寒阴森，黑沉沉的，只是一片浓影。剑光照处，反映成绿色，人行其中，须眉皆碧。比起西洞到前洞经行之处，要觉大得多。有时看见壁上俱是一根根又粗又大和树木相似的影子，路径迂回甚多，上下盘曲。连经了好些转折，三人因为李宁催促速行，不要回顾，路虽比较长些，剑光迅速，一会便即通过那一条长甬路，飞出南洞侧门之外。三人见那地方正是南洞的外层洞府，也是一间广大石室，满壁青光照眼。靠里一面有三座洞门，当中洞门最为高大，两旁较小。只左边来路的一门开着，中门和右侧门俱都双扉紧闭。门是青色，

门上各钉着两个朱环，气象甚是庄严。室中陈设颇多，形式奇古，大半皆修道人所用，也未及细看。三人正待李宁开了中门入内，忽闻异香透鼻，令人心神皆爽。又听李宁微微“咦”了一声，回头一看，见李宁从地下拾起一根残余的香木，余烬犹燃，面现惊讶之色。英琼忙问何故。李宁道：“我们来迟了一步，已有人先往洞中去了。”英琼惊问道：“爹爹佛法高深，这洞如此难开，又不为外人所知，难道事前竟未觉察么？”李宁道：“我虽能入定，默察未来，但是功行还浅，非仓猝之间所能做到。此番奉你师祖之命，说此洞幽僻合用，可助佛奴脱毛换骨，方知这里有许多奇景，来此洞尚是初次。直等第二次发现甬路中圣姑所留遗偈，才得备知梗概。我到此才只一昼夜工夫，哪能尽悉？此香乃东海无尽岛千载沉香，看这烧残异香尚未熄灭，来人决非在我到达以前来此，必是适才我们在西洞勾留之时到达。这人既知用异香向圣姑虔诚通白，再行启关入内，必已尽知底细。只不知他是何派中人，道力如何。我本想在西洞打坐入定，运用神光，体会清了前因后果，方令尔等三人入洞取宝，虽然略延时日，你们却知许多趋避。后来一想，你三人尚未回山复命，加以盛会在即，难免思归，佛奴明日便可复原，我也想早和峨眉诸友相见，又不愿你们得之太易，谁想还是被人捷足先登。事有前定，你们此时进去，难免与人争执。

来人如果有缘，必能怀宝而去，何必徒种恶因？如若无缘，他必被陷在内。不如还是多耽搁半日，由我参禅入定，察明了再进不迟。”

三人满腔热念，闻言不禁冷了一大半。先是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末后轻云说道：“伯父之言，侄女怎敢违背？只是适才伯父说，圣姑遗偈明示洞中取宝限于女子，来人既焚香通白，决非前辈女仙。方今正邪两派中，后起的女弟子，有名者并无几个，异派中更少，只有一个许飞娘，是万恶的根苗。宝物如为同派中人得去还好，万一为此人得去，岂非如虎生翼，益发助长其恶焰？依侄女之见，莫如还是伯父施展佛法，开了这门，由侄女等进去，相机行事。来人如是妖邪一流，便将她除去；如是同道，侄女等也可惜此多一番经历。伯父以为如何？”李宁看了看三人面色，忽然闭目不语。一会睁眼说道：“这事很奇怪。此时洞中的人乃是一男一女，非敌非友，已经陷困在内。虽然时间短促，不及详查他们的来历，他们既然犯了圣姑之禁而来，必然自恃不是寻常人物。你们进洞，须要量力而为，有得即退，不可贪多，免蹈前人覆辙。等到功成退出之时，如见那被困之人，尽可助他们出险，不必再问姓名来历，是敌是友。我已得有先机预兆，此事一个处置不善，必贻异日之悔。你们各自准备，待我行法，此门大开，急速一同飞入便了。”说罢，便朝着中门相隔三丈站定，双手向南，口宣佛咒。末后将手搓了两搓，左手掐诀，右手一扬，随手发出一股尺许粗细的祥光，逐渐放大，最前面光头有五丈许方圆，正照在门的中心。那光好似一种绝大的推力，照上去约有半盏茶时，那门才渐渐露出一丝缝隙。接着便听如万木摇风，松涛怒吼之声，从门内传将出来，比起适才甬道所闻，势益猛烈。转眼间，又射出一条青光，门已渐启。

这时已是到了紧要关头，那门后也好似有一种绝大的推力，与光力两相抵触，双方互有短长，各不相下。李宁站在当地，直似岳峙山停的一般，右掌放光作出前进之势，双目神光如电，注视前面。眼看那门已被光力推开数寸，仍又重新合拢。似这样时启时闭了好几次，有一次竟开有两尺许宽窄。论理三人原可飞身冲入，偏生开得稍宽时，关闭起来也更速。李宁又嘱咐须

俟门大开时，始可入内。英琼、轻云自然尊重李宁之言，不敢造次。易静虽然未便独行，这半日工夫，对于李宁，因白眉和尚名高望重，佛法无边，李宁却是成道未久，自己是个晚辈，恭敬之心则有，信仰之心却不如周、李二人。

及见李宁用祥光推门，半晌未曾大开。后来两次，门已露有一二尺的空隙，还是不令进去，未免有些性急。心想：“门中厉害，未必尽如李伯父所言，何必这么慎重？”不由又起了自恃之心。正在等得烦躁，忽见李宁虎目圆睁，猛地将手朝门用力一推，那股子祥光顿现异彩，发出万朵金莲，如潮水一般朝前冲去，一片狂声。怒涛澎湃声中，那门立时大开。三人俱是一双慧目，也被光华射得眼花缭乱。正在惊顾之际，耳听李宁喝道：“你们还不入内，等待何时？”易静闻言，用手一拉周、李二人，首先飞入。二人也忙将身剑合一，疾同电掣，直往洞中冲去。三人身刚入内，双门已合。轻云稍许落后，几乎擦着门边而过，虽未碰着，已觉出门上那股子青光的力量迥异寻常。不禁咋舌，低嘱英琼：“洞内埋伏必定厉害，我们能力较弱，伯父那等叮嘱，千万不可逞强任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好。”英琼自与老父重逢，喜出望外，进来并非所愿，并且有好些孺慕之怀，未曾吐露，一心只想早些完事，好出去与老父相聚，对于洞中宝物，并未怎样看重。只因这一念孝心，不起贪念，免却许多磨难，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女神婴易静幼蒙师父钟爱，出生未久，便即得道，独得师门秘授心法。后来奉命下山积修外功，纵横宇内，从没受过挫折，未免心骄气盛，不把一干异派妖人放在眼底，遇上便随意诛戮。终因在芒碭山用飞针刺伤了赤身教门下淫女随精精，两下里结了仇怨。更因旁人一激，寻上门去，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邪法困住，险些形神俱灭，万劫不得超生。幸而遇救脱险，虽然经过一番重劫，除与鸠盘婆成了不解之仇外，平时盛气仍未敛抑。等到苦心积虑，炼成灭魔七宝以后，益发有些自恃。这次进了幻波池底南后洞后，暗忖：“周、李二人，只有那两口宝剑无人能敌，如论道法，还差得远。惟此次不准伤洞中景物，除却遇险时防身而外，并无别的用处。”满拟独显奇能，破了洞中埋伏，亲自得到手中，再行分与二人，到了峨眉，面上也有光彩。所以一进洞，便独自当先。三人到了里面，见四壁空空，耳听风雷水火之声越发浩大，只是有声无形，看它不见。这二层内比起外洞反而小得多。正面壁间，有一排大的树木阴影，一闪即逝，随生随灭。与甬路所见相同，四外不见一点门户痕迹。那里困的两个男女，也不知何往。易静算计正面壁上必然藏有门户和法术埋伏。细看了看形势方位，想起此洞既按五行布置，东方属木，壁间又有这许多树木阴影闪动，说不定用的是玄门先天五行无量遁法。且喜当年随侍父亲学习此法，深明其中妙用，何不试它一试？便请英、云二人暂行按住遁光，略微退后。手捏灵诀，口诵法咒，暗中准备停当。然后将手一指，一道黄光朝前飞去。

刚一飞到正面壁上，果然触动埋伏，立时狂风大作，墙壁忽然隐去，变作千百丈青光，夹着无数根树木影子，如潮水一般涌到。易静见所料不差，心中大喜，喊一声：“来得好！”两手一合，再朝前一放，便有一片白光，带起万千把金刀朝前飞去。两下才一接触，转眼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一股白烟，同时消散。前面哪有墙壁，乃是一条极大的甬路。风涛之声，已不复作。那条甬路，竟长得看不到底。英、云二人俱觉奇怪。易静道：“以我三人的目力，少说点，也可看出数百里远近。这条甬路，难道比紫云宫还长么？看前

面空洞洞的，除微有一点云气氤氲外，不见一物，不是幻象，便是埋伏。好在头一个主要难关已经度过，想来纵有法术埋伏，也不足为虑。”说罢，仍由易静当先，往前飞进。

一进甬道，还没多远，忽然眼前一暗，轰隆之声大作。轻云见势不佳，忙把天遁镜取出，百丈金霞照向前面一看，甬路已经不见，前面一片甚是空旷，千百万根大树碧玉森森，重重叠叠，潮涌而来。被镜光一照，前排的虽然止住，后排的仍是一味猛进不已，互相挤轧磨荡，汇为怒啸，声势惊人。再看易静，手中持着一个刀刃密布的金圈，正在禹步行法，脸上带着愧容，倏地大喝一声，朝前掷去。才一出手，那金圈便中断开来，化成一个丈许长的半环金光，飞上前去，生克妙用，果然希奇。那些树木，看上去原是密密层层，无边无际，及至这半环形的光华一迎上去，先是将最前面的树木包住了些，接着环光的两头像双龙出洞般分左右包围上去。环径并不甚大，顷刻之间，那么多大树，好似全被包住。一声雷震，青烟四起，万木全消，连那条长甬路也换了一种形状。三人存身之处，是一间数十丈长大的石室以内。只来路上的情景，没有变动。最前面立着一座二十多丈长短的木屏风，时有缕缕青烟冒起，上面刻有林木景致，近前一看，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屏风上不但刻有成千成万丛大树，所有幻波池底，全洞的景物，无不毕具。

每一景必有一些符咒附在上面。不过那些林木俱已折断，生气毫无。余外也有好些残破的所在，只西南、北中两洞，俱都工细完好。易静知是全洞各处禁法埋伏的总汇，上面埋伏发动未完，侥幸发现，正可按图索骥，拣那有害之处逐一破去，可省却许多阻碍。

便和英、云二人说了，照木屏风所刻东洞全景仔细一查，凡是属于东洞的埋伏，大都毁坏无遗。只那藏珍之处是一间宝库，尚还完好。料是先来的一男一女所为。易静暗忖：“先来的人既有如此本领，将好些禁法埋伏破去，为何宝物尚未取走？这一路上又未见着一点踪迹？”正在诧异，忽听轻云手指东洞一角，“咦”了一声。易静、轻云随指处一看，东洞那片断林人口处的前面，有一个坎卦的水池，下有青烟笼罩，大约尺许见方。

屏风虽是立着，居然储有一泓清水，并不下滴。最奇怪的是，有两个赤身男女在里面游泳，身材才如豆大，浮沉上下，嬉乐方酣。女的生得和玉人相似，眉目如画，仿佛甚美。

男的须髯如戟，遍身虬筋裸露，奇丑非常。这两个男女虽然生得极小，却是具体而微，无一处不与生人相似。英琼问易静道：“这里埋伏俱在屏风上面，难道发动起来，连人也摄了上去么？”易静道：“此法总名为大须弥障。适才那些成排大树卷来，一个破不了它，便即被陷。此时我三人正好在屏风上树林之中捉迷藏呢。当时不知它如此厉害，稍微疏忽了些，已经入伏，尚无警觉。若非周姊姊动手得快，那面天遁宝镜先将它止住，怎得从容应付？否则能否免于失陷，正是难说呢。这一男一女，定是李师伯所说先来探洞之人，他们已将洞中好几处埋伏破去，明明知道这里虽是以木为本，暗中必藏有五行生克，变化无穷，何以不能趋避，被这一泓之水所围？”

第一七四回

金镜神光 同心求百宝 蹄涔沧海 无意失双鹤

易静说时，英琼、轻云一面留神细看那池中小人，俱已闻得三人问答，醒悟过来，先将身化成两道白光，打算凌空飞起。谁知那水竟和胶漆一般，任他们展转腾挪，只能离开水面。这才惶急起来，互相还了原身，跪在水面上狂呼道：“何方道友至此，相助一臂，异日必有一报。”小人那两道光华其细如丝，呼声更是比蚊子还细，约略可辨，神态悲窘万分，看去颇为可怜。英琼不由动了侧隐之心，刚要开口，易静连忙摇手示意，将英琼、轻云拉到一旁，低声说道：“我看这两人路数，虽不敢断定他们便是异派妖邪，也未必是什么安分之辈。我们已得此中奥妙，此时将他们放走，并非难事。不过藏珍尚未到手，万一放出之后，他们比我们深知底细，捷足先登，或与异派妖邪有些关联，我们岂不白用心思，自寻烦恼？李怕父原说事成之后，再行释放，何必忙在一时？我们再细看屏风上面前进有无别的阻碍，速急下手吧。”说罢，又领二人回至屏风前仔细观察。

英琼童心未退，因那被困的一双男女小得好玩，忍不住又近前去观看。这水池中男女已知失陷，又身上寸缕全无，各把下半身浸在水里，彼此隔开，口中仍是呼救不已。

英琼侧耳一听，只听那女子哀声说道：“听诸位道友之言，颇多疑虑。我二人是西昆山散仙，与各派剑仙从无恩怨往来。因在岛宫海国得见一部遗书，知道此间藏宝之所和许多破法，勤习数年，一时自信过甚，又因独力难支，一同前来，先时倒也顺利。谁知犯了圣母禁忌，一不小心，为水遁所困，再迟些时，便要力竭而死。如蒙诸位道友相助释放，我等先来迭尝艰苦，不无微劳，否则后来的人也无此容易。宝鼎、宝库两处藏宝甚多，我等并无奢望，只求相候事成之后，略分一二件，不致空入宝山，于愿已足。恩将仇报，意存攘夺，均无是理。再者诸位法力虽高，此中机密未必尽知，有我二人向导，不但省力不少，且可席卷藏珍，彼此均有益处，岂不是好？”说到这里，英琼听她说得颇有情理，刚又有些心动，旁边易静已经看出屏风后面一些机密，将手一招二人，当先往后便走。英琼刚说了句：“那两人又在说话呢。”又被易静以目示意止住，时机紧迫，急等事完，无暇再为深说，只得相随往屏风后走去。

到了一看，前面一片青玉墙上，果然留有圣姑遗影，云鬓端正，姿容美秀，略似道姑打扮，形态装束，均甚飘逸。像前矗立着一座九尺高的大鼎，非金非玉，色呈翠绿，光可鉴人，上面都是朱文符篆。三人先照李宁吩咐，朝着遗像跪拜通诚，然后立起，恭恭敬敬地走向鼎前。易静抓住鼎盖，用力往上一揭，竟未将它揭动。方在诧异，忽听身后有人微哂，后颈上吹来一口凉气。这时英、云二人俱并肩同立，看那鼎沿符篆，并无外人。易静疑是有人暗算，连忙飞身纵开，回头一看，身后空无一人。只有圣姑遗像，玉唇微露，丰神如活，脸上笑容犹未敛去。当时不知就里，以为除屏风所示消息之外，别有埋伏，用法术一试，并无朕兆。因李宁一再嘱咐，不可毁坏洞中景物，接连两次破去屏风上的禁法，已是情出不已，何况鼎中藏有奇珍，更以善取为是。除非真个智穷力竭，再用法术破它。主意打好，二次又走向鼎侧，暗使大法力一揭。方一迟疑，耳听哧的一声冷笑，接着脑后又是一股冷风吹来。易静法力并非寻常，竟被吹中，毛发皆竖，不由大吃一惊。及至回首注视壁间遗像，笑容依然，空空如故。愈疑有人先在鼎后潜伏，成心闹鬼。便和英、云二人说了，请轻云用天遁镜四外一照，毫无他异。第三次又走向鼎

前，一面留神身后，准备应变。暗忖：“这次再揭不起，说不得只好借助法术法宝，将鼎上灵符破去了。”

轻云人最精细，先见易静事事当先，毫不谦让，心中虽有些嫌她自大，并未形于词色。第一次未将鼎盖揭起，微闻嗤笑之声，回视并无朕兆，只是圣姑遗像面上笑容似比初见时显些，倒疑心到笑声来源，出自像上。因易静道法高深，既未看出，或者所料未中，未肯说出。及至第二次易静方在用力揭那鼎盖，英琼猛觉一丝冷风扫来。猛一回顾，见壁上圣姑遗像忽然玉唇开张，豹犀微露，一只手已举将起来，接着又放下，神情与活人相似，不禁一拉轻云。轻云连忙回身去看，遗像姿态已复原状，依稀见着一点笑痕袂影。英琼方要张口，轻云忙以目示意，将她止住。

易静原早觉出脑后笑声和冷风，只因正在用大力法揭鼎之际，又因疑心有人埋伏身后暗算，先飞纵出去，再行回头，所以独未看出真相。轻云暗忖：“看这神像神情，分明圣姑去时，行法分出本身元神守护此鼎，面带笑容，也无别的厉害动作，必无恶意。”

壁间遗偈既说留待有缘，何以又不令人揭鼎，莫非此鼎不该易静去揭？自己决非贪得，不过此时说破，未免使她难堪。自己和英琼再若揭不开，岂不自讨没趣？反正藩篱尽撤，出入无阻。易静终是初交，事有前定，勿须强求，索性等她一会，再作计较。”

等到易静请轻云用宝镜四照，见无异状，三次又去揭那鼎盖时，英、云二人料她揭不起来，俱都装作旁观，偷觑壁间遗像有何动作。不料这次易静飞身起来，手握鼎纽，正用大力神法往上一提，壁间遗像忽然转笑为怒，将手朝鼎上一指。轻云机警，猜是不妙，急作准备，喊了一声：“易姊姊留神！”易静因这次身后无人嗤笑，正打算运用玄功试揭一下，忽闻轻云之言，有了上两次的警兆，事前早有应变之策，一料有变，连忙松手，一纵遁光，护身升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她将起未起之际，全鼎顿放碧光，从鼎盖上原有的千万小纽扣中猛喷出一束五色光线，万弩齐发般直朝易静射去。总算见机神速，有法护身。同时轻云一见鼎放光明，早随手将天遁镜照将过去，方才将那五色光线消灭。易静认得那五色光线，是玄门中最厉害的法术大五行绝灭光针，道行稍差的人，只一被它射中，射骨骨消，射形形灭。自己修道多年，内功深厚，如被射中，虽不到那等地步，却也非受重伤不可。

这一场虚惊，真是非同小可。算计鼎上还有埋伏，不敢造次，忙下来问轻云，怎样预知有变？英琼接口道：“你看圣姑遗容，可有什么异样么？”易静往壁间一看，圣姑遗像已是变了个怒容满面，心中一惊，这才恍然大悟。立时把满怀贪念打消了一大半，想起适才许多自满之处，甚为内愧。明看出圣姑不许自己取宝。就此罢手，不特不是意思，难免使周、李二个疑心自己，把好意误会成了抢先贪得。欲待不去睬她，硬凭自己法力法宝，破了鼎上禁法，将宝取出，再行分送周、李二人，显显能为，贯彻前言，也好表明心迹，又不知圣姑还藏有什么厉害的埋伏，自己能否战胜得过，实无把握。正在进退两难，迟疑不定之际，忽听鼎内起了一阵怪啸，声如牛鸣。接着又听细乐风雨之声。

三人凑近鼎侧一听，乐声止处，似闻鼎内有一女子口音说道：“开鼎者李，毁鼎者死！”

琼宫故物，不得妄取。”说罢，声响寂然。鼎盖上细孔内，又冒起一股子异香，香烟袅袅，彩气氤氲，闻了令人心神俱爽。易静才知开鼎应在英琼

身上，好生难过。平日任性好高惯了的，眼前大功告成，无端受此挫折，对于圣姑，从此便起了不快之意。见英、云二人闻言并未上前，眼望自己，还是惟马首是瞻的神气，只得强颜笑道：“我因痴长几岁，略知旁门道法门径，意欲分二位姊姊之劳，代将宝物取出。不想圣姑却这等固执，好似除了琼妹亲取，他人经手，便要攘夺了去一般。如非物有主人，不得不从她意思的话，我真非将它们取出，全数交与琼妹，不能表明心迹了。”

轻云忙道：“易姊姊此言太见外了。休说姊姊此番去至峨眉拜师以后便成一家，就是外人，既然共过了患难，难道有福就不同享？姊姊如是那样人，我们也不会聚在一起。”

圣姑仙去多年，凡此种种，俱是当年遗留。虽说是‘开鼎者李’，天下姓李的道姑甚多，未必准是琼妹；即使是她，也必别有因缘。且让琼妹再虔诚通白一回，看是如何，必可分晓。”易静见英、云二人词色始终敬重如恒，心才平些，终是快快，冷笑一声道：“姓李道友虽多，轻易谁能来此？况且还有‘琼宫故物’之言，必是琼妹开鼎无疑。不过这位圣姑已是天仙一流，还有这许多固执，可笑是稍有不合，便即发怒，现于颜色。”

既不许旁人妄动，还留有遗音，预先在遗偈上说明，或是在屏风上注出也好，尽自卖弄玄虚，设下许多埋伏吓人则甚？我先倒很敬重她是一位成道多年的前辈仙人，不曾想如此小家气。适才如非我略知旁门禁法，预有防备，险些被她暗藏的大五行生克光线所伤。”

还要往下说时，轻云见她一再说圣姑是旁门法术，面带不悦之容，知道圣姑灵异，惟恐再有别的忤犯，闹出事来。易静虽然投契，毕竟初交未久，又是同辈中先进，不好意思多为劝说，只得拿话岔开道：“时候不早，李伯父现在外面等候，我们还是快些办完此事出去的好。易姊姊以为如何？”易静本来还想亲取，看出轻云怕事，恐怕别生枝节，不数日内便成同门，也不便过拂她意，强笑答道：“周姊姊说得极是，且由琼妹将宝物取到手内，再作计较。屏风上面还有两人被困，待我们去时救援。这旁门禁法也颇狠毒，延时一久，精神恐支持不住呢。”轻云闻言，便同了英琼重新跪在遗像前面，虔诚通白，易静心中不快，站在一旁，并未上前，等二人行罢了礼，才一同去至鼎后。虽然适才闻得鼎中遗言，仍是不无戒心。当下由英琼为首，去揭鼎盖。轻云、易静，一个持着天遁宝镜，一个行使护身避险之法，以防不测。

说也奇怪，起初易静用大力神法，揭那鼎盖时，好似重有万斤，何等艰难。及至换了英琼，起初也以为纵然可开，也非容易。谁知两手握住鼎纽，还未十分用力，只轻轻试探着往上一提，竟然随手而起。鼎盖一开，立时异香扑鼻，一片霞光从鼎内飞将出来，照耀全室，俱都大喜。易静满怀忿怒，也减了好些。英琼放下鼎盖，各自飞身鼎上，往鼎内一看，里面的宝物除有两件类如切草刀和梅花桩一类的四五件外，余者大都不过径尺以内，犹如幼童玩具一般。人形马车，山林房舍，以及刀剑针钉，各种常用的东西，无不毕具。有的悬挂在鼎腹周围，有的陈列鼎底，件件式样灵巧，工细非常，神光射目，异彩腾辉，令人爱不忍释。一计数目，约有一百余件之多。英琼见鼎的中心挺生着一朵玉莲花，比西洞那朵要小得多，颜色却是红的，晶莹温润，通体透明，那异香便从花中透出，心甚喜爱。暗忖：“这朵莲花如能携走，岂非快事？”试用手握住莲柄一摇，竟不能动。方觉有些美中不足，猛一眼看见花里字迹隐现。用手一拨花瓣，随手而开，现出一张一指多宽，五寸来长，非纨非绢的字条。上面写的便是适才鼎中人语，字迹渐隐渐淡，连

那字条也随手化去。

英琼方在惊奇，轻云已催她快将法宝取出。当下仍由英琼将鼎中宝物一一取出，分装在三人所带的法宝囊内，直到取完，并无他异。英琼盖鼎时，还不能忘情那朵赤玉莲花。手托鼎盖，一面赏玩那莲蓬，觉与寻常者不同，颜色深紫，形似兰萼，又似一把玉制的钥匙，越看越爱，不禁起了贪心。暗中默祝：“弟子等三人深入宝山，独英琼一个得蒙仙眷，赐了许多奇珍至宝，原已深感无地，本不应再有觊觎，只缘此洞不久便受妖孽盘踞，宝物在此，难免受其摧残。如蒙鉴怜愚诚，准许弟子将此朱莲连同西洞鼎中的青玉莲花一并请至峨眉仙府供奉，以免落于妖邪之手。”刚刚说罢，正想分手去摇那莲柄，忽觉鼎底一股奇热之气冲了上来，其力极猛，令人难以禁受，心中一惊。刚将头昂起，避开那股热力，倏地一片玉色毫光一闪，手中鼎盖便被那一股子神力吸住，往下沉去，重有万斤。再也把握不住，手微一松，铮铮两声响，鼎盖自阖，关得严丝合缝，杳无痕迹，恰如铸就生成一般，比起初见时严密得多。知是圣姑不许，幸喜不曾吃了亏苦。

见易静、轻云正拿着一件法宝，在互相谈说。近前一看，乃是一柄两三寸长的黄玉钥匙，形如兰萼上的符咒，与鼎内的莲心一般无二，只是要小去一半。三人俱不知用处，略微传观之后，轻云道：“大功已成，时已不早，我们拜别圣姑，救了那两人，出洞去吧。”

英琼闻言，想起被困小人所说，还有一所宝库，正要开口，偶回身往壁上一看，圣姑遗像已不知何时隐去。心想：“圣姑既然隐迹，来时爹爹也只说鼎中有宝，并未说及宝库。再者四壁空空，通体浑成，哪有迹象可寻？那被困小人不是传闻不真，便是成心说谎。这次入洞，得了许多奇珍，正好出去说与爹爹喜欢。”孺思一动，立即忙着走出，始终未将莲蓬玉钥之事向周、易二人说起。行时易静仍未礼拜，只轻云、英琼二人朝壁专诚拜别。一同转过屏风，去救那被困之人。因为破除禁法，英、云二人自问不行，俱推易静施为。英琼心急，话一说完，便跑在屏风下面一看，见池中被困男女业已力竭声嘶，语细难辨，神态更是委顿不堪，忙催易静下手。易静道：“此种禁法，非同小可。

如待它发动再破，看似声势惊人，倒还易与；就此解除，稍一不慎，被困其中的人，立成粉碎，一毫也大意不得。如能觅得它总枢关键所在，便容易之极。适才忙着入内取宝，匆匆看出内中无险，便即走进，也未看出它枢机暗藏何处。今番且一同细细看来，如见可疑之处，互相告语，等审度稳妥，再行下手，免得误了别人，又误自己。”道罢，大家分头往屏风上查看。

英琼因那两个小人空入宝山，在受了许多艰险，宝物不曾到手，反倒失陷在内，境遇可怜，恨不得立时将他们救出，才称心意。自己学道日浅，不明禁制之法。见易静和轻云二目注定屏上，逐处仔仔细细地观察，毫无线索可寻。再看那两小人，这时神气益发疲敝，浮沉池面，奄奄一息。心里又急于出去和老父相见。暗忖：“偌大一具屏风上面的景物不知多少，不过才看过了三分之一，也没找出一点破法，似这样找到几时？那被困之人眼看支持不住。初进来时，那等厉害埋伏尚且不怕，此刻事已办完，为何反倒小心起来？不如仍用前法，请周姊姊拿着天遁镜照向屏上，以防万一，然后将双剑合璧，硬将这小池子毁了，将小人救出，岂不是好？”

想到这里，刚要和易静去说，忽见小池中水波飞涌，急流旋转，成了一个大漩涡。

那两小人上半身原本露出水面，各将双手挥动不休，时候一久，渐渐有些力竭势缓。及至池水无端急漩，想是知道危险万分，一旦卷入池心漩涡之中，便没了命，各自放出一丝青白光华，拼命在水中喘吁吁地挣扎，逆水而涌，不使池波卷去。无奈水力太大，又在久困之余，那女的有两三次差点卷入池中漩涡之中，吓得小嘴乱张，似在狂呼求救，已不成声。最奇的是池并不大，池水尤清，可是用尽目力，不能见底。在池心水花急转中，隐现水底红光闪闪，似有一朵木莲，开合不休。英琼见状，猜是危机瞬息，等到寻出此中关键，再行施救，必不可能。虽然一举手之劳，便可将两小人提出水面，因知此中玄妙非常，易静又再三嘱咐不可轻举妄动，稍一不慎，便要误己误人，不敢冒昧下手。

忙喊：“周姊妹、易姊妹，你们快来，再不救他们，要救不成了。”

这时易静方悟出一些线索，只是还未判明，正在寻思。闻言吃了一惊，忙和轻云飞身过来，向屏上水池一看，失惊道：“琼妹所言不差，我们如迟延，此二人必为水化。”

我刚看出一点头绪，还未找着关键。这里处处都用的是玄门中最厉害的禁法，名叫大五行莲花化劫之法。我只略知门径，不悉精微，如寻到行法的枢纽，还可立时解救。今已时迫势急，说不得只好毁了此洞，尽我三人之力，为他们死中求活了。”

英琼无心接口道：“你说什么莲花化劫？我见池底也似有一朵朱莲，随着池水开合，莫非这二人被困便是那莲花作怪么？”易静闻言，灵机一动，忙问莲花何在。英琼忙往小池中心一指。易静运用慧目定睛一看，果然池底有一朵朱莲，随水开合。猛想起适才轻云从鼎中取出的那柄形式奇特的玉钥，恍然大悟，惊喜交集。因见池水益疾，两小人势益不支，不暇细说，忙请轻云将那玉钥取出。又将手一摆，请英、云二人退后，无论见何警状不可妄动。如觉支持不住，可用双剑护身，退出洞去。自己自有脱身之法。

话刚说完，那池水倏地起了一个急漩，眼看那两个小人身子一歪，卷入漩涡之中。

易静喊声：“不好！”右手一扬，一片霞光笼罩全身。左手早先伸往屏上风上小池之中，将那两小人用手指抓住，并未使其出水。一面运用玄功，使足神力，顺着水面，将二人拖离池心大漩，往池边涌去。英、云二人好奇，只退后了不几步，看得逼真。英琼方暗悔早知这般容易，也早把这两人救了。寻思未终，忽听波涛之声大作，起自屏上，恍如山崩海啸一般。易静的手仍在池里，并未将小人提了上来。那片霞光笼罩她的全身，越来越小，晃眼间人成尺许，渐渐与池中小人相似，飞落池中。英、云二人一看大惊，以为易静也陷身池内，忙奔过去一看，涛声顿止，那小人业已身横水面，晕死过去，只小小胸膛还在喘动起伏。再看易静，人已不知何往，只剩那片祥光，在池底隐现。

正在骇异，忽听易静喝道：“二位姊妹快些避开正面七尺以外，驾遁速起，我们要出险了。”声音极细，比适才小人呼救之声高不了许多。英、云二人方才听真，刚往旁一闪，飞身起来，便听屏上风雷大作，白茫茫一股银光，从小池中直射下地来，逐渐粗大。洪瀑中似见一个人影随流而下，一落地便现出身形，正是易静，一手一个，提着那被困男女，俱已复了原形。那女的仍是全身赤裸，那男的腰围着易静身披的一条半臂，身材俱与常人相似。人已醒转，只是大困之余，神志颇现委顿。那屏上洪瀑，仍发个不住，顷刻

之间，全室的水高达三丈。易静一出现，便离水飞升起来，口里喝道：“二位姊姊，快将这两人接去，不可被水沾身。”说罢，手一扬，刚要把手提的人抛出，那被困的一男一女已答应道：“尔等起初竟见死不救，此时方蒙救援，虽感盛情，已坏了我二人数百年苦炼之功。今得脱困，我二人自能回去，后会有期，容图报德。”说时，早化作两道碧森森的光华，疾如电掣，往外飞去。易静闻言，好生不悦，欲待追赶，人已飞走。眼看下面波涛又增高了两丈，无暇和英、云二人说话，仍用霞光护身，往屏上池中飞去，晃眼不见。不多一会，易静手持那柄王钥飞身出来，那水忽往屏上收去，似长鲸吸水一般，往小池中倒灌。约有半盏茶时，全被收尽，那股洪流，不存涓滴。

三人这才落地重新相见。易静道：“早知这二人如此可恶，适才也不救他们了。”英琼问故，易静道：“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出去再说吧。”当下各驾遁光，往洞外飞去。

先以为屏上诸般禁法埋伏，凡是有关本洞这一路的，大半失效。即使进来时，那二层洞门仍旧封锁未辟，有李宁在外守候，三人出去，不会不知，必然开门接引。及至飞到门前一看，只见前面青光疾转，涌起千万朵青莲花，层出不穷，比起初进时所见之势要盛得多，哪里还分辨得出门的影子。易静暗忖：“法屏上面，明明设有这座洞门，虽未将它毁去，李伯父道法高强，绝无不知我三人取宝成功之理。适才既能施展佛法，由外开放，此时何竟不能？再者，除此并无别路，那被困男女怎能遁去？”好生惊讶。轻云见门不开，便取天遁镜照将上去。百丈金霞，照向青光丛里，只幻成一片异彩，仍是不能通过。

英琼着急道：“难道我们事已办完，还被困在这里么？我们用紫郢、青索二剑合壁斩关而出吧。”轻云道：“还要你说？没听伯父来时吩咐，不许擅毁洞中景物么？这出入门户重地，更比别处不同，怎能轻易毁得？伯父在外，少待一会，必有感应，开放此门，接引我们出去，何必忙在这一时呢？”英琼无奈，只得作罢。易静沉吟了一会，忽然看出玄机，忙请英、云二人将鼎中所得诸般宝物取将出来详观。轻云问故，易静道：“我虽识得这里禁法来历，只是道行浅薄。初入门时，所遇埋伏还能侥幸将它破去。后来那些没有发动，多半是得了前人的便宜，否则成功决无如此之易。如今我细看这里千层青光，俱现莲花之形，有些异样，说不定此时已被那两个被困男女遁出时，用异宝毁去。不过全洞禁法，均具生克妙用，层层相因。尤其是这门户重地，必然另有呼应。此门一毁，遇伏便即发动，李伯父在外，不会不知。既然如此厉害，那两人难免不葬身在内。以我三人之力，未必冲得过去。适才屏上莲池，涓滴之水即可化为沧海，我们救那两人出险，全仗无心中得来的那柄宝钥。圣姑数百年间所炼法宝，全在鼎内，也许有合用的法宝，助我三人冲出呢。只是琼妹还可，你手持宝镜须要放仔细些。”

英琼闻言，心中又是一动，想起鼎中莲萼玉钥要大得多，那把小钥能闭神池之水，大钥必然更有妙用。念头只转了转，忙着取宝查看，仍未想到返身入内，重取鼎中宝钥，再行搜查。当下便和易静把法宝囊打开，各取出所获宝物，正在查看。轻云刚一伸手去取宝囊，天遁镜偏得一偏，前面青光忽如溜云卷到。轻云大惊，连忙定神，端正宝镜，才行抵住。前面青光力量，兀自觉得大了许多，哪里还敢丝毫疏忽。易静忙赶上前说道：“这里禁法真个厉害非常，没沾惹它时，还是在原处，一经行法用宝和它接触，立成不两立之势。我一退，它必进，不被卷去不止。幸而这面宝镜是件希有奇珍，如

换别的法宝，就这一下便支持不住了。”说罢，早代轻云解下身畔宝囊，由轻云用天遁镜抵往前面青光，自己与英琼退后十余丈，先用剑光护身，以备万一。然后取出那些宝物，逐件审视。

易静、轻云二人囊中所藏，适才俱经二人看过一遍，并无类似宝钥一样的法宝，件件精光射眼，有些连名称都不知道，休说它的用处。只英琼取宝时，忙着盖那宝鼎，易、周二人未及细看。此刻易静等取出来一看，还未寻到合用之物，首先入眼的，已有两件闻名未见的仙家至宝，希世奇珍。方暗忖英琼仙缘，真个不浅，正在欲羨，猛一眼看到英琼手上拿着一块并无光华，长只七寸三分，类似一块醒木的东西，上面古锈斑斓，四边隐有莲花篆文。要过来细辨那篆文，乃是“百宝珍诀”四字。心中大喜道：“如我所料不差，我们所得宝物，名称用法，俱在这小小宝物里面了。侥幸我还略知开法，且来试它一试。”说罢，双手合掌，按紧那匣的底面，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上去，再将双手一搓。那匣是一抽盖，便随手徐徐移动，刚刚露出一缝隙，便从匣内射出一片金光。易静更不怠慢，聚精会神，运用神力，喝一声：“疾！”锵的一声，朵朵五色莲花，从匣中飞出，一晃即逝。匣盖立时揭开，匣中现出薄薄一本小书，玉绢朱文，薄如蝉翼，约有三十余页。书面四个篆文，与匣上相同。书底下夹着两道灵符和三把玉钥，长才寸许。翻开那书第一页，便看出内中一道灵符，可以通过全洞，无论在洞中遇何险难，只须将此符用本身真火焚化，自有妙用。另一道却是收符，也只须同样施为。三人俱都喜出望外，因为忙着出去，也未细看末页。匆匆将各样宝物藏起，所余的一道灵符带上，异书仍由英琼收好，一同走向前面。

易静先嘱咐轻云：“等灵符焚化，便即收了宝镜，看是如何，相机行事。”说罢，施展禁法，将灵符往前一掷，那符便悬在空中。然后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出去。轻云忙收宝镜，火光一闪，灵符不见，化成一朵金莲，上托一幢三丈多高，丈许方圆的金光，似要往前面青光层里飞去。易静忙喊：“快随我来！”用手一拉英、云二人，一同往金光中纵去。三人便被那朵金莲托住，朝前缓缓飞行。所过之处，前面青光似波分云散一般，纷纷消散。不一会，已冲出光层。到了门外一看，李宁坐在门侧，正在盘膝入定。三人连忙离开金光笼罩之下。易静见金莲光幢仍是冉冉往前游动，并未消歇。知道力量绝大，如不收去，头层洞门一切禁物，必被摧毁。便将那另一道灵符取出，仍用前法，往光幢中掷去。才一脱手，便听霹雳般一声大震，数十丈红光飞向金光幢里，两下里只一混合，化成一片彩霞，恍如狂涛怒涌，直朝三人迎面飞回，其势迅疾异常。三人猝不及防，一见大惊，想要纵身避开，已来不及。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忽从身侧又飞来一片祥光，将三人裹住，耳听万马奔腾之声，从头上和身左右卷将过去，瞬息间没了声息。祥光敛处，李宁已站在面前，三人才知那祥光是李宁所发。惊魂乍定，侥幸俱未受伤。回顾那二层洞门，业已关闭如初，毫无动静。各自上前拜见，互说取宝之事。

李宁道：“此事我已略知梗概，只因你们行时匆忙，仅嘱咐你们取宝之后再行救人。

我先时曾经略微参详，知那被困男女于你们有不利之兆，事完之后，便无可奈何你们。

谁知我功力尚差，不能在片刻之间洞悉机微，以致仍免不了给你们树下异日的强敌，终为隐患。等到你们入内，我算计还有好些时迟延，左右无事，才得潜心体会，默察前因后果。方知那一男一女，乃西昆山散仙中数一

数二的人物，入洞时已将各层埋伏用法力破去，为你们打通了不少难关，否则成功决无如此容易。他们终因犯了圣姑禁忌，又加自恃心盛，洞中禁法生克循环，变化无穷，最后遇见先天庚金转化后天癸水，将二人陷入法池之内。他二人原是夫妻，你们进去时已经着迷，并无所觉。此事原有两种应付之法，可惜我事前不知，铸成大错。一种是你们在法屏上发现他二人被困，不许出声，径往屏后取宝，成功出来时，再行施救。他二人身在迷津，不知被陷，还在水阵中浮沉游泳，不致行法图逃，发动禁法中所藏妙用，引起灾祸。他们也只有感激之心，却无复仇之念。一种是你们将他们惊觉，他们狂呼救助，索性照琼儿意思，当时救他们脱险，因他二人感恩，又早知藏宝秘密，必然指给你们二处藏宝之所。宝物虽要被他们分去几件，却是多得奇珍，还交下两个教外之友，也不为失计。你们既已将人惊动，又不理他们。

等到取了宝，他们已力竭智穷，眼看元气大伤，形神将亡之时，才行施救。他们以为你们既然从容深入宝山，法力定非寻常，决不想你们未得宝钥，虽知禁法来历，也无此胆量，以身试验，以为是成心如此捉弄。他们气量本狭，想起费了许多心思，死中讨活，给你们去享现成，还闹得如此结果，怎不衔恨切骨？这两条路任走一条，也可免患。但等我详悉，已无及了。适才他二人出困以后，用千金神驼，冲门冒险遁出，又勾动了洞上禁法。虽得闯过，因在池中耗损真元太多，不如进时容易，身受创伤，益发仇上添仇。

见我在此打坐，知是你们一党，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一下神木钵。幸我坐时，有佛光护身，此宝无功，知非易与，才行负伤遁去。”

英琼道：“女儿听到那女的号叫说藏宝地方共有两处，如能相救出险，她可助女儿同去。女儿还以为如若另有奇珍，爹爹不会不知，当她出言相诱。又忙着出来，虽有救她之心，但易姊姊要取完了宝物再救，免得生事，便跟着进去，没有管她。照此说来，是真的了。但是除那藏宝的鼎外，也曾细看，四壁空空，毫无朕兆，宝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李宁道：“易贤侄女之言，原本无差。只缘你们对我信心太过，我又是事前毫无准备，又因你们忙于回山，未加详参，只在你们探寻洞径涉险未出时，分化元神，入内防护，无意中见题壁仙偈，只知大略，不知内中底细，方有此失。其实那另一宝库，便在壁上圣姑遗像后面，开壁的便是鼎中朱莲内所含那柄形如兰萼的宝钥。你起初发现萼中藏的千载留音神偈时，只须将那莲瓣微微分开，便可取出。你却见那朱莲可爱，动了贪心，想将它折了回来。却不知事前圣姑早有层层布置，相生相应，时机一瞬即逝，不可复得。各洞中的宝鼎均有妙用，独这东洞莲萼藏有仙钥，那朱莲、宝鼎一体，怎容妄取？你只管贪玩流连，错过机会，被鼎内原伏的乙未青神之气将鼎盖吸去，严密盖合。

你平日也颇有慧心，竟会迷于一时，始终在洞内未向二贤侄女提起，直到出来才向我说，已是无及。否则你易姊姊精通道法，定能测透秘奥，二次入内用法术开了宝鼎，将宝钥取出，扣壁取宝了。出而复入，原无不可，偏又被迷人勾动禁法埋伏，你们无法出来。

借着仙篋藏符之力虽得通行，但是那符具大法力，无坚不摧，不收则全洞景物难免不遭毁灭；一用收符，洞门重新关闭，所有法屏上各种埋伏，重又借着此符相生相应的妙用，一一回了原状。以你三人之力，不遇机缘，再想入内，其势难如登天。仙缘止此，事由前定。且将那本小仙册取来我看。”英琼忙将小匣藏书取出献上。

轻云闻言，虽觉许多仙家异宝失之交臂，有些可惜，还不怎样。易静

却不禁心中一动，盘算不置。李宁看那小册所载，除宝物名称用法外，并有圣姑遗偈。大意说鼎中百零九件宝物，均赠妙一夫人，转行分配给门下女弟子。英琼所得最多，灵云、轻云、英男、若兰、易静、紫玲、寒萼等人次之。俱注有各人的名字，所有女同门一个不空。那壁内藏珍，如何取法，以及宝钥用处，也载得清楚。只未注明应归何人所得，能否二次入洞。英、云二人观书，均面有喜色，惟独易静默然。

李宁早明白因果，已知其意，笑对三人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多历艰难辛苦，所获益多。不过贪嗔两字，总足为害，小不忍则乱大谋，全仗慧心定力，去克制它。你三人此地早晚仍须重临，壁中宝物，说不定应在何人头上。只是经此一来，外间知者渐多，定要群来攘夺。物各有主，圣姑早有布置，该为何人所有，定而不移，决不会择强而归。像今日之事，出于定数，无可避免，所以连我也临事慌乱起来。所望你们日后不论谁来，遇事可适可而止，少开杀戒，能让过便让过，切不可因其异派，多事杀戮，以致冤冤相报，没有了结，种下仇敌，徒留异日隐患，也不枉我今日引你们到此一番奇遇了。”易静原极机智，闻言竟会当作泛论，一心只盘算怎得一人再来取宝而归，听过便置诸脑后。李宁知她日后再入幻波池，关系毕生成败，怜她多年苦修不易，此番相会，总算有缘，当时不便说明，只好到了峨眉，见了掌教诸人，再为设法，以助她成功。也是易静仙缘尚厚，才得遇见李宁，就这样日后还是受尽艰危，几乎遭了杀身之祸。此是后话不提。

李宁说完，仍命三人各将法宝收起，且等到了峨眉，呈与师长，再行分配。英琼问道：“爹爹，我们出去仍是来路么？”李宁道：“头层洞已被那两人来时用千金神驼冲开，他们只比我们先入洞不到一个时辰。论理我们还在他们之先，因为他们一到就直入东洞，我们从西洞甬路中一路绕行过来，沿途观赏奇景，解说一切，延时甚多，否则我们早就进去了。虽然你们多遇艰险，有此双剑一镜，也足以应付。他们见你们捷足先登，却不知第二藏宝之所，不是双方说明，同力合作，便是等你们去后，再行下手，何致结此一重仇怨呢。此门不闭，更足引起外人觊觎，又不知要葬送好些生灵。且体上天好生之德，我们也由此门出去，到了外面，再用佛法封锁，使那道法稍差，不知洞壁中甬路的人知难而退。以免涉险入洞，为洞门内禁法埋伏所伤，徒废了多年苦修，也是好的。”说罢，便引了三人，从头层正门走出。

走过两重石室广洞，才达门口，见两扇青绿光亮的洞门业被冲得小开。李宁便命三人站过一旁，盘膝坐定，口宣灵偈，施展佛法，手朝洞门一扬，一片祥光，飞上前去。

先是洞门徐徐关闭，等到祥光散去，门已不见，与洞痕一般相似，杳无微痕。英琼道：“爹爹，后来的人既敢到此，定知里面有几座洞府。这门虽被佛法隐去，难道不会按着各洞方向部位间隔的远近寻找么？”李宁道：“你说得倒也容易。原洞口就在这里，紫郢、青索乃峨眉至宝，万邪不侵，任何禁网，大概都能冲破。有我在无妨，且向我的小旃檀妙法试上一试，看看我佛门妙用如何？”英琼闻言欣喜，诚心要在老父面前卖弄，暗地运用玄功，将师门心法施展出来，一道紫虹闪处，身剑合一，直往原有洞门之处冲去。连冲数次，只觉所冲之处柔如丝发，坚逾精钢，一种绝大刚柔兼备的神力阻住去路，只冲得祥光潋潋，瑞彩缤纷，休想进得一步。

英琼仍是不信，收剑现身，笑对李宁道：“女儿道浅，不能冲过。师尊常说，紫、青双剑合壁，妙用无穷，只须知道出困方向，绝无阻隔。女儿想

和周世姊再试一回如何？”李宁笑道：“琼儿，你还不服么？三教无不可克制之物理，双剑合壁进力愈大，阻力愈甚，你们不可小觑了呢！”英琼固想借此娱亲，轻云也见猎心喜，俱仗着李宁在侧，决不会吃什亏苦，也从旁跟着请求。李宁含笑点头。易静虽不知佛法奥妙，一听说是小旃檀妙法，不禁吃了一惊。暗付：“李师伯追随白眉禅师未久，怎便将禅门中多年苦修最难炼的降魔辟邪妙法俱学了来？闻得此法最为玄妙，今用它封锁洞门，自己如非已有了一番经历，知道洞中复道甬路，异日再来，还真非易与呢。”

一看轻云，已向李宁告罪起身，随同英琼，各将剑光放起，一声招呼，双剑合壁，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二次往前冲去。这次居然一冲而入，好似毫不费事一般。易静正赞双剑神妙，同时又暗笑小旃檀法枉负盛名，也不过如此。忽见二人剑光在祥光瑞霭中闪了几闪，突然直冲出来，待朝外飞去。就在这疾如电驶之际，猛听李宁一声洪钟般的大喝道：“你二人还不醒悟么？”接着将手一指，剑光落地，现出英、云二人，面面相觑，恍恍惚惚，好似睡梦初回神情。

李宁道：“你们看如何？你二人虽各有一口好剑，道行尚浅，仅凭本门真传剑术。

遇敌时如见机得快，不等敌人发动厉害法术，立即回剑防身，诚然是万邪不侵。可是敌人如真是个能手，他只将法术颠倒变化，要想脱身却难。何况我这小旃檀妙法，乃佛门秘传，你师祖白眉禅师所授，我以毅力恒心，面壁九月零五日，才得学成。休说是你们姊妹，便是峨眉诸友，也极少能破此法者。不过佛家以静制动，炼来只为修道护法之用，并非上乘。若是上乘便不着相，本来无物，何有于法？万魔止于空明，一切都用不着，哪有敌我之相呢？”英琼道：“女儿初同周世姊进去时，双剑合壁，颇觉容易。及至在祥光中飞行约有数十里，方在惊奇，怎么还不到位？念头一动，忽闻一股沉檀异香，人便昏迷，醒来却在原处，不知何故？”

李宁笑道：“此中妙谛，你此时也参它不透。我法不易伤人，万相随念而生，念头动处，仍还本来。日后你道力精进，自能了解。此刻神雕想已复原。西洞内层门户业已关闭，艳尸正在乘隙欲出，不可再开。我们由北洞水路入内，再行法出去吧。”说罢，领了三人，走向北洞，仍照西洞一样，行法入内。到了里面，将门封锁，指着壁间一个孔窍说道：“里面便是水路，我们可由此回去。”三人往孔中一看，孔并不大，里面隐隐见有几条水影闪动。听李宁说得一声：“速闭双目。”言还未了，祥光闪过，身子忽然凌空飞起，耳听四外涛声震耳，顷刻之间，人已及地，睁眼一看，已达中洞。

这大半日工夫，神雕已经大半康复，满身雪羽甚是丰满，一双钢爪抓在鼎纽之上，正在剔羽梳翎，比起未脱毛换骨时，还要神骏修洁得多。英琼一见大喜，连忙飞身上去，抱着雕颈，抚爱不休。李宁道：“论理它还须养息半日，才可飞翔。所幸它年来道力精进，复原甚速，你们又忙着回山。你三人可骑在它的背上，由我行法，护送回去吧。”说罢，三人分携了所得的至宝奇珍，李宁指着四壁灵药，命拔起了十余种，骑上雕背。

英琼问：“洞门已闭，打从何处出去？”李宁笑道：“我自有出路，待我给那艳尸留个警戒。”当下指着宝鼎，默诵了一阵佛咒。然后指着洞壁一角道：“这里无水，牢记此处，以备异日之用。”说罢，又口宣佛咒，将手一指，一片石裂之音，一块三丈许见方的大石忽然落了下来。李宁又将手一指，一片祥光，将石托住。三人驾雕飞出一看，已是外层洞室，耳听巨声发于后

面。李宁跟着出来，洞壁已合。仍用前法，出了洞门，到了外面。李宁袍袖展处，数十丈祥光，围拥着四人一雕，齐往峨眉飞去。

